Arthur Hailey

HOTEL

大饭店

[加]阿瑟·黑利◎著

吴冠宇◎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大饭店

作者:[加]阿瑟·黑利

译者:吴冠宇

ISBN:978750866505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南来北往客，

蓬荜盼生辉。

暖浴洗风尘，

静室待君归。

回家您请进，

进来您回家。

——日本高松市一家客栈门口揽客招牌之译文

星期一 晚上

1

彼得·麦克德莫特早就想把饭店的警卫长开掉了，可他只当家却做不了主。况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正需要这个离职警察呢，这个“肥桶”到底去哪儿了？

麦克德莫特高大威猛，身高近两米。因此，在铺着阔幅地毯的大办公室里，他也不得不哈着腰拨着电话。由于情绪急躁，电话都被他用力拨动得在办公桌上微微晃动。“一大堆火烧眉毛的事接踵而至，偏偏他又不在。”他对站在窗户旁边的姑娘发着牢骚。

克丽斯汀·弗朗西斯看了一眼手表。都快半夜11点了。“女爵街上有个酒吧，你可以再试试。”

彼得·麦克德莫特点点头。“总台正在打给那些奥格尔维常去的地方。”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给克丽斯汀递烟。

克丽斯汀上前接过一支，麦克德莫特为她点燃了香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便目不转睛望着她。

克丽斯汀·弗朗西斯的小办公室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行政套房里。今天，她工作得很晚，正打算回家。路过副总经理办公室时看见门底下透出的微微灯光，便走进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奥格尔维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规矩，”克丽斯汀说道，“从来都是我行我素，还美其名曰，是奉了大老板之命。”

麦克德莫特又讲了几句电话，看来，还得等回信。“没错，”他承认，“我也曾想把我们那支萎靡不振的警卫队整顿一下，却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

“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她喃喃了一句。

“我以为你无所不知呢。”他疑惑地望向她。

一般来说，她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她是沃伦·特伦特的私人秘书。沃伦·特伦特喜怒无常、点火就着，他是这家美国新奥尔良地区最大饭店的所有者。所以说，克丽斯汀对于饭店日常的大事小情、逸闻趣事都应该了如指掌。就拿彼得来说吧，她知道，虽然这位副总经理刚被提拔不过一两个月，而且薪水不高、权力受限，但却是圣格里高利这家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大饭店里实际的经营者。这些事情背后的秘闻，她也十分清楚，这些都封存在标有“机密”字样的档案袋里，并且还和彼得的私生活有关。

“到底是什么事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

麦克德莫特咧嘴欣然一笑，粗犷的面容立刻变成了“苦瓜脸”。“11层的客人抱怨说，隔壁有人正在举行一场淫乱聚会；9层的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投诉一名客房服务员侮辱了她的丈夫；还有人听到从1439号房间里传出骇人的呻吟声；碰巧夜班经理生病请假，而其他两名客房值班员也分身乏术。”

他又开始讲电话了，而克丽斯汀则踱回到主跃层的窗户旁，秀首微扬，避开口中吐出的缕缕烟气。她漫不经心地俯瞰着这个城市，顺着夹在毗邻建筑中间的一条大街望去，视线正前方恰好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长方形法国人聚集区，简称法国区。虽说午夜未央，时间尚早，可此时，那里也已是一片灯火通明夜如昼的景象了。夜店、酒

馆、爵士舞厅、脱衣舞俱乐部门前璀璨的灯光，夹杂着从昏暗的百叶窗后透出的点点微光，势必会欢闹至天明。

再向北望，大概就在庞恰特雷恩湖的上空，一场夏日暴雨正在黑暗中酝酿着，偶尔一道闪电带着低吼的雷鸣，让人感觉到它发作的端倪。要是运气好的话，暴风雨将南趋至墨西哥湾，明早，新奥尔良就会下雨了。

这也算一场及时雨吧，克丽斯汀心想，整个城市已经在热浪和潮气中持续了三周，到处都充斥着烦躁紧张的空气。要是真能下场雨的话，连饭店也可以松口气了。就在今天下午，饭店的总工程师又在抱怨了，“如果不能马上关掉部分空调的话，我可真的担待不起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放下电话，克丽斯汀问道，“你知道发出呻吟声的那间房里住的是谁吗？”

他摇了摇头，又拿起了电话。“我会查的。也许是谁做噩梦吧，我们还是弄清楚得好。”

克丽斯汀颓然地坐在红木大办公桌对面的软垫皮椅上，突然感到自己真的已是疲惫不堪。平时这会儿，她早就回到位于金蒂利公寓的家里了。可是，今天实在忙得离谱儿，有两个大型会议在这里召开，其他的宾客也似潮水般地涌来。事情一大堆，问题一大堆，许多事情都找到她的头上，要她处理。

“好的，谢谢。”麦克德莫特匆匆记下一个名字，就挂掉了电话。“是艾伯特·威尔斯，从蒙特利尔来的。”

“我知道这个人，”克丽斯汀说道，“挺和气的小个子，每年都会来这儿住上一阵子。你要是忙，我去看一下吧。”

他望着身材匀称的克丽斯汀，犹豫了一下。

刺耳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他抓起话筒。“抱歉，先生，”话务员说，“我们没找到奥格尔维先生。”

“不要紧。给我接行李生领班。”麦克德莫特拿定主意，即使自己没法解雇警卫长，明早也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眼下，他只能先派人去处理11层的乱子，而他自己则要亲自出马，去应付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麻烦。

“我是领班，”电话里说道，他听出是赫比·钱德勒那平淡低沉而又带有鼻音的腔调。他和奥格尔维都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老员工了，而且据说，很有捞外快的手段。

麦克德莫特简单说明了情况，想让钱德勒去看看那个所谓的“淫乱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心存侥幸，但事实还是如此，钱德勒立即一口回绝。“这可不归我管，麦克德莫特先生，再说我们这边也真的抽不开身呀。”这是十足的钱德勒式腔调——既讨好于你，又甚是张狂。

“别废话了，”麦克德莫特口气强硬了起来，“11层的事，你给我解决了。”随即，在心中又有了一个决定，吩咐道，“还有件事，叫一个行李生拿把万能钥匙，去主跃层找弗朗西斯小姐。”他没等对方再推脱什么，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们走吧。”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克丽斯汀的肩膀。“带着行李生一起去，告诉你的那位朋友，再做噩梦就蒙上被子。”

2

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前厅。

前厅富丽堂皇的天花板下矗立着数根坚固的雕花圆柱，正中央的一根柱子下摆放着一张立式桌，那是领班的工作台，这个位置可以对前厅的进出情况一览无余。桌子旁正站着我们的那位行李生领班，獐头鼠目的赫比·钱德勒先生。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此刻也面露不安。

今晚的前厅熙熙攘攘，出奇忙碌。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整晚都没有消停过，似乎今天就是要来好好享乐一番的。推杯换盏，时光流转，他们都很尽兴。

钱德勒职业性地留意着，恰好瞧见了这么一群兴致盎然的酒鬼，正从位于科隆德里大街的那道门里涌进来。三男二女，手拿酒杯，大声喧哗，旁若无人。酒杯就是一美元一个的玻璃杯，应该是从法国区的帕特·奥伯里恩酒吧里拿来的。三个男人的胸前都挂着名牌，在名字的上方还印着一家可乐公司的名称——“金高乐”。其中一名男子踉踉跄跄的，得要其他人搀扶着。前厅里的人们都躲着他们，这5个人又歪歪扭扭地晃荡进了一楼的酒吧。

偶尔也会有新的客人前来投宿——都是刚下晚班飞机和夜间火车的旅途中人。钱德勒手下的行李生此时正带着这样的几位客人入住呢。其实，这些行李生全都过了不惑之年，其中几个头发花白的都已经入行25年之久了，还有年头更长的。所有行李生的去留全都是由钱德勒一个人说了算，而他还就愿意雇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原因很简单

的，小伙子帮住客拎行李健步如飞，而老头子们拿行李却很费劲，当然得到的小费也会更多一些。事实上，老家伙们本身老当益壮，可偏偏没走几步就把行李放下，先用一只手捂住心脏，再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边拿起行李，扛起再走。这样的做法屡试不爽，看得住客羞愧难当，至少都会给一美元的小费。其实这是钱德勒“捞钱”的手段。每笔小费他可都要从中抽取10%，除此之外，每天每个行李生还要上缴两美元的固定费用。

尽管在客源充足的情况下，腿脚麻利的行李生每周还能有约150美元的收入，但钱德勒的这套做法还是招来了不少指责。像今天这样的晚上，钱德勒就会在这个领班专席旁比平时多待一会儿。他只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住自己的利益。这还使他成就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他只要打量一下来客，就能精确地估算出行李生能从这个人身上拿到多少小费。以前也不乏精明者想挑战钱德勒，他们想少报收益少交钱。谁知，钱德勒迅速施以颜色，又快又狠，随便找个理由，对方就得停职一个月。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动什么歪心思了。

今晚，钱德勒到现在还没走，也不光是为了加班捞外快，因为还有一件害得他心神不宁的事。几分钟前接到彼得·麦克德莫特的电话后，他就更加坐立不安了。都是这个麦克德莫特，让他查查11层是怎么回事。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亲自安排的。

三个小时前，两个富家子弟找过他，并且毫不忌讳地吩咐他办件事。这两位富家子弟的父亲都是本地的大人物，还经常光顾，所以他只有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了。“听着，赫比，”其中一个开门见山，“今晚有一场兄弟联谊舞会，但都是老一套，我们想玩点儿特别的。”

“需要什么特别的呢？”赫比明知故问。

“我们开了间套房，”这个富家子弟说着说着脸就红了。“帮我们找两个姑娘吧。”

这太冒险了，两个小伙子年纪都不大，还只能算是大男孩，而且可能是喝多了，刚想到这里，钱德勒就要推辞，“不好意思啊，真不行呀，先生……”他的托词还没说完就被另一个人打断了。

“少说别的，我们知道你在这儿能找到应召女。”

对此，赫比只是嘿嘿一笑，“狄克逊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呀？哪儿有的事啊。”

最先说话的那个富家子弟还是不死心，“我们给你钱，赫比。”

这位行李生领班一听到钱就动心了，在心中算盘了一番，最终，贪婪战胜了警觉。他觉得这段时间的收入不太满意，而且，做这种事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吧。

这时，那个叫狄克逊的不耐烦了，“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兜圈子了，多少钱吧？”

既然都这么说了，赫比也就有台阶下了。他瞅了瞅这两个人，又想了想他们的爸爸，随即狮子大开口，把价钱加了一倍，“100美元。”

沉默了片刻之后，狄克逊终于狠下心来，“好，让你大赚一笔。”然后又开始劝诱他的同伴，“喂，咱们的酒钱已经付过账了，现在这笔，你那儿还缺多少，我先帮你垫上。”

“这样啊……”

“先生们，要先付钱。”赫比舔了舔他薄薄的嘴唇，还是觉得钱拿到自己手里才安心。

“还有件事你们要答应，”钱德勒最后提出了条件，“一定别闹出大动静，要是有人投诉的话，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一定不闹出大动静，这是两个富家子弟向他保证过的，可是，他们似乎把这个承诺抛到脑后了。钱德勒最初担忧的事，现在竟然真的发生了。

一个小时前，姑娘们跟平时一样从前门进来，饭店的员工里也只有少数几个圈里人知道她们根本不是这里的登记住客。一切顺利的话，她们应该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才对，算一下时间，现在应该已经全身而退了。

然而，11层的投诉不但让麦克德莫特知道了，而且麦克德莫特直接找到了他，还特别提到了淫乱聚会，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是出大事了。到底会是什么事呢？难道和酒会有关？一想到这儿，赫比的心里更不舒服了。

虽然空调一直在工作，前厅里还是非常闷热潮湿。赫比掏出丝巾手帕，拭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水，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是骑虎难下了，上楼探查，留守避祸，好像都不妥当。

3

彼得·麦克德莫特乘电梯到了9层，克丽斯汀和行李生则要继续上到14层。麦克德莫特在迈出电梯间时还是有点儿犹豫不决，“万一有什么事的话，马上叫我过去。”

“真有事我就嚷了！”电梯门滑闭之时，他和克丽斯汀四目相对，一时间，他竟片刻失神，眼睛盯着他们俩刚刚在一起的地方若有所思。一个激灵让时间再次流动，麦克德莫特抖擞精神迈开长腿，经由走廊，向深处的总统套房阔步而去。

这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里最宽敞最豪华的房间，大家把它戏称为“黄宫”，入住过这里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其实就是叫它“皇宫”也说得过去，贵族、总统来过好几位。大多数来这儿的显贵们还是挺中意新奥尔良这个城市的，除了喧闹的欢迎庆典外，在这里，他们的隐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就算他们言行失检也没人过问。比起国家元首来说，虽然现在住客的级别低了一些，但在平常人眼里，他们还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这些权贵的阵势不小，包括克罗伊登公爵夫妇、随行秘书、夫人的贴身侍女以及5只贝灵顿梗宠物犬。

“黄宫”的双开门是真皮填包的，上面配以金色的鸢尾花皇族纹徽作为装饰。走到门前的彼得·麦克德莫特正在按下由珍珠母贝磨制成的门铃按钮，嗡嗡的门铃声若有若无地从里面传来，接着是更加清晰、此起彼伏的犬吠声。就在静候开门之时，麦克德莫特的脑海中闪现出了关于这对豪门伉俪的小道消息。

克罗伊登公爵出身名门望族，家族史悠长。他天性随和，平易近人，生逢其时。公爵夫人本人也是一个有分量的公众人物，和英国女王还是表姐妹。有了这位夫人的扶持，公爵这10年来顺风顺水，当上了巡回大使不说，还多次临危受命，为英国政府屡立奇功。可惜最近恶评袭来，风传这位大人物的仕途黯淡，落入俗套，自甘堕落。主要是贪好杯中之物，酗酒成性，与人通奸等。也有好事者驳辩，公爵的霉运只是小插曲而已，公爵夫人才是垂帘主事之人。他们还预测，公爵马上就要被提名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了。

正思量着，一声低语在背后响起，“麦克德莫特先生，能听我说两句吗？”

彼得回头一看，原来是客房服务员索尔·纳切兹。索尔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身着白色短工装，衣服上还绣金缀红的，那是饭店的标志色。他刚刚沿着走廊走过来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现在正面色灰白地站在麦克德莫特的面前。索尔的头发平整顺滑，像一个小帽子似的扣在头上，正面留着额发，往前梳成老式的“阿福头”。他两眼暗淡无光，黏湿无神，双手焦躁地互搓着，手背上青筋暴跳。

“索尔，你这是怎么了？”

索尔又开口了，声音十分焦灼，“您是来处理投诉的吧，是我犯错了。”

麦克德莫特瞥了一眼身后的双开门，依旧纹丝未动，没有半点儿要打开的意思。除了里面的狗叫声，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索尔先是咽了两口唾沫，终于鼓起了勇气，也顾不上说经过，便急忙低声恳求起来，“就因为这点儿事不该辞了我呀，麦克德莫特先生，我这把年纪，哪里还有人愿意再雇用我啊。”盯着套房那边，他焦

急的脸上多出来了一丝埋怨，“他们不算是最难伺候的……谁知道今晚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呢。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我忍下了，一分钱小费不给，我也忍下了。”

彼得哑然失笑，英国贵族就是这样，几乎没有给小费的。也许在他们看来，不是谁都有资格服侍他们的，能够为贵族服务，本身就是奖赏。

他的诉苦没完没了，被彼得果断制止，“你还没告诉我……”

“正要说呢，麦克德莫特先生。”索尔的岁数不小了，又是这么一副惊魂不定、可怜兮兮的样子，彼得也不好意思太强势。“也就半个小时前吧，本该是宵夜的时间了，可公爵夫妇偏偏点了一顿晚餐，又是生蚝，又是香槟，又是克里奥尔风味虾。”

“不用说菜名了。然后呢？”

“就是那一道虾，先生。我上菜的时候……唉，出错了，这么多年太少见了。”

“我的天啊！”彼得的眼睛紧盯着房门，只要门一打开，随时中止谈话。

“可不是嘛，麦克德莫特先生。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上风味虾的时候，夫人突然从桌旁站了起来，然后再坐回去的时候，一不小心，肯定是一不小心的，就碰到了我的胳膊。要是换作别人，我一定会以为她是故意的呢。”

“当然不可能是故意的！”

“对，对，先生，当然不是故意的，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可是，事情还没完，这么一弄，就把公爵的裤子弄脏了，洒上了那么一点点的

菜汤，只有一点点啊，我对天起誓，还不到1/4英寸[注]呢，也就半个小手指甲盖那么大。”

彼得怕他有所隐瞒，追问了一句，“就这些？这就完了吗？”

“我对天起誓，麦克德莫特先生，就这些，真没有了。夫人怎么就那么少见多怪呢，把您都惊动了，好像我杀了人似的。其实真的，真的就这么一点儿事。我当时马上就道歉了，拿了一块干净的餐巾蘸点儿水把污渍都擦掉了。可夫人还是不依不饶的，非要找特伦特先生……”

“特伦特先生不在饭店里。”

彼得觉得还是不能只听索尔的一面之词，决定先把这边打发了。“索尔，今天你的工作忙完了吧？你先回去，明天再过来找我，听候发落。”

打发走了索尔，彼得仍继续按门铃。这次狗还没叫就有人应门了，开门的是一位圆脸、戴了一副夹鼻眼镜的年轻人。彼得认出他是公爵家的秘书。

两人还没来得及寒暄，套房里间就传来了女人的叫嚷声。“不管他是谁，告诉他，别在那儿没完没了地按门铃。”口气虽然蛮横，声音却很诱人，低沉沙哑，让人想入非非。

“真是对不起，”彼得连忙跟秘书解释。“我以为你们没听见呢。”随后就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道出造访的缘由，“我了解到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贵客造成了麻烦，所以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

“我们只见特伦特先生。”秘书口气不善地说道。

“真不巧，特伦特先生今晚不在饭店里。”

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两人便走进了套房的门厅。长方形的门厅布置得品位十足：厚重的阔幅地毯，两把软垫椅，电话边几紧靠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版画，那是莫里斯·亨利·霍布斯的作品，新奥尔良市往昔老城的风情尽显其中。门厅入口连通着对开门，另一端的尽头，正中央是一间宽敞的客厅，门半开半掩着。左右两边还各有一扇门，一间是设备齐全的独立厨房，另一间既可办公，也可就寝，亦能会客，现在是秘书的房间。两间主卧彼此相连，除了可以从主客厅进入之外，还可以从厨房通过。这个设计也算是动了心思，为的是如果有需要，可以方便那些不宜露面的客人从厨房秘密进出。

“没在饭店就不能把他叫回到这里吗？”一声质问传来，客厅的门一打开，公爵夫人就现身了，还有三只贝灵顿梗宠物狗异常兴奋地围着她撒欢。“啪”的一个响指便安抚好了三只小狗，公爵夫人终于用正眼瞧了瞧麦克德莫特，眼神中充满质疑。那是一双灰绿色的眼睛、一张迷人大气的脸庞、高高的颧骨，这些都是彼得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看过她的照片已有上千张之多。他惊叹，公爵夫人即使穿着便服，也依然显得雍容华贵。

“夫人，我还真不知道您是要找特伦特先生本人。”

“就算他真的不在，”那双灰绿色的眼睛审视着他，“起码也要给我派个高层过来才说得过去吧。”

尽管彼得自己就是高层，却还是脸红了。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态度十分高傲强势，但让人纳闷儿的是，这种女王般的气质却让人心生向往、蠢蠢欲动、甘心称臣。彼得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曾在画报上看过的一幅照片——公爵夫人驾驭骏马，飞跃高栏。画报上的她神色自若、不以为意，一副志在必得、坐拥天下的样子。此时此刻，彼得恍惚地觉得，公爵夫人又在策马奔腾，而自己却只能仰望步行。

“我是这儿的副总经理，所以才敢冒昧拜访。”

“是这样啊，你能到这个位置，是不是还年轻了点儿呀？”她那双紧盯着他的眼睛，闪过了一丝嘲谑。

“我算不上年轻，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做到管理层了。”他注意到那名秘书已经小心翼翼地退下了。

“你有多大年纪了？”

“32岁。”

公爵夫人宛然一笑，只要她想，就像现在这样，她也会笑靨如花、如沐春风。彼得突然发现，这种绝世之美，今晚让他轻易见到了。虽然比近50岁的公爵要年轻一些，但是在彼得看来，她比自己还是要大上五六岁。正思量间，她继续发问，“你学过什么相关专业，或是参加过什么培训课程吗？”

“我拿到了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学位。在来这儿之前，我是华尔道夫酒店的副经理。”“华尔道夫”这个名字是彼得心中的一根刺，让他说出口其实很残忍。既然都说了，他索性就不回避了，“我做了一件丑事，所以被辞退了。各家联营同盟店也把我列入黑名单，所以我就来这儿了。也算万幸吧，这里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大饭店，和联营店扯不上关系。”本来这些话是不该讲的，即便是被某人一个随意的问题在不经意间揭开了心底的旧伤疤，也应该是要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的。毕竟这些都是私事，与现在的情形没有太大关系。

公爵夫人却抓着这个话头儿做起了文章，“华尔道夫是绝对不会允许今晚这种事发生的。”

“我向您保证，夫人，如果真是我们的错，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同样也不允许。”他感觉这场对话就好像是网球博弈，要不断地把球从一边

打到另一边，双方你来我往，各施手段。现在，他的球已经打过去了，就等对手回球了。

“如果真是你们的错！说得多轻松，你知不知道你们的服务员把菜汤都泼到我丈夫的身上了？”

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对夫妇和饭店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没有道理故意为难他们。

“这件事纯属意外，我看那个服务员也是无心的，只是有点儿毛手毛脚，我在这儿代表饭店向您正式道歉。”

“我们本来一个美好的夜晚就被这样毁了，你知道吗？”公爵夫人发火了，“我和丈夫就是想在房间里享受一个静静的晚上，一个只属于我们俩的晚上。我们只出去了一小会儿，在附近散散步，回来就想好好地享用晚餐——却弄成这样！”

彼得连连点头，表示十分理解。在表面上，彼得是深表同情，但在心中却疑团满腹，主要是对公爵夫人的态度琢磨不透。看上去她的所作所为好像就是想要他深深地记住这个事故。

“您看，”彼得建议说，“能不能让我代表饭店，当面给公爵大人道个歉……”

“没有这个必要。”公爵夫人没留任何余地。

彼得觉得也该收场了，正要告辞。突然，客厅原本半开半掩的门一下子打开了，克罗伊登公爵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像是和夫人唱反调似的，公爵大人穿得邋里邋遢，皱皱巴巴的白衬衫下面配了一条晚礼服的裤子。出于本能，彼得·麦克德莫特立刻就开始在公爵的身上寻找那个“泼了菜汤”的污迹，那可是最能说明问题

的铁证。确实找到了，可就是小小的一块油渍吧。事情发生后，索尔应该是立即就做了处理，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了。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公爵身后宽敞的客厅里还开着电视机。

彼得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公爵的脸怎么是通红的。和近期公开的照片相比，脸上的皱褶也多了不少。他手拿酒杯，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嘿，真抱歉。”之后，愣愣神，对公爵夫人说道，“老太婆，你把我的烟落在车上了。”

“我去拿。”公爵夫人回答得极其干脆严厉，从声音中可以明显地听出想要赶快打发人走开的意味。公爵点点头，转身乖乖地回屋了。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琢磨不透而又让人不舒服的气味，是公爵夫人散发出来的怒气！

夫人转向彼得，恶狠狠地命令着，“我一定会正式发一份完整的投诉书给特伦特先生，由你去通知他，我要求他亲自过来道歉。”

彼得终于走出了总统套房，身后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了。此时的他千头万绪，却偏偏没有时间思量，陪同克丽斯汀的行李生正在走廊里等着他。“麦克德莫特先生，”行李生着急地叫道，“弗朗西斯小姐叫你去1439房间，要快！”

---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4

15分钟前，彼得·麦克德莫特刚下电梯，行李生就咧嘴一笑，跟克丽斯汀搭起讪来，“弗朗西斯小姐，您这是要去破案呀？”

“要是警卫长在的话，”克丽斯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也就轮不到我了吧。”

这个叫吉米·达沃的行李生是一个矮粗胖的秃子，儿子都已经结婚了，就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会计部上班。一提到奥格尔维，他就显得相当地不以为然，“你说他呀！”

没多一会儿，电梯就到14层了。

“吉米，1439。”两人一下电梯，就毫不犹豫地直接右转。

两个人对饭店内部的地形结构都无比熟悉，但克丽斯汀知道，他们两个人熟悉的方式不尽相同。行李生负责带客入住，从前厅到客房，是多年来“走出来”的熟悉。而克丽斯汀则要经常审阅计划方案，脑海里装满了各个楼层的平面结构图，是多年来“看出来”的熟悉。

5年前，她回忆着，当时她才20岁，还在威斯康星大学念书，聪明活泼，对现代语言有着特殊的天分。那时候，要是学校里有人问她，你5年后会做什么，她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在新奥尔良的一家饭店里上班。当年的她对新月城（指新奥尔良）没什么印象，也提不起兴趣。非要扯上关系的话，也就是在学校里听说过有关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案，算是知道，这座城市是从法国人那里买来的。再有就是看过一部以此城为背景的电影——《欲望号街车》。可当她真的来到这里

之后，才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街车”——那种旧式的有轨电车，早就被柴油大巴淘汰了。“欲望”尚在吗？也不过就是城东犄角旮旯里的一条街，连外来的观光客都懒得去呢。

回想起来，就是因为一无所知才让她来到了这座城市。威斯康星的那次坠机事件发生后，她曾一蹶不振，理智丧失。只想找一个没人认识她，她也不熟悉的陌生环境躲起来。熟悉的事物，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是触碰到的，都是她心中的痛——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是纠缠不休，挥之不去的痛。这种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白天赖着她，晚上又钻进她的梦里。很奇怪，那些并不是噩梦，这也让那时的她感到有些羞愧。那些梦更像是在过电影，把那一天，那个终生难忘的一天，在麦迪逊机场所发生的事，一幕幕地倔强地演给她看。

那一天，她送家人们乘飞机前往欧洲，妈妈兴高采烈，戴着朋友送的代表平安的兰花；爸爸和蔼可亲，悠然自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不管他的患者是真的患了病，还是自己幻想出的病症，都用不着他操心了。他最后吐了口烟，把烟斗在鞋上磕灭，该走了，已经呼叫登机了。她的姐姐巴布丝和她相拥道别，还有，比她小两岁的弟弟托尼，他平时很讨厌在这种公众场合下表达亲情，那天也同意跟姐姐亲吻告别。

“再见，火腿！”巴布丝与托尼和她最后道别。克丽斯汀会心一笑，虽然他们俩给自己起的这个外号听起来傻乎乎的，却满是亲情。她在家里排行老二，姐弟仨不就像是一个三明治吗？而她不就是两片面包中间夹着的火腿吗？

他们曾许诺，会保持通信。只要再过两周，克丽斯汀的学校就放假了，那个时候，她就会去巴黎与家人团聚。最后，妈妈紧紧地抱了抱克丽斯汀，叮嘱她保重。几分钟后，大型喷气式客机快速滑行，伴着震天的轰鸣声，气势如虹地腾空而起。然而，飞机还没有冲出跑道就出事了：先是机翼偏坠，随后像轮转烟花般地在空中旋转翻滚，瞬

间变作一团尘云，接着又似一轮爆裂的堕落骄阳，最后是静寂的一堆碎渣——有机械部件，还有血肉之躯。

都是5年前的事了，几周后，她就离开了威斯康星，再也没有回去过。

此时，克丽斯汀和行李生一前一后地在走廊里行进，相距仅一步之遥，踩在地毯上发出的脚步声轻微却又沉闷。吉米·达沃走在前面，心中暗自思量着，“1439房间，是那位老绅士，威尔斯先生吧。几天前，我们还帮他调换了房间，他本来是住拐角那间的。”

正琢磨着，走廊前方的一扇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穿着讲究，大概40多岁。他关上房门，正要将钥匙放进口袋时，却突然停了下来。这个人用眼睛色眯眯地盯着克丽斯汀，明显不怀好意。这个人刚要张口，就看到了吉米给他的小暗示。吉米只是不经意地摇了下头，常人还真是难以察觉呢。可这些并没有逃过克丽斯汀的眼睛，她感到十分无奈，看来这个人渣把她当作应召女了。早就有所耳闻，钱德勒的名单里有一批极具魅力的应召女。

甩掉那个人之后，克丽斯汀询问起了房间的情况，“为什么威尔斯先生换了房？”

“我听到的版本是，原来1439的客人找碴儿，他们就给换了。”

克丽斯汀对1439房间有印象，以前确实接到过投诉。那间房就挨着员工专用通道，几乎所有的饭店管道都集中在这里。结果就是，那个地方噪声不绝，四季如夏，闷热难当。每个饭店都至少有一间这样的屋子，有人把它称为“哈哈房”。这间屋子一般是不接待住客的，除非客源太多，实在腾不出地方的时候才会使用。

“威尔斯先生原来的房间不是挺好的嘛，他为什么还会同意调换呢？”

“这个嘛，”行李生耸了耸肩，“您还是问客房接待员吧。”

克丽斯汀并没有罢休，“你一定知道。”

“我估计是他好说话，从不投诉吧。这几年，老绅士总是来这儿住，从来就没有抱怨过，有的人还把这当作笑话。”

克丽斯汀咬紧嘴唇，怒从心头起。而吉米·达沃却还在那儿不知好歹地说着，“我还听说啊，在餐厅，他们总是让他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桌子上，那张桌子，换了谁也不会愿意坐的呀。可他倒好，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这是他们说的啊。”

克丽斯汀暗下狠心：明天，明天早上一定要让某些人在乎，她保证。这么一位饭店的常客，一位温和安静的老主顾、老绅士，竟然遭到如此亏待，她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不住地想要大发雷霆了。她的脾气饭店里没有人不知道。她还听说，有人把这解释为，和她的红头发有关。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让自己保持冷静克制，但是，偶尔的一次雷霆之怒还真能办成事呢。

他们又拐了个弯，在1439房间的门前站定，行李生上前叩门。

等了又等，趴在门外听了又听，始终没有人应答。吉米·达沃继续叩门，敲门，大力敲门。突然，终于有了回应：骇人的呻吟声，一开始像是小声嘀咕，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又戛然而止，寂静如初了。

“用万能钥匙，”克丽斯汀感觉不好，“快！”

行李生先进了房间，而克丽斯汀则后退一步，在门外观望。这是饭店的礼仪规矩，即使是在这种明显的危急情况下，也必须要遵守。屋子里漆黑如墨，借着走廊的灯光，她看到达沃按亮了天花板顶灯，然后就拐进房间的内部，看不见了。几乎在身影消失的同时，就传来了惊呼，“弗朗西斯小姐，快来！”

房间里是令人窒息的闷热，可瞥了一眼空调，指示器上分明显示着“制冷”。没时间顾及这些了，床上的情形一下子就把克丽斯汀的全部心神都吸引了过去。半卧在床上，蜷缩挣扎着，这个麻雀般瘦弱的小老头儿不正是艾伯特·威尔斯吗？只见他面色死灰，两眼暴突，双唇颤动，拼命地喘着气，好像随时都会咽气似的。

她行步如风，来到床前。多年前，她曾在爸爸的办公室里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一位患者处于濒死状态，也是像这样拼命地想要呼吸，垂死挣扎。爸爸那时抢救的措施她现在还做不了，但她想起了一个办法，也许管用。她果断地吩咐达沃，“快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行李生盯着垂死之人的脸，忐忑地应着，“他们为了用空调把窗户封死了。”

“那就使点儿劲弄开它，实在不行就砸玻璃。”

克丽斯汀嘴上吩咐着，手却已经抓起了床边的电话，接通了总机室，“我是弗朗西斯，阿伦斯医生在饭店里吗？”

“不在，弗朗西斯小姐。但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有急诊的时候，可以打给他。”

“就是急诊，通知阿伦斯医生立刻来1439房间，一定要快。问一下，他要多久能到，然后回我电话。”

放下电话，克丽斯汀又开始关注起床上一直挣扎着的可怜人。虚弱老人的呼吸状况丝毫没有改善。但是，她察觉到老人的脸色有所变化，从刚才的死灰变成了青紫。起初在门外听到的骇人呻吟声又开始了，那是他竭力想喘气的声音。但是很显然，病患越来越力不从心，把大部分的力气都用在肢体的垂死挣扎上了。

“威尔斯先生，”克丽斯汀想尽量把自己所剩无几的信心传递给他，“我想您要是保持不动的话，也许呼吸能更顺畅些。”看了看行李生那边，他做得还不错，已经用衣服架把窗户上的封条撕开了，现在正从下往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撕。

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孩似的，小老头终于消停了下来。克丽斯汀用一只胳膊搂住他，隔着老式法兰绒睡衣粗糙的面料，仍能感受到他的肩膀骨瘦如柴。另一只手拽过枕头，垫在后面，让老人靠住、坐直。老人用雌鹿般的眼睛看着克丽斯汀，眼神中透着感激。克丽斯汀安慰着他，“我已经叫医生了，他马上就到。”与此同时，只听行李生一声闷哼，猛一发力，摆脱了封条的窗户终于打开了。

新鲜凉爽的气流瞬间灌入了整个房间。感谢老天，克丽斯汀庆幸着，暴风雨南移了，先送来了一股清新的微风，室外的气温一定也已经降下来了。

床上的艾伯特·威尔斯试图贪婪地吞下一些新鲜空气。此时，电话铃声响起，克丽斯汀示意行李生到这边来，替她在病人身旁看护着，然后拿起了电话。

“阿伦斯医生正在往这边赶，弗朗西斯小姐，”接线员终于回复了，“他刚才在百乐天堂，让我回复您，20分钟就到。”

克丽斯汀心中有点儿犯嘀咕，百乐天堂在密西西比河对岸的阿尔及尔区呢，就算允许开快车，20分钟也不大可能赶到。而且，克丽斯

汀有时还挺怀疑这位“肥佬”的能力的，尤其是在他还喝了点儿萨泽拉克鸡尾酒的情况下。这位内科医师可以在本饭店免费居住，条件就是要随叫随到。

为了稳妥起见，克丽斯汀还是询问了一下，“我们可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你能不能帮我查查住客名单，看看有没有医生？”

“我已经查过啦。”声音中透着一丝得意，好像他读过不少英雄接线员的传奇故事，并也要当回好汉似的。“221房间的凯尼格医生，以及1203房间的厄克斯布里奇医生。”

克丽斯汀把号码记在电话旁的便笺上，“很好，请帮我接221。”入住的医生都不希望被打扰，他们的隐私也应当得到保护。但是，一旦遇到急诊，也允许偶尔地打破常规。

几下咔嗒声，电话转过去了。一个困倦的德国口音传来，“喂，哪位？”

克丽斯汀连忙自报家门，并解释说，“非常抱歉打扰您，凯尼格医生，但是我们的一位住客病情危急。”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床上的情况。

她发现，老人家脸上原来的那种青紫色终于变淡了，但还是惨白惨白的，呼吸也没有太大改观。她最后恳求道，“您能不能过来看看？”

对方一愣，随后声音和蔼柔和了许多，“我最亲爱的女士，如果可以的话，不管多卑微，我都非常乐意为您效劳。但恐怕我无能为力了。”咯咯轻笑后，他接着解释，“你看啊，我的确是一个‘doctor’（英文中，医生和博士的发音相同），但我不是医生，我是博士，音乐博士。到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来，是做‘客座指挥’的，应该就是这个词，为你们很棒的交响乐团做客座指挥。”

尽管情况紧急，但克丽斯汀还是有哈哈大笑的冲动。她连忙道歉，“真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

“你也不要太担心。当然了，如果那位不幸的客人，这话该怎么说呢？如果另一位‘doctor’也无能为力的话，我愿意为他拉小提琴缓解病痛。”电话那头传来了深深的一声叹息。“维瓦尔第或是塔蒂尼的柔板，如果用庄重肃穆的方式演奏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安魂曲吧。”

“非常感谢您。我希望不至于如此。”她已经等不及要去打下一个电话了。

好在，1203房间的厄克斯布里奇医生立刻就接听了电话，而且语气郑重。

对于克丽斯汀没头没脑的第一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是博士，也是医生，我是医学博士，内科医生。”在克丽斯汀描述病情的时候，他一声未吭，认真地听完，最后干脆地答应了，“几分钟后就到。”

行李生依然尽职尽责地守在床边，克丽斯汀吩咐他，“麦克德莫特先生在总统套房，你过去一趟，那边的事一办完就立刻叫他过来。”随后，她又拿起了电话，“请帮我接总工程师。”

很幸运，只有总工程师才是真正能随叫随到的。多客·维克里是一个单身汉，就住在饭店里。他最痴迷的情人就是设备——饭店里从地基到屋顶的所有设备。

25年前，他告别了海员的生活，还有他的家乡——苏格兰的克莱德赛德。在这里，他几乎见证了所有设备的安装过程；萧条时期，更换设备的资金短缺，他总有办法能让老旧的设备延迟报废。克丽斯汀和他是朋友，她也知道，他的心中有自己——但只是之一，还有设

备。不一会儿，电话那边就传来了总工程师那带有浓重喉音的苏格兰腔。

“喂？”

仅仅几句话，她就向他说明了威尔斯的情况。“医生还没到，也许他需要氧气，饭店里有便携式的，是吧？”

“噢，我们有氧气瓶，但是克丽斯汀，那些是气焊用的。”

“氧气就是氧气，”克丽斯汀急了，回想起了爸爸教过她的一些常识。“用什么装无所谓，能不能现在就安排一下，请你的夜班人员把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呢？”

总工程师低哼了一声，算是同意了。“我来安排吧，等我穿好裤子亲自送来，可以吧，姑娘。我会亲自过去，否则我不放心。要是哪个废物在病人的鼻子底下打开的是乙炔罐，那玩笑可就开大了，非得要了老头的命不可。”

“请快点儿！”放下了电话，克丽斯汀转身回到床前。小老头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也不再折腾了，连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一声轻轻的叩门声，随即，从早已敞开的房门外，走进来一名男子。此人身高体瘦，面容瘦削，鬓角灰白，藏青色的传统西装，露出了里面米黄色的睡衣。“我是厄克斯布里奇。”声音平静而沉着。

“医生，现在的状况……”克丽斯汀刚一开口，医生就点点头，表示都了解了。刻不容缓，他从床上的皮包里迅速掏出听诊器，随即探进病人的法兰绒睡衣里，前胸后背都听了听。接着是一套娴熟的动作：从皮包里掏出注射器，组装好，取出安瓿瓶，掰断瓶颈，手执注射器，抽取药液……这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他便俯下身躯，将病患

睡衣的一只袖子向上撸了撸，挽成简易的压血带。然后吩咐克丽斯汀，“按住这儿别动，压住了。”

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取出酒精棉，擦拭消毒血管周围的上臂皮肤，将注射器刺入血管，冲克丽斯汀点点头，“可以松开了。”随后瞥了一眼手表，开始缓慢地注射。

克丽斯汀扭头看着医生，想从他的脸上搜寻答案。医生也不抬头，只是解释道，“这是氨茶碱，可以刺激心脏。”他又看了看手表，继续缓慢地增加剂量。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了。针管里的药液已经打了一半，还是没什么反应。

克丽斯汀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小声询问着，“他到底怎么了？”

“重症支气管炎引发的哮喘，我估计以前他也发过病。”

突然，小老头的胸部出现了剧烈的起伏，接着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呼吸。比之前舒缓了许多，也深沉了不少。他的眼睛睁开了。

一瞬间，房间里紧张的空气缓解了不少。医生拔出针管，动手拆解。

“威尔斯先生，”克丽斯汀兴奋不已，“威尔斯先生，你能听清楚我说话吗？”

威尔斯先生连连点头，还有之前那副雌鹿般的眼神。四目相对，劫后余生。

“我们发现您的时候，威尔斯先生，您病得很重。是这位厄克斯布里奇医生，我们的住客，是他救了您。”

小老头的目光又挪到了医生身上，吃力地吐出一句，“谢谢”。虽然这一句犹如喘息，但这可是病人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现在他的脸上也恢复了一些血色。

“真要感谢的话，最该谢的是这位年轻的女士。”医生淡然一笑，然后对克丽斯汀说，“这位先生的病情仍不乐观，需要进一步的医疗监护。我建议立刻送医院。”

“不，不！我不去。”话语又快又急，竟然是床上那位刚才还垂死挣扎的病人叫出来的。只见他从靠着的枕头上挺直了上身，目光惊觉，把之前被克丽斯汀掖在被子里的手臂都举了出来。才几分钟的工夫，前后变化真是很大。克丽斯汀感触颇深。别看他现在仍然气喘吁吁，偶尔讲几句话还会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是，之前那种气若游丝、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

头一次，克丽斯汀有时间仔细地打量这位老人。起初，她估计老人也就60岁出头，现在看来，还得略长五六岁。他的身材矮小，脸庞也不大，脑袋尖尖的，微微驼背。这让克丽斯汀又想起来以前见他时的印象，像一只小麻雀。他的头发稀疏灰白，通常是一缕缕整齐地平散在头上，现在都已经乱了，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不过，他脸上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甚至有点儿谦卑。但是，克丽斯汀能猜到，他一定拥有一颗平和镇定却又果断坚决的心。

克丽斯汀和艾伯特·威尔斯的初次见面是在两年前。因为前台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才不好意思地找到饭店的行政套房，询问账单金额上的一些小出入。

克丽丝汀还能想起来，当时的经济纠纷涉及的数额只有75美分。这么小数额的纠纷在通常的情况下，出纳主管是有权一笔勾销的，就当你白消费了。可是，艾伯特·威尔斯却非要证明自己不是要贪小便宜，而是根本没有消费这笔款项。

经过耐心而深入的调查，克丽斯汀证明了这位老人的清白。她很理解和同情他，对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很敬佩。因为她自己有时候也会锱铢必较。当然了，那只是她作为女性，天生疯狂奢侈之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

她从账单上还挖掘出了不少内容，这个人的消费极其理性，所穿的衣服显然都是成衣，没有定制的。这也说明，他的收入不高，也许是一位靠退休金过活的人，每年来新奥尔良就是他生活中最奢侈的幸福时光了。

艾伯特·威尔斯的倔强劲儿又上来了，此刻他又自作主张地宣称，“我不去，我不喜欢医院，对那里从来就没有好感。”

“如果你非要待在这儿的话，”医生提出了异议，“你需要医疗监护，还至少要有一名护士24小时陪护。你也必须要间断性地吸氧。”

小老头固执己见，“饭店可以安排一名护士。”他近乎恳求地望着克丽斯汀，“你能做到，是不是，你能安排吧，女士？”

“我想我们能做到。”很显然，艾伯特·威尔斯一定是对医院深恶痛绝，要不然，也不会一时间竟然颠覆了他以往一贯的作风，他居然也能给别人添麻烦了。但是，克丽斯汀又在担心另一个麻烦，这位靠退休金过活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请私人陪护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呢?

正在这时，一名身着连体工作服的技工从门外走了进来，并推进来一辆载着氧气罐的手推车。跟在后面的是身材魁梧的总工程师，拿着一段胶皮管，一些电线，还有一个塑料袋。

“这可不是医用的，克丽斯汀，”总工程师把丑话说到前头，“但我琢磨着，也能用。”一看他这身打扮就知道，一定是心急火燎赶来的：一件旧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套在扣子都没扣的衬衫外面，露出了一

大片胸毛；脚上趿拉着凉鞋，光秃的头顶倒是很圆，和平时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

现在该总工程师忙了，他摆弄着电线，琢磨着怎么把塑料袋和胶皮管连接起来。他看到那名技工无所适从地站着，就吩咐他，“把氧气罐立到床边，年轻人，你要还是这么慢吞吞的，我就要让你也吸一点儿氧了。”

厄克斯布里奇医生看来是被维克里吓到了。克丽斯汀跟他解释了需要氧气的初衷，并介绍了总工程师。维克里手上还在忙个不停，冲医生点点头，目光越过眼镜的上沿，又看了他一眼，算是打了招呼。不一会儿，管子连好，塑料面罩也成型了。总工程师又感慨了一番，“这种塑料袋可憋死过不少人，但愿这次能让它救一回人，你觉得这可行吗，医生？”

厄克斯布里奇医生此前的高傲似乎消失了不少。他说道，“我看可以，准能行。”又看了看克丽斯汀，“你们饭店可是藏龙卧虎啊，有这么多能干的人呢。”

从这位医生的嘴里得到恭维可不容易，克丽斯汀终于可以露出笑容了，“等我们弄错你预订的房间时，你就不会这么想啦。”

医生回到床前，询问起了病情，“氧气能让你感觉舒服些，威尔斯先生，我猜你的气管以前也犯过病吧？”

威尔斯点了点头，用嘶哑的声音肯定了医生的猜测，“我曾经当过矿工，那时一不小心就得了支气管炎，后来又发展成了哮喘。”雌鹿般的目光再一次投向克丽斯汀。

“很抱歉，女士，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哪里的话，该道歉的是我们。这些麻烦都是源于我们给您调换了房间。”

总工程师把胶皮管的另一端接上绿漆皮的氧气罐。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叮嘱他，“我们开始时，先吸5分钟，再休息5分钟。”他们俩一起把现场制作的面罩固定在病患的脸上，顺畅的嘶嘶声证明，氧气接通了，大功告成。

医生看了看手表，然后询问克丽斯汀，“你们找本地的医生了吗？”

克丽斯汀把阿伦斯医生的情况如实相告。

医生点头认可，“等他来了，就请他接手吧。我来自伊利诺伊，在路易斯安那没有行医资格。”他又俯身慰问威尔斯，“舒服点儿了吗？”塑料面罩下的老人也点头认可。

走廊里传来了坚实而稳健的脚步声，彼得·麦克德莫特大步跨入，高大的身形都要撑到门框了。“我收到你的口信了，”他跟克丽斯汀说着，眼睛扫到床上，“他还好吧？”

“现在稳定住了，但我觉得，是咱们亏欠了威尔斯先生。”招呼彼得来到走廊，克丽斯汀把从行李生那里听到的换房情况，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看到彼得皱起了眉头，克丽斯汀又加了一句，“如果他坚持不住院的话，我们应该给他换间房，我觉得安排一个护士也不是太麻烦。”

彼得点头认可，想起走廊对面的女服务员房间里有部内线电话，便过去联系了接待部。

“我在14层，”他询问接电话的客房接待员，“这层还有没有空房间？”

对方明显有些犹豫不决，这位值班的接待员是多年前由沃伦·特伦特钦点的老员工，平时做事专横跋扈，没人敢惹。但是，通过几件事使彼得·麦克德莫特得知了他的另一个毛病，他还很欺生，尤其是比他年轻、职位比他高、从北方来的人。彼得恰好如此。

“我问你，”彼得要发火了，“到底有没有？”

“1410房间现在空着，”以他能学出来的，最纯正的南方种植园主的腔调回答着，“可是，有一位绅士正在这儿办理入住呢，我正要分给他。”接着又顶了一句，“我还是提醒您一句吧，我们的房间基本客满了，您应该知道吧？”

彼得对1410号房间有印象，那里宽敞、通风，窗外正对着圣查尔斯街。他耐着性子商量着，“如果把这间房留给我，还能给客人安排到其他的房间吗？”

“不行，麦克德莫特先生。我手里现在只剩下5楼的一间小套房了，但这位绅士不想住那么贵的。”

彼得快沉不住气了，直截了当地吩咐着，“让他住套房，今晚算他单间价，明早就给他调换。还有，把1439房间的客人调到1410房间，马上叫一个服务员带着钥匙上来。”

“等一等，麦克德莫特先生。”接待员之前那种冷漠的、公务式的腔调变了，变成了公开的挑衅，“根据特伦特先生一贯的原则……”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我的原则，”彼得彻底被激怒了，没给他任何继续回话的机会，“还有一件事，你换班的时候通知接班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把威尔斯先生换到1439房间，明天我要听解释。你还可以告诉他们，最好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他冲克丽斯汀做了一个鬼脸，手上的电话也挂断了。

5

“你疯了吧。”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也快疯掉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走后，夫人连忙返回客厅，小心谨慎地关好房门，劈头盖脸地叱责着她的丈夫，“你绝对是彻彻底底地疯了。”

公爵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每次在面对他妻子周期性的发怒时，他总是会这么示威一下，但嘴上却很快就服软了，“真对不起，老太婆，行了吧。电视开着，我没听见那小子还在，我以为你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呢。”灌了一大口威士忌兑的苏打水，他连杯子都拿不稳了。接着，又开始可怜兮兮地怨天尤人了，“这些闹心的事先别说了，我现在就是心烦，都快要烦死了。”

“你还知道心烦？”这口气活脱脱像一个泼妇，哪还是一位堂堂的公爵夫人，这太反常了。“你怎么能那么轻松？你以为今天发生的事就这么完了吗？咱们俩就都等着完蛋吧。”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我知道事态严重，这次真的是出大事了。”

公爵沮丧地窝在真皮沙发里，像个小男生似的耍着小脾气，就像英国漫画家热衷描绘的那种戴圆顶礼帽的小老鼠。

公爵夫人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口气更加咄咄逼人，“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能做的，不能做的我都做了。你知不知道你干了多大的一件蠢事？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绞尽脑汁地给你补救，让别人都以为我们在饭店里安安静静地过了一个晚上，又怕我们进门的时候万一被人家

看到，还特意编了一个出门散步的故事。你倒好，你就是一个笨蛋，晃晃荡荡地出来了，愚蠢地说你把烟落在车上了，哪有散步还开车的？”

“也只有一个人听见，那个小子，他应该也没放在心上。”

“他听见了，我从他脸上的表情能看出来。”她竭力压住怒火，终于又变回了公爵夫人。“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好吗？”

“我刚才就说过了。”公爵把酒一口喝掉，看着空酒杯若有所思。“真丢人。如果你不那么怂恿我……如果我要是没喝多……”

“你喝多了！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就喝多了，直到现在还没醒酒呢。”

他晃了晃脑袋，像是要把自己晃醒似的，“现在清醒了。”这回他又争辩上了，“你是不是监视我了？你真是的，本来不该搞成这样的……”

“别说这些没有用的，那是另外一码事。”

公爵没完没了地强词夺理，“就是你怂恿我……”

“我们别无选择，没有别的选择！听我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那可不一定。万一警察咬住不放，硬要……”

“那我们的嫌疑就是最大的。所以，我跟服务员找碴儿，一直想要把事情闹大。虽然这些还不能算是不在场的证明，但也差不多，我已经让他们以为，我们今晚就是一直在这儿的……本来都快成功了，却让你给破坏了。我都快让你给气哭了。”

“噢，以前还真没发现，”公爵这会儿又调上情了，“你可真有女人味呀。”他挺直了腰板，之前的那种唯命是从一下子就消失了，或者说是消失了一大半。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比变色龙变得还快，有时候让认识他的人晕头转向，捉摸不透哪个才是真实的他。

公爵夫人脸红了，这倒给她本来的庄重华贵之美又添了几分姿色。

“用不着你恭维我。”

“也许是用不着啊。”公爵起身踱到边桌，倒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只加了一点儿苏打水。转过身来，接着说，“总是这样，我看我们现在真是没救了。”

“我可没说什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也是你的问题，我没有错。就说今晚吧，你疯了吧，非要去那么恶心的赌场，还带着那个女人……”

“这件事你不都说过了嘛，”公爵似乎都懒得争辩了，“回来的路上，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你都翻来覆去地说过好几遍了。”

“我说有什么用，你根本没听进去。”

“你说的那些，老太婆，甚至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耳膜，我是不想听进去，可是从来没成功过。”克罗伊登公爵喝了一口酒，“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

“我想主要是因为你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算突出吧，做了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给人的感觉是能成点儿气候的。人们都说，现在的贵族没落了，都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废人。可你似乎证明了什么是‘出淤泥而不染’。”

他举起了酒杯，端详着，像一位占卜师似的研究着水晶球。“是不是你的期待落空了啊？”

“就算你真的做到了，那也是因为有我硬撑着你。”

“华盛顿？”这是一句询问，也是一个交易的筹码。

“我们能做到，”公爵夫人继续谈着交易，“只要你别整天喝得烂醉，并且能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出去寻花问柳。”

“哈哈哈！”她的丈夫一阵假笑，“让那张冷冰冰的床见鬼去吧。”

“我说过，你用不着恭维我，我已经不在乎了。”

“想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

“我刚刚说过了。”

“那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娶你吧。”他又灌了一口酒，仿佛是在积攒勇气，含混不清地说着，“我就是要和你上床，不用总是找机会，不用再偷偷摸摸地，而是可以随时地、合法地和你在一起。我知道，想这样只有娶你。”

“你这么痴情还真让我感动啊。你这个花心的人，和我在一起之前，你的女人还少吗？之后，你也没闲着啊。”

他用充血的眼睛盯着她，“我现在谁也不要了，就要你，现在就要。”

“够了！”公爵夫人怒喝道，“你把话题扯远了。”

他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也许你该听一听。你是多么的高傲啊，老太婆，你是多么的华贵啊，你又是多么的刁蛮难驯啊，可这些

都合我的胃口。我可不想就这么完了，我还想和你分享这份快乐呢。你仰面朝天地躺着，激情如火，颤抖着……”

“住口！住口！你……你这个色鬼！”她的脸都气白了，扯着嗓子尖叫，“我才不管警察抓不抓你呢，最好让他们抓到你，让你坐10年牢！”

6

匆匆结束了与接待部的争吵，彼得·麦克德莫特穿过14层的走廊又回到了1439号房间。

“如果你觉得合适，”他和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商量，“我们会把病人调到这一层的另一间房里去。”

这位被克丽斯汀请来救急的医生点了点头，瘦高的他环顾了一眼狭小的“哈哈房”，房里各种暖气管、水管参差交错。“随便换个房间，都会比这儿强。”

医生回到老人的床前，开始操作下一个为时5分钟的吸氧期。克丽斯汀提醒彼得，“我们现在还需要一名护士。”

“这个就让阿伦斯医生安排吧。”彼得自言自语着，“我认为饭店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帮他预约一名护士。我的意思是，请护士的钱我们可以先垫付。你觉得你的这位朋友威尔斯，自己能付得起吗？”

他们又返回到了走廊，低声商量着。

“我也担心这个事。我看他也没什么钱。”彼得发现，当克丽斯汀在集中心神想事情的时候，喜欢摸着鼻子，模样可爱动人。由于他们俩是低声交谈，两个人挨得很近。幽幽一缕香气飘过，那是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沁人心脾。

“噢，这样，就这样吧。”他定了定神，“只是挨到明天早上的话，我们还不至于债台高筑。明天早上，我们去信贷部，让他们来调查处

理。”

钥匙送来了，克丽斯汀打开了1410的房门。“准备妥当啦。”她又返回来通知大家。

“最好把两间房的床对调一下，”彼得提议，“让我们把这张床推到1410房间去，再把那个房间的床换过来。”可是，他们把床推到门口时才发现，门口稍微窄了那么一英寸，差不多是一扇门的厚度，就推不出去了。

此时，艾伯特·威尔斯的呼吸顺畅多了，脸上也恢复了血色，不喜添乱的他自告奋勇，“我一辈子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我还能走。”可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却摇摇头，一票否决了。

这可难不倒总工程师，他仔细地查看着相差的宽度。

“看我的吧，我把门从折叶上拆下来，”他安慰小老头。“这样就能把你推出去了，应该勉强可以，就像从瓶子里拔软木塞那样。”

“不用那么麻烦了，”彼得毛遂自荐，“我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办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威尔斯先生。”

小老头会意地笑了笑，点头应允。

彼得俯下身，用一条毯子裹住老人的肩膀，然后一下子就把他整个人抱了起来。

“孩子，你可真有劲。”小老头夸着他。

彼得微笑着，轻轻松松地抱着小老头就走，就像抱着一个小孩子似的。大步流星，穿过走廊，来到了调换的房间。

东风已至，万事大吉。也就一刻钟的时间，调换完毕，一切都很顺利。自制的吸氧设备也都搬了过来，现在这套设备已经不再那么要紧了，因为1410房间宽敞了不少，而且没有了暖气管的影响，空调运转也很正常，房间里的空气清新多了。

阿伦斯医生终于出现了。这个酒气熏人的“肥佬”乐颠颠地登场了，看来波旁威士忌让他也兴奋了起来。厄克斯布里奇医生表示，愿意第二天来会诊，阿伦斯当然是一百个乐意啦。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又建议使用可的松，这样可以避免旧病复发，阿伦斯如获锦囊，连连附和。

阿伦斯医生温情脉脉地给一位私人陪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你一个喜讯，亲爱的！咱们这一对又要合作啦。”然后跟大家说，她已经动身过来了。

厄克斯布里奇医生和总工程师相继离去。艾伯特·威尔斯也安然入梦了。

彼得跟着克丽斯汀来到走廊，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阿伦斯医生正在期盼着他的护士，踏着舞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轻轻地哼着《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门咔嗒一声关上了，屋里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此刻，离午夜只有一刻钟了。

两人一起前往电梯，克丽斯汀的心情不错，“咱们能把他留下，我很开心。”

彼得感到有些诧异，“你是说威尔斯先生？我们留下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有些地方就不会这么做。你也知道他们会怎么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就知道入住、退房、交钱，完成交易，一丁点儿的闲事也不会管。”

“那不成了香肠生产线啦。真正的饭店就应该是住客的家，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当他们有了麻烦时，就应该像家人一样施以援手。最好的饭店都是凭此立足并蒸蒸日上的。很不幸，这个行业里太多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克丽斯汀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明眸似水地凝视着他，“你觉得咱们饭店也忘了这一点吗？”

“一语中的！起码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我可以做一些事的话，我一定大刀阔斧地改良革新……”彼得对自己的振振有词感到有些尴尬。“就当我胡说吧，别往心里去。我也就是和你发发牢骚，不会跟别人表露这种想法。”

“你不应该这么想，如果你真觉得不该说的话，那你才应该感到羞耻呢。”克丽斯汀的弦外之音很明显：圣格里高利大饭店这艘航母上的很多零件现在都出现了效率低下、运转滞涩、动力缺失的问题，近年来，只是顶着过去的光环，套着昔日荣誉的空壳，勉强地惯性滑行而已。

眼下，这家饭店还面临着财务危机，这可能会强迫它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而且根本无视其所有者沃伦·特伦特的好恶。

“这就是头和砖墙，”彼得不敢苟同，“以头撞墙，根本行不通。沃伦对新想法、新观念根本不感兴趣。”

“这不该成为放弃的理由。”

彼得哈哈大笑，“妇人之言，妇人之见呀。”

“我本来就是妇人嘛。”

“知道了，”彼得揶揄着，“我怎么才开始发现你是一个女人呢。”

虽然听起来是一句玩笑话，可彼得在心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他到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时日也不短了，刚来时就认识克丽斯汀，可往往对她熟视无睹。只是最近他才惊觉，自己越来越关注她，越关注就越感觉她是那么摄人心魄，那么品貌兼优。甚至现在，他还会开始猜想，她将如何度过今晚余下的时间呢?

彼得鼓起勇气，试探着约她，“今天连晚餐都没顾得上吃，烦事缠身，你愿不愿意陪我吃个午夜晚餐？”

克丽斯汀欣然接受，“午夜晚餐？我喜欢，乐意奉陪。”

电梯里，彼得跟克丽斯汀商量，“还有一件事，我得去核实一下。我让赫比·钱德勒去调查11层的乱子，但是实在信不过他。我过去亲自看看才能放心，然后就可以下班了。”轻握玉臂，亲昵轻捏。“在主跃层等我，好吗？”

像他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下手可能会不知轻重，而他的这个小动作却格外地小心，出奇地轻柔。克丽斯汀秋波微转，映入明眸的恰好是他那雄健帅气、活力外溢的侧脸。地包天的下巴圆润丰厚，像只可爱的小灯笼。真是张有趣的脸啊，女人春心微动，这张脸带有几分决绝坚毅，也许在愤怒的时候，还会多出几分固执任性。她感觉到自己已是春意渐浓，心猿意马。

“嗯，”她答应着，“我等你。”

7

玛莎·普雷斯科特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多么想换一种方式度过自己的19岁生日啊，或者至少能留在8层楼下面的宴会厅里。当时，那里正在举行一场雀喧鸠聚的联谊舞会。

舞会的喧闹声爬了8层楼，从刚刚打开的窗户飘进11层的套房，又找上了她，并钻进她的耳朵。距离有点儿远，还有别的嘈杂喧嚣干扰着，所以舞会的吵闹倒成了低吟细语。窗户是几分钟前才被几名大男孩中的一个硬弄开的。屋子里闹哄哄地塞满了人，热气蒸腾，烟气缭绕，酒气熏天，让人觉得很憋闷，就连那些喝多了的家伙们也都要受不了啦。

来这里真是一个错误。但是，玛莎就是一个任性叛逆的人，总是喜欢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热衷于追逐那些标新立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莱尔·杜梅尔向她保证过，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她认识莱尔已经多年，并且偶尔两人也相约一起出去玩过。莱尔的爸爸是本市一家银行的行长，也是她父亲的好友。

他们俩一起跳舞的时候，莱尔引诱她，“这里的都是小儿科。玛莎，我有几个朋友开了间套房，今晚我们都去那儿，那里花样可多啦，还有你要的那种特别的东西呢。”他本想像男人式的豪迈大笑，但不知怎么地却如小女孩般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算了，也装不像，他直奔主题，“你也去吧。”

玛莎也没考虑太多就满口答应下来。于是，他们离开了舞会，上楼去了1126–7号套房。他们一踏进狭小拥挤的房间，便被浑浊的空气

和高分贝的喧闹声吞没了。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还有几个家伙已经喝得烂醉。莱尔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屋里还有几个女生，她差不多都认识，可没有一个与她亲密的。玛莎和她们打着招呼，闲聊几句，可是说不说都一样，屋里太吵，什么都听不清。有个人始终没搭理她，一言不发，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苏·菲利普。倒不是她有多高傲，而是因为她已经晕过去了。她的护花使者是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小伙子。只见他用鞋子从洗手间舀来水，浇到苏的身上，再回去取水，再浇。来来回回地忙活着。苏粉红色的蝉翼纱裙早已是凌乱不堪，现在被水浸得湿透了。

男生们都很热情，过来和玛莎打着招呼。不过，一会儿就都回到他们的酒吧台去了。所谓的酒吧台就是放倒了的玻璃橱柜，也不知道是谁笨手笨脚地塞给了玛莎一杯酒。

旁边的房间很奇怪，室内的房门被锁上了，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莱尔把玛莎撂在那儿，自己和一帮朋友聚在门口。他们几个低声交谈，什么也听不清楚，只知道好像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呀？”但是，答案被哄堂的淫笑声给淹没了。

接下来的污言秽语让她意识到，至少是猜到里面发生的事情了，这听得她直想吐，立即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那个空旷冷清、孤单无伴的花园区豪宅都比这儿强，虽然那个家，她也不愿意回去。那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点儿人气，只有她和几个仆人苟活在那里。爸爸已经走了6周了，还要至少再过两周才能回来。

一想到她的爸爸，玛莎就很生气，要不是他食言，现在都应该回家了。那样的话，她也不会无聊地到这儿来，甚至连联谊会都不会参加。今天可是她的生日啊，本来应该有个生日会的，找几个密友小聚一下，主持人就让爸爸担当，诙谐乐天的他最适合了，她的好友们也

一定会推掉这个联谊会去捧她的场。可是，爸爸马克·普雷斯科特偏偏没有回来。

还是和从前一样，就知道说抱歉。这回是从罗马打来的电话，“玛莎，宝贝，我一直在努力争取时间，最后还是不行啊。这边的业务还得两三周，回去爸爸一定补偿你啊，宝贝，爸爸说话算数。”

他又小心翼翼地问，玛莎想不想去洛杉矶，去看看她的妈妈和现任继父，被玛莎想都没想地一口回绝了。最后，他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那好吧，不管怎么说，好好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日吧。我给你邮寄了一件好东西，猜猜是什么？你一定喜欢。”

听着爸爸的甜言蜜语，玛莎却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但是她还是克制住了，很早以前，她就告诉过自己，流泪是罪。同样的戒律还有一条，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忙？不许问，也不许想。爸爸也是挺奇怪的，堂堂新奥尔良百货公司的大老板，怎么总是事务缠身？手下一群拿高薪的高管都是留着干什么的，怎么会比普通小职员还忙呢？也许他在罗马还有别的事，不能说给玛莎听的事。互相理解吧。像在大饭店里发生的这类事，玛莎不是也会瞒着爸爸吗？

玛莎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离开。她踱到窗边，把酒杯放在窗台上，楼下的声音清晰多了，乐队正演奏着《星尘》。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此类怀旧伤感的乐曲，特别是摩西·布坎南，和他领衔的南部名绅乐队。每逢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有这种白银级的大型聚会时，差不多都会请这个乐队登台献艺的。别说她刚才还在下面跳过舞，就算没去过，她也能听出来——那种温暖人心、甜甜蜜蜜，却又摄人心魄的铜管乐声，不正是布坎南的招牌吗？

在窗边停留片刻后，玛莎琢磨着是不是该回到楼下的舞会了，可是那里也太无聊乏味了，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现在的情形：穿着礼服的小伙子们一定是越来越热，有的肯定已经开始不停地拨弄衣领，好

让自己舒服点儿；有的笨家伙则会想着去换了牛仔裤和休闲衫再回来；姑娘们不厌其烦地进进出出化妆间，关上门就咯咯地笑着交流起小秘密。这就是一所幼儿园，好像一群穿着晚礼服的小孩在比画着手脚玩猜字谜呢。青春年少真无聊啊，玛莎总会这么想，特别是在跑不出同龄人这个圈子的时候。有时候——比如像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她渴望能和更成熟的人交往相伴。

从莱尔·杜梅尔的身上她找不到她所渴望的那份成熟。现在就能看到他，涨红着脸，还跟着那帮好色之徒在门口偷听呢，嘀嘀咕咕地普及着性知识，本来浆挺的衬衫现在前胸部也被蹭得鼓了起来，黑色领带也被弄歪了。玛莎还挺纳闷儿的，当初怎么还对他动过心，而且还认真了一段时间。

包括玛莎在内的好几个人都开始离开套房了，大家成群结队地上演着“出埃及记”——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往套房的大门走去。这时，另一间房间的门终于打开了，从里面出来的人，玛莎也认识，他是男生中年龄稍大的一个，斯坦利·狄克逊。只见他朝屋里点点头，随即就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玛莎只听清了他的几句话，“……姑娘们要走……够了……害怕……骚扰。”

另一个搭着话，“……早就告诉过你，我们就不该找……”

“为什么不从这里再找一个呢？”这是莱尔·杜梅尔的声音，比刚才还要放纵不拘。

“对呀，找谁呢？”这些家伙开始满屋子地寻觅，挑肥拣瘦地物色着新猎物。玛莎连忙装没看见，自顾自地溜走了。

苏·菲利普还没醒，她的几个朋友想扶她站起来，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扶住。其中一个还算稳重的小伙子只好呼叫求援，“玛莎，苏的情况很糟糕，能不能帮忙搭把手？”

没办法，被逮到了，玛莎只好停下来，低头看看可怜人。苏现在已经睁开眼睛了，无力地仰靠在那里。一张充满稚气的脸苍白如纸，松松垮垮地咧着嘴，这么一折腾，口红都擦花了。既来之，则安之吧。玛莎心里叹了口气，答应了苏的小伙伴们，“把她扶到洗手间吧。”三个人终于把她扶起站稳，这个烂醉的女孩开始哭了起来。

打开洗手间的门，大家把苏扶了进去。这时，一同帮忙的一个男生看那架势还要跟进来，被玛莎毫不犹豫地挡在了门口。她转过身来，看见苏·菲利普正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见到了鬼。看来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谢天谢地，至少可以醒醒酒，玛莎终于松了口气。

“不必太在意，每个人只有一次年轻的机会，”玛莎劝解着，“人们说，像我们这个年龄，谁都逃不掉会有这么一次的。”

“噢，老天啊！我妈会杀了我的。”苏痛苦地呜咽着，最后一头扎进抽水马桶，开始呕吐。

坐到浴缸沿儿上，玛莎冷静地为她善后，“吐完你就舒服多了，等吐干净了，我帮你洗把脸，再化化妆。”

苏的头还埋在马桶里，忧郁地点点头。

又过了10~15分钟，她们从洗手间出来了，套房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差不多就剩下莱尔·杜梅尔和他的狐朋狗友了。玛莎在心中盘算着，如果莱尔要送她，她会一口回绝掉。除了那群浑蛋，剩下的就只有先前求援的那个男生了。他迎了上来，匆忙地解释着，“我们已经安排苏的一个女伴带她回家了，可能苏今晚就在那儿过夜了。”说完，他就拉着苏的胳膊往外走，苏顺从地跟着他。男生回头又道了声谢，“我们楼下有车等着呢，玛莎，非常感谢。”看着他们也离开了，玛莎长舒了一口气。

玛莎伸手去取外衣，帮忙的时候就把衣服落在这儿了。突然听到套房大门被人关上了，定睛一瞧，原来是斯坦利·狄克逊背着手站在了门前，一声轻响，房门竟被锁上了。

“嗨，玛莎，”是莱尔·杜梅尔，“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这个从小就认识的家伙，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眼前的朋友完全变成了陌生人，醉醺醺的一副流氓相。“我要回家。”玛莎竭力镇定。

“来吧。”他盛气凌人地逼向她。“再来一杯。”

“不，谢谢。”

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听见似的，“来了就得玩得起啊，小妞，对不对？”

“就咱们几个，没别人。”斯坦利·狄克逊也来帮腔，天生一双色眯眯的眼睛不怀好意，重重的鼻音下流龌龊，“我们几个刚才可痛快了，还想再痛快一把。”剩下两个嬉皮笑脸的浑蛋，玛莎就都不认识了。

玛莎厉声怒喝，“我没兴趣。”声音貌似坚决，可就连玛莎自己都听出了潜伏的恐惧。她想夺门而逃，拦在身前的狄克逊摇了摇头。“求求你，”她哀求着，“求求你，让我走。”

“听着，玛莎，”莱尔一边号叫着，“我们知道你想要。”一边淫荡地咯咯笑着，“所有的妞儿都想，她们说‘不’，其实就是想的意思。她们都快想疯啦。”他看看其他人，意思是让他们帮帮腔，“对不对啊，伙计们？”

一个家伙轻声应和着，“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能过来，不就是想要吗？”

饿狼们开始逼近围捕。

玛莎急忙转身，急中生智，“我警告你们，谁敢碰我，我就喊了。”

“你那么做可太遗憾啦，”斯坦利·狄克逊嘟囔着，“你可尝不到那些特别的东西了，特别好玩。”嘴上没停，也没见他有什么动作，突然从她的背后，汗渍渍的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勒住了她的胳膊。他的头紧贴着她的脸，黑麦威士忌刺鼻的酒味吞噬着她。

玛莎拼命地挣扎，想狠狠地咬住那只脏手，可是却咬不到。

“听着，玛莎，”又是“老朋友”莱尔，一张脸扭曲着，得意地狞笑，“你马上就要尝到特别的乐趣了。当你无力反抗时，就好好享受吧。他们总是这么说的，对吧？如果斯坦利放手，你能不能别叫喊？”玛莎暴怒地摇着头。无济于事，天地不应。

另一个家伙扑过来抓住她的胳膊。“来吧，玛莎。莱尔说你是一个放得开的小美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她发了疯似的挣扎着，还是无济于事。她被牢牢地控制住了，莱尔抓住了她的另一只胳膊，几个人合力把她连拖带拽地强掳进旁边的卧室。

“哎呀，”狄克逊发现不妥，“快抓住她的脚。”最后一个没参与的家伙也上来了，紧紧地钳住她的脚。她拼命地踢，可结果却把高跟舞鞋踢掉了。当她被抬进卧室的时候，她仍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如坠噩梦。

“最后一次问你，”莱尔疾声厉色地威胁着，温顺的伪装终于卸下，“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玛莎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更加猛烈地挣扎。

“把她衣服脱掉，”有人叫嚣着。另一个声音——玛莎觉得是抓住她脚的那个浑蛋，心存顾忌地问着，“咱们这么干能行吗？”

“你就放心吧。”是莱尔·杜梅尔那个畜生，“一点儿事都没有，她爸爸还远在罗马鬼混呢。”

屋子里放着两张单人床，虽然疯狂反抗，玛莎还是倒退着被拖拽到最近的一张床上。没一会儿工夫，她就被仰面朝天地横按在床上了。她的头被残暴地向后压住，能看到的只有天花板了。曾经漆白的天花板现在都快成灰色的了，中央吊顶上的一盏吊灯泛着炫目的光。积满灰尘的吊灯边上还有一块泛黄的水渍。

突然头上的吊灯灭了，可屋里的另一盏灯还泛着光。狄克逊换了一个姿势，挨着玛莎的头半坐在床上，一只手按住她的身体，另一只仍然死死地捂着她的嘴。她感觉到还有几只手，歇斯底里地疯狂席卷着她的整个身体，她不要命地挣扎反抗，不断扭曲着自己的身体，奋力地蹬踢，可是双腿被硬按在床沿上，动弹不得。她又试图翻身，却听到“嘶”的一声，她那件巴黎世家的晚礼服被扯破了。

“我先来，”是斯坦利·狄克逊那个浑蛋，“过来一个替我压住了。”玛莎耳边传来了他粗重的喘息声。

踩在地毯上，轻微的脚步声，绕着床走动。玛莎的腿丝毫没有松动，但是狄克逊捂住嘴的手移开了，另一只手连忙跟进捂住。机会！这只手刚刚要堵住嘴，玛莎就狠狠地咬了下去，她感到牙齿戳进了皮肉，碰到了骨头。

一声痛不欲生的嘶嚎，那只手终于缩了回去。

鼓足所有的力气，玛莎撕心裂肺地大声尖叫。尖叫了三声，最后绝望地哭喊，“救命！快来救救我！”

求救声的最后一个字还没发出来就被斯坦利·狄克逊猛然伸过来的手堵回去了，这一击让玛莎几乎昏厥。好在她还能听到狄克逊的咆哮，“你个蠢货！你可真是笨！”

“她咬我！”带着痛楚的哭腔，“她竟然咬我的手。”

狄克逊恶狠狠地训斥着，“你想让她怎么对你，亲你的手？现在整个饭店都会来缠住咱们。”

莱尔又变回小绵羊了，着急地催促着，“我们快跑吧。”

“闭嘴！”狄克逊命令道。他们站在那儿仔细地听着。

松了口气，狄克逊轻轻地说道，“没什么动静，估计没有被人听到。”

真是这样吧。玛莎彻底绝望了，泪水弥漫了双眼，她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不再挣扎了。

咚咚咚——敲门声！套房的大门。三声，坚实，咄咄逼人。

“老天！”第三个衣冠禽兽先慌了，“真的有人听见了。”接着是一声呻吟，“噢，老天爷，我的手啊！”第4个也害怕了，提心吊胆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啊？”

敲门声又开始了，这次更加有力！

停了一会儿，外面传来喊声，“请开开门，我听到有人喊救命。”轻柔的南部口音。

“一个人，”莱尔·杜梅尔悄悄地说，“就他一个人，也许能混过去。”

“可以试试，”狄克逊深吸一口气，“我去对付他。”又对另一个人低声吩咐着，“把她按住了，别出声，这回别再出乱子了。”

捂住嘴的手迅速更换，另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身体。

先是咔嗒一声，接着是咯吱一声，门打开了。

斯坦利·狄克逊装着很意外，“哎呀。”

“对不起，先生。我是客房服务员。”正是方才听到的口音。“我恰巧经过，听到有人呼叫。”

“恰巧经过？”狄克逊的口气里充满了异常的敌意。接着，就好像打算不再计较，准备息事宁人的样子，“哦，不管怎么说，谢谢吧，那只是我太太做了一个噩梦。她比我睡得早，现在没事了。”

“这个……”来人明显有疑虑，“你确定真的没事吗？”

“一点儿事都没有，”狄克逊故作镇定，“偶尔发生的事很多呢，做个梦有什么稀奇。”他说得挺像那么回事的，完全占据了主动，好像就要混过去了。此刻，玛莎知道这是最后的稻草，大门即将关闭。

刚才的放弃换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她感觉捂住嘴的手也有些放松。她蓄势待发，最后一搏——猛地侧扭身躯，稍纵即逝的机会，她的嘴摆脱了禁锢。“救命！”她大声呼喊。“别信他！救命啊！”又一次，她被粗暴地掐断了声音。

门外情况瞬间发生改变，来人又听到了那个救命的声音，“请让我进去看看，行吗？”

“这是私人房间。我告诉过你，那只是我太太在做噩梦。”

“对不起，先生，我不信任你。”

“那好吧，”狄克逊似乎妥协了，“你进来吧。”

似乎怕被看到，按住玛莎的手都抽了回去。机不可失，玛莎急忙半转过身，起身盯住门口。一位黑人小伙子走了进来，20岁出头，聪明机灵，衣着整洁，短发中分，梳理精心。

他马上明白了状况，厉声断喝，“放开那个女孩子，让她走！”

“伙计们，都看看吧，”狄克逊并没有真的妥协，“看看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玛莎隐约地感觉通向走廊的门还是开着的。

“好吧，黑鬼小子，”狄克逊咆哮着，“你自找的。”猛出右拳，动作专业，力道迅猛。这一击，使上了他整副宽大肩膀所能发出的全部力量，真要是打中了，直接就是击倒啊。黑人小伙也有两下子，一个动作闪到一旁，空拳呼啸着掠过头颅，毫发无损。狄克逊被自己的力道带着向前踉跄了几步。与此同时，“黑侠”一记凶狠的左勾拳，重重地击中攻击者的脸颊，发出清晰干脆的骨裂声。

走廊某处，房门推开，随即闭合。

捂住面颊，狄克逊暴跳如雷，“你这个畜生！”冲着同伙命令道，“一起上，抓住他！”

只有被咬的家伙没敢上前，其余三个暴徒仿佛被戾气冲昏了头脑，饿狼般地扑向“黑侠”。好虎难架群狼，最终他还是被击倒了。玛

莎听到了一阵拳打脚踢，还有另一种声音——外面走廊里越来越大的嘈杂声。

得胜的饿狼们也听到了。“麻烦大了，”莱尔·杜梅尔焦急地抱怨着，“我早说过，我们应该赶快跑的。”

这些浑蛋想夺门逃走，没打架的小子冲在前头，其他人慌张尾随。玛莎听到斯坦利·狄克逊停住脚步，思量对策，“我们已经惹麻烦了，得请救兵。”

黑人小伙子坚强地爬了起来，满脸血迹。

门外，一个坚定威严的声音响起，压住了嘈杂声，“请告诉我，哪儿出了乱子？”

“在那边，”一个女人激动的声音，“有人尖叫，还有打斗声。”

另一个抱怨的声音，“之前我投诉过，没人搭理我。”

房门大开，玛莎隐约瞥见几张窥探的脸，接着一个高大威武的身影走了进来。房门从里面关上，头上的灯“啪”的一声被点亮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扫视着乱七八糟的屋子，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

玛莎抽搐着身体痛苦地哽咽着。她试图起身，却又虚弱地倒了下去，身子无力地撞靠在床头板上，挣扎着整理身前凌乱破损的衣裙。然后，哽咽着吐出只言片语，“要……强奸……我……”

麦克德莫特的脸瞬间铁青，将目光转向年轻黑人。年轻黑人的状况不好，勉强倚靠着墙，用手帕按住脸上不停流出的鲜血。

“是你？罗斯！”冷酷暴怒的杀气在麦克德莫特的眼中跳动。

“不！不不！”玛莎竭力想把话讲明白，哀求的呼喊响彻房间，“不是他！他是来救我的！”说到这里，她闭上了眼睛，如果没有他，接下来的噩梦！她刚有这个念头，就恶心得想吐。

年轻黑人站直了身体，收起了手帕，嘲弄着彼得，“麦克德莫特先生，你不是要上来揍我吗？你怎么总是慢一拍呢？”

彼得只好简单地道了个歉，“我误会了，罗斯，抱歉。”

彼得打心眼儿里讨厌阿修罗伊斯·罗斯。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饭店老板沃伦·特伦特的贴身男仆，同时还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读法律。很多年前，罗斯的爸爸——一个黑奴的儿子，就是沃伦的贴身男仆、同伴和知己。

25年后，老人去世了，他的儿子阿修罗伊斯就留在了沃伦的身边。罗斯是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里出生的，从小就长在饭店里，现在也住着老板的私人套房。只是因为学业才会出出进进不再常住。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可以来去自由。但是，彼得·麦克德莫特总觉得罗斯有点儿高傲得过分，目中无人，似乎总是好勇斗狠，藐视友情。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彼得顾不得什么事前事后了。

“他们一共4个人。4位绅士都是温文尔雅、年轻有为的白人。”

“认识吗？”

罗斯点点头，“认识两个。”

“那就好。”彼得跨步来到距他最近的床边，抓起了电话。

“要打给谁？”

“市警察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叫他们介入了。”

年轻黑人半真半假地笑了笑，“想听我的意见吗？我要是你，我就不会打电话。”

“为什么不打？”

“那是因为，”阿修罗伊斯·罗斯慢吞吞地拉着长音，故意强调着他的南部口音，“我会被拉去做证人。让我告诉你吧，在这个至高无上、无比伟大、高度自治的路易斯安那州里，没有一个法庭会在白人强奸案里采信‘黑鬼’小子的证词，强奸未遂或是别的什么都一样。不会的，先生。尤其是当这4位玉树临风的白人绅士、良好市民，一口咬定是‘黑鬼’在撒谎的时候，那就更不会了。就算普雷斯科特小姐力挺黑人小子，结果也是一样。况且，我觉得她爸爸是不会让她支持我的，他一定害怕所有的报纸和其他的什么小喇叭，没准儿会编出什么故事来呢。”

彼得放下了已经握在手里的话筒，“有时候啊，我真佩服你化简为繁的能力，好像总愿意把事情搞得更悲观呢。”虽然嘴上不服软，但彼得的心里却很清楚，罗斯说的没错。他把目光转向玛莎，“你刚才口中的‘普雷斯科特小姐’就是这位吗？”

年轻黑人点点头，“她的父亲是马克·普雷斯科特先生，普雷斯科特家族的成员，小姐，对吗？”

玛莎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普雷斯科特小姐，”彼得的措辞很小心，“应该为这件事负责的家伙，你认识吗？”

玛莎低声地回答，“认识。”

罗斯替她解释着，“我知道，那几个家伙都是从之前的联谊舞会上过来的。”

“是这样吗，普雷斯科特小姐？”

她轻轻点了下头，算是承认了。

“你是他们带到这儿——这间套房里来的吗？”

还是一句低声回答，“是。”

彼得瞧着玛莎举棋不定，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这件事还是由你决定吧，普雷斯科特小姐。不管你要不要提出正式控诉，或是其他的什么决定，饭店方面都会认可并予以配合。但是，罗斯讲的也很有道理，社会影响方面确实也请你考虑周全，我想会有一些，也许是很多的风言风语，会很难听、很刺耳的。”他又补充道，“我觉得有些事还真需要由你父亲来做主。需不需要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他来这里？”

玛莎抬起了头，第一次敢于直面彼得，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爸爸在罗马，请不要告诉他——永远不要。”

“我们不一定非要报警，我敢说，有的事私下里也可以办得成。我不相信这事就这么完了，有些人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彼得绕过床，来到玛莎的身边，这才惊愕地发现，她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孩子，非常美丽的孩子。“现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玛莎又哭起来了，这次情绪平复了一些，声音也轻了很多。

彼得有点儿不知所措，掏出一条白色的亚麻手帕递给了她。玛莎接过手帕，拭去泪水，擤了擤鼻涕。

“好些了吗？”

玛莎点了点头，“谢谢你。”现在的她心乱如麻，百感交集：伤害、耻辱、愤怒、冲动——鱼死网破的冲动，以及渴望。虽然阅历告诉她那不会实现，但她依然渴望一双充满爱意和安全感的臂膀，紧紧地拥抱着她，安慰着她。但是，现在压倒一切的感受就是累，身体上的累，整个身体似乎已经真的筋疲力尽了。

“我觉得你应该歇一会儿。”彼得·麦克德莫特来到那张没碰过的床旁，掀起被单，玛莎钻了进去，躺在毯子上面。当脸颊触碰枕头的一刹那，她感到冷冰冰的。

她很痛苦，“我不想待在这儿，我待不下去了。”

彼得体谅地点点头，“我们一会儿就送你回家。”

“不！我不回家！求求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饭店里的其他房间？”

他无奈地摇摇头，“恐怕已经客满了。”

阿修罗伊斯·罗斯刚才去了趟洗手间，洗去了脸上的血迹。现在正站在邻近的客厅门口，轻声吹着口哨，环顾着屋内的一片狼藉：错位的家具、满是烟灰的烟灰缸、滴着酒的酒瓶，还有破碎的酒杯。

麦克德莫特走到年轻黑人的身边，罗斯打趣着说，“我猜这真是一场像样的聚会啊。”

“似乎只能说，曾经是吧。”彼得关上了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门。

玛莎再一次请求，“饭店里一定还有房间吧，今晚我没有勇气回家。”

彼得犹豫了一下，想到了对策，“我想还有一间，555号房。”他瞥了一眼罗斯。

555号房是为了配合工作而调配给副总经理的一间小屋子。除了当更衣室用以外，彼得很少光顾。现在正空着呢。

“离开这儿，哪儿都行，”玛莎又想起了一件事，“得找个人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管家安娜一声就行。”

“你觉得合适的话，”罗斯主动请缨，“我去拿钥匙吧。”

彼得点点头，“回来时顺便到那儿跑一趟——拿件睡袍来。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叫个女服务员过来？”

“你现在就叫的话，不就成了全楼直播了吗？”

彼得想了想，认为有道理。到了这个地步，闲言碎语是堵不住了。只要出了这样的事，哪个饭店都会七嘴八舌小道消息满天飞的，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弄得大张旗鼓人人皆知了，还是尽量封锁消息的好。

“你说的对。就我们两个人，带普雷斯科特小姐乘员工专用电梯走吧。”

罗斯刚一打开套房的大门，七嘴八舌的热切关怀就迎面扑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彼得一时间倒把这些门外被吵醒的住客给漏算了。他听到罗斯冷静低声地安抚着，踊跃好奇的关切终于平复了。

玛莎闭上了眼睛，轻声询问着：“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对不起，我早就该说了。”彼得说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在饭店的职位。玛莎没有插话，只是听着。彼得的说明她都清楚了，但是大部分

的意识还是在享受着此刻轻柔抚慰的声音。

不一会儿，虽然玛莎的眼睛闭着，心神也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但她还是隐约地察觉到，阿修罗伊斯·罗斯回来了。救美的男士扶起了她，穿好睡袍，然后护送着她迅速悄声地走过已然寂静的走廊。出了员工专用电梯，穿过一段更长的走廊，终于她被轻柔地安置在了另一张床上，抚慰的声音再次响起，“她几乎筋疲力尽了。”

流水的声音，随后是轻柔的话语，告诉她，洗澡水准备好了。

她咬牙起身，挪进浴室，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浴室里摆放着整洁叠好的睡衣，却是男式的。玛莎洗完后就换上了，深蓝色的，又肥又大，袖子盖住了手，尽管把裤脚挽了又挽，却还是容易被绊倒。

她走出浴室，罗斯把她扶到了床上。终于可以蜷缩在挺括、崭新的亚麻被单里休息了。再一次，彼得·麦克德莫特治愈系的平和声音拂过玛莎的耳畔。她喜欢这个声音，玛莎心里知道——她也喜欢声音的主人。“我和罗斯现在就离开了，普雷斯科特小姐。这个房间的房门是自动上锁的，钥匙就在床边，你会很安全，没人能打扰到你。”

“谢谢。”昏昏沉沉的，玛莎貌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我穿着谁的睡衣？”

“我的，不好意思啊，太肥大了。”

她想摇摇头，表示没那么不方便，可是她太累了，只是勉强地吐出几个字，“没关系，很好。”她其实心中暗喜，那是他的！她有一种宽慰的感觉，好像被他抱在怀里的感觉。

“真的很好。”她轻声重复着，接着就失去意识，昏睡过去了。

8

彼得一个人在5楼等着电梯，而阿修罗伊斯·罗斯已经乘员工专用电梯回15层去了，他的房间在那一层，和饭店老板住的地方紧挨着。

午夜了，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彼得感慨着，这是很多人都不开心的一天，自己也逃不过去，而对于大饭店来说，一切只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一般人需要一生的时间才能体会的喜怒哀乐却经常被浓缩在一天，分别扮演着生旦净末丑，这对于饭店的雇员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

电梯来了，他告诉电梯员，“前厅，谢谢。”心里却还惦记着克丽斯汀，她还在主跃层等着自己呢。好在前厅的事，几分钟就能处理完。

彼得发现电梯门关上了，但电梯却不往下走，他有点儿不耐烦了，难道今天它也来找别扭了？固定值夜班的这个电梯员前后扳弄着操作杆，彼得提醒他，“你确定电梯门关紧了吗？”

“确定，先生，关紧了。不是那儿的毛病，我估计是电梯连接装置的问题，不是在操作杆这儿就是在上头。”电梯员朝电梯顶部晃了晃脑袋，那里安置着电梯的机械组件。他又接着说，“最近老是出毛病，总工程师前几天还来看过呢。”他用力扳动操作杆，猛地一颤，卡住的组件工作了，电梯开始下行。

“这是几号梯？”

“4号。”

彼得在心里默默记下，打算再具体问问总工程师，毛病到底出在哪儿。

彼得走出电梯，前厅的时钟提醒着，现在已经快午夜12点30分了。跟平时差不多，这个时间，前厅已经静下来，进出和逗留的活动几乎都没有了。今晚可能略有不同，不远处的咖啡厅还飘送着音乐声，看来还有一群“夜猫子”意犹未尽。彼得右转直奔接待前台，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他发现一个肥胖的身影正摇摇晃晃地朝他走来，是奥格尔维，先前不见踪影的饭店警卫长。这个下巴挂着厚厚赘肉的离职警察多年前曾服务于新奥尔良警队，当时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业绩平平混口饭吃。只见他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表情也没有，但一对小眼睛却在左顾右盼，观察着周围的状况。跟平时一样，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刺鼻的烟味儿。上衣兜里揣着粗雪茄，就像一排待发的鱼雷。

“听说你找我。”奥格尔维不咸不淡地说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彼得先前压住的火一下子又被勾起来了，“我当然要找你，你去哪儿了？”

“我干活儿呀，麦克德莫特先生。”奥格尔维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说起话来竟有点儿娘娘腔，“你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在警察总署处理咱们饭店的一些麻烦啊，今天行李室有一个手提箱被偷了。”

“警察总署？那你是在总署的哪间房里玩扑克牌呀？”

小眼睛里怒火熊熊，怨念外溢。“你要是这么说，你可以自己去问问呀，或者到特伦特先生那里打小报告吧。”

彼得无奈地点点头，那么干都是浪费时间。这家伙早就留了后手，警署里有他的朋友，肯定会帮他一起说谎。而且沃伦·特伦特和奥格尔维都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元老，从沃伦老爷子来这里时，这位奥格尔维就在这里了，沃伦一直都对奥格尔维听之任之，从来没让他吃过亏。也有人说过，因为这个“肥佬”知道有个地方埋了一两具尸体，沃伦有把柄在他手里，所以不敢惹怒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奥格尔维的职位稳如泰山，没人能扳得倒他。

“好吧，真可惜啊，你这一下子可错过了两桩突发的‘大案要案’呢。”彼得揶揄着他。

“好在现在都平息了。”虽然这么说，但彼得其实还是觉得很庆幸，也许奥格尔维不在倒是好事呢。对于艾伯特·威尔斯的突发事件，克丽斯汀肯定比奥格尔维处理得更加用心，更加雷厉风行。玛莎·普雷斯科特的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办事得不得体就不用指望了，他可能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彼得决定，先不去想奥格尔维的事了，匆匆地点点头就直奔前台去了。

先前接电话的那个“南部种植园主”还在。彼得觉得还是化干戈为玉帛得好，口气很友好地打着招呼，“刚才谢谢你了，帮我解决了14层的麻烦。威尔斯先生已经舒舒服服地安顿在1410房间了，阿伦斯医生正忙着安排医疗陪护呢，总工程师也把氧气架好了。”

“南部种植园主”看到彼得走过来时，脸都变得僵硬了，一听这话顿时喜笑颜开。“我刚才没意识到事情那么严重啊。”

“我觉得，当时有那么一会儿还真是命悬一线啊。要不，我也不会那么在意为什么把他调到‘哈哈房’了。”

“南部种植园主”好像被醍醐灌顶了似的，连连点头，“原来是这样啊，保证追查到底，保证，你就放心吧。”

“11层也出乱子了。能不能告诉我1126–7房间是谁订的？”

“南部种植园主”麻利地翻动着登记记录，抽出一张卡片，“斯坦利·狄克逊先生。”

“狄克逊。”罗斯和他离开玛莎的房间时，两人简短地交流过，这个名字是罗斯所认识的两个暴徒中的一个。

“他是汽车经销大亨的儿子，他爸爸是这里的老主顾。”

“谢谢你，”彼得点点头，“你最好把它标记为退房，让出纳把账单邮寄过去吧。”彼得突然灵机一动，“不，明天把账单给我送过去，我还要写封信。等确定了物品的损毁情况后，还要让他们赔钱呢。”

“好的，麦克德莫特先生。”“南部种植园主”的态度变得很快，“我会通知出纳按您的吩咐去做，我现在就把那间套房标为空房。”

“好的。”彼得认为没必要把玛莎在555房间的事大肆宣扬，就算按照程序规定，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也许在清晨的时候，玛莎自己就会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想法又提醒了他，他还许诺要给普雷斯科特家打电话呢。礼貌地道了声“晚安”，彼得穿过前厅来到一张空桌旁，这是日班副经理的专席。他从黄页里找到马克·普雷斯科特在花园区的地址并记下了电话号码。电话接过去了，响了半天才传来一个女人梦游般的声音。彼得先介绍了自己，然后通知她，“普雷斯科特小姐要我给安娜带个口信。”

那个声音也带着浓浓的南部口音，“我就是安娜，玛莎小姐还好吗？”

“她很好，她让我告诉你一声，今晚她就住在饭店了。”

管家挺有警惕性，“能否再告诉我一声，您到底是哪位？”

彼得耐心地解释着，“这样吧，如果你想核实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回来。你可以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接前厅的副经理专席。”

女管家的口气缓和了不少，“好的，先生，我会照做的。”不到一分钟，他们又通上话了。“这回我放心了，”她如释重负，“现在我确定您是哪位了，她父亲出远门了，我们真有点儿担心玛莎小姐啊。”

放下电话，彼得发现玛莎·普雷斯科特又钻进了他的脑海。他决定明天应该和她好好地谈一谈，搞清楚在那起强奸未遂事件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套房里的混乱不堪，这就让人觉得疑点重重。

他意识到领班台的赫比·钱德勒正用眼睛偷偷地瞟着他。正好，也不用请了，彼得径直朝他走去，干脆利落地说道，“我记得告诉过你，去查查11层的乱子。”

獐头鼠目的钱德勒睁大了无辜的眼睛，“但我去过啦，麦克德莫特先生，我都看一圈了，没什么动静啊。”

事实也是如此，赫比心里有底。最后，他还是战战兢兢地跑了一趟11层，真是万事大吉。他去的时候，先前的那些乱子都已经平息了。锦上添花的是，他还得知，介绍来的那两个应召女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饭店了。

“你看得挺认真，听得很仔细啊。”

赫比·钱德勒听出来这是反话，针锋相对地摇了摇头，“我现在跟你说清楚，你吩咐的我都照做了，麦克德莫特先生。你让我上去一趟，我就上去了，即使这都不是我的活儿，我说过一个‘不’字吗？”

“很好，很好。”虽然直觉告诉彼得，领班一定还有些事藏着掖着没说，但是他决定先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了。“我会做些调查，也许还会找你谈谈。”

当他再次穿过前厅上电梯的时候，他发现赫比·钱德勒和饭店警卫长奥格尔维都在盯着他。这次他只上了一层，到达了主跃层。

克丽斯汀还在彼得的办公室一直等着。她已经把鞋踢掉了，玉足掖在身下的软垫皮椅上，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她双目微合，心绪神游，直到彼得进来的时候，才收敛心神，翘首凝望。

他半开玩笑半致歉，“好女不嫁饭店男，成天到晚忙不完。”

“真是一条及时的忠告啊，”克丽斯汀也陪他开起玩笑来，“我没告诉过你吧，其实我暗恋那个新来的副厨师长，长得像大明星洛克·哈德森的那个。”她放下玉足，抬腿钩鞋，“我们又有麻烦了吗？”

彼得咧嘴一笑，发现克丽斯汀的举手投足让人看着就打心眼里感到舒服；樱口软语，听着就使人心花怒放。

“别人会有麻烦的，我们还好，边走边聊吧。”

“只要离开饭店就行，这一天，咱们在这儿也待烦了。”

克丽斯汀想了想，“我们可以去法国区，那里好多地方还在营业。或者，你不介意的话，就来我家坐坐，我可是煎蛋饼的高手。”

彼得上前扶起克丽斯汀，带她出门，顺手关上了办公室的灯，“煎蛋饼啊，”他憧憬着，“现在正是我最想吃的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9

两人形影相随，绕过避雨水洼，来到离饭店一个半街区的多层停车场。来去匆匆的疾风暴雨后，天空放晴，凸月破云。喧嚣过后的市中心也陷入了恬静的深眠。偶尔零星的出租车声，伴着两人高调的脚步声，回荡在黑沉沉的建筑物夹缝窄道上。

睡眼惺忪的泊车员将克丽斯汀的大众车开过来，两人钻进车子整装待发。身材高大的彼得弯下身躯窝在右侧的副驾驶座上。“这就是生活！我活动一下筋骨，你不介意吧？”说着就把胳膊搭在了驾驶座的靠背上，若近若离地挨着克丽斯汀的肩膀。

在运河街等信号灯的时候，一辆新上线的空调大巴在他们面前沿着中央大道悄声滑过，克丽斯汀提醒彼得，“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呢。”

彼得皱了皱眉头，把思绪拉回饭店，言简意赅地跟克丽斯汀讲了玛莎·普雷斯科特遭强奸未遂的事。克丽斯汀驾着她的迷你大众汽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耳听心受，一言不发。最后，彼得提到了赫比·钱德勒，把他觉得赫比有所隐瞒的疑惑也讲了出来。

“赫比知道不少事，总是知道的比讲出来的要多，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总能八面玲珑吃得开的原因吧。”

彼得倒是很干脆，“但并不是所有的事，靠八面玲珑就都能办好的。”

这句狠话，两个人都心知肚明，是有所指的。看来彼得对于饭店的低效运营早就心急如焚了。可惜还是那句话，他只是一个拿钥匙的丫鬟，并不能做主。正常的饭店运行模式应该管理层次分明、权责范围清晰。这样的话，就没有以上的诸多问题了。可是，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没有明文规定的组织管理，最后拍板的就只有一个人——沃伦·特伦特。“一言堂”也就罢了，可这位饭店的所有者还经常想一出是一出。

通常情况，作为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彼得早该在几个月前就萌生去意了。但此时的情况非同寻常，委身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也算彼得的走投无路之举。现在，他可谓职途霉运当头，在短期内又挥之不去，有种“封杀良凤，梧桐难寻”之感。

曾几何时，彼得只要一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凤困鸡笼的处境就感到郁郁寡欢。但是，他也坦白地承认，不该怨天尤人，造成恶果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华尔道夫酒店，是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就职的第一个地方。那时的彼得·麦克德莫特年轻机灵、意气风发，似乎未来就在他的手中。作为风华正茂的初级副经理，他的上升空间很大，晋升已属板上钉钉。然而，扶摇直上的职途，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霉运当头，再加上自身言行失检丑事败露，他的美好前程就此断送。那天他正在当班，本该在职责区域恪尽职守，岂料却被发现擅离岗位，在一女住客的卧室中被逮个正着。

即便如此，他还是有机会逃脱责罚东山再起的。相貌堂堂、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又是在大饭店工作，对于寂寞女人抛出的红杏枝难免是没有免疫力的。通常情况下，小伙子们总会在职业生涯的某个节点上甘拜于石榴裙下，这几乎是在所难免的。管理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初只是倾向于以违规处理并记严重警告，杜绝再犯。然而，两个不利因素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合力毁了彼得。那名女客人的丈夫请

了私人侦探参与调查，最终闹得鸡飞狗跳、不欢而散，以离婚收场。这当中，自然而然也把彼得牵扯了进来，服务人员的丑事人尽皆知，这对任何一家知名饭店来说都是相当忌讳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

祸不单行，彼得的私人生活又出了问题。在华尔道夫酒店危机的三年前，彼得·麦克德莫特突发奇想，闪电成婚，并以同样闪电般的速度分居了。在某种程度上，彼得的孤独寂寞以及对感情的幻灭导致了他的破罐子破摔，最终点燃了丑闻事件。不问起因，只看结果。彼得的妻子终于逮着了这次现成的把柄，成功地起诉离婚，大获全胜。

最终的结果是，为了保全华尔道夫的声誉，他被辞退了，带着洗不掉的耻辱灰溜溜地离开，各家联营同盟店也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当然了，谁也不会承认黑名单的存在。但是，之后彼得·麦克德莫特向很多饭店都递交过求职申请，却毫无例外地被粗暴驳回。这些饭店绝大多数都属于联营同盟店，只有独立经营的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最终收留了彼得，不过，得在薪水方面打点儿折，也就是难免的了。只是刁钻的沃伦·特伦特比较狠，开出的薪水只稍稍比彼得绝望的底线高出了一点点。

因此，他刚才所说的，“不是所有的事，靠八面玲珑就都能办成的”，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一句狠话罢了。他自己也知道，出淤泥而不染是多么不现实，他根本没有独立决断的权力。而且他也明白，克丽斯汀应该也看透了这一点。

彼得欣赏着克丽斯汀娴熟地驾驶着她的迷你大众车，游刃有余地奔驰在狭窄的勃艮第街上。沿着法国区，平行于密西西比河，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几英里(注)外就是更加繁华热闹、灯火通明的波旁街，一伙喝得腿脚发软的醉鬼从那边摇摇晃晃地游荡而来，克丽斯汀放缓车速，避让着这帮夜游酒鬼。克丽斯汀首先打破了沉默，“有件事我想你应该有权知道，柯蒂斯·奥基夫早上就到。”

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却也多少是意料之中的。

柯蒂斯·奥基夫，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可以施魔咒的名字。这位业内大鳄是奥基夫大饭店——全球连锁饭店的大老板，搞收购就像常人选领带、挑手帕一样轻松随意。很显然，就算是再孤陋寡闻、再眼拙的人也能看得出来，柯蒂斯·奥基夫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出现，只能传递着一个信号：他相中了这家饭店，准备吞掉它来壮大其日益膨胀的奥基夫连锁帝国。

“他是来收购的吗？”眼尖多闻的彼得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应该是吧。”克丽斯汀嘴上说着，眼睛可没闲着，紧盯着前方灯火阑珊的街道。

“沃伦不想卖，但是应该也是别无选择。”克丽斯汀还想加上一句，最后这句话现在还是机密。但即使没有说出口，彼得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不说也会明白。至于柯蒂斯·奥基夫来访的这个震撼消息，就算是机密，有效期也就只剩这个晚上了。明天，只要那位巨头一现身，整个饭店马上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认为，车到山前已无路了。”确实，就算不说，彼得也意识到了。和饭店其他的管理人员一样，这几个月来，饭店的亏损已经严重到无法自愈的程度，大家都明白，无力回天了。“不管怎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克丽斯汀倒挺乐观，“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我说过，沃伦不想卖。”

彼得点了点头，未置可否。

他们驶离了法国区，左转上了绿树成荫的滨海大道。迎面一辆车子飞驰而过，拖着渐行渐远的尾灯驶向圣约翰河口区方向，除此之

外，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克丽斯汀接着说道，“再融资的话，也有不少问题，沃伦正竭力寻找新的投资，他还是希望保住饭店。”

“要是他找不到呢？”

“那样的话，我估计咱们就要常常瞻仰那位柯蒂斯·奥基夫先生啦。”

也许他就不会怜顾我了，彼得酸溜溜地想着。他现在怀疑自己也是山前无路了，像奥基夫这样的连锁饭店会考虑他已改过自新，值得继续雇用吗？如果他的工作成绩出类拔萃的话，也许对方会考虑的，可他在这儿束手束脚的，能有什么丰功伟绩啊。

看来，他马上又要满世界地撒简历找工作了。算了，还是应该相信老话，车到山前必有路。

“奥基夫–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彼得玩味着，“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呢？”

“不管如何，最迟本周末。”

“这么快！”

为什么会这么快？克丽斯汀知晓一个强势的理由，可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

“老头子找不到新投资的。”彼得很肯定。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任何投资人都会把钱投到可靠的地方，可靠需要良好的管理，这一点，圣格里高利不具备，本来可以的，可惜了。”

他们又向北来到了埃利西恩菲尔兹街，宽阔的双向车道上空空荡荡，只有他们的大众汽车在飞驰。突然，正前方冒出了闪烁的白灯，左右晃动着若隐若现。克丽斯汀急踩刹车，停住了。一位穿制服的警察走上前来，用手电筒照着大众汽车，围着车子查看了一圈。这时，他们才发现，刚才所幸悬崖勒马了，前方路段已被封锁，路障绳就拉在近处。路障前方穿制服的工人中混着几个穿便装的人，正借着强光检查着路面。

警官查看了车子，没发现什么不妥，就来到了驾驶员这边的车门。克丽斯汀摇下车窗，警官说明了情况，“两位，看来得麻烦你们绕行了。你们可以上另一侧的车道，缓行慢开一小段，看到街口那边的警官挥动示意时，就可以绕回原车道了。”

“你们在查什么？”彼得询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肇事逃逸，晚间早些时候发生的。”

克丽斯汀很关切，“撞死人了吗？”

警官点点头，“一名7岁的女孩。”看到他们震惊的表情，警官继续解释，“和她妈妈一起走的时候被撞的，当场死亡。那位母亲被送到医院了，肇事者当时肯定知道出事了，却直接开着车跑了。”接着，他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骂了一句，“浑蛋。”

“你们能抓到他吧？”

“必须把他翻出来。”警官态度坚决地点点头，又示意他们瞧瞧路障那边，“这群警察都很能干，这次可把他们惹火了。他们在路面上发

现了碎玻璃，肇事车辆上一定也留下了蛛丝马迹。”后面车灯闪烁，又有汽车开过来，警官示意他们继续上路。

慢行驶入迂回车道，两个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看到前方的挥动示意后，又返回到常规车道继续行驶。彼得的头脑里，一个模糊的想法蹿来蹿去，可他却一直抓不住。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心事重重呢?也许就是事故本身在困扰他吧，获悉突发的悲剧总是这种反应吧。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使他陷入苦思之中，不得自拔。突然，克丽斯汀的声音把他拉了回来。“我们快到家了。”

驶离埃利西恩菲尔兹街，他们又上了普伦斯大街，不一会儿又右转了一个弯，再左拐，停在了一幢两层现代公寓的泊车区。

> > >

“真要是没有饭店雇我的话，”彼得美滋滋地喊着，“我就再回酒吧里当酒保。”他正在克丽斯汀的客厅里调着酒，房间色调柔和，苔绿交融着瓷蓝。旁边厨房里传来了敲鸡蛋的声音。

“你以前干过吗? ”

“干过一段。”他量出三盎司[注]的黑麦威士忌，分成两份，又伸手取来安哥斯图拉和贝娇丝苦精酒，“日后有空再告诉你吧。”寻思了一下，他又加了些黑麦威士忌，见几滴佳酿不小心溅落在玮致活牌瓷蓝色的地毯上，便用手帕擦拭干净。

站起身来，彼得环顾客厅，室内色彩陈设浑然一体、赏心悦目：法式沙发简约却不简单，蓝白绿三色叶纹织毯覆于其上；一对赫普怀特式座椅，伴在大理石面的衣柜旁；嵌饰美观的红木餐具柜现在倒成了彼得的调酒台。墙上饰有几幅描绘法属路易斯安那时期的风情画，及一幅现代印象派的油画，气氛温馨欢快。真像克丽斯汀给人的感

觉，彼得偷偷地想着。唯一碍眼的就是身旁餐具柜上臃笨的座钟。嘀嗒细语，轻叩时间之门，毫无疑问，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铜花体数字，钟面水渍斑斑，岁月留痕。彼得饶有兴趣地参观着。

彼得手执酒杯移步厨房，看见克丽斯汀正在将搅好的蛋液倒入刚刚加热过的平底锅内。

“再等三分钟，”克丽斯汀忙碌着，“马上开饭。”

彼得递给她酒杯，两人碰杯品酒。

“来尝一尝我的煎蛋饼吧。”克丽斯汀自卖自夸，“可以开动了。”

克丽斯汀真没吹牛，轻薄、松软、香草味道。“这才叫煎蛋饼呢，”彼得赞不绝口，“可惜很难吃到，我今天真是口福不浅呀。”

“我还会煮鸡蛋呢。”克丽斯汀又开起了玩笑。

彼得配合地轻挥手臂，做无奈状，“早餐不会还是鸡蛋吧。”

佳肴美酒后，两人返回客厅。彼得又调起酒来，现在已经接近凌晨两点钟了。

挨着她坐在沙发上，彼得指着旁边样子古怪的座钟问道，“我总是感觉它在盯着我——像家长似的提醒我时间不早了。”

“也许吧，”克丽斯汀说道，“它是爸爸的，以前放在他的办公室里，患者们都见过。这是我留下来的唯一的念想了。”

一时间，静默无语。克丽斯汀曾平静如实地跟他提过威斯康星的空难。彼得轻柔地说着话，“在那之后，你一定很孤独绝望吧。”

“我曾想跟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她很干脆，“但后来挺过去了，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

“要多久？”

她淡然一笑，“人的精神创伤修复起来也是很快的，那部分——我指的是想死的念头，要一两周。”

“后来呢？”

“后来，我躲到了新奥尔良，”克丽斯汀娓娓道来，“我竭力控制，让自己什么也不要想，可是挺难的，度日如年，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应该要干点儿事，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哪儿干。”

她停了一下，彼得鼓励她，“说下去吧。”

“有一段时间，我想回学校，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为了文学学士的学位不值得回去，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些东西恍如隔世，一下子都变得不重要了。”

“我理解你。”

克丽斯汀抿了一口酒，陷入哀思。望着她坚毅的脸庞，彼得能感受到她那静如止水、泰然自若的心灵。

“总之，”她继续回忆，“有一天，我在科隆德里大街上游荡，发现了一块招牌——秘书学校。就是它了！我知道我该学什么，干什么了，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就像现在这样，最后算是如我所愿了。”

“那你是怎么来的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呢？”

“我一直待在那儿啊。从威斯康星来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下了。一天早上，在早餐赠阅的《时代花絮》上，我在分类广告里发现，这家饭

店的总经理正在招聘私人秘书。我早早地就去了，第一个到达现场，等候面试。那时候，沃伦总是第一个来上班，可那天，他发现，他居然不是最早到的，我已经在行政套房里等着他了。”

“他当场就录用你了？”

“也不算是吧。事实上，我现在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被录用了。具体的就是，当他知道我是来应聘的之后，就把我叫进了房间。然后就口授信函、发布指令，再让我下达给饭店的其他人。等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应聘时，我都忙碌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是我接待的他们，并擅自主张地假传圣旨，说这个职位已经招聘完了。”

彼得听完咯咯直笑，“听起来倒像是老头子的风格。”

“甚至那个时候，他可能都还不知道我是谁呢。直到大约三天后，我在他的桌子上留了一张便条。我当时应该是那么写的，‘我叫克丽斯汀·弗朗西斯。’我还要求了薪水。后来，我拿回了便条，上面除了他的签名外，一字未写，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真是一个哄人睡觉的好故事啊。”彼得从沙发上起身，伸伸颀长的胳膊和腿，“你家的座钟又在瞪我啦，我也该告辞喽。”

“这不公平，”克丽斯汀不干了，撒起娇来，“我们一直谈论的都是我。”她现在才意识到彼得真的很有男人味，而且还很温柔。这一点，她今晚体会颇深，尤其是在他抱起艾伯特·威尔斯，大步流星地走到另一间屋子之时，真是太像男子汉了。她发现自己竟然在猜想，她被彼得抱在怀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我很开心—— 一天的烦恼都被赶跑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下次的。”他停住了，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她，“对吗？”

她点点头应允了，也许还想说些什么，可却被他轻轻的一吻打断了。

> > >

彼得·麦克德莫特在克丽斯汀的公寓时就提前打电话叫了出租车，现在他正懒洋洋地坐在车上舒缓疲劳呢。过去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正一桩桩一件件似过电影般地在他脑海里闪过，不是终结，还会继续，继续在新的一天蔓延发展，或好或坏。白天日常的工作已经够棘手的了，最后熬到晚上又冒出了几起更焦头烂额的突发事件：与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短兵相接，艾伯特·威尔斯的起死回生，玛莎·普雷斯科特遭强奸未遂。还有几个悬而未决的未知数，涉及奥格尔维、赫比·钱德勒，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柯蒂斯·奥基夫，他的来临也许会导致彼得的失业。最后就是克丽斯汀，这位和他共事许久，他却视而不见的女人。可是今晚，他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克丽斯汀，一个叩其心门的佳人。

但是彼得警告自己：女人曾毁过他两次，让他跌了两个大跟头。所以，不管怎样，即便真的是你情我愿，两人的发展也要循序渐进，匆忙不得。而他自己也要“吃一堑，长一智”，小心为妙，懈怠不得。

车子上了埃利西恩菲尔兹街，飞速返回市中心。经过之前车祸发生的地点时，彼得特意留心观察，路障已撤，警官归队，一切似乎都回归了平静。可是，彼得心中之前那份莫名的不安再次油然而生，一路纠缠着他挥之不去。就这样，心浮气躁的他返回了离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只有一两个街区的公寓住所。

---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 1盎司≈0.028千克。——编者注

星期二

1

和所有的饭店一样，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从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犹如战地老兵，凑合着打个盹儿就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最早醒来的住客刚从床上懒洋洋地爬起，正当他们如丢了魂般晃荡到浴室的时候，饭店业的运营机器早已悄悄地扳动了开关，无声无息地开始了新一天的运转。

凌晨5点，饭店的夜班保洁队已经整整忙碌了8个小时。在这期间，他们煎熬地穿梭于公共厅室、低层楼梯、厨房区域，还有主厅等处，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透支着最后的一丝力气，整理好工具装备待存备用。用了一整夜去打理的地面微光闪烁，各样陈设金木生辉，空气中荡漾着怡人的新蜡气味。

梅格·耶特米恩，一位在饭店服务了近30年的保洁人员，蹒跚而行。大家都以为她是因为过于疲劳才如此步履艰难，其实不然，她是因为偷了食物，才会如此吃力地负重前行。她在大腿内侧用胶带绑了足足三磅(注)的西冷牛排，这可是平添了近三斤的“赘肉”呢。半个小时前，瞅准了没人盯着，梅格用闪电般的速度从厨房冰箱里攫出一块牛排。多年的实践经验派上了用场，她知道应该瞄着哪儿，接着又该如何把战利品裹在破旧的抛光布里带进女厕，关上门就能放开手脚了。掏出备好的胶带，把牛排结结实实地绑好，大功告成。

牛肉贴在腿上的滋味并不好受，湿黏冰凉。不过，遭一个多小时的罪也很值得，只有这样，她才能不慌不忙地顺利过关。员工入口的警卫也很精明，碰到外运包裹或是发现鼓鼓囊囊的口袋是一定会盘查一番的。梅格这套手段，经过多次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梅格所处的位置再上两层就是会议厅跃层了。穿过本层中一道无牌紧锁的门，一名总机接线员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开始第一个晨间叫醒服务。这名接线员，维纳斯·宝乐夫人，是一位已升格为祖母的独居老太太，大夜班接线三人组的小组长。从此刻到早7点，三人组的叫醒服务只有零星的几个。这种服务是客人昨晚登记预订好的，按一刻钟为一个时间单位的顺序分档，记录在检索卡片上，并放在她们身前的抽屉里。早上7点以后，她们就要开始忙了，因为需要叫醒的客人会突然激增。

宝乐夫人熟练地用手指翻动卡片，发现和平常一样，高峰期还是在早上7点45分的那个档，有接近180位客人预约了这项服务。即使手疾口快，三个人也得花上至少20分钟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她们得把这一档提前，从早上7点35分就开始——前提是7点30分的那一档要在5分钟内完成。赶在7点55分以前抢完这一档，因为很快就又要突击早上8点整的那一批了。

宝乐夫人叹了口气，没办法，今天还是会有投诉的。住客们一定会向管理部门抱怨，某个睡糊涂了的接线员不是早叫就是晚叫了他们。

好在还有件事算是一个福利。早上的这个时段，客人们都没心情啰啰唆唆地闲聊，也没有把叫醒服务当色情热线使用的心情，晚上可就保不准了，所以这也是总机室大门历来都是无牌紧锁的原因。同样可以松口气的就是，早上8点，日班接线员就能来接班了，日间接线高峰时段，这里共有15个人之多呢。上午9点，包括宝乐夫人在内的夜班人马就该回家补觉去了。

又该叫起一位了，宝乐夫人再次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按下一个键，顿时头上高高安置的一个铃发出了刺耳的鸣响。

位于地下二层的工程控制室，华莱士·桑托帕德雷，一位三级静设备工程师，放下了正在阅读的《希腊文化》，这是一本由汤因比所著的平装本，然后，几口就把刚才吃剩的花生酱三明治给消灭掉了。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还算清闲，可以时断时续地看看书。现在，该是他当班时的最后一圈工程巡查了。打开控制室的门，立刻可以听到陪他做伴的工程机器所发出的嗡嗡声，好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似的。

他查看了热水系统，注意到温度已攀升，这表明时控恒温器工作正常。大量热水的需求高峰即将到来，那时，楼上的800位住客也许会在同一时间想要洗个热水澡或淋淋热水浴。

夜间的外部气温较为凉爽，庞大的专业机械系统——2500吨的空调巨无霸，现在运转起来也轻松了不少。相对的低温意味着压缩机组即便关闭一台也能正常运转，这样的话，整个压缩机组就可以轮班进行停机养护了。本来，过去几周的热浪让正常的维修保养不断拖延，现在看来，可以不用再耽误了。华莱士·桑托帕德雷心中暗喜，这下，总工程师，那个苏格兰佬也该笑逐颜开了吧。

不过喜忧参半，昨夜两点，城市供电突然中断，大约持续了11分钟才恢复，想必是南下暴风雨惹的祸吧。要是那个老伙计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估计之前那点儿兴奋感就又要被冲淡了。

其实，对于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来说，倒没什么实质问题。绝大多数住客甚至都没意识到那次极短暂的断电，大家那时都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桑托帕德雷当时迅速地切换到由饭店发电机供电的紧急电源，运转高效正常，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只不过，从启动发电机到输出电力要三分钟的时间，结果饭店里所有的电力钟，总共约200只，全都慢了三分钟。这样的话，就要手动

校准每一只钟，这可是一个枯燥耗时的工作，够维修工忙活一整天的。

距华莱士的控制室不远，就是垃圾焚烧围场，这里热浪逼人、臭气扑鼻，却是布克·特·格雷厄姆的地盘。此刻的他刚刚劳作了一夜，把从饭店垃圾里淘出的宝贝堆成一堆，在他周围被烟火熏黑的墙上，忽明忽暗地跳动着火舌的光影。

饭店里的人，连员工都算在内，也没有几个光临过布克的地盘。那些寥寥无几参观过的人，都说这里就像是福音传教士描绘的地狱。但布克看起来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善良人，双目闪亮、牙齿泛光，也算是“明眸皓齿”了，一张黑黢黢的脸庞满是晶莹的汗珠。他干起活儿来任劳任怨，自得其乐，就连焚烧场的炙热也不厌反喜。

布克·特·格雷厄姆在这里见过的寥寥数位饭店员工中就有彼得·麦克德莫特。那是彼得刚来饭店的时候，他想多转一转，甚至是饭店最偏僻的角落，这样就可以了解饭店的地形结构以及运转情况了。在一次探寻中，他发现了这个焚烧场。

从那以后，彼得会偶尔造访，这是他的刻意而为，对饭店的所有部门都要逐一了解。他还会亲力亲为，直接过问事务进展。可能是因为他的亲民厚道，也可能只是因为两人天性相投，从年轻的麦克德莫特先生身上，布克·特·格雷厄姆甚至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上帝的降临。

彼得经常揣摩着布克那本油渍斑斑的练习本，上面记录了布克引以为豪的辉煌成果。那是一本物品记录册，罗列的全是被别人遗弃，他又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宝贝。根据记录，里面最贵重的单项物品就是饭店的镀银餐具。

布克是一个简单朴实的人，从来就没质疑过这些镀银餐具为什么会跑到垃圾堆里。还是彼得·麦克德莫特为他解释了缘由：这是一个由

来已久的问题，让每家大饭店的管理层都很头疼。主要还是出在那些手忙脚乱、头脑不清的服务员、勤杂工等餐厅人员身上。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或许根本不在乎，把残羹冷炙连同餐具一股脑儿地塞进垃圾箱。于是，源源不断的餐具就这样失踪丢弃。

几年前，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是没有自己的垃圾焚烧场的，垃圾的处理要先压缩冷冻，然后再运送到城市垃圾场处理。直到银具流失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时，饭店才不得不建立了内部焚烧场，并雇用了布克·特·格雷厄姆进行手工焚烧。

布克的工作很简单。饭店所有的垃圾都会被倒进小推车上的垃圾箱里，布克则会负责把每一辆推车送进焚场。然后一次一点儿地，把垃圾在大平盘上摊开，用耙子来来回回地翻动，就像园丁培土一样。一旦耙出了宝贝——一个回收瓶、完好的玻璃器皿、餐具，有时候还有客人的贵重物品，布克就会及时跟进，唾手可得。最后剩下的垃圾都会被推到火里焚毁。

今天的淘宝成果说明，本月的回收成绩平平，因为已经到月底了。到目前为止，镀银餐具本月共找回了近2000件，对于饭店来说，每件值一美元；大约4000个瓶子，每个两美分；800件完好的玻璃器皿，每件价值25美分；还有一大堆不好分类的各种物件，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件令人咂舌的银制汤碗。这么算下来，每年就为饭店净省下大概40 000美元。

而布克·特·格雷厄姆的税后周薪只有38美元而已。现在，有名无利的他却满足地套上那件脏兮兮的夹克准备回家了。

回家的必经之路自然是员工入口，此时，这个土褐色砖结构入口的通行量正在逐渐增大。它位于卡门街上的一个小巷子里，每次都是一个个或一对对地过关通行。夜班员工涓流不息，鱼贯而出。而日间头班的员工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也是川流不息，匆匆而入。

厨房区域里依旧灯火通明，早班厨工已为厨师做好了烹饪准备。隔壁衣帽间里，厨师们换下便装，穿上干净的白色厨师服。几分钟后，厨师们就要开始准备饭店的1600份早餐了，等到最后一例鸡蛋熏肉上完，就得上午9~10点钟了。在这之前，还得早早地开始烹制今天客人下单预订的2000份午餐。

一排排热气嘶鸣的大蒸锅，一列列威风壮硕的大烤箱，加上各种批量烹制食品的大块头设备，厨房区似乎成了重型机械的制造厂。然而，机器巨兽的丛林中却藏着一袋不起眼的桂格麦片，给人以温馨之家的感觉。这是为零星几个麦片忠实爱好者准备的，每家饭店都会摊上这样的住客，这些人不管外面是零下十七八摄氏度的严寒，还是树荫下也要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酷暑，早餐必点热乎乎的麦片粥。

厨房的油炸间里，16岁的厨工杰里米·贝姆看了看巨型多功能油炸锅，已经启动10分钟了，他刚才按指示要求，已经把温度设定为93摄氏度了。再过一会儿，温度就可以攀升到烹饪要求的182摄氏度。今天会是炸锅忙碌的一天，南方香酥炸鸡可是一道招牌菜，主餐厅的菜单上还把它标为特别推荐了呢。

炸锅里的高脂油已经加温到火候了，杰里米察觉，今天的油烟比平常更重，但悬空于上的通气罩和高速运转的排风机都已经在正常运转了啊。他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报告，可转念一想，昨天的一幕又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就在昨天，他只因对调味汁的配方多表现出了一点儿兴趣，就被主厨助理痛斥了一番，最后还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杰里米耸耸肩，好吧，谁愿意操心谁去操心吧，这也不关我的事。

现在确实有人很操心，可不是在油烟升腾的厨房，而是在半个街区外的饭店洗衣房里。

洗衣房是一个热火朝天、蒸汽弥漫的地方，单独一幢二层老楼，经由宽阔的地下通道与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主体相连。脾气火暴的“毒

舌”女主管，爱尔丝·舒尔德夫人几分钟前刚刚穿过地下通道。跟平时一样，赶在绝大多数手下之前，来到了她的王国。现在她可正犯愁呢，让她操心的是一堆脏兮兮的台布。

在洗衣房忙碌的一天里，要处理大概25000件亚麻布品。其中包括毛巾、床单、服务员和厨师的白制服，以及工程部油渍斑斑的连体工作服。这些日常任务大多数都可以常规洗涤，但最近一个恼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起因就是入住的生意人越来越喜欢把台布当草稿纸用，用圆珠笔在上面写写算算的。

“哪个浑蛋会在家里这么祸害东西？”舒尔德夫人突然冲夜班工人抱怨了一句。那名男夜工正忙着分拣呢，把那些招人烦的“草稿纸”从一大堆只需正常洗涤的脏台布里挑出来。

“我的天啊，如果他们敢这么做，他们的妻子准能一脚把这些人踢到垃圾堆里去。我都跟那些榆木脑袋的服务员说过很多次了，叫他们盯着点儿，拦着点儿，可他们却都满不在乎。”

舒尔德一听有帮腔的就更来劲了，想好好羞辱服务员一番。压低了声音，学着他们的腔调，“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两边都亲一下，先生；随便在台布上写，先生；这里还有支圆珠笔，先生；只要多给小费，谁还管什么洗衣房。”

舒尔德夫人停下来了，看到男夜工张着嘴，直愣愣地瞅着她。这更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冲着他大吼，“滚回家去！一个晚上就留下这么一堆垃圾，大早上的就让我头疼。”

夜工走后，她开始盘算起来。还好，总算是在沾水之前把这批“草稿纸”拣出来了。一旦圆珠笔油浸了水，那么“草稿纸”就得当抹布使了，除非用高压水枪喷射，要不别想把笔油冲下来。

即便如此，洗衣房最好的去污工娜丽，也得动用四氯化碳苦干上一整天呢。幸运的话，大多数“草稿纸”都可以重新使用了。但是，舒尔德暗自发狠，她还攒了不少“好词”孝敬那帮笨蛋服务员呢。

就这样，整个饭店，台前的、幕后的——服务部、办公室、木工房、烘焙间、印刷厂、客房部、管道室、采购部、设计装潢中心、仓储部、车库、电视维修部等，全部从晨曦中苏醒，开始了新的一天。

---

1. 1磅≈0.45千克。——编者注

2

沃伦·特伦特六居室的私人套房在15层，此刻，他就待在那里。从理发椅上起身走下，阿修罗伊斯·罗斯刚刚为他刮了脸。左侧大腿一阵钻心的刺痛，坐骨神经痛又犯了。看来，这是一种兆头，老头子反复无常的脾气今天得收敛一点儿啦。侧厅的私人理发室就在宽敞的浴室隔壁。浴室里设备齐全——蒸汽房、日式地嵌浴缸，还有内嵌式水族箱。水族箱里养着目光忧郁的热带鱼，透过真空玻璃张望着。沃伦·特伦特僵直地走进浴室，停在镜墙前，审视着修面的效果。他很满意，刮得不错，同时也打量着镜中的自己。

镜子里是一张皱纹深刻、棱角分明的脸；一张嘴微张着，偶尔也能幽默几句；鹰钩鼻、深陷的眼睛，眼神诡秘内敛。年轻时的他曾有着一头墨黑的乌发，现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仍是厚重浓密的卷发。上浆翻领配上整洁的宽领带，还是不失一副南部名绅的形象。

精雕细琢的这副衣冠楚楚、威仪非凡的造型，要是在平时也许会让他感到神清气爽，可是今天却没让他欢快起来。过去的几周里，他一直郁郁寡欢，什么高兴事到他这儿都变得黯然失色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他提醒着自己，本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正如这么多天来的每一个早上，他又开始算日子了。包括今天，只有仅仅4天的时间了：这4天，他要保卫这一辈子的努力，绝不能让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

对于自己不争气的悲观想法，这位饭店的所有者感到有些自责、恼怒，抖擞下精神，甩掉低落的情绪，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餐厅。餐厅里，罗斯已经布置好了餐桌。在橡木长餐桌上，浆挺的餐巾已经铺

好，摆好的银制餐具熠熠生光，保温送餐车停放在桌旁，是刚刚火速从厨房送过来的。罗斯拉出座椅，沃伦·特伦特手脚僵硬地挪到座位前，终于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随即用手朝桌子对面招呼了一下。黑人小伙立刻又摆了一个餐位，拉把椅子连忙坐下。推车上还常备着另一份早餐，就是为应对老头子的一时兴起而准备的。多数情况，沃伦都习惯独自享用早餐。

摆上两份早餐——奶油面包屑焙蛋、加拿大培根，还有玉米粥，罗斯一声不吭，他知道老板想好了会先开腔的。其实，罗斯现在看上去挺狼狈的，鼻青脸肿的不说，昨晚打斗也留下了不少伤痕，他还用两块药贴把最重的伤口给遮盖起来了。但沃伦·特伦特对这些根本不闻不问，两个人都安静用餐、互不交流。最后，老头子应该是吃好了，推开餐盘，终于开了腔，“好好享用吧，你我两个以后也许都享受不到了。”

罗斯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氛，“信托的那些人现在同意续订合约吗？”

“他们以前会，以后也会，可偏偏不是现在。”冷不防，老头子猛地一拳砸在桌面上，“天啊！曾几何时，我本来可以呼风唤雨，根本用不着求这个求那个的。银行、信托，所有的那些人都排着队巴结我，争着抢着借钱给我，求着我花。”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时代都变了。”罗斯倒着咖啡，“有的事变好了，还有一些变坏了。”

沃伦·特伦特酸溜溜地说道，“对你而言倒还好办，毕竟你还很年轻。你不用像我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经营一辈子的所有一切，在自己的眼前崩塌消亡。”

真的要崩塌消亡了，他已心灰意冷。从现在起到星期五营业结束——仅仅4天后，他的事业将就此终结。饭店资产作为抵押，20年的赎回期限已到，而持有抵押的投资财团已拒绝续约，无力赎回的他也只有将饭店拱手相让这一条路可走。起初，当他得知财团的决定时只是很吃惊，但并不担心，也没太在乎。放贷的人有的是，他是这么想的，也许还都巴不得地要接手呢。当然了，就是利率要高一些。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个人需要有些实力，不管怎么说，至少也得拿出200万美元才能接手。

但真正到了跑贷款的时候，他就很狼狈了。处处碰壁，不留余地。银行、信托、保险，还有民间放贷人，谁都不答应。而且，都是一口回绝，连个托词都没有，这才让他最初满满的信心一落千丈。

一位银行家给他交了实底儿，这位老相识一语道破天机，“老伙计，像你那样的饭店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该淘汰了。越来越多的人看透了，你那种庞大的独立经营店已经没什么前途了。当今的社会是联营店的天下，它们才能赚到钱。不信，可以看看你的资产负债表。我看你现在是开一天店赔一天钱呀。你怎么还能指望放贷机构把钱借给你打水漂儿呢？”

老头子不甘示弱，竭力辩驳。他声称，亏损日短，来日方长。生意改善了，扭亏为盈还远吗？可是，任你纵有百口，说得天花乱坠，人家就是油盐不进，分文不贷。

正当沃伦·特伦特在这个死胡同里苦苦挣扎的时候，柯蒂斯·奥基夫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约他本周在新奥尔良碰个面。是绝处逢生还是落井下石呢？“沃伦，我可是打心眼里想要和你心平气和地聊聊天啊，”这位饭店业大王操着慢吞吞，还拉了长调的得州腔，从容舒畅地建议着，“毕竟啊，咱们俩可是这一行里的老古董了。我和你，也该抽空叙叙旧了吧。”但是，沃伦·特伦特也算是从风里雨里走过来的，并没有被表面的友好平和所蒙蔽，他闻到了杀气的味道。奥基夫联营店

之前就已有所动作，看来秃鹫早就盘旋待机了，现在猎物即将断气，也该出手了。柯蒂斯·奥基夫今天就到，不用想也知道，这位“大鳄”已有十足的把握，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财务危机已经积重难返了。

沃伦·特伦特在心中暗自叹了口气，把思绪拉回到了身前事，“饭店的夜班记录里提到你了。”他开始对阿修罗伊斯·罗斯的狼狈相产生了兴趣。

“我知道，”罗斯直言不讳，“我读过了。”夜班记录跟平常一样，大清早就送来了，他曾匆匆地扫了一眼，瞄到了一条标注：投诉1126–7套房吵闹异常。接着是彼得·麦克德莫特的笔迹：

阿·罗斯，彼·麦克德莫特共同处理，原委始末容后上报。

“还有呢，”沃伦·特伦特吼了一句，“我看你是不是还想把我的私人信函也读一读呢。”

罗斯咧嘴一笑，“我还没腾出空儿呢，现在就看，可以吗？”

听起来像是要吵架了似的，其实，这爷俩儿正闹着玩呢。虽然俩人从来都没约定过什么，却经常心有灵犀般地以这种方式交流，你吼一句我顶一句地玩着亲情游戏。但罗斯心里十分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如果他真的忘记看记录的话，老头子一样会貌似暴跳如雷地训斥他，怎么对饭店的事务这么漠不关心。

现在轮到老头子发话了，沃伦·特伦特阴阳怪气地装起了可怜，“看来啊，只有我还蒙在鼓里呢。如果请你再透露点儿消息，是不是也不太为难呀？”

“那我就稍微为难你一下吧。”罗斯为他的老板续了一杯咖啡。“玛莎·普雷斯科特小姐，也就是那位普雷斯科特先生的千金，差点儿被强

奸。您还想听下去吗？”

突然间，沃伦的表情僵住了，这让罗斯心里没底了，是不是玩笑开过头了？爷俩儿之间这种自在随意、主仆不分的关系主要是传承于罗斯故去多年的爸爸。老罗斯最开始只是沃伦·特伦特的贴身男仆，后来成了他的同伴和忠实密友。老罗斯跟沃伦说话时一点儿也不拘谨，总是不管不顾地张口就来。早先的几年里，沃伦很不适应，“黑煤炭”一开口，他就火冒三丈。后来，他们俩就都适应了，你损我一句，我顶你一句，倒是谁也离不了谁了。

老罗斯在10多年前就过世了，那时的阿修罗伊斯还是一个小男孩，但他至今还忘不掉当时在黑人老头的葬礼上，白人老头沃伦·特伦特的那张脸，神色凄楚、新泪留痕。黑人爵士乐队激情地演奏着《哦，他没在漫步吗》，他们跟在乐队后面，一起离开了橄榄山墓地。沃伦牵着小男孩的手，生硬地跟他说，“你和我，我们继续住在饭店里。以后，我们一起做点儿事。”

小男孩深信不疑地应允了，其父已逝，其母早亡——在其初到人间之时。现在的他已举目无亲，彻底成了孤儿。而沃伦口中的“做点儿事”就是供他上私立中学，再上大学法学院，再过几周，罗斯就要大学毕业了。

岁月留痕，幼蛹化蝶，小男孩也长成了小伙子。长大成人的小伙子就把老头子的私人套房接管了下来。虽然那些体力活儿还是由饭店雇用的工人来干，罗斯现在干的还是老罗斯的活儿——当老头子的贴身男仆。沃伦对于罗斯的私人服务倒是坦然笑纳了。但是，要么不置褒贬，要么吹毛求疵地大发雷霆，全看他当时的心情。

有时候，这爷俩儿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罗斯先动怒——他知道，这可是老头子求之不得的呢，每次都是沃伦先做个系扣，说几句貌似不咸不淡的话，勾着罗斯先发火。

罗斯很清楚，他们爷俩儿亲密无间、情同父子，沃伦可以允许他肆意妄为、无拘无束，要是换成了别人，连门儿都没有。即便如此，罗斯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再怎么溺爱也不是无限的，终究会有条不易察觉的底线，他绝不能越过。

于是，罗斯一本正经地讲述着，“那位年轻的女士呼叫救命，恰好被我听到了。”然后，就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行动，没有一丝添油加醋的成分，至于彼得·麦克德莫特的介入则是实事求是，不置褒贬。

沃伦·特伦特静静地听着，最后问了罗斯一句，“麦克德莫特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为什么你还对他有成见呢？”

这可不是第一次了，罗斯再一次被这位暮年老人敏锐的洞察力所震惊。

他不敢隐瞒，“也许就像爱情，两人好是如鱼得水，恰如相合的化学溶剂；我跟他正好是相斥，水火不容，恰如白面粉碰到黑炭火，一触即发。或者可能就像在球场上，我不太喜欢像他那种高大强势的白人橄榄球员偏偏要伪善地跟像我这样矮半头的黑人小子示好吧。”

沃伦·特伦特讪讽地瞅着罗斯，“虽然比喻用了不少，可还是深奥难懂啊，你的思想可真复杂。但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是不是冤枉麦克德莫特了呢？”

“如我所述，也许就是化学反应，天性使然。”

“你爸爸也是天性使然，洞悉人心，人心叵测，心怀芥蒂。但他的度量可比你大得太多了。”

“小狗倒是谁拍拍它的头，它就跟谁好。那是因为它本就不复杂，没有知识，也没有受过教育，让它拥有复杂的思想，能够复杂地思考。”

“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有了知识，我也不觉得会说出这么尖酸刻薄的话。”沃伦审视的目光正好和小伙子的对上了，罗斯不再争辩了，脑海里所涌现出关于爸爸的回忆，总是让他心潮澎湃、无法平静。

那个年代出生的爸爸，双亲还都是黑奴。罗斯估计，就是现在侮辱黑人时所说的“臭黑鬼汤姆叔叔”。而那时的爸爸，却欣然接受生活赐予或强加的一切，没有疑惑，也没有埋怨。

很多事情超出老罗斯的认知，却没有撼动他平和的心。但那不意味着他没有自我，相反，他拥有自己独立的灵魂。这一点从他与沃伦相处的关系中确证无疑。他还拥有一双洞悉人心的眼睛，看得至深至透，以至返璞归真，让人们错认为那只是穷乡僻壤的小农意识呢。

阿修罗伊斯深爱着他的父亲，在这样的时刻常常会勾起他深深的思念。现在，他已思心过切，方寸大乱，只是应着，“也许我用词不当，但话糙理不糙吧。”

沃伦·特伦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掏出老式短链怀表，“你去跟麦克德莫特那小子说一声，我要见他，让他来这儿吧。今早我真有点儿累啊。”

> > >

饭店大老板好像在自言自语着，“马克·普雷斯科特先生在罗马，是吧？我该给他打个电话。”

“她的女儿执意不许我们这么做，”彼得·麦克德莫特连忙应道。

两个人在沃伦·特伦特套房奢华无度的会客厅里说着话，老头子舒舒服服地陷在软椅里，双脚搭在脚凳上，彼得坐在他的对面。

沃伦突然暴怒，“这里我说了算，如果她在我的饭店被强奸了，她也得认命，该怎么办也得听我的。”

“事实是，我们成功地阻止了悲剧的发生。但我想查出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早上见过那个女孩了吗？”

“我早上去看过了，她还没醒。我留了信，让她等我去了再走。”

沃伦·特伦特叹了口气，挥挥手止住了彼得。“你全权处理吧。”语气很明确，不想再听这个事了。彼得松了口气，看来罗马的电话不会打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想查查，有关客房接待员的。”彼得把艾伯特·威尔斯事件又描述了一番，当提到他们欺负老实人，肆意妄为地把威尔斯的房间调换了的时候，彼得发现，沃伦·特伦特的脸阴沉了下来。

沃伦再次咆哮，“那间房几年前就该封了，也许现在就该把它给封了。”

“我想倒没有必要封闭，如果让住客知道那是最后一间房，并向其说明房间的实际状况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沃伦·特伦特点点头，“安排好它。”

彼得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想，应该对房间的调换在总体上做出一些明文规定。毕竟出现的问题不是一件两件，我觉得应该强调一点，我们的客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你把那一件事办好就行，如果我想到了什么明文规定，我会发布的。”

一票否决，简单粗暴。彼得没有说话，也觉得很无奈，饭店错误经营管理的典型案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问题出现后，只做个别处理，罕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去挖掘根源的意识——典型的舍本求末、治标不治本。尽管多说无益，彼得却仍在接着往下说，“我想，您应该知道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吧，公爵夫人想让您亲自觐见呢。”他把泼虾汤事件汇报了一番，又讲了服务员索尔·纳切兹口中那个吹毛求疵的版本。

沃伦·特伦特没好气地嘟囔着，“我知道那个母夜叉，不好惹呀。不辞了服务员她是不会罢手的。”

“我认为，不该解雇他。”

“那么就叫他钓几天鱼去，带薪，但这几天千万别在饭店里露面了。告诉他，我说的，再泼就泼滚烫滚烫的，往公爵夫人的脑袋上浇。我估计，她还把那帮狗崽子带来了吧。”

“是的。”彼得微微一笑。

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严令禁止把动物带进饭店，而对于克罗伊登公爵他们一家，沃伦·特伦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特别关照过他们，贝灵顿梗宠物犬可以带，但别让官方盯上就行，可以从后门悄悄地带入带出。不过，公爵夫人却得寸进尺，每天都带着那帮小狗大摇大摆地从前厅示威游行般地通过。已经有两位眼红的爱狗族气急败坏地质询了，为什么他们的宠物就被饭店拒之门外了呢?

“我昨晚跟奥格尔维发生了口角。”彼得把警卫长缺勤的事，还有随后两人的交锋都一一做了汇报了。

回应出奇快，“我以前告诉过你，奥格尔维的事不用你操心，他直接归我管。”

“这么做很麻烦，一旦有事需要他……”

“你听不明白话吗？别管奥格尔维！”沃伦·特伦特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但彼得却觉得，老头子并没发那么大的火，更多的是尴尬和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呢？把铁帽子给奥格尔维没道理啊，大老板应该不至于如此昏庸吧。彼得很纳闷儿，到底这位离职警察的手里有什么把柄，能把老板挟制如此？

正思量间，话题突转，沃伦·特伦特正式宣布，“柯蒂斯·奥基夫今天入住，他要两间毗邻的套房，我已吩咐下去了。你最好确保万事俱备，静候他入住。他一到，立刻通知我。”

“奥基夫先生会久留吗？”

“不清楚，变数太多。”

一时间，彼得对老头子怜心大起。圣格里高利大饭店，虽然现在在经营管理方式上的恶评如潮、诟病不断，但对于沃伦·特伦特来说，这里可不仅仅是一家饭店那么简单。这家饭店是他一生的心血所铸，就像他的孩子一样：看着它茁壮成长；看着它从无名到显赫；看着它从最初不起眼的小楼，壮大成覆盖整个街区大部的摩天大厦。

饭店声名鹊起后，一直就誉满全美。圣格里高利这个名号，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是响当当的，在全美的饭店业里更是跻身前列，比肩于比尔特莫尔、芝加哥的帕尔默、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等老牌巨擘。昔日的威名远扬、曾经的风光辉煌，如今都随时代的逝去渐行渐远，怎么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威名和辉煌的远离并不可怕，也不算终结。彼得并未气馁，新资金的注入和严格规范的经营管理必能创造奇迹，起死回生，甚至重现辉煌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事到如今，看来只能假手于人了——彼得认

为会是柯蒂斯·奥基夫。一想到奥基夫，彼得就很怅然，看来自己在这里的时日也是屈指可数了。

饭店老板又发话了，“在饭店举行的会议，状况如何？”

“约半数的化学工程师已经退房，其余的今天也会全部离开。新入住的金高乐公司参会人员已安排妥当，他们占了320个房间，情况比预期要好，我们已相应地增加了午餐及晚宴的供应量。”老头子赞许地点点头，彼得接着汇报，“全美牙科医学大会明天召开，昨天已有部分入住，今天会更多，用房接近280间。”

沃伦·特伦特嘟囔了一声，表示很满意，并在心里盘算着，至少还不都是坏消息。会议经济是饭店生意的命脉，是重要的输血管，两个会议加在一起，虽然还是不能抵消最近在其他方面的亏损，可也是很大的一笔补偿。同样的道理，牙医大会也会收益不少，拉亏向盈。几天前，朝气蓬勃的麦克德莫特刚获悉牙医大会预期安排流产的可靠消息，就迅速动身直飞纽约，并向大会组委会成功地推销了新奥尔良和圣格里高利。

“昨晚我们客满了，”沃伦·特伦特有些担忧，“这一行就这样，今天撑死你，明天就饿死你。今天新入住的人应付得了吗？”

“我早上一来就查了，退房的也算够用，有点儿紧张，超额预订稍微偏高。”

圣格里高利经常接受超额预订，也就是预订房数超过实际房间数。但是，所有饭店都这么干，之所以敢这么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预订是无效的，住客只订不住。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演变成，看谁能猜得准无效预订的准确比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经验和运气基本都是饭店胜出，退房入住基本平衡，达到理想状态——客

房全满，有效预订全部满足。但偶尔，饭店也有失算的时候，那可就是大麻烦啦。

对于所有的饭店经理来说，职业生涯中最悲哀的时刻，就是跟义愤填膺的准住客苦口婆心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订了房间却没地方住。而经理呢，不仅会对客人表示同情，同时他还会意识到，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位客人在被他打发走了以后，将永远不会踏入这家饭店一步。

彼得，这位经理最悲哀的时刻是纽约的一次面包师会议。面包师们开完会并没有走，打算再多住一天，以满足部分人环绕曼哈顿月光航游的愿望。250名面包师带着妻子留了下来，还很不幸地没有提前知会饭店。饭店方面则以为这250对客人会按时退房，随后就可以安排一个工程师会议的参会人员入住了。

结果可想而知。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几百名愤怒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女眷驻留前厅，一些人还挥舞着提前两年预订的凭证。这一段段一幕幕，每当彼得回忆起来时，都会感到心有余悸。最后，城市里的其他饭店也被塞满了，只好把新入住的客人分流到纽约城郊偏远的汽车旅馆里。直到第二天，那些鸠占鹊巢的面包师们才无辜地扬长而去。

但是，分流工程师时那笔创纪录的打车费，外加因想要避免起诉而赔偿的巨额现金封口费，全部都要由饭店承担。这样算下来，抵消了这两个会议的收益不说，还亏损了不少。

沃伦·特伦特点上一支雪茄，示意麦克德莫特自便。彼得也从沃伦身旁的匣子里取出雪茄，继续说道，“我跟罗斯福饭店打过招呼，如果咱们这边今晚的房源吃紧，他们答应可以帮忙，大概能让出30间。”彼得觉得有了这个消息，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张倒扣的王牌只是以防万一，有备无患。就算是行业的死对头，在这种房源危机面前

也会帮上一把的，谁知道明天的风向会不会突然逆转，来个角色互换呢?

“很好，”沃伦·特伦特非常满意，雪茄烟雾腾起，萦绕不散，“秋季的营业前景如何？”

“前景不好，令人失望。我已上报给您，两个工会会议泡汤了。”

“为什么？”

“还是我以前提醒过您的理由，我们坚持种族隔离政策，这不符合《民权法案》，而工会又挺记恨这个。”彼得在讲这些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瞄了一眼阿修罗伊斯·罗斯。此时，罗斯已经来到房间，正在收拾着一堆杂志。

黑人小伙头都没抬，故意操着与昨晚同样夸张的南部口音，“不用您劳神顾及我的感受，麦克德莫特先生，因为我们这些黑小子已经习惯了。”

沃伦·特伦特整张脸一皱，思绪万千，随后厉声道，“行了，别在这儿装腔作势的。”

“是，先生！”罗斯放下手中正要分类的杂志，面对两人站定，恢复了正常的腔调，“我想说的是：工会做了他们该做的，因为他们有社会良知。不光是他们，越来越多的会议组委会，甚至普通百姓，都会对我们饭店避之不及，直到我们和与我们同类的饭店都承认时代已经变了。”

沃伦·特伦特朝罗斯挥挥手打断了他，又示意彼得·麦克德莫特，“你跟他说，在这儿不用跟他拐弯抹角。”

“很不幸，我不想反驳他。”彼得平静地说，“他说的没错，我们所见略同。”

“所见略同？为什么呢，麦克德莫特先生？”罗斯讽刺着说，“你觉得对生意有好处，还是干活更顺手？”

“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啊，”彼得也不辩解，“如果你认为我就是因为这些，那就是了，随你便吧。”

沃伦·特伦特把手重重地砸在座椅扶手上，“够了，别管什么理由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都是笨蛋。”

这个问题已经翻来覆去地闹腾过好几次了。在路易斯安那州，联营同盟饭店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在名义上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而一些独立经营饭店——以沃伦·特伦特和他的圣格里高利为首，却拒绝废除。大多数迫于《民权法案》压力而只是暂时废除相关规定的饭店，也是好景不长。在过了最初的监察风头之后，就又悄悄地恢复了根深蒂固的隔离政策。甚至本来要作为样板的范例案件都搁置未决，种种迹象表明，借助强大顽固的地方支持，抵制者有效地阻止了废除的进程，也许这场废留之战将旷日持久。

“不！”沃伦·特伦特恶狠狠地掐灭了雪茄。“我不管别的地方怎么样，我只想说，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们不准备那么做。既然已经丢了工会的会议，很好，我们这一段也太安逸了，该精神精神了，加把劲找其他的出路吧。”

>>>

沃伦·特伦特独自留在了会客厅，耳畔传来外面关闭大门时发出的声音，彼得·麦克德莫特走了；还有阿修罗伊斯·罗斯的脚步声，从大门

返回到那间摆满书籍的小起居室，那是黑人小伙的天地。几分钟后，罗斯就会离开，平时他基本都是这个时候去法学院上课。

宽敞的会客厅里寂静无声，只有空调在潺潺低语；偶尔从楼下街区零星传来几声闲散迷途之音，穿透了厚重的高墙和隔绝的窗棂。晨曦渐醒，一点儿一点儿地试探，悄悄地在宽幅地毯上爬行。望着那一缕阳光的成长，老沃伦似乎听到了他心脏深重而疲惫的跳动——那是几分钟的暴怒吞食他生命的声音。

这是健康的求饶，他知道，该是珍重休养的时候了。可是现在，似乎千般困苦缠身，万事皆不如意。想要收敛自己如脱缰野马般的情绪很难，平息怒火，做到心如止水更是难上加难。也许如此这般的盛怒只不过是脾气暴躁的表现——岁久年高的副作用吧。但更可能是他嗅到了被抛弃的味道——太多的东西悄悄地离他而去，永远地消失，而他却无能为力。不仅如此，怒火似乎无孔不入、不请自燃——除了那短暂的几年。那段逝去的日子，赫丝特教他灭火的日子——添一勺耐心，再加一匙幽默。那段日子，他远离了热火，被拥在水的怀抱里。静静地坐在那儿，沃伦任由回忆搅动着他的心。

恍如隔世！那是30多年前了，燕尔新婚，他抱着她，年轻的新娘，跨过这间屋子的门槛。喜鸳鸯、比翼鸟，转瞬即逝。短短几年，笑语欢颜不羡仙；哪知天妒良缘、噩梦突降，瘫痪型脊髓灰质炎击倒了赫丝特，短短24个小时就香消玉殒；只留下沃伦形影相吊，悲痛欲绝，熬度余生——还有这座失去了母亲的圣格里高利。

饭店里现在还能回忆起赫丝特的人寥寥无几，就算是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元老虽然有点儿印象，但也已经似是而非，模糊不清了。只有沃伦·特伦特的脑海里有着她永不磨灭的印记：像芬芳甜蜜的春蕾，赐予他温和的时日、美满的生活，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

陷入静寂无声的世界不能自拔，从背后的门厅传来丝裙轻摆的沙沙声，似乎轻快婀娜地移步而来。他转过头去，原来只是回忆的一个玩笑。屋子里空荡荡的，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很罕见，沃伦的双眼渐渐湿润，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深陷在座椅里的沃伦僵直笨拙地站起身来，忍着伴随而来的坐骨神经痛如刀剜般的疼，挪到窗前，俯瞰三角屋顶林立的法国区——现在的人们又重新叫它“老广场”了。再远眺就是杰克逊广场及晨光摩挲、熠熠生光的大教堂尖顶。掠过参差的尖塔便是漩涡连连的密西西比河了。中流静帆一行，默盼驶入那繁忙的码头。这是时代的信号，他感叹着。18世纪以来，新奥尔良像钟摆似的摇荡在富饶和贫困之间。汽船、铁路、棉花、奴隶制、解放黑奴、运河、战争、游客……每一次穿插更迭或馈赠财富，或招致灾祸。现在的摆锤带来了兴盛——虽然可能并未眷顾圣格里高利大饭店。

但那还重要吗？至少对于他本人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饭店拼死拼活地工作，值得吗？放弃了，卖出去——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本周内就可以。然后，让时间和变革把他和他的圣格里高利一同吞没，了无痕迹，为什么不呢？柯蒂斯·奥基夫会开出一个大价钱的，奥基夫连锁饭店有这个气魄和实力。特伦特本人则可以卸下包袱，退出困局。先偿还完全部的抵押贷款，再安抚好几个小股东，还会剩下一大笔钱，可以让他随意地选择任何生活方式来安度余生。

投降，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答案。向变革的时代投降。毕竟，除了砖头和灰浆，饭店还能算什么？他曾经试图粉刷过生命的色彩，可最终依然褪尽还原。就这么做吧！

等等……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会留下什么吗？

什么都没了。对于他自己来说，连渣子都不剩了，甚至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阴魂都散去了吧。他犹豫不决、思前想后，目光环顾着眼

前舒展开来的城市。它不是也在历经变革吗？法国人来过，西班牙人来过，现在是美国人，不也不失本心地存活下来了吗？并成为千篇一律的时代下，与众不同的自我。

不！不会卖的，至少现在还不会。还有希望，他要再咬牙挺一挺。还有4天，不管怎么说，他还要去再试一试。毕竟除了贷款，亏损只是暂时的。不久，也许就会出现转机，让圣格里高利甩掉债务，找回独立的自我。

决心已下，行动起来，他僵硬地穿过屋子，挪到对面的窗户旁。瞥见高空中一架飞机正微光闪烁地向北而去。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准备降落在莫桑机场。他思量着，也许柯蒂斯·奥基夫就在这架飞机上呢。

3

克丽斯汀·弗朗西斯找到萨姆·雅库皮克时刚过上午9点30分。萨姆是信贷部经理，是一个矮胖的秃顶男人。此时，他正站在接待处后方，忙着每天都要做的事——核对饭店里每位客人的分类账单。跟平时一样，雅库皮克算起账来心急火燎、毛手毛脚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算得不仔细，不太靠得住。其实这位信贷经理深藏不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他那见闻广博、精明透顶的脑袋里漏掉。曾经有一次，他从一笔倒账上就为饭店省下了近万美元。

他的手指在机器记账卡上弹琴般地飞舞拨动着。卡片的数量可不少，一张就代表着一位客人及房间。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他迅速扫视着姓名及相关的消费明细，时不时地还在旁边的便笺上记上几笔。手不停闲，他匆匆抬头瞥了一眼，接着又埋头忙碌，嘴上说着，“等我几分钟，弗朗西斯小姐。”

“我能等，早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啊。”雅库皮克点点头，片刻不歇。

“说来听听。”

他在便笺上记了一笔，“512房间，赫·贝克，早上8点10分入住，10分钟后就点了一瓶酒，已经记上账了。”

“也许他习惯用酒刷牙吧。”

雅库皮克点了点一直低着的头，“没准儿真是。”

但是克丽斯汀知道，最大的可能是512房间的赫·贝克想赖瓶酒喝。刚入住就要酒喝，自然而然地就引起了信贷经理的怀疑。大多数刚入住就要喝酒的客人，不是旅途劳顿就是辛苦了一天，他们通常只会从酒吧点一杯调制酒解解馋，而刚住下就点一整瓶酒的家伙，基本上都是醉鬼，他们很可能是不想付酒钱，或者根本付不起。

她也知道，后面的桥段就很平常了。雅库皮克会让一个楼层女服务员找个借口进入512房间，刺探一下客人和行李的状况。女服务员干这活儿轻车熟路，如果行李正常、衣着体面，那么也许就相安无事了，信贷经理只需要一门心思地盯着他们付账就可以了。确实有这样的人，家境殷实、体面可敬的良民，特意在饭店开间房，再喝个酩酊大醉。只要他们有钱付账，也不扰民的话，那就由着他们吧，饭店也乐意效劳。

但是，如果女服务员回报，他们行李也没带，什么也没拿的话，雅库皮克就要亲自出马了。他会若无其事地过去聊聊天，当然言行会很谨慎得体、态度友好真诚。如果客人看起来口袋里不缺钱，或是肯直接掏现金押在账上的话，那么两人就可以客气地道别了。然而，如果之前的怀疑被坐实的话，那就对不起了。信贷经理会立刻翻脸，强硬蛮横、冷酷无情，在账单上的数字没有进一步变大之前，把这名住客驱逐出店。

“还有一个，”萨姆·雅库皮克开始讲起了新故事，“桑德森，1207房间的住客。小费账单异常。”

克丽斯汀审视着萨姆拿给她的卡片，上面记录着两项客房服务消费——一笔1.5美元，另一笔2美元，却大方地各付了2美元的小费，还签了字。

“想逃单的家伙给的小费都很诱人，”雅库皮克给克丽斯汀分析着，“就算是事后诸葛亮吧，这家伙已经退房了，退之夭夭了。”

对于其他的账目疑点，克丽斯汀知道，这位信贷经理会很小心翼翼地处理。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杜绝欺诈、不放过坏人，同样重要的还有不能冤枉好人。对于疑点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冒犯了诚实消费的客人。经验丰富的信贷老手，通常会本能地分辨出狼和羊。但偶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那样的话，对饭店就很不利了。所以，克丽斯汀也很理解为什么信贷经理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在一些略有疑点的情况下，依然准许延期付款或是接受支票。其实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大多数饭店，即使是那些标榜品位高端的大饭店，其实也根本不在乎在饭店高墙庇护下的住客品行究竟高不高尚。他们如果在乎这些，大把大把的钞票也就跑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都交给信贷经理去操心了——只有一个基本问题：客人到底有没有钱付账?

简单几个动作，萨姆·雅库皮克就把分类账单卡片做了归位，并随即关上了保存卡片的文件抽屉。“现在，”他终于有时间了，“能为您效劳吗？”

“我们为1410房间的住客雇了一名私人陪护。”克丽斯汀简单扼要地把昨晚艾伯特·威尔斯起死回生的事讲了一遍。“我有点儿担心威尔斯先生可能支付不起这笔费用。而且，我也不确定，他知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最后一句她本来想说的，后来还是咽回去了。因为这句话主要是她为小老头操的心，跟饭店没有什么关系。

雅库皮克点点头。“私人陪护很贵的。”

两人一起离开了接待处，穿过刚开始热闹起来的前厅，直奔信贷经理办公室而去。礼宾台的后面就是萨姆的办公室了，一间正方形的小屋子。屋里已经有人来了，一位矮小肥胖、皮肤稍黑的女秘书，正站在摆放住客资料卡的抽屉墙前忙碌着。

“玛琪，”萨姆·雅库皮克吩咐着，“查一查艾伯特·威尔斯。”

玛琪也不搭话，关上一个抽屉，又拉开另一个。手指在卡片上飞快拨动，片刻停顿，随后一口气地报出一串地名，“阿尔布开克、库恩拉皮兹、蒙特利尔，要哪个？”

“蒙特利尔。”克丽斯汀应道。雅库皮克接过秘书递给他的卡片，扫了几眼，“他没问题，来过6次，现金结算。只有一个小异议，好像解决了。”

“我知道这事，”就是克丽斯汀经手的，“是咱们的错。”

萨姆点点头。“那么，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诚实之人做事有他的模式，奸猾的也有。”他递回卡片，秘书将它归放原位。这种卡片也是一人一卡的，记录着每位饭店住客近几年的入住情况。

“不过，我还得跟进。查查到底用了多少钱，之后再和威尔斯先生聊一聊。如果他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咱们再帮一把，给他一点儿时间，允许他延缓结算。”

“谢谢你，萨姆。”克丽斯汀松了口气，她知道雅库皮克就是这样的人：同情诚实之人，乐于施以援手；憎恶奸猾之辈，如寒冬般冷酷。

好事初成，告辞离去。刚走到办公室的门口，信贷经理从背后又叫住了她，“弗朗西斯小姐，楼上有什么动静吗？”

克丽斯汀无奈地笑了笑，“他们正在抽签商量卖饭店呢。萨姆，可是你追问，我才说的啊。”

“如果抽中我，”萨姆说道，“告诉他们，怎么抽的就怎么再给我放回去，我早就干腻了。”

克丽斯汀心里有数，别看信贷经理嘴上挺硬气，说不定是打肿脸充胖子。他和饭店里的好多人一样，心里不一定怎么担心饭碗呢。饭店的财务问题本来应该是机密，但通常却成了心知肚明的秘闻。近期的危机就像包在纸里的火，想瞒是瞒不住的。

她从信贷经理的办公室出来，再穿过前厅。一路上问候声不断，行李生们、饭店花商还有一位副经理——装模作样地端坐在前厅中央的专席上，她都一一回应。经过电梯时她并没有上去，轻快地跑上弧形的中央楼梯，直奔主跃层而去。

刚才看到副经理的时候，还真让克丽斯汀又想起了他的上司，彼得·麦克德莫特。促膝夜谈，让她发现自己的脑海里总是想到他，挥之不去。她还总在心里掷硬币——共度的良宵是不是也让他牵肠挂肚呢?

曾有几次，克丽斯汀发现，自己心底还很是期待这个答案：他也一样对她念念不忘。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她就会本能地警告自己，现在谈感情还是为时过早吧。这么多年来，她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精神上的单枪匹马。虽然生活中也曾有男人闯入，但没有一个能让她认真正视过。

缘何如此？她也会偶尔揣摩，似乎是某种本能把她封闭保护了起来。5年前，死神残暴地抢走了她的亲情，这让她忘记了亲近的感觉，阻止她重新拾起任何与亲情类似的亲密关系。

可是，缘分来了是挡不住的，此刻的她又在琢磨彼得在哪里？在干什么？算了，她安抚住萌动的心，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天中两人迟早会不期而遇的吧。

回到行政套房后，克丽斯汀先到沃伦·特伦特的办公室瞧了一眼，发现老板还没从15层下来。自己的办公桌上，晨函成堆；电话留言也

有几条，急信待回。千头万绪中，她决定，还是先把刚才的事办完。拿起电话，克丽斯汀接通了1410房间。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应该是那名私人陪护。克丽斯汀自报家门并客气地询问了病人的身体情况。

“威尔斯先生昨晚无恙，正常，”那个声音通报着，“现在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克丽斯汀很纳闷儿，为什么有些护士说话非得像官方公告呢？“这样啊，我待会儿可能会过去探望一下。”

“恐怕，有些时段不允许探视。”口吻颇似监护人。“阿伦斯医生今早会来查房，我要做些准备。”

克丽斯汀很纳闷儿，怎么听起来就像是国事访问似的。一想到装腔作势的阿伦斯医生由一位同样装腔作势的护士接待陪同的场景，克丽斯汀就想笑出来。可能是为了防止笑出声吧，克丽斯汀大声地说道，“既然这样，请转告威尔斯先生，我打过电话问候，下午会去看他。”

4

在饭店老板套房里的谈话徒劳无功。彼得·麦克德莫特大踏步地走在15层的走廊里，心情十分沮丧。正当身后阿修罗伊斯·罗斯关上套房大门时，彼得又回想起几次与沃伦·特伦特的碰撞，都不可避免地以类似结局收场。还有几次，他曾雄心万丈地提出，希望可以以半年为期限，让他放开手脚、整顿饭店，同样是这种结局。热情热心换来了冷淡冷漠，深深地伤害了他。

驻足电梯间，彼得用内线电话打给接待部，询问柯蒂斯·奥基夫一行人所订的房间。一名客房接待员向他禀告，订在了12层毗邻的两间套房。于是，彼得从员工专用通道，走下两层，到达了12层。跟其他规模较大的饭店一样，圣格里高利的楼层里没有“13”这个晦气的数字，14层下面直接就是12层。

两间套房的对开门大敞四开，彼得渐行渐近，从里面传来了真空吸尘器的嗡嗡声。两名女服务员正在里面埋头苦干，不敢怠慢——在她们上司挑剔的目光下。布兰奇·杜·奎斯奈夫人，饭店客房部主管，办事能力有口皆碑，一张刀子嘴也是人见人怕。彼得一进屋，她就转过身来，一双眼睛为之一亮。

“我就该想到你们会派人视察的，来查查我能不能干好自己的事，就像我看不出眉眼高低似的。我还能不知道是谁要来吗？还不知道要干得漂亮些吗？”

彼得咧嘴一笑，“别激动，奎斯奈夫人。是特伦特先生让我顺便来看看的。”他很喜欢这位红头发的中年妇女，是他最信赖的部门主管之

一。两名女服务员也抿嘴偷笑，彼得朝她们挤挤眼睛，接着说道，“如果特伦特先生知道你亲自督战的话，早就高枕无忧了。”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洗衣房的肥皂要是用完了，我们就管你要啊。”女主管面带笑意地说着，顺手熟练地将两把长背椅上的靠垫拍拍弄松。

他哈哈大笑起来，随后问道：“鲜花和果篮订了吗？”心里却在琢磨，这位饭店大王估计看到果篮就得恶心，毫无新意的果篮——饭店对来访贵宾的标准礼遇。但是如果没有，也许就又显得失礼了。

“正要送来呢。”杜·奎斯奈夫人摆好靠垫，抬起头，又爽直地说道，“但我可听说，人家奥基夫先生自己带花来了，还不是装在花瓶的那种呢。”

这个暗喻，彼得明白。他清楚奥基夫先生每次出行基本都有女伴，而且还经常换着带。这个话题有点儿敏感，因此他就没搭腔。

杜·奎斯奈夫人又向彼得抛了一个媚眼。“您就参观参观吧，不收你钱。”

两间套房相邻且相通，彼得走了一圈，真是窗明几净、亮洁如新。法式格调的白金两色家具也是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卧室和浴室里的亚麻布品洁净无垢，整齐叠好；洗手盆和浴缸干爽光亮，光可鉴人；掀开盖着的马桶盖，连下面的马桶圈也是擦洗如新、纤尘不染；镜子和窗户更是熠熠生光。所有的电灯、电视收音一体机使用正常；空调温度已调至适宜的20摄氏度，调温操作正常。彼得站在第二间套房中央，审视四周，暗赞不绝，看来已是好事做尽、无可挑剔了。

这时，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他记得柯蒂斯·奥基夫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偶尔听说他还挺爱卖弄这件事的。这位饭店业大亨没事就祷

告，有时候在公众场合也不例外。还有人称，每次他相中一家饭店后，都会祷告，就像小孩祈求圣诞礼物一样；再有就是，每次谈判前，他都要举行一个私人礼拜，所有奥基夫公司的高管都要参加，甚至要把它作为一项本职工作来对待。彼得还想起，另一位颇具实力的连锁饭店大老板，这样说过他的竞争对手："奥基夫从来不会放过任何祷告的机会，连上厕所都是跪着去的。"

这些念头提醒了彼得，赶快去查看一下每个房间是否都配备了《圣经》。他很庆幸，多亏去看了一下。

果不其然，饭店的《圣经》不论新旧，只要是放在客房里的，首页上就都会被记满各种应召女的电话。常出差的人都知道，此类信息在《圣经》上最方便找到。彼得把书拿给杜·奎斯奈夫人看，也不吭声。她咂咂舌头，"奥基夫先生用不上啊，他不是都自己带了吗？要不我去给他换本新的？"

布兰奇把书夹在腋下，纳闷儿地瞅着彼得，"我觉得奥基夫先生的好恶，跟这儿的人保不保得住饭碗好像还挺有关系呢。"

彼得摇摇头，"我真的不清楚，奎斯奈夫人。我跟你一样都是瞎猜的。"

虽然离开了套房，但彼得感到，客房部主管狐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他很清楚杜·奎斯奈夫人的艰辛，丈夫残疾，独撑门面。关乎饭碗，让她怎么还能坐得住呢？迈进电梯，直降主跃层，彼得很是怜花惜玉，在心里真为奎斯奈夫人感到忧虑。

彼得猜测，即使管理层震荡，大多数能干的年轻人也依然有机会幸存下来。奥基夫连锁饭店名声在外，一直对员工待遇优厚，因此，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此番洗礼是福非祸。可那些年长些的员工就不乐

观了，其中不乏工作倦怠吃老本儿的，也许，他们此时的心中早已惶恐不安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前往行政套房，正碰见总工程师多客·维克里从里面出来。彼得站定搭话，“多克，昨晚4号电梯出了毛病，我估计你知道吧。”

总工程师点了点他那圆圆的秃头，哭丧着脸说道，“糟透了，机器都在叫苦呢，该花钱维修的时候，却没钱呀。”

“真的很糟糕吗？”彼得知道最近削减了工程预算，但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连电梯都快撑不住了。

总工程师晃晃脑袋，“如果你的意思是有大事故，那还不可能。我看护电梯比照顾自家小孩还上心呢。但是它总出小毛病，有时还挺严重。要根治也容易，需要几部电梯停运几个小时，但那样的话，饭店客人上下楼就得暂时麻烦些了。”

彼得点点头，如果最坏的状况不过如此的话，就没必要太过焦虑了。他接着又询问了一句，“你需要什么呢？”

总工程师又摆出他的招牌动作，目光越过宽边眼镜上沿瞅着彼得，“我要钱，需要100000美元才能给它动手术。有了这笔钱，我才能把机器上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扯出来，再换上新的，还有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也得拿钱供着啊。”

彼得轻轻吹了一个口哨。

“你可不知道啊，”总工程师挺陶醉，“好机器可讨人喜欢了，有时候跟人一样，通常都是比你以为的还耐用。真不听使唤的时候，你就哄哄它，修理修理，还照样能用。但凡事都有个限度，它和你可能都想冲过去，可真到了大限，就只能完蛋了。”

彼得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心里还在琢磨着总工程师的话。整个饭店的大限又是什么呢？从目前来看，圣格里高利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但如果继续沿用现在的管理方式的话，真到了大限时还能冲过去吗？彼得心里可真没底。

桌上一堆的信函、简报，电话留言也有几条。他顺手拿起上面的一张，上面写着：玛莎·普雷斯科特小姐已回话，她将在555房间等您回信。这一下子提醒了他，还要去探查昨晚1126-7套房发生的事呢。

还有一件事，他必须马上顺道去见见克丽斯汀。有几桩小事情也还需要沃伦·特伦特许可，但好像用不着非要上午特意再过去一趟吧。想着想着，彼得咧嘴自嘲，在心里数落着自己：别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了！你就是想见她，见就见吧，为什么非要找理由呢？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突然电话尖鸣，是接待处。一名客房接待员说道，“我觉得应该告诉您一声，柯蒂斯·奥基夫先生刚刚办理了入住。”

5

柯蒂斯·奥基夫如急行军似的穿入繁忙喧嚣、巨洞般的前厅，就像一支劲弩穿入苹果的果核。凭借资深饭店行家犀利的眼光，扫视抓取着周围的每一个细节。边走边看边腹诽不断，这只苹果有点儿烂了。

细枝末节虽不严重但却很能说明问题：一张报纸撂在座位上，无人收取；电梯旁半打烟头躺在沙瓮里，无人清理；一名行李生的制服上还丢了一枚纽扣；枝形吊灯高高在上，两枚灯泡都已经灭了；圣查尔斯街上的饭店入口，一名穿制服的门童正和报商闲聊着，碍事地站在门口，任凭如潮的客人和其他闲杂人等穿行绕过；近处一位年长的副经理坐着那儿无所事事，垂着眼皮专心地想着什么。

任何一家奥基夫连锁饭店，都不太可能会发生此类事情。因为一经发现，必将遭到重拳大棒。轻则喝骂训斥，重则直接开除。但毕竟，圣格里高利不是我的饭店，柯蒂斯·奥基夫提醒自己，起码现在还不是。

奥基夫是一细高个，1.8米的身高，轻巧灵活，一身精心熨烫的炭灰色西装，正迈着他那装模作样、好像在跳舞般的步子，直奔接待处。这种步态可是奥基夫的标志，不论是在常常光临的手球场、舞厅，还是在他的海上游艇——“饭店老板四号”颠簸的甲板上，都能看见他迈着这种轻盈灵动、翩翩起舞的步子。

56岁的他一直为其敏捷矫健的运动员体态而自豪。让人羡慕的不光是他的身材，还有他的成功——从一名中低层的无名小卒打拼成为

全美最富有，也是最不安分的，杰出企业家之一。

大理石面的前台，客房接待员头都没怎么抬，顺手推过一本登记簿。饭店大王连看都没看一眼。

他心平气和地宣布，“我是奥基夫，订了两间套房，一间我住，另一间住客的名字是多萝西·拉希小姐。”远远望去，美女驾到——丰乳美腿，性感火辣。犹如向日葵朝着太阳一般，群首同向，惊为天人，连气都倒吸了一口，万人迷的出场总是这样瞩目。奥基夫把这位大众情人留在汽车旁照看行李，她偶尔还挺乐意干这活儿的。她可不喜欢动脑筋，稍微需要动点儿脑子的事可千万别找她。

他的话轻飘飘的，但不亚于一枚扔在前台嘶嘶冒烟的手榴弹。

客房接待员马上浑身僵直，下意识地挺直了身体。现在，头也不由自主地抬得高高的，双眼正好对上了一双冷酷的灰眼珠。奥基夫那双灰色的眼睛似乎毫不费力地就刺入了他的大脑。就跟他的身体一样，从最初的寒冰一下子变成了烈火，接待员的态度也从冷淡变成了热情，甚至是狂热的崇拜。出于本能的紧张，他把手伸向了领结，不知是要整理还是要扯下，嘴上机械地吐了一句，“请原谅，先生。您是柯蒂斯·奥基夫先生吗？”

饭店大王点了点头，刻意摆出一丝微笑让接待员识别，和《以我为主》封面上亲切的面容一模一样。《以我为主》出版了50万册，摆放在奥基夫连锁饭店每一间客房的显著位置。（希望此书能给您带来欢愉。如需带离，请告知客房接待员，图书计费1.25美元。）

“好的，先生。您的套房已备好，先生。麻烦您稍等片刻。”

接待员手忙脚乱地翻动着订房单和配房通知条，奥基夫则十分礼貌地后退一步，很有风度地任由其他客人走到前面。接待台周围刚刚

还是冷冷清清的，此时却积聚了一批客人。每家饭店都是如此，人潮来去，日日不息。

室外暖阳高悬、阳光明媚，机场贵宾车、出租车生意兴隆、络绎不绝。这些都是南下的客人，奥基夫猜测，和他一样都是从纽约乘早班飞机到达的。他注意到一个会议的参会团体逐渐聚集而成，前厅拱形屋顶上一条横幅悬垂惹眼：

欢迎全美牙科医学大会代表入住本店

多萝西走过来和他会合，身后跟着两名满载的行李生，乐颠颠地像是在追随女神的侍祭。多萝西戴着一顶大大的阔边软帽，却还是拦不住她飘逸调皮的银灰秀发如月光般地飘洒；海水蔚蓝的眼睛总是睁得很大，透着婴儿般的天真；水滴润滑的脸庞完璧无瑕，散着婴儿般的无邪。

“柯蒂斯，他们说这儿住着好多好多牙医。”

“是吗？”奥基夫淡淡地应着，“多亏你告诉我，要不我还一直不知道呢。”

“天啊，要是这样，也许我该把牙齿补一补了，我一直想去，却还没……”

“他们来这儿是自己张嘴，不是来让人张嘴的。”

尤物一脸的困惑，就像她经常犯糊涂时一样。怎么好像世人皆醒她独醉呢？本该理解的事怎么她就是弄不明白呢？一位奥基夫饭店的经理，前不久在不知道总经理正在洗耳恭听的情况下，对多萝西大发厥词：“她的大脑长在胸上了，唯一的麻烦是，左右两边还没接通。”

奥基夫也知道，他的一些熟人都很纳闷儿，为什么自己会选择多萝西当旅伴呢？以他的财富和势力，只要他想，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想带谁不能带？他们多少也能猜到一些，但却极大地低估了多萝西的本事：她干柴烈火，能让男人爆发出强烈的欲望；也能服服帖帖地小火慢熬，让男人陶醉于风流雅士般的高山流水、花好月圆之中。而不论是烈火焚烧还是小火慢熬，全凭奥基夫的心境而变。她那傻乎乎的举止言行似乎只是惊吓到了旁人，对于奥基夫来说，一切只不过是档娱乐节目——也许是因为，他有时也会厌倦周围总是那些欲与其比肩斗智的精英俊才吧。

然而，他估计自己很快就会对她失去兴趣。多萝西跟着他都快一年了，比以前大多数玩伴的时间都长。在好莱坞浩瀚的星系里，从来就不缺初出茅庐的小星星，可以任其揽星入怀。当然了，他会动用其庞大的势力继续关照她，给她安排一两个配角演。说不定，她凭着脸蛋和身材还能演出点儿名堂呢，不也有人光靠这两样就大红大紫了吗?

客房接待员返回了前台。“一切就绪，先生。”

柯蒂斯·奥基夫点点头，由快速上前的行李生领班赫比·钱德勒带路，一小队人直奔已经等候着的电梯口。

6

在柯蒂斯·奥基夫和多萝西被护送去他们毗邻的套房后不久，朱利叶斯·“皇钥师”·米林开了一间单人房。

“皇钥师”在上午10点45分从莫桑机场打来电话，使用的是机场–饭店专线（欢迎免费拨打，入住新月城顶级饭店）。几天前，他在外地已经打电话预订了房间，这次是做确认。他得到的回复是，预订已确认，可否请君速至，必保入住无误。

他选择入住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是几分钟前的决定，听到确认后只喜不惊。因为他之前已经筹划妥当，用不同的名字在新奥尔良所有的大饭店都预订了房间。在圣格里高利，他用了“拜伦·米达”这个名字，这是他从报纸上挑的，主要是为了讨个好彩头。这个名字的正主儿可是独得头彩的大赢家，“皇钥师”可是挺信这个的。

还别不信邪，好几次，他都觉得很灵验。就拿他最后的一次庭审来说吧，刚刚做完有罪辩护，他就看见一缕阳光斜照法官席，紧接着，宣判开始：从轻判罚三年，“皇钥师”原本觉得会是5年呢。甚至在辩护及宣判之前，连续几次漂亮的得手都似乎屡试不爽，极其灵验。他深夜闯入好几家底特律饭店的客房，收获极丰。后来他自己琢磨，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除了最后一票，所有其他的房间号里都有“2”——他的幸运数字。

最后那间房号里就没有数字“2”这个定心丸。他当时几乎大功告成，已经把女住客的现金、珠宝都揣进了轻便大衣特大号的口袋里。就在把貂皮大衣往手提箱里塞的时候，女住客醒了，接着就是惊声尖

叫。也许纯粹是霉运当头，也许是幸运数字的缺失造成了雪上加霜。碰巧一名饭店警卫听到了尖叫，迅速采取行动。“皇钥师”可是一位盗贼界的“哲学家”，临危不乱、泰然处之，包括这一次。他还是一位辩才，巧舌如簧，多次指鹿为马、转危为安。除了这一次。这次他甚至都懒得搬出哲学道理来为自己辩白：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房间里却跑到这儿来呢？既来之，则安之。这个行当本来就有风险，就算“皇钥师”这样的高手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但是，现在他的刑期已满（表现良好，荣获最大减刑），重出江湖。最近刚刚畅快淋漓地在堪萨斯市连续行窃10日，现在正是情绪高涨的时候，准备在新奥尔良再大干一场。

预计两周左右的大扫荡，开头还不错。

他昨晚是在谢夫曼敦公路上的廉价汽车旅馆里过的夜，早上还不到7点30分就驱车赶到了莫桑机场。好一座用玻璃和镀铬金属装点的候机楼，“皇钥师”在心中盘算着，这里既漂亮又现代，里面应该少不了许多的垃圾桶。目前对他来说，垃圾桶可是香饽饽。

他在一块布告栏上得知，这座机场是以约翰·莫桑命名的，此人是奥尔良人，世界航空业的先驱。但他所关心的倒不是这些，他发现了好兆头——三手盗和飞行家的英文缩写是一样的。

他还很中意这样的机场，要是能乘坐着大型喷气式客机，伴着震天的轰鸣声降落在这样的机场上，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事啊！现在只要再延续坐牢之前的势头，便得吉兆加身，也许夙愿很快就能实现啦。想当初，在势头正猛时赶上好运被耗尽，锒铛入狱，好长一段时间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他也知道“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并不会太长，现在，他不是就又卷土重来了吗？可是以前的那种沉着冷静、近乎冷漠的无牵无挂，现在好像偶尔会被迟疑不决所压制。

其实他心里有数，这种瞻前顾后很正常。毕竟他已52岁了，如果再被逮到一次，等待他的可能会是10~15年的牢狱之灾。这可是他难以面对的事，余生还能有几个10~15年呢?

在候机楼里闲庭信步，人群中的“皇钥师”毫不起眼。他梳理整洁、衣着体面、一份折好的报纸夹在腋下，给人以小富商的印象——悠然自得、信心满满。只有那双眼睛会露出他的狐狸尾巴，始终警觉地留意着四周，一刻不停地四下窥探着一早起来就踏上旅途的人流。这些旅客都是从市区饭店乘机场贵宾车、出租车赶来的，潮水般地涌进候机楼。这是今天最早北上的一批旅客，客流量很大。因为联航、国航、东航、达美等各大航空公司在这个时间都没有晨间航班，分别飞往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迈阿密及洛杉矶等各大城市。

他要寻找的东西有着落了，而且还出现了两次。真是良好的开端！可也仅仅是良好的开端而已，接下来就夭折了。他盯上了两名男子，在从口袋里掏机票或是零钱时，却摸到了忘记归还回去的饭店客房钥匙。第一名男子倒也不怕麻烦，老老实实地按着钥匙塑料牌上的指示，找到附近的邮箱，把钥匙寄回了饭店；第二个目标则顺手递给了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之后钥匙又被放到现金抽屉里，估计是以后再还回饭店的。

两次希望都被浇灭了，这也很寻常。“皇钥师”是一个有耐心的猎手，不会就此罢休。他知道很快，期待的事情就会送到他的面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10分钟后，他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

一个红光满面的秃头男子正往登机坡道方向走去。这个人带的东西可不少，轻便大衣、鼓鼓囊囊的航空旅行包，还有相机。此人行进间停下来选购杂志，在报刊付款台交钱时，他却掏出了一把饭店客房的钥匙。这让他心烦了起来，大惊小怪地闹情绪。他那位瘦小温和的妻子倒还沉得住气，心平气和、细声低语地向他建议着什么。可是，

秃头男子却表现得很不耐烦，“没时间了！”这可逃不过“皇钥师”的顺风耳，机不可失，连忙紧随其后。天助我也！果然，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过垃圾桶，秃头男子顺手把钥匙扔了进去。

对于“皇钥师”来说，后面的事就轻车熟路了。他漫不经心地走过垃圾桶，把那份折好的报纸投了进去。然后，他装模作样地似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身回来取出报纸。就在这一瞬间，“皇钥师”先是向下扫了一眼，在发现了被丢弃的钥匙后，便不动声色地把它悄然攥进手里。几分钟后，躲进男厕隐秘处的“皇钥师”端详着钥匙——圣格里高利大饭店641房间。

事情往往是这样，一旦突破，便势不可当。仅仅半个小时后，类似的机缘再次送上，并同样以得手告终。第二把钥匙还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如此凑巧地碰上了一石二鸟的机会，唆使着“皇钥师”马上打电话，确认他在圣格里高利订的房间。他决定不能太得寸进尺地在候机楼里转悠了，见好就收，走为上策。开头还不错，今晚还可以去火车站碰碰运气，也许过几天还可以杀个回马枪。得到饭店钥匙的手段有很多，昨晚他还用了一招呢。

所以说“皇钥师”这个名号，他也算当之无愧。多年前，有一位纽约的检察官曾在法庭上感叹道，“此人所犯之事都与钥匙有关，法官大人，他在这方面真的可以称王成皇，是名副其实的钥匙大师。坦白地讲，我已经在心里叫他‘皇钥师’米林了。”

这些话被警方记录在案，这个名号也由此传开，甚至连“皇钥师”自己都这么用了，心中还挺自豪呢。就是这份“盗皇”般的自豪，辅以大师级的手段见识，再配备恰当的时机、足够的耐心和一点儿小幸运，拿到钥匙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而拿到了钥匙就相当于拿到了几乎所有的一切。

他现在的这套路数其实是剑走偏锋，而且是邪门中的歪道。他的诀窍，就是抓住了人们对客房钥匙漠视的心理而大做文章。皇钥师早就摸出了这个规律，而这种漠视也是所有饭店老板一直头疼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客人在退房结账时就应该把钥匙留下，但无数的人在离开饭店时都会把房间钥匙落在口袋或是钱包里。

碰到认真负责的还算运气，他们最终会把钥匙投进邮箱寄回来。像圣格里高利这样的大饭店每周都会支出50美元或更多的邮费用于钥匙回收。但是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乎拿走了钥匙，也懒得再寄回来，直接就满不在乎地把钥匙扔了。

就是后面这批不拘小节的人，才让像“皇钥师”这样的饭店惯偷，经常有生意可做。

“皇钥师”从候机楼出来，返回到停车场。那里停着他从底特律买的座驾，一辆5年车龄的二手福特厢式轿车。首驾去的是堪萨斯城，接着就是新奥尔良了。“皇钥师”很满意他的二手福特车，一点儿也不起眼，灰色的车身不新也不旧，不会太引人注意，即使留下印象也不会太深。唯一让他有点儿不称心的就是密歇根的车牌照——很扎眼的绿字白底。跨州牌照在新奥尔良不会引起注意，这是很平常的事，但这标新立异的车牌颜色却始终是“皇钥师”心中的一根刺。他曾想过伪造一块路易斯安那州的牌照，但那似乎风险更大，而且他还没蠢到去做偏离自己专长如此之远的事。

总算还有件顺心的事，轿车马达点火就着，嗡嗡的喘息声也很平稳顺畅。这可是他亲自出马大修一番后的成果——这门手艺是他在一次坐牢期间花美国联邦政府的钱学会的呢。

“皇钥师”驾着车，丝毫不敢超速地行驶了14英里，终于到达了新奥尔良，接着又一刻不停地直奔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他昨天就找准了这家饭店的位置，并做了一番探查。他把车泊在离饭店只有几个街区

的运河街，从车上只拿下两个手提箱，其他的行李都放在了那家预付了好几天房租的汽车旅馆里。

这么做虽然会多花一点儿钱，但也是为了保险起见所必须的。汽车旅馆就是他的藏宝库，得手的赃物都会放在那儿。一旦东窗事发，他只得丢车保帅，抛下身外之物逃之夭夭。他很谨慎，没留下任何可以识别其身份的蛛丝马迹。他还煞费了一番苦心，把汽车旅馆的钥匙藏在了福特车化油器的空气滤芯里。

他摆出自信满满的架势步入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将行李交给门童，并以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拜伦·米达这个名字登记入住。客房接待员一看这一位来客身着锦衣华服，表情肃穆庄重、不怒自威，连忙肃然起敬，安排他住进830房间。皇钥师心中暗喜，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现在有三把钥匙攥在他手里，一明两暗。

没一会儿工夫，行李生便将贵客迎请至830房间。此房间还挺合“皇钥师”的心意：除了宽敞舒适之外，“皇钥师”在他们进来时还发现，几米之外就是员工专用通道，这可是一个意外之喜呢。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皇钥师”才敢谨慎地打开行李查看，稍后他决定先倒头大睡一觉养精蓄锐，晚上还要全力以赴地打场硬仗呢。

7

彼得·麦克德莫特到达前厅的时候，柯蒂斯·奥基夫一行人已经高效妥当地被安顿下来了。彼得觉得还是别前去叨扰了，有时候对待客人太热情和太冷淡都是一个效果——惹人厌烦。况且，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正式的欢迎事宜还是应该由沃伦·特伦特亲自处理为妥。在确认了饭店老板已获悉饭店大王的光临后，彼得就赶往555房间关心玛莎·普雷斯科特去了。

门扉悄然敞开，少女亭亭玉立。“真高兴您还能来，”玛莎终于盼到了彼得，“我还以为您改变主意了呢。”

无袖杏黄色连衣裙，若有若无地勾勒出玛莎的娇躯。他意识到，这件衣服显然是今早特意叫人送来的。乌黑长发随性披肩，跟昨晚精盘细扎的发式——虽然后来凌乱不堪，韵味迥然。她一半女人风韵，一半女孩清纯，真有些令人怦然心动，几乎要窒息了。

“对不起，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欣赏地望着她，“但在我看来，你似乎也正好需要这段时间呢。”

女孩宛然一笑，“我想您可能还需要睡衣，就换下了。”

“没关系的，那些只是应急用的，这间房也是备用的，我很少来。”

“嗯，女服务员都跟我说过了，”玛莎应道，“所以，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否允许我至少再留一晚。”

“噢！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也说不好。”两人相对而立，玛莎略显犹豫，“也许是我需要时间平复昨晚的事，而这里是最好的地方吧。”其实她很清楚真正的原因，就是不希望回到那幢空旷冷清、孤单无伴的花园区豪宅。

彼得半信半疑地点点头，“现在感觉如何？”

“好多了。”

“那就好。”

“这种经历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平复的，”玛莎坦言，“我来这儿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如你提醒过我的一样。”

“我没说过。”

“嗯，你没说，但我认为你是想说的。”

“即使要说，我觉得也应该是，有时候人难免犯错，泥船渡河。”一时相对无语，彼得打破尴尬，“我们坐下来说吧。”

两人平心静气，彼得先开了口，“我希望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我。”

“我知道你会问的。”玛莎的直率已经让彼得有所领教，所以也不足为奇。“我只是不知道该不该回答你。”

昨晚，玛莎思前想后，最后理智地承认：当时满脑子只有彻骨的惊吓、自尊的摧残和身体的疲惫。但是现在，她觉得也许忍气吞声比兴师问罪更能保护她那份残存的自尊。同样，黑夜散去，晨曦来临，莱尔·杜梅尔和他那帮狐朋狗友也该醒酒并恢复了起码的人性，不应该会去到处吹嘘他们昨晚的兽行丑事。

“如果你决定不再提起，我也无话可说，”彼得并不紧逼，“但我只想提醒一句，你放虎归山一次，脱罪饿虎就可能还会下山伤人——就算不是你，也会是其他人。”彼得继续说破说透，玛莎双目难掩痛楚。“我不知道昨晚的那些畜生是不是你的朋友，就算是，我也绝不认为你该包庇他们。”

“有一个是。至少从前我以为是。”

“是不是朋友不重要了，”彼得一针见血，“关键是看他们想做什么，还有就是，如果罗斯没有及时地碰巧撞到，他们会做什么。最后还要看，丑事马上败露时，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过街老鼠般仓皇逃窜，全无悔改担当之心，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

“昨晚，”玛莎勉强启齿，“我听见你们说，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

“房间登记用的是斯坦利·狄克逊这个名字，另一个我听说是莱尔·杜梅尔。有他们俩吧？”

玛莎点头未语。

“谁带的头？”

“我想……应该是狄克逊。”

“现在，告诉我之前发生的事吧。”

玛莎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不由自主地丢失了自我，被人操控了心神。这种体验前所未有、新奇异常，大概是只应在小说中才有的情节吧。而更难以置信的是，她还很享受这种感觉。乖乖地不再犹豫，她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来龙去脉——从她离开舞会开始，至阿修罗伊斯·罗斯这个救星突降为止。

讲述之中彼得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狄克逊和其他人曾提及的，在旁边房间里的那几个女人，玛莎看到没有？第二，玛莎是否有看到饭店人员参与此事？这两个问题玛莎都摇头否认了。

最后，玛莎还想多跟他说一些，也许是想让他理解自己来到舞会的原因吧。她说，整件事情本可以避免，只是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她才一时心动，应邀而来。

彼得似乎很惊讶，“昨天是你的生日？”

“我今天19岁了。”

“那你怎么会一个人过生日呢？”

既然已经说这么多了，玛莎终于敞开心扉。她讲了从罗马打来的电话，还有爸爸未归给她带来的失望。

“对不起，”在玛莎袒露心声后，彼得安慰着，“知道这些后，我才更容易理解其中的一些事。”

“我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了。绝不！”

“我保证再也不会了。”之后，彼得郑重其事地征求玛莎的同意，“接下来我要做的，会用到你所说的话。”

玛莎没太明白，“怎么用？”

“我会打电话给狄克逊、杜梅尔，还有其他两个人，让这4个人来饭店谈一谈。”

“他们不会来的。”

“他们会。”彼得心中早有定计，一定会让他们来的。

玛莎还是半信半疑，“那样的话，是不是会惊动许多人？”

“我保证，此事解决后，一定会风平浪静，甚至连之前的闲言碎语也会销声匿迹的。”

“好吧。”玛莎安下心来，“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完这些，如释重负，绷着的一根弦一旦放松，却莫名其妙地让她感觉心猿意马。

比预料的容易了不少，彼得很宽慰，现在手里有了这些信息，他都等不及要立刻起身行动了。可立即动身就有点儿太自我、太唐突了，他觉得还是再待上几分钟，好让女孩觉得自在安心些。他准备再说些安慰的话，“有些事情我应该解释一下，普雷斯科特小姐。”

“叫我玛莎吧。”

“好的，我叫彼得。”他觉得这样也许会随意点儿，让女孩自在一些。虽然饭店管理人员曾受训避免这样的称呼，除非和特别相熟的客人才可以。

“玛莎，饭店里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一旦碰上，我们就绝不容忍，不管在饭店里他是谁，做什么的，只要发现有牵连，就绝不姑息。”

彼得知道，此事关乎饭店的声誉。在这个方面，沃伦·特伦特会和自己一样，强硬手辣。只要他能拿出证据，任何行动都会得到饭店老板的鼎力支持。

谈话至此，彼得觉得已经卓有成效，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从椅子上起身踱到窗前，从饭店的这个角度俯瞰早晨9~10点钟繁忙的运河街。6条车道上塞满了车辆，时快时慢地涌动；宽阔的人行道上，购物者人头攒动；棕榈树叶遮掩的中央林荫道上，聚拢着三五成群等待公

交车的乘客，空调大巴在路面上悄声滑行，车上的铝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注意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又在一些商家门前围聚示威，一幅标牌吸睛夺目：此店种族歧视，请勿光顾购物。还有其他一些标语海报，持有者神情麻木地来回踱步，阻断冲破着如潮的人流。

“你才来新奥尔良不久，是吗？”玛莎走上前来，和他一起站在窗前，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道。也许距离过近，彼得忽闻一缕女人香，淡淡的、甜甜的。“真的没多久啊，希望以后有时间要多了解一下呢。”

她突然来了兴致，殷勤热心地毛遂自荐，“我知道好多本地的历史呢，让我来讲给你听，好不好？”

“这个……我买了一些书，就是还没时间读。”

“书可以以后再看，眼见耳闻才更真切。而且我愿意为你做些事来报答……”

“不必了吧。”

“那样的话，不管如何，我都要做些事报答你，拜托！”她边说着边用手握住了他的手臂。

也不知道自己明智与否，他顺口就答应了，“好吧，那就悉听尊便吧。”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明晚，我要在家里办一场晚宴聚会，是那种老式新月城风格的晚宴，随后我们可以讨论历史。”

彼得想要推辞，“哎呀！……”

“你的意思是另有安排了？”

“这个嘛，也不全是。”

玛莎一听马上拍板，“那就这么定了。”

往事浮上心头，务必避免与年轻女住客有瓜葛，千万不能和她们有暧昧的教训鸣响耳畔，让他思量再三。最后他认定：一口回绝显得太简单粗暴，让人伤心了，而且只是接受邀请去晚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还有其他人在。想到这里，彼得就答应了她，“如果要我去，你现在就得为我做件事。”

“什么？”

“回家吧，玛莎，离开饭店回家去。”

四目相对。彼得再一次陶醉在青春气息和芬芳气味中。

“好吧，”她很爽快，“如果是你让我回，我就回。”

＞＞＞

几分钟后，彼得·麦克德莫特回到了自己在主跃层的办公室，思绪万千萦绕心头：玛莎·普雷斯科特青春阳光，大概就是传闻中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贵千金，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被如此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呢？其父身在国外，其母抛女而去。即使听说过这位前普雷斯科特夫人的多次婚配，可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妙龄少女，怎么会连保证她平安幸福的措施都没有呢？如果我是她的父亲……抑或她的哥哥……

正思量间，一名女子走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原来是弗洛拉·耶茨，他那位相貌平平，面生雀斑的秘书。弗洛拉正用她那短粗的手指紧握着一卷电话留言供其览阅。别看她手指不好看，在打字机上飞舞起来时，彼得还没见过比她更快的呢。彼得指了指留言，询问道，“有紧急的吗？”

“有几件事能拖到下午。”

“那就先拖着吧。我让出纳室给我送来1126–7房间的账单到了吗？登记房客是斯坦利·狄克逊。”

“在这里。”弗洛拉从她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夹中拽出一个，递给彼得。

“还有对这间套房物品损毁情况的估价，我把两张单子放一起了。”

他把两张单子扫了一眼。账单里含有几项客房服务费，共75美元，而损毁物品估价单是110美元。彼得向她示意着那张账单，“把这个地址的电话给我，估计电话是他爸爸的名字吧。”

桌上放着一份折叠的报纸，他直到现在都没腾出工夫看一眼。那是一份早间的《时代花絮》，在弗洛拉出去时他翻开报纸，黑色的头版大标题吸引了彼得的视线。昨晚的肇事逃逸杀人事件竟祸不单行，当场身亡的那个孩童的母亲，今早在医院里也不治而亡了。彼得迅速浏览了事件报道，和昨晚路障前他和克丽斯汀听那位警察讲述的一致，只不过更加详细了些。报道还披露：目前无任何可靠线索指向肇事车辆及其驾驶员。但警方在报道后附上了一则可靠的证词，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路人证实，事发几秒钟后，他看到从肇事地点有一辆“车身较低的黑色轿车疾驶而去”。《时代花絮》还透露，警方推测肇事车辆有可能已受损，各个市、各个州警察将通力合作、联合行动，在全州范围内搜索符合证词所描述特征的推定受损车辆。

彼得很想知道克丽斯汀是否也看到了这篇报道。毕竟两人亲临过事发地点，其震撼程度令人记忆深刻。

弗洛拉又返回办公室，带来了他索要的电话号码。这让他不得不收拢思绪，专心处理更加紧迫的事务。

他把报纸放在一旁，使用直拨外线接通了所得号码。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应道，“鄙宅狄克逊家。”

“请找一下斯坦利·狄克逊先生，他在家吗？”

“请问您是哪位，先生？”

彼得报出姓名，又加了一句，“这里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

稍一停顿，接着是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稍后又同样不紧不慢地渐行渐近。

“对不起，先生。狄克逊少爷不在。”

彼得用了一招危言耸听，“你给我传个话：告诉他，如果他还不来接电话，我就直接打给他的父亲。”

“如果你要这样，也许……”

“去传话！告诉他，我说的。”

话筒那边显然犹豫不决，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应，“好吧，先生。”脚步声又走开了。

电话里咔嗒一声，随后传来愠怒的声音，“我就是斯坦利·狄克逊，你到底要搞什么鬼？”

彼得的声音顿时肃杀冰冷，“那要问问你自己昨晚搞了什么鬼！没吓着你吧？”

“你是谁？”

彼得又报了自己的名字。“我已经和普雷斯科特小姐谈过了。而现在该跟你谈谈了。”

“你不是正谈着嘛，”狄克逊开始耍无赖，“你心想事成了呀。”

“不是这种谈法，到饭店我的办公室里来谈。”对方一声惊呼，彼得就当没听见，继续说道，“明天下午4点，还有另外三个，你都叫上一起过来。”

回击迅速而猛烈。“鬼才会去呢！你算什么东西，小角色而已，你就是一个给饭店打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吆来喝去的。我告诉你，你最好小心点儿，我爸爸和沃伦·特伦特可是老相识。”

“你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和特伦特先生讨论过了。他已授意我全权处理，包括是否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如果你还想把你爸爸拉进来的话，我现在就去跟特伦特先生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如你所愿。”

“等等！”话筒里传来沉重的喘息声，接着口气明显地软了下来，“我明天下午4点有课啊。”

“免了吧，”彼得态度强硬，“让那几个也一样。我的办公室在主跃层，记住，4点准时过来。”

放下电话，彼得心中对明天的“屠狼会”充满期待。

8

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床边凌乱地散落着数张晨报。公爵夫人差不多把所有新闻都一字一字地通篇读了个透，现在身体后仰着靠在枕头上，大脑开始高速地运转起来。她发现，这还是第一次让她有智穷才尽的感觉。

床头柜上摆放着盛放早餐用的托盘，食物已用完，餐盘被推到了一边。公爵夫人有个习惯，就算是火烧眉毛的时候，早餐也绝不将就。公爵夫人是在位于法林布鲁克修道院其家族的乡村府邸里度过的童年，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小女孩早上起来就会骑着马畅快淋漓地越野疾驰，之后再用早餐。早餐极其丰盛奢华，要上好几道美食佳肴。

公爵在客厅里独自用过了早餐，刚刚返回卧室不久。报纸他也读过了，刚送来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翻了个遍。在睡衣外面披了件束带大红袍的公爵正在屋里来回地踱步，活脱脱一个打了败仗的形象。时不时地还用手摆弄下头发，可就像他的心境一样，越理越乱。

“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能不能别再走来走去的！”屋里凝重紧张的空气如重铅一般，压得两个人喘不过气来，夫人的不满听起来更像是重压下几近崩溃的哀求，“你这么走来走去的，就像皇马会上的公马一样，我根本没法思考了。”

他转过身，在明媚晨曦的映照下，面部轮廓分明，表情万念俱灰。“思考有什么用？死马也医不成活马了。”

“思考当然有用，如果你想得够多，思路够准就肯定有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能逢凶化吉、战无不胜，而有的人却只能一事无成。”

他又开始用手理着头发。“现在的情况并不比昨晚好，哪有一点儿能躲过去的苗头？”

“事情没变好不也没变坏吗？”公爵夫人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这样就应该感谢上帝了，我们不是还在这儿毫发无损地斗着嘴吗？”

他萎靡地摇了摇头，昨晚公爵几乎彻夜未眠。“那又如何呢？”

“据我分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而时间现在恰恰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耗，还有时间在他们把你挖出来之前……”她停住了，接着一字一顿地自言自语，“我们迫切要做的，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你的身上。要让人一想到那件事跟你有关，就会觉得啼笑皆非，或者，根本就没人会那么想。”

就像两个人商量好了似的，谁也没提昨晚他们互相撕咬、恶语相向的事情。

公爵又开始走来走去。“唯一能有这种效果的注目，就是宣布我已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了吧。”

“对。”

“你不能那么着急。如果让哈尔觉得受人压制、逼其就范的话，他还不把唐宁街的房顶给掀了？整件事本来就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不管怎么说……”

“会系成死结的，如果……”

“你当我是傻瓜吗？难道我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知不知道，我早就不想硬撑下去了！”公爵好像疯狗一样地嘶号着，勉强点了根烟，连手都不断地颤抖着。

“我们得撑下去！”和她丈夫歇斯底里的腔调相反，公爵夫人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一本正经，“就算是首相也有能镇得住他的，只是在于给他施压的这个人是谁，哈尔也有跑不出的五指山。我现在就给伦敦打电话。”

“干什么？”

“打给杰弗里。我打算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尽快促成你的任命。”

公爵举棋不定地摇摇头，但也并没有立刻否决。过去的种种经历，让他见识了妻子那边的家族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过，他还是警告说，“欲速则不达，弄不好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老太婆。”

“未必。施压硬推是杰弗里的强项，只要他愿意的话。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就听天由命，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恶化。”言出必行，公爵夫人抓起床头的电话，吩咐接线员，“我要打给伦敦，赛温莎勋爵。”接着说出了一个号码，所属贵族云集的梅费尔区。

电话20分钟才接通。克罗伊登公爵夫人跟她的弟弟——赛温莎勋爵说明了用意后，勋爵明显地漠然冷淡、爱莫能助。在卧房另一头的公爵都能听到他小舅子沉闷的抗议声，震得听筒膜片嗞啦嗞啦地响。“天啊，你这是在捅马蜂窝呀，为什么非要这样呢？我跟你说实话吧，任命西蒙为华盛顿大使这个事现在相当不乐观。内阁里的一些人觉得他不合适，不合时宜。我可没说我也这么想，不过我们也别再自欺欺人、一意孤行了吧，有意义吗？”

“如果听天由命的话，多长时间能有准确的消息？”

“很难说，姐姐。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还要几周时间。”

“我们可等不了几周了，”公爵夫人绝不松口，“你得听我的，杰弗里，现在不运作将来会铸成大错。”

“我没看出来。”伦敦那头明显不太高兴了。

她的腔调阴寒起来，“我现在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在求你，也是为了我们家族的兴衰，你看着办吧，该不会连这个你都不顾了吧。”

电话那边迟疑片刻，接着传来警觉的声音，“西蒙在旁边吗？”

“在。”

“你究竟怎么了？他摊上什么事了吗？”

“就算真摊上什么事了，”公爵夫人回应道，“你觉得我会蠢到在这种公线电话里跟你说吗？”

又是片刻沉寂，随后是无可奈何的妥协，“好吧，你总是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一点我得承认。”

公爵夫人的话让她丈夫也竖起了耳朵，她瞥见了公爵的眼神，模棱两可地冲他点了下头，接着便趁热打铁地要承诺，“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会照我说的做呢？”

“我不情愿，我真不愿意这么干。”但他又无奈地表态，“好吧好吧，我尽力而为吧。”

又寒暄了几句，两人就挂断了电话。

床头电话刚放下没一会儿就又响了起来。克罗伊登公爵夫妇二人都是一激灵，公爵紧张地舔了舔嘴唇，竖着耳朵听他妻子接电话。

“喂？”

对方用平淡低沉而又略带鼻音的腔调询问着，“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吗？”

“我就是。”

“我是奥格尔维，饭店的警卫长。”电话那边只是传来粗重的喘息声，也不续言，似乎在等着这边了解下他的身份再谈。

公爵夫人也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开始也不搭腔，最后实在耗不起了，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私下谈谈。你、你丈夫和我。”直言不讳、不咸不淡的一句，同样是平淡低沉慢吞吞的长调子。

“如果是饭店的事，我看你是搞错了，我们只习惯和特伦特先生谈。”

“这次要是不改改习惯，你会后悔的。”冷漠傲慢的声音里透着十足的把握，就像俯冲的老鹰盯着熟睡的雏鸡。这让公爵夫人的心中也直犯嘀咕，她发现双手竟然在颤抖。

她勉强镇定，强施缓兵之计，“现在见面不太方便。”

“什么时候方便？”接着又是喘息和静默。

先不论此人所知所求，公爵夫人迅速分析着，这家伙肯定是一个揣测心理的高手。

“也许稍晚些吧。”公爵夫人想先拖一拖再说。

“我一个小时后到。”这不是询问，是通知。

“也许不太……”

对方根本没给她讨价还价的机会，咔嗒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

“是谁？他们想怎么样？”公爵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本已憔悴的面容更加惨白了。

一时无措，公爵夫人紧闭双目，心中绝望地祈求：撑不住了，谁来帮帮我吧，替我担起抉择的重担。扛起两个人的责任，带领两个人爬出泥潭，这个我是做不来了。但这也只能是心中的祈求，没有用的。从记事起，她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你生来就比周围的人心智强大时，那就逃脱不了要做主、担当的命运。

在她的家族里，虽然强者林立，但大家都本能地指望着她，追随着她，听信于她。就连固执并同样强大的杰弗里，最后也总是屈从于她，就像刚才那番越洋谈话的结果一样。回归现实，凝聚起一时的魂散神失，公爵夫人睁开了眼睛。

“是饭店的警卫长，他执意要一个小时后到这儿来和我们谈谈。”

“那么，他知道了！我的天啊，他知道！”

“很显然，他是知道了一些事，但他没具体说。”

克罗伊登公爵毫无征兆地站直身躯，昂首挺胸，双手也不再抖动，紧闭双唇，毅然决然。这和他昨晚的把戏如出一辙，这只是他变色龙本领中的一色而已。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也许这样更好，就算是拖到现在，如果我去……如果我去自首……”

“不！绝对不行！坚决不行！”他妻子的双眼快要喷出火来似的。“你要明白一件事，不管你现在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两人相对无语，公爵夫人只好再次做主，她若有所思地分析着，“我们应该静观其变，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以不变应万变，弄清他的所知所求，看看他葫芦里到底下的什么药？”

一听此话，公爵好像原本还想辩驳几句。可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霜打茄子般地点点头。紧了紧身上的大红睡袍，轻手轻脚地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仅仅几分钟，他又拿着两杯未勾兑过的纯苏格兰威士忌回来了。一杯递给妻子，公爵夫人拒绝了，“你不觉得大早上就喝酒有点儿太离谱儿了吗……”

“哪有那么多规矩，你需要来一杯。”公爵把杯子硬塞到她的手里。这种挂念体贴让公爵夫人很不适应。

惊诧之余，公爵夫人还是听从了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没经过稀释的烈酒辣得难受，一下子差点儿让她背过气去。可没一会儿工夫，一股暖流便游走全身，让她感觉很舒服。

9

“再怎么糟糕，也不至于把你愁成这样吧。”

总经理套房外间的办公室里，克丽斯汀·弗朗西斯黛眉紧锁地坐在办公桌前，读着手里的一封信。听到有人向自己打招呼，她轻扬秀首定睛观看，正好看到彼得·麦克德莫特那张粗犷的脸庞，平时的坚毅决绝现在却换成了喜上眉梢，还像做贼似的在门口东张西望。

克丽斯汀同样开心地应道，“又一轮攻城夺寨、明枪暗箭开始了。算了，已经那么多了，也不差这一封。”

“我喜欢你的这个想法。”彼得在门口舒展了一下他那宽大的身板。

克丽斯汀用赞许的目光打量着他，“你昨晚一定没睡多久，现在还这么精神，可真让人佩服。”

彼得咧嘴一笑，“我一大早就和你的老板谈了一次，就像冲了场冷水浴，能不精神吗？他下来了吗？”

克丽斯汀摇了摇头，又扫了一眼刚才读的信。“他要是来了，看到这封信后会不高兴的。”

“这是机密吗？”

“也不算是，但我看这里还牵涉到了你。”

彼得在桌子对面的皮椅上坐下，洗耳恭听。

“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月前，”克丽斯汀跟他解释着，“一名男子在科隆德里大街上正走着，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只瓶子，把他的头砸得很严重。”

彼得点点头，“真丢人！瓶子是从咱们的客房里扔出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可就是找不出来是哪个客人干的。”

“那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说的是受伤的那个。”

“我记得是一位挺和气的小个子。后来我和他谈了，并且是咱们给他出的医药费。咱们的律师还写了一封声明信，宣称医药费的支付只是热心善意之举，并非对责任的承担。”

“好心并无好报。他现在已经起诉了饭店，并索赔10000美元，要求我们对他的精神损失、人身伤害、误工做出赔偿，还指责我们玩忽职守、冷漠无情。”

彼得被气得不打一处来，断喝一声，“他别想得逞，虽然我觉得不太公平，但他是赢不了官司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之前有很多类似的判例案件，这在法庭上给辩护律师提供了足够的先例引证。”

“这就足以影响判决了吗？”

“通常情况下，”他肯定了她的判断，“会有一定的影响。多少年来，法律是有传承和一致性的。比如说，匹兹堡的威廉·佩恩饭店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客房里扔出来一只酒瓶，击穿轿车车顶，并砸中车里的一名男子。之后，该男子起诉了饭店。”

“这样他都败诉了？”

“没错，他败了。地方法院判他败诉，他不服判决，又上诉到宾夕法尼亚州立最高法院，却依然被驳回维持原判。”

“为什么？”

“法院认为，一家饭店，包括任何饭店，没有义务对其住客的行为负责。唯一的例外就是，如果饭店的某位当权人，比如说，饭店经理，事先就知道事件会发生，却毫无作为，根本不去阻止事件的发生。”彼得一边继续说，一边皱着眉头努力回想。“还有一起案例，应该是在堪萨斯城。有些参会者从他们的房间里往外扔装满水的洗衣袋。当水弹坠地爆裂四溅时，行人们不知所措惊骇四散。其中就有一位不幸之人，被正在驶过的汽车撞倒，造成重伤。后来他起诉了饭店，但也以败诉告终。还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都大同小异。”

克丽斯汀很好奇，“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除了主修课程外，我在康奈尔大学还辅修了饭店法。”

“噢，我觉得这些案例听起来都太不公正了。”

“对受害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但对于饭店是公正的。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由那些侵害人个人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可是难点在于，那么多临街的房间，找出罪魁祸首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成了漏网之鱼，逍遥法外了。”

克丽斯汀入神倾听，单臂玉肘支于桌上，手掌化莲轻托下颏。阳光漏过半掩的百叶窗帘斜照在她的红发上，使其泛出赤霞琉璃般的光彩。佳人心头突生疑惑，化为俏额微蹙。此情此景，让彼得禁不住萌生起探手为她轻抚眉头的冲动。

“恕我直言，”克丽斯汀道出疑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客人的任何行为，甚至是对同店住客的侵害，饭店从法律的意义上讲，酒店都可以免责呢？”

“就刚才你我所谈的情况来看，当然是免责的。就这个问题，法律上有明确的判定，而且由来已久。事实上，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律条，都是源于古老的过去，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兴起的英国客栈。”

“讲来听听。”

“长话短说，从前的英国客栈里只有一间前厅，里面很暖和，还会燃火照明，所有的客人都睡在那里。当客人们入睡的时候，店主就要为住客们担起防盗避凶的职责。”

“听起来很合理呀。”

“是很合理。后来出现了小房间，店主仍然被指望担当同样的职责。因为小房间通常也是合住的，同一房间的住客都是，或者说有可能会是互不相识的人。”

“这么看来，”克丽斯汀揣摩着，“当时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了。”

“再以后就出现了私人房间，住客都持有自己房间的钥匙，个人隐私成为可能。法律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修订。客栈老板只负责客房不被破门而入即可，除此之外，概不负责。无论客人在房间里遭遇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都与客栈无关。”

“看来是钥匙改变了历史。”

“现在仍是如此，”彼得意犹未尽，“在这一点上，法律始终如一。当我们把钥匙交给了住客，就是把职责也交了出去，钥匙就是法律认

可的责任象征，跟在英国客栈里的做法毫无区别。这一交接意味着饭店已无权使用此房，也无权再将它提供给他人使用。相对应的，就是饭店在客人关起门来以后，不再为客人承担任何责任了。”

彼得指了指克丽斯汀放下的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位外面的仁兄，必须要把扔瓶子的家伙揪出来的原因。除此之外，他毫无胜算，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好。”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博学多才呢。”

“我可不是在有意卖弄啊，”彼得说道，“我估计沃伦也很懂法律，不过，他要是还想要一份判例汇总报告的话，我也乐意效劳。”

“他大概会欣然接受的。我在信上夹张便条吧，把你的好意传递过去。”明眸秋水，星目深眸，相对凝视，“你醉心于此，是吗？经营一家饭店，愿意和它，还有与其息息相关的一切，同呼吸共命运。”

他坦言相告，“是的，我喜欢。不过，如果可以对这里的一些事情进行更深入的改革，我会更爱这一切的。也许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早点儿着手，那样柯蒂斯·奥基夫就不会不请自来了。噢，对了，我猜你已经知道他到了吧。”

“你是第17个告诉我的人。估计在他刚刚踏上门口的人行道时，报信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了。”

“也见怪不怪吧。现在一定有好多人在心里琢磨着：他意欲何为？或者更确切地说，大家都在琢磨着：正式地宣布他意欲所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克丽斯汀告诉彼得，“我刚刚安排了一场私人晚宴，就设在老头子的套房里，为奥基夫先生和他的朋友接风。你见过他的那位朋友了吗？我听说她有点儿特别。”

他摇了摇头。“我更关心我自己的晚餐计划，和你的晚餐，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如果你是来邀我共进晚餐的话，那我今晚有空，肚子也很有空。”

“太好了！”彼得高兴得跳了起来，向克丽斯汀俯过身去约定着，“我晚上7点去接你，在公寓等我。”

彼得正要离去，突然发现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折叠的《时代花絮》。停下脚步，他看到这份和他看的那份是同一期的——黑色的头版大标题哀告着那起肇事逃逸杀人事件。他心情沉重地问道，“我想，你也看过了吧。”

“嗯，我看过了。太可怕了，你觉得呢？当我读的时候，心里感觉异常震惊恐惧。昨晚我们亲临过事发现场，所以读起时就感觉我正在目睹着惨剧的发生一样。”

彼得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瞧着她。“你说感觉？对，就是感觉，这太离奇了，我也被一种感觉困扰着。从昨晚就开始了，今早，这种感觉又缠上了我。”

“什么样的感觉？”

“不确定，我抓不住它。我最接近它的时候，感觉到的就是：我好像知道些什么，却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彼得耸耸肩，不想再纠缠下去了。“我认为，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解释，因为我们曾路过那儿吧。”他把报纸放回原处。

他大踏步地走出门口，又心有灵犀般地转过身来，看见克丽斯汀正在向他挥手。彼得也露出微笑，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

一份三明治加一杯咖啡，这就是克丽斯汀一成不变的午餐，通常是叫客房服务直接送到办公桌前。克丽斯汀的便餐还没用完，沃伦·特伦特就现身了，不过，他只是读了读信函就去饭店巡视了。克丽斯汀对老板的习惯了如指掌，这种巡视一天还不止一次，每一次都可能要好几个小时。老板的脸绷得紧紧的，没个笑模样，这让克丽斯汀打心眼儿里为他担忧。老头子走起路来还是那么僵直笨拙，克丽斯汀知道，那是坐骨神经痛正在折磨着他。

下午2点30分，给外间办公室里的其中一名秘书留了言后，克丽斯汀就动身探视艾伯特·威尔斯去了。

她乘电梯上到14层，拐上长长的走廊时，一个矮小肥胖的身影迎面而来，是信贷经理萨姆·雅库皮克。两人渐行渐近，克丽斯汀察觉到萨姆手里攥着一张纸条，面沉似水。

看到克丽斯汀，萨姆便停下脚步，“我去看了你那位病人朋友，威尔斯先生。”

“如果你要是当时也摆着这么一副苦瓜脸，一定会让他不自在吧。”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雅库皮克说道，“是他让我也很不自在。我从他那儿，就只得到了这个东西，鬼才知道这破玩意儿到底管不管用。”

克丽斯汀接过信贷经理递过的纸条，就是一张饭店的信纸，脏兮兮的，角上还有块油斑。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字，是艾伯特·威尔斯写给蒙特利尔一家银行的授权信，要求其支付200美元，并签了名。

“这个老顽固，”雅库皮克抱怨着，“半天也不怎么吭声，后来才说，他到期了就会付账。好心好意告诉他可以延付，他还不领情。”

“人穷志不短吧。”克丽斯汀打圆场，“谁都难免有一时手头紧的时候。”

信贷经理不耐烦地咂咂舌头。“打住打住！谁不缺钱啊，我还缺钱呢。有些人就这样，老是觉得这是多丢人的事似的，只要他们实话实说，谁还能眼瞅着不伸手帮忙呢。”

克丽斯汀疑惑地端详着这张即兴创作的银行汇票，“这个合法吗？”

“如果银行里有钱能跟它对上的话，就是合法的。在哪个地方签支票都没有关系，你可以签在一页乐谱或是香蕉皮上，这个随你便。可大多数账户里有钱的人，都至少会随身带着印制的空白支票。你的这位朋友可倒好，他居然说没找着。”

萨姆接过克丽斯汀递还的这张纸片，不无担忧地说道，“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这个钱他肯定有。但是，账户里也就勉强够付这一笔的，而且用上了这笔钱，他今后可能就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去了。最麻烦的是，这200美元里有一大半都要用于支付饭店的账单，接下来的陪护费用一下子就会吃掉剩下的所有钱。”

“那你打算怎么办？”

信贷经理用一只手抹了抹秃脑壳儿。“首先，我要给蒙特利尔打个电话，验证一下这张支票是否可兑付。”

“如果是空头支票呢，萨姆，你会怎么做？”

“他就得搬出饭店，至少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只能如此。当然，如果你去和特伦特先生说一说，他要是有别的指示的话，”雅库皮克耸耸肩，“那就另当别论了。”

克丽斯汀摇摇头，“我不想惊动沃伦。要做什么事之前，先知会我一声吧，我就先行谢过啦。”

“乐意效劳，弗朗西斯小姐。”信贷经理点点头，随后便迈着雄健的小步子，顺着走廊急步而去。

片刻工夫，克丽斯汀就到了1410房间的门口，轻叩几声玉立静待。

开门的是一名穿制服的中年护士，一脸严肃，戴了一副厚重的角质框眼镜。克丽斯汀自报家门，护士中规中矩，“请等一下，我要先征询威尔斯先生的意见，看他是否同意见你。”

屋里传来走动声，随后是急切的话语，“我当然要见她，快请进来，别让她在门口等着。”听到这些，克丽斯汀会心一笑。

护士返回来时，克丽斯汀提议道，“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放会儿假，我会等你回来再走。”

“那……好。”中年护士犹豫了一下就笑纳了，冷冰冰的态度也缓和了一点儿。

里面传来小老头的声音，“你去歇会儿吧，弗朗西斯小姐知道怎么照顾我，要不是她，我昨天就已经归西了。”

“好吧，”护士顺水推舟，“我10分钟后就回来，要是找我，就往咖啡厅打电话。”

一看到克丽斯汀走进来，艾伯特·威尔斯顿时春风满面、喜笑颜开。骨瘦如柴的小老头斜靠在几只枕头上，披着一件新换的老式长睡衣。小老头的整个身躯也不过就是不大的那么一小堆，怎么看都像只小麻雀。不过，和昨晚那个打蔫儿的小麻雀判若两人，今天精神着呢。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但和昨天那种死灰惨白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呼吸时仍偶尔间杂气喘，却已舒畅无阻，显然不用再那么费力了。

小老头已能谈笑风生，“谢谢你能来看我，你真是一个好人，女士。”

克丽斯汀知道，他怕麻烦人，连忙宽慰他，“不敢当，我想知道您现在状况如何了？”

“多亏了你呀，好很多了。”他朝护士刚关上的门示意着，“就是她挺凶的，就那个。”

“她那应该也是为你好。”克丽斯汀环顾四周，啧啧称赞。房间里的一切，包括小老头的个人物品，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备有药品的托盘也及时有效地摆放在床头柜上。昨晚用到的氧气罐仍在那儿严阵以待，不过现场制作的面罩已换成了更加专业的正规装置。

“是啊，她很清楚该做的事，”艾伯特·威尔斯也承认，“但要是有下次的话，我想要一个漂亮点儿的陪护待在身边。”

克丽斯汀被逗笑了，“看来你真的是好多了。”她心中犹豫着，该不该把她和萨姆·雅库皮克的谈话提及一二呢，随后，她决定还是应该避而不谈为妙。于是克丽斯汀就换了个话题，“昨晚你曾提及，是在做矿工的时候害的病，是这样吗？”

“是的，支气管炎。”

“做了很长时间的矿工吗，威尔斯先生？”

“很多年啊，多得我都不堪回首了，女士。没办法，想忘掉也忘不掉，总有些事情会提醒你的。支气管炎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这些。”小老头手心朝上摊开双手，放在床单上。映入眼帘的是因多年劳作而扭曲生节、硬茧粗厚的一双手。

一时冲动，克丽斯汀竟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我应该说，这些是您的骄傲。我想听听它们的故事。”

小老头摇了摇头，“也许等你有了大把的时间和取之不尽的耐心时再讲吧。都是糟老头子的一些老掉牙的事啦，你只要给它们一点儿机会，它们就会没完没了地烦你了。”

克丽斯汀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耐心嘛，我可有不少，而且，我可不信是一些催眠的乏味故事。”

小老头咯咯轻笑，“在蒙特利尔，有些人可不这么说呢。”

“我一直对蒙特利尔挺好奇，从没去过那儿。”

“那是一个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大熔炉，和新奥尔良在一些方面很像。”

克丽斯汀更好奇了，“这就是你每年都来这儿的原因吗？因为它们很像？”

小老头想了想，把瘦削的肩膀埋陷到枕头垛里。“不管怎样，我可都没这么想过，女士。我猜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怀旧，喜欢一些老式的事物吧。而这样的地方幸存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家饭店就是这样，一些地方的棱角已被磨去，这个你清楚吧。但是，整个的氛围还是家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最好。我讨厌连锁饭店，它们都一个样——华而不实、圆滑无棱。住在那里就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感觉一样。”

克丽斯汀稍一犹豫，又想起上午的事情已经让那个秘密过期了，便告诉小老头，“我有个对你来说不太好的消息。恐怕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不久以后就会被连锁饭店吞掉了。”

“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很遗憾，”艾伯特·威尔斯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你们这儿最近出现了财务危机。”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小老头又想了想，“上一两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端倪，现在是什么麻烦？银行信贷紧缩？抵押到期无力赎买？还是诸如此类的什么？”

这可让克丽斯汀对这位退休矿工刮目相看了，这个小老头可不简单啊，她琢磨着，尤其是对于事情真相的直觉。她微笑着应道，“可能是我扯远了，其实就应该是一句话，你一定也听说了吧，柯蒂斯·奥基夫先生今天上午抵达了饭店。”

“噢，不！怎么会是他！”艾伯特·威尔斯一下子真情流露、焦灼满面。“他会把这儿同化成他的连锁饭店那样，变成工厂，千篇一律，毫无特色。这家饭店确实该有所变化，但不是他那个变化。”

克丽斯汀第三次好奇起来。“威尔斯先生，你认为应该是怎样的变化呢？”

“我比不上优秀的饭店人知道得那么多，但我也有一些想法。我只认准一个道理，女士。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世人弄潮，似蜂蝶扑香；潮来潮去，必定会轮转不息。现如今，他们追逐华丽光鲜、镀铬金属、整齐划一。但是终究有那么一天，他们会审美疲劳，希望回归复古。那时候，他们又会重新看重真正的宾至如归，重新崇尚个性的特色和氛围。他们会渴望特别的东西，而不是和其他50座，甚至100座

城市里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东西。唯一的麻烦就是，等他们开始觉悟的时候，大多数的好地方——应该也包括这里，就都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有回忆了。”他顿了顿，问了一句，“饭店的走向什么时候会定下来？”

“这个我真不知道，”克丽斯汀被小老头的情深意切所震动，“我只是觉得，奥基夫先生不会逗留太久。”

艾伯特·威尔斯点了点头，“我一直听说，他在哪儿都不会停留太久，一旦他盯上了什么就会迅速出手的。哦，我还是觉得很遗憾，真要是这样，我今后就不会再来了。”

“我们会想念你的，威尔斯先生，至少我会——假设在震荡后我还能留下来的话。”

“你会留下的，女士，你想去哪儿就会留在哪儿。不过，现在有些机灵的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在饭店里一直干下去也没什么出息。”

克丽斯汀哈哈大笑，未予置评。接着，他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相谈正欢时就被一声轻叩打断，紧接着监护人般的护士就不请自入了。她一本正经地对克丽斯汀说，“谢谢你，弗朗西斯小姐。”然后做作地看了眼手表，宣布着，“病患用药时间已到，他该休息了。”

“我也该走了，”克丽斯汀说道，“如果明天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你的，威尔斯先生。”

“你要能来我会很开心。”

克丽斯汀起身离去时，小老头冲她挤了挤眼睛。

＞＞＞

克丽斯汀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便条，请她给萨姆·雅库皮克回电话。她依言而行，电话拨过去正好是信贷经理本人接的。

“这个消息你一定愿意听，”萨姆说道，“我给蒙特利尔打过电话了，你的朋友应该没什么问题。”

“真是好消息，萨姆，那边怎么说？”

“噢，说起来有点儿奇怪。他们不告诉我他的信用等级，这可以理解，通常银行应该是保密的，只是说见票支款。当我报出款额的时候，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所以我猜，你的朋友并不缺钱。”

“我真高兴。”克丽斯汀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我也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盯住他的客房消费账单，可别滚得太大了。”

“忠犬萨姆，”克丽斯汀哈哈大笑，“谢谢你的电话。”

10

柯蒂斯·奥基夫和多萝西在相连的套房里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多萝西把两人的行李打开整理了一番，这可是她乐此不疲的活儿呢。而在两间客厅中较大的一间里，“饭店大王”则捧着财务报表看得津津有味。这样的文件还有不少，都躲在一个蓝色的文件夹里。这个文件夹可是个宝贝，上面赫然标记着，“机密：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初步调查报告”。

多萝西一丝不苟地把彼得·麦克德莫特订送的巨无霸果篮研究了个透，精挑细选了一个苹果，开始认认真真地切片。这期间，也就几分钟的工夫，奥基夫手边的电话竟响了两次。

第一个电话是沃伦·特伦特打来的，主要是礼节性的问候，有劳大驾光临，不胜荣幸等。还有就是客套地询问，安排是否妥当、满意之类。奥基夫当然也要客气客气，“我亲爱的沃伦，好得不能再好了，奥基夫饭店也就不过如此呢。”并欣然接受了圣格里高利饭店老板私人晚宴的邀请，表示一定会带着多萝西去叨扰。

“我们非常荣幸，十分乐意去你的套房看看，”饭店大王绵里藏针地说道，“噢，对了，我也很欣赏你住的那套房子呢。”

沃伦·特伦特也不示弱，冷冰冰地顶了回去，“我还真就怕你惦记着呢。”

奥基夫哈哈大笑，志在必得，“我们晚上再聊，沃伦，看来我们要谈个小交易。不过，我今晚主要是期待着和一位伟大的饭店人煮酒论

道呢。”

奥基夫刚放下电话，多萝西就把眉毛皱了起来，“柯蒂斯，他要是真那么伟大，怎么会把饭店卖给你呢？”

虽然知道她根本听不懂，奥基夫还是像平时一样郑重其事地回答了她，“主要是因为我们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他却还在故步自封。当今的时代，只做饭店经营大师已远远不够了，你还必须是一位过硬的成本会计师。”

“哇，”多萝西惊叹着，“这些苹果可真大呀。”

第二个电话紧跟着就打了进来，是从饭店前厅拨过来的付费电话。对方报出了身份后，奥基夫说道，“噢，奥格登，你的报告我正读着呢。”

顺着电话线向下11层，饭店前厅的玻璃电话间里，讲电话的是一名会计师模样（他其中的一个身份就是会计师）面色蜡黄的秃头男子。他的同伴，一名年纪较轻的男子，则站在电话间外面等候着。奥格登一边和奥基夫讲着电话，一边朝同伴点了点头，示意电话已通。

密电者奥格登·贝利，家住长岛，在饭店已经入住了两周，登记时用的姓名是来自迈阿密的理查德·方登。肩负特殊使命的他，出于天性的谨慎，弃用了内线电话和他位于4层的客房电话，而选用了难以追踪的公用电话。现在，他正用其异常短促而又无比清晰的声调汇报着，“还有几点容后详述，奥基夫先生，不过，最近的这一条消息，您一定感兴趣。”

“很好，15分钟后，你过来见我。”

放下电话，柯蒂斯·奥基夫饶有兴趣地和多萝西开玩笑，“真高兴你喜欢这些水果，要不是为了你，我就叫他们不要上果篮了，免得把

这儿弄得像收获节似的。”

“哦，我可没那么喜欢吃水果。”婴儿般天真的蓝眼睛又睁得大大的，“可是你从来都不吃，我就是觉得，不吃太浪费了。”

“饭店里没有什么是会浪费掉的，”他又开始对牛弹琴，“你所不欲，他人所求。你剩下的一定会有人惦记着——也许从后门就被顺走喽。”

“我妈妈特别喜欢水果。”多萝西扯下一串葡萄吃起来，“她要是有这么一篮子水果可就乐坏了。”

奥基夫把刚才拿起的财务报表放下。

“那就送她一个果篮如何？”

“你是说，现在？”

“为什么不呢？”他又拿起了电话，接了饭店里的花店。“我是奥基夫先生，你们往我的套房里送过水果，对吗？”

应答的女人一下子紧张起来，“是的，先生，有什么不妥吗？”

“很好。我再要一个一模一样的果篮，请电报订送到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记在我的账上。请稍等。”他把话筒递给多萝西，“给他们一个详细地址，给你妈妈留言。”

刚放下电话，多萝西就情不自禁地一下子搂住了奥基夫，“哇，柯蒂斯，你最好了！”

奥基夫享受着她发自肺腑的欢愉。脑子里却在琢磨着另一件事：真是奇怪，虽然多萝西和她的前任们一样，对贵重礼物来者不拒，可

是，她却特别醉心于一些小事情——就像现在这样的小恩惠，也能让她兴高采烈。

奥基夫读完了文件夹里的材料，刚刚好15分钟时，叩门声响起。多萝西去应门，带进来拿着公文包的两个人。一个是打电话的奥格登·贝利，另一个是他的同伴肖恩·霍尔。

奥基夫看着霍尔，感到很有趣，不就是他上司年轻时的样子吗？差不多是10年前的贝利吧。10年后，霍尔一样会是面色蜡黄，并拥有和贝利如出一辙的专注表情。毫无疑问，这种专注是要依靠多年来盯着财务报表、写着财务预算才能被打磨出来的。

饭店大王亲切地跟这两个人打着招呼，他们也算是贵客了，尤其是奥格登·贝利——现在应该叫他理查德·方登，那是奥基夫手下一位经验丰富的关键人物。除了是一名过硬的会计，贝利还有做间谍的潜质。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大摇大摆地入住任何一家饭店，在饭店管理层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监视一两周，随后就能做出一份财务分析报告。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这份报告在事后会被证明，竟与饭店当时的保密数据相差无几。霍尔则是贝利亲手挖掘并培养的接班人，出众的天赋，难得的人才，以后必将深得真传。

奥基夫客客气气地请二人喝上一杯。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两人都知趣地婉言推辞了。师徒二人在老板对面的长背椅上坐下，应该也摸清了这位老板的脾气，似乎知道要先完成一项礼节仪式，才可以打开提包，正式汇报。多萝西对他们的事不感兴趣，在房间的另一边把注意力又放到了果篮上，专心致志地剥着香蕉。

“先生们，很高兴你们能来，”柯蒂斯·奥基夫就像这次密会不是几周前就约好了的似的，“不过，也许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应该感谢万能的上帝，赐福我们所有人。”

话音未落，这位饭店大王已麻利地从座位上顺势滑到地板上，双膝跪地，双手虔诚地在胸前合握。这套动作可是长期祈祷练就出来的，自然而顺畅。奥格登·贝利应该是多次磨炼出来了，也很自然地如法炮制，像模像样地面带虔诚恭顺。年轻的霍尔还犹豫了片刻，随后便也装腔作势地照葫芦画瓢起来。奥基夫瞟了一眼多萝西，她还在心无旁骛地啃着香蕉。“亲爱的，”他相信主的宽容，心平气和地劝勉着，“我们要祈求主赐我们心想事成呢。”

多萝西放下香蕉。“好的，”非常合作地应着，也从椅子上滑跪下来，“我跟你是同路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数月前，她对她的“赞助商”频繁祈祷，而且经常是在不可思议的时刻——无所适从，完全搞不清楚他为何如此。可最后，她还是像以前一样，适应并接受了这个附加的服务项目。“毕竟，”她曾跟一位朋友吐露过心声，“柯蒂斯出手阔绰，既然我都吃他的、用他的、靠他养着，也不在乎那一跪了。”

“万能的上帝，”柯蒂斯·奥基夫咏诵着，双目紧闭，双颊微红，雄狮般的脸庞此时变得祥和安宁，“如尔所愿，赐吾所愿，心想事成，马到成功。吾等祈助，顺承此店，以尔之名，教皇之名，圣字当头，格里高利。吾等诚祈，纳其吾部，得幸于尔，降信于吾，壮哉伟业，甘为尔仆。”就算是与上帝讨价还价，柯蒂斯·奥基夫也喜欢单刀直入，毋庸赘言。

他昂起了头，口吐莲花般滔滔不绝：“再者，如此事诚为尔愿，吾等诚祈如此，吾等祈愿速战速决，吾等祈愿节俭经济。所获之财，吾仆所掌，万万不敢，无度挥霍，暂为保管，后奉尔用。吾主上主，亦祈赐福，降至吾敌——那些与吾谈判之人，那些代表此店之人。祈求他等，依尔所愿；祈求他等，神志清明；祈求他等，从心而动；祈求他等，谨言慎行。最后，祈求吾主，与吾同在，旺吾伟业，促吾事兴。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吾等奉献，添砖加瓦，担保吾主，再添荣

光。阿门。现在告诉我，先生们，这家饭店我至少要出多少钱才可以拿过来？”

奥基夫这时已经麻利敏捷地“弹”回到座位上了。足足停顿了一两秒钟，其他人才意识到最后一句不是祷告词，而是开始谈正事了。贝利的反应最快，动作也不慢，弹簧般地起身落座，掏出手提包里的材料。霍尔则入行较晚、学艺尚浅，现在才面露惊慌，手忙脚乱地跟着师父行动起来。

奥格登·贝利毕恭毕敬地开始汇报，“我还是不说价格了，奥基夫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多少钱当然还是要您自己拿主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一笔2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本周五就到期了，这会让谈判轻松一些，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那么肯定吗？不会有什么变故？有没有听说续约的意向？还有没有其他人要接手？”

贝利摇摇头，“我在这里打通了一些相当可靠的渠道，他们向我证实了，没有变故。金融机构里也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主要是饭店亏损严重，这个我向您提交过报告；还有就是经营不善，这一点，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了吧。”

奥基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又打开了先前研读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单页打印件。“你对于潜在收益的看法是不是有点儿太乐观了？这可不太像你的风格。”他狡黠的眼睛正撞上贝利的目光。

“会计师特工”挤出了一丝拘谨的浅笑，“您也知道，我可没有夸大其词的爱好。一旦开发建立起新的收益来源，再加上重整优化后的固有来源，收益飞涨绝对是不容置疑的。而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这里经营管理的状况。现在的这个底子实在是惨不忍睹了。”他冲霍尔点点头。

“肖恩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

霍尔有点儿腼腆，扫了一眼笔记，开始在老板面前表现起来，“这里布令不畅，执行不力。造成的结果就是部门领导在某些情况下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最好的例子就是食材采买，那个……”

“等等。”

老板一声叫停，霍尔马上住口。

柯蒂斯·奥基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没有必要跟我说细节，最后细节的把关靠的是你们，在这样的会上，我要的是大局观、长镜头、全景画。”尽管不算过于严厉，但首秀的霍尔已经涨红了脸，房间另一边的多萝西都被吸引了，向他投出同情的一瞥。

“据我所知，”奥基夫直接提问，“除了管理羸弱，还有一大批家贼硕鼠监守自盗，损公肥私。”

小会计师连连点头，“好大一批，先生，尤其在餐饮方面。”他又想把自己秘密刺探各个酒吧、休息厅的成果全盘托出，好在长了记性，及时咽了回去。心中暗自提醒自己，等到并购完成，本部“改造别动队”进驻饭店以后，再对这些细节做出处理也不迟。

虽然肖恩·霍尔资历尚浅，经验不多，但也知道奥基夫连锁饭店吞纳新分店时的基本程序，大致都是一成不变的模式。

第一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进行任何接触谈判的数周前，通常由奥格登·贝利带队的“谍报队”先行出动，进行火力侦察。他们会先以普通宾客的身份入住目标饭店。然后，通过机敏而又系统的观察，辅以偶尔的贿赂打点，最终收集整理出一份财务及经营管理的调研报告。该报告主要探究目标饭店的缺点，预估发展潜力以及尚未发掘的优势。

如果条件允许适当——就像现在的这起并购，还有必要在饭店的外部，本市的商界中，进行一番谨慎保密的问询。奥基夫这个名字本身的魔力，再加上与全美最大饭店连锁帝国预期交易往来的可能性，这两者的合力就足以挖掘出任何想要的信息。肖恩·霍尔很早就意识到，在金融界里，实用的利己主义会比忠实诚信领先不止一个层次。

第二步，粮草已动，兵马可行。被涓流成河的情报武装了大脑的柯蒂斯·奥基夫，这时候就可以亲自出马，在谈判场上温酒斩将了。情况也通常如此，奥基夫还真的极少失手。接下来就该是第三步，单挑得胜，大军冲杀。“改造别动队”这时候就该进场了。

由奥基夫连锁帝国副总经理带队的“改造别动队”，可是一支作风顽强、雷厉风行、由经营管理大师们组成的队伍。他们有能力也确实做到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任何一家饭店改造成以奥基夫连锁饭店模式为标准的样板分店。“改造别动队”最初的动作一般触及人事和行政，随之而来的，才是大范围的改造重建和物品设施的升级换代。

最重要的是，“改造别动队”动手时要面带微笑，给所有涉及人员都要吃颗定心丸：绝没有暴风骤雨式的清洗和激变。但其实，那颗定心丸往往只是安慰剂而已。正如一位队员所描述的：“我们进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宣布，不考虑任何的人员变动，然后我们才能消消停停地裁员减人。”

肖恩·霍尔断定，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也是在劫难逃。

霍尔这个有思想，而且作为受过基督教贵格会教育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困惑于自己在这些事情中充当的角色，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为虎作伥。虽然才晋升为此类并购项目的执行者不久，他也已眼睁睁地目睹过好几家颇具赏心悦目特色的个性饭店，在被活活地吞掉后，

又被同化成连锁经营样板分店的案例。整个过程让他有点儿难过，有时也对不顾道义、唯利是图的做法感到愧疚。

但是，这些难过愧疚在个人野心和金钱面前可就不值一提了。柯蒂斯·奥基夫出手大方，给他的回报丰厚诱人。肖恩·霍尔的月薪支票和不断增加的银行存款足以让他称心如意，并成为治疗他难过愧疚的灵丹妙药。

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虽然现在还只是不着边际的白日梦，但他还是觉得，只是虚无缥缈地想想就已然很好。上午刚进这间套房的时候，说他一见钟情实不为过。虽然此刻，他一直不敢直视多萝西，但他其实已经魂不守舍。她那冰肤雪肌、月光秀发、海水杏眼和难以抗拒的性感，似圣光普照充盈满屋。这些都给了肖恩·霍尔从未有过的震撼，即使他那位肤色略深的美妻——网球场上的开心果、家长和教师联谊会的记录秘书，也从没让他这么魂牵梦萦过。

霍尔的白日梦不断演绎，又冒出了一个想入非非的念头：想想那位柯蒂斯·奥基夫，虽然现在应该已经富可敌国了，想当初不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会计师吗?

霍尔的美梦被奥基夫的一个问题给惊醒了。“你认为这里的糟糕管理是自上而下，已经烂到骨子里了吗？”

“并非如此，先生。”肖恩·霍尔看了看笔记，摒除杂念集中精神。这个问题可问到他的专业上了，近两周，他主攻的就是这个方向。“有一名男子，副总经理麦克德莫特，似乎是一位相当能干的人才。他今年只有32岁，康奈尔大学斯塔特勒酒店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不过可惜的是，美玉有瑕，他有不良记录，本部已核实，这是他们提供的报告。”

奥基夫仔细研读着年轻会计师递过来的一张单页纸，里面精要地记述了彼得·麦克德莫特的职业发展史：被华尔道夫扫地出门，屡败屡战的求职长跑，最终被圣格里高利不拘一格收纳进来。

饭店大王递还了麦克德莫特的精要记录，未予置评。麦克德莫特的去留是“改造别动队”的事，但队员们都知道柯蒂斯·奥基夫的脾气，关于这一点，很固执，那就是奥基夫帝国的员工必须是清清白白、白璧无瑕。就算麦克德莫特再出色，也会被帝国所不容。

“其他低一些的职位上，还有几个不错的能人良才。”肖恩·霍尔继续举贤荐能。

又密谈了大约一刻钟，最后柯蒂斯·奥基夫宣布，“谢谢，先生们，之后有什么重要的新情况都要给我打电话，否则的话，我可要找上你们了。”

多萝西送客出门。

等她回来时，柯蒂斯·奥基夫已经在两名会计师刚才就座的长背椅上，双目微合双腿舒展地躺下了。在其打拼事业的初期，他便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利用一天中的零碎时间小憩养神。这让他的下属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位老板简直就是精力充沛到用之不竭的程度。

多萝西轻轻地送上香吻，养精蓄锐的奥基夫感觉到了她的湿吻润唇，丰满娇躯轻触其身。她又用纤纤玉指轻抵着奥基夫的后脑，在发际线轻按慢揉着，一缕柔丝轻撩着他的面颊。消受着温香软玉的奥基夫睁开双眼，面带微笑，“我正在充电呢。”随后又惬意地挑逗，“不过，你这种充电的方法好像更有效呢。”

她用手指揉捏了足足10分钟，奥基夫终于感到又精力充沛了。舒展筋骨，双目重开，奥基夫挺身坐起。随后，他便起身站定，伸出双

臂拥向多萝西。

多萝西狂热地扑向他，好像要把整个身体都镶嵌进去似的紧紧相拥。奥基夫感觉到她体内一直郁积着的色欲火苗一下子被引燃，爆裂成凶猛迫切的肉欲烈焰。

奥基夫欲望的干柴也被撩拨得越燃越烈，他引着多萝西进了隔壁的卧房。

11

饭店警卫长奥格尔维，在拨给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简短却又诡秘的电话里声称，一个小时后会来拜访。可是事实上，他却足足多耗了一倍的时间。这一招可害苦了公爵夫妇，当套房大门的蜂鸣门铃终于若有若无地响起时，他们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差点儿就绷断了。

公爵夫人一个人亲自应门，此前已经编了个差事支走了女仆，而那位面如满月、惧犬如狼的男秘书，则被残忍地差遣去遛贝灵顿梗宠物犬了。公爵夫人现在依然紧张忧虑，担心着遛狗的男秘书和外出的女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回来了。

奥格尔维带着浓重的雪茄烟气跨步进门，尾随公爵夫人前往客厅。公爵夫人利目圆睁，盯着“肥桶”嘴上的半截雪茄，冷冷地告诫着，“我和我丈夫都讨厌太重的烟味，请你掐灭它好吗？”

警卫长那挂着双下巴的脸上讥色顿现，用眼睛审视着她。接着，他又环顾起宽敞舒适、陈设讲究的房间。此时，公爵就在房间里，无所适从地背对窗子面朝二人。

“二位的环境真是不错啊。”奥格尔维不紧不慢地把讨人厌的雪茄从嘴里拿下，磕掉烟灰，顺手把烟头往右边的装饰壁炉里一弹。可惜并没有弹中。他也不在乎，对掉在地毯上的烟头看都不看。

公爵夫人紧闭双唇、银牙紧咬，厉声发问，“我想，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讨论陈设装潢吧。”

“肥桶”赏识地咯咯笑了，带动着肥胖的身子一直颤。“不，夫人，你可不能这么说，可我就是喜欢好东西呢。”他压低了那与之身形相悖的娘娘腔，“我很喜欢你们的车呢，你们停在饭店里的车。是一辆捷豹，没错吧？”

“啊！”这不是在说话，而是克罗伊登公爵在急吐一口气时所发出的声音。他妻子迅速地瞪了他一眼，以示警告。

“我们的车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就像公爵夫人的问题是一个信号暗语似的，警卫长变得警觉起来。他突然问道：“这里还有别人吗？”

这回倒是公爵开了腔，“没有，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是真是假得查查看。”“肥桶”也疾速如风，在整个套房里转了一圈，挨个房间都打开门查了一遍。很显然，他对房间的构造很熟悉，最后还是不放心，又打开了套房的大门瞧了瞧，才心满意足地关上门回到了客厅。

公爵夫人在直背椅上坐下，把奥格尔维晾在那里干站着。

“这样啊，”奥格尔维可能是被晾出火了，单刀直入，“那场交通事故，肇事逃逸的就是你们。”

公爵夫人直盯着他的眼睛。“你在讲什么天方夜谭？”

“为什么不承认呢，女士，这可是事实呀。”他重新掏出一支雪茄，咬掉茄帽。“你们看报纸了吧。广播里还有不少呢。”

公爵夫人惨白的脸上双颊泛红。“你说的是我听过的最令人作呕，最荒谬……”

“你给我闭嘴！”奥格尔维暴虐地喷出了一句，撕掉和气的伪装，凶相毕露。根本也不搭理公爵，奥格尔维拿着没点着的雪茄，在其异性对手的鼻子底下晃动着。“你给我听着，我尊贵的夫人，整个城市都炸开锅了——警察、市长，所有人都发疯了。他们要是挖到了昨晚那个人，让那对母女双双毙命的那个人，闯了祸立刻抱头鼠窜的那个人。你猜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重重惩治，不管挖出来的是谁，也不管挖出来的那个人顶着什么尊贵的爵位，他们都会往死里咬。现在，我可是什么都知道了，如果我要是行使我的权力，你信不信？在你眨下眼的工夫就会有一队警察站在这儿。但为了公正起见，我可还是决定先来这儿跟你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所以呢，我想先听听你们怎么说。”他眨了眨眼，随即又狰狞了起来。“如果阳关道你不想走，那好，你现在就可以跟我这么说。”

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家族传承了350年的傲慢血液在她的体内彻底沸腾了，不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她腾地一下子暴跳起来，面色铁青、怒不可遏，一对灰绿色的眼珠怒火迸发。她哪里容得这么一个下流的家伙在这儿撒野，用熟悉她的人听到后立刻就会缴械投降的腔调和警卫长正面对上了，“你这个烂到骨子里的流氓！你这个狗胆包天的东西！”

这一下子就把自信满满的奥格尔维给镇住了。可是，那个无人搭理的克罗伊登公爵突然插了句嘴，“逃脱不掉了，老太婆，我害怕，我们尽力了。”他直面奥格尔维，坦诚相告，“你说的没错，是我惹的祸，我开车撞死了那个小姑娘。”

“这才像话嘛，”奥格尔维终于恢复了信心，把雪茄点上。“看来，我们可以开始正常地交流了。”

身心俱疲的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做了一个投降的手势，退回到座位上颓然地坐下了。她合握双手借以掩饰着它们的颤抖。“你知道多少？”她开口问道，似乎真的打算议和了。

“噢，很好，听我慢慢说吧。”现在这位警卫长的底气更足了，慢条斯理地喷了一口雪茄，好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就像那缥缈的蓝色雪茄烟雾一样轻松自在。小眼睛满是讥讽地瞅着公爵夫人，似乎就是要故意挑衅，激她反击似的。公爵夫人没上激将法的当，只是厌恶地擤擤鼻子，沉默不语。

奥格尔维指着公爵，“昨天晚上，夜色尚早的时候，你去了在爱尔兰河口区的林黛之家，开着你那辆捷豹豪车，还带着一位小宝贝吧。我猜你是这么叫她的呢。无论如何，你该不会咬文嚼字地挑我的理吧。”

奥格尔维又瞅了瞅公爵夫人，咧嘴笑了笑。公爵厉声喝道，“继续说！”

“好呀，”洋洋得意的“肥桶”又转向公爵，“据我所知，你在赌桌上赢了100美元，却又在酒吧给败掉了。然后，在你和一帮真正带劲的玩伴进行第二轮对决时，你妻子就打车逮你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那让我来告诉你，公爵。我在这座城市和这家酒店已经待很久了，我的朋友遍天下。我助人人，人人助我，比如说哪儿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我。这家店的住客，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却还能躲过我这对顺风耳的可不多呢。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不知道，或者都不认识我。他们真的以为，把小秘密藏着掖着就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一走了之了呢。其实那是我懒得搭理，放他们一马的。但今天这事除外，我必须得管。”

公爵冷若冰霜地说道，“我明白了。”

“但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好奇可是人类的天性，我也不例外，夫人。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他在那种地方的呢？”

公爵夫人有点儿犹豫，“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好吧，告诉你。我丈夫有边打电话边记录的习惯，之后还老是忘了销毁记录。”

警卫长责怪地咂着舌头，“就这么一个粗心的小习惯，公爵啊，你看看，现在都把你害成什么样啦。好，下面的故事是我猜的，你们看准不准？你和你妻子离开赌场回饭店，你开的车，对吧？如果要是你夫人开，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呢。”

“我太太不会开车。”

奥格尔维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这就能说通了。不管怎么样，我估计你是喝多了，但是好的……”

公爵夫人突然也恍然大悟，厉声断喝，“那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是估计的了！你不可能证明……”

“夫人，我要是想，我就什么都能证明。”

公爵反而提醒起夫人来，“你最好让他把话说完，老太婆。”

“这才对嘛，”奥格尔维又得意了一把。“坐好了，竖起耳朵好好听着。昨晚，我看见你们是从地下楼层进来的，那就是说，没敢从前厅大大方方地走。你们当时看起来正好还心惊胆战的，而且就你们俩人，也没让别人跟着。我当时偏偏也要进来，就让我撞上了。我当时还很纳闷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过了吧，好奇可是人类的天性，而我也不例外。”

公爵夫人喘了口气，“继续吧。”

“昨晚深夜，肇事逃逸的消息就传出来了。预感到可能碰上好运了，我就到车库偷偷地瞧了瞧你们的车。也许是歪打正着吧，你们的车子远远地停在了角落里，还被柱子挡住了。过往的车辆都没注意到还有辆捷豹停在那儿呢。”

公爵舔了舔嘴唇，“我看这应该已经无关紧要了吧。”

“可别这么说，应该说十分紧要才对呢，”奥格尔维适时地给了一颗甜枣。“总之，有所察觉后，我就顺藤摸瓜，跑到警察总署刺探了一番。那里也有我的朋友。”他停下来吐了口烟，而那两个听众只能默不作声地等待下文。雪茄头眨眨红眼睛算是醒过来了，他还看了看，确定燃着了才接着说正事。

“警署那边正顺着三条线索朝你这边挖呢。第一条线索：他们发现了一个轿车前大灯的灯罩装饰框圈，并断定是在车子撞击孩子和妈妈时碰掉的。第二条线索：一些轿车前大灯的碎玻璃。第三条线索：他们正在检测孩子的衣服，料定会发现擦损痕。”

“什么痕？”

“擦损痕，公爵夫人，就是衣物大力摩擦某硬物时留下的痕迹。如果摩擦物是车辆挡泥板那样的光滑物体，那么，所留痕迹就能用上了，就会像指纹一样，可以追根溯源。警署实验室的兄弟们用的方法和采集指纹时一样——在衣物上面撒些粉，然后擦损痕就会现形了。”

“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公爵好像在说着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以前还真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不大。你的车灯已经破损了，装饰框圈也没有了。毫无疑问，这两条就对上了，就算没有擦损痕和血迹也能确定，就是那辆捷豹干的好事。噢，对了，我忘

记告诉你们了，还留下不少血迹呢，虽然在黑漆面上看起来不太明显。”

“噢，天啊！”公爵夫人单手掩面，秀首侧转。

她丈夫准备摊牌，“你打算怎么办呢？”

“肥桶”搓搓手，低头欣赏着他那肥厚的手指头。“我刚才都说了，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先听听你们怎么说。”

公爵现在已经自暴自弃了，“还用我说什么吗？你什么都知道了。”他又想故技重施地挺起胸膛，可这次也许是因为知道不是演戏，竟然没有挺起来。“你最好叫警察来吧，将一切做个了断。”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倒费不了多长时间。”“肥桶”用极不相称的娘娘腔若有所思地说道，“木已成舟，逝者已逝，现在再匆匆忙忙地去自投罗网也是于事无补了。而且，去了警署你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招待你啦，公爵，你不会喜欢的。不，先生，你绝对会恨之入骨的。”

夫妻二人一起慢慢地抬起头望着他，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

“我一直有所期待啊，”奥格尔维准备再点拨点拨，“两位能有所提议。”

公爵也不敢先捅破，迟疑地试探着，“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我明白，”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倒是爽快，“你要钱，是不是？你是来敲诈的。”

如果她的快人快语是想敲山震虎的话，效果可不尽如人意。警卫长耸耸肩，“你怎么说都行，夫人，我不在乎。我来就是助人为乐的，当然了，我也得糊口吧。”

“给你钱就能堵住你的嘴吗？”

“我想，会吧。”

“但是，正如你所说的，”公爵夫人切中要害，暂时地恢复了以往的沉着镇定，“堵上你的嘴又有什么用。那辆车早晚都会被挖出来的。”

“我估计也是，早晚的事。但也许还有可能瞒天过海，个中理由嘛，我还不想说。”

“现在，就请你说出来。”

奥格尔维在摊牌之前还要投石问路，“我现在还有件事没完全想明白。撞到小女孩后，你们怎么会往城外跑，而不是直接回到这儿呢？”

“我们迷路了，”公爵夫人坦言，“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走反了。新奥尔良就是这副德行，长街宽道还弄得七扭八歪的。最后，我们是顺着小路绕回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奥格尔维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但是，警察可想不到会是这样。他们现在把重点放在出城的人身上。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他们还在郊区和城外碰运气呢。他们迟早会杀回来的，着手搜查市区，但现在还不会。”

“杀回来要多久？”

“也就三四天吧。他们要先搜查的地方可不少。”

“这个怎么能帮到我们？我说这个时间差。”

“也许有用，”奥格尔维很配合，“假如没人注意到那辆捷豹，没看见它趴在这儿，你们算是先赚到了。然后，你们再把它弄走。”

“你是说弄出路易斯安那？”

“我的意思是弄出南部。”

“说得倒轻巧。”

“当然了，夫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周边各州——得克萨斯、阿肯色、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等，都正擦亮眼睛盯着各方寻找你那辆‘擦破皮’的捷豹呢。”

公爵夫人考虑另辟蹊径，“有没有可能先维修一下？如果能掩人耳目地修好，我们可以出大价钱。”

警卫长凝重地摇摇头。“你要是那么干，还不如现在就去警署投案自首呢。路易斯安那所有的修配厂都被责令，一旦发现像你这样的车子需要维修，必须立即通知警方。他们也乐意照办，你们现在可是抢手货呢。”

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大脑又可以高速运转了，但始终紧紧地绷着一根结结实实的弦，不能被别人带着跑。她心里很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必须要冷静，要理智。最后这几分钟的谈话似乎成了唠家常，倒不像是在讨价还价地转动着俄罗斯轮盘。她要保持这个势头，伺机掌握主动。没办法，她也意识到了，抉择的重担又一次选择了她。她的丈夫已经被动地把命运交给了她，她现在只能忐忑地与这个歪心眼的“肥桶”进行对弈了。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算计好每一步。灵光乍现，她脑中又蹿出了一步棋。

“你刚才说，我们车上有件东西被警察发现了，那个叫什么？”

“车灯罩装饰框圈。”

“能从它查到本车吗？”

奥格尔维肯定地点点头。“他们能查出来那东西是属于哪款车的，它的厂家、型号，也许还有年份，八九不离十。从碎玻璃也能查出这些信息，不过，你的这辆是进口车，要好几天才能确定。”

“几天以后，”她继续主动发问，“警察就会锁定捷豹了吗？”

“我想应该如此。”

今天是星期二，如果“肥桶”所说属实，那么至多也就能拖到星期五或是星期六。冷静计算后，公爵夫人得出了结果——事态集中于一个关键点上了。假设能收买这个饭店里的人，那他们唯一的一丝希望就在于是否能够迅速地将车辆弄走。如果能弄到北方，找个新奥尔良惨剧和搜查波及不到的大城市，然后，他们就可以偷偷摸摸地把车修好，清除罪证了。那么，就算过后有人再盯上他们，也只能空口无凭了。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能把车子弄走。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白痴警卫说得没错：北上必经的周边各州和路易斯安那一样，对于过往车辆一定会如临大敌、死盯严查。每一支公路巡逻队，都会一眼不眨地寻觅着一只丢了框圈的破损前灯。估计还会设下多重路障。想要不被眼尖的警察逮到，可是难于上青天啊。

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儿胜算都没有。如果夜出昼伏呢？公路以外也有不少能隐蔽停靠的地方。这么做可是相当冒险，不过，总比坐以待毙要强。可能还有不少小道僻径可以走，可以选个非常规的路线来掩人耳目。

绞尽脑汁的事还有不少，现在该是各个击破的时候了。不走主干道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如果不熟悉地形的话，一路上就会举步维艰。克罗伊登夫妇肯定对这条路很不熟悉，同时他们还都不善于使用地图。

而且当不得不停车加油的时候，两人的言谈举止也会露馅儿，显贵当然到哪儿都那么显眼。这也是没办法……只能富贵险中求了。

或者，一定要他们亲自身犯险境吗?

公爵夫人直面奥格尔维。“你要多少？”

这突然的发问，又把他镇住了。“这个……我猜你们有的是钱。”

公爵夫人冰冷彻骨，“我在问你，多少钱？”

“猪崽眼”眨巴了几下，“10000美元。”

虽然这个数是她预料的两倍，但她就是有本事不动声色。

“如果花了这么一大笔冤枉钱，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肥桶”好像犯糊涂了，“就像我说过的，我保证守口如瓶。”

“要是我不想给呢？”

“肥桶”耸耸肩，“我就去前厅，打个电话呗。”

“不给！”她字正腔圆地声明，“一个子儿都没有。”

公爵又像以往挨骂时那样，不自在地扭动着身子。而警卫长显然黔驴技穷了，半球般的肥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好呀，你听着……”

“你闭嘴。”她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听着。”一双利目直盯着他的脸，而自己那张俊美大气、颧骨高高的脸则摆出了最威严傲慢的模样。“给了你钱，我们也一无所获，只不过是多了几日的苟延残喘而已。你刚才已经把这说得够明白的了。”

“这可是一个机会，留给你的……”

“闭嘴！”她的声音似乎带着劲风，劈头盖脸地抽了过来。目光如利刃般刺穿“肥桶”的软皮囊。他吞咽了几口，怏怏地忍气吞声了。

接下来，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心里明白，应该是她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行功了。不能犯错，不能迟疑，不能草率，因为她自己也快黔驴技穷了。她把血本儿全押在了“肥桶”的贪婪上。这是她认为唯一有可能押中的头奖，确保结局万无一失的豪赌。

该行动了。公爵夫人毅然决然地宣布，“我们不会给你10000美元的。但是，我们会给你25000美元。”

警卫长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作为回报，”她平心静气地说道，“你得把我们的车开到北方去。”

奥格尔维毫无反应，瞠目结舌地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术似的。

“25000美元，”她又重复了一遍。“现在就给你10000美元。剩下的15000美元，等我们在芝加哥见面的时候付给你。”

“肥桶”依然哑口无言，只是舔了舔嘴唇。他似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小圆眼珠对上了公爵夫人的锐利目光就挪不开了。鸦雀无声的气氛浓浓地僵在那儿，怎么也化不开。

随后，在公爵夫人魔咒般的注目下，“肥桶”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无语。最后，奥格尔维终于能出声了，“您讨厌雪茄是吧，公爵夫人？”

她刚一点头，“肥桶”就立刻掐灭了烟。

12

“真是很古怪。”克丽斯汀放下那花花绿绿超大号菜单。“这周我有感觉，一定有大事发生。”

彼得·麦克德莫特坐在餐桌的另一边，银白色的餐具和浆挺的白色桌布交辉泛光，映着彼得灿烂的微笑，“也许已经发生了呢。”

“不，”克丽斯汀没那么容易为情所动，“至少，非你所指。我心中忐忑，很不舒服的感觉。我希望可以甩掉它。”

“食物和佳酿会帮助你的。”

克丽斯汀哈哈大笑，都这么说了，就不该再扫兴了。她很配合地合上菜单，“你请客，你点单，我们两个的。”

他们浪漫的烛光晚餐选在了法国区的布伦南餐厅。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前厅，设有赫兹租车服务台，彼得从那儿租了一辆车。一个小时前，他开车到公寓把克丽斯汀接了出来。他们把车停在了法国区内的艾伯维尔，两人沿着皇室街散着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古董店的橱窗。橱窗里堆放着艺术品和各种进口小摆设，还有内战时期南邦的兵器呢——“盒中战剑，一柄十美元”。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新奥尔良的心跳环绕着这一对心猿意马的佳人，窄街上大巴车深沉的轰鸣、马车上马蹄嘚嘚鸾铃叮当、密西西比河上出航江轮悲怆的汽笛声。

布伦南——本市公认的最佳餐厅，一直都是贵宾盈门、食客满座。在候桌的时候，彼得陪伴着克丽斯汀在幽静安谧、柔光流淌的露

台上惬意小酌。酒是佳酿，圣草苦艾口味的古风鸡尾酒；人是佳人，情意绵绵的一双俊男美女。

彼得自始至终都享受着一种感觉：只要克丽斯汀在身边，他就会有幸福感，心情也很舒畅。带着这种幸福愉快的心情，两人被招呼引入凉爽的餐厅一层，在一张餐桌旁落座。此时，彼得恭敬不如从命，示意服务员点菜。

他每样都点了两份：2–2–2三英蚝杰会——这是本店的招牌菜，调侃了与新奥尔良有关的三位豪杰名人，是装有6只牡蛎的大拼盘，由洛克菲勒牡蛎、毕安维尔牡蛎、罗菲尼亚克牡蛎三个品种组成；腹内填满调味蟹肉的新奥尔良比目鱼；菜花波罗奈和烤苹果。还有从伺酒生那里购买的一瓶梦拉榭葡萄酒。

“真不错，”克丽斯汀赞赏有加，“不必劳神做决定，还真是好呢。”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刚才跟他提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甩得远远的。毕竟，那只是一种直觉，也许可以简单地用昨晚睡眠不足来解释吧。

“拥有如此经营有道的厨房，”彼得三句话不离本行，“选择吃哪种就不用那么劳神了。只是在相同品质间做选择，并不费事。”

克丽斯汀娇嗔道，“还不承认你是饭店狂，露馅儿了吧？”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真改不了。”

“也不是啊。不过，可以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一点。我有时候还在想呢，是什么让你迈出第一步，进而痴心不改的呢？”

“你是说饭店这行吗？我本来是一名服务员，后来吃了饭店善恶树上的野心果实。”

“不会那么简单吧？”

“也许没那么简单，还有幸运女神时常伴我左右吧。我住在布鲁克林，暑假时就去曼哈顿当服务员。有一天晚上，第二个暑假吧，我送一个醉鬼回房间——扶着他上楼，帮他穿上睡衣，把他塞进被窝。”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样的服务吗？”

“不是的。正巧那晚没什么客人，而且我干这活有经验。我在家干这活好多年了——扶我父亲。”转瞬即逝，一丝忧伤在彼得眼中闪过。他继续回忆，“总之，我扶上床的那个醉鬼原来是《纽约客》的撰稿人。一两周后，他就把此事写了出来，我记得他在文章中如此写道，‘那家饭店待客如子，甚至让你感觉比妈妈的乳汁还要甘甜柔美。’我们还被这事开了不少玩笑呢，不过，这让那家饭店可是风光一时呢。”

“你也因此升迁啦？”

“算是吧，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被注意到了。”

“牡蛎来了。”克丽斯汀刚报完菜名，两盘炙烤火热、鲜香四溢的牡蛎就登场了。岩盐铺底，烘焙好的半壳牡蛎落座于上。服务员麻利而又优雅地将美味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彼得品酌着梦拉榭，连连称赞。克丽斯汀又聊起了美食经，“为什么在路易斯安那，全年都可以吃到牡蛎，而不忌讳‘R’字月的习俗呢？”[注]彼得很肯定地答道，“不用忌讳，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吃。‘R’字月的说法是由来已久的恶习陋俗，只能在法语里带‘R’字母的月份才能吃牡蛎，这太荒谬了。这还是400年前英国的一个乡村牧师提出来的呢，我记得他好像叫勃特勒。科学家早就辟谣了，美国政府也说这很愚昧，但有些人还是相信了这个说法。”

克丽斯汀轻吮浅尝着一只毕安维尔牡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牡蛎在夏天繁殖才有的这个说法呢。”

“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牡蛎确实只在那几个月繁殖。但在世界最大的牡蛎产区——切萨皮克湾，就不是这样了。在那里，牡蛎的繁殖可以是全年的任何时候。所以，没什么正当的理由，在路易斯安那就可以随时吃，而北方人只能看着日历吃。”

片刻沉默后，克丽斯汀又问道，“你是不是过目不忘啊？”

“我觉得，还真差不多呢。我的脑袋有点儿古怪，看过的东西就黏在记忆里忘不掉——有点儿像那种老式的粘蝇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曾让我尝过不少甜头。”他又起一只牡蛎，又津津有味地享受了一口微妙的苦艾风味。

“什么甜头？”

“噢，还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夏天，他们让我试着干一些饭店里的其他工作，包括在酒吧帮忙。那个时候我渐渐兴趣盎然起来，还借了一些书来看。其中有一本就是关于调制酒的。”彼得顿了顿，脑子里搜寻着模模糊糊的尘封往事。

“那天，碰巧酒吧里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时一个客人走进来，我没见过他，可他却说，‘听说你就是《纽约客》里说的那个机灵小子，你能给我调杯拉斯蒂·纳尔吗？’”

“他是在拿你寻开心吧？”

“不。如果不是一两个小时前，我刚从书里看过这种酒的配方，我也可能会当他是在开玩笑。我记住了配制这种酒需要杜林牌甜酒和苏格兰威士忌。这就是我说的甜头，不管怎么样，我算是调出来了。过后他又说，‘还不错，但干饭店不是你这种学法，自从那位给美国拿下

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仁兄，出版了《艺术品》那本书之后，好多事都变了。’我告诉他，我可不敢想去当那本书里的迈伦·韦格尔，但要是能当上个伊芙琳·奥察姆，我也不介意。他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看过阿诺德·本涅特的书。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第二天去找他。”

“我当时以为，他拥有的饭店至少得有50家吧。”

“事实是，他一无所有。他的名字叫赫勃·费希尔，推销大宗罐装品那一类的东西。他咄咄逼人、好吹嘘，总是能把你说得天花乱坠，驳得你哑口无言。但是，他懂得饭店经营，熟悉饭店事务，还认识那里大多数的人，因为他要向饭店推销他的产品。”

牡蛎盘子撤下去了，他们的服务员，在红衣领班的协助下，把热气腾腾的比目鱼摆到了两人的餐桌上。

“我都不敢吃，”克丽斯汀说道，“此种美味只应天上有吧。”她尝了一口绝味多汁鱼。

“哇喔！太好吃啦，天上也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也许是在回味，好几分钟后她才又说道，“跟我说说费希尔先生吧。”

“嗯，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嘴上英雄，酒吧里，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真正改变我想法的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封来信。来信通知我去斯塔特勒酒店管理学院参加面试，结果竟然是，他们乐意给我提供奖学金，并且是从高中开始就去那儿就读。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应该是赫勃死缠烂打，央求饭店的一些人推荐我上学的。我想他真是一个推销皇帝。”

“你只是推测！”

彼得陷入了沉思，自言自语，“我从来就没十分肯定过，我欠赫勃·费希尔很多。不过，有时我也怀疑，是不是那些人为他所做的，包括给他生意，也只是为了摆脱他而不得已为之的呢。”

我在康奈尔安顿下来以后，就见过他一次。我试着想要感谢他——就像我一直尝试着去喜欢他一样。可无论是表示感谢还是示好，他都没有给我机会，只是不断地吹嘘着他做过的大买卖，或是即将促成的大生意。然后他就说，都进名校了，应该置办一身好行头才对——他说得倒没错，接着就非要借给我200美元。这笔钱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大数目，因为后来我才发现，他所得的销售佣金少得可怜。我是分期将这笔钱偿还给他的，通过邮寄支票的方式，可是大部分钱他都没有兑现。”

“这是一个奇妙的好故事。”克丽斯汀听得入神。“为什么你不再见他了呢？”

“他死了，”彼得答道，“我试着联系过他好几次，可都没成功。后来，大约一年前吧，我接到了一位律师的电话，通知我去他的葬礼——很显然，赫勃没有家人。葬礼那边，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他用同样方法帮助过的。可让人诧异的是，以他吹嘘的秉性，他却从来没把我们各自的事讲给其他人听。”

“我想哭，”克丽斯汀说。

他点点头。“我知道，我当时也想哭。我想我应该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只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也许就像一些人为你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一直都期盼着你能冲破障碍、冲破极限，可只有当你成功地做到之后，你才能真正地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克丽斯汀安静地轻啜着咖啡——两个人商量后都没有点甜点。最后她问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吗？”

彼得想了想，“我觉得不完全是。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想要干成，或至少差不多有那么一件事。”他示意服务员过来结账。

“说来听听。”

“光说说怎么行，”他说着，“我会让你看到的。”

布伦南餐厅之外，两人短暂驻足，好让自己适应一下刚从里面的凉爽来到外面感受温热的过程。城市似乎比一个小时前安静了一些，四周的灯火也熄灭了一小部分。法国区的夜生活义无反顾地涌向了其他区域的欢乐场。拉起克丽斯汀的胳膊，彼得带着她斜穿过皇室街，在圣路易斯街西南方向的街角停下脚步，向正前方肃穆凝望。“这就是我想要办成的那件事，”他郑重其事地说着，“一件至少和这差不多的，或许还要好。”

典雅的栅栏露台和雕花的铸铁立柱下，闪烁的煤气灯，一股脑儿地把白光和黑影，一起或映照或投射在奥尔良皇家饭店灰白色的传统门脸上。透过拱形的直棂窗，琥珀色的灯光荡漾流出。一位门童头顶宽檐药盒帽、身着亮丽的金色制服，在门前的步行道上踱来踱去。高高在上，微风忽至，旗杆之上，旌旗扯索，噼啪作响。一辆出租车驶近停下，门童连忙一路小跑打开车门。女人高跟鞋的踢踏声伴着男人爽朗的大笑由外而内，回荡四周。车门砰地关闭，的士扬长而去。

“相当多的人，”彼得说道，“认为奥尔良皇家饭店是北美最好的饭店。你认不认可这种评价倒没关系，关键是，它向世人展示了一家饭店到底可以做得多好。”

他们穿过圣路易斯街，朝奥尔良皇家饭店走去，那里以前就是一家传统饭店，是土生西裔克里奥尔人的社交中心；后来，就成了奴隶市场，内战时又变为医院和州议会的所在地，现在又建成了一家饭店，算是一场轮回吧。彼得兴致勃勃地跟克丽斯汀说着话，总是觉得

说不够。“它们博采众长，抓取一切元素为其服务——历史、时尚、现代工厂，还有想象力。这幢新建筑是请了新奥尔良的两家建筑公司合力打造的——一家博古，一家通今。它们用眼前的奇迹向世人证明，你可以建造出一幢生机勃勃的现代建筑，却不遗失那些古老的优秀个性。”

那位门童看到二人便停下踱步，上前打开大门，两人优哉地跨门而入。一进门，视线正前方直冲眼球的，就是两尊巨大的黑人雕塑，年复一年地守卫着通往前厅漫步走廊的白色大理石楼梯。“有趣的就是，”彼得兴致不减，“虽然这里个性鲜明、颇具特色，可是奥尔良皇家饭店却是一家连锁饭店。”他还特意加了半句，“非柯蒂斯·奥基夫之流。”

“我看也差不多吧？”

“那可是任重而道远呢，而且现在我还后退了一步。我猜你知道吧。”

“知道。”克丽斯汀直言不讳，“但你一定会的。我赌1000美元，有朝一日，你一定得偿所愿的。”

他“惩治”地紧握了一下她的胳膊。“你要是有那笔钱，还不如买点儿奥基夫饭店的股票呢。”

他们俩顺着饭店的前厅悠闲地走着。前厅以白色为基调，由白色大理石镶砌而成，辅以仿古白挂毯装饰点缀，香橼、柿子绣于白锦，凸显异色。两人欣赏赞叹一番后，便从皇室街的大门信步而去。

这一对在法国区悠然自得地逛了一个半小时——驻足典藏厅，忍着窒息的闷热，和摩肩接踵的人们挤在长凳上，聆听着最纯净的迪克西兰爵士乐；享受着杰克逊广场相对的清凉，品啜着河边法国风情夜

市的咖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充斥新奥尔良的糟糕艺术；后来，又小憩于“姐妹花庭深”小店，在满是星光、柔灯、彩带的树下，啜饮冰镇薄荷酒。

“真是美好的夜晚，”克丽斯汀很尽兴。“现在我该回家了。”

漫步前往艾伯维尔去取汽车，一名黑人小男孩携着纸板箱和刷子，凑过来搭话。

“擦鞋吗，先生？”

彼得摇摇头，“太晚了，孩子。”

男孩眨着亮晶晶的眼睛，挺直腰板，拦住去路。看看彼得的鞋，小家伙操着浓重的口音不想罢休，“咱们俩赌25美分。我能说出您这鞋是从哪儿来的，哪个州哪个城。我答对了的话，您给我25美分，答错了，我给您。”

这双鞋是彼得一年前在新泽西田纳弗莱买的，他觉得自己有点儿胜之不武就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凑热闹地点点头，“好吧。”

男孩的亮眼睛往上一挑，“先生，您的鞋穿在您的脚上，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水泥人行道上来的，没错吧。您还记得吧？我是说，我能说出鞋是从哪儿来的，可不是说，鞋是从哪儿买的。”

他们哈哈大笑，彼得掏钱的时候，克丽斯汀的手臂悄然地挽住了彼得的胳膊。两人驱车向北，朝克丽斯汀的公寓驶去时，笑声仍然不断。

---

1. “R”字月习俗：欧洲人将吃牡蛎的季节称为“R月份”，通常指每年9月至次年4月。——编者注

13

沃伦·特伦特私人套房的餐厅里，柯蒂斯·奥基夫享受地吸着雪茄，这是他从阿修罗伊斯·罗斯奉上的樱桃木雪茄盒里挑出的一支。雪茄的醇香浓厚，辅以咖啡般香味的路易十三白兰地让人感觉醇馥幽郁。两者如鱼水之欢般地满足着他的味觉。

沃伦·特伦特作为东道主，端坐在橡木长餐桌的桌首主位。他的右手边则是主宾奥基夫。罗斯已经熟练地布置好了五道珍馐佳肴。多萝西落座在奥基夫的正对面，东道主的左手边。她身着紧身黑色晚礼服，惬意地吸着罗斯递上并点燃的土耳其卷烟。

“哇，”多萝西食欲大好，“太好吃了，我好像吃了一整头猪。”

奥基夫溺爱地笑了笑，“确实好吃，沃伦，替我向厨师致敬。”

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现在的所有者，不失风度地微微颔首，“要是知道是你在夸他，他一定会心花怒发。顺便说一下，可能你也想知道，咱们这顿在今晚的主餐厅里也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呢。”

奥基夫不以为意地点点头，他认为，如果在饭店的主餐厅里，也是如此菜品繁多、道道精致的话，就像是把法式鹅肝酱放在了午餐餐桶里后，又摆上餐桌一样不合时宜。更说明问题的还有呢——夜幕初垂时，他瞥了一眼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主餐厅。本来那个时间应该是客流高峰，但偌大的一间饭厅里上座率竟然还不到1/3。

奥基夫帝国的餐饮是标准化的便餐式，大众口味、家常菜品。这项饮食政策的制定源于柯蒂斯·奥基夫的经验之见，他认为，大众的口

味和喜好都差不多，基本上也就是那几样。在任何一家奥基夫连锁饭店里，虽然食物烹制也很精心，菜品供应洁净卫生，但都是一些寻常小菜。美食家在那里一定会扫兴而去的，但毕竟，这样的人只是没什么利润的少数而已。

饭店大王针锋相对，“现在可没几家饭店能让住客享有如此口福啦。大多数曾经的美食老店都被逼得改弦易辙喽。”

“只是大多数，可不是全部。为什么要每个人都一样服服帖帖呢？”

“因为整个行业都变样了，沃伦，你我把青春都奉献了的这个行当，已经变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现实如此。以前那种‘我的饭店我的家，私人服务指望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也许人们以前挺看重那种老式风格的，但现在可都不稀罕了。”

两人散发着的火药味在言语中已初见端倪，这意味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礼节性的宴请已经结束，真正的“鸿门宴”开始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多萝西纯真的蓝眼睛也好奇地在两人之间游转着，似乎在看着一场琢磨不透情节的舞台剧。而阿修罗伊斯·罗斯则已转过身去，在餐具柜那儿忙碌起来。

沃伦·特伦特毫不客气，“你这么说，可有人不太认可呀。”

奥基夫则盯着雪茄燃着的红头。“堵住他们的嘴还不简单，拿财务报表跟我比比呗，比如说，就拿你的报表来比一比，怎么样？”

沃伦一下子就涨红了脸，绷紧双唇，随后说道，“这儿的状况只是暂时的，一时之困而已，以前也有过。这道坎我过得去，以前的我都跨过去了。”

“不，要是你那么想，可无异于自掘坟墓啊。而且沃伦，毕竟都经营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不至于此呀。”

片刻无声的反抗，接着是有声的咆哮。“我用一辈子建立的基业，不是为了要看着它沦为低廉运营的连锁饭店的。”

“你在说我的饭店吗？不，它们任何一个都没那么贱。”这回轮到奥基夫脸红脖子粗了。“我可没觉得你这个基业比我的高贵到哪儿去。”

接着又是无语的冷场，多萝西突然开口，“你俩是真会动手打架呢，还是就动动嘴而已？”

剑拔弩张的两人顿时哄堂大笑，只不过沃伦·特伦特略显做作，而柯蒂斯·奥基夫则配合地举起双手，以示议和。

“她说得对呀，沃伦。我们没必要争吵，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行我的独木桥，至少咱们还能做朋友吧。”

沃伦这次才由衷地点点头。刚才的尖酸刻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坐骨神经痛发作了。钻心的刺痛也刺激了他的舌头没那么客气，现在痛楚减轻，人也和气了不少。

但除了身体的刺激外，心里也确实不舒服。沃伦心中叫苦，这一位可是一帆风顺功成名就，和财大气粗的他掰手腕，自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怎么瞅他怎么不顺眼。

“概括起来就三个关键词，”柯蒂斯·奥基夫又开始高谈阔论，“现在的人们就需要这样的饭店：‘高效、经济、一条龙服务’而已。但要想做到这三点，就必须每一个举动都要有高效的成本核算——客人和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得包含在内。整个饭店就是一座高速运转的工厂，而且这座工厂运行的关键就在于尽可能地减少人员的开支。出

路就是自动化，尽可能地裁减人员，尽可能地避免老式的那种人文关怀，多一点儿机器味，少一点儿人情味。”

“就这些？我看你是忘本了，把以前打造一家好饭店所必备的其他要素全给丢光了。你已经忘了吗？一个好的饭店老板应该待店如子，在其身上打下自己的个性烙印。”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所有者闷哼了一声，“到你们那种饭店的客人根本找不到归属感，也感觉不到自己被重视、有身份。他们本应该享受一点儿不用付钱的服务——人情味、殷勤礼遇。”

“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些虚伪的错觉，”奥基夫针锋相对地驳斥，“即使一家饭店做到了热情好客，那么这份殷勤也是一种附加的服务，也是要算钱的。所以，就没什么值得稀罕的了。现在的人们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要看到的是明码实价，他们要的是公正透明——对于饭店而言，是公正透明的利润；对于客人，则是公正透明的价格，这一点，我的饭店都能提供。噢，对了，你说的那种桃花源也不是没有，专为那些想要尊贵的特殊待遇又能付得起大价钱的金字塔尖人群所用。不过，那些都是小地方，为少数人服务的。像你这样的大家伙，如果想要和我们这样的店，相安无事共同存活下来的话，你就该像我这么想才行。”

沃伦·特伦特又是一声怒吼，“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用不着你在这儿教训我。”

奥基夫不耐烦地摇摇头，“我们之间可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是在讲大势所趋，不是只针对你的。”

“让你的大势所趋见鬼去吧！直觉告诉我，还有很多人出门在外时，希望享受一流的旅行，期待住在如自己家一般舒适自在的地方，还有许多人讨厌睡在你们那种带床的水泥盒子里。”

“你把我的话偷换了概念，不过我不会跟你计较的。”柯蒂斯·奥基夫冷笑着，“我就顺着你的话题来驳一驳你。你说的那种地方只是极少数人的需求，一流的舒适自在已经没有市场了，已经消亡了。”

“为什么？”

“因为喷气式飞机不需要它的存在了，跟它一起逝去的还有人们的老观念。在这之前，一流当然是身份的象征、尊贵的体现。但喷气式飞机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以前的那种方式是多么的愚蠢和浪费。航空出行快捷省时，也让一流的需求变得毫无必要。人们都被塞在飞机的座位上，再也不用担心身份的殊同。现在要是想显示一下高贵身份的话，那成本可就高得离谱儿了。很快，和以往相悖的逆潮便成了气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连高贵的人们也已经认可了这种趋势，他们吃着航空午餐便当，相互奉劝着：一流？那是给傻瓜和败家子预备的。现在的人们已经尝到喷气式飞机的甜头——高效、经济、一条龙，他们期待的饭店也该是这个样子。”

“忠实观众”多萝西就算捂上了嘴，也没能止住打哈欠，她掐灭了烟头，身旁的阿修罗伊斯·罗斯赶紧给她续上了一支，并熟练地为她点上。多萝西温情地冲他微笑，黑人小伙礼貌地浅笑回应，以示安慰，谨慎却不失友好。然后，他又悄然地换掉了烟缸，在为多萝西续了咖啡后，又给其他人的杯子续满。当罗斯静悄悄地出去后，奥基夫赏识了一番，“你身边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啊，沃伦。”

沃伦·特伦特心不在焉地应道，“他跟我很久了。”刚才看着小罗斯，他就想起了老罗斯，如果他现在要是还在的话，获悉饭店也许很快就要易主的情况，会做何反应呢？也许他只是耸耸肩，资产和金钱对这位老人来说分文不值吧。沃伦·特伦特似乎听得了老罗斯正用他那沙哑却爽朗的声音宣告着，“你一直都是我行我素、自以为是惯了，让你这老小子历经磨难、吃点儿苦头，可是对你有好处呢。上帝弯下我们的腰，按下我们的头，只不过想提醒我们，脑袋里装得那些奇思妙

想根本就是庄周梦蝶，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他任性的迷途孩童而已。”但是，接着他又会不出所料地唱反调，“虽说如此，但如果你胸怀大志、深信不疑，那么就去为之战斗，支撑着，站稳了，别趴下，直至到达理想的彼岸。你要是先倒下了就别想能再射倒别人了，因为你就瞄不准了。”

瞄准？他很怀疑，自己真的有些摇摇欲坠。但沃伦·特伦特想挺住，“你的道路吗？你把饭店的一切都搞得令人作呕。水至清则无鱼。你们那种饭店没有温情，没有人情味。是为那些芯片脑袋，喝润滑油的机器人准备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该待的地方。”

奥基夫耸耸肩，“可我的饭店只有这样才能给股东分红啊。”

“也许是能赚到钱，可赚不到人。”

奥基夫根本没搭理那最后一句，接着游说，“刚才谈的都是我们现在的经营之道，让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些。我为我的饭店已经勾勒了更长远的发展蓝图。我想有的人会把这称为科幻式的展望，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那绝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关于饭店的一些可触及的规划，当然是指我们奥基夫连锁饭店了，几年后它的样子。”

“第一件事就是接待部要简化手续，让登记入住至多在几秒钟内就要完成。我们的大部分住客会用直升机直接从候机楼接过来，所以本店的主接待台应该设在屋顶的私人直升机停机坪处。第二件事就是修建底层接待处，让轿车、机场贵宾车可以直接开进来，现在还得到前厅中转一下的环节就可以省去了。所有的这些地方都会修建一种快捷的分拣办公系统，由电脑实现。顺便告诉你，这种系统现在就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

“预订房间的客人会收到一张密钥卡，客人们将卡片插入自动扶梯区的读卡器后，就会分别被扶梯直接送到所订的房间去了。此时的房

间也许是在几秒钟前才刚空出来。如果房间还没备好——这种情况跟现在一样，会时有发生。”柯蒂斯·奥基夫也承认，“那么就先把客人请到中间的小型临时休息站。那里会隔断成小包间，每间都有几把椅子、洗手盆和放行李的空间。面积不大，但足够客人们在旅途劳顿后梳洗一番，并立刻就能享有一些隐私了。人们可以像住在常规客房一样进出自由，而且我的工程师们正在致力于一个开发项目，如果成功，就可以让这种休息站动起来。那样的话，等到房间空出后，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到达后，客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打开电控门，走进房间即可。”

“开车来的客人也大同小异，插卡后，指示灯会引导他们开到为其预留的停车位，在那儿也有扶梯会直接把他们送到房间里去。所有这些情况还涉及行李的处理，我们会大大缩短这一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方法就是使用高速的分拣机和传送机，通常在客人入住房间之前，就会把行李按指定路线直接传送过去了。”

“相类似的，所有其他的服务也会使用自动化的客房传送系统——洗熨服务、餐饮、花店、药店、报刊亭，甚至最终的账单结算都可以通过客房传送带呈递并付款。顺便再提一句，除了其他的好处外，我还打破了小费体系，这可是多年来，我们和客人都深受其害的暴政呢。”

在饭店大王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之时，餐厅里的其他人鸦雀无声地听着他唱着独角戏。奥基夫抿了口咖啡，继续着他的慷慨陈词。

“我的建筑结构设计和自动化系统，会把饭店雇员进入到客人房间的需求降到最低。卧床是可收放到墙里面的，需要时就从房外通过机器整理床铺。空气过滤系统已经改进到灰垢再也不是问题的程度。比如说，地毯铺在带有细密网眼的钢制地板上，地板下留有空隙，继电器会定时接驳，实现每天吸尘一次。”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设想，现在就可以实现。所以，我们当前的困难，它们也会很自然地迎刃而解。”柯蒂斯·奥基夫挥舞着手掌，做出了他惯用表示消除的动作，“我们当前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协调配合、建筑构造，还有投资。”

“我希望，”沃伦·特伦特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到死也不会看到我的饭店变成那样。”

“你看不到了，”奥基夫像是在宣判，“你的饭店在变成那样之前，我们就得拆掉你的饭店，而重建成我的饭店。”

“你竟要那么做！”沃伦的反应异常强烈。

奥基夫耸耸肩，“当然了，我可不想透露我的长远计划。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会是我们最近就要实施的政策。如果你想要万世留名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新建筑里会立一块纪念碑，来缅怀这里的一切，应该也会提及你和它的关联吧。”

“一块纪念碑！”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现在的所有者哼了一句。“你会把它立在哪儿——男厕所？”

突然一阵咯咯的清脆笑声，两名厮杀的斗士不由自主地转头侧目。原来是多萝西憋不住乐得花枝乱颤，“也许他们用不着男厕所了吧。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事都有传送带啊，谁还会需要那种地方呢？”

柯蒂斯·奥基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有些时候，他也会偶尔怀疑，是不是太小看多萝西的智商了。她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可比她平时看起来的要聪明那么一点点呢。

多萝西如此的反应让沃伦·特伦特一下子尴尬地涨红了脸。他以最具风度礼貌而又不失尊严的方式，宽慰着多萝西，“我道歉，亲爱的女士，为我令人遗憾地用词不当而道歉。”

“啊，不用在意我呀。”多萝西似乎感到挺意外。“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家饭店非常棒。”她用那大大的、看起来天真无知的双眸望着奥基夫，“柯蒂斯，为什么你们非要把它拆掉呢？”

奥基夫正好憋一肚子气没处发，很不耐烦地答道，“我现在只是在讨论一种可能性。不过无论如何，沃伦，该是你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的回答比起几分钟前温柔了许多。“就算我现在想退休，可还要考虑安顿跟随我的人呢。一大批我的老员工都指望着我呢，就像我也依赖着他们一样。可你却告诉我，要用自动化来代替大活人。既然我都知道了，就不能眼看着你把他们都换成机器，还能心安理得地一走了之。我欠我的员工很多，至少要回报他们给予我的忠诚。”

“你欠他们的吗？饭店的员工会忠诚吗？如果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话，难道他们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不会立刻就出卖你吗？”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的。我经营这家店都30多年了，时间铸就了忠诚。或许我只能说，你在这方面还稚嫩得很吧。”

“对于忠诚，我倒有些浅知拙见。”奥基夫懒洋洋地说着，脑子里却在高速地搜索着。他打算在早先读过的、奥格登·贝利和其年轻的助手肖恩·霍尔呈送的报告中，找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机会。找到了！就是他——霍尔，那个被自己警告不要汇报太多细节的小会计师。他在总结里写到的一个细节，现在也许可以派上用场了。饭店大王集中精神理顺了思路，最后终于可以反戈一击了，“你有一个老员工，那个为你打理庞塔尔巴酒吧的老人，有一个吧？”

“有，他叫汤姆·厄尔肖，在这儿干的时间并不比我短多少。”沃伦·特伦特心中暗想，在某种意义上，圣格里高利大饭店里以汤姆·厄尔肖为代表的那一批老员工，是绝不能抛弃的。

想当年，两个人都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他就雇用了汤姆。虽然现在这位上了年纪的酒吧首席调酒师驼背弯腰，干起活来慢慢腾腾的，但沃伦·特伦特依然把他当成饭店里的老友之一呢。既然是朋友，那么他就得帮忙。当初，厄尔肖刚出世的女儿臀部畸形，还是沃伦·特伦特安排他们到北部著名的美育诊所就的诊，并成功地实施了矫形手术，而且后来，也是他不声不响地支付了医疗费。因为这件事，汤姆·厄尔肖老早就宣称，他将一辈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到永远。厄尔肖的那个女儿现已成婚生女，但其父和这位赐其新生的饭店老板之间，系念却从未消逝。因此，沃伦·特伦特很肯定地告诉柯蒂斯·奥基夫，“如果在这个饭店里，让我挑一个最信赖之人的话，那就是汤姆。”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可就蠢如鹿豕了，”奥基夫一记直拳，干净利落，“我可听说，他都快把你的血放光了呢。”

老头子震惊异常，只能一言不发地听着奥基夫叙述着相关的真相。不忠的吧台工作人员想要从雇主那儿揩油水的花样可多得是，给客人斟酒分量不足，每一瓶就能多攒出一两份；故意不计收银；自带酒水假公贩私，令库存账目核对无缺，但贩卖所得连同实际的销售利润却进了工作人员的腰包。

汤姆·厄尔肖这三招可是一样不落，而且根据肖恩·霍尔几周的细心观察，可以有凭有据地肯定，厄尔肖的两名助手也脱不了干系，与他同流合污欺上瞒下。

“你那家酒吧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克扣了，”奥基夫无情地断言，“而且结合其他的事综合来看，时日还不短呢。”

在整个讲述过程中，沃伦·特伦特坐如古钟、面如泥塑，可他的心里却思绪翻滚、痛苦异常。尽管他对汤姆·厄尔肖建立起来的信任由来已久，对两人结下的友谊深信不疑。不过，他也深信，奥基夫的话句

句是真。他太清楚连锁饭店的刺探手段了，情报精准得不容置疑。同样就柯蒂斯·奥基夫而言，也绝不会在捕风捉影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击的。沃伦·特伦特早就认定，奥基夫的“特工”部下会在他这个大老板亲自出马之前，秘密提前潜入到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残酷如斯的炙烤和自身的羞辱竟发端于此。他故作镇定，终于开口，“你刚提到的‘其他的事’，又是有何所指呢？”

“那些你自以为赤胆忠心的员工们早已沉沦糜烂。几乎饭店里的每一个部门都在对你巧取豪夺。我自然没有掌握全部的细节，但我知道的那些情况都可以对你毫无保留。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奉上一份报告。”

“谢谢。”耳语般若有若无的两个字。

“我刚一到这里就发现，你雇了太多的胖子给你干活了。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的大肚囊是用饭店里的食物喂肥的，他们还有其他各种花招搜刮欺主、中饱私囊。”

私人小餐厅里静悄悄的，唯有墙上的荷兰罩式挂钟微弱的嗒嗒声。最后，沃伦·特伦特用疲惫的声音缓慢地宣布着，“听闻赐教，我的想法也许有所改变。”

“我想你会的。”柯蒂斯·奥基夫本想得意地搓搓手，倒是及时地忍住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我倒有个提议请你斟酌。”

沃伦·特伦特冷冷地应道，“我知道，你终于要摊牌了，愿闻其详。”

“我的提议很公道，尤其是在现在的状况下，我是不会趁火打劫的。顺便告诉你吧，我对你现在的财务情况可知之甚多呢。”

“要是你连这点儿本事都没有，那我才会感到奇怪呢。”

“让我来概括一下：你在饭店的个人资产占了全部股份的51%，所以你控股掌权。”

“没错。”

“你在1939年为饭店融资的400万美元抵押贷款，到现在还有200万美元尚未偿付，而且本周五就将全部到期。届时，若你仍无力偿还，受押方将没收抵押。”

“又说对了。”

“4个月前，你申请抵押续约遭拒，于是，你又试图提供给受押方更优惠的条件，结果仍被驳回。自此，你便挖空心思地寻求新的资金注入，可是仍无指望。现在还期将至，你已回天乏术了吧。”

沃伦·特伦特终于忍不住地再次怒吼，“我不信，很多注资都是迅速到位的。”

“可不是你这样的，像圣格里高利这种营业亏损如此骇人的大家伙是不太可能出现奇迹的。”

沃伦除了紧闭双唇外，一言未发。

“我的提议就是，”柯蒂斯·奥基夫摊牌了，“我用400万美元买下你的饭店。其中的两百万美元以抵押续约为条件，计为延迟偿还的抵押贷款，你放心，续约这事由我安排，易如反掌。”

沃伦·特伦特点点头，发现对方洋洋自得的样子，心里酸溜溜的。

“余下的款项中，有100万美元的现金，让你打发那些小股东，最后的100万美元将会以奥基夫连锁饭店股票的形式付给你，新股票近期

就会安排发行。还有，为你个人着想，在你的有生之年，可以保留你在此住所的居住权。而且我保证，如若重建，我们会另做安排，包你满意。”

沃伦·特伦特坐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的表情静如止水，惊怒皆无。这些条件比他预期的还要好。如果接受，他们会留给他个人约100万美元的资产——放手倾注毕生心血的基业解甲归田的话，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回报了。不过，这也意味着要放手而去，放弃他建立的、关心的所有一切，或者起码是——他消沉地想着——那些片刻之前他还以为自己牵挂的一切。

“可以想象，”奥基夫尽量想做出愉快展望的样子，“你就住在这儿无忧无虑的，让你的人悉心伺候着颐养天年，不是挺好吗？”

阿修罗伊斯·罗斯很快就要从法学院毕业了，大概还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可不是什么伺候人的仆人。但这些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去跟奥基夫解释。但这倒也提醒了特伦特，饭店就要摆脱他的掌控了，但如果一辈子就得在这座饭店顶层、高高在上的“鹰巢”中度过的话，那该是多么孤独的一件事啊。

沃伦·特伦特突然毫无征兆地问道，“如果我要是不卖呢，你会如何？”

“那我就找别的房产来重建。事实上，我觉得，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早就把你的店弄丢了。就算你没丢，我们的竞争力也会让你无客可待，逼你出局。”

口气听起来倒是满不在乎，可奥基夫的脑子里却在高速地进行思量盘算。事实是，奥基夫的饭店帝国非常想吞下圣格里高利，而且还很迫切，简直是求之若渴。

在新奥尔良没有分店的事实，让奥基夫帝国如虎缺齿，很难紧紧地咬住穿梭游走的旅客流。好不容易在其他城市咬住的旅客，途径逗留新奥尔良时，奥基夫就插不上手了，不得不松开已经咬到的肥肉。城市间关联业务链条的断裂已经让奥基夫帝国损失了不少的利润，作为成功的连锁饭店却做不到一条龙的服务，这和切断持续舒畅的氧气供应无异。

恼人的事也会成双结对，与其竞争的其他连锁饭店也正在乘虚而入。喜来登——查尔斯在新奥尔良历史悠久；希尔顿除了有它的机场旅馆外，在“老广场”也正在大兴土木；美利坚联营饭店则有奥尔良皇家饭店坐镇于此。

还有就是，柯蒂斯·奥基夫提供给沃伦·特伦特的条件并不现实。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受押方已被奥基夫的一名特使打草惊蛇，对方放出口风，将不再续约。受押方的意图也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他们打算先把饭店攥到手，然后再拿出来开个高价，赚得盆满钵满。如果要以合理的价钱买下圣格里高利的话，只有把握现在——这个紧要关头。

“你会给我多长时间考虑呢？”沃伦·特伦特问道。

“我现在就想要你的答复。”

“我现在还没想好。”

“很好。”奥基夫想了想，“我星期六在那不勒斯约了人。我想，在星期四晚上之前离开这儿。所以，星期四中午是最后期限，如何？”

“那还不到48个小时呢！”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再拖下去了。”

固执怂恿着沃伦·特伦特再争取点儿时间，而理智却提醒着他：这个最后期限也只比星期五的那个最后期限提前了一天而已。他放弃了无谓的讨价还价，“我看，你要是真这么坚持的话……”

“好极了！”奥基夫终于眉开眼笑了，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身来，朝多萝西点点头。而多萝西正用一种近乎同情的目光望着沃伦·特伦特。

“亲爱的，我们该走了。沃伦，对于你的盛情款待我们很受用。”他断定，再等个一天半日也无伤大雅。毕竟，最终结果已基本板上钉钉，这家店应该算是煮熟的鸭子了。

在外面的大门口，多萝西转身用她那大大的蓝眼睛望着东道主。“非常感谢，特伦特先生。”

沃伦捧起多萝西的手，躬身行了吻手礼。“我都想不起来这些老房子有多久没有这么蓬荜生辉了。”

奥基夫机敏地扫了一眼旁边的两人，心中疑惑这种赞誉是否真诚，后来发现特伦特还真不是虚情假意。这也是多萝西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总是会给人以亲和感，似乎天生就如希腊神话里的厄瑞涅一样亲切和善，就连对最仇视的敌人也是如此。

走廊里，多萝西的手指轻搭在奥基夫的胳膊上，这让他血脉贲张。

但他提醒着自己，不管在做什么之前，都首先要祷告。用恰当的祈祷感谢上帝，让他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

14

“原来一个小女孩在她的手提包里翻找公寓钥匙，”彼得·麦克德莫特幸灾乐祸地逗趣，“是这么好玩的事啊。”

“这说明了两件事，”克丽斯汀边翻边还嘴，“公寓象征着女人也可以独立自主，但丢了钥匙却把她打回了原形，女人还是女人。在这儿呐！我找到啦。”

“等等！”彼得扳过克丽斯汀的肩膀，深深地吻了下去。别处的时间已经跑了很远，而这里的时间却留恋驻足，看似一瞬，实则好久。彼得挪动着胳膊，将她紧紧地，再紧紧地拥抱。

最后，略微气喘的克丽斯汀呢喃着，“这儿的房租我都交了，我们可不可以避着点儿别人呢？”

接过钥匙，彼得打开了公寓的房门。

克丽斯汀把手提包放在边几上，一下子便深陷到长背椅里。蹬掉漆皮高跟鞋，解放了双脚，她感到轻松了不少。

彼得坐在她身边，“吸烟吗？”

“嗯。”

彼得擦亮火柴为两人点上了香烟。

此时此地、孤男寡女，让彼得心猿意马、兴高采烈，难掩心中的激动兴奋，他都有点儿晕了。他很清楚，只要他想，两个人就会顺理

成章地发生些什么事。

“这样挺好，”克丽斯汀说道，“就这样坐着聊天。”

彼得牵过她的手，“我们没有聊天。”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

“聊天可不是……”

“我知道。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如果真的做了，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们就一直这样兜圈子？”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一定也不是一时兴起，我不要冒险，我要的是水到渠成。”她停下来想了想。“刚才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次了，我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化学反应的过程。”

“如果是化学反应的话，我们反应的进程还不错。”

“所以说，欲速则不达，顺其自然就好。”

“我不仅在跟你起反应，而且还反应得比你快呢。”

“我猜，你是已经反应到床上去了吧。”

彼得开始假装做白日梦，“我在床的左边，你对着床头。”

“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

“先别说啊！我再猜猜。你忘了刷牙，没关系，我等你啊。”

克丽斯汀哈哈大笑，“跟你真说不清楚……”

“聊天可不是……”

“我们又绕回来了。”

彼得向后一靠，吐了个烟圈儿，又一个，第三个。

“我一直想学这个，”克丽斯汀说道，“可就是学不会。”

彼得问道，“会是什么郁闷的事呢？”

“一个观念。如果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那这件事对我们俩就应该都会意味着什么。”

“对你来说，也会意味着什么吗？”

“可能会，但我还不确定。”对于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她更不确定自己该如何应对了。

彼得掐灭了烟头，把克丽斯汀的烟也拿过来熄灭。他握住她的双手，克丽斯汀感觉她那残存的一点点坚持和确定彻底消散了。

“我们需要的是互相了解。”他的眼睛在她的脸上搜寻着。“聊天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他张开了臂膀，克丽斯汀迎了过去。起初她还很矜持，后来便更加主动，极度的兴奋燃遍全身。嘴里发出时断时续的渴望，理智的谨慎已无影无踪，前一刻的保留也冰雪消融。她伴着怦怦的心跳浑身颤抖。她告诉自己：下面发生什么都随它去吧，不要迟疑，不要理智，只要顺其自然就好。她听到了彼得加快的喘息声，随即便闭上了眼睛。

戛然而止。随后，两人竟出乎意料地不再那么紧紧地相拥彼此。

“有时候，”彼得说道，“有些事总是在最奇妙的时候，跳出来让你记起。”他仍然抱着克丽斯汀，可现在比刚才轻柔了许多。他低声喃喃着，“你是对的，给它一些时间。”

克丽斯汀感觉自己被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听到了走开的脚步声，外面大门的开锁声，和片刻静寂后，大门的关闭声。

她睁开了双眼。“最心爱的彼得，”她低声自语，“你没必要走，请不要走！”

可回答她的，只有静寂，还有门外电梯下降的微弱呜呜声。

15

星期二只剩下几分钟就要过去了。

波旁街脱衣舞吧里，一名肥臀的金发女郎主动投怀送抱，贴到了男伴的身上，一只手还放在他的大腿上，另一只手则贴在他的后颈，用手指摩挲着。“当然啦。”她娇声媚语着，“我就想和你上床呢，宝贝。”

她暗自想着，这个自称斯坦什么的，说自己来自艾奥瓦州一个她没听说过的乡村小镇。如果这家伙再亲我，我就得吐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难闻，那简直就是下水管道。

“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这个男人卷着大舌头嘟囔着。他拉起她的手，把它移到了他大腿根部的内侧。“到那儿，我有特别的东西送给你，小心肝儿。”

她在心里早就鄙视他八百回了。他们都是一个德行，一帮大嗓门的乡巴佬，以为两腿间的东西多么出类拔萃呢，来这儿会把女人都迷疯了呢。还都挺不知好歹地引以为豪呢，都以为那是自己种的黄瓜王呢。

也许啊，真刀真枪起来，这家伙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外强中干。就像说大话的逃兵——进了战场，没看清敌人长什么样就吓得成缩头乌龟了，满脸泪水奔流地往回跑。但她现在可并不想再去探究什么了。我的老天爷啊——下水道又来了。

距离他们的桌子几步之遥，一个小爵士乐队正在手忙脚乱地鼓噪着，一首首曲子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这种水准的乐队，在“名门”或“蟾蜍”这样波旁街上好一点儿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

有曲子当然就要有舞蹈——如果那种毫无乐感的拖步也算是舞蹈的话。不过，跳舞的可是“名人”——简·曼斯菲尔德，那可是“无名版的玛丽莲·梦露”呢！（这是波旁街惯用的花招，把著名演员的名字故意写错，再放到一个无名小卒身上，指望着路过的公众一时看错信以为真，以为这个简·曼斯菲尔德就是那个简·曼斯菲尔德呢。）

“听着，”“艾奥瓦的乡巴佬”不耐烦了，“怎么还不赶紧走？”

“我都跟你说了，甜心。我得在这儿上班，现在脱不开身。一会儿我还有表演呢。”

“去他的表演！”

“哎哟哟，甜心，这可不好哦。”好像突然开了窍似的，这个肥臀的金发女郎忽然问道，“您住在哪个饭店呀？”

“圣格里高利。”

“那可离这儿不远呀。”

“当然，5分钟就能把你的裤子脱掉。”

“肥臀”打情骂俏带撒娇地说，“死鬼，那你得先让我喝一杯。”

“那还用说！咱们这就走！”

“等等，亲爱的斯坦利，我有个主意。”

台词对得不错，她暗想，就像演出顺利、效果绝佳的短剧。按理说也真差不到哪儿去，毕竟这可都是她的第1000次表演了，不管是主动出击还是守株待兔也各有几百次了吧。

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斯坦什么的，乖乖地在往这个老掉牙的套子里钻。先是看他喝酒——初次试探，价钱比一般公道的酒吧高了4倍他都照付不误。

接着，就是服务员把她送过来陪酒。酒都给他们上了好几轮了，可她和其他抽提成的酒吧女孩一样，就是千杯不醉。因为她可没碰客人喝的那种廉价威士忌，而是以茶代酒，喝的是凉茶。

喝得差不多了，她给服务员放出暗号，赶紧大礼伺候——一瓶香槟，傻瓜斯坦利根本不知道，这么一瓶早已被其他人喝过的地产香槟酒会要价40美元。就是要让他不知道，就是要让他付不起，就是要让他被逼得逃单，然后再被抓。

现在，陷阱已挖好，就等着他往里跳了。不过，还可以再等等，如果能一直按照剧本顺利进行下去的话，或许她还能额外地发笔小财，毕竟忍了那么久的臭气，也该有所奖励吧。

他接台词了，"有什么好主意，宝贝？"

"把你的饭店钥匙给我呗。你还能从接待台再要一把，他们总会有多余的吧。我这边一完事，马上就去伺候你啊。"她朝斯坦利放她手的地方捏了一把。"你就好好准备享福吧。"

"我会好好准备的。"

"太带劲儿啦！那么，把钥匙给我吧。"

钥匙就在他的手里，但他却紧紧攥着，就是不撒手。

他还是有点儿疑心未除，“喂，你不会骗我吧。”

“小甜心，我保证会包专机赶去的。”她的手指头又不老实起来了。这个恶心的蠢蛋冤大头也许不到一分钟就会湿裤子了。“不管怎么说，哪有姑娘会相不中你呢？”

他把钥匙按到她的手心里。

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肥臀”就离开了酒桌。服务员会善后的，如果“下水道”赖账，就会有一名壮汉伺候他，料他也翻不了天。不过，他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敢撒野，只能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吧。顶多是再也不来了，傻瓜们都没再来过。

她真想知道这家伙会在客房里，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上多久；多久以后才会意识到她根本不会去，而且就算用他那荒废的一生等，她也永远不会来呢?

大约两个小时后，“肥臀”金发女郎终于熬完了几乎日日如此、身心俱疲的一天。不过至少劳有所偿，她自我安慰着，总算赚到了一笔小外快——钥匙卖了10美元。

买主是“皇钥师”·米林。

星期三

1

当新奥尔良的天空刚刚露出一丝鱼肚白时，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自己房间里的“皇钥师”，已经从床上坐起，精神抖擞、警觉异常，准备开工了。

他从昨天下午一直酣睡到傍晚，随后就离开饭店到外面逛了一大圈，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到了老巢。回来又是倒头就睡，一个半小时后，他又按照预先计划，准时撕开梦乡之门，一跃而出。“皇钥师”起身后先刮须冲澡，冲洗妥当后，他把淋浴调到了凉水。冰寒细流漫淌全身，先是刺肤的冰冷，在他用毛巾干劲十足地搓擦后，又舒舒服服地热乎了起来。

大师出手之前，也许都要有些仪式，同为劫掠，但他可不是什么祷告。他的方式之一就是换上新内衣和浆洗好的干净衬衫。他换上了新装，崭新的亚麻布料就是感觉舒服，可这也让他意识到，就要开始行动了。本来他就把自己搞得心惊肉跳，这一换完衣服就更磨快了不安的利刃。即使只是瞬间地一划，不安之刃就割开了他守卫的心海。迅捷的焦虑和迟疑乘虚闯入——恐惧的阴影一下子将他笼罩其中，他害怕，害怕万一再被逮到，那可能就是15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啊。毕竟是惯偷，说时迟，那时快，在这些杂念还没落地生根之前，就被他打发掉了。

还有比排除杂念更令人振奋的事呢。他之前的准备一帆风顺，谋划之刃更加锋利。

从昨天来这儿以后，他的客房钥匙已经从3把增加到了5把。

新斩获的两把钥匙中，有一把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用的也许是最简便的方法——直接到饭店前台去要。他住在830房，就去要了803房的钥匙。

当然了，这一切并不简单。首先他要做一些基本的探查——看准钥匙架上有803的钥匙，然后还要确定钥匙下方对应的凹槽里没有信函或便条。如果有，他就只能按兵不动了。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要钥匙，前台接待员势必也会将信函或便条一同奉上，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要问上一句客人的姓名，那不就自投罗网了吗？好在该有的钥匙在，不该有的信函恰好没有。不过还是要等，“皇钥师”现在只能一直闲逛着，终于，让他等到前台忙碌起来的时候了。机不可失，他连忙混进一队客人里浑水摸鱼。有备无患，前台接待员一句话都没问就把钥匙给他了。其实就算马失前蹄他也能全身而退，大不了就说自己记混了房间号，这个理由可太恰如其分了吧。

所有这些都是无往不利，他给自己打气，这就叫好兆头。今天晚些时候，等到接待员换了班，他就会如法炮制，再把380房和930房的钥匙弄到手。

他并没有孤注一掷，而押的第二份宝也中了大奖。两天前，通过可靠渠道，他和波旁街的一名酒吧女接上了头。就是她奉上了第5把钥匙，还说能弄到更多呢。

唯一不顺心的就是火车站——今夜无眠，出站几列；漫长乏味，一无所获。以前在别处也发生过这种情况，“皇钥师”吃一堑，长一智，及时地总结经验。很显然，火车旅客要比飞机乘客守旧得多，也许这就是他们更加在意饭店钥匙的原因。所以他决定，以后会把火车站这个渠道从计划中去除。

他看了看手表，确保无误，真的该出发了。可奇怪的是，他就是坐在床上懒得动弹，应该没什么理由再磨蹭了。自己的梦想还得自己

来圆，应该是焦虑和迟疑又蠢蠢欲动了，“皇钥师”可不是浪得虚名，他做了最后的两手准备，以保万无一失。

他先进了浴室，拿起先前倒好了1/3杯的威士忌，一口就灌了进去。他可不是酒壮怂人胆，那可太小儿科了。“皇钥师”在用酒漱口，彻彻底底地漱了一遍，一滴未咽地又都吐到了洗手盆里。

下一件事更简单，拿起叠好的《时代花絮》（本日早间版，半夜已购得）夹在腋下。

最后，他又查看了一下最重要的工具——井然有序地放在口袋里的几把钥匙，那可是他千方百计才弄到手的宝贝。该出发了，他强迫自己走出了房门。

生胶鞋底踩在员工专用通道上悄然无声。他轻快从容地下了两层，来到了6楼。一踏入6楼的走廊，他就装作不经意地向两边随便看了看，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他也不会起什么疑心。虽说是随便看了两眼，不过那可是“皇钥师”的眼睛，走廊的情况已尽收眼底。

走廊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皇钥师”早就把饭店布局和房间排列研究透彻了。他从内兜掏出641房的钥匙，大大方方地拿在手上，不慌不忙地朝着目标房间走去。

这是他在莫桑机场弄到的第一把钥匙。“皇钥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后有序、条理清晰。

他在641房门前站定，门底下没有透出一丝光亮，屋内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他掏出手套利索地戴上。

“皇钥师”感到自己一下子就提起了精神，感觉意识更加锐利。他蹑手蹑脚地将钥匙悄无声息地插入锁孔，转动钥匙，一点儿声响都没

有，房门就被打开了。拔下钥匙一闪而入，“皇钥师”轻轻地把门在背后关上。

屋内影影绰绰昏黑暗淡，多亏了一丝曙光才勉强换走了一丝黑暗。“皇钥师”立雕般纹丝不动，眼睛开始适应着那一丝光亮，同时，他也需要一点儿时间，让自己渐渐地融入周遭的环境。盗行老手们选择这个时间下手是有道理的，昏暗的光线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种光线下，视线刚好，行动无碍。不过，你的视线好也就意味着别人的视线也不差，所以只能靠运气保佑不被发现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时间也是所有饭店的昏睡期——当值的夜班员工也放松了警惕，毕竟快要下班了，绷了一夜的神经也该偷偷懒了吧。日班的同事还没到，住客们，甚至包括那些聚会狂人和“夜猫子”，都已回房，现在应该也歇息了吧。曙光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似乎夜幕下隐藏的种种危险也被驱走了。

“皇钥师”可以看到一张梳妆台模模糊糊地立在正前方。右边大概是一张床，从平稳的呼吸中听得出来，床上的人正在酣然大睡。

梳妆台应该是第一个去翻钱的地方。

他机警地向前摸索，两脚在地面上画着弧，以免被绊倒。来到跟前，双手向前一探便碰到了台子，手指在台面上开始摸索。

躲在手套里的手指摸到了几枚硬币。这个可不能动——兜里揣着零散的硬币还不相当于挂了一个报警铃铛。不过硬币都找到了，钱包肯定在附近。找到啦。还鼓囊囊的呢，真让人浮想联翩。

突然，房间里的灯亮了！

这太出乎意料了，事先连点儿动静都没有。就连素以急智自傲的“皇钥师”都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了对策。

出于本能的反应，他心虚地扔下钱包，急转回身，正好迎面对上了灯光。

打开床头灯的男子还穿着睡衣，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还是一名健壮的青年，而且此刻异常愤怒。

青年怒吼一声，“真是活见鬼，你在这儿干什么？”

“皇钥师”似乎被钉在原地，傻乎乎地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后来“皇钥师”分析，惊醒的青年可能也需要一两秒才能回过神，所以他根本没察觉到这个夜入者最初的那种心虚反应。就这么一两秒，惯偷滞钝的大脑开始缓慢地运转起来，意识到已失去先机，他的急智开始徐徐启动，终于让他有所行动，亡羊补牢。

惯偷摇摇晃晃地开始装醉鬼，扯着嗓子据“理”力争，“你是什么意思？我在干什么？你在我的床上干什么？”嘴说得好，手也不慢。神不知鬼不觉地脱下了手套。

“该死的！这是我的床，我的房间！”

“皇钥师”竟迎上前去，重重地喷了口气。先前漱口的威士忌起作用了，浓重的酒气让青年竟退缩了不少，嚣张的气焰似乎被浇灭了。“皇钥师”冷静的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起来，急智泉涌。就像以前数次的临危不惧一样，他这唬人的把戏或许也能让他转危为安吧。

关键的时候到了，他拿捏得很准。现在应该服软，不能再理直气壮地咄咄逼人了。要不然，此房间的正牌房客也许会被惊到，扯开嗓子喊人就有大麻烦了。而且，这位精壮的小伙子好像也用不着喊人，自己处理绰绰有余。

“皇钥师”开始装傻充愣，“你的房间？你确定？”

床上的青年这回更嚣张了，比刚才还粗暴蛮横。“你这个烂醉的东西，我当然确定，这就是我的房间！”

“这不是614房吗？”

“你这个蠢货！这是641房。”

“不好意思啊，老兄。估计是我弄错了。”准备好的道具该用上了，皇钥师从腋下拿出报纸，造成自己是刚从街上回来的假象。还怕对方不上钩，嘴里还嘟囔着，“这有份早报，就当我专门给你送报纸吧。”

“我才不要你那浑蛋报纸呢，赶快拿走，跟着你一块滚出去！”

正中下怀，策略奏效。运筹帷幄，有备无患；金蝉脱壳，屡试不爽。

“皇钥师”抬脚开溜，边走边放烟幕弹，“我说，真对不住了，老伙计。消消气放宽心，我这就走啦。”

终于挨到门前，床上的青年依然怒目而视。“皇钥师”隔着攥在手里的手套扭动门把手，总算打开了门。走出“鬼门关”，他把门在身后关上。

门外的“皇钥师”并不急于逃出生天，而是侧耳细听。里面果然有动静，他听到那名男子下了床，走到门口，咔嗒一声把防盗链拉上了。“皇钥师”还要继续等下去。

他在走廊里这一等就足足等了5分钟，也不敢走动，竖着耳朵听着里面的男子会不会给楼下打电话。这一点非同小可，如果他打了，“皇

钥师”必须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还一定要赶在鸡飞狗跳、人人喊打之前。万幸的是，里面没什么声音，他没打电话。看来眼前的警报已经解除，也算他暂时逃过一劫。

不过再后来，也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天光大亮之际，641房间的先生就会大梦初醒。渐渐地，黎明时发生的事也许会再度钻进他的脑海，让他颇费一番思量。他会越想越纳闷儿，几处疑点萦绕心头。比如说：就算某人走错了房间，那么为什么他的钥匙能开我的锁，还进到了房中？进来了也不开灯，就摸着黑站在那儿？还有就是刚亮灯时，“皇钥师”最初的那种心虚的反应。一个聪明人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也许会在头脑里重现当时的情景。那时，他也许就会回过神来。不管怎么说，他可能都有充分的理由给饭店打个电话泄愤吧。

很可能会有一名警卫，代表饭店方面过来查证，那样就应该立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接着就会是例行的追查。不管614房的住客是谁，都要去接触一下。如果可能，两间房的住客还可以当面对质。两人应该会宣称此前彼此并无照面。饭店警卫当然不会大惊小怪，不过这就会让他肯定，在这幢建筑物里藏匿着一名饭店惯偷。这一消息马上就会不胫而走。“皇钥师”的洗劫大战刚刚打响，可能就惊动了整个饭店的员工，让他们警觉戒备起来，可真是出师不利呀。

饭店还有可能报警，而地方警署也许会咨询美国联邦调查局，索要惯常流窜全国的饭店大盗信息。不管什么时候，要开列这样的一个名单，朱利叶斯·“皇钥师”·米林这个名字必定是榜上有名。警方还可能提供存档的面部照片，让饭店上下的前台接待员和相关人员传阅辨认。

现在，他该做的就是收收铺盖卷马上开溜，如果动作快点儿，他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出城。

只可惜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是下了注投了钱的——轿车、汽车旅馆、现在的饭店房间、酒吧女，这都要钱呢。可现在，投资没什么成效，所有的钱就要打水漂儿了，实在是囊中羞涩。所以，他必须要在新奥尔良拿到收益，还要是一大笔。想来想去，“皇钥师”提醒自己，再好好想想。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么乐观一点儿的呢？

就算这一堆麻烦事真的发生了，也该是几天后的事。新奥尔良的警察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从早报上看，所有的警力都加班加点地忙着一宗肇事逃逸案，这起夺走母女两条生命的事件把整个城市都搅和起来了。所以说，警察很有可能没工夫理会此事，毕竟饭店里也没真丢什么东西。当然他们最后还是会抽出时间过问一番的，但新奥尔良的警察一直都非常了解轻重缓急。

那么，留给他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保守估计，至少有一天安稳日子，也许是两天。他反反复复思来想去，结论是，时间应该够用。

星期五的早晨，他就应该已经疯狂地洗劫一番，然后绝尘而去，不留痕迹地远离这个城市。

就这么干了！那么现在，下一步干什么呢？返回8楼自己的房间，明天从长计议，还是接着干呢？就此罢手返回老巢的愿望极其强烈。刚才那一刻的惊心动魄把他惊到了，他自己也承认，要是在以前，同样的打击可不会让他这么担惊受怕。似乎他自己的房间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安全、最舒适的避风港，张开双臂呼唤着他，回来吧，回家吧。

不！他横下心来对自己发狠：必须干下去！他曾经读过一个故事：一名空军飞行员，虽然自己毫无差错，但飞机不知何故就是往下掉。可这名飞行员并未气馁，终于把飞机拉回了蓝天。所以“皇钥师”也相信，只要不放弃，必能起死回生。

他弄到的第一把钥匙算是害了他一回，也许这就是一个兆头，暗示他应该颠倒顺序，试试最后搞到的那把钥匙。最后一把是波旁街一个酒吧女献上的1062房，又是一个兆头，还是吉兆！他的幸运数字就是2。“皇钥师”勇敢地踏着员工专用通道向上攀登，边爬楼梯边数着楼层。

那个从艾奥瓦州来的斯坦利，在乖乖地掉进波旁街最老土的傻瓜陷阱后，还真在老老实实地等待着“包专机”来的“肥臀”金发女呢。起初是满怀希望、信心满满、蓄势待发。时间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溜走，他的信心和希望也在一节一节地萎缩，直到耗光。渐渐地，他才明白过味来，自己这回真是又憋屈又丢人，被彻彻底底地蒙骗了一把。既来之，则安之吧。最后，俩眼开始打架，他翻了个身，在酒精的催促下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他没有白等，终于把人盼来了——可惜不是“肥臀”，而是惯偷。他压根儿没听见有人进来走动，而“皇钥师”则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小心依旧、井然有序地搜遍了房间。斯坦利酣睡如泥，“皇钥师”可算大开杀戒了：除了将钱包洗劫一空外，还把斯坦利的手表、图章戒指、金制烟盒配火机、镶钻的袖口链扣，全都一股脑儿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便悄无声息地溜掉了，把动都没动一下的斯坦利晾在那儿继续等待“惊喜”吧。

日上三竿，自称从艾奥瓦州来的斯坦利在半梦半醒间回到了现实世界，又晕晕乎乎地被宿醉折腾了足足一个小时，才发现被洗劫了。财大气粗一下子成了一贫如洗，昨晚虽一掷千金却一无所获。这新伤旧恨让他现在越想越悲惨，坐在椅子上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而在很早之前，“皇钥师”就将所获赃物入库为安了。

离开1062房间后，“皇钥师”觉得天光放亮、时不待人，再次行窃太冒险了。随即返回老巢830房间，清点他的战利品去了。结果令人满

意，首战缴获94美元，大部分还是5元、10元面值的钞票，全部都是旧钞，这意味着花出去也没人认得出来。他欢欢喜喜地把现金塞进了自己的钱包。

手表和其他物件处理起来就有些麻烦了。他当时还犹豫了一下，觉得拿走这些东西不太明智。不过机不可失啊，最后他还是听由了贪念，一窝端了。不过，这也顺理成章地意味着，不一定在今天的什么时候，有贼的消息就瞒不住了。如果有人丢了钱，他可能还不能确定是怎么回事，可一旦丢了珠宝首饰之类的物品，那就不用再想了，肯定是被偷了。这就可能会更迅速地引起警方的关注，那么留给他的时间就会更少。不过，这似乎也没关系，他发现自己现在信心倍增，行动欲望更强，更加敢于铤而走险了。

掩人耳目的演出道具还包括他一只小的商务手提箱——提着它从饭店进进出出没人会怀疑关注的。“皇钥师”把所获赃物都塞进手提箱，掂量着这些好东西无论如何也能在一家靠得住的黑市上换回100多美元吧，毕竟，它们的实际价值可远远不止这些呢。

他还要等，等着饭店醒过来，等着前厅里差不多有些人的时候，他再乘着电梯下楼。“皇钥师”拿着手提箱步行来到运河街的停车场，他发动昨晚停在这儿的轿车，小心翼翼地开回到谢夫曼敦公路上那所汽车旅馆里的“藏宝库”。途中只停了一次，他掀开福特车的前车盖，假装检查发动机出了什么毛病。其实他是把藏在化油器空气滤芯里的旅馆钥匙取了出来。

在“藏宝库”里，“皇钥师”在迅速把那些贵重品移到了另一只上锁的手提箱里后，便争分夺秒地往城里赶。返城途中，他故伎重施了藏钥匙的哑剧。回到城里，他又换了一个停车场泊车。如此这般，不管是从他的身上，还是在饭店房间里追查，都无法把失窃之物和他联系起来了。

他现在觉得自己真是顺风顺水，不过再顺也得先填饱肚子。于是，他便来到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咖啡馆去吃早餐了。

他享用完一番从咖啡馆走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克罗伊登公爵夫人。

她是乘电梯下来的，刚到饭店前厅不久。5只贝灵顿梗宠物犬二三成群、分列两侧——活蹦乱跳地在前面警戒，活像两队斗志昂扬的开路先锋。公爵夫人威严地紧拉着狗“缰绳”，就像御驾亲征的女皇。但她的思绪显然没在这儿，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目不斜视，直射正前，似乎穿透了饭店的墙壁，眺望着远方。她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雍容华贵的气质，还是像招牌一般一如既往，可要是在明眼人细心的观察下，也许还是能看出一点点的不同。刻意通过化妆和意志力的竭力粉饰并没有完全掩盖住她脸上的那一丝疲倦和不安。

“皇钥师”止步急停，一下子就给镇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观察后才确信，不错，那就是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皇钥师”可是一位报刊爱好者，所以公爵夫人的照片他看过很多次了，绝不会认错。既然她出现在这里，那十有八九就住在这家饭店吧。

他的脑筋开动起来，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收藏的宝石可都是世界顶尖的，不管她出现在任何场合，免不了都是珠光宝气、翠绕珠围。就算是现在这种场合，虽然她穿着很随便，但“皇钥师”眯着眼睛还是看出她那些戒指和那枚蓝宝石发夹一定都是价值连城的物件。不用说，公爵夫人尽管很小心地安顿了她的稀世珍宝，但还是习惯把一部分带在身边，带到了饭店。

一个不成形的想法冒了出来——疯狂放肆、胆大包天，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真的不可能吗？这个想法在“皇钥师”的脑中渐渐成形，“不可能”似乎也不再那么肯定了。

他就这么一直窥视着：小犬护卫开道，“女皇”御驾亲征，从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前厅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阳光明媚的街上。

2

赫比·钱德勒早早地就来到了饭店，不过可不是为了圣格里高利，他这么起早贪黑的都是为了他自己。

在这位行李生领班捞外快的手段中，有一种在很多饭店都存在，术语叫“捞福根儿”。

饭店里的客人有在房间里寻欢作乐把酒言欢的，甚至还有些自娱自乐的，离开时留下的酒瓶里一般都会有一两英寸的酒底子，这只有2~5厘米高的剩酒就叫“福根儿”。大多数的客人在整理行装时不会把这点儿“福根儿”带走，一怕漏酒，二怕上飞机超重。可是，人们在心理上又舍不得把这点儿佳酿倒掉，索性就把它完好地放在预退房间的梳妆台上，任由领取。

到了退房时，行李生就会被叫来拎行李。一旦他们发现有“福根儿”，通常几分钟后就会回来收取。现在也有不少客人不叫行李生，自己拎了行李就走。不过，还是会留下“福根儿”，楼层女服务员会告诉行李生过来“纳福”，最后当然也要分给她一点儿“信息费”。

涓流残酒汇聚成河，点点滴滴流入到地下室的库房一角，那里便是赫比·钱德勒的私人天地了。这块“领地”是钱德勒通过一名库管员私留的，作为回报，他也在库管员偷鸡摸狗时施以援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而已。

带“福根儿”的酒瓶通常会先放在洗衣袋里再交到这儿来，这样在饭店里运送时也能掩人耳目。仅仅一两天，收集的数量就非常可观。

所以，钱德勒两三天就得来一次，如果饭店会议多的话，来得更频繁，并对他的存货进行合瓶处理。现在，他就正忙着这项副业呢。

赫比先把杜松子酒都挑出来单聚在一起，从中选出两个较贵品牌的酒瓶，然后用破旧的小漏斗把其他的杂牌残酒都倒进名牌酒瓶里。第一瓶倒满，第二瓶倒了3/4。两瓶都盖上盖，并把第二瓶放在一边，等下次再装满。以此类推，他又装了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还有黑麦威士忌。最后便合并成了7整瓶，外加几瓶没装满的。可还有几盎司单独的伏特加剩下了，他稍做犹豫，随即把这一点儿残酒全部混到了杜松子酒里。

今天晚些时候，这7整瓶酒就会被送到离圣格里高利几个街区远的一个酒吧里。那个酒吧老板不太在乎酒的品质，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收下的这些“调制”好的“名牌混合酒”，以次充好供应给顾客，而老板只要按同行价格的一半付钱给钱德勒即可。收了钱的赫比也会定期给饭店里的小喽啰们分点儿红——通常少得连他自己都有点儿脸红。

赫比最近这一段“捞福根儿”捞得挺满意，本来今天的成果也应该能让他开心一番，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现在有心事，很是烦躁。昨天深夜，斯坦利·狄克逊打来了电话。这家伙把他和彼得·麦克德莫特在电话里的交锋传达给了钱德勒。他又提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他和那几个狐朋狗友，下午4点要去彼得·麦克德莫特办公室的事。狄克逊打这个电话倒不是为赫比着想，他是想摸摸底：到底麦克德莫特知道了多少?

赫比·钱德勒没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只是警告狄克逊一定要小心，什么也别承认。不过，放下电话后，赫比就坐不住了，一直在猜测两晚前，在1126-7号套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关于他这个行李生领班掺和进去的事，那位副总经理又知道多少呢?

到下午4点还有9个小时，赫比心里清楚，自己一定会度时如年的。

3

柯蒂斯·奥基夫还像平常一样，早上起来先沐浴后祷告，一成不变的程序，高效实用。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身着毛巾浴袍双膝跪地，开始与上帝进行20分钟左右的交流。祷告完成，洗净的身体也变干了，干干净净，一举两得。

明媚的晨光洒进舒适的空调套房里，让饭店大王感觉神清气爽、生机勃勃。这种感觉也让他那喋喋不休的祷告倒像是至交之间亲近率真的谈天说地。当然，聊天归聊天，柯蒂斯·奥基夫可没忘了提醒上帝，他对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可是一见钟情、念念不忘的。

早餐会在多萝西的套房里享用，不喜动脑筋的多萝西在为两个人点餐时还是挺上心的。她拿着菜单皱着眉头仔细端详，随后又打电话和客房服务员开始了漫长的菜品大讨论，其间把订餐方案整个地调换了好几次。今天果汁的选择最让她举棋不定，光是比较菠萝、柚子和橘子的优缺点，就让她和电话那头看不见的客房服务员交流了好几分钟。柯蒂斯·奥基夫饶有兴趣地想象着：往下11层，本就繁忙的客房服务订餐台，让这个超长的电话搞得鸡飞狗跳的情景。

精挑细选的早餐还没送到，奥基夫决定在开饭之前先活动活动大脑，拿起两份晨报浏览起来。一份是新奥尔良的时报——《时代花絮》，另一份是从纽约邮寄过来的《纽约时报》。他发现本地新闻还是肇事逃逸事件一家独大，把新月城的其他消息挤得只能在犄角旮旯勉强容身，不过事件还是毫无进展。纽约方面，奥基夫饭店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了0.75%。小意思而已，只是正常波动吧。不用

多久，这家连锁帝国在新奥尔良可能就有新分店了，这个消息一传出，股票立即就会火速上涨。

这个想法又提醒了他，还得再等上好事多磨的两天才会得到确认。他后悔昨天不应该让步，当场拍板就好了。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他已无计可施、无所事事，只能耐心等待喜从天降吧。他对沃伦·特伦特的决定早已成竹在胸，因为事实上，那个老头子已别无选择了。

早餐快用完时，一个电话不识趣地打了进来。先是多萝西接的，原来是柯蒂斯·奥基夫在西海岸的私人代表——汉克·兰尼兹乐。奥基夫隐约地察觉到此电话也许跟那件事有关，便去了自己的套房接听，顺手还把室内门关上了。

果不其然，兰尼兹乐先是例行报告了饭店业务以外的各项财务收益，这些副业都是汉克的拿手活，被足智多谋的他经营得像模像样。接下来便转入了正题。

“有一件事，奥基夫先生，”慢吞吞还拉了长调的加州腔伴着鼻音，从电话的那边传来。“是关于珍妮·拉马什，那个靓妞……哦，那个年轻女士的，您在比弗利山饭店住的那会儿，不是对她挺感兴趣还赞许有加吗，您还记得她吧？”

奥基夫当然记得，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孩高挑苗条、深色肌肤、身材超棒、勾目吸睛；似笑非笑、顽皮撩人；奇思坏招、古灵精怪。他对此女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她的身体，作为女人的开发潜力有目共睹；二是因为她的头脑，视界开阔，话题广泛。他好像还听人说过，此女还是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和一家影业小公司还差不多签了约呢。

“嗯，我记得。”

“我跟她谈了，奥基夫先生，谈了许多次。总之，她很乐意与您同行，一次或两次的旅程。”

当然没什么必要追问拉马什小姐是否清楚，那是怎样的同行方式，汉克·兰尼兹乐办这种事应该不用他操心。柯蒂斯·奥基夫心中有数，那样的旅行必定妙不可言，和珍妮·拉马什在一起聊天或是一起干点儿别的什么事，都应该是相当刺激的。当然了，她也不会不知分寸，跟他一同会客时还不能管不住自己吧。更不会连选果汁这样简单的事都纠结烦恼吧。

可是，连他自己都很奇怪，这次怎么还有些犹豫呢。

“还有一件事我想确认一下，那就是拉希小姐的未来。”

汉克·兰尼兹乐的声音跨过美洲大陆，信心十足地传来，“这个您就一百个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多萝西的，跟以前的那些一样。”

柯蒂斯·奥基夫的声音严厉了起来，“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尽管兰尼兹乐办事得力，但有的时候还是缺少那么一点细致。

“奥基夫先生，你的意思是？”

“你要为拉希小姐做特别安排，一些更好的安排。在她离开之前，我还要过问的。”

对方的声音有点儿犯迷糊了，“我想我能做到。这是自然，多萝西那脑袋，节奏是有点儿慢……”

奥基夫再三叮嘱，“不是随便找个差事应付，你明不明白？如果有难度就多花点儿时间。”

“那珍妮·拉马什那件事呢？”

“先放一放，她就没别的事干了吗？”

“我估计是这样的。”电话那头对这个突发奇想多少有点儿心不甘情不愿，可是随后一下子就想通了：“没问题，奥基夫先生，不管您吩咐什么，您就放宽心吧。”

当他返回另一间套房的客厅时，多萝西正把他们用过的碗碟往客房服务的送餐车上放呢。奥基夫暴躁地斥责着，“别瞎忙了！我们付了钱，这些事就该饭店干。”

“但是柯蒂斯，我挺喜欢干这活儿的。”她用那真诚纯洁的眼睛望向奥基夫，他真切地从多萝西的眼神里看出了一种困惑的委屈，不过她还是听话地停下了手。

奥基夫也很纳闷儿，哪里冒出了这股无名之火呢？他跟多萝西说，“我要到饭店四处走走。”不过他心中已有所决定，今天晚些时候要补偿一下多萝西，带着她到城里逛一逛。他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可以带她去港口开开眼，坐坐那艘憨憨的老式艉明轮——观光客云集的“河轮王号”，这种事情准能让多萝西手舞足蹈呢。

走到大门口时，奥基夫一时冲动就没忍住，把本来的惊喜先跟多萝西说了。多萝西乐得一个箭步蹿了过来，双臂一把搂住他的脖子。“柯蒂斯，你最好啦！我现在就去弄头发，要不风该吹散啦。就像这样！”

她松开柔若无骨的一只胳膊，腾出一只手捞起飘洒的灰黄色秀发，往侧面一挽，结成合拢的一束。娇首轻扬，喜形于色，真情流露。这种清纯之美、真挚之情，自然流淌而又让人怦然心动。此情此景让奥基夫几乎想要放弃巡游，流连驻足。不过，他对于江山美人自有分寸，嘟囔着很快回来后，就硬生生地在身后关闭了套房的大门。

他乘电梯下到主跃层，再从那儿走楼梯来到前厅，直到走进前厅时，他才下定决心：现在不能再想多萝西了，要暂时把她抛到脑后为妙。他漫不经心地闲逛着，感觉到了身边经过的饭店雇员们欲盖弥彰的瞥视，好像一见到他就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精气神特别足。奥基夫也懒得搭理他们，像一位医生做体检似的把饭店观察了个透，并把自己的亲眼所见时不时地和奥格登·贝利所提供的暗访报告进行比较。今天的一番观察更坐实了昨天的那个观点：圣格里高利需要铁腕介入，并直接操刀动手术。他现在也认可了贝利关于开发潜在收益来源的意见。

经验告诉他，可开发的收益来源随处可见。比如说，前厅里那些雄伟的擎天立柱根本就是中看不中用，也许什么也擎不住呢。如果没什么作用的话，还不如干脆全都局部掏空，这样每一根就能轻而易举地腾出一块地方。把这些柱下空位租给本地商家，供其放置产品展示橱柜不更划算?

他还发现前厅下方的拱廊里，有一处不错的位置被花店占据着。每月付给饭店的租金大概也就是300美元。不过同一处位置，要是改造成一间现代鸡尾酒吧的话，再多用点儿想象力，江轮主题酒吧，为什么不呢？也许每月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5000美元呢。至于花店，随便找个地方也就安排了。

返回前厅，他又发现有许多空间被闲置弃用。如果把现存的公共区域适当缩小，赚钱的销售柜台完全可以塞进去半打——航空公司、汽车租赁、旅游、珠宝，或许还有药店。当然了，这么一改的话，饭店前厅的性质自然而然地要有所变化。原来的那种休闲舒适的氛围将不得不被破坏，现在的灌木景观和厚绒地毯也需要撤走。不过，顺应潮流的饭店前厅就应该是灯火通明、广告无处不在的，哪里有目光哪里就应该有广告才对。只有这样，才能让饭店的财务报表也和蔼可亲起来吧。

还有一件事：大部分的椅子都可以移走。如果人们想找个地方坐坐，他们可以到饭店里找一家酒吧或是餐馆休息消费，这可又是一笔收入呢。

多年前，他在免费提供座位这个方面，学到过经验教训。那是他的第一家饭店——偏居西南小城，金玉其表的豆腐渣工程，连消防设施都没有。饭店还有个与众不同的个性，设立了12间收费厕所，生意还相当火爆，常常客流不断。方圆几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农夫牧民——似乎是这样的，都是这里的常客。这可让年轻的柯蒂斯·奥基夫大吃一惊，光是这一项收益就非常可观呢。可是，好景不长，在他想把雪球滚大之前，就被硬生生地拖住了。州法律要求12间厕所中必须有一间是免费的，如此一来，那些节俭意识浓厚的农民们，出于习惯，竟然排着队上免费的厕所。奥基夫倒也有招儿，从城里雇了一个酒鬼，每小时付给他20美分外加一瓶廉价酒。这位仁兄一到客流量大的日子就把免费厕所给占了，坚持地躲在里面不出来，其他11间的生意一下子又兴隆起来了。

回想往事，历历在目，柯蒂斯·奥基夫忍俊不禁。

他注意到此时的前厅开始繁忙了起来。刚到的一批新客正在登记，之前的一批仍在收拾查看着从机场贵宾车上卸下的行李。接待台前已排成小长龙，奥基夫站在一旁冷眼观瞧。

正是那个时候，他才看到了目前为止，也许是没人看到过的一幕。

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黑人，手拿提包步入饭店，向接待台走来。可他却好像是在午后闲游，不慌不忙地闲庭信步而来。到了前台放下提包，老老实实地站在队里等候，他前面只有两个人。

终于排到他时，接待员与他的谈话清晰可闻。

“早上好，”这位黑人礼貌地打着招呼，中西部口音，和蔼可亲很有教养。“我是尼古拉斯医生，在这里订了房。”他在等候的时候已经摘下了黑色的小礼帽，露出了精心梳理的银灰色头发。

“好的，先生，请先登记。”接待员低着头例行公事地说完了这一番话，随后抬起了头。可这一抬头，他一下子就愣住了，整张脸瞬间僵住，好像见到了鬼似的，伸手又将刚刚递出的登记簿拿了回来。

“不好意思，”接待员不留余地，“饭店客满。”

黑人很有涵养，并未动怒，而是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解释，“我事先订了房，饭店还寄了确认信给我。”他把手伸向里兜，掏出夹着数张纸片的皮夹，从中选出了一张。

“一定是弄错了，不好意思。”接待员看都没怎么看那张摆在他面前的确认信。“我们这里现在有会议。”

“我知道。”黑人点点头，他的微笑比刚才牵强了一些。“是牙医大会，我碰巧是与会者。”

客房接待员还是摇摇头。“我帮不了你。”

黑人收起他的确认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和其他什么人谈谈了。”

当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时，更多的新客人加入到接待台前的队伍，小长龙变成了大长龙。队伍中一名穿束带雨衣的男子不耐烦地询问着，“到底为什么这么慢？”奥基夫仍旧观望。他有预感，拥挤的前厅里一颗定时炸弹嘀嘀嗒嗒即将引爆。

“那我给你找副经理谈谈。”客房接待员根本不感到惊慌，从柜台探出前身，伸出脖子就喊，“贝莱先生！”

前厅另一侧的凹壁桌后，一名年长的男子抬起头来，显然是前台要请的救兵。

“贝莱先生，请您过来一下。”

这位副经理点点头，略带疲惫地站起身来，松动一下筋骨。然后，装模作样地朝这边走来。一张细纹遍布，面皮松垮的老脸摆出迎宾员招牌式的微笑。

奥基夫认定，这位应该是这里的老员工吧，干了多年客房接待终于熬到了副经理级别，可以在前厅享用一桌一椅，被授权处理一些客人们惹出的小麻烦。副经理的头衔在大多数饭店里基本上都是一个虚职，主要是为了满足公众的虚荣心，让他们以为饭店很尊重他们，派来高管亲自与其交涉而已。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饭店里真正的高管都是坐办公室的，客人们根本见不到影儿。

“贝莱先生，”客房接待员恶人先告状，“我跟这位绅士已经解释过了，饭店客满。”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黑人据理力争，“我订了房，还收到了确认信。”

副经理菩萨般的祥和之光温暖人心，强烈的仁念善意包裹着排队等候的客人们。“明白。”他表示情况已知，“那么，我们得谈谈该怎么办吧。”他把烟气熏黄的短粗手指，轻搭在尼古拉斯医生高档定制西装的袖口上。“请您跟我来，我们去那边坐下谈，好吗？”黑人只好随他去了凹壁桌那边，副经理嘴上还打着圆场：“我知道，这样的事难免会偶尔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会有所补救的。”

柯蒂斯·奥基夫暗暗地对这位副经理刮目相看了，此人很清楚自己的“消防员”身份。谈笑间暗度陈仓，轻轻松松地控制了“炸弹”，缓解

了一触即发的尴尬局面，把闹剧的舞台挪到公众的视线之外。与此同时，第二名接待员也前来解围，帮忙为滞留的新客人迅速办理入住。队伍中有一名宽肩膀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宽边的大眼镜，好像一只猫头鹰。只有他好奇心挺强，离开等候的队伍凑到近前去看个究竟。就这样了，奥基夫心想，看来“炸弹”要被拆除了，等着瞧吧。

副经理抬手请黑人在桌子旁边就座，自己则舒舒服服地坐回到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便神情漠然地听着黑人再一次把前因后果复述了一遍。

最后副经理点了点头。“好吧，医生，”干冷的公务式腔调，“我对误解表示抱歉，不过，我们保证会在城里为您找到另一处安顿之所。”他一只手拉过电话拿起听筒，另一只手则在桌上抽出一张电话号码表。

“等等。”黑人柔和的声音第一次变得凌厉了起来。“你告诉我饭店客满，而你的接待员正在登记，让客人们源源不断地入住进来。难道他们还有什么特殊的订房方式吗？”

“我想你也可以这么说吧。”笑脸人的招牌式微笑不见了。

“吉姆·尼古拉斯！”一声热情欢快的招呼声响彻前厅，紧接着就看到一位面色红润、满面春风的小老头。不过，更引人注目的倒是他那鸡冠花般的一头白发，肆意妄为、自由生长。来人急匆匆地迈着大步直奔这边而来。

黑人连忙起身。“英格莱姆医生！能看到您太好啦！”他伸手和来人热情地相握。

“吉姆，你这家伙，最近怎么样啊？等等，先别告诉我！我看你气色不错啊，一看就是事业有成的样子呢，我猜你在工作上一定是一帆

风顺吧。”

“还过得去，谢谢您。”尼古拉斯医生笑了笑。“当然，去大学里的授课也占据了我不少的时间。”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穷尽一生教了一帮像你这样的孩子。可你们全都跑啦，都去干赚大钱的工作了。”

黑人咧开嘴巴开怀一笑，英格莱姆医生的话匣子有开没关：“不管怎么说，你好像与众不同，和他们不一样。你是赚大钱做学问两不误，名利双收哇，现在可是声名鹊起呢。你那篇关于恶性口腔瘤的论文反响可大了，我们都盼着你的一手报告呢。噢，对了，顺便告诉你，到时候将会由我把你荣幸地介绍给大会。你知道他们今年让我当主席的事吧？”

“嗯，我听说了。您应该是不二人选。”

当两位师徒故友兴致勃勃地攀谈时，那位副经理慢慢起身，双眼在二人之间疑惑地来回打量着。

白发小老头，英格莱姆医生正在哈哈大笑，开心地拍拍同行徒弟的肩膀。“告诉我你的房间号，吉姆。我们有几个人待会儿要聚在一起喝两杯，我想让你也过来。”

“很遗憾，”尼古拉斯医生无奈地说着，“我被告知无房可住，好像是因为我的肤色吧。”

震惊的静默，牙医主席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板成铁块。终于，他铁着脸发话了，“吉姆，我来管一管。我担保你会得到道歉，还有一间房。如果没有，我保证这里所有的牙医都会离开这家饭店。”

在狠话放出的那一刻之前，副经理就招呼过来了一名行李生。一听此话，他连忙急匆匆地吩咐着，“去找麦克德莫特先生——要快！”

4

彼得·麦克德莫特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一系列细小的事务。晨函中有一张客房预订部的便笺，通知他来自塔斯卡卢萨的贾斯汀·可比克夫妇明天将会入住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与众不同的是可比克夫人附上的便条，她提醒饭店，她丈夫的身高是7英尺1英寸——那可是2.16米的巨人啊。

端坐在办公桌的后面，彼得真希望饭店里的所有问题都这么轻而易举就能解决就好了。

“告诉木工房，”彼得吩咐着他的秘书弗洛拉·耶茨，“他们也许还保留着戴高乐将军用过的床和床垫，如果找不到了，就让他们想办法拼合一下。明天早点儿腾出一间房，在可比克夫妇到来之前，先把床弄好。再告诉客房部，准备特别尺寸的床单被褥。”

弗洛拉稳稳当当地坐在桌子对面，像平常一样泰然自若、一言不发地记录着。彼得知道，他的指示会一字不漏地顺畅传达下去。到了明天，也不用他提醒，弗洛拉就会主动地去检查这些指示的落实情况。

他一来到圣格里高利就留下了前任的秘书弗洛拉。从那时起，长期的相处让彼得坚信，她就是一名完美的秘书。弗洛拉具备了顶尖秘书所要求的一切素质：能力超强、可信可靠、年近四十、婚姻美满，而且像坚实的混凝土砌块墙一样，朴实无华。彼得觉得，还有一件事算是弗洛拉给他的福利呢。那就是他可以像现在这样很喜欢她。但喜欢并不是爱，所以他就可以整天看着她、欣赏她，却不用承受爱的烦

恼和搅扰。彼得又假想着，如果现在克丽斯汀不是沃伦·特伦特的秘书而属于他的话，那效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也许他整天都无法安心工作了呢。

自从昨晚赌气一别，他以为自己可以把她抛在脑后了。可事实是，匆匆离开克丽斯汀的公寓后，他只能做到那么一小会儿。接下来便是无时无刻地牵挂思念，甚至在梦中也是魂牵梦萦。他梦到了"青年麦克德莫特的奇幻漂流"：他们俩幽静地漂流河上（他不确定是坐着什么漂流），两岸郁郁葱葱，仙乐声声醉人。他恍惚忆起，竖琴之音似乎格外让他倾心。他今早还跟克丽斯汀通了电话，把梦境讲给她听。克丽斯汀还问他呢，"我们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呢？这可意味深长啊。"但这他却记不得了，他只记得两个人在梦中漂游，让他欣喜若狂、心驰神往。他还希望（亲口跟克丽斯汀也说了）鸳梦续温，昨晚在哪里断的就在哪里续上。

在梦中的"漂流记"续写之前，两人就约定在现实中先见面。大概在今晚的什么时候吧，具体时间、地点两人说好了，晚些时候再定。"这让我又有借口给你打电话了。"彼得乐颠颠地说道。

"谁要接听你找理由才打的电话。"克丽斯汀揶揄他。"不过，我打算上午找份无足轻重的文件，再好像需要立即亲手交给你一样。这是不是比你高明得多？"她兴高采烈地说得有点儿喘不上气了，似乎昨晚两人在一起的激动兴奋又延续到了新的一天。

徜徉在"电话诉衷肠"的回忆中，彼得心里盼着克丽斯汀早点儿来，那么眼下就该先忙完手头的工作吧。于是，他又把心思拉回到弗洛拉和晨函上了。

今天这一批都是杂七杂八的普通函件，其中有几份关于会议的问询件，他准备先处理掉。跟平常一样，彼得用上了自认为口述回函时最钟爱的姿势：双脚搭在皮制的高筒废纸篓上，身体几乎平躺着靠在

后倾的衬垫转椅上，看上去玄玄乎乎的，好像随时要摔下来的样子。他发现这种姿势能让他思维活跃，妙计泉涌。这可是他多次试验才改进而成的呢。所以，现在的椅子处于微妙的平衡中，安静玄妙的思考和坠地痛摔的难堪只在毫发之间。弗洛拉仍然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低头写着记录。不过，和以往一样，记录间歇时她会抬起头瞅他两眼，生怕错过盼望已久的好戏上演。

接下来回复的是一名讨债鬼的另一封来信。寄信人是新奥尔良的本地居民，他的妻子5周前在饭店里参加了一次小范围的私人婚宴。宴请期间，他妻子把她的野生水貂上装同其他客人的衣物一并放在了钢琴上。后来她却发现，名贵的皮草上被烟烫出了个大洞，修补起来要100美元呢。她的丈夫多次发函要饭店赔钱，最后一封还言辞激烈地威胁说要诉诸法律。

彼得的回复虽然客气却很坚决，他重申了本店的立场：饭店为客人提供了存放物品的服务设施，而他的妻子却弃之不用。如果她的衣物在寄放处有所损坏，饭店当然会考虑给予赔偿。而像她的这种情况，饭店则概不负责。

彼得估计，这位不依不饶的丈夫虽然多次来信，也许就只是试探而已。虽然他可能真的会起诉，不过结果通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前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法院对这样的赔偿起诉一般都会驳回，原告倒是什么也捞不到，不过却会白白搭上饭店的时间和精力，这损人不利己的事，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儿憋气窝火。彼得有时候还真挺纳闷儿的，怎么公众良民们好像都把饭店当成没有心的人呢，谁想敲上一笔就都能敲上一笔?

他刚选出下一封要处理的信件，轻轻的叩门声便从外间办公室里传来。他昂首注目，期待着克丽斯汀的身影映入眼帘。

“不好意思，是我，”玛莎·普雷斯科特出现在门口，“外间没有人，所有我就……”她一眼就看见了杂耍般的彼得，“噢，我的天啊！你不会摔下去吧？”

“哪能呢？”彼得话音未落，自己就先摔下去了。

轰然落地，接着是一秒钟的瞠目结舌、静寂一片。

躺在桌子后面的地面上，彼得两眼朝天，感觉着这次掉落的代价。

他的左脚踝在着地时磕到了翻了个儿的椅子腿，现在针扎般地剧痛。用手摸摸脑后，也是隐隐作痛，好在地毯分解了大部分的力道。受损的还有他的脸面——玛莎那一发不可收的爆笑和弗洛拉还算收敛的微笑都说明，他今天把整张脸都摔丢了。

两名女子绕到桌后，伸手帮彼得坐起。尽管彼得摔得不轻、狼狈汗颜，不过他却再一次感受到玛莎那清新纯洁、娇媚四射的少女气息。今天的她身着蓝色亚麻连衣裙，虽朴素简约，却似乎更浓墨重彩地渲染着他昨天为之痴迷的那种气质——一半女人风韵，一半女孩清纯。乌黑亮丽的长发和昨天一样，泛光飞瀑般随性披肩。

“你应该像马戏团那样，”玛莎打趣地说，“先安好了防护网再表演呀。”

彼得咧嘴苦笑，“我应该把小丑服也穿上。”

弗洛拉把沉重的转椅翻过来扶正。“两人一边一个架住彼得的胳膊，搀扶着他站起身来。不早不晚，克丽斯汀此时恰巧迈步进门。只见她止步门口，手里攥着一叠文件，黛眉微扬，“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不，不，”彼得连忙解释，“我……噢，我从椅子上摔下来了。”

克丽斯汀瞅了瞅稳稳当当立在那儿的椅子。

彼得接着说道，“它刚才向后仰过去了。”

“这种椅子不太稳当，是不是？总是这样吧。”克丽斯汀瞧了一眼玛莎，而弗洛拉则很知趣，一声不响地溜掉了。

彼得介绍两人认识。

“你好，普雷斯科特小姐，”克丽斯汀不冷不热地打招呼，“我听说过你。”

玛莎用审视的眼神从彼得看到克丽斯汀，似乎在证实着某种猜测。“我猜在饭店待久了，什么样的闲话你都听过吧，弗朗西斯小姐。”语中带刺，冰冷敌意，“你是在这儿工作的吧？”

“我可没提什么闲话，”克丽斯汀以退为进，“不过，你猜得没错，我是在饭店工作。我看现在这里有点儿乱，或许你们还有私事吧，我就先不打扰了，过会儿再来吧。”

彼得闻到了火药味——克丽斯汀和玛莎之间刚见面就升起了敌意，可他还是很纳闷儿，到底是怎么就点着火了呢？

似乎看透了彼得的想法，玛莎立即就给出了答案，顺便在火上浇了点儿油。她摆出甜美的微笑，“弗朗西斯小姐，您可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我待会儿就走，就是过来叮嘱彼得别忘了今晚的宴会。”她还适时地给补了一句，“你没忘吧，是不是？”

彼得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没，”他撒了个谎，“我记着呢。”

最后，还是克丽斯汀打破了随后沉闷的僵局，“你说今晚？”

“噢，对呀，亲爱的，”玛莎趁热打铁，“难道他晚上还有工作或是别的事吗？”

克丽斯汀决然地摇摇头，“他晚上很闲，我向你保证。”

“你可真好。”玛莎又是甜美的一笑，“好啦，我也该走了。哦，对了，晚上7点，”她冲着彼得，却是讲给俩人听的，“普利塔尼亚街有4根大柱子的那栋房子。再见，弗朗西斯小姐。”她挥挥手便走了出去，关上房门，没给克丽斯汀一点儿扳回的机会。

克丽斯汀一脸坦诚，郑重其事地问着彼得，“用不用帮你记下来?有4根大柱子的那栋房子。免得你再忘了。”

彼得举起双手，表示无可奈何。“我知道，你和我有约在先。不过，我和你约的时候，我就把和她的安排给忘了，就是因为昨晚……和你……就把什么事都抛到脑后了。今天早上咱们通话时，我就，我可能就有点儿乱了。”

克丽斯汀倒是显得很大度，轻快地说道，“好啊，我能理解。这么多女人拜倒在脚下，谁都会乱的吧？”

她心中一再努力地告诫自己：放轻松，别在意。必要时，要理解。并且提醒着自己：尽管昨夜销魂一度，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不过，她并没有权利处置彼得的时间。也许彼得所说的迷乱也非子虚乌有，应该情有可原吧。所以，她打算大度到底，“我希望你晚宴愉快。”

彼得不太自在地挪了挪身子，“玛莎只是一个孩子。”

克丽斯汀更不自在了，心中窝火，再耐心的理解也要有个限度，她的眼睛在彼得的脸上搜索着他心中的轨迹。“我看你倒是所言非虚，让我从女人的角度提醒你一下，你眼中的普雷斯科特小姐，确实是一

个乖猫咪般的小女孩儿。不过，我看她具备变成老虎的潜质。话又说回来，我想，作为一位男士也许巴不得被这样的老虎吞掉呢。”

彼得不耐烦地摇摇头，“你这么说可大错特错了。她只不过是在两天前的晚上有了那样的遭遇，所以现在才……”

“才需要一个朋友。”

“就是啊。”

“而你正好出现！”

“我们就是说说话。而且我也说了，今晚只是去她家参加晚宴，那儿还有别人呢。”

“你确定吗？”

在他想进一步解释之前，突然电话铃声传来。彼得做了一个“心里好烦”的手势，就接起了电话。

“麦克德莫特先生，”话筒里的声音十分着急，“前厅有麻烦了，副经理请您务必赶过来。”

当他放下电话时才发现，克丽斯汀已经走了。

5

彼得·麦克德莫特心中郁闷，怅然若失。抉择时刻难免有，逃避躲藏难面对；既来则安决断时，犹如噩梦变成真。这还不算完，更糟糕的是，你的良知信念、率直忠诚都被撕成片片残花碎叶，飘零风中。

还没等耳边的情况说明讲完，彼得就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大致估计出了前厅的状况：那位气度不凡的中年黑人，现在正静静地坐在凹壁桌旁。还有一位白头发小老头则没那么从容，显得相当地愤愤不平，他就是那位英格莱姆医生，德高望重的牙医大会主席。最后这位就是饭店的副经理了，现在他倒是轻松了不少，显得有点儿事不关己的漠然。这也难怪，毕竟上面已经来人了，他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职责的重担已经卸下，由上头扛着吧。眼中所见，足够彼得应付一阵子的。

摩擦冲突毫无疑问是突发而至的，这一点颇为棘手，让人措手不及。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令形势急转直下，嘀嗒作响的炸弹一触即发。

他还发现了两个观望者，一个是柯蒂斯·奥基夫，频繁出现在照片上的那张脸，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正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密切关注着一切。另一个则是一名宽肩膀的年轻人，戴着副宽边眼镜，下身穿了一条灰色法兰绒的裤子，上着花呢夹克。此人把一只走南闯北用的旧手提箱摆在身旁，站在那儿似乎正漫不经心地环顾前厅，但其实，副经理桌子旁的好戏他一点儿都没错过。

牙医大会主席挺直了5英尺6英寸的身体——1.7米的身高跟近2米高的彼得还是有所差距，本来就红润的圆脸涨得发紫，桀骜不驯的一头白发下，紧绷着的双唇蓄势突发，“麦克德莫特，如果你和你的饭店仍旧食古不化，死守着如此难以置信、侮辱人格的臭规矩，那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现在可就惹上一大堆的麻烦了。”矮小的牙医怒火熊熊，声音也是中气十足，提高声音叫嚷着，“尼古拉斯医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精英俊才，我告诉你吧，你们拒绝为他办理入住也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和对我们大会所有成员的侮辱。”

彼得心中很有同感，如果是一个局外人的话，他也许会鼓掌叫好呢。不过，现实阴沉地警告着他：你只是困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无论如何，要把“炸弹”从前厅移走。于是，他开始循循善诱，“也许您和这位尼古拉斯医生，”他用亲切友好的目光礼貌地看着黑人，“可否随我到办公室一趟，我们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谈谈吧。”

“不，先生！我们就好好地在这里把话说开了。没什么怕见光，要背着人的。”暴怒的小个子医生站在原地赖着不走。“现在就说吧！我的这位同行朋友尼古拉斯医生，你们是让他登记入住还是不让？”

人们纷纷侧目观瞧，几个正在穿行前厅的人则驻足注目。穿花呢夹克的那个人还在掩耳盗铃装作不屑一顾，不过也漫不经心地靠近了一些。

命运之神突然翻脸，彼得·麦克德莫特心中苦恼，现在，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英格莱姆医生给人的直觉是，此人应属善类，令人心生仰慕。难道命运真的要置自己于不义，让他和这样的人兵戎相见不成？就在昨天，他还和沃伦·特伦特就这个政策争得面红耳赤呢，没想到今天这个政策就直接引发了冲突。现在想想，还真是讽刺幽默呀。就在焦躁苦等的医生发出“你们让我的朋友登记吗？”这样的呐喊时，那一刻，彼得多么想不计后果地说一声：“让！”让冲突也就此了结。可是他心里很清楚，他说了也没有用，他只当家不做主。

他倒是有权限对客房接待员发号施令，但他的权限有权更有限，更确切地说就是，权力有限。让黑人入住本店，刚好在他的权限之外。关于此事早有明文规定，拒绝接收黑人的政策由来已久而且执行坚决，只有饭店所有者本人才有权“法外施恩”。如果在这上面和客房接待员纠缠不休的话，结果只能是拉长战线拖久战事，最终还是毫无结果。

“我跟您一样感到很遗憾，英格莱姆医生，”彼得硬着头皮解释，“但我也是无能为力。很不幸，本店有条店规，使我也无权请尼古拉斯医生入住本店。我很期望能改改规矩，不过我没有权限。”

“那么就是说，确认了的订房也毫无用处？”

“您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在会议订房之前，我们本该跟您确认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当时没有做到。”

“如果你当时做到了，”小个子医生放出狠话，“你根本就接不到这场会议，而且，就算你现在接到了，也许还是要弄丢了。”

副经理一看火势暴涨，唯恐殃及池鱼，连忙插了一句，“我说过要给他另外找一处安顿之所，麦克德莫特先生。”

“我们没兴趣！”英格莱姆医生吼完了副经理，又冲副总经理开炮，“麦克德莫特，你是年轻人，而且我觉得你也是聪明人，你对此刻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呢？”

彼得横下一条心：逃避又有何用？他直率地回答，“坦率地讲，医生，我已无地自容。”他又自言自语：如果我有勇气低头认罪，我现在就应该走出饭店辞职不干。不过，后面的这句话只是他的心声，没人听得见。理智劝阻着他：如果那么做了，也是于事无补。即使那么做了，尼古拉斯医生还是无房可住，他还会轻易地就把自己跟沃伦·特伦

特据理力争的权利给失去了。昨天他还动用了这个权利，而且打算还要再接再厉呢。单单这一个原因还不够吗？他最好还是留下来，去做他应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不过，他希望现在可以迈过这个坎儿，这样才能有这个机会。

“我的老天啊，吉姆，”年长的医生发出既愤怒又苦恼的声讨，“这事我算管定了，我跟他们绝不罢休。”

黑人摇摇头，“我不想掩饰我的痛苦，也不想装作没有受伤，我想我那些激进的朋友们一定会支持我继续抗争到底的。”他耸耸肩，“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醉心于研究，下午有一班北飞的航班，我看还是赶上为好。”

英格莱姆医生直面彼得，“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和科学家，他来这儿要做的一场论文报告将是大会的重头戏。”

彼得心里也不好受：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想知道，”他想孤注一掷，“您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如果尼古拉斯医生可以接受在另一家饭店入住的话，我可以安排他到这儿来出席大会。”彼得也意识到，他现在正在玩火。其实这很难保证，而且还会刺激沃伦·特伦特跟自己直接来一场终极对决。不过，这也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大极限了。

“那么，一些社交活动呢——晚宴和午餐会？”黑人的双目与彼得径直相对。

彼得缓慢地摇摇头，办不到的承诺还不如不说。

尼古拉斯医生耸耸肩，板起了脸，“这没什么意义。英格莱姆医生，我可以把论文寄过来，分发众人即可。我估计里面会有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吧。”

“吉姆。”矮小的白发医生深感不安，十分过意不去地说着，“吉姆，我真的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了，不过这件事，我最后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尼古拉斯医生四下看看，找到了他的手提包，准备拎包就走。彼得连忙说道，“我这就叫行李生来。”

“不！”英格莱姆医生把彼得拨到一边。“不是谁都有资格拎这个包的，这是一种荣幸，我要留给自己。”

“打扰一下，先生们。”这时，那个穿花呢夹克、戴眼镜的人搭腔了。当大家转身注目时，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响起。“很好，”那人说道，“让我们再来一张。”他眯着眼瞅着偷来相机的取景器，“咔嚓”一声又照了一张。放下相机，他自言自语着，“胶卷太棒了，前不久我拍这种照片还得用上闪光灯呢。”

彼得·麦克德莫特厉声质问，“你是谁？”

“你的意思是问，我叫什么，还是我是干什么的？”

“不管是什么，这里是私人领域。饭店……”

“噢，别这样！让我们别再管那老一套啦。”摄影师调试着相机的设置，彼得上前一步，他终于又抬起了头。“我可不想再挖掘什么了，大块头，我把手头的这些弄完就够了，那时候你们饭店就出大名喽，臭名远扬呢。不过，你要是想加上饭店人员对摄影师大打出手这一条的话，那就来吧。”彼得踌躇不前，对方咧嘴得意一笑，“你脑筋转得很快，我会给你写上一笔的。”

英格莱姆医生终于插上了话，“你是记者吗？”

“问得好，医生。”戴眼镜的这名男子又咧嘴笑了笑。“有时候编辑不认可我是记者，不过，我猜他今天可不敢这么说了。等我把这个假期里捡到的小宝贝交给他的时候，看他还敢不敢那么说我？”

“你是哪家报社的？”彼得希望是家无名小报。

“《纽约先驱论坛报》。”

“很好！”牙医大会主席赞许地点点头，“他们很能干，一定能让这件事的报道引发关注，我希望你能把刚才发生的事都记录清楚。”

“应该说，我只是大致了解，照片倒是有了。”记者咬文嚼字，“我还需要你给我讲些细节，那样我就不会把你们的名字写错啦。不过，我想先给两位医生在外面拍张合影。”

英格莱姆医生拉过黑人同行的胳膊，“这也是战斗的一部分，吉姆，让我们把饭店的恶名搞到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去。”

“你说得挺在行啊，”记者先生给予肯定，“各家媒体一定会趋之若鹜的，还有我的照片，一定是很抢手的。”

尼古拉斯医生缓慢地点点头。

彼得苦闷地掂量着眼前的状况。无能为力了，现在真的无力回天了。

他还发现，那位柯蒂斯·奥基夫也不见了踪影。

好戏落幕，大家都“尽兴”而去。英格莱姆医生仍意犹未尽，“我希望能尽快见报。你照完相我就去着手把我的大会拉出这家饭店，最能惩治这帮家伙的办法就是戳他们最在乎的软肋——切断他们的财路。”他赤裸裸的挑衅声渐行渐远，前厅又恢复了往日的嘈杂与忙碌。

6

“有没有什么变化，”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理直气壮地问道，“警方有什么进展吗？”

临近上午11点，总统套房秘密隐蔽，克罗伊登公爵夫妇二人正面对着饭店警卫长，显得异常心急忧虑。奥格尔维特意挑了把藤条座椅落座，不过椅子有点儿装不下他那肥厚的身躯，在他挪动身子时不停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他们的密会在宽敞奢华、日光充足的套房客厅里进行，房门紧闭。同昨天一样，男秘书和女仆都被随便找个差事打发走了。

奥格尔维沉吟片刻才开口道，“他们翻了很多地方寻找那辆车，不过据我所知，他们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城外和郊区，动用了一切能借助的人力。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没搜过，这也许还能拖住他们一时半会儿，可到了明天，我看他们就要开始往回搜了。”

从昨天开始，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和奥格尔维的关系就起了微妙的变化。在那之前，他们是激烈对抗的敌人，而现在他们是狼狈为奸的盟友。不过这种联盟并不稳固，好像双方都勾勾搭搭关系暧昧，但又都没明确表态。

“如果时间如此紧迫，”公爵夫人心急如焚，“我们还在这儿磨蹭什么呢？”

饭店警卫长那双令人生厌的小眼睛灵光乍泄，“你认为我应该现在就把车开走？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还要停在运河街上？”

意想不到的是，克罗伊登公爵竟然第一次开口搭腔了，“我妻子紧张过度，没必要对她那么凶。”

奥格尔维狐疑不定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他从上衣兜里掏出雪茄，看了一眼又迅速收了回去。“看来，大家都有点儿紧张吧，也难怪，一切结束就好了。”

公爵夫人并不领情，不耐烦地说道，“这无关紧要，我更关心的是，事态的发展。警方现在有没有想到，他们要找的车子有可能是一辆捷豹？”

硕大的脑袋连带着下巴上的几层赘肉缓慢地左右摇晃着。“一旦他们知道了，我们也会马上知道的。我也说过，你们那辆车是进口货，也许要好几天才能确认呢。”

“有没有什么迹象……那个，他们松懈下来的迹象什么的？有时候一件事被关注久了，过上一两天还没什么进展，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了吧。”

“你疯了吗？”“肥桶”脸上震惊异常，“你没看早报吗？”

“嗯，”公爵夫人侥幸破灭，“我看了，看来我这个问题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关注丝毫未减，”奥格尔维郑重其事地说道，“而且警察还有可能更加用心呢。这起肇事逃逸案件破获与否，可是关乎着警方的名声。这次他们要是搞砸了，那有人可能就要丢乌纱帽了。而且应该是不小的人事震动，从高层开始。市长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这里头还掺和上了政治因素。”

“这么说，把车弄出城更难办了？”

“可以这么说，公爵夫人。城中留守巡逻的每一个警察都知道，只要发现了目标车辆——也就是你的车，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添杠加星。他们现在可是眼睛有多亮就擦多亮，所以说很棘手。”

屋内陷入沉寂，只剩下奥格尔维粗重的喘息声。下一个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好像就是难以启齿，生怕得到回答就意味着希望的渺茫，甚至是破灭似的。

最后还是公爵夫人敢于担当，“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把车开到北方去？”

“今晚，”奥格尔维也是爽快人，“所以，我才要来这儿跟二位见上一面。”

公爵长舒了一口气，清晰可闻。

“你准备怎么脱身？”公爵夫人并没放松，“避人耳目地走？”

“我现在不能跟你保证什么。不过，我倒是有些想法。”

“说。”

“我觉得最佳时间应该在一点左右。”

“午夜一点？”

奥格尔维点点头，“那时候人少车稀，又没完全静下来。”

“可是，还是有可能会被人看见啊？”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要搏一搏‘胜算’的运气。”

“如果从新奥尔良成功脱逃了，你还能走多远？”

“开到天亮，凌晨6点左右。我估计那会儿就该到密西西比州境内了，很有可能在梅肯附近。”

“那可不够远啊，”公爵夫人得寸进尺，“密西西比境内也才走了1/2，到芝加哥的话，还没走完1/4呢。”

“肥桶”挪动了下椅子，藤椅再次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你觉得我是飞车党吗？再打破几项赛车记录？也许再招惹上几个缺罚单的警察在后面穷追不舍？”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太想让车子尽快离开新奥尔良了，能走多远走多远。那你白天做什么？”

“离开行车道，找个地方藏起来，这样的地方在密西西比很好找。”

“然后呢？”

“等天黑了，我再继续上路。北上穿过阿拉巴马、田纳西、肯塔基、印第安纳。”

“什么时候能安全？我是说绝对的安全。”

“我估计得到印第安纳以后吧。”

“那么就是，你到印第安纳得等到星期五吧？”

“应该是。”

“这么说来，星期六你就能到芝加哥啦？”

“星期六早上。”

“很好，”公爵夫人很满意，“我和丈夫会在星期五的晚上飞往芝加哥。我们会在德雷克饭店入住，静候佳音。”

公爵像闯了祸的孩子似的自顾自地端详着他那双手，根本不敢看奥格尔维的眼睛。

饭店警卫长倒很豪爽，“你一定等得到。”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吗？”

“最好我去车库时能带上你的便条，以防万一。就说是你让我取的车。”

“我现在就写。”公爵夫人穿过厅堂来到写字台前，奋笔疾书一蹴而就。片刻返回，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饭店信纸。“这就可以了。”

看都没看，奥格尔维把便条直接塞进内兜，眼睛却盯着公爵夫人的脸不放。

一阵沉默很是尴尬。公爵夫人不知何意，“这个不是你要的吗？”

克罗伊登公爵站起身来，僵直地迈着步子就要走开。走了几步还是转过身来，耐不住性子地撇下一句，“钱，他还要钱。”

奥格尔维肉嘟嘟的脸上嘿嘿地假笑，“没错，公爵夫人。那10000美元呢？咱们谈好的，现在给10000美元，星期六到芝加哥还有15000美元啊。”

公爵夫人用戴满首饰的手指轻触太阳穴，恍然大悟般，“真不知道怎么就……心烦意乱地一下子给忘了。要记着的事太多了。”

“那都不算什么，我记着就行啦。”

“就得今天下午办了，银行得安排……”

“我要现金，”“肥桶”寸步不让，“最大面值20美元的那种，要旧钞。”公爵夫人凌厉的双眸死盯着他，“为什么？”

“我怕被追根溯源呀。”

“你不相信我们？”

他晃了晃脑袋，“蹚了这样的浑水就得机灵点儿啦，人心隔肚皮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不是还有15000美元在你那儿吊着我的胃口吗？”古怪的娘娘腔有点儿不耐烦了，“记住那笔也要现金，还有星期六银行不开门。”

“假设，”公爵夫人说道，“在芝加哥我们不给你钱呢？”

“肥桶”瞬间变脸，分不清是真笑还是假笑。“我真高兴，你把丑话说到了前面，”奥格尔维也有丑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吧。”

“我想我可以理解，不过，告诉我，你会怎么样？”

“公爵夫人，到了芝加哥我的行动如下：先把车藏起来，不过不会让你们知道地点，然后就会去饭店收我的15000美元。钱到手后，我才会把钥匙给你们，当然还会告诉你们藏车地点。”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就要说到了。”一对小小的猪崽眼贼光闪烁，“一旦有变，比如你说银行不开门，没拿到现金什么的，我会立刻叫警察，就在芝加哥。”

“你自己也难逃干系吧，比如说，是你把车开到北部的，你又做何解释？”

“这又有什么稀奇。我就说你给了我几百美元——当然这些钱我要带在身上——然后是你让我把车开到那儿的。你还说路程太远，你和公爵想飞过去。可是，我到了那儿才好好欣赏了一下你们的座驾，这才回过味来，原来……”奥格尔维耸了耸肥厚的肩膀。

“我们没那个打算，”公爵夫人给他吃定心丸，“我们这边绝不会言而无信的，不过，正如你所说的，我们要相互理解。”

奥格尔维点点头，“我想我们都会做到的。”

“下午5点你再过来一趟，”公爵夫人快人快语，“钱会给你准备好的。”

> > >

奥格尔维走了，在房间另一头的克罗伊登公爵从自己圈定的“禁闭区”里又走了回来。餐具柜上摆着盛放酒杯的托盘和几瓶酒，是昨晚新送过来的。公爵斟上浓烈的苏格兰威士忌，用手捏了点儿苏打撒进去，随后一饮而尽。

公爵夫人心中不悦地挖苦他，“我看你现在大白天就开始喝酒。”

“这可是洗涤剂呀。”他又给自己倒了第二杯，不过这次是慢慢地啜饮。“和那样的败类同处一室，让我觉得自己都脏了，得用洗涤剂好好清洗一下。”

“他就没这么矫情，”他的妻子恶语相迎，“要不然，他就不会和烂醉的儿童杀手为伍了。”

公爵的脸变得煞白，颤抖着放下酒杯。

“你把这事都扣在我头上也不太公平了，老太婆。”

公爵夫人不依不饶，“撞了人，还逃跑了。”

“老天啊，睁眼说说公道话吧！你也逃脱不了干系。”一声怒吼，公爵双拳紧握似乎还想动粗。“当时可怜巴巴地求着我赶快跑开的人是谁？就是你！后来不让我回去看看的人是谁？还是你！要不是为了你，我能逃跑吗？能不回去吗？是不是你说的，回去也没用，祸都已经闯了，于事无补了，是不是你？甚至昨天我还要去自首呢，还不是你百般阻挠？所以，我们现在才招惹上了他，那个……那坨臭狗屎，把我们的骨髓都咂咂干净了……”说着说着，公爵的声音越来越小，底气越来越不足了。

“我是不是可以说，”公爵夫人根本不为所动，“你算是发完疯了？”公爵一言不发，公爵夫人不紧不慢，“我应该提醒你，你的所作所为根本无须他人丝毫的劝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或企图，我的话你根本就听不进去的。至于那坨狗屎，你远远地躲开，生怕沾上一星半点儿的臭气，把所有肮脏的活儿都让我一个人做，最后还要把这些事都扣在我的头上？”

她的丈夫叹了口气，“我知道不该跟你吵的，对不起。”

“如果大吵大闹能让你懂点儿事的话，”她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倒无所谓。”

公爵又端起酒杯，拿在手里百无聊赖地晃荡着。“我觉得这也许是件好事，”他又开始耍变色龙的那套把戏了，“虽然被折腾得很苦，不

过也许是塞翁失马呢，好像倒把咱们俩又拴到一块儿了。”

这是明显的服软，公爵夫人一时几乎为之所动。跟奥格尔维这种下三烂搅和在一起，让她感到疲惫不堪，颜面扫地，内心深深地渴望着片刻的安宁。

然而，任性的倔强让她不接受求和的告饶，她将一把冰块抛在微弱的火苗上，“是这样吗？我怎么没觉得？”然后，又是更刻薄的一句：“不管怎么说，我跟你可没时间亲热。”

“正确！”好像他妻子的话就是判决的信号，公爵把这杯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

公爵夫人毫不留情，“只要你没喝得失去意识，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看银行还得靠我去应付吧，不过他们可能还要劳烦您在文书上签字呢。”

7

两场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戏，沃伦·特伦特只能勉为其难地唱下去。

每一场都让他如鲠在喉，怎么能唱得下去？

第一场就是对于昨晚柯蒂斯·奥基夫对汤姆·厄尔肖的揭露，他不得不去当面对质。“他都快把你的血放光了呢，”柯蒂斯·奥基夫毫不客气地评价着那位上了年纪的酒保。还有那句无情的断言：“而且结合其他的事来看，时日还不短呢。”

奥基夫还在伤口上撒盐，把控诉之事也以报告的形式如诺奉上了。上午10点刚过，一位年轻人就过来面见了沃伦·特伦特，他自称是奥基夫连锁饭店的肖恩·霍尔，并受命奉上了一份报告。报告里详述了在酒吧刺探的日期、时间及具体细节。这位“不请自来”的年轻人是直接到15层的套房找到沃伦·特伦特的，似乎还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饭店的所有者谢过信使后，便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这份足足7页的报告。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翻看“判决书”，越往下读，心就越往下沉。刺探报告里不仅有汤姆·厄尔肖，几个他自认为忠心耿耿的员工也榜上有名。残酷的现实再清楚不过了，在沃伦·特伦特信赖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在欺骗他、愚弄他，甚至包括像汤姆·厄尔肖这样的一些私交密友。毋庸置疑的还有，饭店上下掠盗猖獗，甚至比报告所述更加蔓延泛滥、肆无忌惮。

他认认真真地把打印的报告折好，放进上衣内兜。

沃伦心里清楚，如果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再把出卖诚信的内贼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严惩不贷。甚至这么做也许还能排遣一下近期的忧愁苦闷吧。

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盛怒早已是弃他而去的一种情绪了。他已经被掏得空荡荡的，只剩一副疲惫麻木的躯壳而已。他已决定，会单独去找汤姆·厄尔肖聊聊，至于其他人，由他们自生自灭吧。

沃伦·特伦特也有些许庆幸，这份报告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让他从一种责任和义务中解脱了出来。

直到昨晚，他还在为圣格里高利费心劳神，总是觉得要对得起饭店员工的满腔热忱。不过现在，背信弃义的不是他，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挣脱信义的牢笼了。

自由的结果就是打开了另一扇抉择之门，这扇门还能让他继续维持对饭店的控制呢。不过在此之前，这可是他唯恐避之不及的一扇地狱之门。可到目前为止，前景依然扑朔迷离、不尽如人意，所以他决定先去把两场中容易扛的那一场戏先演完——先去找汤姆·厄尔肖聊一聊吧。

> > >

庞塔尔巴酒吧位于饭店的底层，穿过前厅，再经过饰有嵌铜的牛皮对开摆门便是。进门后，往下踏过三级铺有地毯的台阶，便来到了一处L形的酒吧区，里面陈设着桌椅，还有隔断的小包间，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软垫椅上饮酒作乐。

跟大多数的鸡尾酒吧不同，庞塔尔巴酒吧里灯火通明，这就意味着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即使坐在拐角处的吧台上也不例外。

吧台前放着六七只软凳，供那些无伴的酒客临台独酌。软凳是可以旋转的那种，坐在上面可以随时转动，环顾整个酒吧。

沃伦·特伦特从前厅步入酒吧的时候，是上午11点35分。酒吧里寂静无声，只有一对青年男女在隔断间里，另外两名翻领上别着会议徽章的男子在附近的一张桌旁窃窃私语。通常是在15分钟后，午间的酒客就会开始蜂拥而至了，到了那个时候就失去了安静谈话的机会，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过饭店的所有者判断，10分钟已经足够了。

一名吧员看见了大老板，急忙上前，不过被挥手打发了。沃伦·特伦特看见汤姆·厄尔肖背对酒吧区坐在吧台后，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铺在收银机上的一份小报。沃伦·特伦特僵直地走了过去，坐在吧台前的一只软凳上。现在，他才看清这位老酒保正在研究的是《赛马预测》。

他突施冷箭，“我的钱就是被你这么糟蹋掉的吗？”

厄尔肖急忙转过身来，目瞪口呆。最初的震惊稍纵即逝，转而变为缓和多了的惊讶，在终于看清楚了来人后竟变成了掩饰不住的惊喜。

“哎呀！特伦特先生，你可把老朋友吓了一大跳啊。”汤姆·厄尔肖利落地折上报纸塞进了后裤兜里。汤姆的圆脑袋已经谢顶了，雪白的头发只剩下绕顶的一圈，好像圣诞老人戴的白边帽似的。布满皱纹、粗糙似革的脸上满面微笑。沃伦·特伦特心中暗叹，怎么以前就没觉得这是谄媚的笑呢?

“上一次在这儿见到您可是很早以前啦，特伦特先生，很久很久喽。”

“你不是在埋怨我吧？”

厄尔肖略感意外，犹豫了一下，“哦，不，不是。”

“我早该想到，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放任自流，可给了你不少机会独霸一方呢。”

酒吧管理者的脸上一片疑云飘过，随后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您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特伦特先生。噢，既然您都来了，我正好有些东西要给您看呢。本来要送到您的办公室去，可就是抽不开身啊。”厄尔肖拉出吧台底下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取出了一张彩色照片，“这是德里克的一张照片，我的第三个外孙子。健健康康的小家伙，长得像他妈妈，真亏了您以前赐予她的新生。埃塞尔，我的女儿，您还记得吧。她还总问起您呢，总是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您，我们全家都感激您啊。”他把照片放在吧台上。

沃伦·特伦特拿起照片，故意看都不看就递还给了汤姆。

汤姆·厄尔肖很不自在，“有什么不妥吗，特伦特先生？”得到的还是一言未发，只好试图打破尴尬，“那我给您调点儿喝的？”

沃伦本来想拒绝，不过临时改变了主意，“一杯拉莫斯金菲士。”

“是，先生！马上好！”汤姆·厄尔肖娴熟地取过基酒和各种配料，开始了赏心悦目的表演，欣赏工作中的他也是一种享受。以前当沃伦·特伦特在自己的套房里宴请宾客时，有时候会把汤姆请去侍酒。主要是因为他的调酒就像一场表演，很能配得上佳酿的品质。他的动作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就像变戏法似的迅捷灵巧。现在，他正在调配着最上面的一层，终于最后一个华丽夸张的动作，结束了昙花绽放般的表演，他将调好的酒奉献在饭店所有者的面前。

轻啜品味，沃伦·特伦特也禁不住地点了点头。

厄尔肖连忙问道，“还可以吗？”

“嗯，”沃伦·特伦特实事求是，“和以前调得一样好。”他的眼睛直视厄尔肖，“我很高兴会有这样的口福，因为这是你在我饭店里调的最后一杯鸡尾酒了。”

不自在一下子变成了直截了当的惊恐。厄尔肖紧张地舔着嘴唇，“您又再开玩笑吧，特伦特先生，您不是说真的，是吧？”

根本没理会他的问题，饭店老板把酒杯推开，“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汤姆？这么多人，怎么偏偏是你？”

“我向上帝起誓，我不知道……”

“别再装了，汤姆。你那么干，时日也不短了。”

“听我解释，特伦特先生……”

“别再扯谎了！”厉声断喝撕裂了周围的宁静。

酒吧里平和的轻声细语都安静了下来。看到酒吧管理者左顾右盼的眼睛里所流露出惊慌失措，沃伦·特伦特估计，他身后的人们应该都在侧目观瞧，心中强行压制的怒火一下子爆燃起来。

厄尔肖咽了咽唾沫，“请不要，特伦特先生，我在这儿干了30年了，您从来就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底气不足，他的声音几乎完全听不到。

沃伦·特伦特从上衣内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正是奥基夫提供的刺探报告。沃伦翻了两页，然后把一页折回1/3，又用手捂住部分内容，最后才把露出的文字摆在汤姆面前，责令道，“你自己读吧！”

厄尔肖哆哆嗦嗦地摸出眼镜戴上，双手不停地颤抖着。他只读了几行就停住了，抬起头看着特伦特。已经是无可辩驳了，他现在就是

一头困兽而已，只有本能的恐惧了。

“你没有证据。”困兽犹斗，死不悔改。

沃伦·特伦特猛地一巴掌拍在吧台上。再也顾不得什么了，高声叫嚷着，让自己的愤怒尽情喷发，“如果你想看，我给你。确凿无疑的证据你要不要？你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小偷。不过你给我记住，所有的骗子和小偷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汤姆·厄尔肖被一击中的、冷汗涔涔，就像行刑前的死囚一样惊恐万分、苦不堪言。他似乎感觉到顷刻之间的天崩地裂，他那自认为安宁平和的世界塌了。已经很多年了，长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蒙骗他的雇主，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当后来他感觉做得应该是天衣无缝时，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这样的胆大妄为又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好多年。就算是最坏的打算，他也没想到真会有这么一天。现在他开始担心，饭店老板究竟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到底搜刮了多少油水？

沃伦·特伦特用食指戳点着摆在吧台上两人之间的报告。“这些家伙能够嗅出腐化的气味，那是因为他们没犯错，没犯我这样的错。我的错误就是太信任你，把你当成朋友。”一时间思绪翻滚，无语凝噎。他整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如果我真的有了防备之心，有什么挖不出来的？证据唾手可得。除了这里提到的，你实际上比这捞得多得多，是不是？”

汤姆·厄尔肖悲戚地点点头，他已彻底绝望认罪了。

“好吧，你也用不着愁眉苦脸的，我不会告发你的。如果真那么干，我都觉得那是在毁掉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老酒保的脸上瞬间多云转晴，如释重负。不过，他又马上试图装作不为所动，依然羞愧难当的样子。他哀求着老雇主，“我发誓，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绝对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你的意思是，你连偷带骗这么多年，现在被抓到现行，就良心发现准备金盆洗手了吗？”

“特伦特先生，像我这一把年纪再重新找工作太难了，我还有家……”

沃伦·特伦特平静地说道，“是的，汤姆，我知道，你以前就是这么说的。”

人有脸树有皮，厄尔肖也知道羞耻，脸一下子就红了，尴尬地解释着，“在这儿赚的钱，我的意思是在这儿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的。收费单子总是付不完，还有孩子的开销……”

“还有赌马的无底洞吧，汤姆，这个你怎么不提呢？赌马的讨债人一直咬住你不放，对不对？一直催你还债吧。”这只是特伦特的无心插柳，却让厄尔肖哑口无言，看来误打误撞还击中了要害。

沃伦·特伦特不想多费口舌，直接下了驱逐令，“该说的都说了，现在你走吧，再也别回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从前厅穿过摆门涌到庞塔尔巴酒吧里来，嗡嗡的交头接耳又开始了，越来越响的嘈杂声此起彼伏。一名年轻的助理调酒师已经来到吧台后面，为客人调制他们点的酒。他刻意地不去看这边大老板和他前上司之间的纷争。

汤姆·厄尔肖茫然地眨眨眼睛，恍然如梦。他还是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仍心有不甘地抗议着，“现在可是午间高峰……”

“这跟你已经没关系了，你已经不在这儿上班了。”

败局已定，无力回天。既然事已至此，他那戴了多年的恭顺面具也就该摘掉了，厄尔肖慢慢地开始变脸，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扭曲的狞笑伴着肆意的口无遮拦，“好啊，我走。不过，我高高在上的特伦特陛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步我后尘啦。因为你马上也会被扫地出门喽，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心中有数呢。”

“那么，他们都知道了些什么呢？”

厄尔肖似乎终于找到了泄愤的出口，两眼放光。“他们知道你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他们知道你是个愚蠢至极的老浑蛋；他们知道你是个连巴掌点儿大的地方都管不好的昏君，更别提整个饭店了。这就是你一定会从这里滚出去的根本原因。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和许多许多人一样，会连肠子都笑出来的，那才叫大快人心呢。”说出这些话后，他又开始犹豫了，呼呼地喘着粗气，心中权衡着如此放肆的后果。不过，一吐为快带来的复仇快感让他再无所顾忌了。

“连我都记不清多少年前了，从那时候开始，你就把这里的每个人都当奴隶使唤，当成你家的一条狗。噢，对了，可能你比别的雇主每周会多给点儿钱，有时候还能发点儿小福利。可就你赐给我的那么点儿施舍，好像打发乞丐似的。高高在上地叫我摇尾乞怜，你把自己都当成上帝了。但你也别想哄骗我们，你多付的那点儿钱不就是为了防止工会进来吗？你那点儿小福利不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自己高大伟岸吗？大家心中自有明镜，你吃肉喝汤，我们只能闻味。即使偶尔分我们点儿骨头渣子，那也全都是为了你自己！我们就这样一边嘲弄着你，一边像我一样自己找出路。我告诉你吧，现在还有好多吃你、喝你、拿你、骗你的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厄尔肖突然住口了，脸上有着些许疑惑，觉得是不是自己没管住嘴巴说得太多了。

他们后面的酒吧区迅速爆满，身旁左右两侧的旋转凳上都有客人。沃伦·特伦特用手指若有所思地轻叩在吧台的皮面上，有节奏的敲击声越来越快，好像即将冲锋时的战鼓。不过，特伦特很奇怪地发现，刚才那种窒息的盛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决绝的意志——迈出那一步，唱好犹豫良久的第二场戏。

他抬眼注视着对面的人，30年了，这个他以为很了解，却从未真正看透的老朋友。“汤姆，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说怎么做到的。但最后你还是帮了我一个忙。现在就走吧，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送你进牢房之前。”

汤姆·厄尔肖二话没说就转过身来，目不斜视地径直而去。

> > >

沃伦·特伦特穿过前厅朝着科隆德里大街的那道门走去，一路上对雇员们的注目漠然置之。他已没有了同他们客套的心情，就在今天上午，他才真正地认识到，那微笑的背后也许还隐藏着背叛，那种热忱也许只不过是蔑视的外套。那些嘲笑、那些指责其实真的伤到了他，还说他对员工好是有企图的，只是为了他自己。这些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更让他伤心的是，那些冷言恶语听起来还真的似乎煞有其事。一声棒喝惊醒了他的“人情梦”，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吧，他安慰着自己，再等一两天吧，那时候倒要看看是谁笑到了最后。

沃伦·特伦特走出大门，来到繁华热闹的大街。一名穿制服的门童看到了大老板，连忙快步上前恭敬待命。沃伦吩咐着他，“给我叫辆出租车。”他本想步行一两个街区，但只是下了几步饭店门口的台阶，坐骨神经痛就又发作了，阵阵刺痛让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门童一声哨响，一辆出租车便小心慢行地挤出繁忙的重围圈，停靠在了路旁。沃伦·特伦特腿脚笨拙地上车，把住车门的门童触帽致敬，随手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沃伦·特伦特在心中嘀咕着，这种恭敬的行礼不也是一种虚伪吗？他暗下决心，对以前曾经一度接受的好多表面文章，从现在起一定要思量再三，鞭擗进里了。

车子发动上路了，沃伦从后视镜里看到司机也在打量着他，才想起来还没告诉他目的地呢。沃伦随即吩咐道，“开出几个街区就行，我要打个电话。”

司机提出疑问，“老板，饭店里电话多得是啊。”

“不用你操心，把我泊到一个付费公用电话亭就行。”他也不想解释，这个电话一定极其秘密，让他不敢冒险使用饭店里的任何一部。

司机耸耸肩不再言语，开过两个街区便向南转到了运河街上。他又通过后视镜端详着他的乘客，“今天天气不错啊，港口那边就有公用电话。”

沃伦·特伦特点点头，很高兴还能有这一时半刻的喘息之机，第二场戏就要上演了。

穿过坎内尔街后，车辆稀少了起来。一会儿，车子就在港务楼前的一处泊车场旁停了下来，离一座电话亭只有几步之遥。

他给了司机1美元也没要找零，随后就想直奔电话亭。但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先穿过伊兹运河广场来到了河边站定。午间的阳光照在沃伦身上暖洋洋的，水泥人行道上洒落的阳光顺着他的脚底又钻进了他的身体，很舒服。太阳啊，他感慨着，真是老年人的朋友呢，对他这把老骨头还真是关爱有加。

越过半英里宽的密西西比河，在800米开外的对岸就是热气蒸腾下日光闪烁的阿尔及尔区。今天的河水臭味可闻，不过这也难怪，日日如此呢。臭气、迟缓、淤泥，都是这条“江河之父”心情的一部分吧。就像生活一样，他深有感触，情绪上的淤泥、臭水不也常伴其左右吗?

一艘货轮冲开波浪快速驶过，朝着大海的方向挺进。汽笛声声冲着进港的驳船尖鸣，而驳船不得不改变航线，让货轮航速丝毫不减、趾高气扬地招摇过江。很快，这艘孤独的货轮就要开进大洋里去享受更大的孤寂了。沃伦想知道，这艘货轮上的人，究竟知不知道他们正在驶向孤独呢？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也许他们真不知道吧。抑或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也像他一样，是渐渐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世上哪儿不都是一样孤独吗?

他原路返回到电话亭，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信用卡记账电话，”他通知接线员，“请接华盛顿。”

等待和回答有关事务性的问题只用了几分钟，他很快就和想要联系的人通上了话。对方可是全美劳工领袖中最有权势的那位，不过，据说也是最贪腐的一条蛀虫。现在，那个直率生硬的声音终于在话筒那边响起。

“什么事？说。”

“上午好，”沃伦·特伦特还想客套一下，“我希望没打搅您的午餐吧。”

“给你三分钟，”那个声音果然直来直去，没有半点儿废话，“你现在已经浪费掉了15秒钟。”

沃伦·特伦特赶紧争分夺秒，“以前你我见面时，您提过一个初步的建议，也许您忘了……”

“我当然记得，有些人就是希望我记不住。”

“那个时候，我很抱歉，有些草率了。”

“我这儿有秒表，过去半分钟了。”

“我想做个交易。”

“从来都是我提出想做的，别人接受。”

“如果时间那么金贵的话，”沃伦·特伦特顶了一句，“咱们就别咬文嚼字了吧。你这么多年来不是一直想要涉足饭店业吗？你不是还想要在新奥尔良巩固你们工会的地位吗？我可以让你一箭双雕。”

“开个价。”

“200万美元——第一顺位抵押担保。回报是一家全员入会的饭店，合同你自己看着写。我相信你既然都把钱都放在里面了，应该会写得合理公正吧。”

“噢，”对方在考虑，“嗯，嗯，嗯。”

“现在，”沃伦·特伦特有点儿急了，“请你把那个该死的秒表停了。”

对方咯咯地笑了，“我没有秒表，是不是刚才吓到了？不过，吓唬一下还真能让人动起来呢，是不是？钱你什么时候要？”

“星期五之前，钱要到位，明天中午之前，要给我准信儿。”

“是最后才来求我的吗？被每个人都拒绝了之后，才来找我？”

没必要撒谎，特伦特简单明了，“是。”

“你的店一直在亏损吗？”

“亏得不算多，还有反转的余地。奥基夫那帮人觉得能扭亏为盈，他们想买。”

“好像该接受啊。”

“如果我出手了，他们都得给我靠边站，那时你可没机会再找他们喽。”

接着对方就没了下文，话筒那边寂静无声。沃伦·特伦特没有催促，他能感觉到对方在考虑盘算着。他知道对方一定会慎重严肃地考虑他的提议。毕竟，国际雇工兄弟会10年来一直企图渗透到饭店产业。

可是到目前为止，跟其他行业大多数如火如荼的入会运动不同，他们在饭店业上的进展惨淡，举步维艰。原因就是害怕兄弟会的饭店经营业主，同那些鄙视他们的其他更为正派的工会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共同抵制兄弟会。所以，要是兄弟会能与像圣格里高利这样一家反工会的饭店签约的话，那可是在众志成城的抵制堤坝上打开了一个“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缺口呢。

至于资金，如果兄弟会肯投资的话，区区200万美元对于这个庞大工会的金库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这些年来，他们花在饭店入会运动上打水漂的钱可比这多得多。

至于饭店产业内部，沃伦·特伦特知道，如果他的建议如愿以偿的话，他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会被“面刺金印”，永远带着叛徒的标签。

回到饭店内部，他的员工会激愤地声讨他，那些消息灵通的雇员在知道了他们被出卖后，还不一定会怎么恶毒地攻击他呢。

在整个交易中，最无辜的就是他的员工们，他们可能才是损失最大的弱势群体。如果和工会一旦签订合约，员工的薪水一定会略有上调。不过他估计，在这种情况下的加薪通常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但是，员工的工资不管怎么说也该涨了，而且事实上，早就应该涨了。如果饭店的融资不是以现在这种方式实现的话，特伦特本来也打算在找到资金之后就给员工们加薪的。现行的公积金计划将会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工会的那一套。可是，那一套唯一的得益方就是兄弟会，只是为他们的金库添砖加瓦罢了。最要命的还是工会的会费，每月大概在6~10美元，而且是强制性的。这样的话，不仅把薪水刚刚微涨的部分一下子吃掉不说，员工们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还下降了。

哎，沃伦·特伦特自揣着，业内的骂名看来只能扛着了，至于其他的那些嘛，他一想起汤姆·厄尔肖和与他一路货色的那些人，就狠下心来：我本不忍负天下人，奈何天下人负我！

生硬的声音再次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给你空投两个财务人员，今天下午就到。一个通宵就能把你的账拆一拆，我的意思可是真的拆分彻查，所以你可别想着再藏着掖着啊。”这赤裸裸的威胁让人不禁想起了一则“常识”：和兄弟会耍心眼儿的人，不是真勇敢就是缺心眼儿。

饭店老板一听便火冒三丈，“我没什么要掖着的，你想看什么我都给你。”

“如果明天早上我的人跟我说一切没问题的话，你要签3年的工会饭店合同。”这是一个通知，绝不是询问。

“那是自然，我乐意签字。当然，还要有员工的投票表决，不过，我能保证，投票结果随你心意。”沃伦·特伦特说这话的时候心中一时略感不安，他有点儿怀疑自己真能保证万无一失吗？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饭店和兄弟会结盟的。不过，也会有很多员工，在他的现身说法、强推硬荐下会站到他这一边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很多”会不会是表决所需的大多数呢？

兄弟会主席似乎早有先见之明，“用不着投票。”

“但是，法律上可确定……”

电话那头也生气了，粗声粗气地怒斥，“不用你教我劳工法！我比你知道得更多，研究得更透。”片刻停顿，接着又没好气地解释，“我们签的是‘自愿认可协定’，法律可没规定必须要投票表决，所以，用不着投票。”

沃伦·特伦特最后也无奈地认可了这种方式。

整个流程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却无可争议地合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在工会协议上的签名就代表了饭店的全体员工，无论他们的好恶与否，只要他大笔一挥，整个饭店就和协议自动绑定了。好，他把心一横，就这样吧。只不过就是大大地简化了程序而已，反正结果怎么弄，都是一个样。

他接着问道，“关于抵押，你有什么意见？”他知道，这可是一个敏感问题。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曾经严重警告过兄弟会，指责其在签约公司中投资过巨的问题。

“你要发一张期票，债权人是兄弟会退休基金会，200万美元8分息。以饭店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由兄弟会南部联盟为退休基金会托管。”

沃伦·特伦特意识到，这种方式可真是用心险恶、狡诈无比。它违背了所有关于工会资金使用的法条所应体现的法律精神，却在技术层面上丝毫不违法。

“期票期限为三年，只要连续两期利息未付，就将没收抵押。”

沃伦·特伦特提出异议，“其他的我都同意，不过我要5年期。”

“你只有三年。”

这可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条件太苛刻了，不过，三年至少也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吧。

他无可奈何地应道：“好吧。”

咔嗒一声，那边还是惜时如金、废话全无，直接挂断了电话。

从电话亭出来，坐骨神经痛又一次发作，不过承受着钻心刺痛的沃伦·特伦特却笑了。

8

尼古拉斯医生的黯然离场将前厅愤愤不平的一幕推向了高潮，彼得·麦克德莫特黯然忧闷、不知所措，他这个“大反派”后面的戏该怎么收场呢？反复斟酌后，他觉得，现在不宜匆忙上阵草率地与全美牙科医学大会进行官方交涉。人还在气头上就去贸然接触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牙医大会主席，英格莱姆医生曾扬言要将整个大会拉出饭店，不过就算他的威胁所言非虚，那么最早也只能是明天早上才有可能做到。那就意味着，再过一两个小时，等到下午火气消了的时候，再找他聊聊才应该是明智稳妥之举。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和大会的其他成员进行一些接触斡旋。

至于那名在令人苦恼的现场突然“杀出”的新闻记者，很显然，现在去亡羊补牢的话，已经无济于事了。为了饭店的利益着想，彼得只能寄希望于报纸方面决定新闻报道重要性的决策人了。希望他只是把此次事件当成普通的小新闻看待。

回到自己在主跃层的办公室，彼得用日常例行的事务把上午余下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这样才能压制住想要去找克丽斯汀的渴望。直觉告诉他，这件事也需要一段降温期，亡羊补牢也许为时尚早。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今天早些时候犯下的错误似乎非同一般，也许有就此了断的危险，他还是应该尽快补救，以免为时已晚。

他决定在临近中午时就再“顺便”去拜访一次克丽斯汀，不过，一名值班副经理的电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上报彼得，来自艾奥瓦州马歇尔敦的一名住客斯坦利·基尔布维克，遭到了洗劫。虽然刚刚接到报案，不过盗窃案显然发生在晚间。报案人声称丢失了现金，并列出了

一长串被盗贵重物品的清单。据副经理描述，住客似乎相当地忐忑，一名饭店警卫已亲赴现场。

彼得放下了联络饭店警卫长的电话，他也搞不清楚奥格尔维到底在不在饭店，那个“肥桶”的值班时间至今都是一个谜，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稍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奥格尔维已经接手了调查问询，会尽快赶来报告。大概20分钟，他就在彼得·麦克德莫特的办公室里现身了。

饭店警卫长把一大坨肉小心翼翼地深陷在办公桌对面的皮椅里。

尽量压制住本能的厌恶，彼得直奔主题，“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被偷的家伙是一个傻瓜，被人骗了。这是他丢的东西。”

奥格尔维把一张手写的单子铺在彼得的桌上，“我留了备份。”

“谢谢，我会转给咱们的承保人。房内什么情况，有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警卫长晃了晃脑袋，“所有迹象都表明，是用钥匙开的门，基尔布维克也承认，昨晚在法国区放荡寻欢了。我看他该带个老妈子跟着他，他咬定钥匙不是他弄丢的，怎么问也不改口。不过，我估计很有可能是让酒吧女用老套路给骗了。”

“他明不明白如果实话实说，我们找回失物的机会更大？”

“我跟他说了，可他就是不肯讲。不过，他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愚蠢透顶了。还有，他已经算明白了，饭店的赔偿金足以补偿他的失窃之物。不过，他觉得应该再多赔点儿，他声称钱包里的400美元现金也被偷走了。”

“你信他吗？”

“不信。”

看来啊，彼得心想，这位客人还是没有完全清醒呢。饭店对于失窃物品的赔偿金最高也就100美元，而且无论有多少现金都是不予赔偿的。“剩下的事呢，你又怎么看？你觉得这是一锤子买卖吗？”

“不，我不这么看，”奥格尔维推断着，“我认为咱们摊上饭店职业惯偷了，他就在饭店里作案，一次哪能解渴呀？”

“何出此言？”

“上午就有了苗头，641房间的客人投诉，我估计还没传到你这儿呢。”

“如果有的话，”彼得实事求是，“我也想不起来了。”

“今天早上，我估计应该是接近黎明时，有个家伙用钥匙开了641房的房门，并且进了屋，房中的客人正好醒过来。那个家伙表现得好像喝多了似的，声称自己进错了房，把641房当成614房了。房客也没当回事，继续睡觉。不过，他睡醒后就觉得蹊跷，614房的钥匙怎么就开了641房的锁呢？我当时获悉的情况就这么多。”

“也许前台给错钥匙了。”

“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并没有。我去查了，值夜班的客房接待员咬定没给出过这两个房间的钥匙。而且614房的住客是一对夫妇，他们昨晚早早地就上了床，也没离开过。”

“进入641房的那个人长什么样？有具体的描述吗？”

“说得不够，没什么用。保险起见，我把641房和614房的两个人叫到一起对质了。614房的住客不是去过641房的那个家伙，又试了试钥匙，谁的钥匙也开不了对方的锁。”

彼得若有所悟，“看来你的判断没错，咱们摊上职业惯偷了。这样的话，咱们得订一个计划开展捕鼠运动了。”

“我已采取了行动，”奥格尔维不愧当过警察，“已经通知前台接待员，今后几天，凡是取钥匙的都要问名字。如果事有蹊跷，也让他们把钥匙放出去，不过一定要好好地把那人的模样记住，然后要立刻报告给我的人。各楼层的女服务员和行李生也都传过话了，要注意那些无故徘徊的人以及任何异常异动。我的人要加班加点，逐层巡逻通宵达旦。”

彼得赞许地点着头，“听起来不错，考没考虑过搬到饭店住上一两天？你要是愿意我就给你安排房间。”

彼得似乎察觉到一丝忧虑在“肥桶”的脸上稍纵即逝。随后，他便摇了摇头，“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你能就在附近，随叫随到吗？”

“能，我就在附近。”这话说得很肯定，可奇怪的是，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不可靠。似乎也察觉到了底气不足，奥格尔维又补充了一句，“就算我不能全天候地在这儿盯着，我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

彼得还是心存疑虑，又问道，“我们跟警察局那边是怎么安排的？”

“他们会派几个便衣警察过来，我会把投诉的那件事也告诉他们。还有我估计，他们还会查一查有没有惯犯进城了。如果是有案底的，那我们就省事了，直接关门打狗。”

“当然了，这个时候，咱们的朋友，也不管他是谁了，肯定也不会安分的。”

“那是肯定的，而且要是他和我估计的一样聪明，他现在应该意识到咱们要找他麻烦了。所以，他很可能急于出手，再尽快逃脱。”

“这也是另一条原因，”彼得还得跟他苦口婆心，“需要你就在饭店的附近，能随叫随到。”

奥格尔维被戳到了痛处，竭力反驳，“我认为该想到的我都想到了，该做的我也都安排妥当了。”

“我知道你都想到了，也做到了。事实上，我也想不出你还有什么遗漏的。我所担心的是，一旦你不在场，其他人也许没你那么周全迅速。”

彼得心里很清楚，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位饭店警卫长，只要他想干就能干得像模像样的。但是，令他不快的是，两人的关系还得让自己这个副总经理求着他，干一些本来就理所当然他该干的事。

“你根本用不着那么担心，”奥格尔维保证道。不过，当奥格尔维拖着肥重的身躯站起来，如压路机般挪动出去的时候，彼得的直觉告诉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似乎“肥桶”自己也很焦虑。

没多久，彼得也走出了办公室，吩咐着通报饭店承保人关于盗窃的情况，并附带上奥格尔维提供的失窃物品清单。

他随后便去了克丽斯汀的办公室。不过，令他失望的是，她没在。彼得只好返回，暗下决心午饭后马上再过来一趟。

他下到前厅，漫步到主餐厅。一进餐厅门，就发现今天的午餐生意真是火爆，看来是应和了饭店现在的高入住率。

他朝餐厅主管麦克斯友善地点点头，麦克斯慌忙近前。

“日安，麦克德莫特先生，自己开一桌吗？”

“不必，我到‘流放地’拼桌就行。”彼得很少行使他的特权，作为副总经理，他在餐厅是可以独占一桌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一同用餐。他们在厨房门口的边上备有一张大圆桌，作为他们专用的“流放地”。

圣格里高利的会计主管罗亚尔·爱德华兹、短粗胖的秃顶信贷经理萨姆·雅库皮克，都已在那儿落座就餐，彼得上前和他们坐在一起。总工程师多客·维克里也刚到，正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菜谱。一屁股坐进麦克斯为他拉出的椅子里，彼得客随主便，“今天有什么特色？”

“可以尝尝水田芥汤，”雅库皮克一边品尝着自己的那份，一边推荐给彼得。“这个味道跟家常的不一样，可不是一般的鲜美。”

罗亚尔·爱德华兹的回答体现了会计人员的精准，“今天的特色是南部炸香酥鸡，我们点的快上了。”

主管退下了，一名年轻的餐桌服务员连忙上前，侧立于旁。尽管设立“圆桌政务餐”的本意并非如此，不过行政人员自贬的“流放地”毫无疑问地会享受到餐厅里最好的服务。对于彼得和其他人来说，他们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饭店里花钱消费的顾客要比经营饭店的行政人员重要得多，而想把这个道理灌输给员工们却是很难办到的事。

总工程师终于合上了菜谱，像往常一样，目光越过滑到鼻尖上的宽边眼镜，开始点单，“跟他们一样，小朋友。”

彼得也递还了翻都没翻开的菜单，“我也凑个热闹，跟他们一样。”

服务员有点儿犹豫，“今天的炸鸡可能有点儿不好吃，先生。您能不能再看看别的？”

“噢，”雅库皮克不乐意了，“怎么才告诉我们呀？”

“您再点儿别的吧，雅库皮克先生，现在就给您换，很方便的。您的也是，爱德华兹先生。”

彼得连忙问道，“炸鸡怎么回事？”

“也许我不该说吧。”服务员站在那儿浑身不自在，闪烁其词。最后，只得老实交代，“实际上我们遭到了投诉。他们好像不太中意这道菜。”边说边不时地侧目瞄着繁忙的餐厅。

“这么说的话，”彼得决定一探究竟，“我倒挺好奇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封不动地把我的单子下了。”其他人倒略显勉强，最后也只好点头同意不换单。

服务员下单去了，雅库皮克打听着，“我听到有人谣传，咱们的牙医大会要撤出去，真的假的？”

“你真是顺风耳啊，萨姆。今天下午就知道是真是假了。”水田芥汤像是从桌子底下变出来似的，没一会儿就端上了桌，彼得开始尝汤，接着就把一个小时前发生在前厅里的冲突跟各位讲了一番。众人倾耳细听面色凝重。

罗亚尔·爱德华兹畅所欲言，“依我所见，祸不单行啊。最近，从我们的财务业绩来看，这一点各位先生有目共睹吧，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都这样了，”总工程师有点儿急，“那我这边的工程预算肯定要最先砍掉一块了吧。”

“有可能啊，”会计主管搭腔逗趣，“砍一块哪够啊，我看得全砍掉。”

总工程师也开不起玩笑，自顾自地嘟囔着生闷气。

“如果真要是奥基夫那帮人接手的话，”雅库皮克投石问路，“也许我们都得被砍掉。”他探询地看着彼得等待下文，不过罗亚尔·爱德华兹点了点头，提醒诸位服务员回来了，大家便缄口不谈了。年轻的服务员麻利地把会计主管和信贷经理点的餐摆到桌上。他们周围嗡嗡的嘈杂声不断，轻微的盘碗碟盆交响曲时断时续，服务员从厨门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等上完了菜，服务员退下去的时候，雅库皮克直接追问，“那个，现在有什么新进展？”

彼得摇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姆。我就知道这汤可真带劲。”

“你还记得吧，这可是我们推荐的呢。”罗亚尔·爱德华兹边说边品尝着他和信贷经理点的那道招牌菜，“不过，现在我再给你一个理由充分的建议，见好就收，炸鸡还是算了吧。”现在，这位会计主管放下了刀叉，有所感慨，“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得听人劝啊，咱们应该听服务员的。”

彼得不太相信，“真有那么难吃吗？”

“没那么难吃，”会计主管挺爱开玩笑，“如果碰巧你爱吃奇怪口味的馊味食品。”

雅库皮克还不太信服，亲口尝了尝自己的那份。其他人注目观望，等着他的结论。最后，他评论着，“怎么说呢？要是花钱吃这顿饭，我可不干。”

彼得从座位上欠起身，找到餐厅那边的主管，便示意他过来。“麦克斯，今天总厨师长埃布伦上班了吗？”

“没有，麦克德莫特先生，我听说他病了，今天是副厨师长雷米尔当家。”主管战战兢兢地说着，“如果是关于炸鸡的事，我向您保证，一切善后已安排妥当。我们已经停止供应这道菜了，投诉的客人也都已安抚下来，整套餐都给他们换。”他扫了一眼餐桌，“我们现在就给您这儿的也换了。”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彼得要追查到底，“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副厨师长雷米尔，可不可以请他过来一趟？”

彼得心里盘算着，他们的座位离厨房门如此之近，真有一种冲动迈开大步跨门而入，再直接亲眼看看，亲口问问，到底怎么就把这道招牌菜弄成了这样？不过，那么做就太不明智了。

饭店的管理人员跟饭店的大厨们打交道时要遵循一定的礼节成规，就跟皇室里那些传统而又严格的金科玉律一样。总厨师长，如果他不在，就是副厨师长，在厨房这块“领土”里是绝对权威、最高的长官、无可争辩的王。就算是饭店的经理，如果不经邀请就进入“王土”的话，就跟大臣硬闯后宫没什么两样，是不可容忍的“滔天大罪”。

厨师长可以被炒掉，而且这事也不罕见。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厨房的“领土”绝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把厨师长请出厨房——就像现在一样，请到餐厅的餐桌旁——就合规矩了。事实上，这里的“请”相当于命令，既然沃伦·特伦特不在，那么彼得·麦克德莫特现在就是饭店里的最高长官。彼得还可以站在厨房门口，等着被请进去，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厨房里肯定出了大乱子，彼得觉得，还是第一种选择要好得多。

“依我看呀，”萨姆·雅库皮克边等边议论，“就算埃布伦总厨师长睡了个懒觉，这时间也过得太久了吧。”

罗亚尔·爱德华兹接过话头，“如果他退休了，谁还会管他睡什么觉？”其实这是有所指的，众所周知，这位总厨师长三天两头地逃班，今天显然又是自己给自己放假了。

“谁还没有退休的那一天？我看大家都快退了，”总工程师听不得背后嚼舌，愤愤不平地嚷嚷着，“没有人愿意盼着退休过日子，这也是人之常情。”一向随和的总工程师有时候还真瞧不惯尖酸冷漠的会计主管，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

“我还真没见过咱们这位新近走马上任的副厨师长呢，”雅库皮克很好奇，“我猜他呀，成天躲在厨房里瞎忙，只会鼻子朝天指手画脚吧。”

罗亚尔·爱德华兹低头看了看几乎没动过的招牌菜，“如果他真那么勤奋，肯定是长了只相当不灵敏的鼻子呢。”

会计主管的话刚说一半，厨房的摆门就再一次被推开了。一名勤杂工正要进门，一看门开了马上恭敬地退后侍立，主管麦克斯首先从厨房走了出来。他在前头小心翼翼地引路，后面跟着一位高瘦的身影。只见他身着浆挺的白厨服，头戴高高的厨师帽，帽子下却是一张愁眉苦脸。

“先生们，”彼得给“圆桌政务餐”的诸位介绍，“可能你们还没见过面，这位就是今天的厨师长安德烈·雷米尔。”

“先生们！”年轻的法国人在诸位面前站定，无奈地摊开双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很痛苦。”他一时竟语带哽咽。

雷米尔是6周前才刚到圣格里高利任职的，彼得·麦克德莫特倒是跟这位新来的副厨师长碰过几次面，他发现，每次见面都越发喜欢这个新人。

当时，安德烈·雷米尔的前任突然离去，他是火线救急搬来的救兵。之前的那位副厨师长在经受了数月的失意和内心煎熬后，才一怒之下跟他的上司——年迈的埃布伦先生闹翻的。

这种事情在大厨房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一般厨师也好大厨也好，经常是磕磕碰碰宣泄不满。按理说，吵归吵骂归骂，把气发泄出去后也就完事了。不过，这次宣泄与众不同，前任副厨师长竟然把一大碗汤泼到了总厨师长的身上。好在只是维希奶油冷汤，否则后果也许要严重得多呢。

当时的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总厨师长被一碗汤浇个正着，乳白的汤汁淌下来让他狼狈不堪。总厨师长哪肯罢休，押解着他的前任副厨师长来到临街的员工入口。在那里，这个年迈的老头竟因愤怒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一下子把对方扔出了门外，把他扫地出门了。一周后，安德烈·雷米尔便受雇走马上任了。

他的条件相当不错，曾在巴黎受训，在伦敦的普吕尼耶饭店和萨沃伊饭店都供过职。随后来到美国，在纽约的庭院饭店短暂停留后，便来到新奥尔良谋求到了这个更高的职位。不过彼得估计，虽然在圣格里高利上任不久，这位年轻的副厨师长应该也遭受过，使其前任不堪忍受的那种挫折失意。这种挫败感归根到底是埃布伦先生的强硬态度，坚决不允许厨房内工作程序有任何的变革。可是，他自己却频繁地逃班，让副厨师长为他收拾陈旧体制下的那个烂摊子。对此彼得可是深有感触，也算同病相怜吧。他和沃伦·特伦特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不也是大同小异吗?

彼得指着“行政圆桌”旁的一把空椅子，很和气地说道，“来，和我们一起坐下聊聊好吗？”

“谢谢，先生。”这位法国年轻人郑重地在主管拉出的椅子上就座。

副厨师长入座后，餐桌服务员也不劳烦吩咐，马上把4份午餐点单换成了油煎小牛肉片。他把两份惹祸的炸鸡撤掉，由一名侍立近旁的勤杂工接过去，直接端回厨房去了。4位行政人员的新餐都摆上了桌，而副厨师长只要了一杯黑咖啡。

“这还像那么回事，”萨姆·雅库皮克对新上的菜品挺满意。

彼得单刀直入，“你找到麻烦的起因了吗？”

副厨师长闷闷不乐地朝厨房瞥了一眼，“麻烦的原因很多，这次是油炸用的高脂油变味儿了。不过，这些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已经及时地换过油了，可事实上却没有换。就是因为我，安德烈·雷米尔，才造成了如此恶果，我还让这样的食物端出了厨房，太不可原谅了。”他摇摇头觉得自己这事办得难以置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怎么可能总是面面俱到呢？”随和的总工程师很同情他。“我们这些部门负责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罗亚尔·爱德华兹道出了彼得的心声，“不幸的是，咱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选择不投诉的人到底还有多少，他们在这儿吃了哑巴亏后就再也不会来了。”

安德烈·雷米尔哭丧着脸点了点头，他放下咖啡杯，“先生们，请恕我不能久陪。麦克德莫特先生，等您用过餐后，可否一叙？”

15分钟后，彼得受邀穿过餐厅的厨门来到了副厨师长的“王国”，安德烈·雷米尔连忙迎了过来。

“先生，到这儿来真是委屈您了。”

彼得摇摇头，“我挺喜欢来厨房看看的。”他四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午间忙碌期已经接近了尾声。还有几道菜被陆陆续续地传出，传菜途中还要经过检验员的查看。两名中年女检验员就像学校里疑神疑鬼的教导主任，正襟危坐在架高的记账机后。

服务员和勤杂工收拾着杯盘狼藉的餐桌，更多的盘碟从餐厅送回到厨房。此时的餐厅里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少数几位食客。厨房的里间是面积不小的洗碗间，镀铬的台面和盛放残羹剩饭的垃圾桶组合在一起，怎么看也不像是餐后食物的终点，倒有点儿像餐前食物的起点——自助餐厅里琳琅满目的取食区。圣格里高利的各个餐厅以及楼上的会议聚餐所产出的盘碟，源源不断地流进这里的“浴池”。6名身着胶皮袍的洗碗工，齐心合力、疲于奔命地应对着如潮的污碟脏碗。

彼得注意到，和平常一样，专门有一名厨工在刮取吃剩下的黄油，采蜜般地积少成多，都零零碎碎地收集在一个大桶里以备后用。这在绝大多数的经营性厨房里是惯常的做法，不过没几个会对外承认的。

“我希望能跟您单独谈谈，先生。刚才在餐厅有旁人在，您也理解吧，有些话不好说。”

彼得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话说得很亲切，“有件事我没太弄明白，你已经吩咐下去把油炸用的高脂油换掉了，可实际上却没有换，我这样理解对吗？”

“的确如此。”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年轻的大厨脸上忧心忡忡，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闻出来那油味道不对，今天早上就吩咐下去换油。不过，埃布伦先生也没通知我就撤销了这个指令。然后，他就回家了，我在主灶这边，也不知道油没换就用上了。”

彼得也颇感无奈，只好勉强苦笑，“他撤销指令的理由是什么？”

“高脂油很贵，非常贵。这一点我和埃布伦先生的意见一致。最近，我们换油换得很频繁，简直是太频繁了。”

“你找过原因吗？”

安德烈·雷米尔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我建议每天都应该对游离脂肪酸进行化学检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甚至在这儿也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出高脂油变质的原因了。不过，埃布伦先生不同意。”

“我看这里有好多需要变革的东西，是吗？”

“很多。”这是一句简短而又强压怒火的回答，一时间也没有了下文，似乎成了这次谈话的结束语。然而突然地，好像压抑的堤坝轰然崩裂，千言万语汹涌而出。“麦克德莫特先生，我告诉你吧，这里已经千疮百孔，在这里工作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这里的食物粗制滥造，你们怎么说的那个词……不伦不类——传统不传统，时尚不时尚，而且到处都是令人痛心的浪费。我是一个不错的厨师，有口皆碑。可是，好厨师起码要对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感到欣赏、愉悦，如果连自己都觉得惭愧，那他就不再是什么好厨师了。是的，先生，我本想做出变革，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对饭店，对埃布伦先生，对其他人

都有好处。可是，我却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被叱责：不许改变任何事。”

“也许，”彼得意味深长地说道，“这里整个都要有大变革了。很快。”

安德烈·雷米尔桀骜不驯地挺直了腰板。“您要是指奥基夫先生的话，不管他做什么改变，我只能离开了。我可没兴趣在连锁饭店做速食厨师。”

彼得饶有兴趣地请教，“如果圣格里高利还是独立经营店的话，你会筹划做一些什么样的变革呢？”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聊，差不多来到了厨房的纵深尽头。这座大厨房呈长条矩形，他们走过的长边就是整个饭店的宽边。矩形的四面都有出口通向饭店各层的诸多餐厅、员工专用电梯以及备餐间，恰似指挥中心里四通八达的联络通道。

两排煮汤用的大锅拦住去路，咕咕嘟嘟地冒着气泡，好像实验室里暴涨数倍的坩埚淬炼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两人绕过汽锅便来到了用玻璃隔断的办公室前。这里就是理论上两位主厨——厨师长和副厨师长，各司其职的地方。

彼得端详着近旁的一架巨无霸油炸锅，今天就是这个常规规格4倍的大家伙捅了娄子。一名厨工正在把炸锅里面的高脂油放净，光想想那容量就能理解，为什么说频繁换油太不划算了。他们停下了脚步，安德烈·雷米尔琢磨着彼得的问题。

“您问我想怎样的变革，是吧，先生？最重要的就是菜品本身。有些厨师比较注重品相，认为一道菜的品相要比菜的味道重要得多。咱们的饭店把太多的钱花在了虚有其表的菜品装饰上。欧芹，是个菜就

往上摆，可是在调味汁上却不肯下功夫，好看不好吃。水田芥，就像不要钱似的放在盘子里当摆设，殊不知只有将它放在汤中才最鲜美。还有那摆得花花绿绿的果子冻啊！”年轻的雷米尔又把双手一扬，难掩无奈和失望。彼得报以同情的微笑。

“至于那些葡萄酒，先生！谢天谢地，好在不归我管。”

“是啊，”彼得自己也对圣格里高利酒窖的贮藏不足颇有微词。

“总之一句话，先生，低劣套餐所有的骇人之处咱们都占全了。对食材粗暴地践踏，对菜品极端地藐视，追求品相而肆意地挥霍，这些问题汇聚一处真让人欲哭无泪啊，先生！”他顿了顿，耸耸肩，攒足力气接着说道，“为了减少客人看三眼，尝两口就扔一边的浪费，我们本应该更加注重口味，更加尊重舌尖上的权利。可现在，我们的“佳肴”中看不中吃，味同嚼蜡，甚至还不如一般的家常菜。”

彼得有点儿怀疑，现在圣格里高利的厨房真的有这么差劲儿吗？安德烈·雷米尔是不是有点儿夸大其词了呢？似乎感觉到了彼得的疑虑，副厨师长言之凿凿，“作为大饭店，它有它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咱们这儿不是供美食家品鉴的私房菜馆，我们不得不快速地批量生产，我们服务的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式繁忙”节奏下的速食客。不过，就算有这些各种限制的束缚，我们也能做出不同凡响的美味佳肴，也能独树一帜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哎，埃布伦先生却说我的理念成本太高，其实并非如此啊，我都已经证实过了呢。”

“你是怎么证实的呢？”

“请进来看一看。”

年轻的法国人在前面带路，将彼得请进了玻璃隔断办公室。这是一间狭窄的小隔断间，屋子的三面墙边放着两张桌子、几只文卷柜和

橱柜。安德烈·雷米尔来到了较小的那张桌子旁，拉开抽屉拿出一只马尼拉纸大信封，又从里面抽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彼得，“你想知道的变革，都在这里。”

彼得·麦克德莫特好奇地打开文件夹，里面夹着好多页纸，每一张都工工整整地写满小字。还有几页大张的折页，同样是仔仔细细手绘的图表和整洁清晰的字母标注。彼得意识到，这可是大师级别的手笔，一本关于整个饭店餐饮规划的总体蓝图。在规划蓝图的后面几页还附有预估的成本、相应的菜单、质量监控的计划以及员工重组的设想。彼得只是一目十行地粗略翻看，就被作者的整体理念以及对细节的精准把握所折服。

彼得抬起头，看到他的同伴正看着自己，便如获至宝开口求借，“不知可否有幸借出一阅，我想好好研摩一下。”

“拿去吧，慢慢看，不着急。”年轻的副厨师长苦笑着自嘲，“有人教育我说，我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注定是无法实现喽。”

“有件事让我很惊讶，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形成了如此精细全面的设想，你是怎么做到的？”

安德烈·雷米尔耸了耸肩，“千疮百孔随处可见，这花不了多长时间。”

“也许咱们可以学以致用，就拿你的理论，补补今天这个油炸锅现成的窟窿吧。”

觉得对方将了自己一军，法国小伙的眼中闪现出一丝调皮，进而又蒙上了一层懊悔，“真有你的，说得不错。我倒是没看出这锅上的疮和孔，可我也总不能趴到锅里去闻那些滚烫的热油啊。”

“不，不是这个意思，”彼得纠正他的思路，“今天的这个窟窿你已经补了，你告诉过我，你发现油已经变质，只是你的指令没有被执行。”

“我补得不彻底，我本应该找出变质的原因，肯定事出有因吧。要是现在不快点儿找出来的话，也许捅的娄子会更大。”

“还有大娄子？”

“今天我们算走运呢，只用了一小部分这样的油。要是换成明天，先生，那可是600份的会议午餐宴啊。”

彼得轻轻打了个口哨儿。

“说得不错。”两人一起从办公室走到油炸锅旁站定。今天闯祸的油在锅里只剩下一点儿残余，正在被清理。

“明天的高脂油肯定是没问题了，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昨天。”

“这么近！”

安德烈·雷米尔点点头，“埃布伦先生抱怨成本高可不是开玩笑的。不过，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变质，现在还是一个谜。”

彼得慢慢地说道，“我现在正在捡回我那点儿食品化学的知识。新鲜好油的烟点是……”

“约218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油就开始变坏了。”

“如果油变坏的话，烟点就会逐渐地降低。”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降得很慢。”

“你这儿的油炸温度是……”

“约182摄氏度，无论是对饭店还是对家庭来说，这都是最佳的油炸温度。”

“所以说，只要烟点在约182摄氏度，油就还能用。再低就完全变成废油了。”

“就是这么回事，先生。这种油炸出来的东西会有股怪味，就像今天的那种馊味。”

彼得的脑海中勉强忆起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他在康奈尔大学曾修过一门食品化学课，是为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他模糊地记得有那么一场报告……在斯塔特勒报告厅，应该是一个天色昏暗的下午，窗户的玻璃上还结着霜。他从外面带着刺骨的寒风走进了报告厅。屋子里很暖和，讲台上正催眠曲般地说着……高脂油和催化剂。

“有一些物质，”彼得边想边说，“接触到高脂油后会起到催化作用，油很快就会坏掉。”

“是的，先生。”安德烈·雷米尔扳着手指头把它们一一排除。“湿气、盐、炸锅上的黄铜或红铜接头、过高的温度、橄榄油。所有这些我都查验过了，都不是罪魁祸首。”

突然，彼得的大脑灵光乍现，下意识地联想到了刚刚在厨工清理残油时，自己所看到的那一幕。

“你们的炸篮滤油筛是什么金属做的？”

“镀铬的呀。”回答中充满了迷惑。金属铬，两人都清楚，对高脂油并无危害。

“我怀疑，”彼得推断着，“镀铬的质量不过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镀上去的铬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脱落了呢？露出来的材质又是什么？”

雷米尔愣了愣神，眼睛恍然地微微张大。二话没说，他拿下一只炸篮滤油筛，用抹布仔细地擦拭。两人一同来到光亮处，定睛观察炸篮的金属表面。

长期的频繁使用把器具上面的镀铬层都划花了，有的地方已经斑斑点点地露出了里面的材质。划痕和斑点在灯光下泛出了一丝丝黄光。

“这是黄铜啊！”年轻的法国人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我觉得你不该再责备自己了，”彼得拨云见日：“很显然，这是很久之前你还没来的时候，有人为了贪图便宜才购置了这些廉价的炸篮，没想到最后却赔上了大钱。”

“可是，我应该发现这一点啊，就像您刚才所做的那样，先生。”安德烈·雷米尔这回可真的要哭出来了。“反而是您，先生，抛下繁忙的公务亲临陋厨，以您非专业的身份告诉我症结所在，这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啊。”

“你可别这么说，”彼得安慰着他，“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不会跟别人提起的。”

安德烈·雷米尔一字一顿地说道，“别人以前跟我说过，您是一位好人，还是一个难得的聪明人。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

彼得如获珍宝般地轻抚着文件夹。“我回去会好好拜读你的报告，过后，我们再交流。”

“谢谢您，先生。我会申请购置新炸篮，这次要不锈钢的。就算不惜往某人头上泼汤，今晚我也要拿到新用具。”

彼得会心地笑了。

“先生，我还在琢磨着一件事。”

“噢？”

年轻的副厨师长犹豫再三，“您也许觉得，怎么说呢，我有些放肆。您和我，麦克德莫特先生，要是能放开手脚的话，咱们能把饭店搞得红红火火的。”

彼得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却似乎只是一笑了之，不过，在返回主跃层办公室的路上，他都在思量着这句“狂语”。

9

轻叩1410房的房门，克丽斯汀·弗朗西斯突然感到诧异，自己怎么又到这里来了呢？昨天的探访当然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艾伯特·威尔斯在前晚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她也参与到了其中的“生死较量”。可是现在，威尔斯先生已经得到了悉心的照料，并且处于乐观的康复中。既然他已从需要特别关注的危患变回了饭店里1500余位客人中的普通一员，那么自己就没什么必要再来探访一次了呀。

可是，这个小老头的身上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吸引着她前来探访。那到底是什么呢？她也很想弄清楚。是因为他那种慈父般的气质吗？从他的身上，自己也许隐约察觉到了父亲的某些特质，而她甚至在5年后的现在都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吧。不对！父亲是她的一种依靠，能够给予她毫无保留的庇护。而对于艾伯特·威尔斯，她表现出更多的还是一种关爱和保护，就像昨天，小老头想要靠一己之力承担私人陪护的费用时，她出于关切，千方百计地想帮上忙一样，那是一种给予，而不是对父亲的那种索要。

克丽斯汀在心里继续自我剖析着，那么也许就是，此刻的她只是感到孤独吧，今晚和彼得的约会告吹了，到这里来只是想排遣一下心中的失望而已。要是说到这件事，自己的心中仅仅就是失望吗？在得知了彼得爽约竟是为了和玛莎·普雷斯科特共进晚餐后，自己的情绪不是比失望更强烈吗？

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克丽斯汀也承认，今天上午她真的动了肝火。不过，她希望心中的怒火并没有被发觉，自己只是表现出了些许的不快，忍不住说了那几句略带醋味的话也不算露出马脚。如果当时

真的让心里的情绪肆意爆发的话，那就铸成大错了，不仅显得自己像是要把彼得死死地攥在手心里一样，还满足了小“棉花糖”的虚荣心——即使她确实在那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中胜出了。

思绪徜徉到此，她才开始纳闷儿，里面怎么会没动静。护士应该正在当班，克丽斯汀加重力气继续敲门。这次从里面传来了椅子挪动的声音，接着便是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房门打开了，开门的竟然是艾伯特·威尔斯本人。只见他全身穿得利利索索的，看起来神清气爽，脸上也恢复了血色。看到叩门的是克丽斯汀，他更加精神焕发了。“我一直盼着你来呢，小姐。要是你还不到，我就要去找你啦。”

小老头如此神采奕奕，倒让克丽斯汀吃了一惊，“我还以为……”

小麻雀般的小老头咯咯一笑，“你以为他们会把我绑在床上，呵呵，他们不会的。我感到状态很好，就让你们的饭店医生把那位专家，伊利诺伊州的厄克斯布里奇医生找来了。他还蛮讲道理的，说只要病人自己觉得好，那基本上就是好了。所以，我们就把护士打发回家了，这不，我就站在这儿啦。”他笑容灿烂地发出邀请，“来吧，小姐，进来聊。”

克丽斯汀长舒了一口气，私人陪护的高昂费用总算到此为止了。她怀疑是不是小老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急急忙忙地撵走了护士。

克丽斯汀跟着他走进房中，小老头随口问道，“刚才敲门的也是你吗？”

她承认自己确实敲过两次门。

“我觉得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当时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这儿上了。”他指了指窗边的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大幅复杂的游戏拼图，才

完成2/3。“如果不是你，”他接着说，“我以为，也许是贝莱呢。”

克丽斯汀挺好奇，“谁是贝莱？”

小老头眨了眨眼睛，“再有一分钟，你就能见到他了。怎么都能见到一个，他或者是巴纳姆。”

她摇了摇头，表示仍然不明白。她索性走到窗前，俯身研究起了游戏拼图。拼图已经拼出了个大概，她认出这描绘的是新奥尔良的风景——薄暮下的城市，以空中俯瞰，波光大河，蜿蜒贯穿。这又勾起了她的回忆，“我以前拼过，很久以前了，爸爸帮我拼的。”

艾伯特·威尔斯来到她身旁，也颇有感慨地说道，“有人说成年人不该玩这个。可对于我来说，每当我要思考的时候，经常会拼上一幅。有时候，当我找到最关键的那块拼图之时，也就是我找到所虑问题的答案之际。”

“最关键的那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呢。”

“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小姐。我觉得总会有那么一块拼图的，不论是这种游戏，还是对于其他大多数能确定的问题，你都可以这样描述它。有时候，你以为你找到了，但其实你并没有。不过一旦你真正找到了它，一下子就会豁然开朗起来，整件事、整幅图对于你来说就一目了然了，包括怎么把其他的事、其他的拼图围绕着它做好、拼妥。”

突然，从外间的大门处，响起了急促专横的敲门声。艾伯特·威尔斯吐出了一个名字，“贝莱！”

大门再次打开，克丽斯汀又吃了一惊，站在门口的竟是一名身着饭店制服的男服务生。他的一个肩膀上担着数件套装，身前提着一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蓝色卡其布正装，从那过时的款式来看，毫无疑问

是艾伯特·威尔斯穿的。男服务生麻利地把衣服挂进壁橱里，又返回到门口，小老头一直站在那儿没动。贝莱左手扶着肩上的衣服，右手自然而然地伸了出来，手掌朝上张开。

“我已经关照过你了，”艾伯特·威尔斯一本正经，不过眼中笑意尽显，“就在早上取衣服的时候。”

“那不是我，你没给我，先生。”男服务生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是没给你，但给了你的朋友，还不是一回事嘛。”

男服务生不为所动，“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是说他没给你？”

伸出的手缩了回去，“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可以了吧！”艾伯特·威尔斯咧嘴大笑，“你是贝莱，我把小费给了巴纳姆呀。”

男服务生瞥了瞥克丽斯汀，认出是何方神圣后，脸上掠过一丝疑惑。接着便咧嘴一笑，服服帖帖地说道，“是的，先生。”随后，就走了出去关上了房门。

“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小老头咯咯直笑，“你在饭店上班，还不知道巴纳姆和贝莱耍的花样吗？”

克丽斯汀茫然地摇摇头。

“其实很简单，小姐。饭店的男服务生都是成对出工的，来取衣服的那个就绝不会来送衣服。他们觉得这么干很有可能拿到两份小费，

过后两人再把小费集中在一起分掉。”

“我现在听明白了，”克丽斯汀若有所悟，“不过，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大多数人都想不到，所以他们就要为同一项服务付两次小费。”艾伯特·威尔斯抹着鸟喙般的鼻子琢磨着，“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游戏，看看到底还有多少饭店在玩这种把戏。”

克丽斯汀哈哈大笑，“你是怎么发现个中玄机的？”

“以前有一次，我跟一名男服务生说，我已经识破了他们鬼把戏，然后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了我另一个秘密。你知道吧，在有直拨电话的饭店里，有些电话是可以直拨到客房里的。于是，巴纳姆或是贝莱，也不管是哪个当班了，他就会直拨到要送衣的房间。如果没人接听，他就会等着以后再拨。如果有人接了，那就意味着有人在，他会不作声地直接挂掉电话。几分钟后，他就会来给你送衣服啦，顺便要走第二份小费。”

“您不喜欢给小费吧，威尔斯先生？”

“也不算啦。给小费就跟死亡一个样，它就在那儿等着你，躲也躲不掉，为什么还要操那份心呢？不管怎样，今天早上我已经大方地关照过巴纳姆了，就算是预付了两笔小费，再和贝莱开个玩笑吧。我可不喜欢被人愚弄。”

“我觉得这种事也是偶尔才能碰上吧。”克丽斯汀开始怀疑，艾伯特·威尔斯真的像她以前所认为的那么羸弱可欺、惹人怜护吗？不过，她觉得这个小老头还是和以前一样讨人喜欢、可爱有趣。

小老头表示认可，“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这家饭店里诸如此类的歪风邪气比其他大多数的饭店都更肆意猖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一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姐，而且我常常和别人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也许不会跟你说的事。”

“那是些什么样的事呢？”

“呃，比如说，这里好多人的手脚都不干净，却都平安无事。我觉得是因为你们这里的管理有问题，本来可以改进得更好，可你们却没做到。这也许就是你们那位特伦特先生现在身陷困局的原因吧。”

“这真有点儿难以置信啊，”克丽斯汀感叹道，“彼得·麦克德莫特也是这么说的，连措辞都跟您的差不多。”她惊讶的目光在小老头的脸上搜寻着，这张屏蔽凡尘俗气、不谙世事的脸说明，他应该并不精通人情世故，可他似乎却能用那颗返朴归真的直觉本心，轻易地找出事物的本相真身。

艾伯特·威尔斯赏识地点点头，“现在这里总算有个机灵的年轻人了，我们昨天还聊过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克丽斯汀很惊讶，“彼得来过了？”

“嗯，是的。”

“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想想也不奇怪，克丽斯汀觉得这是彼得·麦克德莫特的风格，只要是他盯上的事就一定会迅速有效地跟进。克丽斯汀以前就观察过他，认为他思维开阔、大局观强，却又很少忽略细节。

“你准备嫁给他吗？”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一下子又把克丽斯汀惊到了。她连忙矢口否认，“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但是更让她尴尬的是，她发觉自己的脸情不自禁地涨红了。

艾伯特·威尔斯又咯咯地笑上了，克丽斯汀有时候觉得，他怎么有点儿像个淘气的小精灵呢。

“我是猜的，你刚才叫他的名字时不正常啊，而且我猜你俩一定总见面，工作地点也挺近。那小子要是真那么机灵的话，他就该知道，众里寻她千百度，窈窕淑女在近前啊。”

“威尔斯先生，您太离谱儿了！你，你怎么总是揣摩人家的心思呢，还这么难听地讲出来，太让人难堪了。”可是，她灿烂的笑容让这些指责一下子就变了味。“还有，以后您不许叫我‘小姐或者女士’了，我有名字的，叫克丽斯汀。”

小老头平静地说道，“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特别，我的妻子也叫克丽斯汀。”

“真的吗？”

他点点头。“她已经去世了，克丽斯汀。很久以前，我有时候还会想，我们那些在一起的时光，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美好的时光也好，艰难的岁月也罢，虽然都经历了许多，可它们是不是都只是一场梦呢？不过后来，我又会偶尔觉得，这些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感到怅然若失，更多的是如彼岸花般的孤独。我们没有孩子。”他停了下来，眼中似有泪光闪动。“和某个人在一起共度的时光，也许你能猜得中它什么时候开始；可你却猜不着它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啊，你和你的那位麦克德莫特先生，应该抓住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不能再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了。逝者如斯，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克丽斯汀笑了笑。“我一直在跟您说，他还不是我的男朋友。至少，现在还不是吧。”

“如果你好好把握，他就是。”

“也许吧。”她的目光又移到了即将完成的游戏拼图上，缓慢地说道，“我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你说的那块关键拼图。而当你真的找到那样一块时，你能一下子就认定是它吗？还是仅仅在猜测，仅仅在希望。”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她向小老头倾吐了心声，讲了她的过去——威斯康星的梦魇、她的孤独、委身新奥尔良、颠沛流离的岁月，直到现在，完整充实的人生第一次摆在了她面前的不远处。她把今天的委屈也一股脑儿地倾倒了出来——破灭落空的约会、令人失望的缘由。

最后，艾伯特·威尔斯点点头，说出了一番至理名言，“很多时候，顺其自然并没有错。不过，即使是金玉良缘，也需要你稍微用手指点一点，才能使姻缘之轮按照自然的轨迹启动运转。”

克丽斯汀轻声求教，“该怎么点呢？”

小老头摇摇头，“作为女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不过，让我再教你一招吧。既然今天他对你爽约，我看他明天会再约你出去的。”

克丽斯汀笑了笑，“应该会吧。”

“那么，就在他约你之前，你再另外安排一个约会，那样他才会更加珍视你，让他再多等一天。”

“那我只能编一个了。”

“那倒不必，除非你就是想骗骗他。不管怎样，我都想请小姐……不好意思，克丽斯汀。我想请你赏光共进晚餐，就你和我，让我对那晚的关照表示一下感谢。如果你能容忍一个老头子的陪伴的话，我可以充个数。”

克丽斯汀欣然应允，“我非常乐意赴约，不过您可不是充什么数的。”

“好！”小老头笑逐颜开，“不过，我觉得最好就在饭店里吧，我答应过那位医生，这一两天都不会出去呢。”

克丽斯汀犹豫了片刻，她怀疑艾伯特·威尔斯并不清楚，在圣格里高利主餐厅里吃顿晚餐的消费到底有多高。虽然陪护的费用算是到此为止了，不过她可不想再把小老头剩下的那点儿钱都花光了。突然她想到了一个法子，可以避免让他变得一贫如洗。

克丽斯汀主意已定，准备过后再去实施，于是她就答应了小老头，“在饭店里挺好，不过这可是一个特别的场合，我要先回家换身光彩照人的行头。我们明晚8点，不见不散。”

> > >

克丽斯汀离开艾伯特·威尔斯的房间，在14层的走廊里，她发现4号电梯已经停运了，电梯门和轿厢都在进行着维修。

于是，她便乘另一部电梯去了主跃层。

10

牙医大会主席英格莱姆医生，怒视着这位来到他7层套房拜访的不速之客。“麦克德莫特，你要是过来做和事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别浪费时间了。你是为这个来的吗？”

“嗯，”彼得不想绕弯子，“恐怕正是如此。”

老医生爱答不理地嘟囔着，“至少你还算诚实。”

“我没有理由说谎，我只是饭店的一名雇员，英格莱姆医生。既然受雇于此，我就该尽职尽责、尽力而为吧。”

“那么，赶走尼古拉斯医生就是你尽力而为的成果吗？”

“不，先生。我恰巧觉得那是我们做得最差劲儿的一件事。虽然我确实无权改变饭店的陈规陋习，但也没能让这件事获得最好的解决。”

牙医大会主席哼了一声，“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就该拿出点儿魄力赶紧走人另谋高就。也许应该找一个薪水低点儿却不用丧失良心的地方。”

彼得一下子就涨红了脸，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没有立即反唇相讥。他提醒自己，上午在前厅时，这位老医生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自己还挺钦佩他这一点的。现在看来，他就是这个性子，改不掉了，自己不应该小肚鸡肠。

“怎么没词了？”老医生那双敏锐的眼睛不依不饶地直视着彼得的双眸。

“假设我真辞职了，”彼得说道，“也许我的继任者会躺在现有的体制下怡然自得、乐于守旧，从而惰于思变。可至少我不会，我要竭尽所能地改造这里的根基，从根本上让这些规矩准则合理。”

“规矩准则！合理！多动听的借口啊！”医生本就红润的脸庞一下子变得更红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这套说辞就已经把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让我听着恶心！这就是人类让自己都感到憎恶、感到羞耻、感到恶心的地方！”

两人之间一时无言，屋里静寂无声。

“好了。”英格莱姆医生发了一顿急火以后，声音又恢复了正常。“麦克德莫特，我承认你和那些老顽固不一样。你自己也有苦衷，而且我知道就算把你骂得狗血喷头也无济于事。但你还没看明白吗，小子？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通常就是和你我一样讲理的那些人。就是这种所谓的讲理，才让吉姆·尼古拉斯遭受了像今天这样的羞辱。”

“我很认可您的说法，医生。不过整件事可没您说得那么简单。”

“好多事都没那么简单，”老医生又嚷嚷起来了。“你听见我跟尼古拉斯保证过的吧，我说他要是得不到道歉和房间，我就把整个大会撤出去。”

彼得句斟字酌地开导着，“在通常情况下，你们的大会是不是通过医学讨论、报告演示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来为民众造福啊？”

“那是自然的了。”

“那么，它还会做到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您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大家又得到了什么？尼古拉斯医生也不会……”他停住了，因为他发觉这些话又让对方火冒三丈了。

英格莱姆医生恶言厉色道，“少跟我花言巧语，我还没笨到连这个都想不到。”

“对不起。”

“不能做某件事的理由有很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能找到相当充分的理由。每个人都有很多他们认为该干的事，或者嘴上说那些就是他们该干的事，但能真正去做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就是为什么嚷嚷的人很多，而真正做的人却很少。一两个小时后，当我的那些好心肠的同僚们得知我的这个决定时，我敢说，他们也一定会提出跟你同样的理由来阻止我的。”老主席停了下来，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接着他直面彼得，“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上午你也承认把吉姆·尼古拉斯拒之门外，让你感到无地自容，对吧？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要是我的话，此时此刻设身处地，你该怎么办？”

“医生，这只是一个假设……”

“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假设！我现在就是在问你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

彼得想了想，如果就事论事，单从饭店的利益考虑的话，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结果都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于是他坦诚相告，“我认为，我会和您做出一样的选择——取消会议，撤出饭店。”

“说得好！”牙医大会主席后退了一步，用审视的目光好好打量了彼得一番，“真没想到，饭店这个臭水沟里还能出这么一位出淤泥而不

染的诚实人。”

“是一位也许很快就要被开除的诚实人。”

“这身黑西服可一定要留着啊，小伙子！说不定你能在殡仪馆里找个差事呢。”头一遭啊，英格莱姆医生咯咯地笑了。“不管怎么样，麦克德莫特，我挺喜欢你的。需不需要帮你修修牙？”

彼得摇摇头，“如果您不介意，可否尽快地让我了解一些你们的动向，越快越好。”一旦会议预订取消，眼前需要忙碌的事可不少，正应了罗亚尔·爱德华兹在午餐时的那句“祸不单行”啊，这场“断牙之祸”对于饭店所造成的损失可是灾难性的。不过，至少明天和后天的一些会议准备就可以立即叫停了。

英格莱姆也很爽快，“你仁我义互不相欠，既然你这么诚实，我也不能虚伪。今天下午5点我就会召集紧急行政会议。”他又瞥了一眼手表，“还有两个半小时，到那时，我们大多数的高层都会到。”

“我肯定会和他们继续游说的。”

英格莱姆医生点点头，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冷峻严肃。“麦克德莫特，刚才那一分钟的休战别让你有所误会啊。从今天上午那件事发生以后，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就是要以牙还牙，就是要戳一戳你们最在乎的软肋。”

> > >

目前的状况就是，全美牙科医学大会可能放弃会议并从饭店撤出以示抗议，饭店将面临灾难性的损失。而令人诧异的是，当沃伦·特伦特听到这个消息时，竟然表现得几乎无动于衷。

离开英格莱姆医生的房间，彼得·麦克德莫特直奔主跃层的行政套房去找沃伦。他也顺便见到了克丽斯汀，不过彼得感觉对方有点儿冷淡，只是公务性地告诉他，饭店老板在办公室里。

彼得明显感觉出，沃伦·特伦特最近一段时间那种惊弓之鸟般的紧张感缓解了许多。奢华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沃伦悠然自得地坐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办公桌后，昨天表现出来的那种暴躁易怒在他身上竟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好几次，彼得还发现，沃伦一边用耳朵听着他的汇报，嘴角还不时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不过似乎和眼下的事情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彼得暗自琢磨，这位雇主很可能是沉浸在独享的个人愉悦中吧。

最后，饭店老板摇了摇头，很肯定地推断着，“他们走不了，也就是瞎嚷嚷，不过这也就到头了，折腾不到哪儿去。”

“英格莱姆医生好像挺认真的。”

“他可能会很坚持，但别人可不会。你说他们下午有个会吧，我就跟你讲讲会怎么开。首先，他们会展开辩论，随后就会产生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决议。过后呢，估计就得明天了，委员会再把决议草案提交给全体高层人员。他们可能会接受，可能会修订。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个，他们还得再讨论讨论。再后来呢，估计就得第二天了吧。决议会被拿到会议厅，在大会上展开新一轮的辩论。这些我可见得多了，伟大的民主程序，就算整个大会闭幕了他们还没讨论完呢。”

“也许您说的没错，”彼得也不客气，“不过，这种论调让我觉得恶心。”

他说得太放肆了，不过好汉做事敢做敢当，他已抖擞精神准备迎接老头子的雷霆之怒了。今天可真是很奇怪，竟然没多大动静。沃伦·特伦特只是低吼着讲道理，“我这是实用主义，实事求是而已，就这么

回事，有什么恶心的？你别听有的人张口闭口讲什么所谓的原则，嚷嚷得倒挺像回事，把嗓子都喊哑了。可真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可是能绕开就绝不找那个麻烦呢。”

彼得固执己见，“如果要把我们自己的原则——那些陈规陋习改一改的话，也许麻烦会更少。我就不相信，让那位尼古拉斯医生入住，饭店就能一下子暴跌了身价？”

“就他个人而言，也许不能，不过一旦开了头，随后来的是什么人就不好说了。真到那个时候，咱们的麻烦可小不了。”

“我的理解是，咱们的麻烦已经不小了。”彼得毫不退让，他感觉自己在享受着越界的快感，言辞咄咄逼人，考验着沃伦的底线。他暗自思量，这样无限制的试探还能走多远，还有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位雇主的心情竟然如此之好，为什么能容忍自己步步紧逼到如此程度?

今天的沃伦·特伦特相当有涵养，听了这么多忤逆之言，也只是把那张高贵大度的脸一皱，露出嘲弄的神情来而已。“我们也许只是一时麻烦罢了，无论如何，一两天后它就会烟消云散。”接着，没头没尾地冒出了一句：“柯蒂斯·奥基夫还在饭店里吗？”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在。如果他退房了，我应该能知道。”

“好！”微笑始终挂在沃伦的脸上，“我透露个消息给你吧，也许你会有兴趣的。明天，我就会让奥基夫和他的连锁帝国去跳庞恰特雷恩湖。”

11

赫比·钱德勒利用领班立式办公桌的有利位置，偷偷地盯着从外面走进圣格里高利的4个年轻人。此时，离下午4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赫比认出了这伙人中的两个，莱尔·杜梅尔和斯坦利·狄克逊。斯坦利哭丧着脸带着另外三个人走向电梯口，这伙浑蛋几秒钟后就消失在赫比的视线之外了。

昨天的电话里，狄克逊已向赫比保证，不会出卖他，一定会对这位领班也参与了前晚那场乱子的事守口如瓶。但赫比就是觉得不自在，他总是担心，虽然狄克逊跟他做了保证，但毕竟还有其他三个人。而且，狄克逊也只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这4个家伙没准在逼问，也许还有威胁的情况下，就什么都招认了呢。

和刚过去的24个小时一样，行李生领班一直在越来越强烈的提心吊胆中煎熬着。

4个青年走出电梯来到了主跃层，仍由斯坦利·狄克逊在前头带路，停步在一扇镶板门前。只见大门上嵌着一块泛着微光的指示牌：行政办公区。狄克逊没好气地又重复了一遍先前的警告，“都给我记住！谁也别吱声，让我一个人说。”

弗洛拉·耶茨将他们引进了彼得·麦克德莫特的办公室。彼得抬起头冷冷地瞅了一眼，接着便示意他们坐下并开始询问，“你们谁是狄克逊？”

“我。”

“杜梅尔呢？”

莱尔·杜梅尔畏首畏尾地都没敢搭腔，只是点了点头。

“我还不知道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呢。”

“这可太遗憾了，”狄克逊阴阳怪气地说道，“要知道是这样，我们就把名片都带着了。”

第三个人突然接口，“我叫格拉德温，他是乔·瓦路斯基。”狄克逊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们几个，”彼得义正词严地说道，“应该很清楚，关于星期一晚上发生的事，玛莎·普雷斯科特小姐都已经跟我说了。现在，我倒要听听你们的说法。”

狄克逊连忙抢先开口，“听着！是你让我们来的，可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我们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彼得的脸绷得紧紧的，强压住胸中咆哮的怒火。

“很好，我建议先从最不紧要的事开始吧。”他翻了翻文件，对狄克逊说道，“1126–7套房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当时你们仓皇逃窜，”他特意加重了后两个字，“我估计你连退房都顾不上了吧，所以就帮你退掉了。这里是你未结付的账单，一共是75美元零几美分。还有一张单子，是对套房物品损毁的赔付，共110美元。”

那个自报家门的格拉德温轻轻吹了声口哨。

“我们只付75美元，”狄克逊很强硬，“就这些。”

“如果你选择拒付另一张单子，那是你的权利，”彼得一本正经地通知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别以为我们会就此善罢甘休，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考虑起诉。”

“你听我说，斯坦利……”第4个家伙乔·瓦路斯基沉不住气了，可他还没说完就被狄克逊挥挥手禁言了。

在斯坦利身旁早已心神不宁的莱尔·杜梅尔开始手足无措，最后轻声建议着，“斯坦利，他们也许真会闹出大动静呢，要是躲不过去的话，咱们4个就平分吧。”接着又跟彼得讨价还价，“要一次性付清110美元，我们一时半会儿可凑不齐，能不能分期付款啊？”

“当然可以。”彼得琢磨着，这个时候可以表现一下礼仪之店一贯的大度仁德吧。“你们4个或者其中一个做代表也行，可以去找我们的信贷经理，他会做出安排的。”他又瞅了瞅这伙恶少，“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没问题吧？”

4个人一一点头表示认可。

“现在谈谈强奸未遂的事吧，你们4个所谓的男子汉一起对付一个小女孩。”彼得不再掩饰声音中的蔑视和有意的羞辱。

瓦路斯基和格拉德温还知道脸红，就连莱尔·杜梅尔也极不自在地避开彼得的目光。

只有狄克逊显得有恃无恐，还在言之凿凿地编瞎话，“那是她的一面之词。所以呢，我们的说法也许跟她的大不相同。”

“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说法。”

“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么，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听信普雷斯科特小姐的‘一面之词’了。”

狄克逊嗤嗤窃笑，“你是不是还挺遗憾当时没在场啊，大块头？要是你也在的话，等我们舒服完了，也许还会赏给你也乐一乐呢。”

连瓦路斯基都听不过去了，嘟囔了一句，“斯坦利，别说了。”

彼得紧紧抠住椅子的把手，挣扎着强按住心中的冲动。他真想从桌子后面冲过去，狠狠痛打面前这张洋洋得意、淫光斜瞥的脸。但是他知道，如果真那样意气用事的话，就会给狄克逊留下口实。这个家伙岁数不大，心机不小，也许就是故意激将自己先动手呢。所以，彼得告诫自己忍住，不能中了他的激将法，一定要克己自制。

“我觉得，”他冷冰冰地说道，“你们几个都应该很清楚，这是可以提起刑事诉讼的。”

“如果真要那么做的话，”狄克逊还坚持着，“早就有人做了，还用等到现在吗？你少拿这老掉牙的把戏吓唬我们。”

“你敢在马克·普雷斯科特先生面前重复你刚才说的话吗？就等他从罗马回来，然后再把他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你敢吗？”

莱尔·杜梅尔猛地抬起头，看上去是吓坏了。而狄克逊似乎也沉不住气了，眼中第一次闪过一丝惊慌。

格拉德温则急不择言，“真要告诉他吗？”

“闭嘴！”狄克逊怒斥着，“他在耍诈，别中计！”不过，他现在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没有了刚才的那种信心满满。

“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在要诈。”彼得拉开桌子里的一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并打开。“我写了一份声明并签了字，上面记载了普雷斯科特小姐的口述，以及我在星期一晚上赶赴1126–7套房时的亲眼所见。当然，这些普雷斯科特小姐还没有过目并证实，不过这也不难办到，还可以顺便请她在上面加上一些觉得合适的其他细节。我这里还有一份阿修罗伊斯·罗斯的签字声明，就是那位被你们袭击的饭店员工。他的这份声明可以证明我这份的真实性，并对他赶到之后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描述。”

让罗斯也出份声明的想法是彼得昨晚才想到的，黑人小伙在接到他的索求电话后，今天一大早就给送过来了。干干净净打上字的文稿叙述清晰、措辞严谨，显示出罗斯受到过专业的法律培训。阿修罗伊斯·罗斯同时也提醒彼得，“我还是那个观点，路易斯安那的任何一家法院都不会在白人强奸案件中采信黑人的证词。”虽然彼得让罗斯再一次的唠叨给磨烦了，但他还是向罗斯承诺，“我保证不会把这个拿到法庭上，不过我得拿出你的这份（弹药）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萨姆·雅库皮克也帮了他一把。在彼得的要求下，这位信贷经理小心谨慎地打听了一下斯坦利·狄克逊和莱尔·杜梅尔的底细。他回报说：“杜梅尔的爸爸，你也知道，是一家银行的行长；狄克逊的父亲是汽车经销大亨——家大业大。这两个孩子似乎有点儿过分自由了——任性妄为、无法无天。我估计就是父母给宠的，太骄纵放任了。虽然也不能说毫无限制吧，但他们俩不缺钱。所有打听过的人都说，这两位的父亲都不太反对他们的儿子与一两个女孩发生性行为，更有可能的还是娇惯纵容，拿他们的话说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干过’。但是，强奸未遂就是另一码事了，尤其还牵涉到了普雷斯科特家的千金。马克·普雷斯科特的影响力可不比这座城里的任何人差。他和另外那两位的父亲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不过，普雷斯科特的社会地位也许要更高一些。当然了，如果马克·普雷斯科特要是咬住老狄克逊和老杜梅尔不放，指控他们的儿子强奸或者企图强奸他女儿的话，这可就是

轰动一时的大事了。这一点，小狄克逊和小杜梅尔都应该很清楚。”彼得谢过雅库皮克，把这些信息牢记在心以备不时之需。

“声明里所有的内容都毫无价值，”狄克逊还不就范，“说它是你一手捏造的也不为过。你当时根本没在现场，是后来才到的。所以，你的这些玩意儿都是道听途说的而已。”

“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彼得轻描淡写地化解着这垂死一搏，“我不是律师，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声明的真正价值。但是，我也不会把它当成废纸弃之不用，我会好好地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不管你们的官司输赢与否，我想象不出，当你们从法庭里出来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的样子。不过，可以想象的是，你们的家族也许不会让你们其中的某些人自在的。”看到狄克逊和杜梅尔二人做贼心虚地互瞥了一眼，彼得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最后的一击算是结结实实地击中要害了。

“我的老天啊！”瓦路斯基撺掇着众人，“咱们可不能上法庭啊！”

莱尔·杜梅尔拉着一张如丧考妣的脸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们选择合作的话，我也不再深究下去了，至少要做的事跟你们不会有多大关系。如果你们选择另一条路，也就是继续死扛制造麻烦的话，我打算就在今天，一会儿就将此事电报给在罗马的普雷斯科特先生，把这些文件送到他在这儿的律师手上。”

这回轮到狄克逊拉着脸发问了，“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们马上在这儿写一份文书，把星期一晚上发生的事件完整详尽地写在里面，还要包括事件前发生的所有事，以及饭店里参与进来的员工姓名，不管是谁都要写上。”

“胡扯什么呀！哪还有别的事！”狄克逊尽管丢了帅却还想保住车，“你可以自己编……”

瓦路斯基不耐烦地打断了狄克逊的话，“行了吧，斯坦利！”接着便问道，“如果我们写了，你拿它会做什么文章？”

“很有可能我会另做它用，就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了。我可以保证，除了饭店内部外，绝不外传。”

“你怎么让我们相信你？”

“你们可以不信，不过除了赌一赌我的诚信外，你们现在还有其他选择吗？”

屋子里静默无声，只有椅子发出的吱吱嘎嘎和屋外打字机若有若无的咔咔嗒嗒。

瓦路斯基突然发话，“我要赌一赌，给我张纸，我现在就写。”

“我想，我也应该要一张。”格拉德温也就范了。

莱尔·杜梅尔仍旧没个笑模样，也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狄克逊还想硬撑，不过随后就耸耸肩，“既然大家都这么踊跃，光我不写也没什么区别。”他还在跟彼得讲条件，“我要用粗尖笔，比较适合我的字体。”

半个小时后，彼得·麦克德莫特开始更仔细地阅读这几个浑小子的供词。他在放走那4个家伙之前，也大致浏览过数页。

4份关于星期一晚那场事件的描述大同小异，尽管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不过基本事实倒是互相印证，口径统一。这些材料加在一起

便把事件前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了，而且特意响应彼得的要求，他们一起把那个饭店的参与者出卖了。

行李生领班，赫比·钱德勒就这样被揪了出来——稳、准、狠。

12

最初那个不成形的想法在“皇钥师”·米林的头脑里渐渐清晰、渐渐成形了。

直觉告诉他，当自己穿过前厅的时候，恰好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出现了，这种说法不成立。因为这绝不是巧合那么简单，所以不能说是恰好出现，而应该说是注定出现。这就是一个兆头啊，出现的诸多兆头之一呢。这个预兆给他指明了行动的轨迹，而轨迹的终点就是，克罗伊登公爵夫人那熠熠生辉的珠宝。

当然了，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传说中的珍宝收藏不太可能全部带到新奥尔良来。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出行的公爵夫人只会从她的藏宝库里随身带出零零碎碎的一部分而已。但即便如此，这挂在驴子眼前的金萝卜也应该够他吃几辈子的了。其中的一些宝贝应该会藏在饭店严密把守的保险库里，那个就别惦记了。不过，公爵夫人在身边肯定还会带着那么一部分应该属于他——“皇钥师”的东西。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通常的路数也是如此，就在于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套房钥匙了。“皇钥师”按部就班地展开了真正皇家级别的获取计划。

他上上下下坐了好几遍电梯，不过都选择了不同的电梯乘坐，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后真让他碰到了一次和电梯员独处的机会，他似乎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听说克罗伊登公爵及夫人也住在这家饭店，是真的假的呀？”

“真的，先生。”

“我估计像这样的贵客，饭店得安排特殊的房间吧。”“皇钥师”笑容可掬地闲聊着，“可跟我们这些普通客人不一样呢。”

“哦，是的，先生。克罗伊登公爵和公爵夫人被安排到了总统套房。”

“噢，真的呀！那是几楼啊？”

“9楼。”

好！“皇钥师”在脑中把计划的第一步勾掉，顺利完成！然后便在8层，他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下电梯了。

第二步就是锁定准确的房间号。这相对来说就太容易了，从员工专用通道上去一层再走几步就行了！真皮填包的双开门凝重厚实，上面嵌饰的金鸢尾花皇族纹徽表明，那就一定是总统套房了。“皇钥师”定睛观瞧，套房的号码映入眼帘：973–7。

下一步就是再次下到前厅，这次是“闲厅信步”——似乎不经意地——就溜溜达达地经过了接待台。只是迅速的一瞥，敏锐的目光便搜集到了需要的所有信息。973–7房的钥匙存放处和普通的没什么两样，按照惯例也有一个放置信件的凹槽，而那把打开宝库的钥匙就放在那儿。

现在立刻去要钥匙，可太不专业了，惯偷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皇钥师”坐了下来观望等候，他还真有先见之明，事实证明他的预警措施是明智的。

才观察了几分钟，“皇钥师”就看出来了，饭店显然是已经被惊动。要是在平时，碰到取钥匙的，接待员很随便地就把钥匙交出去。

而今天，他们一下子变得警觉起来，在客人取钥匙时，他们还会问名字，并拿着登记名单核对一下。这回可以坐实了，“皇钥师”推断着，肯定是今天大清早的突袭已有人报案，所以饭店才变得如此草木皆兵。

一想到这儿，“皇钥师”难免有些怯意，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激灵。这倒提醒了他，进一步想到了一个同样可以推断出的情况：新奥尔良的警察也应该已被惊动，只要几个小时就有可能开始搜捕名为米林的这个惯犯了。诚然，如果晨报所述可信的话，那么两晚前发生的肇事逃逸杀人事件依然牵扯了警方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警察总署里总会有人能抽出点儿时间给联邦调查局发个打字传真的。想到这一步时，“皇钥师”惧意更浓，要是再被逮到的话，那高昂的代价可是让人不寒而栗啊。他有点儿想打退堂鼓，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退了房走为上策吧。不过，那金萝卜就在眼前晃荡呢，弃之不取无异于暴殄天物。这还就真把他难住了。也罢，当断不断必生后患，“皇钥师”一股脑儿地把那些疑惑、彷徨赶出了脑海，用今早冥冥之中恩赐他的吉兆为自己打气，用那场“闪电战”——美好的回忆抚慰着他那怦怦乱跳受了惊吓的心。

“皇钥师”的等待通常都是有回报的，这一次也终于也为他换来了机会。一名浅色卷发的年轻接待员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卷毛”有点儿无所适从、信心不足，不时地表现出紧张不安。惯偷一眼就看出，这小子是新来的。

新人的出现使得严密的防守出现了漏洞，也许可以让他有机可乘。不过，这个机会据“皇钥师”分析，只能算是一次把握不大的赌运。但是，也许这又是一次恩赐呢？就像今天的种种往事，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兆头吧。他决定要抓住它，故伎重施的话，说不定能出奇制胜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次的准备至少要一个小时。不过，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了，所有的筹备必须在“卷毛”下班前完成。于是，“皇钥师”也不得不放下了惯偷的那份从容，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饭店。他的目的地是运河街上的梅森·布兰奇百货商店。

“皇钥师”会算经济账，只买了一些便宜但块头较大的商品，主要就是儿童玩具。然后，就让人把每件商品都用带有明显的梅森·布兰奇字样的盒子或包装纸包装起来。最后，才勉强地把大包小裹抱出了商店。他还特意顺道逛了一趟花店，买了一株怒放的杜鹃花塞到包裹上，这才结束了道具购物之旅，满载而归地返回到饭店。

科隆德里大街的饭店入口处，穿制服的门童一见“皇钥师”这副狼狈相，连忙将大门四敞大开，并对他报以微笑。“皇钥师”此时大半张脸都被包裹和盛开的杜鹃花遮挡了起来。

进到饭店里，“皇钥师”并不着急，又开始漫不经心地游逛着，似乎在浏览着一扇扇展示橱窗。其实他是在等着两件事像齿轮一样地咬合就位，才能让计划如机器般重启运转。第一件事就是要等接待台及信件处聚集一些人的时候；第二件事就是要等先前物色的“卷毛”出现。无巧不成书，两件事像是立刻就感应到了召唤，几乎同时就位了。

成败在此一举！“皇钥师”揣着大包小裹后，藏着的怦怦乱跳的心，紧张地迈开步子，逼近接待服务区。

他排在“卷毛”那个队的第三个，片刻之后，他的前面就只有一位中年妇女了，竟然也是取钥匙的。报上姓名后，此女拿了钥匙就要离开，随后她又突生疑惑，向“卷毛”询问起来关于改址信件的问题。她的问题啰啰唆唆、绕来绕去的，让业务不熟的新人“卷毛”对答起来颇为不畅。“皇钥师”烦躁不安起来，他意识到周围聚集的人群渐渐稀疏散去。已经有另一位客房接待员面前无人站队了，他向这边瞥了一

眼，似乎打算分担些业务。“皇钥师”连忙避开他的目光，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前面的谈话快点儿结束吧！

终于，前面的女人走了，惯偷和前台新兵对上了！年轻的接待员看到捧着一大堆包裹，还在上面插了花的“皇钥师”时，也和门童一样，对此不由自主地报以微笑。

“皇钥师”先发制人，佯装不悦，话中带刺地说出了一句排练好的台词，“我知道是挺好笑的，不过你能不能少添点儿乱，把973房间的钥匙拿给我呢？”

年轻的新人一下子就涨红了脸，连忙收起了微笑，“当然，先生。”惊慌失措，正是“皇钥师”要的效果！“卷毛”也没多想，转身便从钥匙架上找出了那把“钥匙”。

这个数字太敏感了，“皇钥师”刚一提到973，就发现有一名接待员侧目瞥视。生死攸关的时刻！很显然，总统套房的号码对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前台老将出马介入的话，那不仅仅是前功尽弃那么简单，还意味着当场现形啊！想到这里，“皇钥师”开始冒汗了。

“您的姓名，先生？”

“皇钥师”闪电出击速战速决，断然质问道，“你什么意思，审问我？”与此同时继续发挥道具的作用，他似乎不经意地弄掉了两个包裹。一个掉在柜台上，另一个则很争气地碰到台面后掉到了柜台后面的地面上。年轻的接待员更加忙乱了，连忙拾起两个包裹，那位侧目的前台老将报以宽容的一笑，把目光转过去了。

“不好意思，先生。”

“没关系。”接过包裹，重新抱好，“皇钥师”伸手就要接钥匙。

年轻的接待员愣了愣神，紧接着“皇钥师”这副精心装扮的尊容就起了作用：一位疲倦狼狈的购物者，尴尬地忙活着大包小裹；负有盛名的梅森·布兰奇字样包装，显示了这位贵客不俗的身份；还有贵客已被惹恼的心境。算了吧，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再用琐事烦扰下去的话……

接待员恭恭敬敬地奉上了973–7套房的钥匙。

“皇钥师”不慌不忙地走向电梯，渐行渐远地抛开了身后开始新业务的“卷毛”。迅速地回眸一瞥，他看见接待员们又都忙碌起来了。很好！这就让他们无暇再交头接耳，也免得再对刚刚的异常产生疑问。不过，现在还不是终结，他必须尽快把钥匙返还。这把钥匙与众不同，它的缺失可能会引起关注，进而引发盘问和疑惑，尤其是饭店已有所察觉，这种情况的发生无异于自按警铃。

上了电梯，“皇钥师”指示电梯员，“9层。”这并非多此一举，他刚才可是要了9层的钥匙，当时万一有人听到了怎么办？电梯到了9层，他很自然地走出电梯，不慌不忙地一边走一边装出归整着包裹以防掉落的样子。电梯门在身后闭合，“皇钥师”急忙奔向员工专用通道，下面一层便是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了。楼梯下到一半，缓步台处便有一只垃圾桶。他连忙打开桶盖，把那株完成使命的鲜花塞了进去。几秒钟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老巢——830房。

“皇钥师”还是不敢懈怠，急匆匆地把大包小裹塞到壁橱里。这些东西虽然完成了任务，不过他现在还得留着，明天还要拿去退货退款呢。虽然这点儿小钱和他打算在饭店里挖出的宝藏相比，不值什么钱。不过，这些东西带着不方便，扔了还会留下引人注意的痕迹，所以退掉最稳妥。

处理完道具，“皇钥师”仍不轻松，继续快速地行动着。他拉开一只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个皮面的小盒子。这个盒子可是他压箱底儿

的百宝箱，盒子里面藏着若干张白色的卡片、几支削尖的铅笔、一把卡尺和一把千分尺。抽出一张卡片，“皇钥师”把总统套房的钥匙放在上面，然后一手按住钥匙，一手用铅笔如履薄冰般地沿着钥匙边缘，在卡片上全神贯注地描出它的外形轮廓。下面该用上卡尺和千分尺了，他精细准确地量出了钥匙的厚度、每一条平面凹槽和每一齿立面卡槽的尺寸规格，随手将这些数据简要地记在钥匙外形图的旁边。在钥匙的金属表面上，还刻印着生产商的字母数字组合码。“皇钥师”也没把它落下，同样记录在案，这个东西也许在选择钥匙坯子的时候能用得上呢。最后，他把钥匙拿到亮灯下，又精心勾画了钥匙端的草图。

拿着这份专家级的详细规格图到一位手艺不错的锁匠那儿，就能直接配出钥匙了。整个绘图的过程常常让“皇钥师”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和侦探小说家钟情的蜡印制模的情节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呢，不过，他的这种制法可要高效得多。

他将盒子收好，口袋里揣上卡片，不一会儿就又回到了饭店的前厅。

和之前一样，他还是等到前台接待员忙起来的时候，才漫不经心地凑上前去，看准没人注意的空当，随手将总统套房的钥匙放在了台面上。

不过，他也不急于逃走，而是继续留守观望。终于等到得闲时，一名客房接待员才发现了那把钥匙。只见他毫不起疑，漠然地拿起钥匙，看了看号码，便顺手将它放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一种事业上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化作一股暖流在“皇钥师”的体内奔腾。创造性的聪明才智加上娴熟的技艺，并且还冲破了饭店的层层警戒防护，“皇钥师”终于圆满完成了第一目标。

13

彼得·麦克德莫特从家中的衣橱里选了一条深蓝色的夏伯莱利领带，闷闷不乐地给自己系上。他一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饭店，回到了距那儿不远的这间市中心的小公寓里。再过20分钟他就该出发赶赴玛莎·普雷斯科特的晚宴了。他在心中猜测着，晚宴上究竟会来什么样的宾客呢？大概就是她的一些朋友吧。不过，他可不希望再是狄克逊、杜梅尔之流，既然自己能被邀请的话，那还应该有一两个年龄稍微大点儿的吧。

赴宴的时间一点点地逼近，可他却发现自己不愿动身，心中埋怨着自己不该许下这个承诺。现在，最能让他开心起来的就是可以摆脱这个宴会，自由自在地去见克丽斯汀。他在出门前有想给克丽斯汀打个电话的冲动，不过还是觉得明天再打也许更合适。

今晚，彼得的心中总是觉得不踏实，这种感觉就像把他吊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空间，卡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时间真空里一样。好多事情悬而未决、方向模糊。

首先就是圣格里高利自身的何去何从。柯蒂斯·奥基夫会接管吗？真要是那样的话，其他的事情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甚至是牙医大会。他们的高层仍旧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是撤出圣格里高利以示不满和抗议，还是咽下这口气继续留驻？一个小时前，暴跳如雷的牙医大会主席英格莱姆医生终于召集了高层行政会。会议现在仍旧在进行中，并且看情形，还会继续进行下去。这倒不是凭空臆断，主要是根据客房服务领班的汇报推测而来的。领班手下的服务员已经来来回回更换了好几次冰块和调酒配料。

虽然彼得只是想从侧面询问一下是否有散会的迹象，不过殷勤的领班还是汇报说，里面好像争论得热火朝天呢。在离开饭店之前，彼得给当值的副经理留了话：不管获悉了牙医那边的什么决定，都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他。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杳无音信。彼得琢磨着，是英格莱姆医生的一意孤行——刚烈直白地掉头就走——获胜了，还是沃伦·特伦特尖酸嘲讽的推测——忍气吞声、相安无事——胜出了呢?

同样，圣格里高利扑朔迷离的前景，让彼得最快也得等到明天，才能对赫比·钱德勒采取相应的行动。关于此事，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彼得认为，就该立即开除这个顶着行李生领班头衔的浑蛋。这么做还可以涤荡一下饭店的不良风气，也算是为店除害了。当然了，开除他并非由于他安排应召女，毕竟就算他不做，也总会有人做的。应该特别明确的一点是，他是因为利欲熏心、良知沦丧才被开除的。

清理了钱德勒，饭店里盛行的歪风邪气应该也能很好地刹一刹了。不过，沃伦·特伦特的态度还是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他是否赞成这种附带杀一儆百效果的处理结果？但是，沃伦·特伦特对饭店可是一贯地惜名如命，而指控钱德勒又是铁证如山。这两点让彼得觉得，沃伦应该可以批准的。

彼得一再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证狄克逊、杜梅尔那伙人的声明止于饭店，绝不外传。关于这一点，首先他要信守承诺。毕竟今天下午是他威胁说要电告老马克，才把那4个家伙唬住并因此就范的。而他在此后也跟他们做出了“止于饭店”承诺。其次，正如现在，他忆起了玛莎的恳求：我爸爸在罗马，请不要告诉他——永远不要。

一想到玛莎，彼得才意识到自己还要去赴约，时间快来不及了。几分钟后，他便离开了寓所来到街上，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 > >

彼得询问着，“就是这座房子？”

“就是这儿啊。”出租司机好奇地望着他的乘客。

“如果你没弄错地址的话，就是这儿没错。”

“地址错不了。”彼得和司机一起注目瞻仰着这栋硕大无朋、正面漆白的府邸。仅仅一个门脸就够让人叹为观止的了。紫衫树篱笆后，玉堂春屹立挺拔。精雕立柱列于梯廊，直抵高栏廊台。廊台之上，数柱冲天，撑起冠状盖顶、古风相称的三角山墙。主楼两翼各有一栋偏房——三幢楼阁、一大二小、模样相同、山字排列。整个前厅精心维护，木头表面保养良好、漆面犹新。橄榄树花开正当时，香甜的气味飘散四周，让傍晚的空气都显得那么清新宜人。

付了车费，彼得来到铁栅门前，大门徐徐敞开，一条蜿蜒的陈年红砖路穿行于翠木草坪间。日薄西山，天色尚早，不过华灯已初上。房屋近旁两盏高杆灯壶流光溢彩，守护在门径两旁。彼得迈步前行，来到梯廊台阶前，此时门闩咔嗒闷响，双开门应声开启。阔门正中现出一人，正是玛莎本人。她在门口等着彼得拾阶而上，登到梯廊的顶端时，上前几步迎了过来。

只见她身着一袭白色紧身裙，凸显苗条纤细的诱人身材。乌黑的秀发与白色的衣袍黑白辉映、相得益彰。彼得越发沉迷于她撩人的混合气质——女人和女孩、妖艳与纯真的复杂结合体。

玛莎见到麦克德莫特，满心欢喜溢于言表，“欢迎光临！”

“谢谢。”彼得抬手指点四周，“此时此刻，我真的有点儿受宠若惊。”

“每个人都这么说呢。”她挽住他的胳膊，“来，天黑之前让我当回导游，带你好好参观一下普雷斯科特家的花园吧。”

两人挽臂回转，走下梯廊，漫步穿行在松软的草坪之上。玛莎尽量地紧挨着彼得，透过衣袖，彼得都可以感觉到她温暖紧致的肌肤。玛莎的指尖轻轻搭在彼得的腕部，空气里的橄榄花香中又糅合了轻柔的少女体香。

“就是这儿！”突然玛莎急转身形，“就在这儿，视线最好，可以一览无余美不胜收呢。他们总是选在这儿拍照。”

从草坪的这一边观赏，美景尽收眼底，眼前所见更加令人惊叹不已。

“19世纪40年代，”玛莎讲起了“导游词”，“一位享乐至上的法国贵族建了这栋房子。他喜欢希腊复古式的建筑、喜笑颜开的奴仆，还有随叫随到的情妇。所以就在侧翼建了一栋偏房。我爸爸又建了另一翼，他喜欢平衡匀称的事物，账目、建筑均是如此。”

“这是一种引领潮流的新风格？天空缥缈的哲学融合了大地真切的现实？”

“噢，我觉得是两全其美呢。你想看务实的吗？看看屋顶吧。”双首四目齐举仰望。“你看它似华盖般庇护廊台于其下。这种路易斯安那–希腊式的风格就是新兴与古老天作地合的代表，在这里，大多数古老的大宅子都是这样的呢。这种构造既美观又实用，在现在这样的季节里，既遮阳又通风。很多时候，廊台可是最活跃的地方，家的中心，谈天说地共享天伦的好场所。”

彼得颇有感触，引经据典，“家与家人，共享天伦，唾手可得，其乐无穷”。

“这是谁说的？”

“亚里士多德。”

玛莎点点头，“他或许很得意廊台吧。”随后就不吱声了，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才重启樱唇，“爸爸做了许多修葺，房子是越修越好，可里面的人却没好好享用它。”

“你一定很喜欢这里的一切才有此感叹的吧？”

“我恨这里，”玛莎语不惊人死不休，“自打记事开始，我就憎恨这个地方。”

彼得纳闷儿地看着她。

“噢，要是作为游客，我倒不讨厌这里。春天的节假日期间，这里是对外开放的，不少游客会排队交钱——50美分，到这儿参观呢。我要是其中一员的话，也许还挺喜欢这儿的，我钟爱那些古老的事物。不过，生活在这儿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尤其在孤独和天黑的时候。”

彼得适时地提醒她，“现在就要天黑啦。”

“我知道，”玛莎应道，“不过，现在你来了，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开始穿过草坪往回走，头一次，彼得意识到了周围的静寂安谧。

“那些别的客人怎么还不来找你？”

玛莎调皮地侧目瞥了瞥，“什么别的客人呀？”

“你不是说……”

“我说要办一个晚宴，这不就是吗？专门为你办的。你要是怕我没女陪护人的话，安娜在这儿呀。”他们此时已经回到室内，房间的举架颇高，室内昏暗冰凉。一位身着黑丝绸的小老太太侍立于内，正冲着他们颔首微笑。“我跟安娜提起过你的来访，”玛莎解释道，“她准许了，爸爸对她绝对信任，所以没什么不妥的。还有，这是本。”

名为本的黑人男仆轻手轻脚地跟在他们身后，来到一间书盈四壁的小书房里。本从餐具柜那边端来一只托盘，盘子上摆着醒酒器和几支盛着雪利酒的高脚杯。玛莎摇了摇头，而彼得则拿起一杯雪利酒若有所思地呷了一口。玛莎坐到一把长背椅上，并示意彼得也过来。

彼得问道，“你经常一个人在这儿吗？”

“爸爸总是出差，现在外出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我倒是挺想住在简陋的现代平房里，总比死气沉沉的老宅子要强。”

“我觉得你只是说说而已吧。”

“我知道我是认真的，”玛莎说得很坚决，“如果是和我在乎的人在一起，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也许饭店也是不错的选择呢，经理级别会不会在饭店的顶层分到一间寓所呢？”

彼得听出了弦外之音，惊讶地抬起头，却发现玛莎正微笑地看着他。

好在没多久，男仆就适时地过来轻声禀告：“晚餐备好了。”

隔壁的房间里，一张小圆桌上已经摆好了两个餐位。闪烁的烛光映照着桌上的餐具及四周嵌饰的墙壁。黑色大理石壁炉之上，高悬着一幅肖像画。画中人应该是普雷斯科特家的一位长辈，好像正板着脸挑剔地审视着彼得。

“那是我的曾祖父，不会惊扰到你吧。”玛莎说着两人便双双落座。“他那是在瞪我呢。我告诉你吧，他曾在日记中吐露，他想建立一个王朝呢。我就是他那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了。”

他们一边品餐一边闲聊，渐渐地放下了起初的拘谨。男仆毫不碍眼地忙前忙后，轻手轻脚地服侍着。菜肴很精致，主菜是一道华丽的风味什锦菜。接着又上了一道口味绝佳的焦糖蛋奶布丁。虽然心怀疑虑而来，不过现在彼得觉得还是挺开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玛莎越发显得活泼迷人，而彼得自己也在她的陪伴下越来越放松惬意。这并不奇怪，彼得心中琢磨着，两个人的年龄不是问题，相差也并不太多，所以没有代沟。烛光的辉映、老宅子朦胧典雅的映衬，会造成一种浪漫神秘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倒是很有烘托出她美若天仙的效果呢。

彼得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很久以前，那位建了这所大宅子的法国贵族，就是在这里和他的情妇亲亲热热地用餐呢？或者是这里的氛围，这样的场合迷惑了自己，才让他有如此遐想呢？

晚餐结束，玛莎提议，“我们去廊台那边喝杯咖啡吧。”

彼得为玛莎扶住椅子，玛莎突然站起身来，冷不丁地又像先前一样挽住了彼得的胳膊。彼得觉得挺逗趣，也就没拒绝，由着玛莎领着自己穿过走廊，再沿着宽阔的旋梯拾阶而上。旋梯顶端又是一条宽绰的走廊，两侧廊壁上的湿壁画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下，一直延伸到前面的廊台。这座开阔的廊台，正是二人曾在现已昏黑的花园里仰望过的那座。

几支小号的咖啡杯和整套银制的咖啡用具摆放在一张柳条桌上。闪烁的煤油灯悬于其上、轻轻摇曳。他们拿着咖啡坐到配有软垫的阳台吊椅上，吊椅懒洋洋地摆动着。晚上的空气凉爽宜人，微风若有若无地撩动心弦，花园里虫鸣悦耳此起彼伏。从两个街区外的圣查尔斯

街上，传来车子低沉的行驶声。彼得意识到，小鸟依人的玛莎一言不发，正沉浸在此时的无声胜有声之中。

彼得佯装责备，逗趣道，“你怎么突然就不活跃啦。”

“嗯，我在想该如何开口。”

“你可以开门见山啊，往往这样才最有效呢。”

“好吧。”她的声音中竟略带喘息，“我决定了，我想要嫁给你。”

彼得一下子就愣住了，他估计也就是仅仅过去了几秒钟，可对于他来说似乎比几分钟的时间还要长。彼得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连轻轻晃动的吊椅都停了下来。最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咖啡杯。

玛莎干咳着，随后干咳声变成了紧张的故作欢颜。“如果你要跑，楼梯就在那边呢。”

“不，”彼得镇静下来，“如果我要是跑掉的话，就再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刚才的那句话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玛莎把脸转向前方，望向远处那同样令人琢磨不透的夜空。彼得感觉到了她的颤抖。“我只知道我脱口而出了，而且我知道，我早晚都会说出来的。”

他知道，接下来不管他对这个冲动的小女孩说什么，都应该尽量地温柔体贴些，这一点尤为重要。不过，他却失望地发现，自己由于紧张而喉头发紧。而此时，他的脑中又无缘无故地冒出了上午克丽斯汀的那句话：你眼中的普雷斯科特小姐，确实是一个乖猫咪般的小女孩儿。不过，早晚也可以变成老虎，我看她具备了这种潜质。话又说回来，我想作为一位男士也许巴不得被这样的老虎吞掉呢。这样的评

语虽然有失公允，甚至还很尖刻。不过，玛莎真的不是小孩子了，也不应该把她当作孩子那样对待。

“玛莎，你才刚认识我没几天啊，你都还不太了解我呢，我也一样不太了解你。”

“你相信直觉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信。”

“我对你有一种直觉，从最开始的那一刻起。”起初，她的声音还很颤抖，现在她稳定了下来。“我的直觉通常都很准。”

彼得轻柔地提醒她，“对于斯坦利·狄克逊和莱尔·杜梅尔呢？你的直觉？”

“我当时是有直觉的，但是我并没有听从它，就是这样。这次我要听从它。”

“不过，有时候直觉也有可能是错的。”

“即使你不相信直觉，选择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同样也可能是错的呀。”玛莎转过头，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似乎要在里面寻找出什么似的。彼得到现在才从她的眼神中感觉到一种以前他从未发现的坚强和骨气。“我的父母在结婚前就已经相识了15年。我的妈妈曾经跟我说，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结果呢？我知道的事实是，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而我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彼得沉默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也成了我的老师。今天你见到安娜了吧？”

“是的。”

“她17岁那年，被逼嫁给了和她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那是一种家族契约，那个年代里包办婚姻是很常见的。”

看着玛莎的脸，彼得鼓励着，“说下去。”

“婚礼的前一天，安娜整整痛哭了一夜。可是，她还是就那么嫁了，这一嫁就是46年。她的丈夫去年过世了，他们以前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和善、最亲切的男人，如果这世上真有金玉良缘的话，他们才算得上是天生的一对。”

他犹豫着，并不想出言辩驳，不过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安娜并没有听从她的直觉，如果她听从了，就不会有这段金玉良缘了吧。”

“我知道，我只是想说，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绝对可靠的，而直觉和其他方式一样，也可以给人以很好的启示。”她顿了顿，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想，“我知道，我会让你爱上我的，时间可以证明。”

令彼得觉得不可思议，而又荒谬至极的是，在他的心中，一阵兴奋的感觉竟油然而生。玛莎的想法当然是太可笑了，那只是小女孩才有的浪漫遐想。他在过去也曾吃过这种幼稚小浪漫的亏，所以应该有所觉悟。然而，他真的觉悟了吗？难道真的世间万物皆有因果？难道这一幕幕不是他以为的那早已逝去的小浪漫，又起死回生开花结果了吗？玛莎的提议真的那么虚幻可笑吗？他觉得自己怎么还突然如此感性地认为，玛莎所言也许不无道理了呢？

彼得竟然开始思索，如果马克·普雷斯科特回来后获悉此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你在顾虑我的父亲的话……”

彼得大吃一惊，慌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已经开始了解你了。”

彼得深吸了一口气，好像空气稀薄得不太够呼吸似的。“你的父亲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猜他一开始应该会很紧张，也许会急急忙忙地飞回来呢。他急不急着回来，我倒并不在意。”玛莎无奈地笑了笑。“但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觉得我可以说服他。而且他会喜欢你的，我知道他最欣赏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

“这样啊，”彼得随口说着，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是逗趣还是认真了，“至少可以放点儿心了。”

“还有一些事，虽然我并不在乎，但是爸爸会很在意的。你知道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爸爸也会这么想。有朝一日，你会在饭店业声名鹊起、飞黄腾达的，也许还会拥有自己的饭店呢。这些我并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她终于一口气说完了，气喘吁吁地等着回应。

“玛莎，”彼得轻声低语，“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时间二人无语，不过彼得感觉出，玛莎的信心在溜走，失望在占据。似乎之前的信心只是她积郁下来的强烈愿望和决绝的意念。现在，在表达完倾慕后，所有的积郁已一吐为快、消失殆尽，那曾有的胆量和气魄也同样随之而去了。现在，她的声音低微而又踌躇，“我觉得我很傻，你也这么觉得就好，然后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吧。”

彼得安慰她，“我并不觉得你很傻。如果更多的人，也包括我，能像你一样诚实由心的话……”

“你是说你并不介意？”

“何止是不介意，我还很感动，觉得受宠若惊。”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玛莎站了起来，向彼得伸出双手。彼得握住玛莎的手，并起身站定。四目相对，指指相扣。

彼得发觉，即使玛莎心中的疑虑只是消融近半，可是迟疑之后，却是信心的强力反弹。她催促着他，“去吧，好好地想一想！要想，要想，要想！要好好想着我。”

彼得倒是实话实说，“不想也难啊。”

玛莎扬起脸向彼得索吻，彼得俯下身子本来只想轻吻一下她的脸颊。不过，玛莎却用她的樱口迎上了彼得的双唇，唇齿相依的那一刻，玛莎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彼得。然而此时此刻，彼得似乎听到了大脑里隐约的警钟声，而玛莎则紧紧地贴在彼得身旁，触电的感觉萦绕彼此。之前那淡淡的少女体香一下子近在分毫、摄魂蚀骨，香水的味道更是芬芳扑鼻、如幻如梦。销魂一刻，彼得再也不可能把玛莎只当成一个小孩子了，面前是一个十足的、撩动欲望的女人。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觉醒，亢奋地觉醒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模糊，凡尘俗事一扫而空，他只想一头扎进温柔乡里长眠不起；大脑里先前那若有若无的警钟声也悄然息声。正在这时，一个声音骤然响起：……普雷斯科特小姐……乖猫咪……作为一位男士……巴不得……吞掉呢。

毅然决然地，彼得强迫自己从春梦中醒来。他轻柔地拉着玛莎的手，语气却很坚定，“我必须得走了。”

玛莎送他到了梯廊，他的手轻抚少女的秀发，女孩轻声呢喃，“彼得，亲爱的。”

彼得踏着台阶而下，双脚机械地挪动着，心绪恍惚游走无踪。

14

晚上10点30分，饭店警卫长奥格尔维拖着肥重的身躯碾过地下二层的员工通道，从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主楼来到了旁边的车库。

他弃用更为便利的主层一楼通道而取道相对麻烦的地下幽径，目的和精心挑选的时间一样，就是要掩人耳目。晚上10点30分这个时间，开车赴会赶夜场的客人早就走了，而对于大多数外出的人来说，回来又还太早。同样，几乎没有新客会在这个时间入住，至少对开车来的人而言是这样。

奥格尔维计划午夜一点，开着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捷豹北上逃离，现在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提早过来可不是计划有变，这个“肥桶”要在离开之前有所动作，而且一定要做得藏形匿影避人耳目。

他的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里面是他所需要的器具。这些东西意味着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精心谋划，并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驱豹计划”中有一个漏洞。奥格尔维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可没那么好心地与他人分享，多一点儿秘密便多一点儿主动，他决定深藏不露只字不提。

在星期一晚上那场母女双亡的车祸中，捷豹车的前大灯被撞碎了一只。而且由于灯罩装饰框圈的脱落——现已在警方手里，前大灯底座已经不是很牢固了。如果按计划开着车跑夜路的话，前大灯就应该换一盏，底座也需要暂时固定住。然而，如果把车开到城里的修配厂

去更换的话，就显然太危险了，请饭店的技工师帮忙也有同样的危险。

昨天，奥格尔维也是挑了一个车库里人稀车静的时候，来到柱子后偏僻的捷豹藏匿处仔细查看了一番。他觉得只要能弄到合适型号的前大灯，临时维修的活儿他自己就能应付。

他本来打算在新奥尔良捷豹唯一授权的经销商那里购置前大灯，不过经过权衡，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据奥格尔维目前了解的情况，警方现在还没有锁定目标车辆的品牌。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一两天后就会从玻璃碎片中找到答案的。如果他现在要是去买捷豹的前大灯，那么不久后当警方盘查起来的时候，也许卖家很容易就能把他想起来，接着就是顺藤摸瓜把他挖出来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眼下的权宜之计就是，只好先凑合着到汽车零件自助商店，买一只双丝封闭式光束前大灯——北美产的标准型号用上。根据当时的目测，他觉得这款也许用得上，现在他就要亲手试试了。

购置车灯使本就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更加手忙脚乱。不过，这一天既让这位饭店警卫长心满意足，又让他心惊胆战。精神上喜忧参半，而肉体上则疲惫不堪，这对于需要体力的长途北上来说，真是一个糟糕的开端。不过，“肥桶”自有安心妙计，想想那25000美元吧，他自我安慰着，今天下午已经从克罗伊登公爵夫人那里，如约如愿地拿到了10000美元。那可是紧张冰寒的一幕，公爵夫人紧绷着双唇，神情严肃面如冷霜。奥格尔维才不管她要什么脸色呢，贪婪地把成堆的钞票往手提箱里塞。他们身旁的公爵晃晃悠悠地已经酩酊大醉了，醉眼迷离、不闻不问，好像都没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想到钱，“肥桶”体内的发动机就愉快地打着了火。钱已经被他稳稳当当地藏起来了，身上只带了200美元，以备路上不时之需。

除了格外的兴高采烈，还有格外的心惊胆战。其原因有二：第一，他只要一想到北上失败的后果就会感到心惊肉跳。遥遥北上之路，如一片落叶漂于滚滚长河之中。他要把捷豹先驶离新奥尔良，然后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田纳西和肯塔基。路程之长、风险之大，可谓步步惊心。第二，就是彼得·麦克德莫特一再强调的，他需要驻留饭店附近。

昨夜发生了盗窃案，进而推测圣格里高利可能会有职业惯偷犯案，这件烂事，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冒出来了呢？奥格尔维已竭尽所能地试图消除此事对北上的影响。他已向市警署报了案，并询问了手下的警卫和受害住客。饭店员工包括饭店里其他的警卫均被调动起来，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奥格尔维还对他的副警卫长面授机宜，苦口叮咛在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时该如何应对。尽管如此，奥格尔维还是十分清楚，这个时候他应该亲临现场，亲自指挥“捕鼠运动”。明天，麦克德莫特就会发现他没有在岗，势必会大发雷霆的。一时半会儿的大吵大闹倒也无所谓，从长计议的话，麦克德莫特之流也只是“流水的兵”而已，而他才是“铁打的营盘”。个中缘由只有他和沃伦·特伦特心照不宣，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砸了饭碗。不过，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吵吵闹闹所引发的副作用——这可是他压倒一切想回避的，使得他这几天的行动变得引人关注了。

盗窃案及其余波只有一个好处，他可以利用这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出入警察总署，再装作不经意地问一问肇事逃逸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他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警方的大部分注意力仍旧集中在此案上，全部警力高度戒备随时待命，一旦有所突破将全力追击。今天下午，媒体再次刊发通告，呼吁民众，如发现挡泥板或前大灯损坏的任何车辆，应立即上报。不管怎样，信息顺畅都是件好事，不过现在看来，把捷豹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出城的机会更小了。奥格尔维一想到这一点，就有点儿冒冷汗。

他已走到了通道的尽头，来到地下二层的饭店车库里。

昏暗的车库悄无声息，奥格尔维此时却心乱如麻难以决断。是直奔躲在几层楼之上的捷豹车？还是先到车库管理间和当值的夜勤人员打个招呼？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先去管理间比较稳妥。

“肥桶”费力地爬了两段金属楼梯，累得气喘如牛。当班的夜勤只有一个人，好管闲事的老库尔墨。车库临街出入口的斜坡附近就是管理间了，库尔墨此时正在灯火通明的这个小隔断间里看晚报，一见是饭店警卫长大驾光临便立刻放下了报纸。

“我过来通知你一声，”奥格尔维语气强硬地说道，“我过会儿要把克罗伊登公爵的车子开走，车位是371，他要我帮个忙。”

库尔墨不吃这一套，皱了皱眉头，“我无权准许你开走，奥格维尔先生，除非你有合理的授权。”

奥格尔维掏出“尚方宝剑”——正是今天上午依照他的要求，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亲笔疾书的便条。“我看这就是你想要的合理授权吧。”

夜勤老头仔细地读着便条，随后便把它折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饭店警卫长伸出短粗的肥手，想要拿回便条。

库尔墨却不通融地摇摇头，“这个我得留着，当个护身符呢。”

“肥桶”耸耸肩，他本想自己留着会更可靠些。不过，硬要的话也有问题，也许还会引发争执，这就会让此事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果就这么算了，或许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过后就会忘了。他示意了一下手中的纸袋子，“我现在上去把它放到车里，两个小时左右就把车开出来。”

“随您的便，奥格维尔先生。”库尔墨点点头，又自顾自地看起了报纸。

几分钟后，奥格尔维漫不经心地走向371车位，眼睛似乎很随意地四下瞧了瞧。这层混凝土构造的低棚泊车区，占位率只有50%左右，所以显得空旷静寂。夜班的泊车员一定是躲到主层一楼的更衣室里去了，利用清闲的这个时段打牌或打盹儿。即使如此，动作也要快。

偏僻的角落里，在立柱和半掩其后的捷豹汽车双重的掩护下，奥格尔维把纸袋子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前大灯、螺丝刀、钳子、绝缘线和绝缘黑胶带。

别看“肥桶”肥厚的手指头又短又粗，怎么看都觉得一定会笨拙无比，可真正活动起来竟然是无比灵巧呢。奥格尔维戴上手套以防伤手，然后把破损前大灯的残余部分卸了下来。片刻工夫他就发现，购置的前大灯还真能配到捷豹车上，只是电路连接匹配不上，不过这一点他早有预见。奥格尔维眼明手快，不一会儿就用钳子、电线和胶带自制了简易但有效的电路连接。接下来，他又用剩余的电线把大灯固定住，并从几个口袋里掏出纸壳，填塞住装饰框圈脱落后留下的空隙。最后，他再用黑胶带把此处从前穿到后，严严实实地包裹住。这些修修补补，如果在光亮下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但是在黑暗中就足以瞒天过海了。整个过程奥格尔维只花了差不多15分钟就全部完成了。他打开驾驶员那侧的车门，试了试前大灯，都没问题了。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畅快地咕噜了一声。就在这个时候，从下坡处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尖鸣声，紧接着就是一辆飞车呼啸而来，奥格尔维一下子就被钉在原地，魂飞天外。轰鸣的发动机声越来越近，在水泥墙和低矮天花板的回声效应下，显得震耳欲聋。眨眼的工夫，前灯灯光一闪而过，扫过匝道向上而去。最后，随着轮胎急停的尖叫，发动机熄火，车门关闭。奥格尔维终于吐出了刚才倒吸的一口凉气，身

子差点儿瘫软成一坨。这些泊车员啊，真是让他虚惊一场。奥格尔维知道，他们返回下层时会搭乘载人升降机，不会再经过这里了。

侧耳细听，脚步声渐渐远去，奥格尔维这才把工具装回纸袋子，至于换下的大灯残片，他也拣大块的一同放进了袋中。随后，他把纸袋放到一旁，打算过一会儿离开的时候再把它一起带走。

从通道上来的时候，他看到下层有个保洁用的小房间，现在他就沿着向下的匝道直奔那里。

如其所愿，小房间里放着一些保洁用具，他拿了扫帚、簸箕和一只水桶。装上半桶温水，再拿上一块抹布，他仔细地听了听下层的动静。等到两辆车子驶过后，他才急匆匆地返回到上一层的捷豹处。

奥格尔维用扫帚和簸箕把车子周围认认真真地打扫了一番，一定不能给警方留下任何可以收集到的玻璃碴子。只要他们找到了一星半点儿，就可以和车祸现场留下的那些进行甄别比对了。

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泊入的车辆开始越来越多。有两次，正当他扫得热火朝天之际就有车子驶来，他害怕被人瞧见，不得不连忙停手。其中一辆还就停在了距离捷豹仅几米开外的同层车位上，当时可把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不过让他谢天谢地的是，那名泊车员并没有好事地四下张望，不过这也让他有所警觉，必须得速战速决。如果让他们其中的一个注意到并过来瞧瞧的话，一定会引发好奇和问询。说不定到了下层，这名目击者还会和别人提起此事。如果用他给夜勤库尔墨的理由来解释他现在的行为的话，似乎不能那么让人信服。不仅如此，他本打算要掩人耳目地北上，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如果现在就被人发觉他的行为异常的话，那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北上基本就等于败北了。

还有一件事需要速战速决。奥格尔维拿过温水和抹布，一丝不苟地把捷豹汽车的挡泥板的破损处及周围认真地擦拭了一番。在将抹布拧干时，原来桶中的清水竟变成了红褐色。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奥格尔维又赞许地咕噜了一声。现在，不管再有什么突变也容易应对得多了，毕竟车上关键的证据——变干的血迹，已经被抹掉了。

10分钟后，奥格尔维带着一身臭汗返回了饭店的主楼。他直接赶到自己的办公室，打算抓紧时间在这儿眯上一个小时，然后就要踏上漫漫长路，奔赴芝加哥了。他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

15

“如果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罗亚尔·爱德华兹话里带火、火中带刺地说道，“也许我还能帮上更多的忙呢。”

财务室长条办公桌的对面，两个人正面向这位圣格里高利的会计主管，对他嘴里吐出的“软钉子”毫不在意。铺开翻阅的账本和文件堆放在他们中间，而在深夜此时，通常漆黑一片的财务室里，现在却灯火通明。就在一个小时前，是爱德华兹亲自把这两位不速之客，从沃伦·特伦特15层的套房里直接带过来的，并且也是他亲手按亮了办公室里的电灯。

饭店老板的指示其实已很明确。“这两位先生要查查咱们的账，他们可能要忙一个通宵。我希望你可以陪着他们，他们要什么你都可以给，不要有任何隐瞒。”

罗亚尔·爱德华兹觉得，沃伦在下达这项指示的时候，似乎显得喜不自胜，他可是好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位雇主的笑模样了。然而，老板的喜悦并没有让这位会计主管的心里舒服到哪儿去。他原本正在家里乐呵呵地摆弄着收集的邮票呢，却大半夜地被突然应召入店，这本来就够让他窝火的了。而让他更为恼火的是，老头子竟然连他都不信任，除了发号施令之外，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连一句话都没透露给他。在饭店里，有一伙人是朝九晚五、过时不候的笃信者，而他就是其中之一，而今天却让他通宵达旦地加班，这也太会使唤人了吧，他十分不满意。

会计主管当然很清楚饭店现在的状况：第一，这个星期五就是偿还抵押贷款的最后期限。第二，柯蒂斯·奥基夫在这个时候光临饭店，柯蒂斯之心，路人皆知吧。所以，不难推断的是，这两位的连夜到访应该与前面那两件事脱不了干系，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联系就很难猜到了。能找到的蛛丝马迹也就是二人旅行包上的行李标签，这也许是一个线索，起码暗示了他们是从华盛顿飞到新奥尔良的。可直觉又提醒他，这两名会计师，这个很明显，跟政府毫无关联。算了，反正到最后，一切都应该会水落石出的。现在，他又想起了一件恼火的事，被通宵使唤也就算了，怎么还把一位部门主管当成一个小职员来对待呢？

这一点从刚才的一幕就能看得出来。爱德华兹曾主动请缨，表示如果能说明情况的话，他或许可以多帮点儿忙，可是两位来客谁都没搭理他。感到有失身份的会计主管哪肯罢休，所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遍想要帮忙的意愿。

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的来客是一位敦敦实实的中年人，板着一张毫无表情、不露声色的面孔，拿起了手边的咖啡杯一饮而尽，然后才终于搭腔了，“我总愿意唠叨一件事，爱德华兹先生，没什么比一杯香醇的咖啡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住过不少饭店，不过，大多数的饭店似乎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煮咖啡。但你们这里倒还挺在行的。所以，我觉得能把咖啡做成这样的饭店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说呢，弗兰克？”

“我想说的是，要想赶在天明之前完成的话，我们最好少聊点儿没用的闲话。”另一位来客一点儿都没客气，头不抬眼不睁地专心忙着手里的财务收支统计表。

先搭腔的那位用双手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你看到了吧，爱德华兹先生？我觉得弗兰克说的没错，他总是对的。所以，就算我想跟你交代明白，我也得先忙完工作吧。”

罗亚尔·爱德华兹意识到自己的请求已经被一口回绝了，他只好生硬地说出一句，“很好。”

“谢谢你啦，爱德华兹先生。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仓储管理体系——采购、卡证管理、现有库存情况，还有最近的供应验收单据等，所有的都拿过来吧。你还别说，这咖啡太美妙了，能给我们再续一杯吗？”

会计主管终于帮上了忙，“我给楼下打电话，让他们送过来。”他沮丧地发现，都快午夜了，看来他们真要在这儿再折腾好几个小时呢。

星期四

1

彼得·麦克德莫特觉得，他应该直接回家去睡觉，毕竟明天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他需要保持头脑冷静、警觉。

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30分了，他觉得，这么走着差不多也有两三个小时了吧，也许还不止。现在，他又提起了精神，身体也如愿以偿地感到疲倦。

徒步久行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老习惯，特别是在他有心事或是有问题想不出答案的时候，他都会走一走。

从玛莎那里出来后，天色还不算太晚。他先是回到了市中心的公寓里，可是在那个狭小密闭的空间里，他总觉得闷得慌，坐立不安无法平静，也不想倒头便睡。所以，他就又出来走一走，直奔河边而去。他沿河漫步，走过了从朱莉娅街到普瓦德拉街的码头区。沿途经过了不少停泊的船只，有的黑灯瞎火悄然无声，有的则热闹繁忙准备起航。随后，他又来到运河街渡口，搭乘渡轮横穿密西西比河。彼得走在对岸清冷的堤坝之上，看着黑黢黢水面映衬下的都市灯火。返回途中，他去了“老广场”，现在正坐在法国区的市场里轻啜着欧蕾咖啡。

几分钟前，他才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头一次想起了饭店的事务。他给圣格里高利去电询问，那个全美牙科医学大会事件是否有新进展。有！夜班副经理向他汇报，一条消息在接近午夜时，由一名服务员领班传出来了。这位领班就在开会房间所在的楼层，目前他了解到的情况是：6个小时的牙医高层行政会已无果而终。不过，全体代表参

加的紧急大会将于明天上午9点30分在王妃沙龙会议厅召开，参会人员预计有300人。会议还要求禁止旁听，将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而且还希望饭店给予配合、确保隐私。

彼得留下指示，什么要求都答应，随即就把此事抛到脑后，留到早上再说吧。

除了这个短暂的小插曲外，彼得绝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了玛莎和晚上两人的“惊心动魄”上。他的脑子里全是甜水糨糊，无数个问号像一群执着的蜜蜂，嗡嗡地响个不停。怎么处理这个状况才合适呢？如何才能既不弄巧成拙又不伤害到玛莎呢？当然，有一件事算是确定无疑的：她的求婚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最差劲儿的方式就是简单粗暴地立刻回绝，那就太对不起那份真情真挚的表白了。他还信誓旦旦地亲口对玛莎说过：“……如果更多的人……能像你一样诚实由心的话……”

还有些事需要诚实由心地对待，如果诚恳是双向的话，为什么要勉强自己言不由衷呢？今晚他真的被玛莎的魅力所折服，不是对于一个小女孩的惊叹，而是对于一个女人本能的倾慕向往。他现在一闭上双眼，玛莎就会浮现在眼前，跟饮了醉人的醇酒一般。

然而，酒不醉人人自醉，他以前可是尝过这种醉人的醇酒的。那种味道由香甜最终变为苦涩，他也曾发誓绝不再犯。这种经历让他“吃一堑，长一智”了吗？会让一个男人在寻偶的时候更理智一些吗？他真的有点儿怀疑。

不过，也不必苛求自己，毕竟他是呼吸尘间浊气的凡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男人。也不必把自己硬关到“思过崖”，躲得了一时还能躲得了一世吗？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结束这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缘分呢？

不管怎样，下一步是什么呢？他会再见玛莎吗？他觉得，除非立刻就决绝地一刀两断，否则他们势必还会再见。那么，他们应该以何种关系面对彼此呢？再见面后又该如何回绝她的一片痴心呢？就说两个人年龄的差距太大了？

玛莎19岁，而他已经32岁了。这个差距貌似很大，不过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他们都再年长10岁，那么两人交往或是成婚，肯定就不会再被当成奇闻趣事了。而且他十分怀疑，玛莎跟她同龄的男孩子能擦出火花吗？

问题真是无穷无尽颇为劳神，不过关于是否见面和在什么情形下见面，彼得觉得，还是应该尽早地做出决断。

在所有的这些思考和纠结中，一个名字始终默默地不离不弃、融揉其中——克丽斯汀。短短这几天，他和克丽斯汀的关系越过千山万水悠悠岁月，犹如正负磁极般一念间天涯咫尺，较之以往可谓突飞猛进。他清楚地忆起，昨晚赶赴普雷斯科特家的宴会时，在跨出家门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克丽斯汀。甚至就是在现在，他都知道，自己有多么思念她，渴望着立刻飞到她的身边去。

想一想真是离奇，一周前他还是孤独一人、桃花绕行，而此刻竟然是天降齐人之福，左桃右杏争相吐艳，把他搞得头昏脑涨左右为难。

彼得除了苦笑自嘲，还能怎样？夜已深沉，多思无益。他付了咖啡钱便起身回家去了。

圣格里高利也勉勉强强算顺路，彼得在不知不觉间就本能地来到饭店近前，这个时候，恰好是凌晨一点刚过几分钟。

他看见饭店前厅里仍不得安歇，但圣查尔斯街上倒是人少车稀。虽然彼得的视线内只有一辆游弋的出租车和一两个路人，不过也不算完全静了下来。他横穿街道，准备经过饭店后身走条捷径，这里更加寂静异常。正当他要经过饭店车库的出入口时，戛然止步。因为越来越响的发动机声，以及前灯在车库下坡匝道里逼近的反光，提醒他有车子驶出来了。片刻之后，一辆车身较低的黑色轿车从出口拐了出来。这辆车子速度飞快地蹿上街道，突然轮胎嘶鸣紧急刹住。飞车急停的一刹那，正好停在了光亮处。彼得一眼就发现，那是一辆捷豹车，而且挡泥板似乎还缺了一块，同侧的前大灯好像也有些怪怪的。他当时只是希望，这些破损不是因为车库的过失就好。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应该很快就能得知了。

想到这里，他自然而然地瞥了一眼驾驶员，这多看的一眼可把彼得震惊了，竟然是奥格尔维。这位饭店警卫长的目光对上彼得时，似乎同样是吃惊不小，接着车子便突然发动绝尘而去。

彼得挺纳闷儿，奥格尔维这么晚要去哪里呢？还有他为什么不开他那辆伤痕累累的雪佛兰呢？再转念一想，现在也不是当班时间，饭店员工离开饭店后再做什么就是他们的隐私了，自己又何必多管闲事呢？于是，他就继续迈步回公寓去了。

稍后不久，他便抛开思绪酣然入睡。

2

跟酣睡的彼得·麦克德莫特不同，“皇钥师”·米林可没太睡好。

迅速高效地拿到了总统套房钥匙精确的尺寸后，他却没能再接再厉地得到据为己用的副本钥匙。那些针对新奥尔良所建立的门路，并没有他预期地那么顺利，“皇钥师”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信得过的人——在爱尔兰海峡区附近的一条贫民街上，终于有个锁匠肯接他的活儿了。那人还挺不乐意的，嘟嘟囔囔地抱怨，没有原钥匙，只拿一张尺寸图样就要造出一模一样的，还不明摆着强人所难吗？虽然新钥匙算是有了着落，但还要等到星期四的中午才能拿到手，而且“皇钥师”还被狠狠地宰了一把。

“皇钥师”认可被宰，也愿意去等，因为他明白，不同意又能怎样？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不过，等待真的挺耽误事的，让人既煎熬又无奈。毕竟他很清楚，时间不等人，每过一个小时就增加了一分他被追踪，甚至被逮捕的概率。

晚间入睡前，他还在纠结清晨要不要在饭店里再干一票。他还有两张底牌没用，449房间的钥匙，这是星期二上午他在机场赚到的第二把钥匙；还有803房，是他以自己的830房间为幌子，在接待前台冒领的一把。但他还是安抚住了躁动的心，强迫自己以大局为重，应该把所有精力和机会都集中在一点上——克罗伊登公爵夫人，这桩毕其功于一役的大买卖上。然而，“皇钥师”知道，让他如此抉择的本源并非真的是要孤注一掷。他真正的动机是胆怯，他已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所以才以集中一点为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放弃那两张底牌。

这个夜晚，酣睡与之无缘，恐惧与小时同进。那种惶恐已经放肆到他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他打算不再躲避，不再隐藏，直接面对，撕开所有自欺欺人的面纱——哪怕是那最薄的一层。他下定决心：明天，不管怎样，我都将要放下所有的怯懦，再一次用我的狮王之心搏一搏你的公爵之藏。

最后，他终于入睡，踏入不欢迎他的梦乡。在那里，他看到了一道遮天蔽日的铁门，抽去了空气，遮蔽了太阳——喘不过气也没有光亮，一寸一寸地逼近，一点儿一点儿地碾压，朝着他势不可当地袭来。他想要从那一丝缝隙，一线生机里逃脱，却怎么也逃不掉，摆不脱穷追不舍、誓不罢休。筋疲力尽，无力回天。那道门已强势逼近，而他却呆若木鸡、通体冰封。他只能无助哭泣，心中怅然，永生永世幽禁难逃。

一个激灵，噩梦初醒。他发觉自己已颤抖不已。漆黑静夜，泪流满面。

3

从新奥尔良一路向北已经行进了约70英里，奥格尔维的脑海里还是甩不掉他和彼得·麦克德莫特不期而遇的那一幕。最初的震惊由内而外，由心脏传导至手脚，让他在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极度紧张。奥格尔维手脚僵硬地驾着捷豹汽车，大脑却时常如绷断的弦，毫无意识地只顾向前向前。就这样，他穿过城区，驶过庞恰特雷恩湖的长堤，最后在59号州际公路上北驰。

他的眼睛会时不时地瞄着后视镜，注意着后面每一对扫过来的前灯光束，总是疑神疑鬼地觉得，那会不会是要拉响警笛追击自己的警车？会不会飞速超车在前面别住自己？前方每一个转弯的路口，他都嘀咕着，会不会有警方的路障？时刻准备着，一旦瞄到异常，他就紧急刹车。

他看到彼得·麦克德莫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家伙是冲我来的，就是在出口堵着我准备当目击证人的。而他又想不通，麦克德莫特是如何得知的封锁严密的“驱豹计划”的呢？不过很显然，他就是知道了，还挖好了陷阱等待着，最后终于眼瞅着饭店警卫长像个初学乍练的新手一头掉进去。

直到清晨时分，汽车孤寂地掠过乡村，奔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他才开始回过味来：会不会是纯属巧合呢？

如果麦克德莫特真在守株待兔的话，那么这辆捷豹早该被穷追不舍，拼命拦截了。而现在，前前后后都没动静，那么很有可能是巧合，几乎到了确定无疑的程度。一想到这一层，奥格尔维一下子就精

神抖擞了起来，开始洋洋自得地畅想着那25000美元就在路的前方——旅途的尽头，等待着他。

一时兴起，理智和冲动激烈争斗，他心中竟然有了妄想：既然所有的一切到目前为止都如此顺利，继续前行的话是不是更明智呢？再过一个小时就天亮了，他原本的计划是在天亮前就驶离行车道，躲到天黑再上路。可是，白天潜伏下来也不是很安全，密西西比州现在才过半程，仍然离新奥尔良相对较近。当然，继续前行的话也有被瞄到的风险，不过他现在心存侥幸，也许风险没那么大吧。只是他从昨天到现在体力透支不少，已经深感疲惫，瞌睡虫早已嗡嗡地催他合眼了。

正在这时，风云突变。车后突然红光闪烁似乎从天而降，紧接着，警笛尖鸣急促刺耳。

他疑神疑鬼了好几个小时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了。起初虽然紧张异常，心里却有所准备。熬过了一段，也平安无事，他便放松了下来。现在，突然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眼前，让他心里一点儿准备都没有，震惊程度可想而知。

出于本能，奥格尔维一脚将油门猛踹到底，捷豹汽车也非浪得虚名，犹如后羿之箭般呼啸飞遁。速度表指针激动亢奋，急动急摆……时速70英里，80英里，85英里。直冲到90英里时，奥格尔维偏偏赶上了弯道，不得不降下速度。如此一来，闪烁红灯便及时追近，稍息的警笛再一次尖厉哀鸣。紧接着红光侧移，看来后面的追兵打算从侧翼超车拦截。

大势已去，奥格尔维无奈地承认。就算他现在能甩掉追捕，到头来还是躲不过前方得到消息，并摆阵拦截的其他警察。想到这里，他就乖乖地减速待捕吧。

侧面浮光掠影，他只是隐约地觉得好像是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浅色小客，车体略长；车内灯光，若明若暗，似乎还有一个人影正俯身观瞧着另一个。奥格尔维急忙顺着车影定睛细看，只见一辆救护车顶着红光闪烁的警示灯顺坡而下，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这场虚惊吓得他浑身战栗，更加疲惫不堪。同时，也惊飞了他所有的痴心妄想，还是老老实实地解解乏吧。什么也不管，现在必须得驶离行车道躲起来等天黑。他现在已驶过了密西西比州的梅肯小镇——计划中第一晚的目标已达成。黎明的微光开始点亮天空。他停下车子翻看着地图，不久便驶下公路，开上了错综复杂的小径。

很快，路面就变得崎岖难行起来，杂草丛生、车辙交错。天色急匆匆地明亮了起来，奥格尔维钻出车子，观察着野外四周的情形。

这里树木稀疏，荒凉孤寂，视野之内没有只砖片瓦，最近的主干线也在一英里之外。前方不远处有一片树丛，奥格尔维徒步前行探查一番。原来小路的尽头就在这里，没入树木间就不见了。

“肥桶”满意地嘟囔了一声，折返回来，钻进捷豹车。他小心谨慎地向前开着，钻进树丛隐去车身。奥格尔维还不放心，又下车左看右瞧了一番，直到他觉得除非近观，车子已完全遁形后才满意停下。一切安排妥当，奥格尔维随即爬到车子后排，倒头便睡。

4

马上就快早上8点了，沃伦·特伦特醒来后有好几分钟都在愣神。今天怎么和以往不同，为什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畅快呢？随后，他终于想起来了：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啊，上午他就会实现和雇工兄弟会在昨天商定好的交易。忍受了数月的压力，煎熬在黯淡的前景中，突破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障碍，他终于可以在仅仅还剩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把圣格里高利从奥基夫连锁帝国的虎口中抢救了出来。这是他个人的荣耀，他自己的胜利。不过他也想到，自己和工会的怪异“联姻”也许今后会使饭店陷入更加凶险的泥沼。车到山前必有路吧，随即他便把这个不受欢迎的想法抛之脑后了。就算真会后患无穷，他现在也不该纠结于此，以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再琢磨吧。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眼前瞬息将至的威胁。

沃伦起身下床来到窗前，从饭店15楼的制高点俯瞰下面的城市。窗外呈现出的又是美好的一天。暖阳高悬普照大地，天空晴朗云淡风轻。

他轻哼小调畅快冲澡，然后便由阿修罗伊斯·罗斯给他刮脸修面。这位老板难得一见的喜出望外让罗斯惊讶不已、直挑眼眉。不过一天才刚刚开始，还没到沃伦·特伦特想要攀谈的时候。既然得不到任何的启发，罗斯只得胡乱猜想了。

穿戴整齐后，沃伦就来到了客厅，马上给罗亚尔·爱德华兹打了一个电话。总机接线员终于连线到已回到家中的会计主管。爱德华兹话里话外成功地向老板暗示了两条信息：他已经工作了整个通宵，而且为了接这个电话，他还放下了理应心安理得享用的早餐。沃伦·特伦特

也懒得听他絮絮叨叨还藏着掖着地倒苦水，直接询问两名来访会计师通宵查账后的反应。据会计主管讲，两个人除了已大致了解到饭店已陷入财务危机外，其他的倒没发现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而且在问询了爱德华兹后，沃伦对他的回答似乎还挺满意。

爱德华兹的汇报让沃伦·特伦特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后就打发了会计主管，继续享用早餐去了。此时此刻，沃伦猜测，在遥遥南望的华盛顿，那个人物也许正拿着电话，听着部下的报告，证实了自己对于圣格里高利状况的描述所言非虚。他还觉得，对方也许马上就会把电话打过来。

正思量间，电话铃声就极其配合地响了起来。

早餐在几分钟前就已经用客房服务餐车送过来了，罗斯正要把上面的早餐摆到餐桌上。沃伦·特伦特示意他先等一等。

接线员告知有长途电话进来了，当他表明了身份后，另一名接线员请他稍等。最后雇工兄弟会主席粗暴的声音终于响起。

“沃伦？”

“是的，早上好！”

“我昨天是不是特意告诉过你，别瞒我，你个蠢货，还想浑水摸鱼地蒙我？现在我就告诉你：凡是跟我耍心眼的，最后都会后悔自己被生出来。这次算你走运，在交易终止前让我逮到了。不过，我还要警告你：以后别再给我玩猫腻！”

这可太出乎意料了，粗鲁的训斥一时间让沃伦·特伦特大吃一惊，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片刻回神后，沃伦才据理力争，“我的天啊，我根本搞不清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见鬼去吧！你那个破饭店都发生种族冲突了，你还不知道？纽约和华盛顿所有的报纸都快把这事给炒煳了，你还说你不知道？”

又过了几秒，沃伦才把这顿训斥和昨天彼得·麦克德莫特的汇报联系了起来。

“那只是昨天上午的一个意外，小意外而已。算不上种族冲突，根本搭不上边呀。当时，我在出来和你打电话呢，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就算当时我知道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值一提。至于纽约的报纸，我还没看呢。”

“我们会里的成员会看的。就算他们不看这些报纸，全国各地的其他报纸今晚也会转载的。关键就是，要是我把钱投到一个拒绝黑人的饭店里，他们会聚集每一个想要拉黑人选票的国会议员，整天哭天抹泪地跟我没完没了。”

“反正你也不太在乎什么种族原则吧，只要不被关注的话，你也会对我们的政策听之任之吧。”

“我关心的是我的生意，在你那儿，我投的可是工会的钱。”

“我们的交易可以保密。”

“你要是那么想的话，你可比我认为的还要愚蠢。”

要瞒恐怕是真瞒不住，沃伦·特伦特心中沮丧地承认：“联姻”的消息迟早都会泄露的。他准备另辟蹊径，“昨天在这儿发生的事件也不算多么稀奇，绝不是空前绝后。之前在南部的饭店里也时有发生，而且今后也少不了。一两天后，关注度也就降下来了，大家的注意力总会转移到别处的。”

“也许你说的没错。不过，要是你的饭店在今天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又得到了兄弟会的资助，那些被支开的关注就又都会回来了。这种买卖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我想咱们应该把话说清楚，现在的状况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尽管昨晚你的会计师把我的账本查了一遍，把我们这儿的情况摸了个透，但我们昨天说好的事你就翻脸不认账了，我这么理解，对吗？”

从华盛顿传来的声音也觉得理亏，“现在的麻烦跟你的账没关系，我的人报告说，那个没问题。交易终止是另有缘由。”

所以，沃伦·特伦特心中酸楚翻滚苦涩难平，终究还是一场空啊。昨天，他动动嘴皮就给打发掉的那件小事，没想到今天竟让马上就能尝到甜头的大事功亏一篑了。已经意识到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沃伦尖酸地挖苦着，“你花工会的钱不会总这么挑三拣四、精打细算吧。”

对方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兄弟会主席才轻声柔语道，“会有那么一天，你会后悔这么说的。”

沃伦·特伦特慢慢地放下了电话，阿修罗伊斯·罗斯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已经翻开了从纽约邮寄过来的报纸。他指了指《纽约先驱论坛报》，“主要的都在这里，《纽约时报》里只字未提。”

“可能在华盛顿稍晚的版次里略有报道。”沃伦·特伦特瞥了一眼《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头版大标题，又扫了几眼正文配图。图片再现了昨天发生在圣格里高利前厅里的情形，其中，尼古拉斯医生和英格莱姆医生成了主角。他想了想，觉得过后应该通篇阅读一遍，可现在他可没这个心思。

“现在需要我为您把早餐备好吗？”

沃伦·特伦特摇摇头，“我还不饿。”他抬头一瞥，正好遇上了罗斯专注的凝视。“我觉得你在想，我是咎由自取吧。”

罗斯想了想，“我想差不多算是这么回事。我主要想的是，你还没接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这个问题以后就再也不会困扰到你了。我估计从明天起，我这个老东西在这儿说的话，可能就没人能听得进去了。”

“这一点，我很抱歉。”

“我的意思是，从明天起，奥基夫就要接手饭店了。”老头子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瞭望。他就这么一言不发地站着，然后冷不丁地说道，“我估计你已经听到了他给予我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继续住在这里。”

“是的。”

“既然如此，你下个月从法学院毕业后，我还是免不了要继续忍受着你在这儿赖着不走。本来，我应该把你扫地出门的。”

阿修罗伊斯·罗斯有点儿犹豫，在通常情况下，他本应该一口回绝，像平常一样遵循着两人的游戏规则，抛出尖酸刻薄的快速反击。但是今天与以往不同，他听到的只是一个孤独、挫败的老人请他留下来的恳求。

抉择困扰着罗斯，不过无论如何，他都要做出决定，而且需要尽快。快20年了，沃伦·特伦特几乎把他当成了亲儿子。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留下来，他只能是在忙完自己的法律业务后，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里，尽一些耐心陪伴和交心畅谈的孝心而已。那样的生活也挺惬

意快活的，不过还有其他一些让其纠结犹豫的压力在影响着他的去留。

“这件事我还没怎么想呢，”他说了一句谎话，“我会好好想想的。”

沃伦·特伦特心中感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啊，大多数还是瞬息惊变。他以为罗斯肯定会很快离开他的，就像圣格里高利的控制权一样，最终还是要抛弃他。这种孤独感和被时代遗弃的失落感，现在甩掉了所有那些貌似重要的大事，突兀地占据了他的整个世界。也许对于活得太久的人来说，都会这样吧。

他对罗斯说道，“你可以走了，阿修罗伊斯。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几分钟后，他下定决心，会给柯蒂斯·奥基夫打了一个电话，正式宣告，缴械投降。

5

《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在早报上找到了一个颇具价值的新闻点，马上敏锐地跟进了圣格里高利的民权事件。他们在当地的特约记者——新奥尔良《州报》的一名雇员已被惊动，并接受了指令：将该事件在当地所有的相关背景整理上传总部。昨夜，《纽约先驱论坛报》早间版在纽约刚刚披露了这个消息不久，他们就急电休斯敦记者站站长乘早间航班火速赶往新奥尔良。

现在，这两个人正和行李生领班赫比·钱德勒，在主层一楼的一间狭小的幽闭密室里交谈着。这间大致算是媒体接待室的小房间，简单松散地陈设着一桌一椅、一部电话和一支衣帽架。休斯敦的访客因为其身份地位，占据了唯一的椅子。

钱德勒知道《时代周刊》对于那些给提供他们方便的人可是出手很大方的，所以毕恭毕敬地把刚刚刺探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

“我去查看了牙医大会，可是他们封锁得密不透风。他们通知了楼层的服务员领班，除了会议代表一律不准进入，连代表的夫人都不行。他们还安排了自己的人在入口核实姓名。会议召开之前，所有的饭店服务人员全要被清出场外，然后还要锁上会议厅的大门。”

记者站站长点了点头，这位梳着平头、心急如焚的年轻人叫克拉通。他已经采访了牙医大会主席英格莱姆医生，行李生领班的报告证实了采访所闻确有其事。

“我们确实要召开紧急全体大会，”英格莱姆医生言之凿凿。“这是昨天高层行政会的决议。不过，这是内部会议，谢绝旁听。如果叫我说，小伙子，我会允许你和其他任何人都进来听一听。不过，我的有些同僚们并不太认可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有媒体在场的话，大家也许就不能畅所欲言了。所以，我估计你们只能在场外静候佳音了。”

克拉通可不想干坐着等消息，在礼貌地谢过英格莱姆医生之后，他便盘算着另谋对策。既然赫比·钱德勒已经被成功收买，变成了他的线人，克拉通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招老套的“鱼目混珠”。他打算借套行李生制服混进会场。不过，钱德勒的最新线报使他不得不改变主意。

“他们开会的地点，”克拉通询问地头蛇，“是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里吗？”

钱德勒点点头，“在王妃沙龙厅，先生。可坐300个人，差不多达到了他们的要求。”

《时代周刊》记者暗自琢磨，300个人参加的大会肯定是一开完会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一散会他就能轻易地混到代表中，装作他们其中的一员，就可以了解到会议内容了。不过，这种方式会让他错过大部分那些颇具人情味的小细节，而细节可正是《时代周刊》和它的读者们孜孜以求的东西。

“那个什么沙龙厅，楼上有没有包厢？”

“有一间小包厢，不过他们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我查看过了，他们在上面会安排两三个人，就连广播扩音话筒都被切断了。”

“见鬼！”当地那位记者挺反感，“这帮家伙到底怕什么呀，破坏分子？”

克拉通自言自语地分析着，“他们中有些人想畅所欲言，但又怕被记录在案。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对种族问题的立场通常都不怎么坚定。在这里，他们已经骑虎难下了：要么愤然离店，以极端方式表示强烈抗议；要么只能象征性地嘀咕几句，做做样子了事。这二者必选其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这种情形挺独特的。”他心中揣测，这就是为什么本次采访报道，也许要比他起初预料精彩得多的原因吧。想到这里就更让他下定决心，就算是挖门凿洞，他也要想方设法混进会场。

他突然责令赫比·钱德勒，“给我找会议厅及它上一层的构造设计图。可不光是房屋布局什么的，你要听明白，还要有技术指标的那种，要能显示墙体、管道、天花板空隙等所有的细节。你得抓紧，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了。”

“我可真不知道有没有您说的那种东西，先生。不管怎么说……”

行李生领班不言语了，眼睛盯着克拉通从一沓钞票里一张张抽出的20美元面值的现金。

《时代周刊》记者一共抽了5张，递给了钱德勒，“找找维修的、工程的，不管什么人了。这些是给他们的，过后我再关照你。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回这儿见我，越快越好。”

“遵命，先生！”钱德勒那张耗子脸一下子就堆出了谄媚的笑容。

克拉通又吩咐新奥尔良的特约记者，“在本地再挖一些配菜，可以吗？市政厅、当地名人的言论声明，最好再采访一下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你知道怎么做。”

“知道，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不可以，要注意人情味。比如说，你可以在洗手间堵着市长，在他洗手时采访他，看他那时怎么说。这多有象征意义啊，好好写导语。”

“我想些办法到厕所里等着去。”特约记者乐颠颠地走了，倒不是喜欢闻厕所味，他是闻到了铜臭味才这么开心的。他心里明白，弄张图都给那么多钱，那他这份兼职肯定也会被好好犒劳一笔的。

克拉通一个人在圣格里高利咖啡厅里等回信，要了一杯冰咖啡心不在焉地轻啜着，脑子里却惦记着那篇酝酿中的报道。也许抢不上重头戏，不过要是能找到吸睛提神的某个新视角的话，说不定会在下周那期里占上一版半的页面呢。这就挺让他心满意足了。最近几周，他精心打造的稿子不是被纽约总部退回就是在组版时被砍掉，这样的稿件差不多都有一打了，也许还有更多呢。这也不算多稀奇，《时代周刊——生活》的雇员们已经学乖了，把稿件不能签发的挫折都当家常便饭了。可是，克拉通不甘心，天天琢磨着如何让稿子印成铅字出版，而且是发表在被关注的重要版面上。

放下咖啡和愿景，克拉通返回到那间小号的媒体接待室。几分钟后，赫比·钱德勒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名身着工装服、面部棱角分明的年轻人。行李生领班介绍说，这位切斯·埃利斯是饭店的维修工。这位新访客胆子不大，怯生生地和克拉通握了握手。随后，就摸了摸腋下夹着的一卷晒图纸，不太自在地说道，“这些我还得拿回去。”

“我用一会儿就还给你。”克拉通帮着埃利斯铺开图纸，把卷边儿压好。“行了，现在告诉我王妃沙龙厅在哪儿？”

“就是这儿。”

钱德勒抢着表现，“我已经跟他说了开会的事，先生。还有您打算不进去就能监听到会场的意图。”

《时代周刊》记者便直接请教埃利斯，“墙体和天花板里面是什么？”

“墙是实体墙，天花板和上一层之间倒是有缝隙，不过您要是想爬进去就不太可能了，里面是石膏，担不得分量，您会从里面掉出来的。”

“这个方法排除，”克拉通刚才正有此意，想想挺后怕，用手指戳着图纸，“这些细线又是什么？”

“那是厨房的热气排放口，那可挺危险，靠近了您就成烤肉了。”

“那么，这个呢？”

埃利斯俯身研究着图纸，又看了看另一张图纸。“这是冷气管道，是在王妃沙龙厅的天花板里穿过去的。”

“有通到房间里的排气口吗？”

“有三个，中间一个，两边各一个。您看这儿都标着呢。”

“管道有多粗？”

维修工想了想，“我估算横截面应该有三平方英尺[注]。”

克拉通果断地说道，“我想让你帮我进入那个管道，我要先钻进去，再爬到出口。这样我就能掌握下面的情形了。”

兵贵神速，简直快得难以置信。埃利斯开始还不太乐意，后来在钱德勒的鼓动下也就勉强答应了。他取来了一套工装服和一个工具包。《时代周刊》记者迅速地换上工装服挂上工具包，摇身一变，成了维修工。然后，他便跟着埃利斯有惊无险地来到会议厅那一层厨房的偏厅里。行李生领班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小心谨慎地步出了视线

外。到底那100美元，钱德勒给了埃利斯多少呢？这个克拉通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没全给。不过，很显然，给的还算大方。

穿过厨房的时候比较顺利，没人太留意他们，只是以为这是两名维修工而已。在偏厅的墙壁上，本来高高地嵌着一面金属格子窗，埃利斯已经事先把它摘了下来。一架高高的踏板梯直抵摘掉格子窗后露出的空洞。两人也不搭话，克拉通爬上梯子，告诉自己别紧张，登到空洞处便钻了进去。他发现只能靠着肘部向前爬行，空间并不大，只能如此。眼前除了从厨房游离出来的零星微光外，几乎是漆黑一片。当把自己整个塞进金属管道里时，他感觉到冷风袭面，压在身上的气压也变强了。

埃利斯在他后面轻声叮嘱，“数到第4个排气口！4、5、6都是王妃沙龙厅的。小点儿声，先生，否则就被听到了。我半个小时后回来，如果你还没得手，我就再过半个小时再来。”

克拉通试着转过头，可是空间不允许。这也提醒了他，看来出去可比进来还难。他低呼回应，“收到！”然后就继续往前爬。

金属管壁很坚硬，硬蹭着他的膝盖和肘部。有时，他还会悲剧地剐蹭到较锐利的凸起物。当一枚螺丝的尖端割破工装服，划伤他的腿时，克拉通疼得直咧嘴。借助后探的手，他才让自己摆脱了螺丝的“撕咬”，继续小心前行。

排气口很好找，那里会有光线透上来。数到第三个时，他终于透了口气，希望格子窗和管道再继续争气，一定要够牢固才好。接近第4个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好像大会已经开始了。让克拉通喜出望外的是，声音很清晰地传了上来。伸颈探头还能窥探到下面会议厅的局部情景，他觉得下一处排气口的视线可能会更好。果真如此，现在他都能看到下方大半个座无虚席的会场了，还包括凸起

的主席台。牙医大会主席，英格莱姆医生正在那里发言。《时代周刊》记者伸手侧探，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端荧光微亮的圆珠笔。

“……敦促大家，”英格莱姆医生慷慨陈词，“尽可能地抱定最坚实的立场。”

他顿了顿，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道，“像我们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天性就是中间派、老好人，对于人权问题已经漠然视之太久了。我们之间倒是可以做到摈弃种族歧视，最起码，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做到了。而在此前，我们觉得这已足够，于是便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专心看牙了。我们对于圈子之外的事件动向和压力压迫通常就是这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的理由也许很充分，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专业的医学人员，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再顾忌其他。嗯，也许的确如此，甚至还很实用适宜。然而此时此地，不管我们好恶与否，那个问题已经自己找上门来了，和我们纠缠不休，要给我们这些看牙的医生们医口拔牙呢。”

小个子医生又停了下来，用目光扫视着下面听众的表情反应。“大家已经听说了吧，这家饭店让我们其中的一员，遭受了不可饶恕的侮辱。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行，尼古拉斯医生，所受的羞辱是这家酒店对民权法公然的蔑视和赤裸裸的宣战。作为反击，忝居主席之位的我，向同人们建议对此进行激烈的抗争。那就是，我们应该取消会议，全体从这家饭店里撤走。”

此言一出，会场里远近几处讶声可闻。英格莱姆医生继续推波助澜，“咱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已经知道了此项提议，对于今早刚到的同人可能是初次听闻。无论故闻新知，我都要对大家说，我所建议的这一步会给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和不便，我心中的沮丧失望绝不亚于在座的任何一位。对于我们的专业领域也好，对于我们服务的公众也好，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涉及大是大非；总有那么一些时候，考验着我们的天地良心；总

有那么一些时候，当一切都已枉然，唯有最猛烈的行为才能行之有效、才能戳到痛处。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而且，这也是可以表达我们的同情、展示情感力量的唯一之路。借助于此，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向世人宣告，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这个行业绝不允许再次被凌辱、再次被玩弄。”

会场上，有几人情绪激昂，高声盛赞，“听啊，说得好！”可是同时，也有嗡嗡一片的否决抱怨声。

靠近会场中央的位置，一名壮硕的身影轰然而起。克拉通向前探身，凭借有利的视角，好好打量着此人。只见他下巴赘肉丰满，厚厚的嘴唇挂着微笑，一副宽边大眼镜卡在鼻梁上。这个大块头高声宣称，“我来自堪萨斯城。”一声友好的欢呼凑趣，大块头挥挥胖乎乎的大手致意示谢。“我对那位医生只有一个问题，他可以去跟我的妻子致歉解释吗？我家那位和很多其他各位的妻子一样，一直在扳着手指头期盼着这次旅行呢。我很纳闷儿，为什么才刚刚赶到这里，就要立刻掉头就跑、怏怏而归呢？”

一个愤怒的声音抗议说，“这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这句话却被会场里一片挖苦的倒彩和笑声淹没了。

“你觉得不错，”大块头不以为忤，“那就让这位跟我妻子解释解释吧。”然后，他就自鸣得意地又落座了。

英格莱姆医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憋得满脸通红。“先生，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很严肃、很紧迫的问题。我们已经耽搁了整整24个小时，束手无策，毫无作为。依我看，半日都不该等。”

满怀豪情却只换来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相应和，更多的七嘴八舌骤然而起。站在英格莱姆医生身边的会议主持人无奈地敲起了要求肃静的小木槌。

几名代表陆续发言，声讨尼古拉斯医生遭到驱逐的恶行，不过如何报复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接下来，一位体形偏瘦，衣着体面的身影在会场前方站定。似乎是一位颇受瞩目的权威人士，大家像是都商量好了似的噤声侧耳、留心观瞧。克拉通没有听清主持人宣布的名字，后面的话倒是一字不漏，“……第二副主席，执委会成员。”

新发言的代表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也不煽情，“是我提议禁止旁听的，并得到了几位执委的支持。目的就是让大家清楚：可以畅所欲言，不会记录在案，也许还能杜绝场外的以讹传讹。我还应该提一句，这个安排是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英格莱姆医生，强烈反对的。”

主席台上的英格莱姆医生愤愤不平地厉声质问，“你到底怕什么被牵扯进来？纠缠不清？”

衣着体面的那个人也不搭理他，继续说道，“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种族歧视的厌恶绝不逊于任何人，我的一些最……”他顿了顿，略显犹豫，“……最亲密的同伴就是那些有着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我同英格莱姆医生一样，对昨天的事件感到遗憾。此刻，我只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与英格莱姆医生意见相左。让我借用他的比喻吧，英格莱姆医生的意见就是要把痛牙连根拔除。而我的观点，是对令人不快但只是局部感染的牙齿，采取更加温和的治疗手段。”场下笑声微漾，发言人对此也满意地笑了笑。

“我不相信，那位不幸缺席的同人，尼古拉斯医生，能从全体罢会的愤然离去中得到丝毫助益。而如此贸然行事，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损失。进一步讲，既然我们是关上门说自家话，我不妨直言，我不认为宽泛的种族关系问题和我们这个专业组织的业内行为有多少非要牵扯上的关联。”

会场后排一个声音不太认可，“这当然和我们有关联！难道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吗？”不过，孤掌难鸣，这句抗议被石沉大海。会场

上大多数人只是专注倾听，无人响应。

发言人摇了摇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或支持或抵触，那都应该是个人意愿。当然了，我们必须在必要的时候，支持我们自己的人。而且就尼古拉斯医生的这个事情，我还会提出一些建议，大家也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但是除此之外，我绝对赞成英格莱姆医生的说法：大家都是专业的医学人员，应当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再顾忌其他。”

英格莱姆医生气得直跺脚，“我并不是真的要那么做！我只是指出，这是过去有些人的观点。我本人恰好是强烈反对的。”

衣着体面的那个人耸耸肩，“可你刚才就是那么说的。”

“我说的话可没有你的那种言外之意，你在断章取义，歪曲我的言论！”小个子的英格莱姆两眼怒火直冒，冲着会议主持嚷道，“主持人先生，我们现在倒是有空在这儿耍嘴皮子，说些不痛不痒的‘不幸’‘感到遗憾’什么的。难道大家真的觉得这只是个小问题吗？难道大家不觉得我们是在讨论着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吗？如果你们昨天也在场，像我一样亲眼见证了那是将怎样的一种羞辱强加于我们的一位同人、一个朋友、一个好人……”

此时，会场里响起了抗议的声音，“秩序！秩序！”主持人拿起小木槌敲了几下。抢白的英格莱姆医生满脸通红，极不情愿地收声住口了。

“体面”人有礼貌地询问着，“现在我能继续了吗？”主持人点了点头。

“非常感谢，先生们，简单说说我的建议吧。首先，我提议今后的会议我们应该选好适当的会场，让尼古拉斯医生及其种族之人能够顺

利参会，免受到质疑和尴尬。我想有不少地方可以去，我们这些非有色人种肯定也会接受的。其次，我提议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家饭店驱逐尼古拉斯医生的行为。这之后，我们就还是按照原计划开会吧。”

主席台上的英格莱姆医生摇着头，对此难以置信。

发言人看着手中的一张单页纸，“会同几位执委共同拟定，由我起草一项决议……”

克拉通在他居高临下的“鹰巢”里已懒得再听下去了。决议本身就是一张废纸，其内容不听自明，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过后在搞来文本即可。他观察着下面的参会代表——这些颇有教养的高知人群。克拉通觉得，那一张张大众面孔上，普遍洋溢着解脱的神情。就是解脱，他的判断应该没错——从英格莱姆医生所坚持的那种异乎寻常、令人不安的行动需求中解脱了出来。慰藉之言以民主的方式，一本正经、信誓旦旦地激昂而出，给大家都行了方便，给了出路。这就让解脱变得既平复了愧疚的良心，又驱走了罢会的不便。不过，也不都是人云亦云，也有一些言辞温和的抗议。还有一名代表明确表示支持英格莱姆医生，可惜好景不长，过眼烟云而已。接着，会议便定下了基调，貌似将会成为持久冗长的关于决议措辞的大讨论。

《时代周刊》记者现在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他意识到，除了其他的种种不适外，他已经在冷气管道里待了近一个小时了。然而，天道酬勤，收获颇丰。他已经在现场采集到了活生生的素材，剩下的就交给纽约妙笔生花的撰稿人添油加醋地尽情发挥吧。他还感到，本周的辛劳不应该再被残忍地砍掉了吧。

---

1.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

6

几乎禁止旁听的大会一结束，彼得·麦克德莫特就获悉了牙医大会将继续驻店召开的决定。由于此会对于饭店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所以他派遣了一名会务部职员驻守在王妃沙龙厅外，并叮嘱他，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回报。刚刚几分钟之前，那名职员就打来了电话，他从散会后代表们的谈话中得知，罢会的提议被否决了。

彼得觉得，如果从饭店的利益出发的话，他本应该高兴才对。不过恰恰相反的是，他却感到很压抑。与此同时，他也很担心英格莱姆医生现在的心境，他可是铁了心要勇往直前的，现在却一头撞到南墙上。这种挫败和打击，他能受得了吗?

彼得想起了昨天沃伦·特伦特对形势辛辣嘲弄的估计，现在看来还真被他不幸言中了。真是天意弄人，想一想都让他觉得既讽刺又可悲。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去向这位饭店老板“恭喜道贺”吧。

当彼得来到行政套房的总经理办公区时，克丽斯汀从案头仰首凝望，并露出暖心一笑。这让彼得一下子就忆起，昨夜他是多么想和她互诉衷肠啊。

克丽斯汀大大方方地询问，“聚会还好吗？”彼得一个愣神差点儿把她逗乐了。“你不会又忘了吧？”

彼得摇摇头，“一切都好。不过，我却爽了你的约，我还在为这件事烦闷呢。”

“已经过去24小时啦，你就别再自怨自艾了。”

“如果你有空，我可不可以今晚向你赔罪啊。”

“这么多人请我啊！”克丽斯汀巧妙地回绝，“今晚威尔斯先生请我吃饭。”

彼得眉毛一挑，也不知是惊讶还是失望，“他康复了吗？”

“好多了，但还不能离开饭店，所以我们就在这儿聚一聚。你下了班，不妨过来一起呀？”

“我有空就去。”他示意了一下饭店老板办公室紧闭的双开门。“老头子在吗？”

“你可以进去，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最好别给他带来坏消息，他今天早上好像有点儿不开心。”

“我有些喜讯也许会让他开心一下的，牙医们刚刚否决了撤出的提议。”接着，他就变得有些严肃了，“我想你可能已经读过纽约的报纸了。”

“是的，我读过了。我只能说咱们这是罪有应得。”

彼得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我也看了本地的报纸，”克丽斯汀有些多愁善感，“那场可怕的肇事逃逸案仍无进展，我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

彼得也被感染得悲天悯人起来，“我也是。”三晚前的那一幕又一次猛然填塞了他的脑海：路障、被强光灯照明如昼的路面、面沉似水的警察仔细地搜寻着线索。他现在开始怀疑，警方是否真的有能力追查出肇事司机及车辆。虽然他不希望是这样，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车和人很有可能已经躲过了探查，逃之夭夭了。这又让他想起了另一

宗案件，一定要记得过后问一问奥格尔维，经过了一夜，饭店盗窃案的调查是否有了进展。真是一环套着一环，想到这一层时，让他突然为之一惊。在这之前，饭店警卫长到底在干什么？怎么没听到他的任何汇报呢？

他最后朝克丽斯汀笑了笑，随后就敲了敲门，进了沃伦·特伦特的办公室。

饭店老板对于彼得带来的消息几乎是置若罔闻，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沃伦似乎陷入个人的某种遐想之中，根本懒得把思绪拉回来。彼得感觉沃伦似乎想和他谈谈另一个话题，不过老头子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只是用最简短的交流把彼得打发走了。

> > >

艾伯特·威尔斯真是未卜先知，克丽斯汀在心中暗想，他竟猜中了彼得·麦克德莫特今晚会约她。她一时有点儿后悔，不该故意安排别的约会。

刚才与彼得的一番交流，让她想起了昨天定下的计策，此计可以让艾伯特·威尔斯请一顿花钱不多的平价晚餐。于是，她便给主餐厅的主管麦克斯打了个电话。

“麦克斯，”克丽斯汀先来一个下马威，“你们的晚餐价格高得可太离谱儿啦。”

“可这不是我定的啊，弗朗西斯女士。有时候我还真觉得，要是由我来定才好呢。”

“最近晚上人不多吧？”

“有时候，”餐厅主管借机倒苦水，“我觉得我真的是望眼欲穿啊。我跟你说吧，弗朗西斯女士，现在的客人都精明得很。他们算是明白了，咱们这样的饭店只有一个中央厨房，在饭店里的任何一个餐厅用餐，他们都能吃到同一批厨师用同样做法烹制出来的菜品。所以，人家为什么不在价格低的地方吃同样的菜呢？就算服务差点儿也划算呀。”

“我有一个朋友，”克丽斯汀终于切入正题，“一位年长的绅士，威尔斯先生。他比较喜欢咱们主餐厅的那种服务，我今天要在你们那儿和他共进晚餐。我想请你帮忙，确保他的账单不要太贵，但也不能太便宜，那样他就会起疑心了。把差价记在我的账上吧。”

餐厅主管咯咯一笑，“宝贝！你就是我希望交往的那一类女孩。”

克丽斯汀并不领情，“要是跟你，麦克斯，我才不会这么做呢。谁不知道你可是在咱们饭店富豪榜上排前两名的人啊。”

“那另一个人是谁？”

“不是赫比·钱德勒吗？”

“你把我和他相提并论，可就不是恭维我了。”

“不过，你不会气得不关照威尔斯先生了吧？”

“你放心吧，弗朗西斯女士。到时候看过账单，他会以为是在自动贩卖餐厅里吃的饭呢。”

克丽斯汀挂上了电话，想到麦克斯随机应变、机敏圆滑的样子，就不禁发笑。

> > >

彼得·麦克德莫特又把奥格尔维留下的便笺仔细地读了一遍，心中咆哮翻滚的怒火夹杂着难以置信的疑惑。

他和沃伦·特伦特简单交流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发现了躺在自己办公桌上的这张便笺。

从便笺上的日期和时间戳记上可以推断，这是昨天夜里留在奥格尔维办公室里的，以便今早的内部邮件收取及递送。同样可以推测出来的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那个时候留下便笺，摆明了就是让他在收到后也无计可施。最起码，对便笺所涉内容暂时除了听之任之以外，毫无办法。

便笺所述如下：

彼得·麦克德莫特先生：

主题：请示休假

因个人急事所迫，本人恳请从早7点起，休假4日，立刻动身。

已叮嘱饭店副警卫长威·法因根，关于盗窃案再生之防范和应对之策，等等。其他事物皆可由其妥善处置。

本人将于下星期一返回岗位。

您忠实的，
特·伊·奥格尔维
饭店警卫长

彼得越想越生气。奥格尔维昨天还推断，职业惯偷极有可能藏匿店中并伺机再次出手，这还不到24个小时他居然就先放手不管一走了之了？当时，彼得还一再要求警卫长在饭店驻留几天，可那个“肥桶”就是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看来，奥格尔维那个时候就已打好了算盘，几个小时后就要开溜了，还藏着掖着怕人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呢？肯定是怕彼得横加阻拦，他又懒得多费口舌，更怕也许还会耽误他的事吧。

彼得分析着，便笺上的那句“因个人急事所迫”十有八九所言非虚。就算他大肆吹嘘和老板沃伦·特伦特多么亲密无间，他也知道，先斩后奏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个时候还敢不辞而别，那回来可是免不了要被好好惩治一番的。既然如此决绝，那一定是急得不能再急了。

但是什么私事会把他急得如此不计后果呢？明人不做暗事，肯定不是什么敢放在台面上直说的光明磊落之事，否则就不会讳莫如深地耍这种把戏了。即便在饭店里公务缠身，可一旦员工真要是碰上了个人的燃眉之急，饭店也会通情达理地给予方便的。这也是饭店长久以来，一向奉行的人文关怀政策吧。

既然有如此便利正当的政策却不敢加以利用，那么奥格尔维所急之事应该就是见不得光的。

见不得光又如何，彼得觉得跟自己还真没太大关系，只要没影响到饭店的正常运转，自己还真懒得搭理他呢。不过，现在和饭店扯上了关系，彼得的好奇心只能义不容辞地缠上这位警卫长了。他决定还是得费点事查一查这家伙到底去了哪里，以及为了什么必须离开。

他按铃呼叫弗洛拉，等她一进屋就把便笺拿了起来。

弗洛拉的脸色也不好看。“我读过了，估计你被气坏了吧。”

“尽你所能，”彼得下了“通缉令”，“把他给我找出来。试试给他家里打电话，然后把咱们知道的、他可能在的地方都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人今天见过他，或是有没有谁要见他。留下信说，我要找他。如果你找到了他，告诉我，我亲自跟他谈。”

弗洛拉都一一在记事本上记下。

“还有一件事，给车库打个电话。我昨晚碰巧经过饭店，我们这位老伙计是凌晨一点钟左右从车库开车出去的，还开着一辆捷豹车。他可能会跟某人说过要去哪儿的。”

弗洛拉领命而去，彼得又把副警卫长法因根叫了过来。干瘦的副警卫长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于彼得心急火燎的问题，他要想上半天，再慢吞吞地拉长调子给予回应。

不。他根本不知道奥格尔维先生去哪儿了。直到昨天很晚的时候，他的这位顶头上司才通知他，今后几天的工作由他全权负责。他只知道，昨晚整个饭店通宵巡逻从未间断，不过没发现任何可疑行动，早上也没有任何擅闯客房的报告及投诉。新奥尔良警方没有什么新消息。法因根会遵照麦克德莫特先生的指示，亲自与警方联系，积极配合协同作战。当然。如果法因根一旦有了奥格尔维先生的消息，会立刻通知麦克德莫特先生。

打发了法因根后，彼得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不过，他此刻对奥格尔维仍是怒气冲天。

几分钟后，怒气还未散尽，弗洛拉又通过办公室对讲机，传过话来，“玛莎·普雷斯科特应召女在二号线，找你。”

“你就说我很忙，我过后会打给她。”彼得转念一想，又变了卦，“别费事了，接过来吧。”

他拿起电话，玛莎愉悦的声音瞬间响起，“我听见啦。”

彼得非常生气，决定必须要时常提醒弗洛拉，开着对讲机的时候，就应该把电话的“保留”键先关掉。“真对不起，”彼得连忙赔不是说好话，“和昨天那个美妙的夜晚相比，今天早上真是太差劲儿了。”

“我敢打赌，当饭店经理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刚才那样快速转换、恢复如常吧。”

彼得感觉到了话筒那边的迟疑，随后玛莎还是追问了一句，“真的那么美妙吗？我是说昨晚。”

“真的，真的非常美好。”

“那就好！那么，我就要信守承诺啦。”

“在我的印象里，你好像已经做到了。”

“不是那个，”玛莎说道，“我答应过你的新奥尔良历史啊，今天下午咱们就开始吧。”

他本来想拒绝，就说饭店脱不开身吧。不过，他听到了内心的呼唤：想去，想见她。那为什么不呢？他每周都有整整两天的休息时间，可他却很少享受这项权利。最近，他还在工作时间之外加了不少班，偷得浮生半日闲，也应该说得过去吧。

“就这么定了，”随心而动让他也有了心思妙语连珠，“看看从下午2点到4点，我们能让历史走回几个世纪。”

7

在早餐前的祷告时，柯蒂斯·奥基夫发现自己竟然有两次走神了。他很熟悉这个信号，心中不安之时就会这样。他也没太苛求自己，只是简单地和上帝道了歉。毕竟不安是因为他来自本能的勇往直前，也许这正是上帝捏塑的饭店大王在天性中的一部分呢。

不过，这也让他聊以自慰，想来也好，在新奥尔良，他再熬上最后一天就可以功德圆满了。他今晚就会赶回纽约，明天就到意大利。他和多萝西在那儿的目的地是那不勒斯，奥基夫在那里也有自己的饭店。除了换一个环境外，毕竟回到自家饭店会更舒服些。柯蒂斯·奥基夫从来就没搞懂这一点，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诋毁他的饭店：你就算环游了世界，但只要住在奥基夫的连锁饭店里，那就跟没离开美国一个样。尽管他还挺钟情到国外走走的，不过他更喜欢周围是他熟悉的环境——美国式的装点陈设，只允许一点点儿的当地风情融合其中；美国式的抽水马桶；美国式的食物以及大部分时间里，要有美国的人民。在奥基夫打造的帝国城堡里，这些东西样样不缺。

也许再过一周，他又会耐不住性子想要离开意大利了，就像此时在新奥尔良待腻了一样。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他的城堡遍布天下，他可以去的地方多得是——泰姬陵奥基夫饭店、里斯本奥基夫饭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奥基夫饭店、哥本哈根奥基夫饭店等。“元首”的驾临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对连锁饭店的经营一锤定音，不过还是能让饭店大赚一笔，就像教皇的逗留能使一间大教堂“香火”旺盛一样。

过后，他当然还会回到新奥尔良，但大概要一两个月之后了。那时的圣格里高利大饭店——该叫奥基夫——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了吧，也该翻修重塑成奥基夫帝国的新样板店。他出席的落成大典将会是凯歌高奏、锣鼓喧天的盛会；市民们欢声笑语、弹冠相庆；报纸、电台、电视争相报道，全媒体地毯式覆盖。通常为了烘托这样的盛况，他还会带来名人助阵团，其中还包括好莱坞明星呢。请到他们其实不难，白吃白喝白旅游，还能轻轻松松捞大钱，谁会不愿意呢?

一想到这些，柯蒂斯·奥基夫就有点儿迫不及待了，盼望着这些事情能尽快实现。可着急的狐狸暂时吃不着葡萄，这让他心中多少有些沮丧。沃伦·特伦特对于两晚前所开的条件到底接不接受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接到那个老家伙正式的缴械电话呢？现在，星期四的上午都过去一半了，离商定的正午截止时间还有不到90分钟。看来，这个圣格里高利现任的所有者还不死心，一定是因为这个老家伙自身的原因，要死扛到最后才肯松口吧。

奥基夫终于坐不住了，来回在套房里踱来踱去，静不下来。早在半个小时前他就给了多萝西几百美元的大钞票，打发她逛街购物去了。他叮嘱多萝西，应该买些轻便的薄衫。因为那不勒斯比新奥尔良还要热，而且，他们到纽约后应该就没时间再买东西了。多萝西对他的恩赐感激不尽，她总是这样感恩戴德，却看不出有多么兴高采烈，这还真让奥基夫有些摸不着头脑。跟几百美元相比，昨天他只花了6美元，让二人乘船来了一次绕港航游，当时多萝西的兴奋劲就别提了，比花了6万美元还开心。女人心啊，他颇有感慨，真是海底针，她们真是一群神秘莫测的生物。

他驻足窗前，向外张望，突然客厅另一边的电话响起。他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去，急急忙忙拿起话筒。

“喂？”

他多么希望那是沃伦·特伦特告饶的声音，可事与愿违，一名接线员通知他，这是长途电话。不一会儿汉克·兰尼兹乐那慢吞吞伴着鼻音的加州长调腔，从电话的那边传来。

“是奥基夫先生吗？”

“嗯，我就是。”心中的焦虑让柯蒂斯·奥基夫一时间多少丧失了些理智，真希望他这位西海岸的代表能明白，在24个小时内打两遍电话是多么没必要啊。

“我有天大的喜讯要汇报。”

“什么消息？”

“我为多萝西签了一份合同。”

“我好像昨天跟你说明白了吧，我要你为拉希小姐做特别的安排。”

“您期待的特别是怎样的呢，奥基夫先生？这个可以算是最特别的了，真是要破纪录了。多萝西真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说说看。”

“大导演华特·寇松要翻拍《浮生若梦》，您还记得吗？我们投过钱的。”

“我记得。”

“昨天我才挖到一条消息，华特需要一个女孩，演当初大明星安·米勒年轻时饰演的那个角色呢。那可是一个戏份不少的黄金配角呀，太适合多萝西了，像穿紧身胸罩很适合她一样。”

柯蒂斯·奥基夫又焦躁了起来，心中挺不乐意的，他希望兰尼兹乐能谨慎用词。

“我想应该有试镜吧。”

“当然得有啊。”

“都还没试镜呢，你怎么就知道寇松导演会同意启用多萝西？”

“您没开玩笑吧？可别低估了您的影响力呀，奥基夫先生。多萝西没问题，而且我还请来了桑德拉·斯特劳恩来配合她呢。您知道桑德拉吧？”

“知道。”奥基夫太知道桑德拉·斯特劳恩了，她在电影界可是大名鼎鼎、算得上最成功的表演指导之一。别的成就不用多提，单单一项记录就很辉煌。她有胆量接受有影响力的赞助商推荐的一些无名女孩，并能把她们改造成票房女王。

“我真为多萝西高兴，”兰尼兹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一直都挺喜欢她这个小女孩的。不过只有一件事可能麻烦点儿，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要多快？”

“昨天，他们就让多萝西过去了，奥基夫先生。不过，一切都没问题，其他的安排也没问题。”

“什么其他安排？”

“珍妮·拉马什呀。”汉克·兰尼兹乐有点儿拿不准了，“您没忘吧？”

“没忘。”奥基夫当然记得，那位深色肌肤、机灵迷人的瓦萨毕业生，早在一两个月前就把他的魂儿给勾过去了。但是，昨天和兰尼兹

乐谈完后，他暂时搁置了对她的想法。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奥基夫先生。珍妮今晚飞纽约，明天在那儿和您会合。我们把多萝西去那不勒斯的预订都改成珍妮的了，那么多萝西就可以从新奥尔良直飞过来。很简单吧？”

真的是太简单了。事实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以至于奥基夫都觉得这个安排无懈可击。可他心中却很纳闷儿，为什么想在计划中找出一点儿不妥之处呢？

“你敢保证，拉希小姐肯定能拿到角色吗？”

“奥基夫先生，我以逝去家母的名义起誓，绝对没问题。”

“你妈妈还健在呢。”

“那就以我祖母的名义。”兰尼兹乐突然不吱声了，随后好像才突然觉悟似的，“要是您觉得和多萝西难以启齿的话，那就让我来跟她说吧。您只要出去几个小时，我来给她打电话，一切都没问题。这样就免了哭天抹泪，也不必说再见了。”

“谢谢。我自己可以处理。”

“那就随您心愿吧，奥基夫先生，我只是想帮忙。”

“拉希小姐会发电报，告诉你何时抵达洛杉矶，你会去接机吗？”

“那当然，能见到多萝西太棒了。那么，奥基夫先生，祝您在那不勒斯度过幸福时光，我可真嫉妒您能有珍妮啊。”

奥基夫一声不吭，直接挂了电话。

＞＞＞

多萝西上气不接下气地完成了采购的任务，大包小裹地满载而归。后面跟着一个咧嘴偷笑的行李生，差不多也是超载运行。

“我还得去一趟，柯蒂斯，还有不少呢。”

奥基夫粗暴地嚷道，“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递送的，你根本用不着自己拿。”

“哦，不过这更刺激啊！就像过圣诞节一样。”她又告诉行李生，“我们要去那不勒斯呢，在意大利。”

奥基夫给了行李生1美元，一直等着他离开房间。

多萝西把大包小包放下，一时真情涌动，飞身扑到奥基夫面前，搂住他的脖子在双颊两边各亲了一口，“你想我了吗？哇，柯蒂斯，我好开心！”

奥基夫轻轻地摆脱多萝西的拥抱，“来，我们坐下来，我正想告诉你计划有变，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我们要提前动身啦？”

他摇了摇头，“变化主要是跟你有关。事实是这样的，我的宝贝，你拿到了一部电影里的角色。这个我一直在争取呢，今天上午才得知，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注意到多萝西那天真的蓝眼睛正在凝望着他。

“我保证是一个不错的角色，事实上，是我坚持要求才争取到的。如果进展顺利，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你会以此为契机大红大紫起来的。”柯蒂斯·奥基夫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很空洞、太虚伪。

多萝西慢慢地说着，“我猜你的意思是……我该走了。”

“很遗憾，我的宝贝，是这样的。”

“很快？”

“恐怕是很快，明天。明天上午，你直飞洛杉矶。汉克·兰尼兹乐会去接你。”

多萝西缓缓地点了下头，算是同意吧。她不经意地抬起一只手，纤细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探向脸庞，将一缕秀发向后捋顺。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可就像多萝西许多的小动作一样，一颦一笑百媚顿生、举手投足醉心迷情。奥基夫一想到汉克·兰尼兹乐和多萝西在一起的情景，竟意气用事地嫉妒了起来，一阵刺痛酸楚在心中泛起。兰尼兹乐这个人，一直以来都在为奥基夫牵线搭桥。老板看中的女人大部分都是他拉来的，也算是兢兢业业不辱使命。而且就算让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也绝不敢对雇主相中的女人有任何非分之举。不过，那只是在老板宠爱之前，如果那之后……那之后就是另一码事了。奥基夫连忙把思绪掐断，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宝贝，失去你对我是很大的打击。不过，我们不得不为你的未来着想。”

“柯蒂斯，一切都很好，我也很好。”多萝西的眼睛却始终凝视着他。尽管那绝对只是天真无邪的目光，可奥基夫总荒谬地觉得，那是一双可以剥离伪装直击真实的眼睛。“我真的很好，一切都很好，你不必为我担心。”

“我希望，那个电影的角色，也许能让你更开心一点儿。”

“我很开心啊，柯蒂斯！哇，我真的很开心！你一直在让我很开心啊，一直在为我做着最甜蜜的事呢。”

多萝西的这个反应让奥基夫心安理得了起来，倒觉得之前的空话也未必虚伪。“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相信你能行的，而且我会密切关注你的星途呢。”他决心痛斩情丝，把心思转移到珍妮·拉马什的身上去。

“我猜……”多萝西的声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哽咽。“我猜你今晚就会走了吧，在我之前就会离开。”

奥基夫当机立断，一口否决，“不，飞离计划更改，我今天不走了，明天上午再走。对我俩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我要陪你共度良宵。”

多萝西感激地扬起头深情凝望。正在这时，电话铃声“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奥基夫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终于摆脱“缠绵悱恻别亦难”的气氛了，他抓起了电话。

“奥基夫先生吗？”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响起。

“是我。”

“我是克丽斯汀·弗朗西斯，沃伦·特伦特先生的助手。特伦特先生委托我询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他想亲自去拜访您。”

奥基夫看了看手表，离正午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好，”他立刻应允，“我也很想见见特伦特先生，请转告他，现在就可以过来。”

放下电话，他微笑着对多萝西说道，“我的宝贝，看来咱们俩都有喜事，双喜临门。你有你的星光大道，而我，很快就有新店开张了。”

8

时间拉回到大概一个小时之前，行政套房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沃伦·特伦特把自己囚禁在紧闭的双开门后，深陷在椅子里的同时，也让自己深陷在烦乱的思考中。今天上午，他有好几次都伸手去抓电话，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柯蒂斯·奥基夫，他接受其转让饭店的条件。现在，他已黔驴技穷，似乎再也没有任何耽搁的理由了。雇工兄弟会是他可以选择的注资来源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沃伦·特伦特本来企图借此摆脱被奥基夫巨兽吞噬的命运。可是，兄弟会无礼、断然的拒绝却最终变成了压垮骆驼后背的最后一根夺命稻草，也彻底粉碎了他最后的抵抗。

可是每一次，沃伦·特伦特都又会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名死囚，已经被判了死刑，可他还有选择在此之前自行了断的权利。不过，既然已经接受了这无法抗争的命运，他意识到，哪儿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解甲归田的时候到了，能做的就只有拱手交出对饭店的所有权了。但是，人类的本性驱使着他紧紧地抓住残留的分分秒秒不肯放手，他想一直磨蹭到一切希望化为泡影，所有出路仅剩一条的时候为止。话又说回来了，难道现在不正是这样的时候吗？

他已经抛下了打光子弹的枪支，就在下一秒即将举手投降之际，彼得·麦克德莫特的到来让那最后的一秒暂时定了格。麦克德莫特汇报了牙医大会继续驻留的决议，而这一事实，沃伦·特伦特在昨天就已料定，所以也没让他感到多么惊喜。然而，这一喜讯却让他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似乎整件事情离他都是那么遥远，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麦克德莫特离开后，他的心情居然一下子舒畅了起来。

此后，他便陷入欢愉的遐想回忆之中，他尽情享受着过往荣耀所带给他的喜悦和满足。那并不是很久之前，那个时候，他的饭店还很受伟人和大人物们的追捧。总统、君王、名门望族、精英名媛、权贵富豪、著名的和非著名的专业人士，都曾是饭店的座上宾、房中客呢。他们本身就值得关注，事实上也是走到哪儿都吸睛夺目。而且，这些精英名流就像风向标、吸铁石，住过的地方总会引来众人纷纷效仿追随。所以，那时候的圣格里高利大饭店，是饭店住客心中的麦加城、雷音寺，也是沃伦手上货真价实的印钞机、摇钱树呢。

当回忆变成了仅存的或者似乎是仅存的全部之时，好好享受它才是上上策。沃伦·特伦特希望，在这余下的几个小时里，能让他在饭店当家人的位置上再多坐那么一会儿，不受任何干扰地坐一坐、回忆一下。

然而，希望再一次落空了。

跟平常一样，感受到了老板的负面情绪，克丽斯汀·弗朗西斯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埃米尔·杜梅尔先生想跟您谈谈，我本不想打搅您，不过他执意要谈，说有急事。”

特伦特闷哼了一声，心中思量着，眼看就要死透了，秃鹫们也该在一起聚聚喽。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这位埃米尔·杜梅尔行长所统领的工商银行，还有大笔资金被圣格里高利占用着呢。不过，成也杜梅尔，败也杜梅尔。也是这家工商银行在数月前拒绝了他延期还贷的请求，同时还驳回了注入更多资金的建议案。现在好了，杜梅尔和他的高管们没什么可担忧的了。转瞬将至的吞并交易一完成，他们的钱就能回笼了。沃伦·特伦特觉得杜梅尔是想向他要一颗定心丸，既然如此，给他便是。

沃伦伸手就要拿电话。

“不是电话，”克丽斯汀的通禀也很讲策略，“杜梅尔先生亲自过来了，正在门外恭候呢。”

沃伦·特伦特愣住了，大吃了一惊。这可太稀罕了，埃米尔·杜梅尔可是通常只待在他那座银行堡垒里，很少会出门，今天是什么风还让他亲自拜访了呢。

没一会儿，克丽斯汀就将来者引入，离开房间并关上了门。

埃米尔·杜梅尔是一位胖墩墩的矮个子，谢顶的脑壳上只剩下一圈蜷曲的白发。这位老先生虽然有着土生西裔克里奥尔人的纯正血统。不过，和西班牙的堂·吉诃德那消瘦的形象相去甚远，却怎么看都像是从《匹克威克外传》里走出来的那位大腹便便的匹克威克老爷。杜梅尔本身那炫耀自大、挑剔多事的举止神态和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还真挺匹配。

“很抱歉，沃伦，没预约就冒昧地前来叨扰。不过，十万火急，实在没有时间拘于小节了。”

两人草草地握了握手，饭店所有者便挥手请来者坐下。

“有什么事？”

“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想还是按部就班地从头说起吧。首先，请接受我的道歉，没能通过你申请贷款的要求。很不幸，您要求的资金数额和条件我方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而且和我们既定的政策大大背离呢。”

沃伦·特伦特也不表态，只是应付地点了点头。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个银行家，却也从来不会愚蠢地低估这位奸雄的能耐。别看他貌似蠢笨做作、大大咧咧，还靠着这种形象哄骗麻痹了不少人，但在他虚假的皮囊里却隐藏着一只狡诈能干的老狐狸。

“不过，鄙人此次前来就是实心实意地希望能弥补之前那些冒犯失礼之处。”

“这个嘛，”沃伦·特伦特可不吃这一套，“是天方夜谭吧。”

“我们试试看。”银行家从随身携带的超薄公文包里拿出了几页格子纸，首页用铅笔标记着：“我的理解是，你已经接受了奥基夫连锁饭店开出的条件。”

“你用不着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来告诉你这些吧。”

银行家笑了笑，“你不介意跟我说说开出了什么条件吧？”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埃米尔·杜梅尔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想竞价。”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更不应该跟你说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同意今天正午就给奥基夫回话，准备接受他的出价了。”

“正因为我得到的消息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只好冒昧登门造访了。还得说明一下，很抱歉没能早点儿赶过来，毕竟收集整合信息、接受指令还是挺费工夫的。”

这最后一刻的“橄榄枝”，尤其是由工商银行出面参与的竞价并没有让沃伦·特伦特太过激动。他觉得这就是本地的一帮投资商在搞鬼，他们凑合到一起琢磨着低买高卖谋取暴利，现在让杜梅尔出头，来做一个读秒低买代言人而已。不过，他们再怎么咬牙跺脚，也不会提出比奥基夫更优厚的条件了，沃伦·特伦特自身的地位，也不太可能有任何改观。

银行家又看了看铅笔写的那几页格子纸。“我的理解是，奥基夫连锁饭店开出的价格是400万美元，其中的200万以抵押续约为条件计为延期偿还的抵押贷款。余下的款项中，有100万美元的现金会直接支付给你，最后的100万美元将会以奥基夫连锁饭店新近增发股票的形式给付。还有一条附带的传闻，在有生之年里，可以保留你个人在此住所的居住权。”

被抖出老底儿的沃伦·特伦特一下子怒火上蹿脸涨通红，握紧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见你的鬼去吧，埃米尔，少给我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让你有所误会的话，那我向你道歉。”

“我的老天啊！既然你都已经知道得如此详细了，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坦率地讲，”杜梅尔似乎也是一个实在人，“我只是希望得到您本人的确认，再者，告诉您我开出的条件多少要好那么一点点儿。”

沃伦·特伦特觉得自己中招了，掉进了老套而初级的陷阱里。

但更让他恼火的是，杜梅尔竟然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妥。

很明显，是柯蒂斯·奥基夫的阵营里出了内奸，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参与奥基夫高层秘密决策的某个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算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啊。柯蒂斯·奥基夫是刺探商情的高手，安插内线是他惯用的商业伎俩。窥探别人反倒被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可是贻笑大方的事呢。

“到底怎么好一点点儿呢？还有，到底是谁开出了这样的条件？”

“可以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现如今我还没得到可以透露出价人身份的许可。”

沃伦·特伦特不满地哼了一声，“我只和眼见为实的人做生意，从不跟看不见摸不着的鬼影子交易。”

“我可不是什么鬼影子，”杜梅尔针锋相对地提醒他，“况且有银行给你撑腰呢，我担保这绝对不是镜花水月，而是诚心诚意的交易。能请动银行出面来谈的人物，那本身的信用可都是铁打的。”

饭店所有者虽然还是对刚才那种看扁人的试探耿耿于怀，不过还是想看看葫芦里的药，“我们就直接亮底牌吧。”

“正有此意。”银行家又翻了翻他那几页纸，“基本上，我的委托人开出的竞价和奥基夫连锁饭店的没什么两样。”

“既然你们都知道奥基夫的出价了，那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有些方面，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从两人会面算起，沃伦·特伦特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上心了，对银行家要说的话越来越感兴趣。

“首先，我的委托人无意斩断圣格里高利大饭店和您个人之间的骨肉联系，也不会把你排斥在它的财务体系之外。其次，如果经营收支方面允许的话，我的委托人还是倾向于将饭店作为独立经营店，并保留现有的风格特色。”

沃伦·特伦特紧紧地攥住椅子把手，瞥了一眼右侧墙上的钟表，现在，差一刻钟就要到正午了。

“不过，他们强调要持有普通股本中半数以上的流通股，这也算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主要是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控制，因此你本人将退居为第二大股东。还有一个附带的要求，就是需要你立即辞去总裁兼总经理的职务。可不可以麻烦你让我先喝杯水？”

沃伦·特伦特从桌上的热水瓶里倒了满满一杯的水。“辞去职务的话，你们觉得我该干什么呢？餐厅勤杂工？或许助理门童？”

“那不太可能。”埃米尔·杜梅尔抿了一口水，然后就端详着杯中之物。“我总是惊叹于此，每每想起都会颇有感触，把我们那淤泥翻滚、浑浊不堪的密西西比河变成如此爽口甘甜的清水，是多么卓越非凡的成就啊。”

“说下去！”

银行家笑了笑，“我的委托人建议，你辞职后应立即推举你为董事长，最初是两年任期。”

“我看，那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吧！”

“也许是吧。不过在我看来，似乎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难道你更乐意把这个职位让给柯蒂斯·奥基夫先生吗？”

饭店所有人一声不吭了。

“我还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我的委托人让我转告你，涉及在此处居留的个人请求，将等同于奥基夫连锁饭店承诺的条件。现在，关于股份转让及新资注入的问题，我将向你做详细解释。”

银行家滔滔不绝地开讲了，时不时地看上一眼那几页格子纸。而沃伦·特伦特却有一种疲惫和恍惚的感觉。渐渐地，一件许久之前的尘封往事浮出脑海。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有一次到农贸集市上去玩。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几枚一美分硬币，被小沃伦死死地攥在他的手心里，不过后来，差不多都“喂”给了电动投币马。最后一枚硬币他准备用作风险投资——搏一搏名为“险中求”的竞步赢奖游戏。

“险中求”这种游戏早就被打入了冷宫，他觉得现在应该是没什么人再玩了。他只记得游戏是在一个平台上，平台的地板是那种带着好多铰链的活动地板，总是不停地活动。一会儿上翻、一会儿下探、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又向前又向……反正走在上面，眼前的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平整的。只要一枚一美分的硬币，就得到了险中求奖的机会。不过，需要历经“颠沛”，冒着随时摔落的危险到达平台远端才可获奖。如果中间掉下来的话，就只好离开了。开始的时候，小沃伦似乎还觉得挺刺激的，不过他记得就快要到终点时，他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下来，退出这个游戏。

过去的几周也像“险中求”这个游戏一样。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异变突起，脚下的地板突然就塌了下去。接着又在他即将掉下去时上翘起来，希望之光重新在眼前晃悠，然后呢，再一次向下塌去。也是快到终点的时候，雇工兄弟会承诺给他平稳，不再“颠沛”了。可是呢，发了神经般的命运铰链又一次让地板突然塌陷。

地板现在又出乎意料地再一次平稳起来，而他现在想做的还是退下来，退出这个游戏。

可沃伦·特伦特知道自己的脾气。此一时，彼一时。过后他的想法还会改变，还会“不知悔改”地再次一心扑到饭店上，以前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但是此时，他感受到的只有解脱。无论如何，责任的重担都要移交出去了，现在只想下来，现在只想退出。而当他在享受到了解脱的放松感后，伴随而来的就是莫名的好奇心。

在本市的商界巨头中，谁会是埃米尔·杜梅尔背后的那个影子委托人呢？谁会对圣格里高利这么上心，即便冒着众所周知的财务风险，也愿意维持传统的独立经营模式呢？会不会是马克·普雷斯科特？这位百货商店的领导者已经伸出触角广通财源了，难道这次对饭店又产生了兴趣？沃伦·特伦特想起来了，过去几天听人提起过马克·普雷斯科特，他现在应该在罗马。也许这正好解释了他没有直接出面的原因吧。管它呢，沃伦认为，他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银行家把股份转让的细节说得很明白，听起来还很公平。和奥基夫的出价相比，银行家的条件虽然让沃伦·特伦特个人的现金所得相对少了一些，不过沃伦在圣格里高利的留存股本也基本可以填平现金亏付。而两相比较，奥基夫的条件却把他完全排斥在了饭店事务之外。

至于董事长的委任，可能只是给他一个象征性的荣誉头衔，没什么实权。好在他没有灰溜溜地被扫地出门，还可以作为饭店内部的一位“特许”旁观者，笑看风轻云淡、静观霜重雾浓。也算是虎瘦雄风在，颜面尚留存吧。

“这些就是基本的要点，”埃米尔·杜梅尔给出总体的结论，“至于竞价的可信度，我已经郑重声明过，由银行来担保。但毕竟空口无凭，我将用白纸黑字来保证这一点。今天下午就可以给你一份公证过的意向书。”

“如果我同意的话，整个过程什么时候能完成？”

银行家噘着嘴唇，思量了一番。“没有理由不能速战速决，起草合约费不了多少工夫。而且抵押期限迫在眉睫，也没时间磨蹭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完成。”

“是不是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就能知道是谁和我交易了？”

“这个嘛，”埃米尔·杜梅尔坦言，“是股份转让必须要求的。”

“如果明天就能揭晓的话，为什么现在不能说呢？”

银行家摇摇头，“我是奉命如此，无能为力呀。”

一句话就把沃伦·特伦特那一贯的火爆脾气又给激醒了，他琢磨着要冒冒险，坚持要知道幕后者是谁，准备以此作为让他同意的一个条件。接着，理智又开始压制他的臭脾气。如果那些承诺真的能兑现的话，是谁在幕后有那么重要吗？而且他觉得，因为这事喋喋不休地有点儿不值得。几分钟前的那种疲惫感，再一次占据了他的全身。

他叹了一口气，疲惫得似乎懒得再多说一句，只是应道，“我同意了。”

9

柯蒂斯·奥基夫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中的怒火汹涌着蓄势待发，真想一股脑儿地喷出来燃尽面前的沃伦·特伦特。

“你有何颜面站在这里？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告诉我，你已经把饭店卖给了别人？”

他们正在奥基夫套房的客厅里对峙。埃米尔·杜梅尔刚走，沃伦就让克丽斯汀·弗朗西斯给奥基夫打了那个求见的电话，现在他是赴约而来。而多萝西则一脸茫然地侍立在奥基夫的身后。

“有无颜面是你的想法，”沃伦·特伦特竟然心平气和起来，“就我而言，就是亲自过来通知你一声。我觉得你可能对后面的通知也会感兴趣的。我并没有把整个饭店都卖了，而是还保住了里面不少的股份呢。”

“那么，你早晚都得丢！”奥基夫怒不可遏，满脸通红。他想买的东西哪有得不到的？上一次遭到拒绝，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虽然他浸泡在怨恨失望的苦水里，但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真的是遭到了拒绝。“我向上帝发誓，一定要搞垮你。”

身后同悲同喜的多萝西伸出了手，拉住奥基夫的衣袖，“柯蒂斯！”

奥基夫猛地甩开多萝西的手，“你给我闭嘴！”他紧握双拳，太阳穴处青筋暴跳。

“你太激动了，柯蒂斯，你不能……”

“该死的！少管闲事！”

多萝西可怜兮兮地用眼睛哀求着沃伦·特伦特，这让他本要发作的怒气平息了下来。

他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悉听尊便吧。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一句，你并没有天授神权来强买强卖。同样，是你自愿找上门来的，可不是我非要请你来的。”

“你会后悔的，今天就会后悔！你和你们那些敢虎口拔牙的人，我管他是谁呢，你们就给我等着吧。我就要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把这儿夷为平地，把这儿搞垮。我今后的谋划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地方连同你一起碾成粉末。”

“那要看咱们两个能不能活那么久喽。”沃伦·特伦特克制得不错，连他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自控力真是很争气，可奥基夫却好像越来越压不住火了。“我们也许真的等不到那一天了，要实现你的愿望肯定是要花些时间的，而且这里的新人们也许会让你疲于奔命、欲速不达呢。”这作为嘴上占了便宜的一句回敬，虽然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不过他真的希望事实也会如此。

奥基夫愤怒地咆哮着，“滚出去！”

这可让沃伦·特伦特又有话说了，“这里现在仍然是我的地盘，虽然你是我这里的住客，在自己的房间里倒是有些特权，不过我可建议你不要滥用。”接着，他便很绅士地向多萝西欠了欠身，扬长而去了。

“柯蒂斯，”多萝西很是担心。

奥基夫好像根本就没听见，只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柯蒂斯，你还好吗？”

“你非得要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吗？我好得很！”他觉得光站着根本就不解气，从屋子这头噔噔噔地横冲直撞到另一头，再咚咚咚地折返回来。

“只是一家饭店而已，柯蒂斯，你有的是饭店。”

“我就要这家！”

“那位老人，只有这么一家……”

“噢，说得对！你当然会这么觉得。吃里爬外的蠢东西！”他的声音越嚷越高，简直成了歇斯底里的号叫。多萝西从来就不知道，他还会失控到如此程度，心里害怕极了。

“不要，不要这样，柯蒂斯！”

“我周围怎么都是蠢货！笨蛋，笨蛋，大笨蛋！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所以我得甩了你，找别人把你换掉。”

话刚一出口，奥基夫就后悔了。这些“泼出去的水”甚至把他自己都淋得冰凉，更别说多萝西了。同样，这冰冷的水也猛然浇灭了他刚刚还气焰高涨的怒火，一时间屋子里充斥着死一般的静寂。奥基夫想说些什么，最后只是嘟囔着，“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此后，周围又陷入了冰封的世界，寒冷而又孤寂。

泪眼婆娑的多萝西似丢了魂儿般地把手下意识地探向了自己的秀发，又是那个之前让他痴迷神往的小动作。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懂，柯蒂斯，不用你提醒我。”

她走进了毗邻的套房，在身后关上了房门。

10

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让“皇钥师”·米林一下子就驱走了萎靡，充满斗志。

上午，“皇钥师”返回了昨天购买道具的梅森·布兰奇百货商店。大商场就是好，服务周全、待客如宾，他根本不费什么周折就很快地拿到了退款。这可既让他甩掉了累赘，又消磨掉了无事可做的一个小时。不过，他昨天已经跟爱尔兰海峡区的那名锁匠约好了时间，现在他还得等上几个小时，那把特制的钥匙才能做好并交到他的手上。

正当他要离开梅森·布兰奇百货店时，好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在主层一楼的一座柜台前，一名衣着考究的女顾客正在翻找着信用卡，一串钥匙却被她不小心弄掉了，而似乎只有“皇钥师”注意到了钥匙的掉落。送上门的横财岂有不取之理。“皇钥师”又开始溜溜达达地踱到旁边的柜台，佯装选领带，一直等到那名女顾客离开。

他顺着柜台凑了过去，好像是刚发现自己遗失的钥匙，停下来捡到手上。他一眼就看出来，其中几把是车钥匙，而另外几把可能是房门钥匙。不过，最让他那双经验丰富的眼睛放光的是另外一个小东西——汽车牌照样式的小钥匙牌，这可是他最开始就注意到的。见多识广的“皇钥师”认识这种钥匙牌，只有那些提供失钥寄回服务的伤残退伍军人，才会把这种东西连同钥匙一起寄还给失钥车主。而从那块微型牌照上可以看出，这还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车牌号呢。

“皇钥师”还得先装一会儿拾金不昧的热心人，手里就这么明晃晃地拿着钥匙，急匆匆地追赶那位马上离店的女失主。如果刚才他的行为有人看到的话，现在一定会以为他是赶着还钥匙去了。

可是，刚汇入运河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就把钥匙握到了手心并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那个女人仍在他的视线内，“皇钥师”不远不近地跟在她的后面，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就这么走了两个街区，那个女人穿过运河街进了一家美容院。“皇钥师”从外面留心观察，只见她走到一名接待员跟前，待其查过预约登记簿后，便坐下来等候服务。心中一阵窃喜，“皇钥师”急急忙忙地打电话去了。

他先打了一个本地电话，得知所求信息可以从州首府巴吞鲁日那边获取。接着，他就挂了个长途，要求接到机动车辆管理部门，应答的话务员立刻为他接通了分机。

“皇钥师”把钥匙拿到眼前，对着话筒把微型牌照钥匙牌上的车号读了一遍，不耐烦的管理部门职员告诉他，此牌的登记人为弗·利·德拉蒙德，登记的地址在新奥尔良的望湖区。

虽然地处南部，不过路易斯安那州却和美国北部其他各州及地区一样，机动车辆的车主身份是公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获悉。这个珍贵的小常识在以前就帮过“皇钥师”的忙。

他又打了一个电话，这回是弗·利·德拉蒙德登记在电话簿上的号码。结果遂了“皇钥师”的心意，响了许久也没人接听。

事不宜迟，必须立刻行动。“皇钥师”估算了一下，大约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地赶往

他的泊车处。从那里再次出发，借助街区地图行驶到了望湖区。又看了看刚才简略记下的地址，他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目的地。

他先是在半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留心观察，那是一幢修葺良好的二层住宅，双车库、大花园。私家车道被一棵大柏树所遮蔽，恰巧挡住了邻居的视线。

“皇钥师”明目张胆地把车子开到大树下，走到大门前，尝试的第一把钥匙就把门打开了。

屋子里面静悄悄的，“皇钥师”大声地喊叫，“有人在吗？”他已做好准备，一旦有人应答就说门本来是虚掩着的，而他则找错了门。结果，这些托词一句也没用上，屋里根本没人回应。

他迅速把一楼的房间探查了一番，接着就上了楼，楼上四间卧房均空无一人。他把两件皮草大衣从那个最大的衣橱里拖出来，堆在床上。而在另一个衣橱里则找到了几只手提箱，“皇钥师”挑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把大衣塞了进去。拉开梳妆台的抽屉，里面摆着首饰盒。“皇钥师”也不客气，把盒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进手提箱，还额外放进一部摄像机、一架望远镜和一台便携式收音机。他合上箱子提到楼下，接着装进去了一只银碗和一只银托盘。“皇钥师”一只手拎着最后时刻发现的战利品——一部录音机，另一只手提着大箱子来到门外的车子旁。

从进门到离开，“皇钥师”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还不到10分钟。他把录音机和大箱子放到车子的后备厢里，满载而归了。此后，他便回了一趟谢夫曼敦公路上的那家汽车旅馆，把盗窃所得放入他的藏宝库。接着，他返回市区，把车子停到原处，洋洋得意地走回了圣格里高利大饭店。从逃离“战场”到回至“老巢”，才花去了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行走途中，“皇钥师”突然逗趣心生，按照牌照钥匙牌上的指示，把那串钥匙投进了邮箱，也算是“盗亦有道”吧。钥匙牌所属的组织会履行诺言，把它们还给车主的。

“皇钥师”算了算这块意外的“馅饼”，最后能让他净赚将近1000美元。

他到圣格里高利咖啡厅用过咖啡和三明治后，便步行前往爱尔兰海峡区的锁匠处。总统套房钥匙的复制品终于做好了。既然是稀罕货，当然身价不菲。“皇钥师”不但没在意被多收的钱，还乐呵呵地付了账。

回来的时候，他才发觉，今天的太阳可真温暖，暖暖地高悬在万里晴空之上。这和上午的“馅饼”可都是明摆着的好兆头啊，预示着他那桩即将到来的大买卖必然得手吧。“皇钥师”已经感觉到了，他曾经拥有却一度丧失的自信正在悄然无息地慢慢恢复，那傲视群贼、战无不胜的信念又回来了。

11

正午的钟声从容优哉地响彻整个新奥尔良城，此起彼伏。9层总统套房的窗户为保证有效的空调效果，紧紧关闭、密不透风，不过却没有拦住各处钟声组成的悠扬旋律，隐隐约约地飘了进来。克罗伊登公爵哆哆嗦嗦地倒着苏格兰威士忌，又加了一点儿苏打。他从早上9、10点钟就开始饮酒，这已经是第4杯了。恍恍惚惚听到了钟声，他瞥了一眼手表，看看是不是真的才到正午。公爵不太相信地摇了摇头，自顾自地嘟囔着，“才到这个时候吗？……活这么大……最长的一天。”

“快也好慢也罢，早晚都会结束的。”公爵夫人陷在沙发里读着威·休·奥登的《诗集》，却半天也看不了几个字。刚才那句搭腔，和这几天与公爵大多数的搭话相比，可温柔了许多。从昨晚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只是知道奥格尔维和那辆惹祸的捷豹车应该在北上之路的某处，但是究竟到了哪儿呢？两个人，一个似热锅蚂蚁，借酒浇愁愁更愁；另一个却雅兴大发，似孔明西城头上拨弦弄音。其实公爵夫人心中也是小兔子乱蹦，紧张得神经随时可能绷断。从克罗伊登公爵夫妇与饭店警卫长奥格尔维最后一次联络至今，已经过去19个小时，现在是前景未卜、音信全无。

“我的老天啊！那小子就不能打个电话吗？”公爵又开始在客厅里焦虑万分地踱步了，从一大早开始他就这么时不时地走上几圈，似乎走得越多，奥格尔维就能跑得越快似的。

“我们约好的，不能联系。”公爵夫人提醒着他，语气仍然是温和友善，“这么做会更安全，而且我们也希望白天汽车隐蔽起来时，他最

好也别露面。”

克罗伊登公爵再次俯身凝视着一张摊开的埃索公路图，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了。现在，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画着圈儿，正是密西西比州梅肯那个地方。公爵一边圈着一边自言自语，“是这儿吧，很近啊，这也太近了。整整这么一天……就干等……干等着！”抛开地图，公爵嘟囔着，“那小子说不定露馅了。”

“很显然，他还好好的，否则，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有消息的。”公爵夫人手边是一份下午版的《州报》，她已经吩咐秘书下楼到前厅再去取些更早之前的版次了。而且，他们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守着收音机里的整点新闻。现在，收音机又被轻轻地扭开，新闻播报的却是马萨诸塞州夏日暴雨造成损失的情况，而上一条则是白宫发表的关于越南的声明。报纸和先前的广播也提及了肇事逃逸事件的调查情况，不过只是简单带过几句，还是调查仍在继续，并无新进展之类不痛不痒的陈词滥调。

“昨晚在路上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公爵夫人好像在自我安慰着继续搭着话，“今晚就有所不同，天一黑他就能上路了，到了明天早上，应该就万事大吉了吧。”

“万事大吉！”她的丈夫又忧郁地开始喝酒。“我看那只是你在乎的‘眼前事’大吉了吧，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呢？大吉了吗？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孩子。那些现场的画面……你不也看到了吗？”

“那些已经过去了，我们做都做了，现在做什么已经于事无补了。”

公爵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还在自顾自地念叨着，“今天就是葬礼了……就今天下午……至少还能去。”

“你不能去，你应该知道你去不了。”

宽敞雅致的房间里鸦雀无声。

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寂。两人互望了一眼，谁也不想去接。公爵脸上的肌肉时不时地抽动几下，似乎紧张的神经想要破面而出似的。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接着便息了声。隔着房门，他们隐约地听到秘书用分机讲电话的声音。

没一会儿，秘书就来敲门，怯生生地进了屋。他偷看了一眼公爵，硬着头皮说道，“公爵大人，本地的一家报纸打来电话，他们说他们有……”秘书犹豫了一下，才说了一句“有一则即时简报，好像跟您有关。”

竭力稳住情绪，公爵夫人故作镇定地接茬儿道，“我来接电话，把分机撂下吧。”她拿起了身边的电话，似乎还挺从容，不过如果用心近瞧的话，就会发现她的手已经在抖了。

等到分机挂上的咔嗒一声后，她才鼓足勇气郑重其事地说道，“我是克罗伊登公爵夫人。”

话筒那边传来一名男子清脆的声音，“夫人，这里是《州报》本地新闻编辑部。我们从美联社得到一条快讯，刚刚又来了后续报道……不好意思，请稍等。”那声音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公爵夫人听到对方性急地嚷着，“到底放哪儿去了？那个……嘿，安迪，把那个电报新闻稿扔过来。”

接着，就是纸张翻动的声音，随后那个人继续说道，“对不起，夫人。我现在就读给您听。”

伦敦美联社消息，据称英国议会今日提名克罗伊登公爵，英政府著名的外事纠纷消防员，为下一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相关方面初步反应良好，正式的官方声明预期将会很快发布。还有一些，夫人，我就不劳烦您听下去了。我们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听听您丈夫有何感言，是否要发布什么声明。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还想派一名摄影记者到饭店去。”

一时间，公爵夫人闭上了双眼，任由解脱的浪潮像抚慰的镇痛药水般冲刷着几近崩溃的身体。

电话那边的“报喜鹊”打断了她的思绪，“夫人，您还在吗？”

“我听着呢。”公爵夫人强打精神让大脑重新运行起来。

“关于声明嘛，我们想……”

“这个时候，”公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丈夫没有任何声明，除非等到任命正式确认后才有可能。”

“是这样啊，那么……”

“这也同时适用于拍照事宜。”

“报喜鹊”听起来很失望，“当然了，我们还想把所得到的消息刊登在下一版次的报纸上。”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那么，等到官方正式确认后，我们还想和您取得联系。”

“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丈夫会很高兴和媒体见面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打电话吗？”

“请便。”

放下电话后，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挺直了腰板，坐在那儿一动未动。最后，终于一丝微笑挂到了嘴边，吐出了解脱的一句，“终于赶上了，杰弗里成功了。”

她的丈夫难以置信地睁圆了眼睛，舔了舔嘴唇，“华盛顿？”

公爵夫人把美联社快讯的主要内容重复了一遍。“消息可能是故意透露的，投石问路之举。目的是试探相关的反应，现在的反响还不错。”

“我本来还不信，就算是你弟弟……”

“他的影响当然起作用了，不过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因素在推动。时势，现在的时势需要你这样背景的人顶上去，政治上也配合。别忘了，我们是知道会有这种可能性的。很幸运，所有的机会恰巧合力作用在一起，促成了现在的这个结果。”

“现在真的成了……”公爵说了半句就不吭声了，好像不敢往下想了。

“现在真的成了，怎么样？”

“我心里没底……我到底能不能挨过去？”

“你当然能行，你一定行，我们可以的。”

公爵迟疑地摇了摇头，“曾经我是有机会……”

“现在就是机会。”公爵夫人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命令着，“今天晚些时候，你就要面见媒体，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安排。从现在起，你的言行要一致，并且要保持下去。”

公爵慢慢地点点头，“……我尽力而为吧。”说着举起杯子就想抿一口酒。

“不行！”公爵夫人猛然起身，一把从她丈夫的手里抢下酒杯，径直往浴室走去。他听到了把酒倒进水池的声音。公爵夫人返转回来，郑重其事地宣布，“以后要滴酒不沾，听明白了吗？还有其他的那些玩意都给我离得远远的。”

公爵似乎还想抗争，不过还是服软了，“要是……只能如此吧。”

“如果你希望我把所有的酒都拿走的话，你就再倒一杯试试……”

公爵摇了摇头，“我可以的。”只见他似乎竭力地抖擞精神，要集中飘散的思绪。他把前天演示过的变色龙本领又拿出来了，似乎脸上比刚才多了些刚毅之色，声音也变得稳重沉着了不少，“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是，”公爵夫人很满意，“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公爵朝夫人上前半步，随即就改变了主意，不管是什么新的开始，他很清楚两人之间已经不会再重新开始了。

果不其然，他妻子根本就没搭理他的小动作，而是开始大声地分析起来，“我们有必要修改一下芝加哥的计划。从现在起，你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瞩目的焦点。如果我们再一同赶赴芝加哥，那么一定会惊动当地的媒体。如果再把车子拿去修理，就更会勾起公众的好奇和猜疑。”

“总得去一个吧。”

公爵夫人挺身而出，决绝道，“我一个人去。我得改变一下外貌，再戴一副眼镜，多加小心的话不会引起注意的。”她把眼睛扫向了写字

台边上的一只小公文箱。“我得把剩下的钱带走，有备无患。”

“你是觉得……那个渣子会安全抵达芝加哥吧。他现在还没呢。”

公爵夫人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好像忆起了已经摆脱掉的噩梦。

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噢，老天啊！现在这个才是高于一切的……他一定会！他必须会！”

12

用过午餐没一会儿，彼得·麦克德莫特就溜回公寓换了衣服。脱掉在饭店常穿的正式职业装，换上了亚麻休闲裤和轻便夹克。他又返回到办公室逗留了一会儿，签了几封信并在出去时顺手放在了弗洛拉的桌子上。

“我下午晚些时候就回来，”他跟弗洛拉说道，接着又想起了一件事，追问着，“奥格尔维的事你有何发现？”

他的秘书摇了摇头，“没什么切实的消息。你让我探听，奥格尔维先生是否跟别人提起过要去哪儿。结果就是他跟谁也没说过。”

彼得嘟囔了一句，“我也真没指望他能提起。”

“不过有一件事。”弗洛拉略显犹豫，“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觉得有点儿蹊跷。”

“什么事？”

“奥格尔维先生开的车，你曾说过是一辆捷豹汽车吧？”

“没错。”

“那是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汽车。”

“你确信不是什么人搞错了吗？”

“我也挺纳闷儿呢，”弗洛拉接着解释，“所以，我就让车库又核实了一遍，他们让我自己去问问一名叫库尔墨的车库夜勤。”

“噢？我知道他。”

“他昨晚正当班，我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奥格尔维先生有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亲笔书写的授权字条，可以把汽车开走。”

彼得耸了耸肩，“那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他还是觉得，奥格尔维能开走克罗伊登家的汽车有些奇怪。更让他觉得纳闷儿的是，饭店警卫长这么一个浑蛋怎么会和公爵夫妇交往甚密呢？很显然，弗洛拉也是想到了这一点，才觉得事有蹊跷的。

彼得刨根问底追问道，“那么，汽车开回来了吗？”

弗洛拉否认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和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确认一下，后来觉得还是先问问你为好。”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最初，他觉得应该问问克罗伊登公爵夫妇，既然奥格尔维开走了他们的车，那他们很可能知道奥格尔维的去向，这么做问题一下子就简单多了。不过，他又有点儿犹豫，毕竟星期一晚上他和公爵夫人有过摩擦。所以，彼得还是心有余悸，害怕再造成新的误会，尤其当任何形式的问询，都有可能被记恨为对个人隐私的窥探时。还有就是，饭店对自己的警卫长不知所踪，还要问到贵客的头上，这一点怎么都让人觉得是一件挺尴尬的事。

权衡再三，他最后叮嘱弗洛拉，“先不要去问了，暂时放一放吧。”

还有一件事悬而未决，彼得想起了另一个不省心的家伙——赫比·钱德勒。本来，他今天上午就想跟沃伦·特伦特提一提这件事，把狄克逊、杜梅尔等四人的声明说一说，这就牵涉到了那位行李生领班，就

是因为他的掺和，才导致了星期一晚的强奸未遂事件。然而，饭店老板明显心思不在这儿，所以他决定，还是先不提及此事为好。现在彼得决定，还是自己先去会一会钱德勒。

“查一查赫比·钱德勒今晚当不当班，”彼得吩咐弗洛拉，“如果他当班，就跟他说今晚6点我要见他，如果不当班，就明天早上吧。”

离开行政套房，彼得下到前厅。几分钟后他就走出相对晦暗的饭店，来到了外边被午后明媚阳光普照着的圣查尔斯街上。

“彼得！我在这儿呢。”

彼得转过头就看到了玛莎，只见她正坐在车子的驾驶位上朝他挥着手。开来的那辆白色敞篷车，被插在了一排待客的出租车队中。被惊动的门童还挺机灵，赶紧上前几步，赶到彼得前头为他打开了车门。彼得钻进车子，坐在玛莎身边的副驾驶位上。他看见三名出租司机正咧着嘴笑呢，有一个还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嘿！”玛莎一见彼得就开起了玩笑，“你要是再不出来呀，我就不得不载客喽。”今天，玛莎穿了一件浅色的夏日连衣裙，还是像以前一样，让人看着就愉悦。不过，和以往略有不同，除了兴高采烈地打了招呼外，彼得能感觉到今天的玛莎有那么一丝羞怯。也许是因为昨晚发生在两人之间的甜蜜回忆吧，也不知怎么的，彼得冲动地牵起了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我喜欢这样，”玛莎对此很兴奋，“虽然我跟爸爸保证过会双手开车。”出租车司机还很帮忙，前驱后倒，腾出足够的空间让玛莎把敞篷车开出车队驶上行车道。

车子在运河街等交通灯的时候，彼得心中琢磨着，自己好像常常被美女拉着在新奥尔良城里“招摇过市”呢。三天前，他还坐着克丽斯

汀的大众车去了她的公寓。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玛莎的那个夜晚，不过距离现在却似乎久得远远地超过了三天，也许是因为其间玛莎的求婚才让时间过得那么慢吧。从迷情感性的夜晚拉回到现实中的晴朗白天，彼得思量着，她是不是有了更为理性的想法呢？不管怎么说，他决定，如果玛莎自己不再谈起那个敏感的话题，他也一定会绝口不提。

然而，同时在彼得的心中又涌动着一股兴奋之情，两人挨得如此之近，尤其是彼得忆起昨晚那离别的销魂一刻时——轻轻一吻，柔情似水，原本束缚着他的冰铠顷刻消融，激情炽焰愈燃愈烈；窒息一刻，心目中的小女孩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迷魂女人情意缠绵；紧紧相拥，感受着她那迫切的身体需求。他现在正偷偷地瞄着她：激情四射的青春活力、优雅利落的肢体动作、薄薄衣裙下的苗条躯体。他现在只要稍费“举手之劳”。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彼得还是及时勒紧了冲动的丝缰。同时，掺杂在血液中的自我惩戒之刺再次提醒着彼得：长大成人至今，对女人直接的本能需求多次让他的判断力失效，从而使其陷入了言行失检的泥沼。

玛莎此时向旁边斜瞥着，注意力不再全部放在前面的路面状况上。

“你刚才在想什么呢？”

“历史，”彼得只得扯了个谎，“我们从哪儿开始呢？”

“古老的圣路易斯公墓，你没去过那儿吧？”

彼得摇摇头，“我从来就没把墓地当成多么着急要去的地方啊。”

“在新奥尔良可不太一样。”

又行进了一小段，就来到了盆地街，玛莎把车干净利落地停靠在南面。两人下车横穿过林荫道，来到了四周护墙圈围的圣路易斯一号公墓，公墓的入口处还架着几根古老的柱子。

“许多的历史起源于此，”玛莎一本正经地讲着，很自然地挽住了彼得的手臂，“早在18世纪初，法国人建立新奥尔良时，这里大部分的地方还是一片沼泽。即使是现在，如果没有堤坝挡住河流的话，这里仍旧还可能是沼泽一片。”

“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地下是水的世界，”彼得也有同感，“饭店的地下室里，一天24个小时不间断地把我们的污水向上抽运到城市的下水管道里，却不是向下排放。”

“以前这里可比现在潮湿多了，就算是在干燥的地方，也是掘地三尺水自来。所以，当时挖好了墓坑，还没等棺材放进去，坑里就出水了。还有许多传言，说当时的挖墓工会站在棺材上，把它硬压到墓坑里。有时候，他们还在棺木上凿些洞，让棺材自己沉下去。那时候人们都说，就是人还有呼吸，最后也会被淹死的。”

“听起来可以拍成恐怖电影呢。”

“有些书上还写道，当时的饮用水里会透出死尸的味道呢。”她扮了一个恶心的苦相，“总之，后来就颁布了法律，亡人只能长眠于地上，禁止地下埋葬。”

他们行走在一排排结构独特的坟墓之间，整个墓地对于彼得来说真是前所未见。玛莎边说边比画着这些墓穴，为彼得指点迷津，“这就是法律颁布后发生的情形了，在新奥尔良，我们把这些地方叫亡灵城。”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这么说了。”

他心里觉得，这真的像是一座城市，街道虽纵横交错不算规整，可座座坟墓不正是街道两旁微缩的小房子吗？砖砌结构其中，灰泥粉饰其表。有的还有铁制阳台以及狭窄的行走路。“鬼屋”也是层层级级、各式各样，只不过与“人宅”不同，幽闭无窗算是它们唯一保持一致的特色。不过，这些地方却有着数不清的小屋门，彼得指着这些小门说道，“它们多像公寓的入户门啊。”

“它们就是公寓，真的。而且大多数是短租公寓。”

彼得好奇地瞅着她。

“这些墓穴被分成一个个小房间，”玛莎解释着，“普通家庭的墓穴有2~6个小房间，而大家族的就多了一些。墓穴之间都设有单独的小门，每当有葬礼的时候，其中的一扇小门就会被事先打开。里面原有的棺材会被清空，从棺材里清出来的残留物将会被推到墓穴的后部，通过那里的槽口落入地下。清空的旧棺材要烧掉，然后再把新棺材推进去。它会在里面放置一年，之后再除旧推新，循环往复。”

“只有一年吗？”

突然身后一个声音响起，“那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还会更久一些，如果下一个不是那么着急进来的话。可是放久了也只不过是满足蟑螂的口腹之欲而已。”

他们俩连忙转身，映于眼帘的是一个胖老头，穿着一身污渍斑斑的牛仔布工装服，正乐呵呵地瞅着他们。胖老头摘下旧式草帽，用一块红色的丝帕擦了擦头顶。“很热，是不是？不过，那里边可凉快多了。”说着，他就用手熟络地拍了拍旁边的一座坟墓。

“如果你要是那么觉得，我也没意见，”彼得不愠不火地应着，“不过，我倒不觉得有多热。”

另一位咯咯笑上了，“反正早晚都会进这里的。你好，普雷斯科特小姐。”

“您好，科洛迪先生，”玛莎介绍道，“这位是麦克德莫特先生。”

这位守墓人欣然地点了点头，“要去看看你们家族的安乐窝吗？”

“我们这就去，”玛莎应着。

“那么，这边请吧。”接着胖老头便在前头带路，还扭过头大声嚷着，“一两周前我们刚认真地打扫了一番，现在再看看吧，相当不错呢。”

他们穿行于狭窄的假想“街道”上，彼得觉得，经过的都是些久远的日期和名字。他们的胖老头向导指了指一片开阔地上碎石堆，“那边正好燃旧迎新呢。”彼得可以从焖烧的烟尘中看出棺材的残骸。

他们驻足在一座六居室的墓穴前，仿佛面对的是一幢传统的克里奥尔式住宅。“贝宅”的外观漆成了白色，修葺得比周围大多数的邻里都要好上一些。在一面饱经风霜的大理石碑上，铭刻着许多名字，其中大多数的姓氏都是普雷斯科特。“我们是个古老的家族，”玛莎说道，“虽归为尘土，下面一定也很拥挤吧。”

斜阳耀墓。

“美极了，是不是？”守墓人退后一步站定，欣赏地感叹着。随后，指了指接近墓顶的一个小门，“那个就是未来将要开启的下一扇，普雷斯科特小姐，那是给你爸爸留着的。”他又摸了摸第二层的另一扇，“这间是留给你的。不过，有可能就不是我把你送进去。”他停了下来，想了想又接着说道，“那个总比我们所有人期望的要来得早啊。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浪费时光啦，不要啊，先生！”守墓人再次用红手帕擦了擦光头，不紧不慢地走掉了。

尽管天气挺热，可彼得却打了个寒战。玛莎还这么年轻就已经定好了死后的归宿，想一想都让他觉得心烦，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玛莎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不动声色地说道。这让彼得再一次感叹于玛莎洞悉自己思绪的能力。“只不过是从小就常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罢了。”

彼得只好点了点头，游逛至此，他已经对这种身后之地颇为厌倦了。

他们移步回转，快到盆地街的门口时，玛莎用手拉住了彼得的胳膊，二人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就有一队车子停到了外面，车门频开，人群涌现，齐聚行径。从他们的装束神情来看，显然是一队送葬人要进入墓地。

玛莎低声说道，“彼得，我们还是等一等吧。”于是，两人便让到一旁，不过还是在门口附近，只是没那么显眼而已。

只见小径上聚集的人群分向两旁，让一小队送葬人牵头先行。为首之人面色土黄，从其做作的举止来看，应该是名殡葬师。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位牧师。

牧师的后面是6个肩扛重椁的抬棺人，步履沉重，缓缓而行。他们的后面还有4个人，抬着一副白色的小棺材，棺材上只是孤零零地放了一枝夹竹桃。

“天啊，不！”玛莎悲天悯人地惊道。

彼得紧紧地攥着她的手。

牧师咏诵，“祈愿天使，携汝之手，引升天堂；愿殉道士，夹道欢迎，接汝前往，圣洁之城，耶路撒冷。”

一群送葬者跟在第二口棺材之后，单独走在最前面的是位年轻人。只见他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黑西服，手中局促地拿了顶帽子，双眼紧盯着小棺材不放，两行泪水涓流般淌过面颊。靠近后面的送葬队伍里有一名老妇人，由人搀扶着啜泣而行。

“……愿天使齐声咏唱迎接你，愿你和拉撒路一样，历经贫寒终升天国，和他一起得到永久的安息……”

玛莎轻声低语，“她们是肇事逃逸案的死难者，一位母亲和一个小姑娘，报纸上都有。”彼得发现，她已泣不成声。

“我知道，我知道。”彼得感觉悲从心来，而自己就是此情此景中感同身受的一员。星期一晚上的不期而遇，给人的感觉是残酷而惊恐，而现在悲剧的味道似乎更为浓烈，让人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眼睁睁地看着送葬的队伍从面前经过，彼得察觉，自己的双眼也模糊了起来。

在送葬的亲属后面还跟着其他一些人，而让彼得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认识其中的一个。最开始，他只是觉得面熟，后来才一下子意识到，那不是索尔·纳切兹吗？索尔这个老头，就是星期一晚上和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发生摩擦的那位客房服务员，“泼虾汤”事件的绝对主角，后来就被停职回家了。彼得在星期二一大早就把他叫了过来，并转达了沃伦·特伦特的“法外施恩”：本周不准出现在饭店，带薪休假。纳切兹此时也朝彼得和玛莎这边看过来，不过却表现得视同陌路。

送葬的队伍已经走进了墓地的深处，望不见了。玛莎和彼得始终注目着所有送葬和观礼的人们跟随过去，直到没有人再经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玛莎提醒着。

正在这时，一只手出乎意料地碰了碰彼得的胳膊。转身一瞧，竟然是“视同陌路”的索尔·纳切兹，看来他终究还是注意到了这两个人。

“我瞧见了您在这边观望，麦克德莫特先生。您认识这家人吗？”

“不认识，”彼得如实相告，“我们只是碰巧过来的。”接着，他就介绍了一下玛莎。

玛莎询问索尔，“您不等着葬礼结束吗？”

老索尔摇了摇头，“有的时候，也就只能忍心看这么多了。”

“那么你认识这家人吧？”

“非常熟悉，真是太令人难过，太令人难过了。”

彼得点点头，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纳切兹倒是不吐不快，“星期二的时候我没能说出口，麦克德莫特先生，但我心中有数，很感谢您为我所做的，我是指您为我说了不少好话。”

“那没什么，索尔，我不觉得你有什么错。”

“想想这事还是真够古怪的。”老索尔看看玛莎，又望了望彼得，好像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有什么古怪呢？”彼得问道。

“所有这一切，整个事件。”纳切兹朝送葬队伍远去的方向示意着。“星期一我摊上了麻烦，这件事刚刚好发生在那之前。试想一下，

你我正在谈话时……”

“是啊，”彼得简单地应着，并不想把后来去过事故现场的经历说出来。

“我只是想问问，麦克德莫特先生，和公爵夫妇牵扯的那件事，后来没再节外生枝吧？”

“没有，已经平息了。”

彼得觉得纳切兹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对于自己来说不也一样吗？想一想和葬礼无关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吧。

老服务员还在琢磨着，“我后来翻来覆去地想，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在找碴儿，真想不通，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彼得想起来了，星期一晚上，纳切兹就曾这么啰啰唆唆地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这位服务员当时的原话现在又回响在彼得的耳畔。纳切兹在说到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时，原话是这样的：蹭到了我的胳膊。要是换作别人的话，我一定以为她是故意的呢。而且之后，彼得也大致有着类似的感觉，公爵夫人有点儿无中生有，故意为之，似乎就是想让人记住有这么一回事似的当时她说什么了？差不多就是，在套房里度过了一个静静的夜晚，接着是出去在附近散散步。她还说过是刚刚回来的。彼得还想起了自己当时听到这些话时的疑问，为什么她非要强调这一点呢？

然后，克罗伊登公爵还嘟囔着什么把香烟落在车里了，却又被公爵夫人厉声赶了回去。

克罗伊登公爵把香烟落在车里了。

可是，有点儿不对劲啊。如果克罗伊登夫妇先是待在套房里，随后只是出去走走的话……

当然了，也许可以解释为，香烟是那天早些时候落下的吧。

不过这个理由，彼得总觉得怪怪的，有点儿说不过去。

彼得就这样陷入深思不能自拔，完全把另外两个人忘在了脑后。

克罗伊登夫妇为什么要刻意隐瞒星期一晚上用过车的事情呢？为什么还非要表现出晚上是待在饭店里的样子呢？而且，显然他们是在撒谎。是不是“泼虾汤”事件只是他们表演的道具？是不是故意把纳切兹卷进去的，从而再把彼得引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圆这个谎？要不是公爵碰巧冒出了那句让公爵夫人大动肝火的话，彼得也许真的会信以为真，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为什么要刻意隐瞒用车呢？

纳切兹刚刚还说过：……真够古怪的……整个事件……我摊上了麻烦，这件事刚好发生在那之前。

克罗伊登夫妇的汽车是一辆捷豹。

奥格尔维。

昨晚从车库里冒出捷豹车的情景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飞车急停的一刹那，正好停在光亮处。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他记得自己注意过，是什么呢？他慢慢还原当时的画面，突然，他打了一个激灵，想起来了！是挡泥板和前大灯，都有破损！几天前，警方公告上所强调的“罪车”特征第一次吻合上了。

“彼得，”玛莎忧心忡忡地说道，“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

彼得没什么反应，几乎没听见玛莎的话。

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离开，找个地方让他一个人仔细想一想。他现在必须要好好地分析分析，不能粗枝大叶，一定要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要慢慢地水到渠成。千万仓促不得，绝不能先入为主、妄下断论。

彼得现在满脑子都是一张张拼图的碎片，却又好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一定要把它们好好琢磨琢磨，再思量思量，好好地整合排列，再排列整合，也许有的碎片还要弃之不用。

那个假设是不可能的，简直太疯狂了，仿佛天方夜谭般的想象，现实不可能是这样。不过……

似乎从遥远的天边，彼得听到玛莎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来，“彼得！你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了？”

索尔·纳切兹也一头雾水地看着彼得。

“玛莎，”彼得抱歉地说道，“我现在还不能说，而且我得先走一步了。”

“要去哪儿啊？”

“回饭店，真对不起，我过后再跟你解释。”

玛莎大失所望，快快地说道，“我还打算和你一起用茶点呢。”

“请相信我！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非要走的话，我开车送你。”

“不必了。”要是坐玛莎的车，那么两人肯定会聊一聊、解释一下，那势必会打断稍纵即逝的思路。“真的不用，我过后给你打电话。”

彼得顾不上那么多了，抬腿就走，把另外两个人晾在原地，疑惑地注视着他的背影。

墓地外，盆地街上，彼得拦下一辆漫行的出租车，然后疾驰而去。本来和对玛莎说的一样，他是想回饭店的。不过他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让司机载他回了公寓。

那里会更安静些。

先好好地想一想，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吧。

> > >

接近日暮之时，彼得·麦克德莫特经过细致的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一番冥思苦想终于让结论凝结成形、瓜熟蒂落。

他告诉自己：如果一件事可以让你牵挂着推想20遍、30遍、40遍，每次都得出一成不变的结论，而且这件事情现在就摆在你的面前，那你就有责任把它捋清楚、管到底。

从一个半小时前离开玛莎后，彼得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公寓里。他强制自己压抑住心中的躁动和急于求成的冲动，理性、谨慎、淡然地思考着。从星期一晚上到现在，所累积的种种事件他都逐一回顾了一番。同时，在单一事件和所有事件累积联系而成的整体事态中，搜寻着能够合理解释这一切的所有可能。不过，他最后发现，除了今天下午突然想到的那个骇人的结论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结论可以既合理地解释这里发生的每一宗孤立事件，又同时能够保持整体事态的一致性。

现在理性的思考到此结束，该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彼得起初打算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事实和推想到的可能，都一并摆到沃伦·特伦特的面前。可是，后来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么做其实是逃避责任、缺乏胆量的表现。无论做什么，他都会一个人揽在身上。

决心已下，成竹在胸。彼得迅速换上一套深色衣装，离开了寓所。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圣格里高利大饭店。

彼得走过前厅，一路回应着致意招呼，最后来到了位于主跃层、自己的办公室里。弗洛拉已经下班，他也没有理会堆在桌子上的留言文报。

在悄然无声的办公室里静坐了片刻之后，他思量着该做的事情。随后便拿起了电话，等了会儿接线，最后拨通了市警署的电话。

13

下午的时候，一只蚊子不知道怎么地，竟钻进了捷豹车里面。没完没了的嗡嗡声，终于惊动了沉睡着的奥格尔维。他迷迷糊糊地慢慢醒来，起初还挺纳闷儿，自己如今是在哪儿啊？接着过往事件便如流水般一幕幕浮现于脑海：离开饭店、凌晨在黑暗中飞驰、虚惊一场、决定昼伏夜出再继续北上，最后驶上杂草丛生、车辙交错的小径，来到道路尽头的树丛，把车隐匿于此。

这个隐匿处看来选得可真好，奥格尔维瞥了瞥手表，自己已经安稳清净地睡了差不多8个小时。

伴随清醒而来的还有强烈的不适感。车子里空气不畅闷得发慌，“肥桶”憋屈地窝在狭窄局促的后座里，根本伸展不开。他感到浑身僵直，又酸又痛；口干舌燥，又饥又渴，嘴中滋味恶臭难耐，尤其是饥肠辘辘最为难熬。

奥格尔维苦恼地咕噜了几声，舒展了一下他那坨肉墩墩的身子坐起来，随后便打开了车门。猛然间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十几只蚊子终于找到了猎物。奥格尔维扑棱几下驱走蚊虫，又朝四周扫了几眼。他给自己一点儿时间先缓了缓神，确定大致的方位，又把现在的环境和早晨刚到时的印象做了个比较。当时天还蒙蒙亮，天气也很凉爽；而现在则烈日高悬，即使站在树荫底下还是觉得酷热难当。

走到树丛的边缘，他能望见远处的主路上热浪蒸腾、日光微泛。清晨之时，路上不见车来车往，而此时，倒有零星的小车和大卡车飞驰来去，马达嗡鸣若有若无。

奥格尔维把注意力拉回四周近旁，除了不知疲倦的虫鸣外，周围没什么动静。主路和他之间只有一片沉寂的草地，一条昏睡的小径穿行近前，钻进僻静的树丛没了踪影。而捷豹就藏匿在这片同样隔绝偏僻的树丛里。

奥格尔维解了个手，随后就打开了离开饭店前放在后备厢里的包裹。里面的东西还不少：一暖壶咖啡、几罐啤酒、三明治、一根意大利香肠、一罐泡菜，还有一块苹果派。他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大口大口地用啤酒冲下食物，后来又开始灌咖啡。从昨晚放到现在，咖啡都有点儿凉了，不过还是挺够劲的，让人喝着舒服、心满意足。

“肥桶”一边胡吃海塞，一边听着车里的收音机，等待来自新奥尔良的新闻播报。最后，他终于听到了肇事逃逸事件调查的消息，不过只是几句话带过，大意就是毫无进展。

此后，奥格尔维决定先下车探探动静。几百米外，他发现在一个小山包顶上还有一处树丛，比自己藏匿之处还要大上一些。

他穿过开阔地向那里走去，翻过山包来到树丛的另一边。一条拖泥带水的小溪出现在眼前，缓缓流淌的溪水让奥格尔维止步于青苔遍布的岸边。跪于溪边，奥格尔维草草地洗了把脸，然后才神清气爽地离开。这里的草地可比之前那边青翠悦目了许多，奥格尔维心存感激地躺了下来，把外套当枕头垫在脑后。

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奥格尔维开始思前想后——回顾昨晚历经种种，展望前程迷雾重重。思考让人睿智，思来想去让他更确定了先前的结论，和彼得·麦克德莫特在饭店外的相遇只是巧合，所以这一页翻过去就算完了，不必再牵肠挂肚。至于麦克德莫特的反应可想而知，在获悉饭店警卫长的不辞而别后，一定会暴跳如雷。但此事本身倒不足以暴露奥格尔维的去向以及去由。

不过也不能总想着好事，当然也有可能出于某些想不到的原因，从昨晚开始，自己就已经打草惊蛇，甚至此时此刻正被通缉中。不过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播报来看，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

总体来说，似乎迷雾已经散去，前途一片光明，特别是他一想到钱已入袋、万无一失之时。明天，到了芝加哥，还有一大笔余款等着他收账。

现在他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也用不着想，只等天黑。

14

“皇钥师”斗志昂扬的情绪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携此一鼓作气满涨的信心，刚过下午5点他就小心翼翼地逼近了总统套房。

他这次还是经由员工专用通道从8层上到9层，那把爱尔兰海峡区锁匠打造的复制钥匙就躺在他的口袋里。

总统套房外的走廊里空无一人，“皇钥师”驻足在真皮填包的双开门前，专注地听着里面的动静，但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

他先是朝左右两边的走廊瞄了几眼，接着一伸手便利落地掏出钥匙，试着把它插进锁眼。钥匙事先已经抹过了石墨粉以期润滑。钥匙插入，轻松咬合，随后一转。就这样，“皇钥师”打开了双开门中的其中的一扇，他很谨慎，开始只是打开了个小缝。里面还是没什么动静，“皇钥师”又轻轻地把门关上，拔下了钥匙。

“皇钥师”可没打算现在就进到套房里面，他会晚些时候再杀个回马枪。就在今晚。

他现在的目的只是投石问路，同时也是利其器以善其事，“皇钥师”要保证这把钥匙随时可以开启“黄宫”。晚些时候，他就要开始猎犬般的蹲守，等待着计划中预见到的那个机会出现。

至于现在，他则回到了位于8层的老巢，定上闹钟，倒头便睡。

15

窗外暮色渐浓，彼得·麦克德莫特道了声抱歉，便从办公桌后起身，走过去按亮了办公室的电灯。彼得重新回到座位上，再次面对坐在对面的那位轻声细语的访客。来者约尔斯，身着灰色法兰绒上衣，是新奥尔良警署侦察部门的警监。彼得怎么看都觉得他和以往接触过的警察沾不上边。这位儒雅的警监一直在礼貌地倾听着，就像一名银行经理在不置可否地聆听着申请人的贷款报告陈述。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彼得在唱着独角戏，把所知的事实及苦思冥思出的推测和盘托出。约尔斯在彼得大段大段地“独白”中只打断过一次，礼貌地询问，可否打一个电话。得到允许后，约尔斯谨慎地拿起了办公室远端的分机电话，嘀嘀咕咕了一通，声音低得连同处一室的彼得也没听出在说什么。

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认可，彼得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断是不是有偏差。最后，他只好把话往回拉一拉，“所有这些我都不是很确定，甚至也可以说，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我开始也觉得自己有点儿犯傻。”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敢于像你一样干这些所谓的傻事，麦克德莫特先生，那我们警察可就轻松多了。”头一次，约尔斯警监掏出了铅笔和笔记本。“如果您说的这些让我们有所突破的话，自然还需要您再完整地提供一份陈述报告。不过，现在我需要知道两点细节，一个就是那辆车子的车牌号码。”

弗洛拉写过一张备忘便笺，主要是把她先前汇报的情况记录备案。在那上面，彼得找到了约尔斯所需要的信息。

彼得照着便笺大声地念着，警监把号码抄记了下来。

“谢谢你，另一个细节就是，请描述一下奥格尔维的外貌特征。我倒是认识他，不过还是应该由你来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彼得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小菜一碟。”

彼得刚完成外貌特征的口头描述，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彼得抓起电话，随后便把电话推到对面，“找你的。”

这次彼得倒是听清了话筒这边的应答，主要就是约尔斯重复了好几次的两句话：“是，长官。”“我明白。”

说到此刻，警监突然抬起来了头，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彼得，随后对着话筒郑重其事地说道，“让我说的话，他是一位相当可靠的人。”一丝微笑挂在脸上，“但他还很忧虑。”

约尔斯把刚才得到的关于车牌号码和奥格尔维外貌特征的信息又重复了一遍，随后便挂上了电话。

彼得试探地问道，“你说我很忧虑是对的，你们打算接触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吗？”

“还没到时候，我们还得稍微再等等，静观其变。”约尔斯若有所思地望着彼得，“今晚的报纸看了吗？”

“还没有。”

“有这么一条传言，《州报》还刊登了出来，据说克罗伊登公爵会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

彼得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刚刚收音机里也报道了，据我的长官讲，任命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这难道意味着某种外交豁免权吗？”

警监摇了摇头，“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没有的。如果那真的发生过。”

“不过，要是诬告的话……”

“不管是什么案子，诬告人都要罪加一等从严惩处，这类案子就更别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麦克德莫特先生。”

彼得想到，如果克罗伊登夫妇真的无罪，而调查的风声又被传出去的话，那么对于他自己和饭店来说，可就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能让你略微定定心，”警监约尔斯适当地安慰着他，“我还是给你透露两个内部消息吧。我第一次打的那个电话，是让我的人做了点儿功课，他们认为，奥格尔维可能要把车子开出路易斯安那，也许是往北的某个地方。当然了，他是怎么和克罗伊登夫妇勾搭上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彼得有同感，“我也没想明白。”

“他很可能是昨晚夜出奔袭，而你正好看见他出发，然后到了白天他就躲了起来。由于车子状况特殊，所以奥格尔维也没傻到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仓皇逃窜。今晚他要是敢现身，我们可缝好了口袋等着他钻呢。12个州的联合警报刚刚布置了下去。”

“这么看来，你并没认为我在犯傻，还挺重视的？”

“我说过是两个消息吧。”警监指了指身边的这部电话。“后来打过来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实验室的报告出来了。在星期一的车祸现场，我们的人找到了一些碎玻璃和一个灯罩装饰框圈。由于生产商的产品规格有所变化，所以检验起来颇费周折，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一点儿时间的原因。不过，现在报告终于出来了，表明玻璃和框圈的确来自一辆捷豹牌汽车的。”

“你们真的那么肯定吗？”

“要是我们能找到撞死妇女和儿童的那辆车，麦克德莫特先生，我们甚至还能更加肯定一些。等真的找到了它，那就一点儿疑问也没有了。”

警监约尔斯起身告辞，彼得把他送到外间的办公室，却惊讶地发现，赫比·钱德勒已经等在了那里。彼得这才想起来，自己曾吩咐过，让这位行李生领班今晚或是明天来他这儿一趟。从下午折腾到现在，彼得起初还打算把这件事拖一拖，毕竟和钱德勒的谈话应该不会愉快。不过，他又觉得拖下去也没什么好处，还是快刀斩乱麻来得痛快。

他发现警监和钱德勒正互相打量着对方。

“再见，约尔斯警监，”彼得客客气气地道别。察觉出钱德勒的耗子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安后，彼得心里挺解气，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警监告辞离开后，彼得示意行李生领班跟他进入里间的办公室。

彼得用钥匙打开办公桌一只上着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狄克逊、杜梅尔等4个青年昨天写的认罪书，彼得把文件夹递给了钱德勒。

“我相信你会对这些感兴趣的，也许还会生出些歪念头。所以为了以防万一，给你看的只是复印件，我这里还有原件。”

钱德勒看起来挺痛苦，勉强开始阅览。一页页地翻看着，钱德勒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嘴唇紧紧地绷着。彼得能听出他是咬牙切齿地吸着气，看了一会儿，钱德勒低声嘟囔着，“一群浑蛋！”

彼得厉声断喝，“你骂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把你这个拉皮条的给出卖了吗？”

行李生领班满脸通红，随后放下了文件，“你想怎么样？”

“我要做的就是解雇你。不过，你是这里的老员工，我会把这一切交由特伦特先生亲自处理。”

钱德勒带着哭腔哀求彼得，“麦克德莫特，我们能不能再好好谈谈，通融通融？”

得到意为免谈的沉默后，钱德勒又开始狡辩，“麦克德莫特先生，这里诸如此类的事可多得是啊……”

“如果你想给我讲讲生活中的现实——关于应召女还有其他那些灯红酒绿之事的话，我觉得这些我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而且我知道的比这还多，你也不是不知道，在某些事情上，管理层是明确规定的，而给未成年人找应召女恰好是其中一条。”

“麦克德莫特先生，您可不可以，也许就这一次，别捅到特伦特先生那儿？您能不能让这事只有你知我知？”

“那不可能。”

行李生领班的目光在屋子里游移不定地撩了几眼，随后又看着彼得，似乎在估算着什么。“麦克德莫特先生，有的时候也该给别人留一条活路……”他说到这儿就不言语了。

“所以呢？”

“所以吧，有的时候，这么做还是很值得的。”

彼得没接口，好奇心让他想着先按兵不动，看看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钱德勒还是很犹豫，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解开制服上装的口袋，掏出一只折着的信封，放在桌子上。

彼得更奇怪了，问道，“给我看的吗？”

钱德勒把信封又往前推了推。信封并未封口，但里面却是可以让人封口的东西——5张百元大钞。彼得好奇地端详着大钞票。

“是真币吗？”

钱德勒呵呵了几声，“它们真得不能再真了。”

“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把我的价，估得这么高呢。你可真看得起我。”彼得把钱甩了回去，“带上你的钱，快滚。”

“麦克德莫特先生，如果您觉得有点儿多的话……”

“滚出去！”彼得压低了声音，从座位上半站起身，“快滚，不然小心我扭断你那坏透腔的小细脖子。”

收回封口费转身离开，赫比·钱德勒满脸是恶毒的怨恨。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彼得·麦克德莫特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一言不发静静地呆坐着。连续接待了警察和钱德勒，彼得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两人之中，彼得觉得后面那个更让他丧气，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手也碰到了那笔贿金，他总觉得自己也被传染得有些不干净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在心里琢磨着：跟自己要说实话。那个钱拿在手里的那一刻，心中蹿出来一个声音——拿着，拿着吧。500美元可真是个大数目，可以干不少事呢。彼得压根就没指望自己的收入能和行李生领班相比，那一位的捞钱手段多得是，肯定是没法比的。如果换个人的话，也许彼得就会笑纳了吧。真要是那样，他会收下吗？他可真希望自己能有个决断。不管怎么说，他都不会是第一个接受部下孝敬的饭店经理。

钱虽然没收，但相当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彼得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赫比·钱德勒的丑事捅到沃伦·特伦特那儿去，但他却无法保证真的能那么做。一朝天子一朝臣，饭店很有可能马上就会换主人，那么沃伦·特伦特说话就没什么分量了，连彼得本人都有可能自身难保，还谈什么惩奸除恶呢？空降的新管理层肯定会核查旧部高层的职业记录，那么他在华尔道夫时的那块陈年旧疤就会被揭起来。人们会淡忘他的那些前科吗？会宽容他这个改过自新的“回头浪子”吗？彼得对此可一点儿也吃不准。算了，是去是留也许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他还是把思绪拉回了现在。

办公桌上放着弗洛拉留下的一张打印数据表格，上面记录着傍晚前客房入住的情况。他从进来以后，第一次研究了一下表格上的数据。从表上可以看出，饭店目前的入住率相当高，似乎今晚势必又是一个全垒打——客房全满。就算圣格里高利最终逃脱不了收购的命运，至少它还能在热闹繁忙时结束。

和客房入住报表和电话信息放在一起的，还有新送过来的一堆邮件和备忘笺。彼得把所有的文件都大致浏览了一番，觉得没什么要紧的，留到明天再处理也未尝不可。彼得打开备忘笺底下放着的一只马尼拉纸大信封，这是昨晚厨师长安德烈·雷米尔请他拜读的、关于饭店餐饮总体规划的构想，他从一大早就开始研摩着这套方案了。

看了一眼手表，彼得决定先接着读下去，之后再去饭店进行晚间巡查。他静下心来，把精致书写的纸卷和精心描画的图表在面前展开。

他越往下读，越发对年轻的副厨师长敬佩不已。构想本身就呈现出了大师级别的见地，对饭店的弊端和餐厅业务的潜力也显示出相当全面、深入的理解。让彼得感到很气愤的是，就是这么一部难得的餐饮“宝典”，竟被总厨师长埃布伦先生全面否定，弃为废纸。这也是雷米尔亲口告诉过彼得的。

诚然，有些结论还有待论证，而且彼得对雷米尔的某些观点也不是非常认可。乍看上去，一些预估的成本也似乎过于乐观。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白璧上的微瑕，真正令人振奋并看重的是，纸卷之中所展现出的一种既活泼新颖又不失实用可行的思路和创意，是对现今餐饮管理弊端的深刻思考，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彼得对此深信不疑，如果圣格里高利真抱着安德烈·雷米尔这个金饭碗要饭的话，这个年轻人也许很快就会择良木而栖，将他那卓越的聪明才智用到该用的地方去了。

彼得把计划图表放回文件夹，心中很是宽慰愉悦，有像雷米尔这样热情饱满、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实属圣格里高利之幸。彼得决定，应该亲口向安德烈·雷米尔表达一下自己的所读所感，在饭店前景扑朔迷离的现状下，好像他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于是，彼得迫不及待地打了个电话，得到的消息是，今晚，总厨师长埃布伦因为一直抱病不起还是没能来上班，主持大局的仍然是副厨师长雷米尔先生。遵循着厨房的礼仪规矩，彼得还是先知会了一声，表示他现在就要下到厨房里去看看。

彼得赴约前往，在主餐厅的门口，安德烈·雷米尔已经恭候在那儿了。

“请进，先生！非常欢迎。”年轻的副厨师长在前面带路，两人穿过嘈杂喧嚣、蒸汽腾腾的厨房。雷米尔贴着彼得的耳朵大声嚷着，“你也听见了吧，用音乐家们的话来说，现在这里就是锅碗瓢盆交响曲的高潮乐章啦。”

和昨天下午的安静相比，现在的傍晚则是一片忙碌景象，厨房里热气腾腾。大忙之时、全员上阵。身着浆挺白色厨师服的大师傅及他们的助手都在厨房里忙活着，好像一阵春雨过后在田野里忽然争先恐后冒出来的白雏菊。在他们周围，穿过喷发弥漫的蒸汽、顶着阵阵灼人的热浪，汗流浃背的厨房勤杂工吵吵嚷嚷地端着大锅小盆、托盘平碗，如热锅蚂蚁般穿梭往复；还有一些则心急火燎地推着送餐车横冲直撞。不过，他们虽然很忙碌，却丝毫不乱，颇有分寸，和同样急急忙忙、高高举着托盘的男女服务员们相互避让，有惊无险地擦肩而过。

蒸汽保温餐台上，当晚套餐菜谱上的菜品已分门别类摆放备好，以便端送到各个餐厅去。手疾眼快的大师傅们此时好像变身成了千手观音，麻利地煎炒烹炸着餐厅和客房单点的菜肴。服务员时不时地过来催菜，厨师则大喊大叫地回应着；还有一些则举着摆好菜的托盘，大步流星地从两名检验员中间穿过。在架高的记账机后，两名女检验员今天依然面色严肃、一丝不苟。

汤品区里，巨型汤锅咕嘟冒泡，弥漫着的蒸汽缭绕升腾。不远处两名拥有特别技艺的厨师正用灵巧的双手准备着餐前开胃的凉点热碟。越过他们，就能看到一名焦虑的糕点师傅正在监督制作甜点。偶尔烤炉晄当开启，炉内火光映衬着点心师们专注的脸庞，还能瞥到一眼火炉里炼狱般的景象。

置身大厨房里，不光“眼福”不浅，耳鼻也很享受。锅碗盘碟争相鸣奏，各式佳肴香气扑鼻，烧煮中的咖啡甜美清香。

“现在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先生，也是我们最自豪的时候。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我已经拜读了你的大作。”彼得将文件夹递还给副厨师长，跟着他走进用玻璃隔断开来的办公室里，外面的嘈杂鼎沸也被关在了门外。“我很欣赏你的观点，但有几点还需要商榷，不过不是太多。”

“当然，很欢迎讨论，不过要是之后，能有实际行动跟着的话，讨论才更有意义。”

“暂时还不行，至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变革。”彼得也不兜圈子，直接告诉了他，在厨房变革之前，饭店还有更重大的问题有待解决——归属问题。

“也许我的方案和我本人都要另谋出路了。不过没关系。”安德烈·雷米尔提起肩膀，来了个标准的法式耸肩，接着说道，“先生，我要去会议餐厅看看，介意陪我去吗？”

正有此意。彼得计划的晚间巡查里正好包括会议餐厅的走访，从餐厅厨房开始，他的巡视之旅一点儿也不耽误事。

“谢谢你，我愿意去看看。”

他们乘坐员工专用电梯上了两层，走出电梯来到会议厅厨房。这里和楼下的主厨房极其相似，很多地方都是一模一样。单单晚上这一顿餐，就要从这里一口气送出大约2000份，而且是送到圣格里高利的三个会议餐厅以及十几个餐饮包房里。所以会议厅厨房此时的工作节奏似乎和楼下一样地激情狂热。

“您也知道，先生，今晚我们有两场大型晚宴，分别在宴会大礼堂和比安维尔宴会大礼堂。”

彼得点点头，“是的，牙医大会和金高乐。”传菜的人流分成两股，从长条形厨房相对的两端鱼贯而出。彼得观察到牙医们的主菜是烤火鸡，而可乐销售员的则是香煎比目鱼。一队厨师和助手们以机器的节奏，流水线般地往两道主菜上添加蔬菜配饰，随后干净利落地在盛菜的盘子上啪地盖好金属罩，再整个放到服务员的托盘上。

一个托盘里盛着9个碟，单桌参会者正好一人一份。每名服务员需要照应两桌客人，一顿饭要了4道菜，外加面包卷、黄油、咖啡和小点心。彼得估算了一下，每名服务员至少要满负荷地跑上12趟，如果客人加菜或是有时要迫不得已地加桌的话，那势必还要多折腾几趟。所以一些服务员在晚宴结束后，显得疲惫不堪也就不稀奇了。

较为轻松的也许就是餐厅主管了，一身洁净的燕尾服，扎着平整的白领结，泰然自若地伫立调度。此时，他正驻扎在厨房中央，像执岗的警长一般指挥着进进出出的服务员。看见安德烈·雷米尔和彼得同时光临，餐厅主管连忙几步上前迎了过来。

“晚上好，厨师长。您好，麦克德莫特先生。”虽然在饭店级别排位上，彼得比这两个人都要靠前，不过在厨房里，餐厅主管直接听命于当值的总厨师长，所以他的称呼顺序并无不妥。

安德烈·雷米尔询问道，“多米尼克先生，晚宴共有多少人？”

餐厅主管看了看一张纸条，“金高乐估计有240个人，我们摆够了座位，看起来他们差不多都到了。”

“他们都是拿薪水的销售员，”彼得推测着，“所以都得待在这儿。而牙医们就不同了，都是自己当老板，就可以任性一点儿。他们也许没那么规矩，应该有不少缺席的吧。”

餐厅主管点点头表示认可，“我听说客房里挺能喝的，冰块可消耗了不少，客房服务的调制酒也供不应求，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菜品需求会有所减少。”

到底每次宴会该备多少份餐，一直是摆在这三个人面前令人挠头的难题。会议组委只给饭店一个保底数，但实际的上座数可能会在100~200之间浮动。个中原因就是，事先根本算不准究竟会有多少代表因组织小团体聚会，而不来参加组委会预订的全体宴会。也有的时候，你以为人数也就这么多了，却又在开席时蜂拥而至了一大批人。

大型宴会开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对于任何的饭店厨房来说都是万分紧张的时刻。所有相关人员都紧张地等待着即将揭晓的真相，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危机一触即发，这个时候的应对措施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组织管理的能力立见高下。

彼得接着问餐厅主管，“最初的估计有多少？”

“牙医那边的估计是500，现在已经基本上坐满了，所以我们决定开始上菜，不过他们的人好像还在不断地往里进啊。”

“咱们有没有再快速地清点一下新进来的人数？”

“我派人去了，正好，他回来了。”只见一名身穿红色制服的领班，从宴会大礼堂那边赶过来，一路上避让着来往的服务员同事，急匆匆地穿过了厨房的员工通道。

彼得询问安德烈·雷米尔，“要是万不得已，咱们有能力供应新增的份数吗？”

“只要有需求，先生，我们就会倾力而为。”

餐厅主管和领班交流了几句，随后转过来向二人汇报，“看上去大概新增了170个人，他们是如潮涌入啊！我们已经在加桌子了。”

事情往往如此，危机突发毫无征兆。而且这一次来势汹汹，一副不闹出大乱子誓不罢休的样子。170份额外的晚餐，还要马上端上餐桌，这对任何一间厨房来说都是极限的考验。彼得转过来想和安德烈·雷米尔再商量商量，不过发现心动不如行动，那位年轻的法国人已经出手了。

副厨师长已经像出膛的炮弹，“空降”到部下们奋战的“战壕”里，机关枪般地“扫射”着指示。“主厨房去个初级厨师，把明天冷餐用的7只烤火鸡取过来……跟备餐间喊话，传我的命令：使用备料！马上！有什么备什么！……多弄点儿蔬菜！再顺点儿另一场宴会那边的，好像他们没用上那么多！再去个初级厨师到主厨房，是菜就往筐里装，犄角旮旯的都好好搜一搜，全给我弄过来……再给我传个话：赶紧过来帮忙！两个切工师傅，两个大师傅……再提醒糕点师傅！170份以上的甜点，几分钟后就要……拆东补西！首尾兼顾！牙医为主！”年轻的安德烈·雷米尔，以其大将风度主持着大局。

服务员们已经重新部署调配：从金高乐的小型宴会上不声不响地抽调出一部分人，而坚守驻留的则要分担额外的工作。食客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最多只是恍恍惚惚地觉得，上菜的服务员好像面目稍异而已。其他已经分拨到宴会大礼堂牙医晚宴的服务员就不能只照应两桌了，而是要增至3桌——27个客人，手脚麻利的老手也许还得管上4桌。这么一来难免会有些怨言，不过也不会太多。会议餐厅的服务员大多数是按劳取酬的临时工，任何一家饭店有急需时都可以临时招

入，多干活当然就能多赚些钱。三个小时照应两桌的基础价是4美元，每加一桌再多给2美元。除了事先定好的会议服务薪金，再加上小费，那么收入就比基础价翻了一番。一名“飞毛腿”式的服务员，如果幸运一些的话，在午餐或早餐上也能赚到差不多同样的薪水，那么这一天下来，他就能拿到16美元。

彼得看见一辆手推车从员工专用电梯里急匆匆地推了过来，上面盛放着三只新出炉的火鸡。备餐间的厨师十万火急地“夺过”三只火鸡，送货的厨师助手也赶忙返回再送。

一只鸡可以分成15份，庖丁解鸡疾如风，手法堪比柳叶刀。每份都一样：鸡胸肉、鸡腿肉，再加上配菜装饰。每只托盘上摆放20份，再把托盘火速送至起菜服务台。运送蔬菜的手推车应召汇入，仿佛四面八方的轮船齐聚码头。

副厨师长派遣走了两名搬救兵的“小上校”，让原本配备齐全的服务团队一干起活来就显得捉襟见肘。安德烈·雷米尔身先士卒，迅速补位，以一抵二。整个团队还一下子提速了，大家你来我往快似流星，干劲十足热火朝天。

“盘子……肉……第一样蔬菜……第二样……肉汁……盘子溜过来……盖上盖儿！”厨房里一人一步一动作，双臂双手长柄勺，齐挥共舞不停歇。流动起来的烹饪线一秒钟一个菜……还不止呢！起菜服务台前侍者成行，排成长龙。

在厨房的另外一边，糕点师傅们纷纷打开冰箱，迅速查看、东挑西选、关闭箱门。主厨房的糕点同行跑步赶到，急施援手。备用甜点紧急征用，从地下室冷库调来的更多备存也即将送到。

在紧张顺畅的“大合唱”中，偶尔也会受到一丝杂音的干扰。

一名服务员报告领班，领班再上报餐厅主管，主管最后汇报给安德烈·雷米尔。

“副厨师长，有位绅士说他不爱吃火鸡，他问能不能换成三分熟的烤牛肉？”

汗流浃背的厨师们可算在紧张的氛围里捡着了一个哄堂大笑的机会。

但是彼得知道，把客人的这种要求层层上报是符合规矩的，只有总厨师长才有权更改标准套餐菜单上的菜品供应。

安德烈·雷米尔咧嘴笑道，“可以给他换，不过送那一桌的餐时给他最后上。”

这也算是厨房的老规矩了，在涉及餐厅与食客的关系时，大多数饭店还是会依照要求更换标准的套餐菜品，甚至当新点的菜比原来的要贵时也得满足。不过就像现在这样，一定要让这位“出类拔萃”的家伙等上一会儿。等他身旁的人都开动了以后再上，这也算是小小的惩戒，以免其他人再群起效尤。

现在，等候在起菜服务台的侍者长队逐渐缩短。宴会大礼堂里的大多数客人，包括后来的，都已经吃到了主菜。勤杂工们已经开始陆续撤下残羹冷炙，似乎危机已经过去。风暴渐行渐远，主帅安德烈·雷米尔也从“火线”上退了下来，随后便纳闷儿地瞧见一名糕点师傅走上前来。

这位瘦得跟“芦柴棒”似的糕点师看起来并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能常常守着自己做的甜食却很少品尝。他用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朝雷米尔做了个“OK”（好的）的手势，“都弄妥了。”

安德烈·雷米尔笑了笑，走到彼得近前，“先生，您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吧，我们好像已经确保了球门一球不失呢。”

“我应该说，你们做得比那要好得多，我很感动。”

年轻的法国人耸耸肩，“您所看到的还不错，不过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其他一些在水底下的地方，看起来就没那么漂亮了。不好意思，先生，失陪一下。”说完，他便退下了。

甜品是栗子半球蛋糕和火焰樱桃。火焰樱桃在供应时会有个仪式，宴会大礼堂的灯光要暗下来，然后再高举着火焰，这样跳动的托盘在端上来时才会显得壮观。

现在服务员们都排成一行，等候在起菜服务台前。一位糕点师和几名助手正在检查着托盘的摆放。一经点燃，每只托盘正中央的菜碟就会蹿出火焰，两名厨师已经手执燃着的细蜡烛伫立一旁。

安德烈·雷米尔检阅着这一行“普罗米修斯”式的队伍。

餐厅主管则等在宴会大礼堂的门口，单臂高举，用目光注视着副厨师长的脸。

当看到安德烈·雷米尔冲他点头时，餐厅主管便放下了高举的手臂。手持蜡烛的厨师顺着那排托盘一路小跑，顿时星星点灯，风景一道。厨房员工通道的双开门猛然敞开，被固定拴牢后，“星光大道”就此打通。门外的一名电工得到示意，把宴会大礼堂的灯光调暗。乐队演奏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戛然而止。客人们也停止了交谈，刚才还四处嗡声不断的大礼堂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突然，一道聚光灯的强光越过客人们的头顶，映照着厨房的门口，恰似一瀑银河落九天。短暂的交头接耳后又是一片静寂，随后便响起了仪式开始的号角。“冲锋号”闭，管乐风琴嘹亮齐扬，铿锵有力

地鸣奏着《圣者行进》之开篇序章。应和着音乐的响起，“普罗米修斯”们的“圣者”队伍，举着星光跳动的托盘一点点地前行着。

彼得·麦克德莫特步入宴会大礼堂想看个究竟，可眼前却是意想不到的人山人海，满满登登。

噢，当圣者们；噢，当圣者们；噢，当圣者们在行进……从厨房里鱼贯而出的那队侍者，身着整洁笔挺的蓝制服，步伐整齐地行进着。此时此刻，所见之人无不为之动容感叹。“圣者”的队伍中还有从其他宴会大礼堂里抽调出来的，一时片刻的“游行”过后，他们还要赶回原处各司其职。而现在，他们却是一个不容分割的队伍，每个人都运送着欢快跳动的火种，似一行越燃越亮的灯塔，照耀着略显昏暗的前厅。噢，当圣者们；噢，当圣者们；噢，当圣者们在行进……喜出望外的食客们先是不由自主地爆发出由衷的掌声，接着在“圣者”们环绕全场时，一起应和着音乐的节奏拍起手来。对于饭店来说，一定要一诺千金，现在算是没有失信。厨房以外的人哪里知道几分钟前危机的突袭，以及他们是如何迎击解决的。主啊，让我也加入其中吧，当圣者们在行进……侍者们将火焰樱桃摆放到各个桌子上，前厅里灯光复明，又是一阵掌声和欢呼喝彩。

安德烈·雷米尔来到彼得的身边站定，“今晚的演出谢幕了，先生。不过，您可能还没尽兴，要不要来点儿法国白兰地？我在厨房里还备了一点儿。”

“不啦，谢谢你。”彼得微笑着拒绝了，“真是干得漂亮，恭喜你！”

当他转身刚走了几步，副厨师长在身后叫道，“再见，先生。还有就是别忘了。”

彼得挺纳闷儿，停住了脚步，“别忘了什么？”

“您曾经说过的，先生，您和我的梦想，一家超群绝伦的饭店。”

半当玩笑半当真，彼得穿行于餐桌间，向宴会大礼堂的大门走去。

他已经快到门口了，却意识到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于是，彼得便停下脚步，四下张望，想抓住那游动的直觉。突然他知道那是什么了：那位暴脾气的小老头，英格莱姆医生，牙医大会的主席应该在这儿主持啊。这可是会议的重要场合之一呢，可现在他既不在主席的席位上，也没出现在首席长桌旁。

一些代表开始在酒桌间穿插走动，跟其他各席的朋友招呼问候。一名戴着助听器的家伙在彼得身边停下脚步，“劲爆满场啊，是吗？”

“的确如此，希望您用餐愉快。”

“还不赖。”

“打扰一下，”彼得终于逮到一个，“我正在找英格莱姆医生，却哪儿也没见到他。”

“你见不到了。”搭讪者语气简单生硬，并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彼得，“你是报社的人？”

“不，我是饭店的员工，我见过英格莱姆医生好几次……”

“他辞职不干了，就在今天下午。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我会说，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傻透了。”

彼得竭力控制住惊骇的冲动，尽量平静地问道，“您知道他还在饭店里吗？”

“不知道。”戴助听器的家伙撂下这句就走开了。

会议厅跃层有部内线电话。

前台接待员报告说，他那边英格莱姆医生的记录仍为入住状态，不过打到房间里的电话却没人接听。彼得又打给出纳主管，“费城来的英格莱姆医生已经结算了吗？”

“是的，麦克德莫特先生，刚刚一分钟之前结清的。我现在还能看见他在前厅里呢。”

“派个人叫住他，请他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

彼得赶到时，英格莱姆医生毫无眷恋地站在那里，手臂上挽着雨衣，手提箱放在近旁，时刻准备着离开。

“这次你的麻烦事又是什么呢，麦克德莫特？如果你是来向我要一面褒奖饭店的锦旗，那你可要失望了。还有，我很忙，要赶飞机。”

“我听说您辞职了，赶过来就是想说，对不起。”

“我猜没有我，大会也照样运转得挺好。”从楼上的宴会大礼堂，清晰可闻地传来掌声和欢呼声，似乎是在下着逐客令一般。“听起来让我说中了呢。”

“您还是很在意吗？”

“不在意。”小个子医生局促地换了个站姿，还低下头瞄着脚面，接着便是一声低吼，“我在撒谎，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不该在意的，不过我做不到。”

彼得安慰着，“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

英格莱姆医生猛然昂起头，“麦克德莫特，你要搞清楚，我可不是什么丧家之犬，不需要用‘人之常情’来安慰。我当了一辈子的教师，

而且志得意满。我还带出了一批精英——吉姆·尼古拉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一些也是；还有以我名字命名的手术方法；我编纂的书籍被当作教科书。这一切都不是无凭无据的自吹自擂。不过，”他朝宴会大礼堂的方向扬了扬头，“也有蒙羞之处。”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

“无所谓了，小小的挫折何足挂齿。对于一个人来说，甚至还有好处吧。我以前想当主席，当选时我也很高兴。毕竟，这是你认可之人馈赠给你的一种荣誉。让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麦克德莫特，天啊，我怎么会跟你说这个，今晚没有出席，简直伤透了我的心。”此时，宴会大礼堂的欢声雷动再一次传来，他顿了顿，扬首朝那个方向望了望。

“不过，偶尔你也要掂量掂量己之所欲和己之所信之间的分量。”小个子医生闷哼了一声，“有些朋友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傻透了。”

“坚持己之所信的原则，一点儿也不傻。”

英格莱姆医生的目光直视彼得，“可在你也有坚持原则的机会时却没那么做，麦克德莫特。你太在乎这家饭店，太顾忌你的饭碗了。”

“恐怕您说得没错。”

“嗯，敢于承认担当，你倒是很有气度。那么，我就再跟你多说几句，小子，你并不孤单，我跟你一样，有时候也不是所有事都可以做到坚持原则，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不过，有些时候，你还会得到第二次机会，如果碰巧让你得到了，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放弃了。”

彼得示意一名行李生过来帮忙，并对医生说道，“让我送您到门口。”

英格莱姆医生摇摇头，“不必，我们别废话了，也少做点儿傻事。麦克德莫特，我不喜欢这里，也不喜欢你。”

行李生好奇地望着医生，英格莱姆医生也没理他，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个字，“走。”

16

临近傍晚时分，奥格尔维在捷豹车藏匿的树丛附近又美美地眯了一觉。夕阳西下，在橙色光球快要坠入连绵的山丘之后，他又再次醒来。白天的燥热渐渐散去，怡人的桑榆清凉如约而来。奥格尔维意识到，马上就应该出发了，便开始忙活起来。

他先打开车上的收音机，似乎没听到什么新消息，还是先前的那种程式化的简单重复。心里有了底，他便满意地快速关上了收音机。

奥格尔维又返回到树丛另一边的小溪旁梳洗起来，捧起溪水拍在脸上，冲在头顶，驱走残余的困倦。接着，他又急急忙忙地将剩下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塞进肚皮，并将新打的一暖壶溪水，和一些奶酪、面包一起放在车子的后座上。他要靠这些食品支撑，熬完整个通宵，因为他打算一直不间歇地开到明日黎明。

他在离开新奥尔良之前就已安排好了路线，并牢记于心。先向西北出发，完成密西西比州剩下的路程，随后再穿过阿拉巴马州西北角，接着就可以一直向北贯穿田纳西和肯塔基。开到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后再改向西北，途径波利斯沿对角直穿印第安纳州，在哈蒙德附近进入伊利诺伊州，最后直抵芝加哥。

剩下的路程总共还有700英里，实在是千里迢迢的一段旅程。只身完成整个距离可太难为他了，不过奥格尔维估计天亮前他可以赶到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他觉得到了那里就应该很安全了。之后，他距离芝加哥就只有200英里了。

夜幕完全降临之时，奥格尔维把捷豹倒出藏匿的树林，再调过头来慢慢地开向主道。向北上了45号国道后，他才终于松了口气，心满意足。

行进到密西西比州的哥伦布市，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夏伊洛战役死难者的埋骨之地时，奥格尔维准备停下车子加油。他特意小心谨慎地找了一家城镇郊外的小型便利店，那里只开了一盏灯，底下有两台老式油泵。他把车子尽量向前开到远离灯光的地方，这样车子的前部就逃过了光亮，躲进了黑暗处。

为了避免交谈，当店主问候“晚上好”和“从哪来”这两句话时，他也完全不搭腔。在匆匆用现金支付了汽油和半打巧克力条的账单后，他就直接上路了。

他又往北开了9英里，越过阿拉巴马州的州界线，终于奥格维尔逃出了密西西比州。

车子呼啸前行，途径一连串的乡村小镇。弗农、苏利金特、哈密尔顿、拉塞尔维尔、弗洛伦斯，最后这个，根据路牌标注：以出产马桶座圈而闻名。奥格尔维继续飞驰了数英里，穿过州界进入了田纳西州。

总的来说，一路上，车辆并不多，捷豹也相当争气，一轮满月更是在短暂的昏黑后赶来帮忙，驾驶状况令人满意。当空皓月，周围没有任何警方风吹草动的迹象。

奥格尔维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心满意足地放松了一直紧绷着的神经。

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以南50英里处的哥伦比亚市，他驶上了31号国道。

路面上的车子多了起来，重型挂车南来北往，一道道炫目的大灯光束犹如划破暗夜黑幕永无断裂的光链。轰鸣的发动机声一路高歌向南直奔伯明翰，向北挺进美国的工业中西部。一些小型轿车可没有大型卡车那么心安从容，提心吊胆地游走于“巨无霸”之间的夹缝里。奥格尔维偶尔也会驶出车流，把低速行驶的车辆超越。不过他还是小心谨慎地盯着限速路牌，避免超速，他可不想由于开快车或是其他任何方式而引起关注。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身后有一辆车子，一直保持着同他差不多的速度。奥格尔维调了调后视镜免得后面的强光耀眼，又降低车速想让后车超过。后面的车辆似乎无意如此，既然不像是警车那样想超车别住自己，奥格尔维也就消除了顾虑，恢复了原来的车速。

又行进了数英里，他发现北往的车流减缓了速度，前方车辆上的警示尾灯频频闪烁。向左探出身体，奥格尔维发现前方似乎前灯成簇，北行的双排道并成了一行。看上去好像是发生了公路交通事故。

随后，刚拐过一个弯道，他才猛然间察觉出车辆拥堵的真正原因。两排田纳西州的公路警察巡逻车，停驻在道路两旁，车顶上的红灯耀眼闪烁。灯光闪烁的路障横亘于前，挡住了中央的车道。与此同时，一直尾随的那辆车子也亮起了警灯，现出了警车本色。

捷豹车乖乖地放慢速度，最后停了下来。州警执枪飞奔，一同围了上来。

奥格尔维被吓得魂飞魄散，哆哆嗦嗦地把双手举过头顶。

一名壮实的警司打开车门。“手放在那儿别动，”他厉声命令着，“慢慢地走出来，你被捕了。”

17

克丽斯汀·弗朗西斯不由自主地嚷出心中所想，“你看！你又这样啦。都两次了。一续完杯你就会用双手捂住咖啡杯，好像能让你得到一种安慰似的。”

餐桌对面的艾伯特·威尔斯，露出了小麻雀般招牌式的快活微笑。

“你比大多数人都善于观察呢。”

克丽斯汀心中暗想，今天晚上他看起来又变回到了虚弱的状态。三天前的那种灰白脸色，多少又爬回到他的脸上，整个晚宴期间，支气管炎偶尔引发的咳嗽还挺骇人。不过，虽然小老头的身体状况欠佳，精神状态倒是挺好，一点儿都不打蔫儿，心情很是愉悦。克丽斯汀觉得，他现在还是得需要有人照看一下。

他们正在圣格里高利的主餐厅里用着餐，从他们落座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大多数的食客已经离去，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人品尝着咖啡和甜酒，借以消磨时间。虽然客房爆满，不过主餐厅整晚都相对冷清。

餐厅主管麦克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

“还有些什么其他需要吗，先生？”

艾伯特·威尔斯看了克丽斯汀一眼征求意见，而她则摇了摇头。

“不需要了。如果方便，就请把账单拿过来吧。”

“当然可以，先生。”麦克斯朝克丽斯汀点了点头，用眼神暗示请她放心，自己不会忘了上午两人约好的安排。

餐厅主管离开后，小老头开始解释克丽斯汀刚才提出的疑惑。“咖啡的事嘛，是这样的：在北部探矿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活下来的话，就什么都不可以浪费，甚至是用手捂住杯子才能感受到的热量。这么一来，习惯就养成喽。虽然我觉得习惯可以改掉，不过，保留下来也许更明智，可以偶尔让自己回想起一些往事吧。”

“那是为了缅怀流金岁月，还是想要忆苦思甜呢？”

他沉吟片刻，“我想，两者皆有吧。”

“你跟我提过，曾做过矿工，”克丽斯汀好奇地询问，“我居然不知道你居然干过探矿的活呢。”

“很久很久，两个都干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在加拿大高地区待的时间最长，那可是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啊，克丽斯汀，都快接近加拿大北部边境线。当你一个人待在那里，跟你做伴的就只有冻原——他们称为北极荒漠，因此干什么都要靠自己，从打桩圈定矿权到烧蚀永冻层，因为你要是不干，通常情况下也找不到别人帮你干。”

“那你当时勘探的到底是什么矿呢？”

“铀、钴。大部分时间是在找金矿。”

“那么，你找到了吗？我的意思是指金矿。”

他肯定地点了点头，“那里有不少呢，在大奴湖黄刀镇的周边。那里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时有发现，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那次淘金潮结束。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淘金者来说，那个地方的围岩实在是坚实了，想要淘出点儿金子非常非常困难。”

克丽斯汀感叹道，“那里的生活一定是艰苦异常吧。”

小老头咳嗽了一阵，随后轻啜了一口水，并对克丽斯汀报以致歉的微笑。“可我那时比围岩还要坚韧，不过你在高地区，你只要稍不留意，就会没命的。”他环顾了一下陈设赏心悦目、枝形水晶灯映照的餐厅。“那可真和这儿没法比呀，天壤之别呢。”

“你说过，对于绝大多数的淘金者来说，淘金十分不易。那么一直是这样吗？”

“并不总是这样，有的人就比较幸运。不过，即使是这些幸运儿也有走霉运的时候。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加拿大高地区和马尼托巴大荒地对自远方而来的朋友不大友好吧。也可能是一些你觉得很强悍的人，不光是体格上的强壮，到后来却发现其实是个㞞包。还有些人你原本觉得可以托付生命，结果却发现人心毕竟隔着肚皮。此外，还有一些事颇具戏剧性，情节有悖常理，结果峰回路转。记得有那么一次……”他刚开了个头就闭口不谈了，因为此时餐厅主管走了过来，将一只盛着账单的浅盘放在桌上。

克丽斯汀像是着急听睡前故事的小女孩，急忙催促着，“继续讲啊。”

“这可是个很长故事呢，克丽斯汀。”小老头翻过账单审视一番。

“我真的好想听啊，”克丽斯汀心口如一，绝无诳语。她觉得和这位谦逊内敛的小老头相处越久，自己就越喜欢他。

小老头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微笑。他瞥了一眼房间那边的餐厅主管，又看看克丽斯汀，随即便拿出铅笔签了账单。

“那是在1936年，”小老头开始讲故事了，“大致是黄刀镇最后一批淘金潮开始的时候吧，我正在大奴湖沿岸附近探矿。我当时有个搭

档，来自俄亥俄州的海米·埃克斯坦。他倒腾过服装，卖过二手车，我猜他还干过不少其他的行当。他挺爱出风头，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不过，就是有本事让人喜欢上他，我猜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魅力吧。刚到黄刀镇时，他身上还有点儿小钱，而我那时却身无分文，所以是海米在养活我们俩。”

艾伯特·威尔斯若有所思地抿了一口水。

“海米从没见过雪鞋，也没听说过永冻层，连结晶片岩和石英都分不清。不过我们从开始时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更是越来越合拍，活干得也算顺当。

“我们出去逛荡了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在高地区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概念。后来有那么一天，我们俩在黄刀河口附近坐下来卷颗烟抽。出于勘探者的习惯，我当时就顺手敲下了几块“铁片”——那其实是氧化了的石头，克丽斯汀——然后就捡了一两块放进口袋。回到湖边后，我便开始淘洗矿砂。当我发现淘出来是高品质的粗金砂时，可把我给乐坏了。”

“梦想成真，”克丽斯汀颇为理解，“那一定让你觉得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吧。”

“也许还有其他更开心的事，不过就算有，我也没碰上过。总之，我们立刻跑回敲下“铁片”的地方，用苔藓把它盖好遮起来。两天后，我们才发现，那个‘金库’已经被人抢先打桩圈定了认领权。当时，这对我们俩人中的任何一个来说，都是有生以来最致命的打击。后来我们发现，打桩的原来是一名来自多伦多的淘金者。他是一年前出来淘金的，后来就返回到了东部，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栽种了一棵‘摇钱树’。根据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领地法，他所申领的土地，如果不在一年内进行开采的话，那么他将丧失这块土地的认领权。”

“当时距离弃权日还有多长时间？”

“我们是6月时发现的，而这块地到了9月底就属于无主地了。”

“你们可以不动声色守株待兔啊？”

“我们就是想那么干，不过谈何容易啊。首先，我们找到的金矿和一座生产作业的矿场正好同出一脉，而且还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的淘金者在那一带活动寻觅。再者，我和海米已经身无分文了。”

艾伯特·威尔斯招来一名经过的服务员，“我还需要些咖啡。”他又礼貌地征求克丽斯汀的意见，“你也再来些吗？”

她摇了摇头，“不，谢谢了，别停啊，我还想听下去呢。”克丽斯汀琢磨着，人们幻想的那种传奇式的历险，竟然发生在眼前这个来自蒙特利尔其貌不扬的小老头身上，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好吧，克丽斯汀。接下来的那三个月，我觉得对于我和海米来说，真的是度日如年，是我们一生中最漫长的岁月，或许也是最艰辛难熬的时光。不过，我们最后还是生存了下来。我们捕鱼为食，有时还要嚼几口草木充饥。最后，我都瘦成麻秆了，因为得了坏血病，双腿都已发黑。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支气管炎，静脉炎也没能逃得过去。海米比我也强不了多少，不过他毫无怨言，这也让我更加看重他了。”

咖啡端上来了，克丽斯汀洗耳以待。

“终于挨到了9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黄刀镇获悉，有一些人打算在这块地的优先认领权失效后就立刻接手。所以我们可不能冒险，准备好了立桩，刚过午夜就把自己的桩子立起来了。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大雪纷飞寒风凛冽。”

小老头的双手又像先前一样捂住了咖啡杯。

“这基本就是我能记得的全部了，因为在那之后，我便昏厥了过去，再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埃德蒙顿的医院里，那里离我们下桩的地方有千里之遥。后来我才知道，是海米把我带出了高地区，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海米告诉我是一名在无人区巡视的飞行员把我送到了南部。有好多次，包括在医院里，他们都放弃了救治我的希望。尽管我活过来了，但当我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后，曾真的希望可以就此长眠。”他停了下来，又喝了口咖啡。

克丽斯汀没过瘾，继续问道，“那个申领有效了吗？”

“申领没有问题，是海米出了问题。”艾伯特·威尔斯下意识地用手抹着鸟喙般的鼻子。“也许我该把故事往前拉一拉。那三个月，我们俩签了两份出售合约，我们相互以书面形式把各自的一半矿权出让给了对方。”

“你们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海米的主意，以防我们其中的一个挺不过去。如果真是那样，那个幸存者就可以把对方的出售合约拿出来，整个矿就是他的了，然后他会把另一份撕掉。海米说那样会省去很多法律上的繁文缛节。当时看起来，这么做似乎不无道理，如果我们俩都能逃出生天，那么我们就会把两份合约都撕掉。”

克丽斯汀推波助澜挖掘剧情，“所以，当你在医院的时候……”

“海米拿走了两份出售合约，把金矿注册在了他的名下。当我身体恢复到可以有心思过问的时候，海米已经取得了整个金矿的认领权，早就像模像样地雇用人手、动用机器开始开采了。我得知已有一家大

型冶炼公司出价25万美元购买他的认领权，而且还有其他的竞买者争先恐后趋之若骛。”

“你就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吗？”

小老头摇了摇头，“我觉得那根本就毫无胜算。总而言之，我刚一出院就借了足够的盘缠北上回归了。”

艾伯特·威尔斯停住了，冲餐厅的另一边挥手打着招呼。克丽斯汀抬头张望，看见彼得·麦克德莫特正向这边走来。她还一直担心，彼得把她的邀请给忘了呢。此时看见他真的出现了，克丽斯汀心中涌起说不出的愉悦，一下子就打起了精神，感觉越发敏锐了起来。不过，敏锐的感觉马上就让她察觉到，彼得有些闷闷不乐。

小老头热情地欢迎彼得入座，一名服务员急忙又加了一把椅子。

彼得道了声谢，一屁股坐了下来，“我真是分身乏术啊，恐怕有点儿来晚啦。刚才忙活了几件事。”彼得自揣，这么轻描淡写地一嘴带过，也算是客套地敷衍过去了吧。

克丽斯汀期待着过后还能有机会和彼得单独聊一聊，便岔开话题，“威尔斯先生正在给我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定要听听结局。”

彼得轻啜了一口服务员端上来的咖啡，“请继续，威尔斯先生。就像看电影一样，我可以以后再补开头。”

小老头笑了笑，低头看了看自己扭曲生节、硬茧粗厚的一双手。“也快到结局了，不过后面的故事可更有嚼头啊。我回到了北部，在黄刀镇找到了海米。我对他破口大骂，把能想到的恶语毒咒一股脑儿地喷了出去。可海米却一直骂不还口，只是咧开大嘴灿烂地哈哈大

笑。他这可是火上浇油的行为，气急败坏的我都准备当场就要杀了他。不过我倒没那么做，他也知道我根本干不出来那种事。”

克丽斯汀心中愤慨，脱口而出，“他肯定是个招人恨的家伙。”

“我当时也是那么想的。不过，等我稍微消了点儿气，海米便让我跟他走一趟。我们来到了一名律师那儿，他早已拟定好了一些文书，并把我的那一半份额还给了我。你觉得算是公正合理了吧，其实是我占了便宜呢。因为我不在的那段日子，是海米独自打理了所有的事情，却分文未取。”

克丽斯汀糊涂得直晃脑袋，“我听不懂，为什么他……”

“海米的解释是，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会有大量的法律程序和文件需要签字，特别是他知道我一定会坚持保留认领权不会售出，如果再把我们的合约拿出来，那么繁文缛节就会更多、更复杂。还需要到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购买机器、发放工资等，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需要做呢。而我当时却躺在医院里，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神志不清生死未卜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拥有一半的份额却不能在场的话，海米可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所以，海米就用上了我的出售合约，把认领权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一个人来应付所有的麻烦事。他从来就没想过要吞掉我的那份，只不过他不善动笔表达，就没能让我及时得知此事。不过，他从一开始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一旦他有什么闪失，我将获得金矿全部的认领权。”

彼得·麦克德莫特和克丽斯汀隔着餐桌瞪大了眼睛。

“后来嘛，”艾伯特·威尔斯也不再卖关子了，“我对我的那一半份额也做了同样的事——立了遗嘱，一旦故去，全部认领权归海米所有。我们俩对这一处金矿都各自做了同样的安排，直到有一天，海米

真的走了，那是5年前的事喽。我觉得，他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当你真的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要轻易改变初衷。”

彼得·麦克德莫特已完全融入其中，好奇地追问道，“那么，那座金矿呢？”

“噢，我们一直拒绝着络绎不绝的出价者，最后证明我们没押错宝。海米经营了好多年，现在它仍在运营——是北部最红火的金矿之一，我有时还会回去看一看，抚今怀昔。”

樱唇微张，惊骇无语，克丽斯汀瞪着一双杏眼，望着小老头，结结巴巴地猜测，“你……难道你竟然……有一座金矿。”

艾伯特·威尔斯兴高采烈地点点头，“不错啊，而且现在还有了一些其他的产业。”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彼得·麦克德莫特的感觉同样很敏锐，“能不能告诉我，那些其他的产业究竟会是什么呢？”

“我也不是全都很清楚。”小老头不好意思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有几个报社、几艘船、一家保险公司、几栋楼，还有些零零碎碎的。去年，我又买了一家食品连锁饭店。我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会让我一直感到兴趣十足。”

“是的，”彼得颇有同感，“我猜应该会是那样的。”

艾伯特·威尔斯坏坏地笑了笑，“本来嘛，我打算明天再告诉你们，不过现在说了也无妨，我刚把这家饭店也买下来了。”

18

“就是那两位先生找您，麦克德莫特先生。”

餐厅主管麦克斯指了指前厅的另一端，两名男子安静地等候在饭店的报摊旁边，其中一名正是那名约尔斯警监。

片刻之前，麦克斯告诉他有人求见时，彼得正和克丽斯汀坐在餐桌旁发呆呢。艾伯特·威尔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低语把听者惊得无言以对如坠云雾。彼得知道，这个消息让他和克丽斯汀都太震惊了，一时间根本无法完全消化，对其含义和影响也有些摸不准。当需要他马上出去会客时，彼得觉得，这可是来了场及时雨呀，让他可以从尴尬的茫然发愣中解脱出来。匆匆地道了一声抱歉，承诺如果能抽身一定会回来之后，便“溜之大吉”了。

警监约尔斯一看到彼得便迎了上来，并介绍了同行的另一名警察——警司佐贝内特。“麦克德莫特先生，可不可以找个说话方便的地方？”

“这边请。”彼得在前面带路，绕过礼宾台，将两人引进了晚间无人的信贷经理室。刚一进屋，警监约尔斯就递给彼得一份折着的报纸。原来是明天早间版的《时代花絮》，只见整整占了三栏的大字标题写道：

据逗留在新月城的克罗伊登证实，已获悉任命其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消息。

警监约尔斯关上了办公室的门。“麦克德莫特先生，奥格尔维已经被捕了，是一个小时前连人带车在纳什维尔被逮住的。现在，田纳西州的警察已将其控制，我们已派人赶去那边，准备将他押解回来。奥格尔维所驾车辆已被层层包裹了起来，正用卡车秘密遣返回来。不过，根据现场的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辛苦找寻的车辆。”

彼得欣慰地点了点头，不过却发现两名警官正好奇地瞅着他。

“如果你们觉得，我对这些本该振奋的消息表现得无动于衷的话，那可就冤枉我了。”彼得及时地解释道，“我反应迟钝是因为刚刚才被惊吓了一回。”

“跟这件事有关吗？”

“不，是饭店的事。”

片刻无语之后，约尔斯打破冷场，“也许奥格尔维的口供会活跃一下你迟钝的神经。他声称，对于所驾车辆涉嫌交通事故，他可是一无所知。他只承认驱车北上是克罗伊登公爵夫妇授意的，并给了他200美元作为酬劳。我们确实也在他身上搜出了这笔钱。”

“你们相信他的话吗？”

“从现在的情况看，确实没什么纰漏，不过或许很快就会露馅的。明天我们会再做一次问讯，那个时候，真相也许就会大白了吧。”

彼得琢磨着，等到了明天，很多事情就会明朗起来，可今晚依然会是黎明前的昏暗吧。他接着询问，“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我们想去会一会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否一同前往。”

“我觉得……好吧，如果你认为有必要。”

“谢谢你。”

“还有一件事，麦克德莫特先生，”另一位警司终于开口了。“我们了解到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曾亲笔写过一封授权书，允许他把车子从饭店的车库里开走。”

“我知道这件事，的确如此。”

“这个可能挺重要的，先生。你知道那个东西现在会在什么人的手上吗？”

彼得想了想，“这个，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给车库打个电话问问吧。”“我们还是过去一趟吧，”警监约尔斯提议道。

＞＞＞

车库夜勤库尔墨，现在是又气又恼，连连陪着不是，“先生，您可要知道啊，我都提醒过自己了，也许那张纸还能用得着，万一有人问起来，我还能把它当护身符用呢。可是没想到啊，先生，您可要相信我啊。昨天准是把那张纸和三明治的包装纸混在一起给扔了，我一想起这档子事，今晚马上就去找了呀。平心而论，那可真不是我的错呢。”他又指了指刚从里面钻出来的玻璃隔断，“您看看里面才多大点儿地方，丢东西也是难免的。我上周还在说呢，能稍微扩大那么一点点也行啊。这可倒好，还是出问题了。现如今，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您说夜间记录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吧……”

彼得·麦克德莫特适时地打断了夜勤的怨天尤人，“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授权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就是允许奥格维尔先生开走车子，我当时就有所警觉……”

“是用饭店的信纸写的吗？”

“是的，先生。”

“那张纸是不是压花纸？顶端有没有‘总统套房’的字样？”

“对，麦克德莫特先生，这个我有印象。就像您所说的，那是一种小尺寸的便笺纸。”

彼得跟两位警察解释，“我们为那间唯一的套房提供了专用的信纸。”

警司询问库尔墨，“你说把便条混在三明治包装纸里扔掉了？”

“也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了，你不知道，我一直都很谨小慎微的。真的是这样，就拿去年的那事儿来说吧……”

“估计是什么时候？”

“去年吗？”

警司耐着性子把话题拉回来，“是说昨晚，你什么时候把三明治包装纸扔掉的？具体什么时间？”

“应该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吧。我一般会在冷晨一点钟前后吃一顿宵夜，那个点夜深人静了，而且……”

“你把它们扔到哪儿去了？”

“一直都是同一个地方，”库尔墨把他们带进保洁室，里面放着一个垃圾桶，库尔墨掀开了桶盖，“就在这儿。”

“昨晚的垃圾还可能在里面吗？”

“不可能，先生。您知道，这个每天都要清理的。饭店对这个要求得很严，没错吧，麦克德莫特先生？”

彼得只好点了点头。

“而且，”库尔墨还挺会马后炮的，“我记得昨晚桶里的垃圾已经快堆满了，您看现在，里面都没什么东西。”

“我们还是再找找看吧。”警监约尔斯看了一眼彼得，得到默许后就把垃圾桶来了个底朝天，将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虽然他们查找得很仔细，可是库尔墨的三明治包装纸和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便条却依然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库尔墨由于要负责看管出入车库的车辆，便先行离开了。

约尔斯用纸巾擦了擦手，“垃圾从这儿运出去以后，会怎么处理呢？”

“会被送到我们饭店内部的中心焚烧场，”彼得向他做着说明，“一旦送去那边，就会和整个饭店里的各类垃圾掺和在一起，装进大推车里面。到时候再想要分出哪儿是哪儿的，就完全不可能了。不管怎么说，昨天从这儿收走的垃圾，现在差不多也该都被烧掉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约尔斯慰人慰己，“但还是觉得，如果能找到那张便条就好了。”

>>>

电梯停在了9层，警官们随彼得走了出来。彼得还是有所顾忌，“我真的不想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约尔斯再次开导他，“我们就是问几个问题，仅此而已。我倒希望你能用心听一听他们的回答，也许过后还需要你做见证呢。”

让彼得大跌眼镜的是，总统套房的双开门竟然大敞四开着。走上前去，嗡嗡的嘈杂声扑耳而来。

那位警司风趣地说，“听起来好像在开聚会。”

三人驻足门前，彼得抬手按着门铃，同时将目光往屋里一扫，便看清了屋内大致的情形。里面的门也半开半掩着，可以看到宽敞的客厅里有一群男女正簇拥着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大多数的访客都单手执杯，另一只手则拿着笔记本或纸张。

克罗伊登的男秘书应门而来，现身厅廊。“晚上好，”彼得说明来意，“这两位先生想拜见公爵夫妇。”

“你们是媒体的朋友吗？”

警监约尔斯“不合作地”摇了摇头。

“那么就不好意思了，现在可不行，公爵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将出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任命今晚已证实。”

“噢，了解，”约尔斯并未止步，“不过，我们还是有很重要的事一定要和他面谈。”

就这么“客套寒暄”着，他们已经迈步从走廊闯进了套房里的厅廊。正在此时，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从众人中抽身，迎了出来。她面带惬意可人的微笑，“诸位怎么不进来呢？”

秘书急忙禀告，“这几位先生不是媒体记者。”

“噢！”她的眼睛瞄到了彼得，终于认出了这位经理，接着又打量着另外两位。

警监约尔斯慢条斯理地自我介绍，“我们是警察，夫人。我身上都带着警徽证件呢，不过也许您不太想让我掏出来吧。”他故意朝客厅那边望了望，里面已经有几个人好奇地瞧向这边了。

公爵夫人冲秘书打了个手势，后者心领神会地连忙关上了客厅的房门。

难道是自己的幻想吗？彼得暗自揣摩，刚才一听到“警察”二字，公爵夫人的脸上似乎就拂过了一丝怯色。不过是不是幻象根本不重要，因为公爵夫人现在已经恢复了神情自若、锋芒初露。

“我能问问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我们想问几个问题，夫人，而且要当面烦劳您和您的丈夫。”

“现在可是不太方便呀。”

“我们尽量简短，占用不了您多少时间。”约尔斯不紧不慢却寸步不让。

“我去问问我丈夫是否方便吧，请在此稍候。”

男秘数将几个人从厅廊引到一间房中，从装潢陈设来看，应该是间办公室。秘书退下不一会儿，公爵夫人就再次露面，后面还跟着公爵本人。这位大人茫然迟疑地瞅了瞅自己的妻子，又望了望其余各位。

“我已经跟客人们说了，”公爵夫人先声夺人，“我们俩耽搁几分钟就要马上回去。”

警监约尔斯未置一词，只是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如果您不介意，可否告诉我最后一次用车是什么时候？我说的是一辆捷豹。”接着，他又报出了车子的注册牌照号。

“我们的车？”公爵夫人似乎挺吃惊。“最后一次用车嘛，我还真想不起来了。等等，好像有点儿印象，应该是星期一的早晨吧。此后，就一直停在饭店的车库里，现在应该依然在那里啊。”

“请三思慎言，您或您的丈夫在星期一的晚上，是否单独或是一起用过车？”

彼得暗想，约尔斯自然而然地把问题都指向了公爵夫人，而不是公爵，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愠怒将两朵红霞挂上了公爵夫人的面颊。“我还真不习惯有人竟敢质疑我说过的话。我已经说过了，最后一次用车就是在星期一的早晨，我还觉得你问这问那的，到底是想干什么？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约尔斯不予理会，只是在笔记本上挥笔疾书。

“两位认识西奥多·奥格尔维吗？”

“这个名字挺耳熟啊……”

“他是这家饭店的警卫长。”

“想起来了，他来过这儿，可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人拾到了一件无主的珠宝，猜测也许是我遗失的，其实并不是。”

“那么您呢，先生？”约尔斯突施冷箭，直取软肋，把矛头指向了公爵，“您认识西奥多·奥格尔维吗？或是与其有所交集吗？”

克罗伊登公爵明显很犹豫，公爵夫人则死盯着他的脸。“这个……”他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最后总算挤出完整的一句，“就是我妻子说的那样。”

约尔斯平静地合上笔记本，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么我就通知二位，你们的车子如今已经到了田纳西州，是西奥多·奥格尔维开过去的，他现在已经被捕了。二位会感到很惊讶吗？而且奥格尔维已供认，是你们让他把车子从新奥尔良开到芝加哥去的，还付钱给他了。我还要提醒几句，根据初步的调查，二位的车子涉嫌一宗肇事逃逸杀人案，就在本市，而且就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

“既然你都问了，”克罗伊登公爵夫人不动如山，“我还真是大大地吃了一惊呢。说实话，这算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荒谬的胡扯，我能不吃惊吗？”

“这根本不是胡扯，夫人。你的车现在还在田纳西州，就是奥格尔维开过去的，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要是他真那么干了，也没得到我或我丈夫的允许呀，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码事。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真如你所说，那辆车卷入了星期一晚上的事故，那么似乎就很明显了，开车北上之人和在星期一晚上的肇事之人，就应该是同一个吧。”

“这么说，您是指控西奥多·奥格尔维……”

公爵夫人一声断喝，“指不指控、到底指控谁那可都是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事，你好像有点儿对号入座了吧。不过我是要指控，我要控诉这家饭店。至于理由，就是它在保护住客的私人财产方面百无一能，简直是废物。”公爵夫人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目光扫向彼得·麦克德莫特。“你放心，控诉里不会少了你的。”

彼得不甘示弱，反唇回击，“不过是你写的授权啊，指定奥格尔维取走车子的。”

这句话犹如狠狠扇在公爵夫人脸上的一记大耳光，吓得她樱唇乱颤、欲言又止，玉面煞白、欲盖弥彰。彼得意识到自己刚刚打草惊蛇了，等于是变相提醒了她，有一个罪证她忽略了。

一阵死寂过后，她还是扬起了头。

“拿出来给我看看！”

彼得无奈地放下虚张之势，“很可惜，那个已经……”

话音未落，他已经瞟到对方眼中闪过的一丝得意和嘲讽。

19

新一轮不痛不痒的提问和陈词滥调的回应之后，克罗伊登夫妇的记者招待会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位访客离去，刚刚关闭了总统套房的大门，另一扇门便随即打开——囚禁在公爵心门里的话终于喷发而出，“我的天啊，你搞砸了！你逃脱不掉……”

“闭嘴！”克罗伊登公爵夫人迅速环顾喧嚣退去的客厅。“别在这儿说，我现在不相信这家饭店，不信任与之相关的所有一切。”

“那么，到哪儿去说？老天爷啊，去哪儿啊？”

“我们出去，到没人能偷听的地方去。不过出去后，请别表现得像现在这么激动，可以吗？”

她打开客厅和卧室间的连通门，禁闭其后的贝灵顿梗宠物犬兴奋异常雀跃而出。公爵夫人一系上牵引带，它们就明白了此举用意，高声吠叫兴高采烈。行至厅廊，惧犬如狼的男秘书尽职尽责地打开套房大门，让这队宠物犬倾巢而出。

在电梯里，公爵好像又忍不住想要开口，但他的妻子摇了摇头。直到离开饭店，踱到室外旁人难闻其音之地时，公爵夫人才低声吩咐，“现在说吧！”

公爵的声音紧张失真，却仍激烈躁动。“我跟你说过，那是自寻死路！现在倒好，糟糕透顶。从刚惹上那事时，我们就挖空心思搅浑祸

水，结果却越搅越浑，越浑越乱，越乱越糟。直至现如今，丑事终将暴露，不知你做何感想，有所觉悟吗？”

“有，我当然有所觉悟。不过，还要看鹿死谁手。”

公爵不吐不快，喋喋不休，“别的咱们都暂且不提，单单在道德良心上——其他所有那些也一样，你就永远也逃脱不掉。”

“为什么就不能？”

“因为不可能，我想象不出来你如何能逃得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比起当初，可真是每况愈下，现在还搭上了良心……”话说至此，他竟然有些哽咽。

“我们根本没有每况愈下，此时此刻，我倒觉得是在多云转晴、节节高升。难道你把派驻华盛顿的任命给忘了？”

“你能不能别那么天真，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哪儿还有一丁点儿希望能走马上任？”

“很有希望才对。”

由活蹦乱跳的小狗开路，两人沿着圣查尔斯街来到了更加嘈杂宽阔、灯火辉煌的运河街上。转向东南直奔河边，两人混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假装饶有兴致地浏览着五光十色的商店橱窗。

公爵夫人压低了声音，“不管多恶心，我还是必须要搞清楚星期一晚上的一些情况，爱尔兰河口区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你开车拉过去的吗？”

公爵一听就涨红了脸。“不是，她自己打车去的，我们是在里头会面，我打算之后再……”

“省省你的打算吧，那么说，她会以为你也是打车去的吧。”

“我没想过，我觉得，她应该会那么想的。”

“我后来也是打车去的，这个有必要的话能查出来。取车时我注意到了，你把车停得很远，避开了那家恶心透顶的俱乐部，当时还没有泊车员。”

“我是故意往远处停的，当时是不想让你太容易地找到我。”

“这么说来，就没有人看见你星期一晚上用过车了。”

“还有饭店的车库啊，我们开进来时也许会被人瞄到。”

“没有！我记得你当时把车就停在了车库的入口附近，然后你就下车了，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谁也没看见过咱们。”

“开出来的时候呢？”

“车子可不是那天晚上从车库开出来的，星期一早上我们就把车子泊在了外面的停车场。”

“对呀。”公爵恍然大悟，“我到晚上才去那儿取的车。”

公爵夫人继续道出心中所想，“当然，只有咱们俩心中有数，车子确实是在星期一晚上用过后，才开进饭店车库的，不过也没有进库记录吧，所以根本没有证据。我们就一口咬死，星期一中午以后就没见过咱们的车。”

二人继续前行，公爵夫人自己分析了一遍，公爵却是一声不响。他在做了个手势后便伸出手替夫人牵着贝灵顿梗。小狗们也从牵引带上感觉出了变化，更加撒欢地往前奔跑。

公爵最终还是开了腔，“机缘巧合相得益彰，真是叹为观止啊。”

“何止呢？应该是叹为造化，本来就是天道如此、命数早定，从最开始时，一切就像设计好的一样井然有序地运行着。而现在……”

“而现在你打算把一只替罪羊送进监狱。”

“不！”

公爵摇了摇头，“我不能，就算是对他，我也不能那么做。”

“至于那个家伙嘛，我向你保证，他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会如此肯定？”

“因为警方在定罪之前，必须要找到事故发生之时，是他在驾车的证据。他们肯定找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他们也找不到你当时驾车的证据。你还没弄明白吗？他们也许只能确定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也许他们最后还能推断出，到底谁才是真正疑犯。不过，推断出来又怎么样？什么都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就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吗？”公爵面露倾慕之色，“这个时候的你最迷人。”

“我只是务实而已。说到务实，你倒提醒了我，你应该也还记得吧，奥格尔维那家伙的手里还攥着咱们的10000美元呢。至少不能让这笔钱打个水漂儿啊。”

“还有呢，”公爵开始见贤思齐，“剩下的15000美元，你放哪儿了？”

“还在我卧室内的那只小公文箱里锁着呢。我们离开的时候得随身带着了。据我判断，要是再存回到这里的银行，可能会引起注意。”

“你想得真周到。”

“我漏算了那张字条。他们要是真的拿到了那个……当时我同意写那个东西真是疯掉了。”

“人非圣贤，你又怎么能都料得到呢？”

他们已经走到了运河街光亮路段的尽头，现在开始调头向市中心方向返回了。

“真是残忍，”克罗伊登公爵又开始“大慈大悲”起来。从中午到现在，他真的滴酒未沾，所以嗓音比近来几日都清亮了许多。“钩心斗角、穷凶极恶、残忍恶毒。不过，也许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过得去吧。

20

“那个女人在撒谎，”警监约尔斯很肯定，“但是就算我们想较真儿，也很难拿出证据。”他在彼得·麦克德莫特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慢慢地踱着步。两名警察和彼得在总统套房碰了一鼻子灰后，就“败走”到了这里。三个人到现在还是束手无策，约尔斯只是一边踱着步，一边冥思苦想，而另外两个人也只好待在原地静候着。

“她丈夫更好对付一些，也许能打开突破口，”警司提议道。“最好咱们能在他一个人的时候试一试。”

约尔斯摇了摇头，“根本没可能。首先，那么精明的女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再者，跟这样身份的人物打交道，我们是如履薄冰，一定要慎之又慎。”他又看了看彼得，“别再盗铃掩耳啦，警察办案也是要看人下菜碟儿的。对付穷人，有大众的那一套，应付权贵，则有另外的一套。”

办公室那边的彼得置若罔闻地点了点头。

他觉得，自己已经尽职尽责，对得起良心，剩下的事就交给警察全权处理吧。不过，好奇心又怂恿他问了一个问题，“那张公爵夫人写给车库的字条……”

“如果我们有了它，”警司交了底，“那可就相当于签了逮捕令喽。”

“如果车库夜勤——我想，再加上个奥格尔维，两个人一起发誓证实确有那么一张字条存在的话，够定罪的吗？”

约尔斯很无奈地解释着，“那她会宣称字条是伪造的，是奥格尔维自己写的。”他想了想，又接着说道，“你说那个是写在一种专用信纸上的，能让我看一看那种纸吗？”

彼得走到外间，在文具柜里翻出了几张。这是一种很厚实的铜版纸，淡蓝底色。饭店的名称及徽标压花置于信纸顶端，名标之下则是同样压花的“总统套房”字样。

彼得把纸拿回给约尔斯和佐贝内特观瞧。

“可真精致啊，”警司佐贝内特颇为赞赏。

约尔斯则更加务实，“有多少人能接触到这种纸？”

“通常情况下，就那么几个。不过，我觉得真要是想要的话，很多人都能弄到手。”

约尔斯沮丧地咕哝着，“算了，这条线断了。”

“还有一种可能，”彼得突然灵光乍现，变得认真起来。

“什么？”

“我记得你问过我，车库的垃圾被统一清理掉后还能不能再找回来。我当时真的觉得，在一堆垃圾里翻出一小片纸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当时还没觉得，那是如此重要的证物。”

他发现，两位警察的眼睛都极其专注地盯着他的脸。

“我们这儿有个老伙计，”彼得继续燃起希望的火星，“他是管焚烧场的，会自己亲手把大量的垃圾分类挑拣。希望不太大，也许还是太迟了。”

“求求你啦！”约尔斯当机立断，“咱们赶快去。”

＞ ＞ ＞

几个人快步来到主楼一层，穿过员工通行门，来到一部直通地下的货梯前。彼得能听到楼下以货梯卸货的声音。于是，他便冲楼下大喊，“急用电梯、速战速决。”

等电梯的时候，佐贝内特打听着，“我听说你们这周还有别的麻烦呢。”

“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让现在这事儿一搅和，我差点儿把它给忘了。”

“我和我们的一个伙计聊过，他和你们的一位高级警卫……叫什么来着？”

“法因根，他是代理警卫长。”尽管事关重大，彼得还是没忍住笑了笑。“我们那位常任警卫长另有要事。”

“盗窃案那边没什么进展，我们的人核查了你们的住客名单，也没什么收获。不过，今天倒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望湖区一所私宅发生了一桩入室盗窃案，直接用钥匙开的门。女主人今天上午在闹市区遗失了钥匙，拾钥者必定是赶到了女主人的家。所有的作案特征与这里发生的那起完全一样，包括盗取物件的类型，而且同样是风过无痕。”

“逮住了吗？”

警司摇了摇头，“案发几小时后才发现，不过还是留下了一条线索，一位街坊瞄到过一辆车。可惜的是，什么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牌照是绿色加白色的。一共有5个州使用这种车牌——密歇根州、艾奥

瓦州、内布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华盛顿特区，还有就是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

“这个有用吗？”

“明天，或者明后两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就会盯着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车辆。盯到就拦，拦下就查，总会查出点儿眉目的。以前我们挺走运，经常是网才张开一小半，鱼就撞进来了，省去了不少事呢。”

彼得点点头，却并不感兴趣。饭店窃案已经过了两天，还是毫无进展。但现如今，似乎还有许多更要紧的事。

不一会儿，电梯就升上来了。

> > >

汗流满面的布克·特·格雷厄姆，一看到彼得·麦克德莫特的“降临”，脸上便洋溢出了灿烂的笑容。彼得是唯一能屈尊下到底层深处焚烧场，前来看望他的饭店管理人员。虽然不常来，但领导的每次光临都被布克·特·格雷厄姆珍视为盛大的荣耀时刻。

垃圾的恶臭扑鼻而来，灼人的热度让其更加嚣张任性，把警监约尔斯熏得忍不住不停地擤鼻子。烟火熏染的墙面上，忽明忽暗地跳动着火舌的光影。彼得高声提醒，紧贴围场墙边的焚烧炉“兴奋”地咆哮轰鸣，“我自己过去问问，跟他解释一下咱们想要的东西。”

约尔斯点了点头，心中所想和其他那些来过的人一个样：此刻所见，难道不是突然从眼前冒出来的炼狱吗？他挺纳闷儿，怎么会有人类愿意在这种环境下存留呢？

约尔斯看着彼得·麦克德莫特走上前去，和那位在焚烧垃圾之前还要仔细挑拣的高大黑人攀谈起来。麦克德莫特掏出一张总统套房的专

供信纸，递了过去请对方仔细观瞧。黑人点点头接了过来，却拿在手里面露疑惑，接着又指了指周围拥挤杂乱堆放着的十几个垃圾桶。除了这些，约尔斯在进来的时候还看见了不少呢，摆放在外面成排的手推车上。他此刻才意识到，先前为什么麦克德莫特放弃了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中，找出一小张纸片的企图。黑人对于所提的问题只是摇头，麦克德莫特无奈又回到了两名警察这边。

“这里大部分的垃圾，”彼得解释着，“都是昨天的，今天才都在这儿聚拢到了一起，而且已经烧掉了1/3。我们要找的东西还在不在这儿，已无从知晓。格雷厄姆只能在剩下的2/3里翻找了，在淘一些银器、瓶子之类还能用得着的东西时，留意我给他的那种纸片，不过你们也看到了，这应该不异于大海捞针吧。垃圾运到这里之前都要经过压缩处理，很多垃圾都湿漉漉的，跟它们挨着的东西免不了会被浸透。我问过格雷厄姆需不需要帮手，可他说那样找到的机会更小，毕竟这种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不管怎么说，”警司挺悲观，“我看是没什么指望了。”

约尔斯也很赞同，“咱们也算尽力了，你的人要是真找到了什么，能及时告诉我们吗？”

“他会立刻往楼上打电话，我会吩咐下去，随时静候佳音。一有消息，我就打给你。”

约尔斯点点头。随后，三个人便自行离去，而布克·特·格雷厄姆则依旧用双手在大平盘上的一堆垃圾里翻弄着。

21

对于“皇钥师”·米林来说，挫折可是一个接着一个，仿佛腊月又赶上了寒潮。

华灯初上，他就开始监视起总统套房的动静。临近晚餐时段，他满怀信心地估算着，克罗伊登公爵夫妇也该和大多数的宾客一样，离开饭店了吧。于是，他便来到9层的员工专用通道附近，开始了猎犬般的蹲守。此处“暗哨”进可攻，退可守。从这个角度，他可以把套房门口的情形一览无余，却能躲过对方的反监视。一旦发现情况不妙，他便可以迅速闪进楼道，避开视线。他都这么干过好几次了——电梯来来去去，其他房间的住客进进出出。“皇钥师”总是能瞥到对方，并在被对方瞥到之前就躲了起来。他还算准，一天中的这个时段，饭店员工不会在较高的楼层里有什么活动。就算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故，他也可以马上返回到8层，甚至直接回到房间里，反正也只不过是抬腿之劳的事。

他的这部分计划倒是很奏效，但错却出在了“猎物”的身上。整个晚上，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竟然寸步不离地躲在套房里。

但套房里却始终没有叫客房服务把晚餐送进去，这就留给了“皇钥师”一丝希望，牵着他舍不得就此罢休，锲而不舍地蹲守着。

“皇钥师”也曾怀疑过，是不是自己阴差阳错地没瞄到克罗伊登夫妇的离开呢？于是，他便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在套房门外屏息谛听。可是他却听到里面有人言语，其中还有女人的声音。

再后来，访客便登门了，这终于让他化失望为绝望。这些来访者都是稀稀拉拉、一个个或一对对地前来，进去了几个后，总统套房的大门竟然大敞四开了。没一会儿，客房服务的侍者便送上来了一盘盘的餐前点心，里面也传出来嗡嗡渐响的嘈杂人声，夹杂其间的冰块和玻璃杯的叮叮声，在走廊里都能隐约入耳。

当一名虎背熊腰的年轻人现身后，“皇钥师”就更纳闷儿了，这到底唱的又是哪一出呢？以他的“火眼金睛”判断，这位肯定是饭店里带官衔的人。面沉似水的饭店高层，还带来了两位同样的“铁板脸”，“皇钥师”冒险挥霍了好一会儿，定睛仔细观瞧着这三个人。一眼他就猜测出，大块头带来的那两个，八成是警察。随后他便自我安慰着，自己怎么竟变成惊弓之鸟了，都是太活跃的想象惹的祸吧。

较晚来的三个人却是最早离开的，半个小时左右，其余的客人也都相继告辞。虽然晚上的这个时候人来人往地不得安宁，不过“皇钥师”对自己的躲避伪装之术还是颇具信心的，绝对没人正眼瞧过他，就算瞄到了，也以为他只是名饭店住客罢了。

最后一名访客离开后，9层的走廊又恢复了平静。现在都快晚上11点了，看来今夜势必没什么盼头了，“皇钥师”决定，最后再等10分钟，然后就离开。

白天乐观的情绪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跌至谷底的一蹶不振。

他心中踌躇，该不该再干一票，冒险驻留饭店24个小时呢？他又盘算着，该不该等到深夜或凌晨再铤而走险深入虎穴呢？不过，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冒进”的念头，风险太大了。如果真有人惊醒把自己堵在房中，那可是任你口吐莲花也解释不通，为什么会半夜三更出现在总统套房的事实了。从昨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克罗伊登公爵的男秘书和公爵夫人的女仆也要考虑进去。不把他们的动向也摸透的

话，终究还会是白忙一场。他已摸准，女仆住在饭店的其他房间里，今晚并未现身。而男秘书却住在套房中，这就又多了一个人可能被夜袭惊醒的风险。况且“皇钥师”看见公爵夫人牵着她那壮观的“狗卫队”，那些小家伙也不好惹，很有可能一被惊动就立刻狂吠示警。

当时，他所面对的只有两条路：再冒险等一天，或者放弃偷窃公爵夫人珠宝的企图。

然而，就在其准备黯然离去之际，克罗伊登公爵夫妇出现了。贝灵顿梗在前面开道，所有“隐患”都终于离开了套房。

“皇钥师”迅速隐匿身形，躲进员工专用通道里。他的心开始小鹿乱撞，终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抛在脑后的希望竟然摇身一变，幻化成了梦寐以求的良机。

但这个机会虽良非优，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时机。很显然，公爵和公爵夫人不会离开太久，而那位男秘书又还在房中的某处。会在哪儿呢？会关上门独处在一间房里吗？已经上床睡觉了？他看上去倒像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也许真的已经早早就寝了吧。

不管前方状况如何，“皇钥师”已无退路，只能走下去了。他自己很清楚，现在要是不出手，那么他的贼胆绝对熬不过下一个24个小时的等待，只会空留贼心怅然离去。

他侧耳留意着电梯周围的动静，叮——哐——眶，梯门打开又关闭。“皇钥师”小心谨慎地返回到走廊，四下无人、空荡静寂。无声潜行，他渐渐地逼近了总统套房。

那把钥匙和下午一样争气，很轻松地就转动了锁眼。“皇钥师”轻轻地把双开门中的一扇欠了个小缝，轻缓地撤去顶住锁簧的力道，拿

下了钥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又缓慢地打开门，也没弄出一丁点儿的动静。

厅廊就在前方，直通一间大屋子。左右两旁还各有一扇门，都很“听话”地关闭着。不过从右边的门后，隐约传来像是收音机的声音，视线内空无一人，套房里华灯绽放。

“皇钥师”闪进房中，利索地戴上手套，随后把身后大门锁闭。

他谨慎前行却敏捷迅速，厅廊和客厅里的宽幅地毯消弭掉了他的足音。穿过客厅，“皇钥师”来到了一扇半开的门前。如其所料，里面通向两间宽敞的卧房，每间卧房都各配有一间浴室，中间的更衣室联通彼此。卧房里同样是灯光映照，公爵夫人的那间更是一目了然。

房内陈设包括一只高脚柜、两张梳妆台和一角步入式衣帽间。“皇钥师”开始按部就班地在家具里翻找。他的目标是珠宝盒，可在高脚柜和第一张梳妆台里都没有翻到，只找到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物件——几只饰金的晚宴皮夹、香烟盒、看起来价格不菲的化妆盒。要是在其他场合而且时间充裕的话，他会欣然笑纳这些东西的。不过，他现在可是在和时间赛跑，只争头奖别无他求。

他打开了第二张梳妆台里的第一个抽屉，里面的东西不值一提，第二个抽屉里也好不到哪儿去。最上面的第三个抽屉里则是一些叠放整齐的女式家居服，衣服下面还藏着一只长方深底的匣盒，手工皮雕的盒面，并且还上了锁。

匣盒就留在原处未动，“皇钥师”打算先用小刀和螺丝刀把锁撬开。不过这只匣子太刚强，怎么撬都不松口。好几分钟过去了，他也意识到了飞逝的时间，不禁开始冒汗。

好在最后匣锁总算投降了，翻开匣盖，珠光宝气跃然而出、堵住呼吸勾住心神。里面摆放着两层珠宝——戒指、胸针、项链、发夹、冠冕头饰，都是贵重金属所制，大多数还有宝石镶嵌。只看了一眼，“皇钥师”就倒吸了一口凉气。果不其然，公爵夫人传说中的珍宝收藏，还是有一部分没藏在饭店地下的保险库里。再一次，预感和吉兆让他美梦成真。他伸出双手就要捞取近在咫尺的头奖，而就在此时，套房的大门响起了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皇钥师”岂是等闲之辈，电光火石间便有所动作。急合箱盖，速推抽屉。进来之时，他便留下后手，将卧室门留了个缝。此时“皇钥师”便直奔门缝而去，透过指节宽的窄缝向客厅窥视。进来的是名饭店女服务员，毛巾搭在胳膊上，正朝公爵夫人的卧房而来。看上去，这名女服务员的年岁不小了，步履蹒跚，慢腾腾的行动和迟钝的反应给了惯偷仅此一次，而又希望渺茫的机会。

急转回身，“皇钥师”扑向了一盏床头灯，抓住灯绳猛地一拉。顿时灯光褪去，昏暗降临。他需要在手里拿着些什么来暗示自己不是外人，什么呢？什么都行啊！

靠墙放着一只小公文箱，他抓在手上便悄然逼近门口。

门后的“皇钥师”猛然敞开房门，吓得来者惊慌倒退。“噢！”女服务员连忙用一只手按住胸口，真怕心脏会被惊走。

“皇钥师”假装皱了一下眉，“你到哪儿去了？你应该早点儿过来呀。”

这先一惊吓再一斥责，一下子就把女服务员给唬蒙了，而这正是“皇钥师”所期望的效果。

“真对不起，先生。我刚才看有好多人在，况且……”

他可不想听这些絮叨，急忙斩断话头，“现在无所谓了，赶紧忙你的吧。对了，有盏灯要修理一下。”他指了指卧房里，“公爵夫人今晚要用。”他尽量压低了声音，忌惮着房间里那名男秘书的存在。

“噢，我看看怎么回事，先生。”

“很好。”“皇钥师”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走了出去。

撤到走廊里，他强迫自己什么都不要想，一直就这样清空着大脑回到了自己的830房间。一时间，被压制的挫败感和绝望一下子就攻陷了他的整个意识。“皇钥师”飞身扑到床上，用枕头把整张脸埋了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皇钥师”终于有心思看了看唯一带出来的东西——那只小公文箱。费了一番工夫，他才破开了上面的锁。

里面竟然是一摞摞的美钞，还全是小面值的旧票。

“皇钥师”用颤抖的双手数着，一共是15000美元。

22

彼得·麦克德莫特陪同两位警察，从饭店地下的焚烧场来到了位于圣查尔斯街上的饭店大门口。

警监约尔斯告诫彼得，“请暂时对今晚发生的事情守口如瓶。不管以何种罪名起诉你们的奥格尔维，都会冒出成堆的问题。所以，现在还没有必要惊动媒体，等到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再让他们来烦我们吧。”

彼得请他安心，“饭店方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约尔斯咕哝了一句，“那你可别指望了。”

彼得返回主餐厅，果不其然，克丽斯汀和艾伯特·威尔斯已经离去。

走回前厅，一名夜班经理拦住了彼得。“麦克德莫特先生，这里有一张弗朗西斯女士留给您的便条。”

被密封在信封里的便条上，只有寥寥数语：

我已返家，如方便，欢迎做客。

——克丽斯汀

他决定过去一趟，现在的克丽斯汀一定感到很困惑，盼望着能和他好好地聊一聊，包括艾伯特·威尔斯今晚透露的“炸弹”。

饭店里应该没什么其他的事了吧。或者还有什么忘做的事吗？突然间，他想起了对玛莎·普雷斯科特许下的承诺。今天下午，他从墓地唐突离去，临走时答应过晚一点儿会给她去电话，不过直到现在，他才忽然忆起。下午的危机紧锣密鼓，虽然只过去了几个小时，却像历经了数日，其间东奔西忙，就把玛莎莫名其妙地给疏远了。彼得觉得还是应该打给她，虽然天色已晚，但诺不容失。

彼得再次来到信贷经理位于主层一楼的办公室里，随后便拨通了普雷斯科特家的电话。电话刚响了一声，玛莎就接了起来。

“哎呀，彼得，”玛莎娇嗔着，“我就一直坐在电话边上守着呢，等呀等，又等呀等。后来给你打过两遍电话，留了我的名字。”

彼得愧疚地想起办公桌上那一堆尚未确认的信息。

“我诚心诚意地跟你说声对不起，真抱歉，但我还不能解释，起码现在还不行。我只能说，所有的事一同上演了。”

“那明天告诉我吧。”

“玛莎，恐怕明天我会非常忙碌……”

“那一起吃早餐吧，”玛莎随机应变，再次提议，“如果要忙上整整一天的话，你会需要一顿正宗的新奥尔良早餐，很有名的哟。你以前试过吗？”

“我通常都不吃早饭的。”

“明天你得吃，而且还有安娜的拿手绝活，我敢打赌，比你们那家老式饭店里的可要强上百倍。”

玛莎那令人陶醉的热情让彼得根本无法拒绝，而且谁让他今天下午把人家晾在墓地里就一走了之了呢?

“那得早一点儿啊。”

“只要你能来，多早都可以。”

两个人最后约在明天早晨7点30分，一起吃早餐。

> > >

几分钟后，他就坐在了出租车上，向克丽斯汀的金蒂利公寓飞驰而去。

彼得在楼下按了门铃，克丽斯汀便打开房门，等在门口。

“什么都先别说，”看来克丽斯汀真的是被吓倒了，“先喝两杯。这些事我真是没办法消化。”

“你最好还是要先消化一下，”彼得揶揄她，“你才听到一半啊，后面还有更难消化的呢。”

克丽斯汀早已调好了代基里鸡尾酒，正放在冰箱里冰着呢。还有满满一盘子的鸡肉火腿三明治，新煮的咖啡清香四溢，飘盈满屋。

彼得一看到食物才突然意识到，虽然在饭店的厨房里待了那么久，刚才还约了明天的早餐，可自己从午餐到现在还一点儿东西都没吃呢。

彼得在为自己的胃喊了一声屈后，克丽斯汀不无得意，“我就猜到了会是这样，开动起来吧！”

彼得绝对服从，大快朵颐起来。嘴巴被占用，可眼睛却没闲着，彼得看着克丽斯汀在狭小的厨房里手脚麻利地忙活着，心中不禁为之一动。就是这种感觉，安静地坐在这儿，享受着轻松自在，远离外面的纷纷扰扰。他知道，克丽斯汀很在乎他，在乎到把能为他做的都做到了。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心有灵犀，就像现在这样，你虽未言我亦无语，却依然能心系彼此、心意相通、相知互懂。

彼得推开酒杯，伸手拿起克丽斯汀已经斟满的咖啡杯。“酒足饭饱，”他心满意足地说道，“我们从哪儿谈起呢？”

二人秉杯夜谈，这话匣子一打开便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聊了近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就这样谈着聊着，两人的心更近了，越发地亲密无间。最后他们都觉得，明天会怎么样真是无法预料，唯一能肯定的就是，那将会是有趣的一天。

“我不睡了，”克丽斯汀毫无倦意，“八成也睡不着，我知道自己今晚是睡不成了。”

“我也是，”彼得也很兴奋，“不过，我睡不着的原因和你不一样。”

他已确信无疑，自己真正想要的就是这个时刻，让此时永远驻留，直到永远。彼得将她揽入怀中，温情一吻。

再后来，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似乎就该是二人的鱼水之欢了。

星期五

1

彼得·麦克德莫特在心中琢磨着，如果是公爵和公爵夫人把饭店警卫长奥格尔维结结实实地捆成了一个大肉球，再到圣格里高利的房顶上，推着他朝屋檐边上滚下去的话，这应该不难理解。屋檐之下，人面如海，齐举仰望，万众瞩目着“抛肉球”，这情景也能说得过去。可怪就怪在另一边，离“滚肉球”也就几米远的地方，上演着多少有些骇人的厮杀：柯蒂斯·奥基夫和沃伦·特伦特，两位饭店业的大亨竟然大打出手，变成了凶残的角斗士。二人各执淌血的利刃，正在狂暴地互刺着。

彼得还看见了警监约尔斯，就站在楼梯口的门前。身为执法人员，他怎么不来制止这种只在奴隶社会才有的野蛮行径呢？随后他才发现，这位警官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一座巨大的鸟巢上，鸟巢里只有一个蛋，里面正有东西迫不及待地想要破壳而出。没一会儿，从鸟蛋里就钻出了一只巨型的麻雀，竟然长着和艾伯特·威尔斯一样的面孔，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彼得还没来得及惊叹，注意力就又被拉回到了屋檐上。绝望挣扎的克丽斯汀怎么和奥格尔维搅到了一块儿？那可是真正的搅和，搅在了同一个大肉球里面。玛莎·普雷斯科特也现身了，可她却帮起了克罗伊登夫妇。三个人同时把代表着各自障碍和累赘的肉球，一步步地推向屋檐的边缘。肉球就这样越来越近地滚向屋檐下恐怖的深谷。

底下的观众依然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即将滚落的肉球，而警监约尔斯竟然倚在门框上，无聊地打起了哈欠。

彼得急得要命，他知道，想要救下克丽斯汀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可是，当他想要移动的时候，却发现双脚重逾千斤，就好像被牢牢地焊在了地上一般。他又拼命地向前挪动身体，而双腿依然纹丝未动，根本无法迈步。他想要呼喊，却似咽喉阻塞。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丽斯汀，四目相对，眼中闪动着无言的绝望。

猛然间，克罗伊登夫妇、玛莎、奥基夫和沃伦都停下了手，专注地聆听着。那只艾伯特·威尔斯幻化而成的麻雀也在侧耳谛听。现在，连奥格尔维、约尔斯和克丽斯汀也在倾耳细听。他们到底在听什么？

随后彼得也听到了，一种刺耳的嘈杂声音，似乎是全世界的电话在一起鸣响。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似乎要吞噬掉这里所有的人们，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存在。彼得用手捂住耳朵，岂料“魔音”穿耳而入，势不可当。彼得无奈地闭上了双眼，随即又再次睁开。

他正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床边的闹钟显示，现在已是早上6点30分了。

他躺在原处，用几分钟缓了缓神，晃了晃脑袋把那个疯狂荒诞的惊魂梦赶出脑海。然后，他才爬了起来，轻步走进浴室去冲澡。最后，他把水龙头调到冷水，在花洒下坚持了一分钟，以此来磨砺自己。这一冲一镇让他终于醒透了，麻利地披上浴巾，钻进迷你厨房开始煮起了咖啡。随后，他便来到电话旁，拨起了饭店的号码。

他接通了夜班经理的电话，从他口中得知，一整晚都没有来自焚烧场任何关于找到了什么东西的消息。“没有。”夜班经理话里话外都透着一丝疲倦，因此没有亲自过去查证。“好吧。”他答应如果麦克德莫特先生希望如此的话，他就马上跑下去一趟，然后再打电话过来汇报查证结果。不过，彼得察觉出了对方的那么点儿小情绪。本来嘛，熬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宿，马上就要换班了，却又接了个八成徒劳无功

的差事，搁谁身上愿意呀？焚烧场就在饭店地下的某个地方吧？这位“高管”显然还没去过饭店里的那座“炼狱”。

彼得刮胡子的时候，回报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夜班经理汇报说，他和焚烧场的雇工已经谈过了。格雷厄姆感到很抱歉，并没有翻到麦克德莫特先生要的那张纸，而且到了这个时候，似乎也已经没有找到的可能了。经理又“随便”地补充了一句，格雷厄姆快下夜班了，自己也是一样。

彼得决定，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告诉警监约尔斯，就算没有找到，也要通知他一声。他还铭记着自己昨晚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适用。那就是饭店在关乎公共责任的事务上，已经仁至义尽了，该做的已经全部做到，剩下的事情就交由警方全权处理吧。

抿着咖啡以及穿戴行头的时候，彼得的脑子里一直转悠着两件最上心的事。摆在第一位的是克丽斯汀，另一件就是自己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前途——如果还有的话。

在金蒂利公寓里的一夜，让他明白，不管前方的路怎么走，压倒一切的就是，他渴望能牵起克丽斯汀的手，与她风雨兼程。这种信念一直在他的心中萌芽、成长，现在已变得明确无疑，算是真正地开花结果了。他觉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然而他不敢如此草率地就把心底的这种情感定义如此，即使是自己心中的暗自告白也不行。曾经有那么一次，他已确信那就是爱情，而结果却只是一缕轻烟而已。怀抱希望、摸索前行、走向未知，也许这才是更好的“彼得–克丽丝汀之路”吧。

彼得心中思绪徜徉，如果说和克丽斯汀在一起感觉很舒服的话，是不是又显得不怎么浪漫呢？不过，这确实是他的真实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会让彼此告别束缚，更加轻松，走得更远。他相信两

人之间的牵挂不会因此而疏远，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涤荡越来越紧密。他觉得克丽斯汀应该和他所见略同吧。

直觉提醒他，这一次摆在面前的感情，要细嚼慢咽地去欣赏和品味，再也不能狼吞虎咽地去征服和占有了。

至于饭店，即使是现在，彼得也觉得有点儿跟不上节奏。艾伯特·威尔斯，众人都以为只是个和蔼可亲但微不足道的小老头。岂料，突然摇身一变，现出了举足轻重的富豪本色。而且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攥住了圣格里高利的控制权——或许从今天起，他就是这里的新主人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喜从天降，彼得在饭店里的地位很可能因此而得到巩固。他一直对小老头温善以待，同样也感觉到对方的投桃报李，对自己喜爱有加。然而，喜爱和经营决策却是两码事。最和蔼友善的人也可以做到冷静务实，在抉择之时也可以冷酷无情。而且艾伯特·威尔斯不太可能亲自管理饭店，那么那个为他冲锋陷阵打理饭店的人，不管是谁，都很有可能会对饭店人员的背景记录很在意。

彼得决定，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不操心那些还不确定的事了。

>>>

遍及整个新奥尔良城各处的时钟，集体鸣响。现在已是上午7点30分，彼得正乘着出租车去到位于普利塔尼亚街的普雷斯科特宅邸。

典雅的冲天立柱后，雄伟的白色建筑披着晨曦的斗篷，庄严华贵地巍然屹立。四周的空气清新凉爽，破晓前的丝丝薄雾仍流连忘返。玉堂春枝头闹俏，芬芳缭绕，白露沾草、娇翠欲滴。

豪宅及周围的街道还静悄悄地清梦犹酣，而从另一边的圣查尔斯街以及更远处，则隐约传来了城市初醒的萌动。

沿着蜿蜒的陈年红砖路，穿过翠木草坪，彼得顺着梯廊拾阶而上，来到精雕细琢的双开大门前抬手轻叩。

本，星期三侍奉晚宴的那位男仆，打开了大门，亲切地和彼得打着招呼，“早上好，先生，请进。”走进房中，这位黑人禀告，“玛莎小姐让我先带您去廊台，她随后便到。”

本在前头带路，二人沿着宽阔的旋梯拾阶往上爬，再次穿行于壁画装点的宽绰廊道间。星期三的那个夜晚，彼得还伴着玛莎在半明半暗的这条廊道上走过，他感慨自问着：这真的是30多个小时前刚刚发生过的事吗?

白昼下的廊台依然整洁舒心，厚垫座椅错落有序，盆中花卉娇艳翘首。从廊台前端悠闲地俯瞰花园，早餐桌席已经备好，两个餐位欣然以待。

彼得抱歉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把整栋房子都早早地叫起来了。”

“不是这样的，先生。”本安慰着彼得，“我们在这里习惯早起，普雷斯科特先生在家的时候就总是起得很早。他经常说，本来一天的时间就很短，一日之计在于晨，可不该把它白白地浪费掉。”

“你瞧！我说过，你和爸爸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吧。”

一听见玛莎的声音，彼得连忙转身观瞧，发现玛莎已经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人身后。面前亭亭玉立的佳人如出水的芙蓉、滴露的玫瑰一般，沐浴在新升的晨阳之下。

“早上好！”玛莎宛然一笑，“本，请为麦克德莫特先生倒一杯瑞士苦艾酒。”说着，她就挽住了彼得的臂弯。

“淡点儿就好，本。”彼得解释着，“我知道，新奥尔良的传统早餐一定得配上瑞士苦艾酒，不过我们换老板了，我可不想醉醺醺地去见他。”

男仆咧嘴一笑，“好的，先生！”

男女主角落座桌旁，玛莎好奇询问，“那就是你为什么……”

“那就是我为什么像魔术师的兔子一样，不翼而飞的原因吗？不是的，那个另有渊源。”

彼得把肇事逃逸事件的调查情况和盘托出，玛莎一边听，一边惊诧得瞪圆了双眼。当然，彼得在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及克罗伊登这个名字，尽管玛莎旁敲侧击连连发问，他也始终对此守口如瓶。不过对于小女孩的好奇，彼得还是安抚道，“不管怎么说，今天就应该有你感兴趣的消息传出来了。”

彼得敢这么说是因为，据他分析，目前，奥格尔维估计已经被带回到了新奥尔良，并在接受审讯中。如果要合法拘押他的话，就需要对其提起诉讼，那么一旦他现身法庭，就立即会招惹来媒体的关注。庭审期间，那辆捷豹车毫无疑问地会被提及，进而克罗伊登夫妇也就难免会被牵扯进来。等到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不用他说，玛莎也会知道所有的一切。

彼得浅尝了一口摆在他面前的起泡苦艾酒。酒保的经历让他仍然记得此酒的配方——圣草苦艾、一个蛋清、奶油、杏仁糖浆和少许茴香酒。想把这种酒调好了可不容易，彼得就没喝到过几次如此地道的口味。餐桌对面的玛莎则轻啜着橙汁。

彼得心中也很疑惑，在奥格尔维招供的事实面前，克罗伊登公爵夫妇还能像煮熟的鸭子那样继续嘴硬，死不承认他们的罪行吗？这也许是另一件今天就能见分晓的事情吧。

但是，公爵夫人亲笔书写的那张便条，就算曾经真的存在过，现如今也肯定已经灰飞烟灭了。因为饭店方面一直也没什么新消息——起码在便条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况且布克·特·格雷厄姆也早该下班了。

在彼得和玛莎面前，本摆上了奶油芝士蛋糕——克里奥尔式的“佳音天使”，上面还用水果围成花环。

彼得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心情大好。

“刚才，”玛莎关切道，“你提到了关于饭店的什么事。”

“噢，对。”彼得一边忙着享受满嘴的芝士和水果，一边“忙里偷闲”地跟玛莎解释起艾伯特·威尔斯的重磅炸弹。“今天就会宣布饭店的新归属，临来这儿时，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是沃伦·特伦特打过来的，通知彼得，来自蒙特利尔的登普斯特先生已经在前往新奥尔良的途中。登普斯特先生是圣格里高利新主人的财务代表，现在人已经到了纽约。从那里，他将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在今天上午9~10点钟抵达新奥尔良。要提前订好一间套房，他预计将在上午11点30分召开新旧管理层的见面会。沃伦要求彼得在饭店里等候调遣，随叫随到。

让彼得最为吃惊的是，听沃伦·特伦特的口气，他不但一点儿都不苦闷，还真真切切地让人觉得，比最近一段时间都要开心了许多。彼得暗自揣测，老头子到底知不知道，那位圣格里高利的新主就在饭店里住着呢？出于职业操守，彼得认为，在正式易主之前，自己还是应该坚持对旧主的忠诚。于是，他便把昨晚自己、克丽斯汀和艾伯特·威

尔斯之间的对话讲给了沃伦听。“是的，”沃伦·特伦特也坦言，“我知道了。是工商银行的埃米尔·杜梅尔替威尔斯跟我谈的。他已经在昨天半夜打电话告诉了我幕后的主人。之前好像还要有所隐瞒，到了现在就没什么可保密的了。”

彼得还得知，柯蒂斯·奥基夫将带着他的女伴拉希小姐，于今天上午晚些时候离开圣格里高利。不过很显然，他们离开饭店后就会分道扬镳——饭店会负责安排贵宾的行程，拉希小姐将直飞洛杉矶，而柯蒂斯·奥基夫则途经纽约和罗马，最终到达目的地——那不勒斯。

“你脑子里想的事可真多，”玛莎体谅地说道，“我想你讲给我听。爸爸以前就喜欢在早餐上讲，可是妈妈却总是不感兴趣。但我很愿意听。”

彼得笑了笑，跟她又讲了他觉得今天会是怎样的一个日子。

二人边吃边聊，剩下的“佳音天使”已被撤掉，并换上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萨都煎蛋”——洋蓟铺底，一对煎蛋“偎依”于上，并淋上了美味的菠菜奶油汁及荷兰酸辣酱。桃红酒也摆在了彼得的餐位旁。

玛莎若有所悟，“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为什么你说今天会是一个疲于奔命的日子。”

“我也明白了，你的传统早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彼得瞄到安娜正在廊台的另一边迟疑徘徊着，便大声喊道，“真是太好吃啦！”然后，他就看到了安娜欣慰的笑容。

后来，他就吃惊地看着佳肴陆续上来——蘑菇西冷牛排、法式热面包和果橙酱。

彼得有点儿纳闷儿地问道，“莫非……”

“一会儿，还要上橘子黄油薄卷饼，”玛莎说道，“和欧蕾咖啡。这里还是大种植园的时候，人们对简单的欧式早餐很不屑，他们把早饭可当回事了，每次都当成重要的场合来对待。”

“你就是在当重要的场合对待啊，”彼得由衷地感叹，“这次早餐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相识，给我上历史课，在这里相聚。我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

“你怎么说得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我真的该走了，玛莎。”彼得毫不回避地迎向玛莎投过来的目光，四目相对凝视片刻，他随即又笑了笑。“吃完薄卷饼再走。”

一时无言，玛莎最后打破了沉默，“我以为……”

彼得没让她把话说下去，把手探过桌面，将玛莎的手扣在掌心。“也许我们曾经都在做着天真的梦，我想我们那真的是梦。不过，那是我做过的最美好的梦了。”

“为什么非得要这样？”

彼得温柔地回答着，“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不管你现在多么喜欢一个人，可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抉择最优的问题，一个判断的……”

“我的判断错了吗？”

“玛莎，我不得不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为了我们两个人着想的判断。”其实他心中还在踌躇，真的可以相信吗？事实证明，他自己的直觉越来越不可信。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在干着一件遗憾终生的蠢事。总是觉悟太晚，又怎么能做到深信不疑呢？

彼得看到，玛莎已经几近泪崩了。

“请原谅，”玛莎一边低声说着，一边站起身来，疾步离开了廊台。

独自呆坐，彼得很后悔说得那么直接，应该更委婉温柔一些的。他从这个孤独的女孩子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温顺柔和，为什么就不能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他很怀疑，玛莎还会回来吗？几分钟后，玛莎依然没有出现，只有安娜走上前来。“看起来，您只能一个人用早餐了，先生。我相信，玛莎小姐不会回来了。”

彼得关切地问道，“她还好吗？”

“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哭呢。”安娜耸耸肩。“这不是第一次了，也不应该是最后一次。得不到心中所想，她就会这样的。”安娜撤掉了盛牛排的盘子。“本会继续为您服务。”

彼得摇了摇头。“不必了，谢谢。我真的得走了。”

“那么，我就直接为您上咖啡吧。”廊台另一边，本已经开始忙活上了，不过还是安娜过去端来了欧蕾咖啡，并放在彼得面前。

“请别在离开的时候还过分担忧，先生。等她折腾得差不多了，我就会尽量去安慰她的。或许玛莎小姐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时间，才总是纠结着她自己的事。如果她爸爸能多回家陪陪她的话，也许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可是他却没有，几乎不怎么回来。”

“你真是体贴。”

彼得还记得玛莎跟他说过安娜，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迫于家庭的压力，嫁给了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但是这个“强扭的瓜”却幸福甜蜜了40多年，直到一年前，她的丈夫故去。

彼得随口说道，“我听说过你的丈夫。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丈夫？”安娜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终生未嫁，哪儿来的丈夫。我应该算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老姑娘吧。”

玛莎曾经说过，安娜和丈夫以前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安娜的丈夫是她认识的最和善、最亲切的男人，如果这世上真有金玉良缘的话，安娜和她的丈夫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当初，玛莎在向彼得求婚时，就是用的这套捏造的“上错花轿嫁对郎”的说辞来佐证她自己的观点的。

安娜咯咯地笑个不停。“我的老天啊！玛莎小姐一定是用她的那些故事把你骗了。她可编了不少故事呢，很多时候，她都是在演戏。所以说啊，您现在就没必要担心啦。”

“我明白了。”虽然彼得感到释然，不过他还是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明白了。

本把他送出了门，此时已经过了上午9点，天气变得燥热起来。彼得疾步赶到圣查尔斯街，随后直奔饭店。他打算好好地走一走，来驱赶暴饮暴食后的昏昏欲睡。从此以后，他不会再和玛莎见面了，这让他感到发自心底的遗憾。同时，关乎玛莎的一抹伤感从心头泛起，驻留心中，难以释怀。不过其中的原因，他却无法参透。他很纳闷儿，在跟女人交往的时候，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再聪明一点儿呢？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八成是无可救药了。

2

4号电梯终于可以再次运行了，上了年纪的日班电梯员赛伊·赖温越来越对4号电梯感到深恶痛绝，已经受够了这部电梯的“喜怒无常”。这部电梯从一周或更早之前就开始出毛病，而且似乎是越来越严重。

它在上周日就有好几次不听使唤，即使完全关闭电梯门和轿厢的轿门都无济于事。当时值班的电梯员还告诉过他，星期一晚上副总经理麦克德莫特先生在乘梯的时候，这部4号电梯也出过一次问题。

接着就是星期三，这部电梯又添乱了，停运了好几个小时。工程部的解释是操纵杆传动装置失灵，具体的也说不太清楚，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不过，它在第二天又挑了三个不同的时间罢工——卡在15层就不再运行。

今天，这部电梯倒是勉强开工了，不过在每一层启动或停下的时候，都要颠一颠晃一晃。

赛伊·赖温用不着知道毛病到底出在哪儿，即使他听说总工程师多客·维克里对此已经忍无可忍了，可他自己对这事倒不太上心。总工程师曾经对这种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颇有不满，还嚷嚷过需要花“10万美元把机器上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扯出来，再换上新的”。就是嘛，那么一大笔钱，谁会不想要呢？赛伊·赖温自己可是求之不得，所以他每年都东拼西凑地赌马，连做梦都盼着能够独中头奖，不过绝大部分的赌金却都成了废纸。

其实，像他这样的圣格里高利老兵，是有资格得到照顾的。他打算明天就提出申请，换到别的电梯里服务。为什么不呢？他已经在这家饭店里服务了27年，别看现在饭店里有些年轻人挺自以为是的，从他们还没出娘胎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开”上电梯了。今天过后，谁愿意来谁来，反正他已经受够了，总算要和这部不听话的电梯说再见啦。

现在，马上就快上午10点钟了，饭店里变得热闹起来。电梯里装满了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翻领上戴着名牌的参会者。随后，他便“开”着电梯停停走走升到顶层——15层，在下到9层时，电梯就满载了，最后，他便“开”着4号电梯全速直降一楼前厅。不过他注意到，在这次下降时，电梯好像变乖了，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颠颠晃晃地闹情绪了。好吧。管它毛病出在哪儿呢，他猜测它是自愈康复了吧。

然而，他却犯下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

赛伊·赖温做梦也没有想到，高高悬于其头顶之上的某处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饭店屋顶上有一处鹰巢般的电梯控制间——是4号电梯机械“心脏”的安置之所，那里面的一个小型继电开关已经失灵了。其中的起因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到，竟是因为一只家用钉子大小的微型推杆所致。

推杆是像螺丝钉那样旋拧在一个小活塞头里面的，推杆带动活塞进而激发一组的三个开关。第一个开关控制电梯的制动装置，第二个是运行电动机的开关，第三个则控制着启动器的电路。三个开关同时正常运作，才能保证电梯轿厢响应手动操作，并上上下下地平稳运行。然而，三个开关中要是只有两个正常，而且失灵的是控制电动机的那一个的话，轿厢就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造成这种悲剧——推杆和活塞的总长度同时增加。

这几周来，推杆一点点地从活塞头里被旋松拉出。虽然每一次的变化都极其微小，100次所造成的拉伸长度也只有头发丝那么细。不过，活塞和推杆的旋拧连接，虽然缓慢，但却是势不可当地变松了。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推杆和活塞的总长度增加了；另一方面就是发动机开关时好时坏。

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压断骆驼的脊背一样，此时此刻的活塞只需要一丁点儿的旋拧便会让发动机开关彻底失灵。

高高在上的微妙变化，造成了4号电梯的喜怒无常，这一点，赛伊·赖温和其他一些人都早已察觉。维修人员也试图追查起因，但遗憾的是，并无成效。这倒也不能全怪他们，整个饭店有20部电梯，而每一部电梯里光是继电器就有60多个。

没有人察觉到电梯轿厢的两个保险装置也出了毛病，都已经力不从心了。

星期五上午10点10分，4号电梯，事实上或打比方都能说得通，已经命悬一线了。

3

从蒙特利尔来的登普斯特先生于上午10点30分，办理了入住。彼得·麦克德莫特在得知他的到来后，便亲自下到前厅，正式前去迎接。从早上到现在，沃伦·特伦特和艾伯特·威尔斯都没有在较低的楼层露过面，而后者更是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艾伯特·威尔斯的财务代表是一位思维敏捷、让人过目难忘的人，看起来很像是大型银行里老练的业务经理。当彼得惊叹于事态进展如此神速时，他只是如此应道，“威尔斯先生一向如此。”随后，行李生便护送这位新住客前往11层的套房去了。

20分钟后，登普斯特先生又来到了彼得的办公室。

他说自己已经见过威尔斯先生了，并且和特伦特先生通了电话。之前预计11点30分召开的会议将如期举行。他希望可以和几个人相约面谈——饭店的会计主管便是其中之一。特伦特先生还把行政套房让了出来，供其作为会场。

登普斯特先生似乎很懂得借势而为。

彼得陪着他来到了沃伦·特伦特的办公室，并把克丽斯汀介绍给他认识。对于彼得和克丽斯汀来说，这已经是今天上午两人的第二次见面了。彼得一赶到饭店就去找了克丽斯汀，虽然在行政套房里的众目睽睽之下，两人能做到的也就只是迅速地拉了拉手，不过这种甜蜜瞬间也一样令人兴奋，彼此都感受到了对方深切的爱意。

进入饭店后，这还是头一次，来自蒙特利尔的先生竟然笑了。“噢，这就对了，弗朗西斯女士。威尔斯先生提起过你，事实上，他说起你的时候很亲切呢。”

“我觉得威尔斯先生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以前我就觉得……”她说了一半就卡住了。

“怎么样？”

“昨晚的一些事情，”克丽斯汀一带而过，“真是有点儿尴尬。”

登普斯特先生掏出一副宽边大眼镜，擦拭了一下之后，便戴上了。

“如果你指的是餐厅账单的事，弗朗西斯女士，你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威尔斯先生亲口跟我说的，那是他遇到过的最温馨、最友善的一件事了。他从一开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乎没什么事能逃过他的眼睛。”

“的确如此，”克丽斯汀感到些许释然，“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

外间办公室传来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信贷经理萨姆·雅库皮克。“不好意思，”看到屋里的众人，他连忙致歉，转身就要离开。彼得急忙把他叫了回来。

“我来只是想戳穿谣言，”雅库皮克直言不讳，“饭店上下都在疯传，说那位老绅士，威尔斯先生……”

“那不是谣言，”彼得直截了当，“是事实。”随后，便向登普斯特先生介绍起来。

雅库皮克单手拍了下自己的光头。“我的天啊！我查过他的信用记录，我还质疑过他的支票，我甚至还给蒙特利尔打过电话！”

“我听说过你打的那次电话。”这是进饭店以来，登普斯特先生第二次露出笑颜。“当时把银行里的人全都逗乐了。但是，他们被严格要求不准透露威尔斯先生的任何信息，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雅库皮克发出了疑似呻吟的声音。

“我认为，你要是当时没那么做的话，”蒙特利尔的客人宽慰着他，“现在的烦恼也许更多呢。他很尊重你的做法，他确实有随手抓片纸就签支票的习惯，这也让人们很头疼，当然支票是错不了的。你现在大概知道了吧，威尔斯先生可是北美地区最富有的人之一。”

满是疑惑的雅库皮克只能又晃了晃脑袋。

“我再给各位说一些有关我这位雇主的事情，”登普斯特先生说道，“也许大家就好理解了。”他瞥了一眼手表。“银行家杜梅尔先生，还有几位律师马上就到，不过我想，还有点儿时间。”

不巧的是，他的会前故事被罗亚尔·爱德华兹打断了，这位会计主管抱着一满怀的文件，还有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番礼仪惯例性的相互介绍。

双手相握，登普斯特先生通知会计主管，“一会儿我们会简单地聊一聊，而且我希望你也能一起参加11点30分召开的会议。正好说一声，弗朗西斯女士，请你也留下来，特伦特先生希望你能在场，而且我知道威尔斯先生也会乐于如此的。”

第一次，彼得·麦克德莫特感觉到了被排除在核心事务之外的失落和酸楚。

“我方才正要解释一下有关威尔斯先生的一些事情。”登普斯特先生摘下来眼镜，在镜片上哈了几口气，又擦拭了一番。

“尽管威尔斯先生富可敌国，但他却一直保持着简单朴素的生活格调，这和吝啬可搭不上一点儿边，事实上，他是非常大方的。他就是喜欢朴实无华的事物，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关于食宿方面，”彼得建议着，“我正在考虑让威尔斯先生换到另一间套房里去。柯蒂斯·奥基夫先生今天下午就能空出一间更好的房间。”

“我的建议是，你不必劳烦，我碰巧得知，威尔斯先生很满意现在所住的客房，比之前的那间已经好多了。”

彼得心中一惊，明白其言语所指的是那间“哈哈房”。艾伯特·威尔斯在星期一晚上被换到1410号房间之前，曾“屈居”那里，险些丧命。

“他倒是不反对其他人住进套房——比如说，我。”登普斯特先生继续解说着，“他只是觉得那种事情对他来说没必要。我说的这些，不是很无聊吧？”

他的听众们一致表示兴趣盎然。

罗亚尔·爱德华兹好像听得更为津津有味，“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啊！”

“也许吧。不过，不要以为威尔斯先生就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他可不是，起码和我一样，很现实。”

彼得·麦克德莫特在心中思量，是不是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出绵里藏针呢？现在，温文尔雅的话语里已杀机初显。

登普斯特先生继续讲述，“我认识威尔斯先生好多年了，相处这么久，我越来越钦佩他在经商、识人方面的直觉。他有一种天生的机敏，这是在哈佛商学院里学不来的。”

罗亚尔·爱德华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就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彼得现在很怀疑，这些巡航导弹般的玑珠字句究竟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而为。难道这位艾伯特·威尔斯的代表已经对饭店高层做了一番迅捷的扫描定位吗？现在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他就应该已经知道彼得·麦克德莫特的老底儿了。被华尔道夫驱逐，随后的黑名单，这些记录全逃不过他的眼睛。彼得猜测着，这是不是他被公开排除在内部核心会议之外背后的原因呢？

“我看啊，”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罗亚尔·爱德华兹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这里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吧。”

“我想，你差不多说到点子上了。”登普斯特先生又擦了擦眼镜，这似乎是他的一种强迫症。“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将成为这家饭店的总经理，在威尔斯先生大多数的公司里，我都是这个职务，而他本人对这种头衔也不怎么感兴趣。”

克丽斯汀投石问路，“这么说，我们以后会经常见到您了吧。”

“确切地讲，我也不怎么会在这里露面，弗朗西斯女士。我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仅此而已。而执行副总经理才是有实权的人物，这是威尔斯先生的经营之道，我也很认同。”

彼得揣测着，看来啊，形势还真如自己所料呢。艾伯特·威尔斯根本就是个甩手掌柜，饭店的经营他基本不会过问。这样的话，和自己相识的这点儿优势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小老头实际上和真正掌权运作的管理层还隔着两层呢，彼得的前途就要看那位执行副总经理的脸色

了。彼得还在猜想，这个人会不会是他的旧相识呢，如果是的话，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彼得依然心神未乱，理智地进行着分析。直到现在，他仍旧提醒自己，兵来将挡——既来之，则安之，当然也包括必要时的辞职。可是他现在发现，自己真的不想走，内心渴望着能够继续留在圣格里高利。究其原因，当然，克丽斯汀是其中的一大因素，但圣格里高利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新的管理团队将继续把饭店作为独立经营店来经营，前景十分让人期待。

“登普斯特先生，”彼得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如果方便的话，可否透露一下执行副总经理的情况呢？”

来自蒙特利尔的总经理看上去有些纳闷儿，很奇怪地望着彼得，随后便有所顿悟，面色也恢复了正常。“真抱歉，”他仍旧保持着温文尔雅，“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那位执行副总经理就是你啊。”

4

当饭店的住客们正在缓慢流淌的长夜中酣然安睡之时，布克·特·格雷厄姆却花了整整一晚，独自在焚烧场火光的映衬下辛勤劳作着。这本身对于他来说并不奇怪，布克自己就是个简单朴实的人，生活在颠倒日月下的他，夜复一夜，只是不断复制出来的副本而已。不过，平淡无奇的简单重复并没有让他感到困扰，还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日子”。他的志向也很简单，就是有饭吃、有地方住而已，稍微有点儿奢侈的就是，渴望能保有一些作为人的尊严。不过，这最后的愿望只是发自本能的需求，他并不自知。

不同以往的是，昨夜他的工作进度极其缓慢。以往在下班回家之前，布克早早地就能处理完前一天积攒下来的垃圾，把淘到的宝贝整理分类，并留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静静安坐，抽上一支手卷的香烟，然后再熄灭焚烧炉并结束一夜的工作。但是，到了今早下班的时间，他的活儿却没有干完。在平时他本该已经离开饭店的时候，还剩下10多个塞满垃圾的垃圾桶既没分拣，也没烧掉。

原因很简单，布克就是想为麦克德莫特先生找到他需要的那张纸片。他仔细彻底地搜寻着，忘记了时间，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布克懊悔地向前来查问的夜班经理报告了这个无奈的结果。而这位经理却把心思放在了周围陌生的恐怖环境上，不住地擤着鼻子来“抗议”四周弥漫着的恶臭。夜班经理刚来没一会儿就走了，不过从他的亲临现场以及带过来的消息看，对于麦克德莫特先生来说，那张遗失的纸片现在仍然很重要。

无论懊悔与否，现在都到了布克该下班回家的时候了。饭店又不支付加班报酬，更直接地说，他，布克，就是个烧垃圾的，跟管理经营怎么都扯不上关系，他现在拍拍屁股就走是太理所当然的事了。

不过他可没那么想，他所想的是，如果今天剩下的垃圾被别人注意到了，就会派人进来，让焚烧炉再多烧上几个小时，剩下的也就都被烧没了；要是没人注意到，布克今晚上班的时候，可以再把剩下的赶赶工。可问题在于，如果发生第一种情况就彻底烧没了找到那张纸片的希望；而第二种情况，就算最后找到了，也可能为时已晚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布克就是想为麦克德莫特先生做成这件事。如果有人追问原因的话，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本就不善表达，在言辞和思路上，更是摸不清头绪。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那位年轻的副总经理在周围，他就感觉自己更像一个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人。

他决定不回家了，没加班费、没睡眠也要接着干。

为了避免麻烦，他先是离开焚烧场去打了卡，随后又返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这么一来，也许就没人注意到他没有离开了，焚烧场可不是一个能招揽访客的地方。

他这一干就是三个半小时，虽然也在心里犯着嘀咕，他所找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在垃圾里，或许在开始找之前就已经被烧掉了，不过他依然按下焦躁，精细而缓慢地搜寻着。

上午过半，他疲惫不堪地开始对付倒数第二个垃圾桶。

几乎是刚一清空垃圾桶，他就瞄到它了——一个蜡纸团，看上去很像三明治的包装纸。当他打开纸团时，里面真的有一张皱巴巴的信

纸，和麦克德莫特先生留下的那张吻合。他又把那张样纸掏出来，拿到灯下仔细对比。没错，就是它！

失而复得的纸片油渍斑斑，有的地方已经被弄湿。一处墨迹已模糊难辨，不过只是一小块儿，其他字迹还算清晰。

布克穿上脏兮兮、油滋滋的外套，也顾不上剩下未处理的垃圾，直奔可以重见天日的饭店楼上而去。

5

在沃伦·特伦特宽敞的办公室里，登普斯特先生已经结束了和会计主管的私下谈话。他们的面前摊开摆放着一堆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表，就在罗亚尔·爱德华兹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就都进来了。面色微红的“匹克威克”银行家——埃米尔·杜梅尔自以为是地第一个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土黄脸、瘦高身材的律师，他一直负责着圣格里高利大部分的法律事务。另一位年轻些的新奥尔良本地律师则是艾伯特·威尔斯方面的法务代表。

彼得·麦克德莫特陪同着刚从15层下来的沃伦·特伦特也走了进来。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位圣格里高利即将“卸任”的所有者，虽然输掉了艰苦漫长的饭店控制权之战，看起来却比最近几周都要和蔼轻松。老头子在纽扣眼儿上还别着朵康乃馨，诚恳友善地和各位来宾打着招呼，其中也包括由彼得介绍的登普斯特先生。

对于彼得来说，整个过程有些似梦似真的感觉，他的动作呆板，言语机械——好像只是为了应付没完没了的祷告词而条件反射般地祈祷。他就像是个机器人一样，自己的灵魂和意识都游荡在身体之外，无家可归。这种状态从那位蒙特利尔来的总经理发出那句惊人之语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他本该回过神来的时刻。

执行副总经理。这个头衔的潜在深意对他来说，远远大于头衔本身。

拥有了放手经营圣格里高利的控制权，对于他的意义何止是如虎添翼？那是把他心中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到了他触手

可及的地方。彼得清楚，只要他抱定强烈热忱的信念，圣格里高利就能蜕变为一家顶级的饭店，一家有口皆碑、高效运营、日进斗金的大饭店。很显然，柯蒂斯·奥基夫的目标也是如此，他的一些观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取之则需有道，包括资本注入、权责明晰、部门重组以及人员变动——退休、晋升和外部输血。

当得知是艾伯特·威尔斯购得了饭店，并将仍然保持其为独立经营店时，彼得就希望能有个人，可以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勇往直前的魄力，对饭店进行积极的变革。现在，他竟然有幸得到了这个机会，前面的道路还真是让人期待、振奋呢，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紧张。

对于他个人来讲，还有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任命以及之后的进展，将意味着彼得·麦克德莫特重新树立起了他在饭店业中应有的地位。如果他能带领圣格里高利走向辉煌，那么之前的事，终将会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的丑事记录也会被洗刷无痕。饭店业主，既不鼠目寸光，也无记恨恶毒之心。最后能站得住脚的就是取得的成就，那才是最有分量的东西。

彼得思绪万千，徜徉无界，虽然还有些手足无措、头昏脑涨，不过也开始恢复正常了。此时，靠近房间的中央位置，在长条形台面的会议桌旁，彼得和其他人一并坐在了各自的席位上。

艾伯特·威尔斯是最后一个到的，进来的时候还和上次“维权”时一样——羞答答的，只不过这一次，他有了克丽斯汀的陪同。他一露面，屋子里的所有人就都站了起来。

这倒把克丽斯汀弄得很是尴尬，小老头连忙挥手示意众人请坐，“不，别这样！请不要这样！”

沃伦·特伦特走上前去，微笑致意，“威尔斯先生，欢迎您能光临我的饭店。”他们友好地握了握手。沃伦继续说道，“这里古旧的氛围也曾带给我愉快和满足，等它成了您的饭店时，我衷心地希望，它也会把这些传递给您。”

这些言辞说得既谦恭又体面，要是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彼得反倒会觉得略显空洞夸大，而听沃伦·特伦特这么说，竟显得不可思议地诚挚感人。

艾伯特·威尔斯眨了眨眼睛，沃伦·特伦特则依然谦恭有礼，扶住他的胳膊，亲自将众人介绍给他。

克丽斯汀将外面的大门关闭，又回到了桌子旁其他人的身边。

“我想您已经认识了我的助手吧。弗朗西斯女士，还有这位麦克德莫特先生。”

艾伯特·威尔斯又似小麻雀般地狡黠一笑，“我和他们俩都有过交往。”随后，还朝彼得挤了挤眼睛，“我想以后交往还会更多呢。”

埃米尔·杜梅尔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拉开了会议的序幕。

银行家宣称，买卖双方就转让条件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他本人接受了特伦特先生和登普斯特先生共同的委托，来主持这次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议定买卖的程序步骤，其中还包括接管的具体日期。这些似乎也没什么难的，饭店的抵押贷款今天就会到期止赎，暂时由工商银行接手承担，并由登普斯特先生代表威尔斯先生作为担保人。

彼得瞄到了沃伦·特伦特对银行家讥讽的一瞥，老头子忙活了好几个月，都没能让自己拿到抵押贷款的续约。

银行家又拿出了一个草拟的会议议程，并分发给众人。关于此项内容，律师们和登普斯特先生也参与其中，先是整体地简单讨论了一下，随后便逐条商讨处理。双方的首脑，沃伦·特伦特和艾伯特·威尔斯均作壁上观，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沃伦似乎陷入到了沉思当中，而艾伯特则陷入了椅子当中，好像希望和座位融为一体似的。登普斯特先生从来就没向艾伯特·威尔斯请示过什么，连看都没朝他这边看一眼。很明显，蒙特利尔的代表很了解“麻雀老板”的脾气秉性——伏鸾隐鹄低调避世，所以他早已习惯了“自作主张”。

彼得·麦克德莫特和罗亚尔·爱德华兹分别回答了众人提出的有关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克丽斯汀则两次离开会场，从饭店的公文柜中取来相关的文件。

别看银行家傲慢又自负，主持会议可是把好手。不到半个小时，会议的主要议题就都圆满解决了，正式转让、接管的日期也定了下来——下个星期二，其他的琐碎细节就留给律师们自行商讨安排吧。

埃米尔·杜梅尔迅速环顾会场，“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其他的……”

“也许还有一件事。”沃伦·特伦特坐在那里，身子微倾前探，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君子一言重于泰山，文件签署只不过是之后的一种确认形式而已。”他看了一眼艾伯特·威尔斯，“我想您也和我想的一样吧。”

登普斯特先生代言道，“那是自然。”

“既然如此，就请放手去做你们认为该做的、任何关乎饭店的举措吧，不必拘泥日期和文件了。”

“谢谢你。”登普斯特先生赞许地点点头。“的确有一些事情我们想尽快着手处理。下个星期二顺利交接后，威尔斯先生希望马上召开董

事会，而会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推举您，特伦特先生，担任董事长之职。”

沃伦·特伦特轻颔其首，庄重雅致地说道，“荣幸至极，我会尽我所能，得体地享用这份荣誉。”

登普斯特先生的脸上浮起一丝放松的微笑，“威尔斯先生还希望我可以接任总经理的职务。”

“这个愿望我非常理解。”

“而彼得·麦克德莫特先生将担任执行副总经理。”

会议桌上一片道贺之声涌向彼得，克丽斯汀则欣然地微笑着。沃伦·特伦特同其他人一起和彼得握手表示祝贺。

登普斯特先生等大家都安静下来后，又接着说道，“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本周在我逗留纽约之际，涉及本店的一件事很不幸地被炒得沸沸扬扬。我想得到一个保证，那就是，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我们的饭店里，起码在管理层更迭之前，能够做到这一点。”

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年长的律师看起来有点儿不知所云，年轻的律师以低语可闻的声音解释着，“那是因为一名有色人种的客人被拒绝入住引起的。”

“噢！”年长的律师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让我澄清一件事。”登普斯特先生摘下眼镜，开始擦拭起来，好像比擦拭利刃还要仔细。“我说这些并不是意欲对饭店的大政方针进行根本的变革。我的观点是，作为商家，当地的观念和习俗肯定是要尊

重的。我所关心的是，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不应该还是类似的结果。”

又是一片鸦默雀静。

突然，彼得·麦克德莫特发觉大家都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心中猛然一惊，本能地嗅到了危机的气味，自己新兴的“王国”建立伊始，第一次或许也是最重大的一次考验就毫无征兆地突发而至了。如何应对，将关系到饭店的未来以及自己的前途。他在心中反复打磨，等到完全确认了自己打算说的话后，才胸有成竹地亮出唇舌之刃。

“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彼得语气平静舒缓，并朝年轻的律师点了点头，“很不幸，确有其事。一名参加会议的代表，拿着确认过的客房预订前来入住，最后却被驱赶出了饭店。他是位牙医，而且据我所知，是一位杰出的牙医，只不过他还是一名黑人。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正好就是把他赶出饭店的那个人。我当时就暗下决心，绝不能让此类事件重演。”

埃米尔·杜梅尔首先发问，“你的意思是，作为执行副总经理，你莫非要……”

“确切地说就是，在我掌管的饭店里，绝不允许任何人再做出类似的驱赶行为。”

银行家撅起了嘴唇，“你的这种表达方式还真是犀利啊。”

沃伦·特伦特紧张地把头转向彼得，厉声质问，“这件事我们谈过，已经过去了。”

“先生们。”登普斯特先生重新戴上了眼镜。“我想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并不建议做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不过，我会做。登普斯特先生。”如果终究会有一场最终对决的话，彼得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毕其功于一役吧。到底让不让他以自己的方式管理饭店，现在应该是摊牌的时候了，成败在此一举。

从蒙特利尔来的总经理身子前倾，绵里藏针地说道，“让我再确认一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心中警钟鸣响，提醒着彼得，他太莽撞了。不过，彼得全然不顾，“我当然知道，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饭店里坚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并以此作为受雇的一个条件。”

“你会不会在讲条件这个事情上有点儿草率啊？”

彼得平静以对，“我知道你是有所指的，你应该已经摸清了我过去的某些私事吧。”

登普斯特先生点点头，“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就摸清了。”

彼得注意到克丽斯汀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他心里琢磨着，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否草率另当别论，”开弓没有回头箭，彼得义无反顾地说道，“我认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过去的事，那么再让你了解一下我现在的立场，这样才算公平公道吧。”

登普斯特先生再一次擦起了他那副眼镜，随后就抛开和彼得的纠缠，转向整个会场的众人。“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抱定的信念，神圣而不可侵犯。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似乎只是个求同存异的问题罢了。如果麦克德莫特先生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暂时将问题搁置，不做定论。然后，酝酿它一两个月，再做商讨如何？”

如果麦克德莫特先生同意的话。彼得掂量着，这是这位蒙特利尔总经理正在利用外交斡旋的技巧，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啊。

那之后，就会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了。先是固执己见、满足良知、宣泄信念，随后，便是服软熄火、各让一步。最后，一群通情达理的人们便达成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和解。再做商讨如何？还有比这更文明开化、更先进明智的提议了吗？这不就是大多数人都钟情的非暴力、非激进的"好好先生"之道吗？就拿那些牙医来说吧，他们的正式信函今天已送达饭店，就尼古拉斯医生的事件做出了决议，不也就只是不痛不痒地谴责了一下饭店的此类行径而已吗？

诚然，饭店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困难重重，逆水行舟。管理层的变动必然导致新仇旧恨一起登场，就别在旧疤上添新伤了吧。也许，等待真的是最明智的选择呢。

然而，激变何以待？永远不会有那么一个合适的时机的。不能做某件事的理由多得是。彼得突然想起来，最近好像有人这么说过。到底是谁呢？

英格莱姆医生，那个暴躁的牙医大会主席。由于深信坚持原则的信念远远高贵于权宜之计的妥协，他辞去了主席之职，昨晚已愤然离开了圣格里高利。

不过，英格莱姆医生也说，"偶尔你也要掂量掂量己之所欲和己之所信各自的分量……可你有坚持原则的机会时却没那么做，麦克德莫特。你太在乎这家饭店，太顾忌你的饭碗了……不过，有些时候，你还会得到第二次机会，如果碰巧让你得到了，听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放弃了。"

"登普斯特先生，"彼得以法服人，"民权法上的法律条文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无论我们是拖延还是规避，也只能是躲过一时而已，最终

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蒙特利尔来的先生摆事实讲道理，“据我所知，各州在关于此项法律的问题上还是热议不断，分歧很大呢。”

彼得不耐烦地晃着脑袋，用锐利的目光环顾全场。“我相信一家好的饭店必须要与时俱进，顺应潮流。我们所处的年代就应该是人权意识觉醒的时代。与其固守无为，等着这些变化强加在我们身上，还不如主动出击、超前觉悟接受得好。刚才我已经郑重阐明，我再也不会同流合污，驱赶下一个尼古拉斯医生了，我不准备改变我的想法。”

沃伦·特伦特闷哼一声，“哪儿有那么多的尼古拉斯医生。”

“我们现在恪守着某些标准规范，特伦特先生。我们将继续保有着这些规矩，只不过让其更具包容性而已。”

“我警告你！你这么干会把饭店搞垮的。”

“似乎搞垮一家饭店的做法，可不止这一个吧。”

正中软肋的反唇相讥，沃伦·特伦特顿时就涨红了脸。

登普斯特先生凝视着自己那双擦拭眼镜好像比擦拭利刃还要仔细的手。“很遗憾，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麦克德莫特先生，鉴于你的立场和态度，我们也许要重新考虑……”蒙特利尔来的代表还是第一次背叛了“自作主张”的习惯，竟然踌躇了起来，并把目光瞥到艾伯特·威尔斯身上。

小老头还是蜷缩着身子，窝在座位里，众人投向他的目光似乎让他更往里缩了缩。但是，他的目光却直接迎向了登普斯特先生的瞥视。

“查理，”艾伯特·威尔斯终于发话了，“我觉得咱们该放手让年轻人去闯一闯他们自己的路了吧。”他冲彼得点了点头。

登普斯特先生神色如常，丝毫未变地宣布着，“麦克德莫特先生，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

会议接近尾声，和先前的其乐融融反差巨大，现在的会场里弥漫着拘谨和尴尬的气息。沃伦·特伦特不再搭理彼得，脸上挂着明显的失望和不悦。年长的律师看起来有点儿愤愤不平，年轻的那位则态度不甚明朗，而埃米尔·杜梅尔则正忙着喋喋不休地和登普斯特先生套着近乎。只有艾伯特·威尔斯似乎没什么触动，反倒觉得这发生的一切有点儿好笑的样子。

克丽斯汀先是走出了会议室，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示意彼得出来一下。透过里间的房门，彼得发现，他的秘书正在外间办公室里等候着他。他知道弗洛拉不会无故前来的，也许有什么非常之事发生了。于是，他便向众人道了声抱歉，随即走出房门。

经过门口时，克丽斯汀把一张折好的纸条塞到彼得手里，轻声叮嘱，“过后看一下。”彼得点点头把纸条揣到口袋里。

“麦克德莫特先生，”弗洛拉颇为踌躇地说道，“我本不该打搅你……”

“我知道。到底怎么了？”

“有名男子在你的办公室里等你。他说他在焚烧场里上班，手上有你想要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既不想交给我，也不肯走。”

彼得看起来惊骇异常，“我会尽快赶过去。”

“那请你快点儿！”弗洛拉似乎很尴尬。“我不想这么说，麦克德莫特先生，不过，事实上……哎呀，他身上那个味道啊。”

6

离正午也就只有几分钟的工夫了，细高瘦长、动作迟缓的维修工比利博伊·诺布尔，躬身钻进4号电梯井道的底部浅坑里。他在那里的工作是例行的日常清洁和检查维护，这活儿他从早上就开始进行了，一号、二号和三号电梯的相关工作都已完成。按照常规的程序规定，这种日常的维护作业并没有必要停运电梯。比利博伊在例行公事之时，一直可以看见头顶之上的4号电梯正不断上上下下地运行着。

7

彼得·麦克德莫特心中感叹，再庞大的航空母舰也可能由于一根螺丝钉而改变航线，或许天大的事情也要受命运最轻微的翕动所摆布吧。

此刻，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布克·特·格雷厄姆享受到了应得的感激，并对自己小小的成绩异常欣喜，已经在几分钟前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命运最轻微的翕动。

如果布克不是那种秉性的人，如果他下班就按时直接回家——像其他人一样，如果他在搜寻中没那么卖力，那么这一张纸片——彼得现在就铺在办公桌的吸墨垫板上，仔细“欣赏”着这张小小的纸片，早就应该被毁掉喽。

命运任性地拨弄着无数的“如果”，彼得自己当然也在其中。

他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推测，应该就是因为自己三番五次地造访焚烧场，才激励着布克在本该下班回家的清晨，不计超时工作的任何回报，听起来甚至是先打完了下班卡，才又返回来辛勤劳作的。当彼得召唤来弗洛拉，并当面下达指示，支付加班费时，布克那只讲奉献不计回报的神情，反倒让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进而窘迫了起来。

不管什么起因，现在结果就摆在了面前。

这张纸片正面朝上地躺在吸墨垫板上，注明的日期是两天前。克罗伊登公爵夫人在总统套房专用的信纸上亲笔书写着，授权奥格尔维“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里”开走克罗伊登家的车辆，请饭店车库予以放行。

彼得已经核对过了笔迹。

克罗伊登夫妇的相关文档现在就铺展在办公桌上，这是他之前让弗洛拉送过来的。其中就有涉及房间预订的信件，并附有公爵夫人亲笔书写的几张便条。笔迹专家肯定会核对得更加仔细精准，不过就算不具备那些专业知识，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两份笔迹是何其相似啊。

公爵夫人曾对警察信誓旦旦地宣称，奥格尔维开走车子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授权。奥格尔维已经招认，克罗伊登夫妇曾付钱让他把捷豹驶离新奥尔良，对此公爵夫人却是矢口否认。她还暗示，星期一肇事逃逸的司机，正是奥格尔维。在质问她关于授权便条的问题时，她还挑衅道，“拿给我看！”

好吧，现在就可以拿给你看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所了解的法律专业知识局限于饭店事务方面，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公爵夫人的这张便条已经足够成为给她定罪的首要证据了。彼得同样清楚自己的责任——马上通知警监约尔斯，遗失的罪证失而复得了。

把手放在电话上，彼得又开始犹豫了起来。

彼得对克罗伊登夫妇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怜悯之心。累加的证据也似乎已经很明显，就是他们犯下了那桩无耻卑劣的罪行，之后还试图怯懦地用谎言去掩盖，从而罪上加罪。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片古

老的圣路易斯公墓、哀悼者行进的队伍、那副巨棺重椁、随后的小小白棺……

克罗伊登夫妇甚至出卖了他们的同伙——奥格尔维。虽然这位“肥桶”警卫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和他们一样是卑鄙无耻的一丘之貉，不过，他的罪责还是比那两个人要轻一些。然而，公爵夫妇却打算把罪行扣在奥格尔维的头上，让他来承担更大的罪责和惩罚。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让彼得迟疑的原因。绊脚石只有一个，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作为饭店的经营者，要恪守以礼待客的信条。

无论克罗伊登公爵和公爵夫人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他们终究是饭店的客人。

他会打电话给警方的，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应该先打给克罗伊登夫妇。

拿起了听筒，彼得请求接通总统套房的电话。

8

柯蒂斯·奥基夫亲自为多萝西和自己点了早餐，客房服务已在一个小时之前就把餐品送进了套房，不过，饭菜几乎没有动过。他和多萝西都敷衍地坐下来准备一起应付着用餐，可二人似乎都没什么胃口。彼此勉强坚持了片刻，多萝西便道了声抱歉，起身返回到与之毗连的房间里去了。她准备整理好行装，20分钟后就赶往机场。而柯蒂斯·奥基夫也将在一个小时后离开这里。

两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关系就变得紧张了起来，直到现在，疙瘩也没完全解开。

当时，他怒发冲冠大发雷霆，恶语似山洪般倾泻。话一出口，他便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也从心底里感到懊悔。直到现在，他还恶毒地诅咒着沃伦·特伦特，认为他背信弃义罪该万死。不过，对于多萝西那一连串劈头盖脸的舌枪唇剑就无法原谅了，他也知道枪剑无眼，对方已伤痕累累，自己很难弥补。

更糟糕的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弥补了。虽然他已连连道歉，可事实就是事实。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抛弃多萝西，而达美航空公司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今天下午就要把她带走了。他还把接替换她的新欢都已经找好，那位珍妮·拉马什此时此刻不正在纽约等待着他吗?

昨晚出于内疚，他为多萝西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浪漫之夜。先是带着她前往将军宫享用饕餮盛宴，后来又去罗斯福饭店的蓝厅跳舞，享受娱乐了一番。不过，这个浪漫之夜并不愉快浪漫。倒不是多

萝西闹什么别扭破坏了气氛，恰恰是由于他自己，事与愿违地丝毫提不起来半点儿兴致。

多萝西已经竭尽所能地“扮演”成一名开心的好女伴了。

下午明摆着的黯然神伤之后，她似乎就下定决心，要自己把破碎的心拾起、拼上、藏好。随后便和从前一样，变回了那个娇媚迷人、尽职敬业的多萝西了。“哇，柯蒂斯，”多萝西在餐桌上突发惊呼，“好多女孩子为了得到一个在电影里像我那样的角色，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呢。”再后来，她又握住奥基夫的手，“你还是最好的，一直都是。”

多萝西的“有心插柳”却适得其反，让奥基夫更加惘然若失，最后也感染到了多萝西，两个人一起在那儿郁郁寡欢起来。

柯蒂斯·奥基夫把自己的这种低落情绪归咎于抢夺饭店的失手，不过通常这种事情都会被他迅速翻过的。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什么没有经历过？生意上的失意也不算少，他已经让自己养成了闪电恢复、瞬间振作的习惯，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注定的失败上自怨自艾呢？还是抖擞精神继续忙活下一件事吧。

可是这次似乎不同，甚至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那种压抑沮丧竟然还是挥之不去。

这让他对上帝很有意见，晨间祷告时，他的声音明显地尖厉起来，语气言辞里也暗含责怪……如尔之所愿，圣格里高利，已置于敌手……诚然无所疑，尔自有深意，唯上意难测。似吾等凡仆，虽历经世事，仍难窥上意……

今天的晨间祷告比平时花的时间要少，他在一个人迅速地完成了祷告后，发现多萝西正在为他和自己整理着行囊。当他抗议着大可不

必时，多萝西却表示，请他放宽心，“柯蒂斯，我喜欢做这个，而且这次我不做，谁会来为你做呢？”

他不想说，在多萝西之前的那些女伴没一个为他整理过行囊，从未为他打开，从未为他合上，没有一个！他也不想说，之前他都是从客房部叫个人来为他整理的，这次以后，他觉得自己又要那么做了。

奥基夫想抛开这些“无所谓”的儿女情长，于是便打电话给客房服务要了早餐，可是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没起什么作用，尽管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多萝西还再一次地宽慰他，“哎呀，柯蒂斯，我们用不着这么悲悲戚戚的，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们以后在洛杉矶还有好多机会见面呢。”

但是奥基夫的心里却清楚得很，这条道他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没有以后了，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而且他一再地提醒自己，他现在如此神伤不是因为多萝西的离开，而是因为这家本已到手的饭店却如煮熟的鸭子，意外飞走了。

时间如此匆匆，转眼间，多萝西就该启程了。她的行李可真不少，两名行李生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全部搬到饭店楼下的前厅里。现在，行李生领班又亲自过来取走了剩下的一些手提行李，并护送多萝西前往专门为她预订的机场贵宾车。

赫比·钱德勒凭借着对于潜在小费一贯的敏锐，意识到既然柯蒂斯·奥基夫身份显赫，那么小费也少不了吧，所以他便亲自督办了这次的行李服务，现在就站在套房门口的走廊里眼巴巴地等着呢。

奥基夫看了看手表，走到多萝西的那间套房门前。“亲爱的，你要来不及了。”

从里面飘出多萝西的声音，“我得修完指甲呀，柯蒂斯。”

真是琢磨不透这些女人，怎么都会把指甲磨蹭到最后的一分钟，才想起来弄呢。柯蒂斯·奥基夫递给了赫比·钱德勒一张5美元的钞票。“和另外两个一起分了吧。”

钱德勒那张耗子脸顿时乐开了花。“非常感谢，先生。”他在心里暗自盘算着，当然得分享啦，不过给另外两个行李生每人50美分就行，而剩下的4美元就全归自己了。

多萝西终于从毗连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现在应该有音乐，柯蒂斯·奥基夫突发奇想，搅动一池春水的琴弦再配以高亢嘹亮的小号，这才有女神驾到的气氛呢。

她穿了一件样式简单的黄色连衣裙，还是戴着星期二入住时的那顶大大的阔边软帽，银灰色的秀发如月光般飘洒肩头，大大的蓝眼睛依依不舍地凝视着他。

“再见，我最亲爱的柯蒂斯。”多萝西张开双臂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亲吻着他。奥基夫连想都没想，紧紧地抱着她，紧一些，再紧一些。

他有一种荒谬的冲动，想要命令行李生领班把多萝西的行李从楼下搬回来，再告诉她，留下来不要走。不过，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多愁善感的愚蠢念头，不管怎么说，还有珍妮·拉马什呢，明天的这个时候……

“再见，亲爱的，我会时常想念你的，而且我会一直密切关注你的演艺生涯。”

走到门口，她又转过身来，挥手告别。奥基夫不太确定，但是他觉得，多萝西好像哭了。赫比·钱德勒从外面关上了隔绝的大门。

在12层的电梯口，行李生领班按下叫梯铃。在他们等候的时候，多萝西掏出了手帕，修补了一下脸上花掉的妆。

赫比·钱德勒在心中暗想，今天上午的电梯似乎特别慢。于是，他又不耐烦地按下了第二遍铃，手指压住按钮停留了好几秒钟。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很紧张。自从昨天和麦克德莫特进行了一番交锋后，他就一直如坐针毡，总是琢磨着，召见会以什么方式、会在什么时间到来。会是沃伦·特伦特直接找他谈吗？那可就意味着赫比在圣格里高利的职业生涯到头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召见他，而且现在，似乎形势有变。今天上午，有一个传言满天飞，说是饭店已经卖给了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老家伙。

这种变化对他个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很遗憾，赫比分析着，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起码在麦克德莫特还会继续留任的情况下，而这似乎可能性还挺大。行李生领班的解职也许会被耽搁几天，不过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回旋余地。该死的麦克德莫特！这个可恨的名字成了他心头的一根刺。你要是个男人，赫比暗自发狠，你就该拿把刀去跟他拼了。

这个想法刚一冒尖儿就把赫比自己吓了一跳，他哪有那个胆啊。不过，他又想到了另外一招，没那么过激，但也能让他不得安生的法子，要是用在像麦克德莫特这种人的身上，也能让他够受的。尤其是在新奥尔良这种地方，这种招儿更有效。

当然了，这种事情是要花钱的。好在自己身上还有500美元，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挺自以为是地假正经。可赫比一想到要花钱就觉得挺心疼，不过这钱花得也值。就当是买个乐子，买个喜讯——得知麦克德莫特会在某个排水沟里鼻青脸肿、体无完肤，痛苦地倒在血泊中扭动呻吟，他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

赫比曾经看过这样的情景，一顿棒揍后的惨样。那种视觉效果还真是不错呢，行李生领班激动地舔着嘴唇，他越想越觉得解恨，越想越觉得兴奋。

他已下定决心，一回到主层一楼就去打电话，这事越早安排越好，也许就今晚吧。

电梯终于来了，门打开了。

轿厢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当多萝西走进电梯里时，人们都礼貌地往后退让。赫比·钱德勒随后也跟了进来，轿门滑闭。

9

对于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来说，她似乎一直在盯着一根无法掐灭的导火索，慢条斯理地燃烧着，通向一颗视线之外的炸弹。这颗炸弹到底藏在哪儿、会不会爆炸，都还是未知数，只有当导火索被点燃的时候才会见分晓。只是它还要嘶嘶地燃烧多久，也是不得而知。

不过，现在已经熬过14个小时了。

自从昨晚，警察离开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恼人的疑问萦绕心头不得其解。警方现在在忙什么呢？奥格尔维在哪儿？那辆捷豹车呢？尽管公爵夫人机关算尽，会不会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被她漏掉了呢？即使是现在，她也不觉得自己漏算掉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似乎不可小觑，那就是不管克罗伊登夫妇心中如何紧张，表面上两个人都还得要表现得若无其事。所以，他们还是在平常的那个时间用过了早餐。在公爵夫人一再催促下，克罗伊登公爵才勉强地接打了伦敦和华盛顿的电话，明天撤离新奥尔良的计划也已经开始实施了。

上午过半，公爵夫人又像往常一样，牵着贝灵顿梗宠物犬，离开饭店遛狗去了。半个小时前，她才返回到总统套房。

现在快到中午了，那件最要命的事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昨天晚间，通过理智的分析，似乎可以确定，克罗伊登夫妇的处境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到了今天，理智的分析又有点儿拿不准了，那种肯定似乎还是欠点儿火候，没那么有把握了。

“真是太平静了，”克罗伊登公爵大胆猜测着，“几乎让人觉得他们是想在沉默中把咱们耗垮。”他站在套房客厅的窗边，注视着窗外。最近一段日子，这种倚窗望天的喜好让他上了瘾。跟以往不同的还有他的声音，今天，他的嗓音格外清亮。从昨天开始，虽然套房里摆放着酒，可他却一口也没沾。

“真要是那样的话，”公爵夫人思量对策，“那我们就要留意……”

话没说完，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这一串尖鸣和上午的那几个电话一样，又让二人紧张的神经处于绷断的边缘。

公爵夫人离电话最近，她伸手就要接听，随即突然停下了动作。她有一种突发的预感，这个来电和其他的那几个截然不同。

公爵关切地询问着，“需要我来替你接吗？”

她摇了摇头，想甩开瞬间的软弱，拿起听筒应道，“喂？”

片刻未语，随后公爵夫人接着回答，“我就是。”捂住话筒，她急忙通知她的丈夫，“饭店那个人，麦克德莫特，昨天来过。”

她又冲话筒平静地说道，“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受到那些荒谬的指控时，你也在场……”

突然，公爵夫人不吱声了，听着那边的“宣判”脸色惨白。她闭上了双眼，随后再次睁开。

“好的，”她缓慢地说道，“是的，我明白。”

放下听筒，她的双手抖个不停。

克罗伊登公爵心急如焚，“出事了！”这已经不是一句询问了，根本就是一种肯定。

公爵夫人慢慢地点点头。“那张便条。”她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我写的那张便条被找到了，就在那个饭店经理的手上。”

她的丈夫离开了窗边，走到屋子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似乎需要一些时间来把刚才的消息慢慢消化。最后，终于鼓起勇气，“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会给警方打电话的，他说他觉得还是应该先知会咱们一声。”她把手放到额头上，绝望至极。“那张便条是最大的错误，要是我没写……”

“不，”公爵挺身而出，“就算不是它，还会有别的事。你一点儿都没错，真正从最开始就犯下大错的人，是我。”

他走到房间可用作吧台的餐具柜旁，倒了一杯浓烈的苏格兰威士忌，又加了点儿苏打水。“就这一杯，不多喝。我看啊，要有一段时间喝不到喽。”

“你到底要干什么？”

他拿起杯子一饮而尽。“现在要是说到体面，可能有点儿迟了。不过，就算是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我也不想再丢掉了。”他进到连通的卧房里，眨眼工夫就拿着一件轻便雨衣和一顶小礼帽走了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克罗伊登公爵尽显高贵地说道，“我要在警察找上门之前，先去找他们。据我所知，这就是所谓的投案自首吧。我估计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我想把该说的话尽快说出来。”

公爵夫人的双眼紧盯着自己的丈夫。此时此刻，她才知道原来张口说句话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公爵竭力控制着，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但语气却异常坚决，“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们一起酿就了苦果，不过我仍然感激你。我会竭尽所能让你置身事外。如果即便如此，你还是脱不了干系的话，我会说事发后所有的那些主意都是我想出来的，是我说服你那么做的。”

公爵夫人呆呆地点了点头。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估计，我会需要一名律师之类的法律服务人员，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为我安排一下。”

公爵戴上了帽子，又用一根手指把它摆正。作为一位身份显赫的贵族，在整个人生和未来突然瞬间轰然崩塌之后，还能表现出如此淡定沉着，似乎也很难能可贵了。

“你请律师要用的钱，”他还不忘提醒着夫人。“我估计得花不少吧。你可以从你准备带去芝加哥的那笔15000美元中，先拿给他一些。剩下的就存银行吧，现在也不怕引起什么注意了。”

公爵夫人似乎充耳不闻，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怜爱的神情从她丈夫的脸上掠过。他迟疑地说道，“也许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向她张开了双臂。

而公爵夫人却故意冷淡地让开了头。

公爵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随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轻轻耸了耸肩，他便转过身去，安静地走了出去，并在身后关上了套房的大门。

公爵夫人无能为力地呆坐片刻，心中思量着未来，斟酌着即将败露的丑事，以及伴随而来的奇耻大辱。随后，多年的习惯让她找回了自己，终于可以站起身来。她会安排律师的，而且似乎已经是迫在眉

睫。再以后，她平静地思索着，就该认真考虑一下该用哪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与此同时，她又想到，刚才提到的那笔钱，应该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她便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先是难以置信，随后就是疯狂地寻找，终于确定，那只公文箱真的不见了。原因只能有一个，被偷了。她的第一反应想到了报警，就在这时，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突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尽情疯狂，笑到抽搐。

> > >

如果你想电梯能快点儿到，克罗伊登公爵很哲学地思考着，那你最好做出它会晚点儿到的思想准备。

他觉得自己在9层的电梯门口都已经等了好几分钟了。现在，他终于听到了电梯从上而降的声音。片刻后，电梯门便在9层开启了。

突然，他犹豫了一下。几秒钟前，他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妻子的叫喊声。他想回去，但又立刻改变了主意。

迈步前行，他踏进了4号电梯的轿厢。

轿厢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位灰发蓝眼的迷人靓女。众人当中，还是饭店的行李生领班最先认出了公爵。

“日安，大人。”

克罗伊登公爵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轿门滑闭。

10

昨晚大部分的时间，又搭上了今天的一个上午，“皇钥师”才确定，这一切不是幻觉，而是真正的现实。起初，当发现从总统套房无意中顺手牵羊来的小箱子里，竟然是一大笔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定是还没睡醒，做着黄粱美梦呢。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试着“行走醒来”的方法，但是一点儿也不管用。不过，在这场明显的梦境中，他怎么觉得好像一直是醒着的呢？这个困惑一直搅得他快到黎明时还没睡着。随后，他就陷入了沉沉的深眠之中，毫无搅扰地一直睡到上午过去大半之时。

然而，“皇钥师”是绝不会白白浪费一夜的时间的。

当时他还在怀疑着，这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是不是真的伴随着她？即便如此，他还是开始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万一是真的呢。

15000美元，还是出门就能花的现金，就算是行走江湖多年的职业惯偷“皇钥师”，也是头一次见着。甚至更奇怪的是，似乎只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他就能一分不差地带着所有现金全身而退。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离开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第二个问题：现金的运出。

昨天晚上，他就想好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对策。

离开饭店的方式必须要尽最大的可能不引起注意。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正常地退房，然后再正常地结账。任何其他方式都纯粹是在犯傻，摆明了让大家知道自己行为不端，进而招惹来追查。

立刻退房也是一个方法，也曾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实施。不过，最后“皇钥师”还是按捺住强烈的冲动，打消了这个念头。深夜退房也会引起注意，也许还会卷入一场“模糊收费”的讨论——都这个时候了，到底收不收随后那个白天的房费呢？这跟故意表演吸引眼球没什么区别。夜班的出纳人员或许还会对他留下印象，之后很可能会描述出他的外貌特征来。夜间，饭店里通常会很安静，那么其他人或许也会注意到这位“夜行人”的。

不！绝不能那么干！最佳的退房时间就是上午过半的时候，或者再稍晚些。那个时候还会有不少人都要退房呢，这样的话，他就几乎能做到“隐形”了。

当然了，拖延下去也有风险。时间拖得越久，克罗伊登公爵和公爵夫人就越有可能发现巨款的不翼而飞，那么警察就要被惊动了。很有可能警方会派人到前厅蹲点监视，仔细盘查每一个退房离开的住客。不过，从信用付账这方面来讲，绝不会有人把“皇钥师”和盗窃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根本就不会把他列为怀疑对象。而且，也不太可能把每一位客人的行李都打开搜查吧。

同时，还有一点让他捉摸不透。直觉告诉“皇钥师”，这么一大笔现金的出现，本身就很蹊跷，让人怀疑它的用途。尤其是再考虑到现金所藏的地点和他取走的方式，那就更加让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了。真的已经引起了警觉吗？至少还有风平浪静的可能吧。

思量再三，似乎静观其变，择时而退，风险要小一些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大笔的现金带出饭店。

“皇钥师”考虑过把它邮寄出去，利用饭店的滑槽邮筒邮寄给自己。他可以在其他的某个城市找家饭店，邮送地址就写那里，然后，一两天后，他就可以收到钱了。这个法子，以前他就用过，还挺稳当

的，但后来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方案。原因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笔钱太多了，需要打包成很多个独立包裹，而这一大堆的包裹本身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钱总得要从饭店里带出去吧。怎么带呢?

很显然，直接提着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小公文箱出去的话，肯定是脑袋出问题了。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最先该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小公文箱毁掉。“皇钥师”谨小慎微地开始“毁箱灭迹”。

公文箱制作得十分精良，用的牛皮精致昂贵。“皇钥师”心疼又费力地把它拆解开来，随后用剃须刀片将它割成一块块小小的碎片。销毁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活儿，既耗时又乏味。他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手上的切割作业，再将碎片倒进厕所里冲走。这么做就不会因为频繁地使用冲水而引起隔壁房间住客的注意了。

他这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小公文箱的“残骸”就只剩下了金属锁和折叶了。“皇钥师”把这些东西揣进口袋离开房间，来到8层的走廊里。

电梯旁都会放置着几只沙瓮，他用手指在其中一个的沙层里抠出一个深洞，再把锁和折叶深埋其下。这些东西终究会被发现的，不过那得需要一些时间吧。

忙活完了这些，离天亮也就只剩下一两个小时了，饭店上下一片寂静。“皇钥师”返回房间开始收拾行囊，只把一些撤离前马上能用得着的东西留在了外面。他在星期二早上入住的时候，带来了两只一大一小的手提箱。他把15000美元的现金卷在几件脏衬衫里，再把脏衣服塞进那只大手提箱中。

随后，头昏脑涨的“皇钥师”带着满脑子的疑惑睡下了。

他已经把闹钟定到了上午10点，然而，或许是铃声不够响亮，或许是根本就没响。等他真正醒来的时候，都快上午11点30分了，明媚的阳光已倾泻入室。

深眠为他带来了一个好处，“皇钥师”终于相信，昨晚发生的一切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那一时间可怜兮兮的挫败，竟然被灰姑娘式的魔法，点石成金为辉煌的凯旋。这种想法让他精神大振、干劲十足。

迅速地刮须穿衣后，“皇钥师”再把行李整理停当，稳妥地锁上了两只手提箱。

他决定先把手提箱留在房中，自己先下去把账结了，顺便看看前厅的情况。

在这之前，他又处理掉了多余的客房钥匙——449、641、803、1062，还有总统套房的钥匙。方法很简单，在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发现浴室墙壁的下方，有一处供水管工检修管道用的金属挡板。拧下螺丝，取下挡板后，就露出了管道检修口。“皇钥师”将钥匙一把一把地投了进去，愉快地聆听着钥匙碰撞在下方深邃的管道底部所发出的声音。

他保留了自己房间830的钥匙，这个要在他最后一次离开客房时交还饭店。“拜伦·米达”在从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离开时，一定要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正常到不让任何人起疑。

前厅已经不愠不火地忙碌了起来，“皇钥师”并没嗅到异动的气息。他结清了账单，还收获到出纳姑娘的一个友好微笑。“现在房间空出来了吗，先生？”

“皇钥师”报以微笑，“几分钟后就可以了，我得去取房中的行李，仅此而已。”

他一身轻松地回到了楼上。

在830房间里，他最后又谨慎地瞧了一圈，什么蛛丝马迹也没留下——没有碎纸屑，没有像火柴盒那样容易忽略的小零碎，没有任何可以暗示他真实身份的线索。“皇钥师”用湿毛巾把那些可能留下指纹的明显表面都擦了擦，随后拎起两只手提箱扬长而去。

他看了看手表，此时已经是正午12点10分了。

他手上紧紧地攥着大号手提箱的拎手，憧憬着马上就能穿过前厅走出饭店啦。此时的“皇钥师”心跳加速，双手直冒冷汗。

他站在8层的电梯门前，等待着电梯。片刻之后，便听到了电梯从上而降的声音。不过电梯先在上一层停了下来，接着便再次启动，降到8层才又停住。在“皇钥师”的面前，4号电梯的电梯门滑动开启。

站在轿厢最前面的竟是克罗伊登公爵。

似乎见到了活鬼，一阵寒意瞬间堵塞了“皇钥师”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他想马上转身就跑，不过还是硬挺了过去。刹那间，他的理智告诉自己，只是狭路相逢而已。迅速瞥了几眼，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原来公爵落单了。公爵本人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从他的表情来看，心绪早已飘到九霄云外去了。

年长的电梯员提醒着“皇钥师”，“这是去下面的！”

电梯员的旁边站着饭店的行李生领班，“皇钥师”认得他，曾经在前厅见过这个人。行李生领班冲提箱点点头，“需要我帮忙吗，先生？”“皇钥师”当然是摇了摇头。

当他迈步跨进电梯时，克罗伊登公爵和一位灰发蓝眼的姑娘都向后移了移，为他腾出了点儿地方。

轿门滑闭。电梯员赛伊·赖温把操作杆推到“下降”的档位上，这一下似乎开启了机关，一阵金属扭曲撕裂的刺耳尖鸣声随之而来。命悬的一线终究还是断了，电梯的轿厢挣脱了控制，呼啸着任性坠落。

11

彼得·麦克德莫特觉得有必要跟沃伦·特伦特打个招呼，亲自向他解释一下涉及克罗伊登公爵夫妇的那件事。

彼得发现这位饭店老板还在主跃层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些开会的其他人都已经离去。阿修罗伊斯·罗斯正陪着他的雇主，帮忙收拾着一些个人物品，并装进纸盒里打包。

“我觉得还是早点儿把这儿收拾一下得好，”沃伦·特伦特跟彼得坦言道，“我再也用不着这间办公室了，我想这里应该是属于你的。”虽然二人在不到半个小时前还势同水火，可现在，老人的声音里却丝毫没有敌意。

阿修罗伊斯·罗斯一声不响地忙活着，对这二人的谈话似乎充耳不闻。

彼得把昨天下午匆匆离开圣路易斯公墓后的一连串事件，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老头子听。最后还提到了几分钟前，打给克罗伊登公爵夫人的那个“礼貌”电话，以及随后向新奥尔良警方报警的情况。沃伦·特伦特对这些听得十分专注。

“如果克罗伊登夫妇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话，”沃伦·特伦特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儿的怜悯之心。你做得很棒。”接着，他又“后知后觉”地低吼了一句，“至少咱们可以摆脱那群讨人厌的小狗喽。”

“恐怕奥格尔维也深陷其中啊。”

老头子无奈地点了点头，“这次他是太过火了，这是他咎由自取。无论结果如何，这里都不能再留他了。”沃伦·特伦特停住了口，似乎在心中权衡着什么，最后他终于又开了腔，“我猜你一定很纳闷儿，我为什么总是护着奥格尔维吧？”

“对，”彼得直言不讳，“我是很纳闷儿。”

“他是我妻子的外甥。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妻子跟奥格尔维没有一丁点儿的相似。但是很多年前，她请我在这里为他安排个营生，我照做了。后来她曾经很担心，奥格尔维会砸了自己的饭碗。我就跟她承诺，会一直雇用他。我从未真正地想过，竟没能为她守住这份诺言。”

沃伦·特伦特也解释不清自己的想法。佳人已逝弥久绵长，而自己和赫丝特之间的牵连越来越残缺，越来越淡薄。奥格尔维是唯一他所能拥有的、维系这种念想的人了。

“对不起，”彼得很过意不去，“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我已婚啦？”老爷子宽容地笑了笑。“也没几个知道的。我妻子跟着我来到了这家饭店，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她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这一切似乎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沃伦·特伦特心中怅然，这一下子又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忍受的孤独了。很快，还会有更大的孤独在等着他。

彼得很是心酸，“有什么我可以……”

突然，毫无征兆“砰”的一声，外间办公室的房门被猛然撞开，克丽斯汀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她肯定是一路狂奔而来的，一只鞋都跑丢了。气喘吁吁、头发凌乱，克丽斯汀几乎无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出……大事儿了！电梯……一部电梯。我在前厅……太可怕了！有人困在……哭喊。”

彼得·麦克德莫特已经跑到了门口，把克丽斯汀推到了一边，夺门而出。阿修罗伊斯·罗斯则紧随其后。

12

三种装置本来可以避免4号电梯的劫难。

第一种装置是电梯轿厢上的限速器，当轿厢的运行速度超过设定的安全限制时，它就会开启制动。然而，没人发现4号电梯的限速器出了点儿毛病，限速制动延迟了。

第二种装置包括4只安全卡钳，一旦限速器开启制动，它们会立即钳住电梯的导轨，卡钳楔块则会卡停轿厢。事实上，轿厢一侧的卡钳已经开启，不过另一侧的却失灵了，一方面是由于限速器的延迟反应，另一方面也有机械老旧弱效的原因。

即便如此，电梯轿厢内如果有人迅速按下紧急制动钮，仍然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只单独的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按下就会切断所有电源，从而达到封停电梯的目的。

在新式电梯中，这种应急按钮被安置在较高的位置，而且很显眼。不过，和当时许多的电梯一样，在圣格里高利这部电梯的轿厢里，按钮被置于靠下的位置上。赛伊·赖温当时伸手下探，手忙脚乱地乱摸，最后才总算按下了红钮。虽然只是迟按了一秒，但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由于一副卡钳启动、另一副失灵，轿厢向一侧倾斜，扭曲变形。伴随着金属旋扭撕裂的刺耳巨响，在轿厢自重、速度以及满员乘客体重的共同压迫下，轿厢竟然被撕裂了。铆钉横飞、镶板破碎、金属挡板断裂。轿厢倾斜、厢底翘扬，低斜一侧的厢底和厢壁间竟撕开了几

尺长的口子。轿厢中的乘客尖声号叫，相互死死地抓紧彼此，向着裂开的口子滑去。

赛伊·赖温，那位年长的电梯员离裂口最近，第一个跌了出去。尖叫声贯穿9层楼，直到他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下楼层的水泥地面上才戛然而止。一对来自盐湖城的老夫妻彼此相拥着随后坠落。和赛伊·赖温一样，他们落地时便殒命当场。克罗伊登公爵坠落的时候很是不利，先是身体不由自主地砸向了电梯井道边上的一根铁棒，铁棒将其刺穿后再被折断，公爵继续下落，在没有摔到地面前就已毙命，惨状骇人。

不管怎么说，抱作一团的其他人鬼使神差地坚持了下来，暂时没再有人跌出裂口。而当他们貌似逃过一劫时，两只生效的卡钳最后也支持不住了，残缺的轿厢猛然挣脱了最后的控制，呼啸着随性坠落，一直砸向井道的底部。冲到一半的时候，一名年轻的牙医大会参会者又从裂口被甩了出去，双臂在空中狂乱地四下挥舞。他在事发当时算是活了下来，可是三天后还是死于了内脏破损。

赫比·钱德勒相当地幸运，他被抛出的时候轿厢已接近坑底。赫比跌进了旁边的井道浅坑里，头部损伤，不过还可治愈。但是，高速的撞击折断了他的脊椎，造成下肢完全瘫痪，余生再也不可能行走了。

一名新奥尔良本地的中年妇女躺在轿厢的底板上，胫骨骨折，下巴撞碎。

当轿厢撞击坑底时，多萝西是最后一个跌落的。一只胳膊折断，脑袋狠狠地撞到了导轨上，头骨破裂。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多萝西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头部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血流如注。

剩下的三个人——金高乐的参会者、他的妻子，还有“皇钥师”·米林，竟然奇迹般地并无大碍。

大概10分钟前，比利博伊·诺布尔才躬身钻进电梯的井道底坑里。这名维修工现在却躺在残破的电梯轿厢下，双腿及骨盆已被压碎，意识尚存、鲜血直流、痛苦哀号。

13

彼得·麦克德莫特以从未在饭店里尝试过的速度，飞奔冲下主跃层的楼梯。

当他到达前厅的时候，眼前已乱作一团、人仰马翻。从电梯门里，传出尖叫嘶号的回响，电梯附近的几名女子也在哭喊尖鸣，还有不少嘈杂的叫嚷声夹杂其中。团团乱转的人群前，一位脸色苍白的副经理正和一名行李生一起试图撬开4号电梯的梯门。出纳员、客房接待员和办公室职员一窝蜂地从柜台和办公桌后涌了出来。餐厅和酒吧里已经空无一人，服务员和吧员都跟着他们的顾客纷至沓来。主餐厅里，午餐时间的音乐已悄然无声，乐师们也一样跟随着众人跑了出来。从厨房的员工通道里，一队厨工鱼贯而出，争相赶来。这一路上，七嘴八舌的问题向彼得接踵而来。

他以最大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压住喧闹，“肃静！”

趁着片刻的安静，他连忙再次大喊，“都请退后，我们会竭尽全力处理善后。”他看见一名客房接待员正看着他，便向他问道，“有没有人报警？”

“我不太清楚，先生，我想……”

彼得厉声断喝，“现在就去！”他又冲另一个人命令道，“去报警。告诉他们，这里需要救护车、医生，还有维持秩序的人。”

两人领命后连忙跑去打电话。

一位上着花呢夹克衫、下穿粗斜纹布裤子的高瘦男子向前一步。“我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你要怎么做，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彼得感激地说道，“前厅中央需要清空，饭店人员组成警戒线，开出一条前往主要出口的通道，扳住旋转门保持畅通。”

“好！”

高个男子转过身，连珠炮似的组织调度着。大家似乎都很认可他的领导才能，纷纷听从指挥依令而行。很快，一队由服务员、厨师、职员、行李生、乐师和一些客人组成的人墙警戒线便在前厅拉起，并直接通向圣查尔斯街的饭店出口。

阿修罗伊斯·罗斯也赶到副经理和行李生那边，试图打开电梯门。他回头冲着彼得大喊，“没有工具，我们打不开，得找其他地方进入。”

一名身着工装服的维修工跑进前厅，向彼得求救，“井道底坑请求支援，一个伙计被压在了轿厢底下，我们弄不出他来，厢内的其他人也一样被困住了。”

彼得当机立断，“我们现在就下去！”他一个箭步冲向通往下层的员工专用通道，阿修罗伊斯·罗斯一步之遥紧随其后。

通向电梯竖井的灰砖隧道里阴晦暗淡，来到井道底坑，在楼上听到的哭喊声再次清晰可闻，不过这次离得更近，听得更凄惨。坠落破损的电梯轿厢就在眼前，不过通路受阻——轿厢自身那些扭曲变形的金属以及因撞击破坏了的设施残骸阻亘于前。靠近前方，几名维修工正费力地用撬杆清除障碍，而其他人只能无能为力地站在后面。哭喊

声、嘈杂的叫嚷声以及附近机械的轰鸣声鼓噪耳膜，从轿厢里持续传来的呻吟声夹杂其中。

彼得冲着那些干愣着的人大喊，“把这儿弄亮点儿！”好几个人连忙跑出通道。

他又命令刚才去前厅求救的那个穿工装的人，“你再上去，把消防员带过来。”

阿修罗伊斯·罗斯跪在残骸旁边，大声疾呼，“再去找医生，要快！”

“对，”彼得接着叫道，“叫个人把医生也领过来，发布求医通告，饭店里住着好几个医生。”

那人点头领命，沿原路飞奔而去。

更多的人来到了地下通道，开始阻塞通路。总工程师多客·维克里也强行挤了进来。

“我的天啊！”总工程师立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天啊！我告诉过他们，我警告过的呀！要是再不花钱，就会像这样……”他一把拉住彼得的胳膊，“你听我说过，小子，你听我说过多少遍了……”

“先别说这些了，总工程师。”彼得挣开手臂，“现在你能做的，不该是赶快把人弄出来吗？”

总工程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们需要重型装备——千斤顶、切割工具……”

很明显，这些已经超出了总工程师力所能及的范围。彼得命令总工程师，“快去查一查其他的电梯，如果有必要，全部停运，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年长些的总工程师默默地点了点头，垂头丧气、心力交瘁地走开了。

彼得认出一位静设备工程师，便抓住他的肩头，“你的任务就是清场，把无关人等全部从这里清走。”

工程师点点头，开始组织指挥其他人撤离，员工通道总算重新畅通了。

彼得返回井道底坑，阿修罗伊斯·罗斯已经手脚并用地从部分残骸下面爬了进去，那名受伤的维修工仍然痛苦地哀号着。罗斯扶住他的肩膀，在昏暗的光亮下仍能看得一清二楚，一大堆废铜烂铁压住了他的双腿和小腹。

“比利博伊，”罗斯为他打气，“你会没事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把你弄出去的。”

回答他的只是一声饱受折磨的哀鸣。

彼得也钻过障碍，握住伤者的一只手，“他说的对，我们都在这儿。救援马上就到。”

高远之处，渐渐清晰的声声警笛传到他的耳畔。

14

客房接待员的求救电话打进了市政厅的火警办公室。他的话还没说完，两声表示重大警报的尖锐哔哔声便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消防站里响起。通过无线电，调度员沉着的声音随即传来。

“火警急报，0008，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科隆德里大街和卡门街交汇处。”

事发地点附近的4处消防站立即就有了回应——迪凯特街中心消防站、杜兰街消防站、兰帕特南街消防站、杜梅因街消防站，其中三处的特警消防员还在用午餐，而中心消防站则刚要开餐，今天中午的菜品是肉丸子和意大利面条。今天一位轮值做饭的消防员一边关掉煤气，一边叹着气，随后就和队友们跑步行动了起来。市中心区域一旦发生险情，一定都是重大紧急的高等级警报！

制服和长靴都已经在消防车里备好，烈火硬汉们踢掉鞋子，爬上已经启动前行的“烈火金刚”。在双响重大急报发出后的一分钟内，5辆载运消防员的消防车、两辆云梯消防车、一辆水带泵浦消防车以及紧急救援救助的相关车辆，由一位副队长和两名片区分队长带队，在午间繁忙的街道上奋勇争先地朝圣格里高利赶去。

在一般情况下，饭店的警报等级应该是非常高的。

其他消防站的16辆载运消防车、两辆云梯消防车也已整装待命，只要第二次警报一经下达，可以马上开赴饭店。

刑事法院的投诉报警部，通过两个渠道接到了报警——火警办公室的警报传达和饭店的直接报警。

在“耐心接听”四个大字的警示公告下，两名女接警员在信息表上记录下报警信息，随后递给无线电调度员。警报终于发出，上面写着：所有警方及慈善医院的救护车，速达圣格里高利大饭店。

15

圣格里高利前厅往下三层，喧闹声、急切的指令声、呻吟声和哭喊声，仍然不断回荡在通往井道底坑的通道里。此时，在各种喊叫声中，又夹杂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身着泡泡纱西装的年轻男子，拿着医用包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医生！”彼得心急如焚地呼喊，“到这儿来！”

蜷伏前行，医生跟彼得和阿修罗伊斯·罗斯会合了。他们身后，匆忙临时挂起的新光源也被点亮。比利博伊·诺布尔再一次发出哀号，他把脸转向医生，目光中充满了哀求，整张脸由于痛苦而扭曲变形。“噢，天啊！噢，天啊！快给我点儿……”

医生领会地点点头，开始在包里翻弄着，从里面拿出一支注射器。彼得撸起比利博伊连体工作服的袖口，按住露出的手臂。医生连忙擦拭消毒，把注射针头深深刺入皮下。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吗啡就起了作用，比利博伊解脱地将擎起的头后仰落实，闭上了双眼。

医生用听诊器为比利博伊听了听胸部，解释着，“我随身没带太多东西，是从街上直接赶过来的，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把他弄出来？”

“还得等救援。来了！”

再一次传来了脚步声，这一次是许多人一起奔跑时，才能发出的隆隆震颤之音。一队戴盔执锐的烈火雄兵一拥而入，带来了明亮的提灯和重型的装备——消防斧、强力千斤顶、切割工具、杠杆撬棒。废

话少说，立刻战斗。急促、断续的词语，低沉、简短的嘟囔，厉声、尖锐的命令。“这边！千斤顶，那边，底下。移开这些重物！”

头顶之上，一阵斧头大力劈砍的声音传来，伴随着金属砍开劈碎的振奋之音。好像从天而降的神之圣光一样，一道亮光从破开的前厅层门处洒下。一声呼喊骤起，“梯子！我们这边需要梯子！”长梯似拯救的天梯般探下。

年轻的医生央求着，“我需要马上把这个人弄出来！”

两名消防员竭尽全力地想把千斤顶安置好，一旦起顶，便可以替比利博伊承担起身上的重压。烈火斗士们异常焦急，摸索着、咒骂着，千方百计地试图弄出一块空地来放置千斤顶。不过，千斤顶对于这里来说，还是大了几英寸。“我们需要个小点儿的千斤顶！先用小的起顶，再把大的放进去承压。”一名消防员对着步话机重复着要求。“把救援车上那个小的拿过来！”

那名医生急切的声音再次响起，“真的一定要马上把他弄出来！”

彼得的声音传到耳畔，“那边有根铁棒！稍高点儿的那根，挪动它就能把下面的抬高一点儿，放千斤顶的地方就空出来啦。”

一名消防员警告道，“那上面得有20吨重。盘根错节地稍有变动，就有可能整个塌下来。就算是我们，要开始弄的时候也得慢慢来。”

“我们试试啊！”阿修罗伊斯·罗斯着急地吼道。

罗斯和彼得，肩并肩，臂绕臂，用自己的脊梁顶住那根稍高的铁棒。使劲往上顶！纹丝不动。再加把劲！再加！

肺胀欲裂，血脉贲张，感官游离。那根铁棒终于动了，不过只是一点点。还能再加把劲吗？不可能而为之！意识模糊。视觉消退。眼

前只有一片血色。再使点儿劲，它又动了一下。一声惊呼，“千斤顶进去了！”气力耗尽，双双扑倒，任由拖拽。千斤顶旋动、起顶。轿厢残骸终于被抬了起来。“我们快把他弄出来！”

那名医生平缓的声音响起，“不用急了。他刚刚真正地解脱了。”

> > >

死伤者通过梯子一个一个地被送了上去，前厅里的设施摆设都被推到一边，以便腾出空地，人们对于仍有生命气息的伤者实施着紧急抢救，那里现在成了临时的医疗救护站，不过也是确认并宣告死亡的地方。

中央区域摆满了担架，警戒线后，之前保持沉默的人群纷纷前拥。女人们失声痛哭，一些男子也不忍目睹转过头去。

饭店门外，一队救护车严阵以待。圣查尔斯街和科隆德里大街，在运河街和格莱维尔街之间的路段，已经封闭禁行。封锁的路段两头，在警方设置的路障之后，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呼啸而去，第一辆里面是赫比·钱德勒；下一个，那位重伤濒死的牙医；不一会儿，又是那位腿部和下巴受伤的新奥尔良本地女子。还有几辆救护车则缓慢了许多，尽量平稳地驶向市殡仪馆。饭店里，一名警监询问着目击者，想要确认受害者的身份。

伤者中，多萝西是最后一个被弄上来的。一位医生先爬了下去，为她头上那条大伤口实施了加压包扎，再将胳膊用塑料夹板固定住。“皇钥师”·米林拒绝了他人的救助，呆呆地陪伴在多萝西的身边，是他抱住多萝西，并招呼救援者赶到多萝西受伤的地方。“皇钥师”跟在金高乐的参会者和他夫人的后面，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一名消防员将电梯残骸里翻到的箱包——都是多萝西和“皇钥师”的，从员工通道递送到前厅。一名穿制服的警官接过箱包，并负责保管。

多萝西被弄出来的时候，彼得·麦克德莫特已经回到前厅。只见她面色苍白，一动不动，浑身是血，就像在血池中泡过一样，渗血的加压包扎带也已经变成了红色。多萝西被抬到了担架上，两名医生临时照看着她。一名是年轻的实习医生，而另一位则是上了年纪的资深医生。满眼的血色，看得年轻人直晃脑袋。

警戒线后一阵骚动，一名连外套都没穿，只穿着衬衫的男子异常激动地吼叫着，“让我过去！”

彼得转过头，随后冲那位海军陆战队军官示意着。警戒人墙让出一个缺口，柯蒂斯·奥基夫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奥基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脸焦虑狂乱地跟在担架旁边。彼得最后看到奥基夫的身影，是在外面的街上，苦苦哀求着让自己也跟着坐上救护车。实习医生点了点头，车门砰地关闭了，警笛拉响，救护车呼啸而去。

16

魂飞魄散的“皇钥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可以劫后余生，他从电梯井道的底坑顺着梯子爬上去，身后还跟着一名消防员。有人从上面伸出手来拉他上去，而后又有人扶着他步入了前厅。

“皇钥师”发现自己站立、行走都没问题，根本用不着帮忙，感官知觉也在渐渐恢复。再一次，他的大脑警觉了起来，周围全是穿制服的克星啊。这让他惧意顿生。

他的两只手提箱呢？如果大的那只要是一下子裂开了的话！……不过，还没有。他看见它们和一些其他的箱包离自己仅几步之遥，便开始朝那边挪动着。

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先生，请上救护车吧。”“皇钥师”转身一看，那是一名年轻的警察。

“我不需要……”

“每个人必须都得去，先生。要做个检查，为你自己好。”

“皇钥师”心急如焚，坚决反对，“我必须要拿回我的手提箱。”

“您可以过后再取，先生。他们会帮您照看的。”

“不，现在。”

另一个声音插嘴道，“老天啊！他想要就给他吧。连这个都还能活下来的当然可以……”

年轻的警官拿着手提箱护送“皇钥师”来到了位于圣查尔斯街上的饭店出口。“请您在这儿稍等，先生，我看看哪辆救护车可以载您走。”

他把手提箱放下了。

警官刚一走，“皇钥师”就急忙拿起手提箱混入了人群中，没人注意到他就这么悄然离去了。

不紧不慢却又马不停蹄，“皇钥师”直奔那座室外停车场。昨天，在成功洗劫望湖区的私宅后，他便把车子泊在了那里。他的心中平和安宁、信心满满，现在应该是功德圆满了，不会再有什么纰漏啦。

停车场里车位吃紧、车辆众多，不过“皇钥师”一眼就认出了他那辆厢式福特轿车，密歇根州的绿白牌照甚是显眼。他想起自己在星期一的时候，还挺担心这种牌照也许会引起注意呢。现在看来，很显然是多虑了。

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车子没有任何异常。和平时任何时候也一样，发动机一触即发。

从闹市区出发，“皇钥师”还是谨小慎微地开着车，目的地只有一个，先前所掠赃物的藏宝库——谢夫曼敦公路上的那家汽车旅馆。和现在这辉煌炫目的15000美元现钞相比，那些就是小意思了，不过小意思也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吧。

到达汽车旅馆，“皇钥师”把车倒进离所租房间较近的地方停下，然后就把两只从圣格里高利带来的手提箱拿进了屋里。他先把汽车旅馆房间里的窗帘拉上，随后打开较大的那只手提箱，确认一下钱还在不在。原封未动，一分不少。

他在汽车旅馆里还存放着不少私人物品，现在他要把手提箱重新整理一下，腾出地方把这些东西都塞进去。最后，他发现从望湖区私宅“借”来的两件皮草、银碗和银托盘依然没能放进去。地方实在不够用，除非再重新整理一遍。

“皇钥师”知道，他应该这么做的，可是刚刚的几分钟里，他感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他认为应该是今天的那桩事故以及紧张过度所致吧。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挣扎地打起精神与时间赛跑。他应该尽快地离开新奥尔良，这很重要。无力重整，时不待我。他决定直接把皮草和银器放在福特车的后备厢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吧。

在确定无人注意后，“皇钥师”才把那些箱子放进车里，并将皮草和银器挨着放好。

随后，他便退了房，并结清账单。开走车子时，他觉得好像把疲倦留在了旅馆，精神头儿又回来了。

他现在的目的地是底特律，打算开得随性点儿，想在哪儿歇歇脚就停下来。这一路上，他得好好认真地想想自己的未来。这件事已经想了好些年了，他曾跟自己许诺过，只要他捞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巨款，就金盆洗手，买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结束多年来四海为家的犯罪生活，老老实实地安顿下来，本分劳作，安度余年。他有赚干净钱的本事，此时的座驾——福特就是证明。15000美元足够他开始新的人生了。如今的问题是，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吗?

“皇钥师”一路上一直在斟酌着这个打算，就这样穿行在新奥尔良的北部，直奔庞恰特雷恩快速路，向着通向自由的阳光大道急驰。

理智的权衡、分析更倾向于安顿下来，弃恶从善。他已不再年轻，冒险和紧张的生活让他厌倦。这次在新奥尔良，他也曾有过临阵

脱逃的怯懦、力所不逮的恐惧，现在余悸犹在，感触颇深。

但是……惊魂36个小时，那一件件一桩桩，为他注入了朝阳般的信心，鲜活的锐气。大获全胜的私宅劫掠、如擦拭阿拉丁神灯般从天而降的大笔巨款、不到一小时前电梯劫难里的九死一生——所有这些都似乎在暗示着他，“皇钥师”是战无不胜的。难道所有这些接二连三的幸事，倔强而又争先恐后地降临，就是为了给他一个预兆？为他指明前行的道路？

也许啊，“皇钥师”琢磨着，还是再干一阵子老本行为妙吧，风头正劲，急流勇“进”。修理厂还是先放放吧，时间还长着呢。

他已经从谢夫曼敦公路开到了金蒂利林荫大道上，绕行至新奥尔良城市公园，道路两旁潟湖装点，古橡参天，翠盖蔽日。现在，他行驶在市公园林荫大道上，向迈特里街挺进，就是在这里，新奥尔良新兴的墓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眼前，格林伍德墓地、迈特里墓地、圣派屈克墓地、消防员公墓、慈善医院公墓、柏树林墓地，穷极目力，一片碑林墓海。高高铺架在所有这些之上的那一条“天路”——庞恰特雷恩高架快速路，现在已经映入“皇钥师”的眼帘。那是空中的避难所，挥手召唤着他的“巴黎圣母院”。几分钟后，他便会行驶在这条赦罪的大道上。

逼近运河街和市公园林荫大道的交叉口——驶上快速路匝道的最后一个关口，“皇钥师”发现路口的交通灯坏掉了。一名警察正在运河街一侧的马路中央指挥着交通。

离路口只有几米的地方，“皇钥师”感觉到，福特车的一只轮胎瘪了。

>>>

尼古拉斯·柯南西，新奥尔良机车巡警，曾被其暴怒的警司指责为“警察队伍里最蠢的家伙”。

这话说得并不过分。虽然从警多年，柯南西也算是资深警察了，不过他却没有被晋升过一次，甚至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过。他的业绩记录更是糟糕透顶，几乎没抓到过罪犯，重要的追捕更是连一次都没有。要是哪辆逃窜的车辆是柯南西负责追的，那么逃车的司机便可高枕无忧了，肯定跑得掉。曾经在一次近身混战中，一名警官已经抓到了嫌疑犯，招呼柯南西赶快把人铐起来。可当柯南西还在手忙脚乱地试图解下腰带上的手铐时，疑犯都跑出好几条街了。还有一次，一名炙手可热的银行劫匪幡然醒悟，向大街上的柯南西缴械投降。劫匪上缴给柯南西的枪却被他掉到了地上。枪支走火，惊得劫匪改变主意迅速逃离，直到在又一年中犯下6起持枪劫案后才重落法网。

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件事一直呵护着他没有跌入被解职的深渊——谁都无法抗拒的极品好脾气，再加上可悲小丑般卑微的自知之明。

有时候，柯南西在私下里也很希望自己能干成一件事，拥有那一时半刻的自豪瞬间，虽然洗不白那墨黑的业绩记录，不过至少可以让它不那么难看吧。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事一直都躲得他远远的。

在所有的职责任务中，只有一件事让柯南西感到最轻松——指挥交通。这活儿不但惹不着麻烦，还能让他自得其乐。如果他要是有本事钻进时间隧道的话，他会很乐意回到从前，去阻止自动交通灯的发明呢。

10分钟前，在得知运河街和市公园林荫道交叉口的交通灯坏掉之后，柯南西便用无线电通报了故障，并停好他的摩托车，开始接管交

通灯，干起了他最享受的活儿。他真希望道路照明维修队的伙计们别那么着急地赶来。

从林荫道的对面，柯南西看到一辆灰色的福特轿车放慢了速度，最后停了下来。于是，他便不慌不忙地漫步穿过街道，凑了过去。“皇钥师”在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并没有轻举妄动，仍旧端坐在驾驶席上。

柯南西瞅了瞅泄了气的右后轮。

“胎瘪了？”

“皇钥师”点了点头。如果柯南西眼睛再尖一点儿的话，他都能发现，此人握住方向盘的手，连指节都已经发白了。别看“皇钥师”脸上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早都把肠子悔青了，而且还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他呕心沥血制订的计划中，竟单单忽略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因素，备胎和千斤顶也放在了汽车后备厢里。要是想拿到这两样东西，他就得打开后备厢盖，那样的话，皮草、银碗、银托盘和那些箱子可就都“走光”喽。

他只能等待机会，任由冷汗涔涔，而那位“热心肠”的警官没有一点儿要走开的意思。

“我猜猜啊，那你就得换轮胎了吧？”

“皇钥师”再次点了点头，心里盘算着，他可以动作快一点儿，顶多三分钟。千斤顶！轮胎扳手！旋动螺母！卸废胎！上新胎！拧紧！把废胎、千斤顶和扳手扔到后座！关闭后备厢盖！他就可以上路了——他的自由阳光快速之路。只要警察能走开的话。

福特车后，其他车辆都减速缓行，有的还不得不先停下来，再小心地转到中央车道。有一辆车子因并道时变线太急，后面突然一声轮

胎的嘶鸣，接着就是抗议的鸣笛声。警察探过身来，双臂担在“皇钥师”身侧的车门窗框上。

“这儿有点儿堵车喽。”

“皇钥师”咽了咽口水，“是啊。”

警察挺起腰身，打开车门。“该干点儿事了。”

“皇钥师”把车钥匙从点火器上拔了下来，慢腾腾地下了车，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没问题，警官，我自己能弄好。”

“皇钥师”尽量拖延等待时机，当警察瞧了瞧路口的交通情况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热心肠的柯南西好心地说道，“我给你帮把手儿吧。”

一种冲动突然在“皇钥师”的心中嘶号：弃车！快跑！随后，他就压制住了这个想法，因为他根本逃不掉。听天由命吧，“皇钥师”顺从地插进钥匙打开了后备厢盖。

不到一分钟，他就安置好了千斤顶，拧松螺母，并且抬升起车的右后部。车身稍倾，箱子、皮草、银器都滑向了后备厢的一边。当他忙活的时候，“皇钥师”观察到警察正看着他的宝贝们，显示出若有所思的样子。真是难以置信，到目前为止，他竟然一声都没吭。

“皇钥师”不知道，他是多么“有幸”地碰上了这位傻警察，打破脑袋他也猜不到，这位柯南西的思维过程是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正常启动的。

柯南西向前探身，用手指头拨弄了一下其中的一件皮草。

“穿这个有点儿热呀。”在过去的10天里，城市阴凉处的气温都徘徊在35摄氏度左右呢。

“我夫人……有时候会畏寒。”

车轮螺母卸了下来，废胎也卸掉了。“皇钥师”麻利地打开后车门，把轮胎扔了进去。

警察伸着脖子，目光越过后备厢盖，往车里头观瞧。

“太太没跟你在一起，嗯？”

“我……我现在正要去接她。”

“皇钥师”双手拼命地忙活着，想把备胎拿下来，可是防松螺母被拧得太紧了，他碰断了一片指甲，还把手指头上的皮也蹭破了，最后才把备胎取下来。顾不上这些小伤，“皇钥师”连忙把备胎从后备厢里搬了出来。

“你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皇钥师”吓得面无血色，一动都没敢动，他已经穷途末路了，直觉让他明白了其中的前因后果。

命运曾经把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他没有珍惜，随随便便地丢进了垃圾桶。如果向恶之念只是一时的利令智昏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屡教不改、多行不义、一意孤行，这才是最要命的。命运对他本来一直姑息宽容相当仁慈，不过“皇钥师”却觉得这份仁慈一文不值，看都不屑看一眼，就一脚踢开。这一下，可把命运惹恼，终于弃他而去了。

恐惧再次乘虚而入。他终于想起来，这曾经随意被他抛在脑后的恐惧——再次被定罪的高昂代价；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也许，直至终生。自由似乎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弥足珍贵过。快速路明明近在眼前，只一步之遥，却似乎远在天边终成一生的距离。

终于，“皇钥师”明白了过去的一天半里那些预兆的真正含义。它们一直都在暗示着他，通往美好明天的解脱之门已经打开，体验新生活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可是，他却置之不理，当时要是能想明白该多好啊！

然而，他却误读了上天的启示，自大和虚荣让他把命运的仁慈误解成自己的战无不胜。他已经做出了向恶的决定，种下了恶因，而现在该是收获恶果的时候了。前因后果，顷刻顿悟。可惜，为时已晚。

真是这样的吗？为时已晚了吗？难道就没留给他一点点的希望吗？“皇钥师”闭上了双眼。

他暗发毒誓：心坚意绝，绝不食言，哪怕只是极其渺茫的机会，只要上天能再放过他一次的话，他这辈子将不再做任何欺诈向恶之事。一次机会，一次就好，最后一次。

“皇钥师”再次睁开双眼。警察已经走向了另一辆车，有位驾驶员恰好停车问路！

机会来了！“皇钥师”以自己都认为不可能的速度，塞上轮胎、拧好螺母、把千斤顶取下来放进后备厢。甚至在此危急之际，他还是做到了一名优秀技工该做的，车轮落地后，他又本能地把车轮螺母拧了拧，在警察返回时，他已经将后备厢整理停当。

柯南西赞许地点了点头，已经把刚才的疑惑忘到了脑后。“完事儿了，啊？”

“皇钥师”砰的一声“顺手”关上了后备厢盖，这一下子，机车巡警柯南西才第一次注意到了那块密歇根州的牌照。

密歇根州。白底绿字。在柯南西的脑海深处一些沉睡的记忆残渣被搅动了起来。

是今天，昨天，还是前天呢？……他的分队长列队时曾大声宣读过最新的通报……有关绿色白色什么……

柯南西希望他能想起来那个“什么”，可是通报也太多了——通缉的、失踪的、车辆的、抢劫的。每天，队里那些机灵热忱的小伙子们都拿着笔记本，先速记再心记，反正消息都能记下来。柯南西也这么试过啊，而且还经常试呢。不过，每次结果都一样，警督轻快的声音总是能把他缓慢的书写甩得老远。绿色白色。他真希望能想起来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

柯南西指了指车牌，“密歇根的，嗯？”

“皇钥师”点了点头，麻木地听天由命。太多的惊骇和变故，对于人类的情绪容器来说，再也装不下了。

“水上仙境。”柯南西大声读着牌照上标刻的密歇根州昵称。“我听说你们那儿钓鱼很棒。”

“是的……很棒。”

“真想哪天去看看，我也钓鱼呢。”

从后面又传来了不耐烦的喇叭声，柯南西打开了车门，似乎终于想起来，他现在还是个正在执勤的警察。“我们让这条车道畅通起来吧。”绿色白色，记忆的残渣仍在烦扰着他。

引擎发动，“皇钥师”向前开走了，就在柯南西的目送下扬长而去。

“皇钥师”缜密地控制着车速，不快不慢，向快速路的匝道进发。我意已决，义无反顾。

绿色白色。柯南西晃了晃脑袋，重新指挥交通去了。警察队伍里最愚蠢的家伙，绝不过分。

17

蓝白相间的警方救护车，闪烁着耀眼的蓝色警示灯，从杜兰街一个转弯，便驶上了慈善医院的行车道。车子刹停，车门急开。担着多萝西的担架从车里被抬了出来，随后由护工们以惯常的职业速度，推过标记着“白人门诊”的医院入口。

柯蒂斯·奥基夫连走带跑地紧跟其后。

为首的护工高喊着，“急诊！借过！”医院前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避让，让这一小队人先行通过。好奇的目光投向这边，大多数都盯在了多萝西那苍白如纸、了无生气的脸上。

抢救室的摆门敞开，担架被推了进去。里面医生、护士忙碌不停，还有一些其他的担架推床。一名男护工拦住柯蒂斯·奥基夫，“请在外面等候。”

奥基夫放心不下，抗议道，“我要知道……”

一名正要进去的护士稍作停留，“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医生会尽快和您谈。”随后，她便进了房间，手术室门关闭。

柯蒂斯·奥基夫呆呆地望着面前隔绝的大门，眼前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心也随之慢慢地往下沉。

不到半个小时之前，多萝西刚一离开，他就在套房的客厅里踱来踱去无法平静。他的思绪乱成一团，困惑不已。直觉告诉他，一些东西正在离他远去，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不过他却有所察觉，那种

宝贵的东西也许今生都不会再与他相遇，也许会永远地消失，无法挽回了。理性的逻辑却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嘲弄了他一番。在多萝西之前，那些女伴不也都是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吗？他现在不也还是好好的吗？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然而，这次却有了些许与众不同的想法，真是太荒谬可笑了。

即便如此，他本来还是想去追多萝西，即便让他们的离别再延迟几个小时也好。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再琢磨一下他的那种感觉。不过，理性再一次跳了出来，打消了他这个同样“可笑”的想法。

几分钟后，他便听到了警笛的声音。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后来才发觉警笛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多，显然是冲着饭店来的。奥基夫连忙来到套房的窗户边，在看到楼下的情景后，就打算下来看看。他就像现在这样下来的，只穿了件衬衫，连外衣都没套上。

他来到12层的电梯门前，在等电梯的时候，从下面传来令人担忧的声音。又等了将近5分钟，电梯还是没有来，而电梯门前也集聚了其他一些不耐烦的客人。奥基夫决定，还是使用逃生楼梯为妙。当他下楼的时候，就发现还有一些人和他不谋而合。下到较低楼层时，楼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预感可能不妙，他拿出了运动员的体魄，加快了速度。

来到前厅，他从激动的旁观者口中得知了大致的来龙去脉。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紧张地为多萝西祈祷，希望她在事故之前就已经离开了饭店。然而，没过一会儿，他就看到了多萝西，不省人事地被人从电梯井道里抬了出来。

在他曾经很欣赏的那件黄色连衣裙上、头发上、手臂上、腿上，全是血迹，一张脸更是毫无生气。

就是在那一刻，柯蒂斯·奥基夫才猛然惊觉，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都在逃避着一个事实——他爱上了她。原来他是那么深深地、浓烈地爱上了她，那种挚爱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情感极限。太迟了，他明白得实在是太迟了。现在他才知道，赶走多萝西是他这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他苦涩地体味着这些迟到的领悟，眼睛紧盯着抢救室的大门。手术室门突然打开，一名护士现身门口。奥基夫迎了上去，护士冲他摇摇头便匆匆离开了。

他现在感觉到了无能为力的痛，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到。不过，如果他现在能做些什么的话，他一定会去做。

转身离开抢救室的门前，奥基夫大踏步地疾走在医院里。繁忙的前厅和走廊里，奥基夫奋力地从拥挤的人群中强行穿过，循着标志牌和指向标直奔他的目标而去。全然不顾秘书们的抗议阻拦，他直接推开标有“私人专属”的房门，闯到了院长的办公桌前。

院长愤怒地从座位上起身，当知道了柯蒂斯·奥基夫为何许人也之后，怒气随即收敛了不少。

15分钟后，院长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陪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说话轻声细语的瘦小男子。院长向奥基夫引见了这位布克莱医生，两人握了握手。

“那位姑娘，我记得，叫多萝西·拉希吧。我知道您是她的一位朋友。”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医生？”

“她的状况很危险。我们正在全力抢救。但是，我必须要先跟您说一下，她存活的概率非常低。”

奥基夫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肝肠寸断。

医生继续说道，“她的头部受了重伤，从外表观察，初步诊断有可能是颅骨凹陷性骨折。骨头的碎片也许已经刺入了她的大脑。具体情况还要等到X射线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

院长补充解释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让患者苏醒过来。”

医生认同地点点头。“我们正在为她输血。她失血过多，所以我们针对休克症状进行了救治。”

“多长时间……”

“苏醒至少要再过一个小时。然后，如果X射线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诊断，那就有必要立即手术。她在新奥尔良有直系亲属吗？”

奥基夫摇了摇头。

“事实上，这个倒不太要紧。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即使没有家属的同意，法律也准许我们可以动手术的。”

“我能看看她吗？”

“或许还要等一等。现在还不行。”

“医生，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钱、专业方面的帮助……”

院长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这里是一家免费的福利医院，奥基夫先生。我们为穷人和急患服务，不过这儿的有些医疗服务是用钱也买不来的。我们的旁边就有两所大学的医学院，他们的医学专业人员，我们可以随时调用。我还要告诉您，这位布克莱医生是全美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

奥基夫锐气大挫，不好意思地道了声歉，“对不起。”

“也许有件事您可以帮上忙，”医生缓和了一些尴尬。

奥基夫来了精神，抬起了头。

“患者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我们给她打了镇静剂。先前她清醒过几次，有一次她要找她的妈妈。如果可能的话，让她妈妈到这儿……”

“这个可以做到。”他感到了一丝宽慰，至少他可以做些事了。

柯蒂斯·奥基夫用走廊上的付费公话，往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打了一个电话。凯霍加河奥基夫连锁饭店的经理，哈里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听到了大老板的这个急电。

奥基夫吩咐他，“不管你正在做什么，都先撂一边儿去。在做完这件事之前，你什么都别干。用最快的速度把我说的事办好。”

“是，先生。”哈里森惊觉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去联络阿克伦市交易街的艾琳·拉希夫人，我不知道她家的门牌号。”奥基夫还记得这个街名，是因为那天他和多萝西发电报订送过果篮。真的只是星期二的事吗?

他听到哈里森冲着办公室里的什么人大喊，“拿城市黄页本过来，快点儿！”

奥基夫继续说道，“你亲自去见见拉希夫人，委婉地告诉她，她的女儿多萝西意外受伤，可能会死去。我要拉希夫人以最快的方式赶到新奥尔良来。如果有必要就包机，不用考虑费用。”

“请稍等，奥基夫先生。”他能听到哈里森在干脆地发号施令。“联系东方航空公司在克利夫兰的售票处，用另一部电话。然后，再安排

辆车在市场街门口等我，司机得是个熟手。”安排好后，哈里森又向老板请示，这次底气充足了不少，“请您继续，奥基夫先生。”

获悉所有的要求都已安排妥当后，奥基夫又告知哈里森，可以在慈善医院联系到他。

挂上电话，奥基夫对刚才的指示心里有了底。哈里森还不错，也许可以把更重要的饭店交给他管理吧。

90分钟后，X射线的结果证实了布克莱的诊断。12层的一间手术室正在做着术前准备。这次的神经外科手术，要不间断地进行好几个小时。

多萝西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柯蒂斯·奥基夫被准许短暂探望了一次。多萝西面色苍白，昏迷不醒。也许只是他的想象吧，奥基夫感觉，她的清新甜美、生机活力似乎全都流逝掉了。

现在，手术室的大门关闭了。

多萝西的妈妈已经上路，哈里森向他汇报了这个消息。他几分钟前给圣格里高利的麦克德莫特打了一个电话，这位饭店的执行副总经理表示，正在安排着拉希夫人的接机，并会用车直接把她送到医院。

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只能等了。

先前，奥基夫谢绝了到院长办公室休息的邀请，他就要在12层等，他已下定决心，不管多久，他都会等下去。

突然，他心中燃起了想要祈祷的强烈愿望。

旁边的一道门上标着“有色人种女性专用”，挨着它的下一道门则标注着“术后恢复室储藏间”，透过门上的玻璃嵌格，可以看到里面黑

黢黢的没有开灯。

他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摸索间碰到了一架氧气帐和一部人工呼吸器。昏暗微明中，他找到了一处空地，随即便跪了下来。膝下的地面比他习惯了的宽幅地毯要硬得多，不过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了。他双手相扣做祈祷状，并低下了他的头。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他发觉心中竟找不出什么话语可以跟上帝说。

18

对于正在流逝的这一天，黄昏就像它的止痛剂，渐渐地降临到了这座城市。彼得·麦克德莫特在心中感叹，夜晚马上就要到了，送来期盼的睡眠和那一时的忘却。今日的种种紧迫危急，到了明天也许就会开始松缓散去了吧。黄昏的来临标志着这一过程已经开始，而最终，时间会治愈所有的创伤悲痛。

但是，要经过多少个黄昏、夜晚、白昼，那些在今天的劫难中失去至亲的人们，才会从悲痛和惊骇中解脱出来呢？忘却之河始终会是遥不可及的吧。

做事，虽然并不是一种对心灵的慰藉，但至少可以让头脑少一点儿胡思乱想的空间。

中午刚过不久，就发生了太多事。

独自一人，在主跃层自己的办公室里，彼得开始在头脑里整理着已经做过的和还没完成的事情。

残酷、凄惨的死者辨认和通知家属流程已经完成。葬礼方面，饭店力所能及的扶助工作也已经开始安排。

除了医院的救治外，还可以为伤者所做的一些零碎琐事也在着手实施。

抢险救助人员——消防、警察，早已撤走。取而代之的是之后赶来的一些电梯检修员，他们正在检查着饭店里所有电梯设备的每一个

部件，并将一直工作至明晚。同时，饭店里的电梯服务已部分恢复。

保险理赔调查员——一帮愁眉苦脸的家伙，已经预见到理赔数额巨大，正在用心地问询、记录中。

下个星期一，一支顾问团会从纽约飞抵，开始筹划所有客梯更换机械设施的方案。这将是“艾伯特·威尔斯—登普斯特—麦克德莫特”这支新掌门团队的首笔重大开支。

总工程师的辞职信就放在彼得的桌上，他打算予以批准。

总工程师多客·维克里的退休一定要处理得体面，退休金的发放也要对得起他服务饭店多年的兢兢业业。彼得保证，他会得到良好的待遇。

总厨师长埃布伦先生将会得到同样的优待，不过老厨师长的退休必须要尽快办理，让安德烈·雷米尔顶上他的位置。

安德烈·雷米尔将带着他全新的理念，打造特色的餐馆和气氛舒适的酒吧，并对饭店的整个餐饮体系做一次洗心革面的“大手术”。他将定是撑起圣格里高利未来所需要倚仗的栋梁。饭店光靠房租是难以维系的，就算是天天爆满也仍逃不掉破产的厄运。特色服务——吸引承办会议、餐厅、酒吧，才是源源不断累积利润的“印钞机”。

还必须实施其他的一些提拔和任命，对部门进行重组，重新明确划定权责范围。作为副总经理，彼得要牵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制定政策原则。所以他需要一名副总经理助理，来监管饭店的日常运营。这个人必须要年轻有为、高效务实，必要时可以依律严行，在平时又能与年长之人和睦相处。酒店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许很合适，彼得决定，下个星期一就给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贝克院长打个电话。院长教

过许多精明强干的学生，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或许能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

虽然今天刚刚发生了一场悲剧，不过，虽有近忧，更需远虑。

还有就是他和克丽斯汀的未来，刚一冒出这个念头，他就感到振奋激动。虽然两人之间还没有明确什么，但是他知道，迟早会确定下来的。早些时候，克丽斯汀就已经回到她的金蒂利公寓去了，彼得很快也会过去。

还有件事就没这么愉快了，仍然悬而未决很伤脑筋。一个小时以前，新奥尔良警署的警监约尔斯顺便到办公室来见彼得。他主要是过来和克罗伊登公爵夫人进行一次面谈。

“当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约尔斯颇有感慨，“你坐在那儿一定会想，她那坚冰铠甲下到底藏着什么。她是个女人吗？她对她丈夫的死难道一点儿触动都没有吗？我是看见了他的尸体。我的天啊！没有人应该死得那么惨。当时的惨状，她也看到了呀。甚至没有几个女人敢去看的。可是她不仅看了，而且还神色如常，依然冷若冰霜，没有一滴眼泪。她只是把头微扬，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副高傲自大的样子。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作为男人，我还挺仰慕这种气质的。她会吸引着你想去探究，她骨子里到底藏着什么。”警监停了下来，好像在若有所思地琢磨着自己提出的问题。

后来，他又回答了彼得的问题，“是的，我们会起诉她协同犯罪，并且葬礼后就逮捕她。至于那以后的走向——如果被告方坚称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其丈夫唆使的，同时又在她丈夫已经死亡的情况下；那么陪审团如何裁定……呵呵，我们拭目以待吧。”

奥格尔维已经被起诉了，警官透露给了彼得这个消息。“我们以协同犯罪的罪名起诉了他，过后也许还会添加其他罪名。地方检察官会

做出决定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还为他留了饭碗的话，可别指望他5年内会回来。”

“我们不会留用他了。重整饭店警卫队可是彼得势在必行的大事。”

警监约尔斯离开后，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宁静。现在，已是傍晚时分。过了一会儿，彼得听见外间的房门开了又被关上。随后，一声轻叩敲在他的房门上。彼得应了声，“请进！”

进来的是阿修罗伊斯·罗斯。黑人小伙子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只马爹利盛酒器和一支玻璃杯。他把托盘放下。

“我想也许你需要来点儿这个。”

“谢谢你，”彼得说道，“不过，我从来不习惯一个人喝酒。”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罗斯从衣兜里掏出了另一支玻璃杯。

二人静酌无语，今天所经历的种种仍历历在目，使得二人无心畅饮或是举杯相敬。

彼得先打破了沉闷，“你把拉希夫人送过去了？”

罗斯点点头。“直接把她送到了医院。不过，我们得从不同的入口进去。在里面会合后，我又把她送到了奥基夫先生那里。”

“谢谢你。”接到柯蒂斯·奥基夫的电话后，彼得就想派个靠得住的人去接机。这也是他让罗斯去的原因。

“我们到的时候，手术已经做完。只要不出现并发症的话，年轻的拉希小姐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很庆幸。”

“奥基夫先生告诉我，他要娶她。等她一康复，就办婚礼。她的母亲好像挺乐意的。”

彼得闪过一丝微笑，“我想大多数母亲都会很乐意的。”

随后又是一阵沉默，这回罗斯先开了口，“我听说今天上午的会议了，还有你坚持的立场，以及最后事情演变成那种结果的方式。”

彼得点点头。“饭店会摒弃种族隔离政策，完全彻底的变革。就像现在我们这样。”

“我想，你是不是期望我会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应有的权利？”

“不，”彼得很肯定。“还有，你又再挑刺儿喽。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继续留在老头子的身边？我知道，他是很乐意的。而且你能得到完全的自由，饭店里还有不少法律事务，我知道有一些你能帮得上忙。”

“为此，我要向你表示感谢，”罗斯说道，“不过，我是不会答应的。今天下午，我已经跟特伦特先生说过了，我一毕业就会离开。”他把两支酒杯都斟满，然后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自己的酒杯。

“我们还在战争中，你和我，我们仍是敌对的双方。战争还会贯穿我们的整个时代。我所能做的，就是拿起我所学到的法律这个武器，为我们这样的人战斗下去。会有许多暗战——法律方面的，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过程不会总是那么公平，对我们这一方和你们那一方都会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变得有失公允、狭隘偏执、蛮横无理的时候，请记住，这是我们从你们的身上学到的。对我们双方来说，都会有许多的麻烦纷争。你在这里也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你取缔了种族

隔离，不过这还不是终结，还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我们的人不喜欢你的一些做法；一些黑人会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只是因为他们固有的行为方式烦扰到了你。你会怎么对付那些高谈阔论的‘黑喇叭’？以及那些自作聪明，借酒谋色的行为？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当白人这么干的时候，你们会忍气吞声，强作欢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还会为其百般辩解。可要是黑人这么干呢？你们又会怎么做？”

“也许真的不会太轻松呢，”彼得很认可，“我会尽量公允客观的。”

“你会做到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不管怎么说，纷争就会以这种方式持续下去的。不过，还是有件好事。”

“什么？”

“偶尔，我们也会停战休整呢。”罗斯指了指盛放酒器和空杯的托盘。“我想，这就是其中一次吧。”

> > >

此时，夜幕已完全落下。

饭店里又一轮周而复始的迎宾送客已经尘埃落定。这一天，和以往大多数的日出月升截然不同，不过掩盖在前所未有的大事之下，日常经营仍继续运行。预订、接待、管理、客房服务、工程维护、车库、库房、厨房……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拧成一股合力，只为完成一个目标——迎来宾客，接纳供养，供其休整，送客出行。

很快，新的一轮循环即将开始了。

疲惫不堪的彼得·麦克德莫特准备离去了。他关上办公室的灯，从行政套房里走出来。穿过主跃层的整条走廊，在通往前厅的楼梯口旁边，他在镜子里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这身衣服已经是皱皱巴巴、污迹斑斑了。他想起来，那是在电梯残骸下面时，被弄成现在这般狼狈相的，那里也是比利博伊去世的地方。

他尽量用手把夹克扯拽抚平，轻微的窸窣声让他发觉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伸手探进兜里，他摸到了一张折好的纸条。拿出纸条他才忆起，上午开会时，他曾孤注一掷，用自己的职业前途作为赌注，坚持所信仰的原则，最后他赌赢了。离开会场时，克丽斯汀塞给了他这张纸条。

他竟一直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彼得好奇地展开纸条，上面写道：

就像接手经营它的那个男人一样，饭店定能走向辉煌。

在纸条的下方，克丽斯汀用更小的字写着：

以及，我爱你。

面带微笑，彼得加大了步伐，朝着楼下他所掌管的这家饭店前厅而去。